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九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八)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八）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本 徐鳳彩聖期

印墨黃 坦泰閣

薛恭敏公奏疏

疏 薛三才

議築寧前錦義廣寧開鐵等處敵臺疏

議照遼左南面濱海三面瀕虜曾無折柳樊圖之隔而寧前一線爲全鎮咽喉錦義僻在西北犄犄犬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卷之

下

相間廣寧遼海居民稍密素爲虜所垂涎之地開鐵遠在東北孤懸天末三岔河蜿蜒其中東南于餘里之間五十萬虜蜂屯蟻聚如奴酋巨湖日圖奸謀于臥榻之側而懸抄宰煖昂乃等酋朝款而夕叛西受賞而東犯奪日盤據而窺我門庭加之山路崎嶇林木障蔽在彼則易于掩伏在我則難于哨探往往二五十騎一二百騎落形竄入或僕促數夜或搶掠耕耘如鷹鵠之擊鳥雀無日無有至其擁衆大舉奔奔狼突隨處皆可闖入比烽傳羽報防授之兵張皇

馳至而賊已退矣及兵去而賊又來矣是賊得多方誤我之謀我犯無所不備之戚遼長而兵益寡備多而力益分益分益弱益勞益疲不得交鋒而敗形已見故頻年失利不啻覆軍殄將而寧前錦義遼瀋一帶居人殺虜幾空此皆緣無障可乘無要可扼故羣虜出沒無常以致地方受禍之慘至此極也先該前按臣張五典撫臣張濬俱謀修遼鎮邊牆該部議覆先以原有二十萬金漸次興工今撫臣議建敵樓四十八座俱于城堡不及之地虜賊出入之衝四面皆有圍牆內仍蓋有房屋與前門敵樓規制微有不同依外一小城堡居常則屯軍一隊有警則屯軍三四百多置火器烽烟相望壁壘相聯即有零竊可以蹙而走也大舉可以夾而擊也排松可以趨而避也一勞永逸事省功倍防遼亦無逾于此者又自海州一堵牆起至三岔河止謀築邊牆五十二里撫臣六月間親閱其工程已完十餘里高堅儘足捍虜此役成而長城半壁海蓋地方庶可免冰結蹂躪之患使遼瀋間原踵而築之勿責近效每年量修三五百丈十

年後可成金湯千里未必非百年之利也然而時謂未可輕議也又東州等六堡逼近奴巢何固承平日久俱幾壞塌倒不能關夫系今奴酋反側未定宜乘暇俱用強包徇以障衛居民且使奴酋聞之知我內備在在戒嚴寧敢復狎而起戎心乎

勸明山後失事併陳滿口亭賞給未疏滿口亭大鮑事亦難言矣正爲密通竿下風鶴易驚諸弁弟與幸目前無事奉虜如驕子隨挾隨加惟恐不及諸酋習知我之怯虜而諱戰也尋事挾賞亦日甚一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

賞給未二

平露堂

卽如滿口一支創鎖舊未有賞其夫起免西虜也係屬夷伯彥打賴外甥嘗往來薊門邊外垂涎此賞行打賴物故遂憑陵其子女挾奪其賞物且撲殺我軍丁萬曆十年白馬一關遂加賞物八百餘兩此濫竊之始也自此屢挾屢加每加輒數百兩至三十二年該關共加至四千餘兩矣而大水黑谷二關之賞又在外後起免灰滿婦咬嫁阿董與起免長子乞炭亥歲相營殺數年以來挾而未甚今其子溫布漸長乞炭亥復與相合而雄心復舉矣踵起免之故智屢爲

其少十毛乞炭擁兵挾賞夫石塘一路前此所加賞歲取足千採辦者二千一百餘兩名爲柴價半扣軍資況可復有加增挾者日加其誰不挾夷欲無厭大此安窮臣與撫道諸臣計謀薊門有險可恃寧與相恃若能設伏出奇可收斬獲卽不然而據險守隘亦足堵拒虜欲挾新我且停舊相持日久虜無所利然後操縱可施羈縻可久臣等區區之見所爲疆事久遠計者若此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施行

勸奴酋酌添兵食第一疏

勸奴兵食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勸奴兵食四

平露堂

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籌當先定也奴酋世受養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逆天神人共憤廷議會謂當殄滅此虜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日征數日撻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先是臣等會議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謀就近調募爲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廟議已決計勦伐非做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邪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朝篇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遼馬兵

五千山西一千今虜封雖定爭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逾左得援兵之助西鎮無缺伍之虞或亦可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陸續募補以備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又往時南直隸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輕剽便捷登山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于潢江一帶嚙徒先徑移書督撫設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此則在前謀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審論北閩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朝鮮受我卵翼得休舊封其聞報當不後于北閩用此十餘萬兵馬原謀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一十金此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冒鋒鏑蹈白刃并有厚糈豐餉何以得其效力况安家買馬製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後之役費至七百八十餘萬橋之役米及募兵亦費二百餘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米加派私貼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錄一粒勢必取給于公家卽以三百萬計猶是略約之數耳益當夷虜交訌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旣十餘萬合以遼東堪戰之兵大約不下十二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萬人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處之用征勦奴酋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并得四五員不可及並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參二員征倭水路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効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柏外合前用四員各隸以參遊等官六員而經畧標下另設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三員添註五府會書以備推擇而副參遊都等官聽經畧督撫便宜委用凡連將素負勇略曾經戰陣廢閒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領援兵入遼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會典

牛錄堂

請勦奴酋的議兵食第二疏 勦奴兵食

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建議咸謂不藏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部職在司戎敢不肅將天威咨籌兵食先謀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筭無遺策動不後時然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力足以吞併

諸夷其才力足以糾連諸虜鳴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卽以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况多不習戰之兵乎臣部續諫十萬併北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召募尚不滿萬聞遼人曩時應募者一掠兵籍遂同禾軍非其無聊誰肯以軍遣子孫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招募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之法豐其糧糈而不隸于軍籍接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兵部會典

牛錄堂

甲仗等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有出而應募者矣既廣招募又不得不急徵調蓋餉係援兵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五千五百真係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卽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非徵兵南北安所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既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關朝鮮之兵始爲我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得安家銀五兩廬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焉計募軍三萬費亦二十

飭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各將官
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又得二十餘萬先謀百萬
今止得見銀六十萬商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
度脫中何言勦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就其費各二百
餘萬而民間漕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四十年帶甲
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揚南寧賊突發于
一其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之剿播剿寧夏賊易
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
數千異時上果工元堂仰送諸奴猶且奮其螳臂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覆讞水關事宜疏

看得貴州巡撫張鶴鳴題稱黔蜀土司錯處每遇爭
殺軍民受害自水西安堯臣病故遺妻奢社輝幼子
安位方在襁褓奢崇明乘機欲爭先世時償水西地
十以隴氏係社輝之母奢崇德奢崇儉係社輝之弟
崇明之子奢寅起兵起殺逐占隴氏崖上崖下地方
百里趕逐宗日奔辰母子百姓俱投水西寄住川貴
參將周天祿陰爲左袒要將奢崇明照安國章事例
革去冠帶責令取回隴氏并逃水西百姓仍舊安插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杖，自言崇德為効忠，竊派意欲攘取蘭地，崇德遂營
登知宗圖具在。御前，兩姦何愚，於此難為，乞將奢
崇明薄貸，奢寅重加劓懲，奢社輝并加重治，自行查
照會參情罪會勘。若果係蘭司債地，照舊管業，若不
係債地，數內無論管業久近，俱應還還云云。為照水
蘭相博各故，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顛末，詳哉其言。
水蘭之爭，即黔蜀兩撫之爭，此下起下
始地，而分，勿由他手，以神紐之，本中意。
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寅不宜爭正西以賦之地，致起
釁端，併贖到其諸不法狀，而欲革其襲替，以及其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薛奉憲疏 水蘭爭案 十一 平露堂
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社輝之計遂矣。其何以服永寧
之心，自蜀撫言社輝不宜假崇德崇倫之名，紊亂宗
派以陰圖其禍上，而欲將正西以賦三里，查井賠償
不論管業久近，所歸蘭州如此，則奢寅之欲足矣。其
何以寒水西之口，今照兩撫併案以疏，會謂必須勘
明地界，以杜後日爭端。夫天下無懸師之事，則勘之
誠是也。但以賦正西之地在水西自社輝始侵占者
乎？抑自社輝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蘭州自崇明
始被占者乎？抑自崇明以前或賠償或侵奪者乎？此

則不待勘而可知者也。倘自社輝近日所侵自崇明
近日被占，則蘭州守土自應還之蘭司，若侵占不自
社輝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
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奚待勘
哉？若夫崇明承襲宜撫屢經兩省結勘，撫按會題，欽
依管事業已多年，奢寅係崇明之子，非奢寅襲替而
誰也。水西即有移山倒海之手，豈能怪違明旨，自
行廢立，在崇明正不必過為疑懼，自生枝節，乃亦以
野見之女辱社輝，此如市兒相誶，口無擇言，水西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薛奉憲疏 水蘭爭案 十一 平露堂
且亦何用借此挑激，以自快其私也？曉氏安氏涉梯
涉莪奢寅等併所帶五百餘家，幾近二千名口，隨住
水西，終非事體，且究竟作何下落，應還蘭州安掉無
疑，但奢寅蓄憤既久，懷恨日深，戕秋射恨之性，能保
其不甘心多命乎？在社輝誠不必發兵戕送，致啓釁
端，在奢寅亦不得暗害陰謀，又釀禍本，嚴加禁戢，責
在四川撫道矣。雷安氏傳訓等蘭所深望，而水西獨
倍加親昵，且藏匿案中，意欲何為，無怪乎奢寅得藉
為口實也。卽不必獻出蘭州，快其睚眦之怒，斷不可

仍留水西終爲媒孽之根合聽蜀中提問以撥置之
罪罪之水蘭應各無辭耳

獲議薊鎮事宜疏

看得薊鎮接軫山海于京師爲肘腋之區于遼左爲
唇齒之勢自奴酋發難諸虜生心一切戒備視平時
更當加緊閱臣潘汝楨奉命閱邊躬親巡歷得于地
方耳目之真者具題十事內除助功宜覆另疏題敘
不議外其補練宜速等九事相應列款酌議覆請伏
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臣等謹奏

平露堂

一曰補練宜速自遼事告急薊門兵馬調發援遼者
先次五千續又四千其續調者皆新募兵原非薊兵
之額而先所滿五千非各標營之選士則入衛西兵
之上驕也薊兵堪戰者亦自有數挺去精銳五千此
皆當伍當什之兵本鎮亦幾于空虛矣其主兵先宜
照額募補即頂食援兵名糧而給聘授兵家口者于
遼東新餉內支銷則薊餉固未嘗加也至于西兵入
衛者薊鎮止給行糧勢有難于募補今臣部方謀撥
京營選鋒軍三千餘分防薊鎮此不啻足抵西兵之

額矣東事既平援兵撤回此九標十二路內額軍遞
故者何月無之或一二月之前預爲懸缺以待固不
難安頓此數千人也至于訓練一節全在演習弓矢
鎗砲等器舊兵猶不可一日不與器相習况新兵平
允應如謀伏候 聖裁

一曰戰調宜審各邊皆以斬級爲功而薊門獨利用
守何也非獨迫近陵京處于啓釁地則重山爲限虜
則錯帳而居越險以搖巢豈惟得失難量抑亦順逆
難分往咸樂光鎮薊時雨出塞而兩失利 朝廷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臣等謹奏

平露堂

置不問至尤繼先紅艸溝之役斬馘三十餘級諸酋
信信而起東協遂歲增賞銀二千餘兩此非已事之
明驗與惟是偵探明而隄防密伺其來犯併力夾擊
大則如昔年棒槌崖之役小則如近年孤山之役皆
所謂漢過不先者也閱臣禁諸將之出撫而勵之以
迎擊真得以守爲戰之策薊門瞻望全資南兵每臺
不過四五名何堪復有摘發而不獲一路肅且呼子
果穴甚近年來屢次窺犯而不獲一澤者朱萬良捍
禦之力爲多何可調之東援以自撤其藩籬也臣部

前疏已明言本官之不可調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要地宜防。薊門重山疊障。險固足恃。而當兩山未合。塞水直衝之處。虜騎可以橫馳。如所謂潮河川。喜峰口。劉家口者。不一而足。水勢洶湧。不可以城或列木柵。或造浮梁。亦旋築旋壞。非獨時調舉益爲難也。年來修築邊牆。必先衝口。凡兩山斷處。皆築有敵臺。設有火器。爲可夾擊。一切守禦之備。較各處似密。閱臣日擊要害。更爲綢繆之計。正如善護身者。必于

皇明經世編

時務叢書

前集卷五

牛露室

風寒可入之處。洵爲長慮。合行申飭該鎮。凡係衝口。可通大衆者。增固城壘。厚集屯戍。多者千入。少者數百。協營標管兵馬。更番貼防。騎射槍砲。時常演習。此則隱然虎豹之勢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偵探宜明。偵探係軍中耳目。薊鎮舊設有直撥橫撥。皆是役也。直撥夜行。晝伏。深入虜穴。察其情形。橫撥沿途瞭望。遇有聲息。接續飛報。其尖夜皆食雙糧。而另犒以衣鞋之費。所立賞罰格。亦甚嚴。年來稍得異矣。賦貢日久。虜帳漸徙。直撥踪跡。不能逃諸屬

夷。往往實累米布之類。託處于其帳內。而屬夷則韓以諸虜情形。語我故。虛實多半。其沿途橫撥。又狃習小利。或聚而砍板木。或散而採苜蓿。甚或亦多爲賊夷所撲。提此固細人。以身殉利。亦緣將領侵尅其糧糈。而賞罰不必信也。閱臣議以簡選精查責成各道核其探報之虛實。以爲賞罰。而臺兵烽軍。亦按籍查點。中有餘安離信者。併罪千把總。有占役買閑者。併罪將領。懸令而致行之。將領中千把總等。自不敢以苟且塞責矣。偵探寧有不明。而守臺寧有不密者乎。允

皇明經世編

時務叢書

前集卷五

牛露室

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南兵宜恤。南兵以臺爲家。妻孥俱栖止其上。故其守瞭最勤。而其食糧亦甚厚。南營將官率親視之。諸所廢劑。不廢不止。南將之當裁。非自今日矣。夫四路臺兵。總屬一南將。裁一南將。而分屬下四路之爲募。逆爲守提者是。昔之肯南兵一。而今之肯南兵者。九拒虎進狼之說。誠如閣臣言。臣待罪密雲時。凡南兵之補額登臺。及造糧散糧等項。業已屬之該道路將守提止。任稽查。不任收董。舊時剝削侵漁之弊。庶

幾一清至于操臺一節原爲演習鎗砲弓矢等技使手與器常習而南將多假此爲占役虛冒之資查臺時有名無人輒以調操爲辭臣在簡門禁南將之調操止令就近操練或十臺或五臺千把總等官即其地面教習焉各定以期日辰時就操申時歸臺則操調不廢而守瞭無誤聞臣所謂盡地而分操之計日而時操之蓋此法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保甲併守沿邊村落星散而居住往往爲虜所垂涎故築堡以衛之而又虞堡民不能自爲捍禦也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七

撥軍以防之然則軍之防堡以爲民也奈何獨以巡警責之軍而堡民則終夜安枕不與聞擊柝之事乎聞臣謀做保甲之法令堡民與防軍共編一冊每夜各輪數名上城巡邏上山瞭望有警併力攻打有功一消旌賞誠得聯絡軍民守望相助之意第村堡離邊遠者或十餘里近者或數里從山麓至頂紆迂曲折尚不下數里往來巡邏稍屬不便臣往往在薊會行馬軍帶砲夜巡之法似與聞臣所議亦相符合蓋山上原有峯峰軍兵爲之守瞭矣而山徑隱伏有瞭望

所不能及者零虜常得緣徑而入臣嘗令防堡馬軍每夜輪流十名每更二名各攜一砲巡邏各禁口遇有警息急放一砲外則牽烽知覺內則望軍驚醒可以共相應接而虜聞砲聲亦且抱頭鼠竄矣至于堡民則令其編立保甲每夜輪流十名亦每更二名周巡堡城之上此則重門擊柝之意也然非責成有司則保甲之法不立而同仇之誼不奮如馮家堡民劉大江等同心禦侮卒保孤壘更宜首加旌賞激勸將來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七

一曰夷市當防夷市之貿易不獨資其板木之利亦借此以羈縻之也無奈奸民兌換手者操狙偷之術以愚木夷而罔市利雖峻法繩之不少衰止此啓釁在內爲可虞也而夷人雜各口外皆賣木爲名安知無奸細之窺探狡夷之竊發乘我所不備者乎此則伏戎在外爲可虞也聞臣謀潘家桃林二口極手自遵化遷安二縣民姓不許營充而又爲之限人爲之限口爲之平價所以防奸恤夷者爲甚備潘家口與喜峰口相連屯戍相望兵衛頻周而桃林口僅設一

守備寥寥軍丁不足以示彈壓臣往與永平道劉澤深談欲移建昌營駐劄其地今閱臣諫以建昌營移居南兵營城內以人馬二分輪守桃林以一分仍在建昌防守冷口允得彼此相顧之意第建昌營已經督臣議裁併其兵馬于山海鎮右營遊擊則右營遊擊或仍駐劄建昌而分兵以防桃林或移駐南營而分兵以兩防桃林建昌合行該督撫衙門覆議施行伏候 聖裁

一曰資格宜破武弁一途原不可拘以資格無論遠

皇明經世編

薛奉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昔卽近時名將起自徒步者指不勝屈奈何以世職武科繁海內豪傑之士顧自納級一途多以資進而倖門日開真贗莫辨矯枉者一切禁格之而武健勇猛之家非世兒名非武科者遂無由以自進當此邊疆多事之秋閱臣所以有破格用人之議也今後各督撫衙門咨用納級務詳開其履歷功績如所謂以殺賊爲案以戰功爲程者其在腹裏曾經手格剿盜者亦得以殺賊論不得止以對偶數語泛爲臬寫其非由督撫咨用及雖移咨而無經職殺賊實蹟者

本部舉不推用如是則免置之士不以資格拘而銅臭之徒不得以冒級進廣羅網之途塞鑽刺之資事固並行而不悖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軍力宜養三軍之所作者氣也所致者力也將帥之于士卒必居平分共其苦常設其同體之氣然後臨事蹈火赴湯能奮其必死之力今將官之愛卹軍士者有幾乎自大帥裨將以至千中千把總等官遍相攫取真所謂層層有資等等相食而總出于軍士之脂膏夫平時痛癢不相聞又從而腹削之一旦驅之鋒鏑其奮不顧身庸可得乎然禁令并不嚴糾舉非不密而此輩貪冒不止者何也凡工于漁獵者必巧于彌縫當事者第見其才能捷給更爲延譽則漏網于本舟而人皆有倖心矣各道之千各將官營伍事務一切相閱隨事查察本有不得其情實者如註備帥以上考非不明則不公該道亦無所辭其責以此責成該道不獨可以別將官之白黑且可以窺該道之淺深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請勅兵工二部速議修造戰車火器疏

戰器火

竊惟京營額設戰車火器不獨以供操演所以備緩急預不虞之用也查得軍營十枝額該戰車一千四百輛自三十六年間已多破壞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輛至今止修完二十輛其二百三十輛尚未修造續又破損三百五十九輛因該部前項車輛未經造完臣等與巡視衙門計議權借京營積貯修理營房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併拾取舊車木料分委中軍等官周基命等見在修造其餘損折不堪者尚多也又雙輪火車禦虜最得力每具費不過五六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主

七

邊地常用之營中不當添造平火器鎗砲原額七萬九百九十二具內查堪用者止四萬六千餘近以遼左告急借發三千六百具止存堪用者四萬二千餘耳往有發廠修造者第加大漆以爲新物其實者舊器也營中操演間有炸裂破此之內至如壓甲十萬五千餘頂副亦十餘年不更製矣內破壞者一萬八千餘而還鋒之明礮甲七千頂副則大半多破壞者其帽兒盛紫花甲九千零二十頂副則有三破壞者也此在平時操演且不足以壯軍容脫或有事

此敵車朽器何足以供禦侮之用乎又內庫所貯銅鑄火器如滅虜砲佛郎機之類略一試用便即炸碎此亦須逐一試驗另行改造者也抑戒之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夫無事之時且爲戎作之備况今遼左之患漸迫于門庭乎此事隸工部日見該部爭執大工錢糧一疏亦諄諄以修造戰車火器爲言但工費頗多尚無成議伏乞勅下兵工二部刻日會議前項器具應修造者若干應另造者若干合用錢糧若干兵部特選一才幹司官會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主

七

擬練火器以壯營伍疏

釋罪臣練火器

竊惟中國禦虜長技無如火器故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與器不相習弓箭難于見巧火器易于藏拙于是方不能挽強者皆以火器手自詭點放多不如法其號爲習者睨視良久火門始燃亦

未必命中也。近委二三中軍子總善此技者分授教練以雙鞭敵廟之稍精習然猶未能成列其以火器竹筴長鎗短刀什伍相比兼用迭出自成一行陣者無如原任參將今繫獄張名世之爲工客世亦自請練成三千人。即當一先鋒此雖其急于見長顧其陣法似非庠飯塗羹之具若以一教什以什教伯練成三千因以將教將以卒教卒須之歲月便可得數萬人不獨精采改觀抑且胆氣增壯無事可恃以建威銷萌卽有事亦可使連營布陣也正統乙巳之變皇明經世編

薛恭辰疏 題可答王 下露堂

石亨楊洪皆以重辟繫獄于謹出而用之卒得其力卽自奴酋發難以來遼并脫因服而攝將者如李懷忠修鶴年輩亦復不少皇上蓋操不測之權以鼓舞將吏使人各自效其用何獨于衆所推轂之張名世而側靳之也臣亦未敢遽爲因請釋復其製器練陣果有成效臣等與巡視二臣其相較閱然後敢以贖罪請如悠悠無實效仍還其縲絏耳至委兵部司屬每營二員分隊訓練此尤提綱挈領之言自臣等揭示營軍更替老弱俱免停頓諸以子弟告替者已

不下二千餘人漸替漸多可使營軍盡可精壯但不教不練而遽使從戎則不盡壯卒之用教練十萬多軍而簡辦一千一足亦不盡練士者之用臣故率率復申前請摠因遼事告急冀及此時一振京軍之精懦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薛恭辰疏

題可答王 下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張 岑幼青參閣

土都陳奏疏

疏

王德完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下篇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
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十四

王德完

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
鄉家人戶舊不接新細氓寡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
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
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吏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
賑錢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
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稟應可爲寒心臣聞易誠
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代桑桓密
婁子流亡處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

之間倉皇踴躍積貯無素常自懊悔及災傷甫起平
穀方登上下婚媾絕口不識積粟惟待天災之不至
因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
爲歎歎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據其
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李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
重李仲曰輕其貴傷人其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則困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糶
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十四

王德完

若無開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
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若穀賤所售無幾終歲
動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
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
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錢廣收平糶隨市價低昂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
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葺常平
倉平糶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人小戶口
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

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糴三年之食而止。其南方地勢下濕。慮有泛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糴三輔河東東郡穀。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皆可圖活行之。積貯既贏。伸縮在我。備荒長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茲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則常存而不朽。保赤尚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還。或謂國用甚謬。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國家發帑金。

皇明經世編

工部議奏源

干糴三

下議室

賑濟可二十萬。則二十萬可四十萬。捐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况賑之後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祇足害民。查盤問罪惡添一累。不知戴胃之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爲缺。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別而廢履也。并之其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倉。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糊爲民病。則人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

時興儲峙糧餉。猶爲急務。志曰。雖有湯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其難乎。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同朝洪武永樂時。邊商引鹽。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斗。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書葉洪變爲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四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爲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踴。倏遭旱魃。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憂。師旅一行糧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於是。有脫巾之患矣。今鹽商舉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真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等處貿易軍糧。今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平例銀兩。是則自然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其馬數日。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

皇明經世編

工部議奏源

干糴四

下議室

石而有二石之餘。糴之四年則六石而有七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治兵埋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繩言。發南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歸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糴矣。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利糴米。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矣。十七年。以按臣徐申言。動支贖罰銀一萬四千五百。發近畿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畧鄭洛言。發糴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較而行。或以農復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計而輟。或暫行於近畿。而水通行於外地。或請於一塞。而水通及於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糴則無米。懸茲宿疾。未試良方。夫虛賦人之食。而不知牧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閭有叩。能不惻然。臣等伏讀皇上節次諭旨。不日儲發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糧料。甚爲得計。不日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

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內荒既稱。無米可糴。及查豐收。又不趁時糴買。所管何事。大哉。丁心軫恤民隱。病癰在躬。獨照顏氏所引如見。而年來實幼未臻。皇仁未著者。則以法不定也。伏乞勅下戶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欽散出納。泉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榷。盡利條。勸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聞具上請。候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効者。令撫按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司臣等兩衙門指名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糧芻未有不豐贖。內地未有不康。又邊陲未有不阜安者也。臣等欲欲之愚如此。惟皇上采納幸甚。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

臣惟川中自天苦。一曰大木之苦。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木。無與小民。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額豈有不能者。蓋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蠻蠻爲巉巖復潤之區。仰若登天。俯如陷井。尋採則跋涉險惡。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

非十人百人所能負載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
大戶有禁則以義民代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
得不派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
取之民也皆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染
指之餘畏如督官亦不敢擅于計欲求速嫌遠
訪聽其私議而夫工食有派至八九金者有多至十
四五金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難夫
摩寧追呼相逐者木夫就道于婦啼號畏或貪生如
赴湯火黔寧二廠九錫濱夷獨是黎朽全為宰地索
橋渡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為焚劫沈河既費過
渡更難若非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日嶽烟瘴地
而旁一潞輒似清寧委填道途暴露屍流水塞積骨
成山其喻生而河者又皆黃頭腫腫之夫畧似人形
半登鬼錄矣以一縣計木夫灰亡約近一千則合省
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大
銀不下二百萬既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邇
痛哭扼腕撫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二曰惟使之
苦因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直添

設稅務中官若魚鱗然網益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
三萬兩每州縣量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月場鎮絲
布米鹽食店酒沽下及菜蔬草履無不有稅開架過
唐青苗踰宋錙銖盡索額課始充州縣解諸藩司藩
司解稅府稅府進于朝廷此定額也亦有前江衛
要州縣二十餘處則太監私委私抽又在額進之外
數較益多蓋人說丘粟雲住坐會省各處遣稅官猶
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籍各數十人布為牙爪此輩
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斂橫征每商至呼眾齊登逐
絕間縣自情攫取稍不如意輒加以嚴刑畧不快心
必中之奇禍悲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沒星倫豈能自
饒然皇上之稅十之二三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
九今遠尚之鳧鴈濟羣小之狼貪皇上奈何利焉
且商人自蘇州潯墅常州鎮江上海河海口天寧洲
城磯伍家莊團豐白羅山武昌州州或陵新灘巴東
二十餘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應尺更稅三
番上度重慶合州閬中瀘州叙州嘉定新津流等處
無不有征一舟而經三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

商人不惟斡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記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必無魚臣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權稅之苦此又其一也。三日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基江須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填河流血赤紫紫白骨浮蔽瞿塘一時怖恐全省驚駭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邊腹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疊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剩渝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躪無存者啼饑號寒殆其于戍已歲矣此自保順東自變梁兵將一踰騎馬輒至數百匹歸農里甲後播在官有騎馬一站而餽銀至二二兩者有官馬一頭而餽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各數十匹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衝而骨立難支倒暗塞路店行益西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銀帛布綿絮泉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

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賊我兵誤以為賊而截殺者無算近者南川餉夫人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聚族亦戮斬然我餉缺乏成者已無生矣故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猶得以撐持皇明經世編

內應戎聚難收近聞蜀中突報威州玉壘隕崩山流
水湧松潘地維傾定合江大鼓雷鳴酋長子而軍塞入
境殺人土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物怪大可寒心
皇上西顧則謂能無動念又惟川省庫積久號豐盈
而近漸消耗大木之銀可三百萬多郡縣派加而庫
發者止十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萬除欽發內帑索
價南滇借資留都尚不足者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
縣搜括庫貯無碍羨餘悉解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
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社倉及常平預備倉版
皇明經世編

王都謀奏疏

兵部等處

王都謀

處處告匱矣其在民間每丁糧一石雜項重料率加
往年五倍今又每石加銀一錢二分隨竭皮空銀將
安出而倉穀之發又散民間易以鮮貝加以升斗賒
累甚多舊穀更起新糧每糧一石預借米以十之七
禾稼未登催科已逼糊口尚跌揭稅難支而民間又
在在告竭矣倘或猝有水旱盜賊之災則給發用銀
而守藏無銀可給周賑用穀而有可無貸可周勸借
用民而小民無餘可借祇令封疆之臣搔手頓足莫
可爲策則進退支得不狼狽戰守安得不岌岌此具

憂不在民而貽之國矣伏願 皇上軫念川中用
兵之甚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已發停未遣外
領恩覃一視遂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即各適
野沿江之稅一切裁罷蠶叢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
聖意難下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
征取勘足原額以佐軍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
輳集者禁止勿權至三殿大木悉將舊蓄便檣備造
以壯 皇居侯播半十餘年後瘡痍既起元氣既充
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勒止庫貯不派民間即派民
皇明經世編

王都謀奏疏

兵部等處

王都謀

開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人財
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方解無不雀躍呼
賀聖明邊鄙無虞而卿廟有濟臣不勝待命之至
國計日蹙邊餉咸增乞籌畫以裕經費疏
臣惟軍國之務稱重大者惟邊餉而軍國之需稱浩
繁者亦惟邊餉方今邊餉匱乏極矣在鎮臣按額而
呼尤有額外之呼在計臣按時而應尤有不時之應
呼者至急應者至艱呼者愈頻應者愈窘何內外相
違若是且 祖宗朝固已然耶臣考開國之初及嘉

靖之季其所爲經制參簡有若天淵迥絕者國朝自洪永以來原無年例年例自正統始始勸保寧昌原不稱邊稱邊自嘉靖始臣請緩祈言之宣府歲額不過五萬兩今上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亦止五萬兩今不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二十萬六千有奇遼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萬三千今不下六十萬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今不下一百二十四萬有奇延緩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一萬今不下三十六萬有奇其在甘肅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聖廟奏議

千露堂

鎮或增八九萬四五萬此渺少者也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業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之竭九州之財力而不足以供括百年之蓄藏而難乎其繼撫今追昔能不寒心然臣伏而思之我祖宗朝土田賦稅非有加於今也乃事不煩而自足今甲兵戰馬大不逮於昔矣乃例歲加而難支其故何也蓋祖宗朝寓兵於屯且耕且守有備無患此趙充國金

城之遺蹟也自屯田之法墮則經界隱沒而難明屯丁消索而賠苦人皆遁逃地爲陷穽戎馬財賦遂分兩塗祖宗朝中鹽於邊納粟於倉有飛輓之利而無轉輸之勞此見錯實塞之遺意也折銀之說出則金錢盡入於太倉枵腹咸仰於內帑脂膏盡竭芻粟愈難米珠草桂可爲扼腕數十年來謀臣策士高日嘔心思復屯鹽之舊者至諄切矣然泰莽之區竟無畔岸開荒之報多是虛文逐末之輩率憚耕耘開墾之譚卒成畫餅生財有道舍此何由將裁冗費以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聖廟奏議

千露堂

時艱則十九年之汰革方行而二十年之恩綸已降近檢督撫諸奏薊鎮議裁四萬二千旋增五萬七千矣山西裁二千四百旋增二千六百矣宣府裁二萬八千旋增四萬五千矣大同裁二萬一千五百旋增二萬三千八百矣即數鎮而他鎮可推也將事撙括以補決裂則三秦延緩閩海滇池處處議留紛紛請發即如數日章奏延緩請補年例五萬九千矣兩廣請留存貯一十五萬矣應天請留計野關稅及奉例三萬三千矣鳳陽請歲發兵餉四萬七千矣即數省

而臣等可知也減者幾何增者未已欲與不可欲取不能展轉思維束手無策惟有節儉一語可爲救時急務耳蓋以利言則外其微而內其鉅以義言則外易剔而內難移言其難移也有請乞卹係數百金偶有乾沒動輒數十萬自非宸衷大啓真見茂餉之艱難憂深國計之困促則城社可憑齒馬有忌誰能洗百年之積吝而一清之昔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海內富庶百金富漢室而其樽節者皆百金類也唐玄宗侈塲林大盈之積而海內虛耗豈塲林能耗唐家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十五

中書堂

約新舊二額隱訟有勸相之方無徒道委之府府委之衛衛夫絕追呼之擾以使近者皆悅遠者皆來一切阜財通商容民畜衆諸良法務與督撫諸臣實心督率則以萬空爲厯陌以大冶爲鑄鑄元氣不洩於鐵錐泉源不涸於尾閭行觀上下俱足遵腹咸充不憂帑竭藏空庶可久安長治軍國幸甚臣愚幸甚

口擊東倭疊陳專備禦疏

備禦東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十六

中書堂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數十人皆力言其不可臣謂即此可寢謀矣頃接總督顧養謙一疏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臣以謂總督或日有的據及接朝鮮王李昫賊情疏則又謂倭賊向來屯聚切涼蓋房築城轉運軍糧絕無歸計說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胡然頓殊若此昨因本兵石星集臺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臣得讀本兵覆疏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致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釜山倭戶一人未歸不得許封大都與總督符合臣以爲本兵或自有主見及叩其

所以承如覆影捕風臣聞外傳總督貽書有貢市禁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貢市只華其封流便是臣等又問釜山倭戶肯盡數歸巢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問特遣遼東巡按親至釜山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言之則倭之封而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無足憑何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擒殺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擒殺天兵二百二十三名擒殺軍糧八百餘石等語一一不差又謂朝鮮疏在六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下豈至叛服霄壤臣又覽參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月朔四日釜山倭夷尚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搶上國風氣要犯大明等語豈必盡虛臣又覽尤惟敬咨倭書有曰既許爾乞降封貢如何因循不至則封貢已兼言之矣臣又覽倭國抄白則未一迫有曰比照舊例蓋謂國朝封貢例也不又

日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意諸臣祥若不知殊爲忤舊臣又覽行長谷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以媒和之旣而飾辨兩國相好即是和親然倭奴狡詐豈不識相好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晬與總督顧養謙稟帖稱倭賊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媒和者悉以此聞乎朝廷否則惟敬計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即可了事與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與兵朝鮮原欲入犯中國計儀初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京稱帝大唐又云善計和假降以破敵國即還通市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東征豈不辨此乎壤克捷亦已矣功無奈碧蹄大敗砲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惟月貢是圖不復言戰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聞及遼東撫按趙望周維翰相繼奏報俱云封貢已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聞城王京陪臣上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封而掩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請封大疏云年一貢行長小船年年通貢贊畫主事劉

黃家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言聞漸遼東大賈通車船矣。本兵亦左祖其說而重違。明旨乃行總督勘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俱有煩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開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雖假。繁縷當惜。今以關白篡弒而錫之王封。以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要封之後。鼠竄海濱而不復鯨吞。拳復也。則假虛名

皇明經世編

上節集卷之九

卷之九

九

下嘉堂

而省定費。結與國而令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瘡痍之候。罷兵息戰。休士撫民。未爲非策。顧倭欲無厭。茂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景之與填。猶循環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明旨以箝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則禍在作俑。是謂欺君。一臣何忍爲此。假令秀吉行長陰叛而陽服之。慨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臍。是謂誤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日本考謂倭夷奸諂自恃。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

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俺襲邊境。正貌中。大嵩挑諸管被其害。世廟時。蔓延浙直。江淮間流毒更慘。今若大舉復啓覆轍。將尋是沈惟敬誤。譚繼經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彈弛。懽息肩。即要領不保于丘園斧鑕。伏誅于簡冊。臣竊懼焉。夫犬羊喜怒難期。祭土綢繆貴賁。今本兵曰。倭得封即颺去。不我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卒應。本兵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即捐軀。其如二祖八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有幾。本兵曰。不遇二千有零。臣曰。二千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然邊陲危急。何論惜財哉。諸臣曰。吳惟忠略尚志南兵。當暫留遼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徐。臣曰。是所稱鬼形者。難再用耳。諸臣曰。即有急。朝鮮難出援。不若於旅順口。鴨綠江緊要險隘。增兵戍守。本兵曰。多則乏餉。增五千可足用。諸臣曰。劉綎兵撤回。亦要留住遼左。本兵曰。川兵難久。不如募土著。倭虜皆可

皇明經世編

上節集卷之九

卷之九

九

下嘉堂

捷伐相與咨嗟嘆息沿海邊防豈不數四中飭憲核諸文君之上則色色皆有求諸戰陣之間則件件成空遠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如以龐卒而搏猛虎譬則飽子而食正貨豈不欲所向無前寡則恐力之不足今不益防備倭而急爲之防乃爭誇長威恆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蒙庠習聰明首出百王之聖主此臣所爲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強也而苦心焦思置諸于死臥即仰膳飲食亦必嘗膳卒乃撫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三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天朝豈比蕞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精練兵懲虎責實審事諸臣臥薪嘗膽矢盡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將奪旗之功某鎮可用若干糧必在有士飽馬騰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即捕羊則習流何止二十牧士奚啻四萬除克占恥操縱隨宜苟玩惕歲時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然苟始以爲安則延寇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內閣奏稿

王

室養虎遺患今外夷酋長廝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不敢辱也

稽財用賈珣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

以濟時艱疏 節財六事

臣聞天子富有四海琛獻萬邦衆民廣土無改於前而帑帑藏空人殊於昔者何也蓋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輒至四百五十萬有奇若常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皇明經世編 王節錄奏稿 節財六事 卷之十一 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昔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泰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尺約料銀八十餘萬兩生派改造十八萬三千餘尺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路紬續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以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其約費十餘萬兩磁器節傳二十一萬五

十件約費銀二十萬兩挑三山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而各省直災傷拖欠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耐料銀九萬六千餘兩大此數十萬數百萬者積而葬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蓄越安得而不毀富然洩之尾閘而無所停涵安得而不匱空當帑空之時而講濟虛之策惟有節之一字最爲喫緊古稱能施雖虛必盈況非虛乎不節雖盈必虛況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焉一曰減織造以拯民命工部題稱浙江

皇明經世編

王都諱奏疏

卷二

下

袍服二萬六千餘疋該工料銀六十餘萬兩內扣酬該省解部錢糧至三十三年止僅得十萬餘兩議將前數三分出辦該省應二十萬兩戶四工六戶部應十六萬兩工部應二十四萬兩奉聖旨這織造錢糧你部裏再議處來看欽此夫太倉之積儲懸壺浙西之杼軸俱空使蒙之人豈能荷百斤力竭之馬胡能馳千里束手坐視莫可爲畫夫文稱卑服禹美惡衣高皇后躬補緝之裘文皇帝御浣濯之服今綺繡繁絀積而盈箱服御不親安所用此至於羊織

細絹爲奉寒膏肓之疾堯器巧奇貽洪都心腹之殃發痼吳堪痼瘵均割故織造不可不減也二曰止營建以贖邊儲蓋各邊年例爰給軍需據部題二十七八年春夏已燬無可發者其蘇永昌易則四十六萬兩山西宣大則四十七萬兩遼延甘固則四十九萬兩而秋冬未題者又復一百三十餘萬兩允邊之狼狽胥腹四海之蒼赤倒懸即今多方節省猶指注難前若使到處虛糜則波流何極方今仁智之殿未畢南城之役未終玄殿之藩如雲龍舟之急如火而尤欲效長夜之燕遊構冲天之樓閣不惟材木耗盡且致儲蓄匱空倘有脫巾其何以應昔太祖謂官興作必度量再四而後爲又謂障地營建忽恐勞民傷財而即止玉音如在儉德宜遵此營建不可不止也三曰趣大工以省煩費蓋乾清等宮部發銀一百十三萬兩戶兵二部協濟六十萬兩又據工部處給其約二百數十萬而楠杉巨材出累朝所藏內帑所貯者不與焉夫工之未完也即費數百萬而不爲多工之既成也即費數百金而亦可惜查工匠常至三四

皇明經世編

王都諱奏疏

卷二

下

千人夫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則一月幾千餘金矣役一日五分則一月七百餘金矣臣待罪該科隨閣部諸臣縱觀兩官並美已極壯麗輝煌然六月間猶見砌石有不輟之斤鐮棟梁有方新之丹漆至七月後則油彩虛而有待門戶闕而無人矣夫皇上父大母地不端拱于乾清之宮而令坐視銷金遂皆窳下日居月諸之久暴殄天物糜爛民膏故大工宜速也四曰停珠寶以垂燕翼據戶部揭稱進過珠寶約價銀一百三十九萬六千三百餘兩未嘗召

皇明經世編

上卷

卷之五

五

買尚該價銀七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吉典伊邇催督甚嚴而賠累何辜無米難炊昔宋太祖碎水晶之漏高皇帝壞鏤金之牀楚書不寶金玉而寶善人皇祖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今貧商如履陷窮部府如坐鍼氈人命懸絲國儲若洗豈以九州萬國之慶典至爲剝膚提髓之梯航絕首皇帝亟需德音大賜蠲免否則減十分之五或乃減三分之一近可接珠行鋪戶遠可訓聖子神孫此珠寶所當停也五曰審採辦以清國用蓋四川採木原派楠杉木枋五

千六百根塊計銀可三百五十萬兩湖廣原派五千五百六十根塊計可二百一十萬三千兩貴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餘根塊計銀可九十六萬八百餘兩四川兩運得十分之六查得庫發銀止三十六萬四千四百兩餘皆索之蜀民也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庫發銀止一萬八千五百餘皆索之黔民也今三運未完之本尚欲剗肉腹骨乃三般未採之材何緣塗膏鼻血必須早爲計處豈可重困疲民則採辦當審也六曰發內帑以採燃札蓋礦稅之設原爲助工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金花之加足用停止今據各監進過礦銀四十八萬五千餘兩礦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并加罰等銀共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積歲多矣又萬曆六年奉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兩迄今二十二年納四百四十萬蓄誠厚矣以皇上萬國九州之財充萬國九州之用宸居皇本國寶逸儲特發非常俯仰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以爲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今小寶而成大寶乞皇上體德宗之跡見採陸贄之鑑

吉則泉流而澤通財散而民聚故內帑不可不祭也

披瀝赤心恭請篤厚中宮以光聖德疏

臣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必始於齊宮班固以大婦

之祿爲人道之大端臣竊以配匹爲民之始萬福之

原皆至論也故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

陽之與陰父之與母也地與天並位天不交地則乾

坤毀矣日與月並明日不照月則晝夜息矣陰與陽

並行陽不順陰則寒暑愆矣母與父並配父不顧母

則家道索矣今皇上萬國之父也中宮萬國之

母也皇上聰明天縱仁愛性生其眷禮中宮風

稱綏渥乃臣自入京數月以來道路喧傳咸謂中

宮役使止得數人憂鬱數視藥餌且沾危不自保臣

驚惶痛惋不勝宮禁深嚴虛寬未審臣即竭誠竊知

其不然第臺諫之官職得以風聞言事果中宮之

不得於皇上萬一有憂鬱歟則子於父母之怒猶

得以號泣幾諫矧中宮爲萬國母安得隱忍不言

以傷數髮倫果皇上之眷顧中宮有加無忤歟

子於父母之謫其得昭雪辨明朝皇上爲萬國父

安得蒙蔽不言以虧損盛德前者躊躇無一而可較

日間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蓋天地陰陽之大變而廟

社稷之隱憂滿朝大小臣工無一人不聞無一人不

駭而無一人敢言蓋以全軀自保與忠君愛國之念

交相戰而不自勝也臣起廢之骨不足以當播楚枯

朽之株不足以當雷霆然所恃者高皇帝在天之

靈且羨漢史表登卻坐事耳太祖高皇帝冊立

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爲君爲后可不慎歟

君以仁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里后以懿德慎

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欽此臣以長

久之道爲皇上披陳即罪鉅鉞之誅亦可見太

祖高皇帝於地下矣漢史載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

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鄧

慎夫人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席哉陛下下

獨不見人疑乎漢文悅語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臣

疎賤不得出入禁中何敢比袁盎之卻坐然得致

皇上眷顧中宮正聲庶受維美漢文即赦且不朽

臣不識忌諱冒犯天威不任席藁戰兢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王節齋先生集
卷之終

十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宋徵璧尚水 吳嘉胤繩如

夏允彝瑗公參閱

鄒忠憲公奏疏

疏

鄒元標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彈江陵李情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 正父喪居正三疏

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明經世編

鄒忠憲公奏疏

卷之十一 手書堂

皇上 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

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

萊跼伏主竇恨不躬逢 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

錄人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

盡血誠冒干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

咳嗽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

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

日破冠裳無異禽蔬敢置身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

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

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攸

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

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蠅毛而起孔子曰苟正

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

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泫然求盡送終之禮

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

正身而欲正人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

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

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名豈以其有利 社稷耶然

皇明經世編

鄒忠憲公奏疏

卷之十一 手書堂

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

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 舉始舉其最著

者言之二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

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

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

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

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

遊實序矣大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士

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過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

也。二曰決因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奸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未決之先，歲者足以示德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其力，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披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諭廣訓

平露堂

若此，而丐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藐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竄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日衰而議國事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諭廣訓

平露堂

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廢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廢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其哉居正不可留此仿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十露堂

而當此辭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毬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郵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足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

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視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則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按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歎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有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且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十露堂

倚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尤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臣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壞一至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議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

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
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
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
首善之地臺省爲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
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
又不常矣邇其原士楚先之楚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臣愚惻惻如此伏乞 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
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
皇明經世編

聖天子作爲

聖天子作爲

聖天子作爲

聖天子作爲

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
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
噫臣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
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直抒所見以光聖德以奠民生疏

聖政五議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甲子丑進士進言謫戍貴
州都勻衛適荷 降恩赦之沉淪復齒縉紳臣將母
北往期雷雨以候菽水復何宅觀不意 陛下命
臺臣之誥授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凜凜未能稱

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常有事誠然自
持是爲職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爲沽名今 乾
綱獨斷 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披白巖
穴仰村口不爲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
友之學知悖悖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闢中祀深自懲
創惡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斯夕循省念職事不可
久虛 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譚天
下國家之要在握其要得其要則衆政畢舉不得其
要與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
皇明經世編

聖天子作爲

聖天子作爲

聖天子作爲

聖天子作爲

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爲天下明哉故
臣之所諫其要惟在培 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
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暫不敢以瀆 聖德獄獄
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棄涓滴惟 陛下以臣
言爲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大幸臣聞
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心是也心
體至大至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失其體者
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哇雜奏心以聲移矣欲
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其旨並陳

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障有可乘。變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眈。其禍至於尋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大。陛下履基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於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閒居幽獨而有情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獨養德已也。卽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聖母還宮時。倦倦以聖躬爲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聖母至仁。陛下至孝。陛下身安。則聖母之心亦安。聖母心安。陛下至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萬世人君之龜鑑。竊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首願陛下

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手足腹心。寔爲一體。下每顧忠於上。每苦上之不達。上每求忠於下。又苦下之不誠。此亡它堂堊勢懸。而情意間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爲泰。上天下地。則爲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由來者遠矣。臣往聞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遊我孝宗敬皇帝。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照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爲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爲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以爲盛事。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榷。許科道官旁爲糾正。何者。陛下所關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庶政惟和矣。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任使惟當矣。宣上意而達下情者。陛下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必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下交而其志同。

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美室礙難行臣
憶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朝奏事不得盡
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榷英
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白逸哉以爲不如
是不足以盡羣情而登上理也武英殿 祖宗朝召
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鼎新縉紳之所
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然復 祖宗朝
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筮日舉行召對盛典或先行經
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志日下達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諭 上 平露堂
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列聖明
良相與之盛事亦於今重光矣民財告匱餼卒相望
譚者曰有司之不職也請嚴懲貪吏者其說甚具臣
則以爲憲紀之未肅也拊循統馭職在有司秉憲揚
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吏畏民安不得
其人依阿諛諛則吏 民殘伏觀明 旨云科道官
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弊套大哉 皇言下燭
窮諸第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臣請得而竟之
省之職職在糾駁其有墮節敗度黷法徇私容臣等

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俱未輦轂依邇天憲迺臺臣弊
則可爲長歎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
而屈其節繁足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
清操足規也一時人物淳龐臣思及此未嘗不洒洒
毛豎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剝生靈脂
膏以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爲
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銀不足佐之公帑公帑
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恐後拂志
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
者既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鉅銖上有盜竊之
行則下又安得有封殖之民無惑乎杆軸空虛而饑
餓者衆也述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
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執
事上耶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
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賡源不正
而未流益溢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踴躍
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
公爲念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

皇明經世編

御選卷之五

書 三 平露堂

古弊端假正統宣德年間勅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他也。因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繁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懼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爲同孽孽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爲異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昧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勿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據法守則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任者突稗滑稽脂韋潔樞歡若管鮑堅相排擠臣不以爲憂臣所憂者學

皇明經世編

御選卷之五

書 古 平露堂

術未明而儒道大誦也儒道大誦始於上之推剝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建勅書院毀之誠是矣迺驟將先賢遺跡一槩折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僞學以絀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爲憂大縱聰明如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卽仁聖豈加於子而睿知豈出於陛下者哉宋真宗錫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僞學斥也天下生才圖於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僞百僞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頽風因僞棄真是因沙廢金因噎廢食矣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禮千百爲羣琳宮梵剎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諱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許槩棄是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祖宗菁莪棣棣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者不下數十人裊躬垂訓宛然濂

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真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復。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真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桱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即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寔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勸學。與文未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千露堂

常不艷稱之。陛下舉軌上法。祖宗照曜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永早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爛然。綱恤之詔屢下。開闢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爲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相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名臣出而鎮撫。惟門閥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

出粟活民。無筭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屢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冤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剋肉補瘡。啼泣筭咎。縲紲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筭。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寔。人皆曰千城之器。揮霍之。生民痛癢。漫不相聞。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於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甚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

卷之一

六 千露堂

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復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猶恐非才。乃今仕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席。未得如農夫之望歲。既得如拱壁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爲國爲民之念。輕伏願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上。諸冒濫鑽刺。輒熱可厭者。絕勿使並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勅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

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爲主以愛民
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
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雖禍無完案夕無宿春者
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
災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
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關田里課農桑厚風
俗嚴食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終將賑過
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跡造爲成冊解院無視爲文
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憂矣林聰撫山東大同周
忱撫蘇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民安四
境晏然彼其下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者百執事之
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雖欲不兢兢
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賢巡撫有一
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當飭也以
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治今日急務誠
莫有大於此者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人一身內如
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培養珍膏鮮克攸

聖學彙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濟先是世務爲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里蕭條無復
太和景象臣願陛下崇渾厚以培國脉廣仁厚以
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慎名器親君子
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奸日遷蒼赤被樂利之澤
宗社衍靈長之慶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卷之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朱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夏允彝公泰閣

鄒忠憲公奏疏

疏

鄒元標

敷陳吏治民瘼懇乞及時修舉疏

臣侍以驚迷遊魂辱 陛下賜之生環兜來餘餘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兩踵莫知所報竊惟人臣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十六 一 平寇堂

之義或宜力或失誤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愚直陳

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臣力

也人己何異焉臣故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

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

日止嘉慶發蒙明日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然然微

一羽浮雲負平生夙學臣不忍也又臣數載窮鄉田

末之與居鉅熊之與臣熟知民間涼燠狀臣復陳民

瘼八款夫救民疾苦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寶

火之楚何益臣似非嘗試漫言之者益人臣濟世如

拯溺如救焚衆或解頤臣心獨苦豈得已哉伏願

陛下勅下各部大臣天心天日純心爲國用意詳覽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其間儼中有

室礙處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門非仕學

之地于冒 天威無任阻悚之至爲此開款具本計

開定等則大辦官忖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

難外小吏難小吏難自同知下邑自知縣下是已職

擬下明題暗蓋嘗論辦大吏營奏黃鍾大鑄有耳者

無不聞之辦小吏營聽蟋蟀之鳴非其聰者不能審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十六 一 平寇堂

其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

絲而合之也曰綸者折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

條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辦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

雖衆吾欲起而辦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都以

撫按考語爲準其陞遷亦以閩撫按考語爲準顧其

弊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實得美秩者有預知

其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

枕篋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照之難矣臣愚

謂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中下中中下下

上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存內選
臣明以此定陞降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
推中下者陞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者陞王府不
以發憑此旣敘羣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
謁之私紀城社之姦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
之歎矣洗後習大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
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
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
致儆也臣請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堂

者今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入
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
長之實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諒實以責後效彼
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諸佞風熾雖有賢
者亦爲其所掩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
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
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誕定以不
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
治偷薄風俗不淳矣便陞轉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
司主事維時南京兵部尚書郭應聘功在兩廣言其
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
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之行事
臣因歎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莊於地
方風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轉遷擢
一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竅而
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
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
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使上無事寄之望下

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阻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索貢滿網者多矣臣竊謂夫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擢或生平無愧年華侵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救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無賢愚並滯之患矣議又任又任之法自

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好者多愚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嚙志不幾推鵬鵬鳳凰同室乎重京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根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狼莠則膏腴盡成磽薄以丙戌冬會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紛毀譽雜出離孔聖復生耻爲鄉愚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爲人非心至今載之聖史以爲寬輿邇者一銅顏鯨再銅胡桂芳萬廷言三銅管志道譚者皆爲諸臣冤臣竊以爲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搏心并精不朽之業恥之浮榮猶一呷也是所奪諸臣臨所與諸臣奢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遠爲國史玷以熙兩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主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掌院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則

削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既已宣成猶不爲國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蒿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卽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冊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渺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朝盛
皇明經世編

鄒忠公公九

卷七

平露堂

事頗有章孺知其名而未得諡或旣諡而贈官未孚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原任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表簡在列聖開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闕幽謂何原任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爲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鄒智永宿勵志侮羣奸而不辭慷慨持身夷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擬褒忠謂何臣愚謂解

縉宜賜美諡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清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齋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諡以爲不愧科名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銷聞欲爲國家莫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楚處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功未成竟齋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

皇明經世編

鄒忠公公九

卷八

平露堂

謂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親爵位不能動人懷慄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復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郎中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誼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

在官言官，匪敢略諱，慎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貢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撫撫方夏，飭茲疆微，挈戴豈不至降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知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爲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充惟囊橐爲計，查盤批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其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爲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其係進士已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而已，又甚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身，建白可稽也，或自寺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無所倚乎？亦徇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飭，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冑，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上渾

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邑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莫安宗社之要務也。惟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苞百人染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炯炯，夜半必薄其非端上矣。日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口輒足滑，袖裡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死法爲情廢，國家名器爲情棄，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尚顧位歸而誦鄉里對妻孥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其短，反從而怨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經名教，果以各位

爲軒輊乎。果此卑賤之流乎。嗟當局者迷。不覺耳。自
井洞千古之睥。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此輩。墮進
退之柄者。臣。可以深長思矣。搜遺逸人。臣孰不欲
析圭。僇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託。而逃焉者。上
焉者。潛心性命之積。次則。雖精細素之業。又次則。與
時齟齬。全身遠害。均之以逸。解也。彼其巉巖而盛。據
石而瞻。豈非。甘。采。苓之適。遂。贈。繳之危哉。願風俗不
美。莫其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
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室

空谷有白駒之歎。庶士有求我之嘆。臣願拭目審邊
臣。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鎖鑰
假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崇。臣嘗察今之邊道矣。引疆
起。東。應。舊。電。擊。者。因。有。亦。有。庸。妄。之。流。未。親。韜。鈴。外
惟。奉。巡。撫。顧。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姻。津。要。奧
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房。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
去。虜。退。閉。關。上。功。狀。邇。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
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飾以支墨
哆。以宏議。間有微捷。張煌功伐。以觀殊旌。不數年總
督矣。官保矣。家贏金錢。世襲緹騎。後邊事大壞。而不
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常不得而至
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
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
疆。又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塞上爲終南抱塞。腫
之軀。抵奇貴之尊者。乃縮金玉之梯。惜此輩何利何
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碌碌。以上諸臣。亦有不幸哉
恤遠臣。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
物埒中土。休隄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

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氣猿猴爲伍士人間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警死者臣每撫膺大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與歎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降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時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在部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千露堂

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廡幾數百人有一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徵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污澤則污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爲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爲主考滿固不容寬然既經院道查核領

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惟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將考滿時苦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檢有功固當優擢卽無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間擢一二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甲節靡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一瞽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非心恬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楫而已果盡人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常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民有未議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攬里科役廣置胥吏新進書生爲其所愚臣再曰可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戶部之五

五

平露堂

也。今微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病察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時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留。一以兩院爲主。參以吏科河南道。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爲操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徙他鄉。單獨攀號。無從莫此爲甚。臣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司爲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觀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內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役。則有減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當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堆沙塞。昔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戶部之六

六

平露堂

膏腴。今成蒿萊者矣。夫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今起新科。亦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歎。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院大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焉。由票之苦。由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至撤。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開有欲爲一郡造福者。聞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歎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悉皆聞知乎。非無徵板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覈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

室壯者散之四方以爲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
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術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
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頤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
蒸良厚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
省今年兩月不雨民稍有旱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
一一懇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援常賦
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
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
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
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郡縣上一二倉有司每以積
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
以倉爲上司日查月核時問罪贖爲之下者亦稱不
便今欲建無窮之社臣愚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
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調建二倉或
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爲買
穀張木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
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平如何而聚
如何散或年不其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

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在人真心
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真心若有
真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科場
之苦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
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
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
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陛下
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
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作俑
餘俱廢舉可查若以臺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
此者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陛下
亦以惜費省事爲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爲
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更復何辭諸臣挾揆藻畫英
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爲無當臣請
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艷目過而不
留臣肯親觀座主身冒不韙門生惟恐汚其身而反
害之者又有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門生哉已可以

爲松爲栢顛欣羨櫻桃天李何左也。積疫之苦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十有餘彙葬餘有生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已臣以爲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巨室悉成莽莽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皇明經世編

聖惠公奏疏
卷之二

庚辰年
七

平露堂

疫與大兵修短不可言命雖然握宇宙元元之命者在陛下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每縣於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欸一縣或三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友得一友不然與饑民均死耳至各處各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

博聖惠以度羣生此非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我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聽肺爲奇貨票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裝陷無爲有虛爲賈逐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敘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替所携不止既着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卽與除除老軍之數照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刊定軍策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存一冊倘有清勾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點不能爲民害矣惟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爲夫道理長遠山勢險峻舁夫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

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風繁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乘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其願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有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耳筆乘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覈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誤送量給薪水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何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驛遞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驛遞

平露堂

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遺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案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既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

王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錢爾進及甫參閱

涂司馬撫延疏草

疏

涂宗濬

校苗糾衆屢犯疏火苗

此係武進王詳議照火苗自四月冠鈔遭劫之後懷讐逞忿構煽煽

雷本擺沙計等苗蛾伏鳴張必欲得氣蓋自漲秋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涂司馬疏

火苗一
平露堂

鋒愈熾節次移會該鎮嚴督各路防秋主客兵將枕戈探甲以待而大將則率官軍左右防援間醜虜果聚衆徂伺定邊境外乘間謀犯於時降表預報該營副將先發哨丁次督戰士既獲馬駝又斬虜首已破犬羊之膽足宜貔虎之威矣而各酋恨未也又伏兵於鎮虜塞外夜分入邊竊我牲畜而大將適自西來命家邀截奮勇血戰雖有損傷軍馬亦有斬獲虜級似足相當而各酋未已也復窺懷遠之暇宵馳零騎探路蓋欲出我不意我無備而不虞又被降表之

預報也通丁出哨賊爲我賺斬獲雖止二級而虜騎

未敢南下矣而火苗猶未已也復復糾衆萬騎入犯

安邊又令千餘窺江波羅比欲犄角死敵橫肆蹂躪

之謀詎知我兵聞烽肆集堵剿敗北各營報勝於西

大將奏捷於東雖兩地斬級不及而射打死傷頗衆

亦足以紓華氣而奪戎心矣而沙苗猶未已也先是

虎翼於西已失其利後復不突於東欲逞其豪乃入

而既遇該營設伏堵圍出而又遭大將率兵截殺雖

斬獲四十餘級未盡殲之而魚駭易驚之狀不可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涂司馬疏

火苗二
平露堂

矣夫秋高馬肥夷狄之時也今幸內備出於萬全外

夷遭夫五創此固天奪其魄寔亦將士協謀所致即

令諸酋叩關悔罪乞哀求款不啻作反者搖首抑且

向化者堅心此或秋防中從來罕足之景象也所有

獲功將士與夫夫事官員相應分別敘議等因呈詳

到臣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

畏看得火落赤挾賞被搶之後局面一變全套驚疑

狐兔興悲犬羊成黨在東路則有沙計察林等酋以

索賞未遂懷忿思逞在中路則有擺言太本拜等酋

藉口明安之死舊謀圖報莊禿賴明愛二酋屢因火
商借兵陰實同謀陽爲觀望下失免難有內難密謀

也其始火商等皆其別部

大宛書卷中火商

亦深而火落亦則東西勾引不遺餘力全套蠢動偵
探甚明臣等思惟本鎮邊長一千二百餘里若三路
并犯賊衆我寡誠難爲禦於是裨行東路布政使陳
性學等設法先諭莊明二酋使之安心聽撫緩其部
落於東在中路則臣因切盡反成之投稟借之傳諭
卜酋及全套諸虜緩其部落於中三酋無動我得專
力西防入秋以來虜犯安邊犯鎮靖犯懷遠犯波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冷司馬疏 火商三 平露堂

冷司馬疏

火商三 平露堂

俱有斬獲稍挫狂鋒擺酋屢犯保寧降夷先洩其謀
臣等得設伏邀擊斬首四十顆先已具題外至
八月初旬火酋入犯聲息愈彰降夷供吐情形益確
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駐劄花馬池就近督援先申
號令嚴飭諸將加謹隄備臣與鎮道等官多方調度
八月初十日火酋果擁萬騎從舊安邊噴壩而入微
馬分搶人各趨利勢不相顧各村原伏夷丁突出奮
斬首挫其鋒九營之兵聞警雲集各有斬獲原伏山
頭火砲震響連天賊見大駭以爲草木皆兵也於是

收兵回營我兵環而攻之通晝達旦大砲擊死甚多
賊勢窮促次早由別路遁北夫火酋經營半年之久
聚衆萬騎之多其初意豈真欲入僅數十里退速於
一日哉蓋由我兵人人自奮大挫狂鋒未厭豺狼之
欲倉皇狼狽而歸豈偶然哉人畜雖不無損傷臣等
再三查訪所報委無欺隱失事未爲大甚也然火酋
西犯之時沙計寔與同行既不得志於西必將肆毒
於東於是九月十三日果擁二千餘騎入犯高家堡
地方該堡忝將劉泗出兵邀堵烽傳至鎮時近日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冷司馬疏 火商四 平露堂
該鎮提兵邊於邊外擊其情歸斬首四十二顆獲功
雖非大捷亦足以明我兵之難犯而挫黠虜之雄心
矣

冷司馬疏

火商四 平露堂

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 禦虜

臣惟人臣之謀國譬如醫者之攝生善攝生者無論
人之病與不病皆以調護元氣爲主善謀國者無論
虜之服與不服皆以振作神氣爲先凡臣力所可爲
者皆與道將等官泰酌施行且一切馭虜機宜廟謨
指授已詳惟是欲練兵而賞罰攸關欲足餉而拘羣

難破欲用人而才無足使欲修邊而費無所資皆非臣力所可爲者今套酋被擒之後雖已相繼乞款夷情叵測戒備宜嚴禦虜之具有不可一日緩者謹列款上請乞勅該部查議覆請行臣等遵行庶戰守有資而邊疆有攸賴矣

計開

一曰明節制以肅軍政臣聞之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又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節制之有無所關於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涂司馬疏

集序五
平露堂

敗之數亦大矣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夷丁利於野戰漢軍出入雖有部伍至臨敵亦皆野戰彼此不相聯屬臣以爲極危之兵也曾以節制之法爲總兵官杜松言之松悟臣意對曰如此練成是一塊鐵矣近日名將惟原任總兵戚繼光深知此法臣等就中裁酌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預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所領正兵一營可三千人

分爲六司每司五百人左右二營有參遊每營可二千人分爲四司標兵一營有參將可一千人分爲二司每司各五百人司有千總每總有五哨哨有哨長有協哨一人每哨爲二隊隊有隊長每隊有五什什有什長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左右標三營則責成參遊二司則責成千總三哨則責成哨長一隊則責成隊長一什則責成什長若總兵與左右標兵同時出征則左右標營參將當與總兵協力而其所部千總哨長隊長什長軍卒各與主將同心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儻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哨長一哨長則以所部下隊長一隊長則以所部下什長一什長則以所部下軍士皆斬不宥是論責成則自上而下凡爲主將者不得不率其群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主合千萬人爲一心并千萬人與同力此所謂節制之兵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無可敗之理至於師出有名敵方可服虜雖夷狄亦知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涂司馬疏

集序六
平露堂

非若夫不由臣令，移檄出邊，掩取首級，致生釁端，或獲功之後，貿易功級，冒濫陞陞，皆軍政之蠹也。臣請得以白簡從事，伏乞 聖裁。

二曰革流弊。以裕軍是。臣惟 國家帑藏空虛，至今

日而極，延鎮每年京運主客年例可四十三萬有奇。

此存不儻不節縮減省，臣等豈不欲畢智竭慮，爲 國家惜

一分之費，以紓一時之急哉！顧其勢有所不可者，該

鎮每年軍馬之數不日減也。各軍馬每年防虜之役，

不日弛也。於中軍逃馬倒四路各營，不能盡無，然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禦唐七 平露堂

以此空月之數，積至幾萬十幾萬。此事理之所無也。

或者相沿先年流傳至今，與民也。見在應徵之數，及

還官應追未完之數，總而計之，前餉司一時報部，或

至十有七萬，然本官偶一爲之，則可以此爲法，將來

則非所以爲訓矣。何以明其然也？前積既有十七萬

每年京運減，則邊儲當有餘糧。去年夏季，東路軍馬

缺餉，餉司郎中孫敦化束手無策，不得已將撫賞庫

銀借支三萬有餘，始濟一時之急。向無此銀，則軍譁

於內，虜逼於外，延鎮之事去矣。此可不爲股鑒哉！但

前人既以多報爲能，則後之少報者，爲不能。前人既以多報得美遷，後人將以少報得下考。利鈍淹速之間，不肖者得以藉口。多寡相形之際，賢者不免累心。

於是軍馬額數應補，而前官未補者，後既以爲應裁

始有爲限年之說者矣。糧料及時應給，而軍馬積補

者，餉單不免久積。始有爲限月之說者矣。夫萬曆十

九年，閱視少卿王世揚題 准軍馬經制，未嘗有每

年遞減之文，而軍馬既已頂補在營，豈可枵數月之

腹以爲不如？此則積餘不能多也。夫軍馬日減，是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禦唐八 平露堂

弱之漸也。餉不特給，是脫中之困也。見小利而忘遠

憂矣，可哉！夫大司農率屬自有正道，未必以附餘爲

考課。士君子進身自有正路，不當以承望爲捷徑。前

餉臣鄭璧因延鎮兵馬調赴寧夏討賊，積有未支軍

餉，僞報掠爲已功。驟陞京秩，卒爲閹視御史于未滿

發露其事，竟因革職，則亦何益之有？今餉司孫敦化

刻意清刷，未必有此，而前人之流弊，人爲後人之累

不可不逆問其途也。謂宜以後軍馬額數應補者，即

爲食補，不必限年。餉單已呈臣院查發，應給者卽宜

速給。不必限月。惟軍逃馬倒。各營將官隱匿不報者。臣得該法查核。不許冒濫。以匱軍需。斯爲法之平也。

伏乞 聖裁

一日簡有司以振吏治。臣惟四海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係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恤民。艱遘方有司兼之防虞。患腹裡有司之不肯止於誤生。民遘方有司之不肯至於誤遘。其責任之重且艱。雖慎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

改選。係屬。舉。有。地。方。者。其。地。方。官。實。非。有。司。所。屬。延。慶。二府各州縣有司。非年老歲貢。卽陞任教官。求以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十露堂

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得。凡進士平。臣非爲貢舉教

職。盡皆不賢。鼓舞作興。盡無可用。但其人口暮途窮

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失望之心。是以振作

無能。吏治日廢。取辦軍需。百求而百不應。謗訛民瘼

十問而十不知。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爲一空。則其

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爲遘方苦寒。人不樂就

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之

僚友。宛轉關說。不日家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日稟受

虛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至四至五。必求得請而後

已。間有以甲科選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

夫朝廷爲地擇官。奈何爲官擇地。策各委贗不竭

力以圖報。而妄安是懷。秉鑑持衡。不執法以用人。而

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臣抵鎮時。見土地荒蕪。民運

逋負。欲旌別賢能而鼓舞之。除清澗縣知縣陳王道

吳堡縣知縣杜邦泰。二臣以外。無足以當臣意者矣。

嘗記隆慶時。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

條議。多選甲科。廣其薦領。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

之邦。今延慶爲國家藩籬之地。藩籬固則堂奧安

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

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一鎮軍餉。盡仰給

於內帑。一文不可節縮。一日不可遲緩。無乃非計

乎。謂宜當此大計。詳吏之後。亟爲更置。補以甲科之

英。與揀選人材之俊。布列州縣。仍乞天語丁寧。以後

遘方有司。但係賢能。稍廣薦領。以示鼓舞之權。但有

不肯。臣等卽時糾劾。毋得久留溺職。以累地方。則百

察思奮。而吏治日蒸蒸矣。伏乞 聖裁

四曰清班。價以裕修守。臣謹設險守 國修防爲先

延慶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潼關衛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賴上守禦千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衛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鎮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守。尚不足以遏虜騎之衝突。萬曆三年。原任總督石茂華等題。准西安潼關蒲州各衛所官軍離邊稍近。仍宜留戍。以助修守。寧山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七

平露堂

南陽賴上三衛所官軍離邊稍遠。赴調不免愆期。請照嘉靖四十三年撫臣胡志夔題議事例。每名歲扣糧銀五兩四錢。差官類解本鎮。以資修守工費。萬曆七年。河南撫臣情缺。雖曾議減。萬曆十九年。前任延綏撫臣賈仁元題。准仍復舊數。歷年徵解無異。其銀係各軍月糧內扣除。衛所官不爲侵欺。都司官不准賣放。則放糧之時。照數扣解。亦何難之有。奈何法久弊生。政疎人玩。南陽賴上二衛所。歷年拖欠。至四萬一千有餘。寧山衛歷年拖欠。至一萬四千有餘。

此豈皆軍丁之過負。其爲衛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弛。明矣。夫西安等衛軍丁。每年赴邊修工。艱苦備嘗。榆林鎮雇募軍丁。代爲修邊。饑寒切骨。寧山南陽賴上軍丁。飽食安坐。既免遠戍之勞。蹴鞠嬉遊。永無喪元之慘。每丁特減口糧之半。以業戍守之軍。誰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歷年拖欠。坐視武弁侵冒。以至積弊邊工。豈原題之意乎。臣到鎮之初。卽查邊垣修廢之實。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呈報。中路沙壅。邊牆在常樂保寧波羅等堡。每墩中空沙壅。或四五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七

平露堂

丈或八九十丈。深厚或至三二丈者。或一二丈者。每堡墩臺或七十座。或三四十座。風剛沙壅。不爲扒除。則內外平漫。虜騎闖入。防禦爲難。稍欲扒除。則工費浩繁。錢糧不給。難以輕議。據靖邊道泰政上愛呈詳到臣。議於瓦橋梁修建一堡。寧塞安邊等堡。磚包城垣。動費數千餘金。庫藏空虛。束手無措。然皆不可已之役也。非取資班價。則無堪動錢糧。臣已咨行河南撫臣沈季文。山西撫臣李景元。催取班價。已經轉行衛所官。力爲催督。至今未見解到。則都司衛所掌印

官侵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無容臣等每年預將各衙所應納班價咨行該省撫臣轉行催督而各衙所歷年拖欠數多屢催不應者容臣等會同該省撫臣將當年掌印都司衙所官指名叅劾或革其管事或罰其俸糧以示懲創是亦振作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夷酋示罰請開市賞疏

復市賞

此疏通上詳爲照中國之馭夷狄當其情形未定順則用撫逆則

用剿所以示不測之恩威也萬世之經也及其和款

已成因款修戰以戰維款所以預在我之操縱也一

時之權也自去夏火酋被猖於西而擺齒煽其氛於

中沙酋助其虐於東羽書烽火三路旁午此其勢幾

不可嚮邇矣所恃厲兵秣馬懷甲枕戈日夜周防遠

近響應而火酋大遭挫衄悔禍服辜於是藉手黃婦

母子踴躍而乞哀軍門本道祇奉督撫明文監同諸

將示之以威德感之以信義順者則駐牧盡地部落

給牌常爲外藩逆者則聽其作反卽行出搗漢過不

先多方講折而火酋號喙先以九九之罰進矣而沙

九九者按實苗數也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市賞 十五 平露堂

此疏通上詳高亦因黃婦母子尋盟然不自引咎尚請人命索加賞而強辭無如正理亦挫尾而進罰九九矣又旣而

擺齒亦因黃婦母子求款然不卽輸誠尚講父讐索

三事而傳怨會於新威亦倨首而進罰九九矣夫桀

桀如三苗者皆素難化誨懷服之豪而擺齒自十九

年其父明安死後又無日而忘中國也一旦折角

革心解辯入笠豈其兵力不足哉是緣分其順逆之

地則蠱帳皆在目中而其勢孤立無助分其順逆之

人則惡黨皆在化外而其情窮迫無歸此所以順者

軟血爭先逆者扣關恐後也雖狼子野心異日難料

而此一時也結一套受款之全局保三路無數之生

靈人安於枕農安於鋌將以暇豫而精其兵士以簡

練而養其銳益有五利不止者至於各酋所乞賞額

其三十年者雖經前撫院鄭汝璧題給緣火酋作

反未經給與今應照例補給以後遵旨恭順一年

方准一年等因到臣案查先准督臣徐三畏咨爲北

虜悔禍叩關求款事及據黃苗婦切盡比妓并捨打

太切盡反成等各差夷使代替火沙等酋懇乞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市賞 十五 平露堂

等情俱經備行該道督同將領等官相機撫處從長計議及駁批覆詳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徐三畏看得河套之虜與河東之虜不同河東之虜統於一故約誓一定歷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虜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渙無統攝一失免雖爲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之中西路火落赤最狡最黠故其挾要最無厭而鐵雷把兔等則其羽翼爲奸者也中路擺言大痛父明安之死抱恨必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帝

平露堂

挾要 中國立廟蓋寺金首銀身錦像予祀仍給伊父生時之賞方肯就款自十九年至今無歲不犯無歲不挾無歲不講而卒不肯入我阜生蓋通套諸虜與之同誓而本拜等則其同要相濟者也東路沙社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虎皮蟒衣且恣其桀驁之性恃其兄弟之多無歲不犯無歲不挾從來不受羈勒而妙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最强最黠今套諸夷蠢動入率以莊酋爲謀主本酋智足以指使主酋刀足以雄視一套諸酋入犯必先

指授方略陪助兵馬或陽順而好言款我或觀望而陰規厚利常與卜失兔爭強與人落赤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者也套虜議款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逆乞無寧歲則職此之內臣去歲七月入鎖之時火酋因四月間被搶之憤勾虜報復全套蠢動遠近洶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爲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禦爲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投稟於臣臣論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牌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帝

平露堂

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則莊酋回心聽撫寢其助兵西行矣中路監市官切盡及成投稟於臣臣論以皇上威德借之傳檄中路諸酋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本酋回稟於臣傾心向慕宜諭諸酋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首報父之讐難以化誨懷服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保寧而擺首始破膽矣火酋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安邊而火酋始落魄矣九月中旬沙酋以二

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酋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遐申虎豹之威而三首每犯輒斂折賊喪元大獲大羊之魄於是黃婦始率火酋叩關乞憐鑽刀說誓乞求續款督臣始許悔過容行於臣聽臣講處臣思前此諸夷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口血未乾旋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蓋必有機械密持以陰制其死命又必有恩威迭用以默折其雄心於是與鎮道協謀制馭諸酋道在分之以已奎虜衆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各夷求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同時於是責成套主下酋糾集衆夷聽款而下酋威令不行狡酋反得以後至挾我撫夷官急於成款或畧許增賞或陰行交臂而講折之時恐款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不知夷欲無厭每見必挾有許必責將反姑與之說不可施也是以款後多有要挾要挾不遂必至敗盟則弊所從來矣今夷使見臣臣

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密界限以識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牌則大兵剿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爲四十二段之畫壤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中國得志之時後至者惟懼我兵之出搗其巢也於是鉄雷把免等本火酋之黨也投票於臣先求效順而大酋之勢孤始雖挾蹄降夷不認罰服今託黃婦以九九進矣煥忽兒七台吉本沙計之黨也投票於臣細分堡分不敢助逆而沙酋之勢孤始雖要挾監市求索蟒衣虎皮今託捨打太等以九九進矣本拜本把什力等本擺言太之黨也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款而擺言太之勢孤始雖要求立廟蓋寺索要金銀今託卜言等以九九進矣壯賴亦見諸夷效順殺其雄心數差夷使投票於臣叙其永矢恭順之意不復再至各酋爲逆矣各部之虜自求保全其信地彼此不暇通謀夷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真意數十年反覆之虜至今始成全局矣即夷使要求額外之賞未必盡無臣授意中軍官王樹撫夷

積慮委何官督工，幾時興工，幾時可完，逐一從長估計，議處停妥，以憑覆酌具。題行據城空同知陳大務查得各項工程，計期不等，自三十五年四月興工，大約六七箇月可完，覆議相同，造冊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議，照本鎮設在極邊，橫當虜衝，中路各堡地多漫行，無險可恃，非壁壘高堅，何以杜窺伺之萌。沿邊城堡，風沙日積，漸成坦途，欲即扒除，則歷年淤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黃沙瀰望，旋扒旋壅，數日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涂司馬疏 主 平露

郊非直一時風雨不蔽，而重貨慢藏，萬一猾虜興戎，虛疑別生，戒心則內外利害關係匪細。如先年方互市而酋首明安因挾賞突然犯順，可不為殷鑒哉。至於屯聚兵馬，周防市口，須於臺城安營，得所方資虎豹在山之勢，為今之計，詢謀僉同，咸謂臨邊宜臺以資瞭望，必須高明壯麗，河山在望，庶可遠察虜情，臺下宜城以資屯聚，必須寬大堅固，堂構周匝，庶可近防虜變，且規模嚴整，計慮周詳，內壯國威，外聳虜目。其於保固疆圉，計安久遠，或莫善於此者。既經該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涂司馬疏 主 平露

邊隘壅滯疏

邊隘

該本道看得延鎮兵馬雲屯，賴召買鹽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住時召集山西商人，樂認淮浙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鹽發賣。鹽法疏通，遑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乃至於今，商人營守余等，若稱邊隘不通，引積無用，家家虧本，懇詞求還本道再三號慰，則皆泣懇山西之大賈皆去土著之資本，幾何原買舊引，堆積不行，財本已竭。今派新引，

力不能承，死徒無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鹽吏，官失政，城社之徒，依附為姦，巧立名色，恣肆漁獵，弊竇多端。如邊鹽每引每包重至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鹽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鹽利少，無人承買，坐困一也。邊鹽堆積三四年，方得發賣，亦例也，而彼指朝中幕客，無容堆積，人情孰不急於赴利？誰肯舍速而就緩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鹽遲滯，無人承買，坐困二也。鹽法開載，商鹽必挨單順序，候鹽院委官盤掣，而後發賣，彼鹽不登單目，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鹽壅滯，引不得售，坐困三也。且彼鹽發賣，執有小票，聯帶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行鹽之地，有方食鹽之人有限，彼之餘鹽，既已盛行，雖有邊鹽，尋無買主。坐困四也。先年鹽法通行，或邊商安於故土，不樂遠涉，則有商前來，邊收買，引引亦無壅，今小票便而得利，廣誰肯驅馳數千里，趨荒之路，而買引乎？近年以來，塞上無南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

人承買，齋至江南，秣守累月，耗錢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坐困五也。邊方淮鹽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邊方淮鹽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強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還鄉，坐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鹽偏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愈折資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方窮難支，逃亡過半，止餘見在數家，號呼告退，新鹽引且難行，催派並無一人承認，三路鹽糧，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為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邊事至此，深可寒心，呈乞早為題，請疏通鹽法，庶士無得腹之虞，而商免向隅之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套十萬點，歲朝夕睥睨，伺我之隙，邊長一千二百餘里，擺以五萬餘軍，分陴固守，荷戈待戰，晝夜戒嚴，未得頃刻休也，所以奮不顧身，為國家禦虜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鹽商耳，今南方鹽

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則軍餉無所從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禦虜意外之虞臣等有不忍言者矣今邊商逆者十去其八見在數人又復思逆臣等惟 皇上聰明神聖於 國家大計明知指掌倘知鹽法之壞至於挑邊計禍封疆赫然振奮及時整理不得臣等辭之畢矣乞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熟數利害覆 請施行

酌議改遷邊堡疏

看得三山堡乃北路要衝之地使其城垣完固亦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平露堂

樂於重遷但舊城原係山削兼之年久雨水衝前日就坍塌雖屢勤修築隨復隨毀月無虛日是以居住軍民惴畏營苦弃地潛逃城堡日漸空虛屯田每多荒蕪 國儲有虧邊防何賴及查吳堡屯雖稍在西偏然地方平坦堪築城堡且三面天險足為保障一便也路通四鎮商賈絡繹不絕財貨流通二便也兩川逼近城下俱係甜水可資民用三便也南距饒陽七十里北至定邊八十里道里相等應付適均四便也今據陳栢等告要改建一節相應呈請合無具

題將三山堡改建於吳堡屯地方合用軍夫匠作口糧工價犒賞鹽菜并木植料等項通共該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石一斗料九石三斗束於該堡倉關領銀四百七十四兩六錢六分於靖邊庫修邊銀內動支自三十九年春融興工當年報完其倉廩照另文議允木席銀四十四兩三錢七分米二百三斗三升五合候城完併修等因冊內通詳到臣該臣議照設險守 國全藉城池去危仰安貴因時變三山堡設在延之西北極當虜衝舊城倚山削削年久數被水衝旋修旋塌徒勞罔功且室廬漸傾人多別徙堡治決裂危急可虞今議改建堡城於吳堡屯地方天險足恃往來道里適中商賈可通應付亦便與情既協保障有資相應題 請乞 勅兵部覆議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平露堂

、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 顧公

宋徵璧 尚木 何 剛 慤 人

錢爾進及甫 參閣

余司馬撫延疏草

疏

余宗澤

奏報閱視條陳十事疏

李宜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看

得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十事皆係禦虜安邊

皇明經世編

今司馬疏草

卷一

平定堂

之切條足食足兵之良策奉有 明旨已行各道着

實舉行今奉 聖諭仰見 皇上加意邊防極其懇

切臣等身任封疆敢不督率所屬文武各官悉心遵

奉仰祈稱 上意肯茲據各道會呈到臣相應列款

回 奏伏乞 勅下該部行臣等遵奉施行

一積錢糧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鎮

上次主兵銀一十二萬六千有奇今實在僅八萬九

千有奇目擊時艱推原於民屯之遺負也蓋商之沽

乏也京運之愆期也議貴州縣衛所分限比徵逐年

清楚責將領餉廳搜剔虛耗嚴究弊竇等因除鹽法
一事另款議覆京運照常給發外為照追儲錢糧僅
徵無法則逋負愈多稽查不嚴則奸弊叢積閱臣於
出入二途加意振饒深於邊計有裨相應依擬合行
延鎮督撫按臣照依前款務實舉行有憑奸胥而滋
混冒扶積議以恣侵漁者責在入有以虛數耗軍儲
以虛糜開弊孔者責在出總聽撫按不時參處庶積
弊可殄而軍儲攸賴矣

前件據榆林神木靖邊分巡河西四道會呈該臣等

皇明經世編

今司馬疏草

卷二

平定堂

看得本鎮主兵歲額以木色計民屯糧九萬二千四
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石五
斗二升淮浙鹽一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該價
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歲照時估定派大
約納糧三萬七千八百七十石零料一萬三千五百
二十五石零以折色計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
六兩四錢三分年例銀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
兩八錢七分內除鹽課贖罰等項扣抵外餘俱京發
以此歲額之數通融本折歲支本鎮官軍僅僅相當

上次年例解發以時主兵銀一時支放未盡故當開盤之時尚有二十二萬六千在庫近歲常年災沴鹽引不售京運愆期故當開盤之時主兵扶月應支未盡銀數止有八萬九千遇支卽放故視上次爲少也及查原行一積錢糧如防秋士馬照舊分布毋輕離局年例銀戶部仍處給防畢有羨另賄故謂之積今內帑空虛當年京運尙不時給鎮兵噉嗽待哺安有處餘積之來年惟是民屯錢糧積遺甚多官攢收貯促解幣亦不少又鹽政阻壞鹽商逃散鹽糧又復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開贖誠爲可惜今按臣親悉其故備稱勸相不勤料索未禁催徵太苛二難一畏深切屯政之弊相應依擬申飭令行延鎮督撫鎮道等官申嚴條緘凡近堡五里內地拋荒未久者設法招徠聽軍民人等任便開墾量減舊額徵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年久者聽民耕種面給印帖勒石各堡永免起科如有將領等官仍前任情嚴剝既役軍力以墾田又奪軍田以營私坐收膏腴之利者撫按訪實從重參處廢地無遺利人有固志且耕且守而安攘之效可立致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患無地而患無人或早乾不時餉馬路阻賑濟行一稱荒什九守邊軍丁生食月餉不肯出力耕田腹裡居民安土重遷未必赴邊耕種然肥饒之地間亦有之各衛餘丁亦可招集惟多方撫字堡官之朴索有禁豪強之侵奪有禁私債之索擾有禁悍地為樂土則開墾漸多理合奏報

一定經制該戶部覆閱視接臣余懋衡條議謂該鎮兵馬錢糧較之萬曆十九年間每歲多用銀三萬四千一百八十餘兩積漸十五年已浮往額及今不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平露堂

安知所終因備陳官軍倉庫之弊議令各營堡軍丁頂補名根悉解該道查驗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監准關領月糧馬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轉發監收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應關會館司及應呈詳撫院者各關會呈詳仍責成巡撫考季終轉行該道將各營堡軍馬或操練或查點一次不可委人該道務敦儉約省驛泛禁跟役需索以清水源仰該道與監收廳允役悉行裁革軍士馬倒截日住支軍收馬補按日關給至於民屯鹽糧銀易上納本色該

道按季通查有弊必革毋得使憑冊報等因為憑延鎮兵馬錢糧十九年題定經制俱有定額今閱臣題稱該鎮錢糧溢額思欲節縮及建議剔除諸弊知意清查中間立法周詳深有裨於邊儲相應依擬蓋疆場事宜總之在撫臣分理在司道而申飭尤係於明查令行延鎮撫臣轉行司道悉照所議申嚴法令永杜濫觴庶極邊之軍需有賴矣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本鎮軍馬自萬曆十九年間視題准額數官軍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六

平露堂

員名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歲用料糧二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七石銀五十八萬四千二十六兩有奇此至兵經制之定額也今次閱內軍馬固無加於前矣細查支放錢糧除本色糧料較數無多外其折色餉銀三十一年實支月餉銀五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九兩一錢七分三十二年實支月餉銀六十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兩五分緣有閏月用數增多三十二年實支月餉銀五十五萬九千一百四兩一錢二分節年司餉郎中原報御覽揭帖可考歲用

錢根雖未濫額，每年京運亦未加多，然商省稽查何可不嚴？至於各營軍馬頭備各派，悉解該道查驗，可否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濫准，關領糧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發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一出入必關會乎兩司一糧一料，先請裁於臣等，其諸軍逐馬倒糧料截日住支，預補解驗糧料，方准造給新設餉單可查，終歲該道巡歷凡民屯鹽糧銀易本色逐一稽查有弊必釐，有好必獎，至若清本源敦儉約，減竊從裁冗役，嚴核軍儲，以杜侵冒，俱見在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七

平源堂

行度幾宿靈漸清，而經制無踰，理合 奏報。

一理鹽法，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款關鹽商之開墾宜復，奸商之賄買當禁，派中之定例當融，兩淮之浮引宜革，淮浙之私鹽當禁，五事為照。祖宗之法，召商開墾，輪粟塞下，故食足而兵強，自改折之議行，而今槩仰糴於人矣，飛輓不繼，而芻糧易窮，有由然也。茲按臣欲將彼中不毛之地，聽其隄募，開墾，永不起科，則曠土漸變為沃壤，而粟以裕食，人以實邊，其於積儲防守，兩有賴焉，制復其初，利垂諸久。

此鹽商之開墾宜復也。國儲盈絀，三軍之命，味關焉，各倉設立官樞，有常糧同知督之，防非不密也，而積書增吏，錢神可通，奸商賄投，弊竇百出，或以燕麥抵收小麥，或加收一二餘數，以抵鹽糧，甚至糧草未入，虛出實收，巧同鬼蜮，蠹慘賸疎，利歸奸囊，害貽公帑，非一大創之不可也。管糧同知有開井渠指常例，則弊自身開，奚以禁下，據議該道嚴為責成，一體連坐，立法既嚴，弊端自絕，此奸商之賄買當禁也。鹽糧引日，歲有定額，其時估斗頭，又當視豐歉為高下，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八

平源堂

豐年滿糴，則輸納易，凶年懸壺，則取盈難，商既樂於凶年之減，自無憚於豐年之增，是在該道調停區處，毋令失額，而又合於人情，每歲議妥，報部斟酌行之，此派中之定例當議也。兩淮引目，與九邊相表裡，淮引無壅，而後邊引樂中，邊餉無缺，自督保浮引行而正引漸課，銀借解於八年之前，而商儲支於八年之後，前銀未償，後課又急，商困至此，極矣。宜行鹽止此地方，食鹽止此戶口，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以故先年為劉哮為倭虜為大工，俱宜增引俱旋。

行旋止蓋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耳今浮引盛行若不亟爲停止則兩淮正引終歸壟闕九邊之引皆弗獲售七十萬之軍需安所從出顧可令帶機赴戍枵腹荷戈乎故停存積以疏正課不徒蘇淮商之困實以紓邊餉之急則兩淮之浮引斷斷乎宜早停者也查禁載在律例非產鹽處所夾帶至三十斤以上者罪遣毋故乃有豪右之家怙勢影射大猾之輩聚黨窩藏駛運滿道捆載蔽江巡邏官兵多有畏兵仗利餽送明知而不問其徒搜肩挑背負以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糶堂

真私益盛而官鹽壅引目之難消良有由矣相應申飭嚴禁責成於法道時加查訪此淮浙之私益當禁也

十二萬六千之多聞臣所以有激而陳也今議延鎮不毛之地倣古之法令商開墾輸粟上倉法亦良美漸當講求至如戢奸商均派中停浮引遏私蘊華小票禁重包種種時弊是在淮浙司鹽政者加之意耳至於益糧出納之弊奸商倉攢明加暗扣蠹敗甚久已行該道嚴加搜剔理合 奏報

一修險隘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緩三路俱係虜衝東路多山起伏斷續河口衝決無常中路沙磧難守西望則沙洲隨撥隨壅無論殺虜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糶堂

窺甚易仰欲加急版築勢亦未便今議要將三路城隍俱用磚石以次包修而黃甫川等處尤應亟圖至於河口大小不一之處俱用礮石架牆之法河口兩邊用石堵口上架松木作牆脚以便礮石高至四尺而後牆土如無松木以他木代之其河口大者酌量水勢多開數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即虜大舉折牆亦費工大應兵漸可集矣各邊河口俱可做行但在任事之人能察緩急因其要害務求實效則事無有不濟此誠治河禦虜之急務應如所議但查東路黃

而川鎗差栢林清水高家等處各城堡去年四月內該鎮督撫官具題本部覆奉欽此俱用磚石包砌去後無容再議內有河口處所及其餘未包城堡俱移文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卽選委廉幹官員一上上察次第修築不得視為虛文務臻實效修完工程造冊繳部賞罰統入修工疏內回銷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安民惟恃險要延鎮中東西三路邊垣繫紆千二百里橫當河套一牆之外卽爲羣蕃險要之設誠不可一日遲緩者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邊防

平露堂

入境之初巡視邊垣沙壘隴脫隨探隨平徒費工力難禁風捲除中路及雙山堡先已包完外其黃甫川栢林鎮羌清水營高家建安大栢油永興孤山瓜園俱應磚包三十五年二月內已該臣會同督臣具疏題請該部覆奉明旨見今以次委官包修完日奏繳其西路城堡改遷龍川城工報完已經具奏各堡見議包修緣班軍分派難周以次議題至於三路河口穿牆水勢稍小者先已騎牆修券洩水外惟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山水彭

湃暴雨泛漲流沙淤壅修築殊難爲工臣多方踏勘輿論會同行令該道將領等官務要明烽偵探比常加謹有警風馳堵截毋墮賊計其榆林大城迤比紅山市以臣先已題准建築款塞鎮北崇臺工已就緒見在查明奏繳登臺瞭望可及虜地百里之外一有蠢動情形我已先期得之臣等已行二道着實舉行理合奏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邊防

平露堂

一練兵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禦虜安邊全賴兵馬兵馬操練全賴將領將領得人始練兵有法而營壘自可壯矣今延鎮兵馬額設五萬有奇僅止二萬堪用其餘占役者徒寄空名於冊籍老弱者徒糜糧餉而無用卽有一二健丁將官不能以寔操練徒眩耳目已爾求其鎗砲弓矢之術十不能一二營伍之虛誠未有甚於今日今議要革虛冒汰老弱工技藝齊心志勇膽氣擇將以訓之使弓矢之精者教一隊之弓矢火器之精者教一隊之火器刀鋌戈矛之精者教一隊之刀鋌戈矛如能聞鼓先登稍難用命賞恤必加臨陣退避望塵奔北誅罰不宥

與士卒同甘苦，勿為科歛之舉，體恤邊外戍軍勞苦，其於內地，以食糧豐約之，以戍哨更番之，推鋒截殺，旁近傳聞守堡，分別等第，以月報鼓舞之一，樂私逃，嚴禁以法，務使兵將合而為一心，紀律無少後易，此古人練兵禦敵之道，至今稱述，今之為將者，每事竇緣，而專以剝削為務，其於練兵之道，全未有聞，邊事所以日至收壞也，必內外用人，擇其可否，毋聽請託，凡舉薦將材，必要詳察其兼勇，如內而守備以上，外而操守以下，有濫推混委，悉聽科道糾劾，此誠正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部

奏

澄源之傳論應如所議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戎之道，固在兵馬訓練之法，尤藉將領，領延鎖額兵五萬有奇，三路一千二百里長邊，擺邊守墩，守堡，守城，守門，守運，邊報京巡，巡捕聽差，入衛各官，奉例軍件，俱在其中，各有信地，各有統率，其堪戰者，則東路黃甫孤山，神木高家，回營，西路定遠，安邊，寧塞，鎮靖，回營，中路青平堡，寧正，標在石六營，臣入鎮之初，因見各營官軍，各有各無定成，半係老弱，且出陣之軍，向習野戰，不知節制

會題為及時議修內治，定政恭請 明旨申飭舉行，以圖安攘大計事，內練兵一款，覆奉 欽依，督行各將，簡汰老弱，編成什伍，自什長以上，將官以下，節節而制之，弓矢火器，一教上十教，百教千，千教萬，臣與總兵官下威，躬行校閱，嚴明賞罰，輪番操練，有不習者，輒以軍法從事，見今教練已成，生作非退，整齊價便，善陣善戰，似為可用，至於來薦將材，臣先行博訪，再加面試，或取於行伍，或取於廢閒，真知可用，然後登薦，兵部用將，多因臣等咨揭，毫無私徇，以故三路大小將領，多稱得人，一二年間，閭閻套夷，寂然無譁，似亦用人之效，按臣條議及此，誠得簡將治兵之要，見在舉行，理合 奏 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部

奏

一、整器械，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疆禦寇，惟火器火藥為得力，其置器宜堅，其裁藥有法，斯臨敵有所取用，今該鎮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之後，已折至四萬餘斤，軍器頓少七千三百有奇，此皆典守者弗加意收貯者造之故也，今議要藥料收貯，務要乾燥，不時晒晾，若有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軍器

製造初責成監造之官禁其粗惡責看守之役禁其
繡蝕廢相沿積弊可革而臨期器械不致缺少及伺
連虜衝突木棍三眼鎗弓矢相持攻擊步難取勝要
倣倣武穆用麻扎斬馬刀翼以藤牌之法及備藏虜
旁珠二砲雖虜所懼然難揚難發不若將三眼鎗改
爲單眼鎗其鐵筒改長二尺餘界線測虜中藏火藥
鉛子既深所及必遠又每鎗備鐵條一根以便入藥
且遠可以火攻近可以擊虜至於遠鎮百子銃射打
既能及遠轉換又可隨機此按臣聞之該道邢雲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志

五

者夫在遼東既可藉以破虜延鎮似亦可行應行督
撫衙門一一查照原議酌量便宜舉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軍中長技全賴火器
必造作如法方可禦虜必收貯如法方免使仇令見
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耗損爲多鑑其往轍議藥料
收貯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若軍器監造者戒其粗惡
看守者禁其繡蝕如有敗壞各治以罪令其時實度
積弊可釐而器械整飭至於舊造藏虜旁珠已重而
難携三眼鎗短而失近重者可議營固不可獨資仍

留備用短者可增長而亦可及遠皆爲有見臣入鎮
以來查驗火器多不如法已取原任都司朱騰擢將
貯庫火器一一試驗講求有可仍舊用者有新改造
者如隨營滅虜旁珠等砲皆改輕便百子銃大追風
小神鎗創新製造三眼鎗短者加長斬馬刀營中舊
有惟藤牌南方便用可行議造凡諸火器火藥足備
禦虜之用理合 奏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志

五

一收胡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疆場
戰馬不必專依胡虜貢市馬匹求之內地未必皆無
但在軍士不能一意飼養耳如京城三大營馬匹初
領時非不强壯一經軍手將料銀侵蝕不一二年而
馬皆斃矣沿邊各路馬匹水草頗饒而料銀不能盡
充餵養且軍士有畏敵而戕之者有臨陣而奔之者
又有上班圍獵而被虜賊盜搶者內外馬匹朝入職
此之故今議要內責管官外責將官如軍人領馬飼
養倒折太多併將營官一體罰治則馬自然蕃息此
誠蕃息戰駒之論至於所議款虜貢市馬匹中國
不過藉此羈縻夷虜原非專於得馬以備戰守今各

虜既將不堪及損傷馬匹貢市則撫夷將吏委宜慎擇不可一槩濫收以墮役虜之計通應如議移文內外各該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嚴行申飭如有軍士領馬飼養侵尅料銀致馬損傷數多者議照分數將各該將官着實查叅不得姑息貢市馬匹如有損傷不堪運用務要查驗的確可收則納不可收則繳毋徇虜欲以示怯弱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追敵全賴馬力然良馬宜內地求之不可專倚胡馬惟是各營堡馬匹非無壯者緣軍丁料銀往往侵尅馬多餓困而倒損隨之近因總督題爲乘時治安整飭兵馬以壯邊疆事例通行鎮道將領操防衛所等官加意馬政稽覈休之勤惰覈椿銀之充欠分別賞罰足示勸懲臣又牌行三路專責將官稽查軍丁養馬芻豆有無侵欺所養馬匹果否臃壯舉備騎征如或倒折太多營官將官一體叅罰至於夷酋款貢市馬初頗臃壯後乃生心所進馬匹多以瘠癯充之不則嚼沙斷舌剪鬃割尾徒具馬數總不堪用去歲互市臣等再三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丁嘉會

飭撫夷將吏亦宜慎選可用者留不堪者却不可一槩濫收以墮虜計按臣復言及之奏宜舉行理合奏報

一散逆黨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方夷漢相和竄入詐降不時有之若守邊將吏不加意盤詰則內而亡命之徒以虜地可爲藏身之處不法之事無所不行外而作奸之虜以中國可往探聽消息洩漏軍機在所必至今議要嚴防出入使漢人不得勾通如有叛去者必置之法夷人不得內入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丁嘉會

有真降者必分其勢雖今延寧甘肅遼東諸鎮皆以收降可以離賊腹心又可以得其險易情形然而降虜大衆其勢必致復逸爲中國禍自古有之不若於收降之時高散之之術如漢人來降必審其籍貫押解原宗而後收之不使留住邊塞夷人來降必有妻室方准收養每歲通鎮止許收四十名每營散處十餘名以爲嚮道衝鋒之用務要安插駕馭教習有法與漢丁相兼而用此誠遠鑑晉魏雲擾之故轍輿思國家近日之時勢效倣郭欽江統徒胡遷處之

策而行之憂深遠慮思患預防誠於邊計大有裨益
應通行九邊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酌量施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邊方夷漢相鄰義民
或自內而出降或自外而入皆不能無若不加意
撫恤內外交通漏洩軍機干係匪細然奸民之出也
或因侵欺官銀或因傷敗倫理法不可容故逸而出
降夷之人也或因饑饉所迫或因夷酋生事就非永
活故技而入亦有點膠竄邊計降探聽詞我虛寔透
我消息往往有之故必紀綱振舉邊防嚴密使姦民
無自而出其降夷役人者近日各將冬收爲衝鋒之
用頗得其力但在處置得宜或編之什伍以制其姦
命或分給營路以散其黨與漢夷之入或查其籍貫
解還原籍取具收管或雜之卒伍互相覺察貴之教
勇大抵取其道但詐成作使而守邊將吏尤加嚴
防聞臣所陳皆爲得策已督道將遵行理合奏報
一節撫賞該兵部覆閱視接臣余懇衛條議謂叛送
無常貪婪無厭者夷狄之故態恭順則撫背則剝奪
中國之權宜今上失免難就爲一柶之長乃不能控

制諸虜莊禿賴昔年殺擄於東火落亦亦計於西沙
計等酋皆聲援助暴者也雖中有黃婦明愛等酋稍
稱恭順其沙忽兒七酋又火沙之羽翼是以火酋市
於寧夏住牧西路索轉堡賞東路亦有此賞特未甚
耳然既領賞於寧夏自難復賞於延綏後因屢被要
挾賞額有限儒將所以剝削老軍每名甚至一兩成
卒枵腹今已極矣雖各酋去歲屢犯屢創隆冬草枯
懼我搗剿無奈免黃婦乞款以免移帳服罪乞盟其
狠貪要挾故志猶然在也其駕馭之方不可不亟爲
之圖者議要各虜恭順一年則准一年之額賞若此
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若陽順陰逆則革賞而議
戰不許額外科斂添賞不得因循市款以示虛弱彼
果跳梁厲兵秣馬大行搗剿要在自強至於撫賞時
務要一面防範不虞一面開誠布信如將領有嫻虜
而馳備交虜而釀患俱重處不貸此款雖節經督撫
具題本部覆議中飭去後今按臣復詳諄慮及或
亦確有見聞以爲邊防至計應如所議
前件俱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延鎮套虜支繁勢均

力敵各相確長年米小醜款而後叛叛而復其不知
宣大一款之後久而不變良有以也其賞實彈至
三萬八百餘金俸項奏補歲額不出四萬臣入境之
初正值火擺諸西陲實跳梁東西三路三次入犯
三性其鋒諸酋畏威乞款已經題准續成款履臣
思諸酋所以挾賞者由於賞額之未定也賞額之未
定者由於帑府之私囑也當其講款之時臣行三道
清查賞額造冊報臣一樣二本印與合同一給夷酋
照額領賞一給將領照額給賞發冊去後中東兩路
皇明經世編

將等官着實遵行理合 奏報
修復邊垣扒除積沙疏 扒沙
題為恭報修復邊垣扒除積沙保固疆圉以水治夷
事據榆林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許汝魁呈稱萬曆
三十七年內蒙臣憲牌照得榆林沿邊一帶地多漫
衍無險兼以沙積壅若坦途虜易窺伺亟應扒除仰
道即便親詣沿邊踏勘積沙處所作何扒除取臺低
矮損壞不堪作何增高分別衝緩某處先修某處次
舉軍人作何派撥錢糧作何處備工程作何稽查造
冊呈詳以憑酌候興工該本道會同鎮守延綏總兵
官張承鳳親詣沿邊踏勘積沙形勢甚大逐一丈量
本道所屬中路一帶東自常樂堡起西至清平堡止
俱係平牆大決間有高過牆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
今據城堡同知陳效忠呈稱查得中路原築邊牆二
百四十餘里高建女牆二丈五七尺今自萬曆三十
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動工扒決間又因地方荒歉
饑民甚衆蒙本院軫恤欲活其命以藉其力牌行本
道除老弱殘疾就食粥場外中有強壯情願赴邊作

工者日給米二升，衆民樂從，亦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起，同前班軍協力併扒，至九月中扒過沿邊沙荒，東自常樂堡一墩起，西至清平堡一墩止，共長二百四十六里，榆林等堡、井河等處大沙北牆高一丈埋沒墩院者長二萬三千八百三十八丈三尺，需水等堡防胡等處北牆高七八丈，淤墩院者長八千四百六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櫻桃梁等處北牆高五六尺，及與牆平厚濶不等，長四千四百二十六丈五尺，通共沙長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三丈五尺，俱已扒除到

五厘，吊橋木料銀一十兩四分，通共銀六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三厘，饑民日有數百餘名，支備荒米二千四百六十六石六十一升，班軍行糧支備荒米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十二升五合，料黑豆一十二石三十九升，原係班價，買共該銀二千九百八兩八錢六厘六毫，并前鹽菜等銀，俱於新建庫班價銀內又支主兵米一千八百五十四石三十四升五合，料黑豆二十三石二十七升，客兵草一千一百九十二束，兌買銀易米一百八十一石六斗四升五合，俱於廣儲二倉各照數開銷，及查工程丈尺，用過錢糧並無虛冒，爲契中路邊牆三百餘里，自隆慶末年創築，磚相並，雖堞相連，屹然爲一路險阻，萬曆二年以來，風壅沙積，日甚一日，高者至於埋沒墩臺，卑者亦如大堤長坂，一望黃沙，漫衍無際，奔過者屢議扒除，以工費浩大，竟爾中止，以致虜騎出入如履平地，或掠行人，或劫我牲畜，恣肆侵軼，莫能防禦，傷足於軍，畏途農廢，常業茶薪之餘，將無已期，本院念及邊患，謀先來土，決意扒除，刻日興工，仍召募饑民，協同供役，各官

亦同軍民露宿風餐朝夕督率惟是軍民踴躍忘勞拮据奮力甫六閱月而人工告竣查得九年議築邊牆二百餘里曾經題請發銀八萬二千一百有奇歷三載始能就緒茲者雖云修理舊工然而積沙踰壩或一丈或五七尺厚濶三五丈不等工亦相當班軍行糧蔬菜口糧等銀不及原用十分之二而沿邊一帶煥然如新不可謂非大工所據在工効勞各官應否叙錄今據前因該臣議照邊垣之設所以外禦虜患內衛軍民其關係最重也中路邊牆延袤二百四十餘里創自隆慶末年漸壞樓櫓非不聯絡峰嶺足限內外奈何累年以來風沙日積墜阻盡失低者既與牆平高者過牆幾倍連年虜騎充斥出沒視若坦途前此撫臣非不屢議扒除賊緣工多費鉅未易輕舉軍驕卒惰勦多掣肘如萬曆三十年間撫臣豫維城倉然行令興舉大役旋以群譁而止此後懲墜廢食不復敢議扒除事矣臣蒞任以來日擊邊沙高過鉅城患在巨測欲議擱除未敢輕率先築鎮北崇臺聯絡動靜以代虛謀再挫猛敵諸酋擢兵塞外以

使羣暴於是猛舊遠遁虜營稍寧方始會行鎮守總兵道將等官多方籌畫從長計議備調東西兩路班軍共得二千餘名時值饑民千萬成羣就賑鎮城臣令壯者赴邊扒沙兼行賑濟當時群議猶以積貯有限恐不能給臣與道臣許汝魁謀之議發臣所那僧班價糶米備荒食糧與主兵糧相兼供給臣調諸將更迭領兵出邊防虜火砲弓矢陳設甚具如對大敵無隙可乘班軍饑民始得畢力從事六月之間大工始竣事雖半而工則倍之非直數十年難竟之工一且底績而二百里極衝之邊鎮然改觀內地藉以保障邊民永有利賴矣

發虜大舉屢犯疏

詔照河套諸聽撫效順者十分之七惟汝舊恃其狡黠分外索賞跳梁無已自春至夏節次犯邊屢遭挫斃入秋八月間知我邊備甚嚴乃夾明酋代伊乞款陰借河東達虜五六千騎臨邊聚結要我一十六事其大者一則索要監市官二則每年賣馬一百二十匹該銀一千二百兩三則索歸屢次降夷其餘瑣屑

本眼縷數。蓋示我以必犯之形。挾我以不得不從之勢。臣等知酋原非誠意求款。不過持強要挾耳。此時若峻拒之。是速激之戰也。若輕許之。是明中其計也。於是議行道將等官。多方講折。往返不啻數四。延至九月終旬。要挾不遂。虜眾草盡。明酋先歸。酋亦遂遁而退。入冬以來。酋復遣賊夷沿邊竊犯。大舉零犯。數十餘次。十二月十五日。虜在高家堡。以三千騎穿塞而入。十六十七兩日。以一千騎壓境狂逞。我兵設伏有備。用砲敵打拒堵。出邊酋乃聚兵邊外。擁眾燒我墩房。殺我墩軍。勢甚叵測。右營援兵一千。糧草缺乏。難以久存。而賊勢益西。漸近長樂。蓋以邊內年節貨買人多。一時突入。必可以逞。東路烽傳。日無停晷。臣等與總兵道將會議。此酋知我大兵不出。逞其凶悍。使凌無已。路斷人稀。眾怒沸騰。禍將及已。始發各營兵將。大將親率東援。賊果大舉入邊。突遇大兵迎敵。長驅席捲。斬虜首一百二十七顆。酋始氣奪。不敢復近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唐允諧尹李參閱

徐司馬此書封貢始末疏

疏

徐宗濟

以唐儀宜疏 北齊書

臣等中國以夷，不外感其兩端，習上籌邊，要在端倪

莫測，河東勢薄受封以來，四十年，中外又安，不可謂

非和戎之利，乃唐儀宜疏，臣等六年不成，去歲臣蒙

皇上任使，三月入境，五月間，下唐聚應，彼時十二

部落，解聚唐營，倘無要挾之請，則取結請封，一月可

辦，乃下唐婦人言，十數日，今日成婚，不日中國自

然差官請我封王，須當告知我資方可，允許衆部且

散，待後再約臣知其謀，若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一月

之後，唐婦見計不自方始，人報婚此其妄意，要挾

爲惡之役，一次五路向來，集唐婦下唐成婚之後

以爲可以大衆扶立，言亦可以大衆挾中國方差夷

使一百二十餘人，投票下唐講求先年史事之叛使

伊取還宣大，許資金銀，蟬衣虎豹，水領十年，未與今

當補給其款，其各其氣，其惡臣雖折之，不敢再微，然

其妄意要挾爲謀之狡，二矣，下唐聚應八月，不言請

封去冬，乃差使言于撫鎮，挾要得勝，水泉加馬二

千餘匹，金銀資物十倍于前，方始投結鎮守，客爲臣

言臣等設謀挫之，此其妄意要挾爲謀之狡三矣，夫

王封至貴也，款市至富也，下唐不沒沒求封而反生

索高價，何也，蓋知中國安設之計，急在一王封而

又知款約所恃之人全在一老婦，是以故意遲延，欲

我差人往求正墮其要挾之計，即捐二三萬金爲媾

而款約尚不可知也，臣雖不才，豈敢慮之不深，輕墮

其計，且以皇上之聖，中國之強，不以此時申國

威而破唐膽，反以三鎮之安危，寄于垂老之唐婦，似

如唐婦物故，款約不成，三鎮將無以自立乎，且安能

保唐婦之終無他故，而唐盟之終于不寒也，故今日

之計要在以自強爲主，而不必急求唐王之封，待唐

言之未下，我西門而竟之，明大權在我，足以制唐西

之命而欲約可堅也何也我所以招三鎮十警石之安者不必盡出一王封而我所以使虜酋不得不求封者不必盡恃一甥婦也今虜酋報稱取結似已有期而臣終以爲不必急求者誠見大我急則虜緩我緩則虜急其機間不容髮恐不知者或以欲速敗臣之謀也要以秋盡爲期封事無有不結之局矣大播商物故至今六年封事不咸不待豈以數月而不可符哉臣報期雖寬或結局不至于秋盡亦不可知而臣不敢以速成自許者益虜情變詐無常前次

呈明經冊

全司馬

卷二

平露堂

揅商之封 朝使臨邊俗商故意作難不肯受 執自四月至七月萬虜壓境要挾無厭邊內亦聚兵將萬餘環甲操兵晝夜嚴防糜費糧餉無算數月而後受封今日之事豈可容易但當靜以俟之不可期速功而先自撓也漢趙充國之對宣帝云兵難險度馳至金城關上方畧老成於處事慎重如此大西羌易與耳北虜之強視西羌何止十倍臣豈敢以易言之故爲 皇上陳其機宜如此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行臣等遵行則戎封足以示重而虜志亦不敢輕視

矣

請嗣封爵以順夷情疏

臣看得嗣封事體重大計處貴乎周詳當即通行三鎮撫鎮兵備各道從長酌議下石虎既係嫡孫即今請嗣應否准從各商保結可否憑信嗣封之後能否約束群夷貢市機宜有無克禪悠久其下商所遺龍虎將軍應否與伊嫡子襲替節封約法作何申明未盡事宜作何議處更革之始先事未善者作何改正既封之後後害將萌者作何預防并一應計處事宜

皇明經世編

全司馬

卷二

平露堂

查照搭力克襲封事例明白回報以憑具題去後續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汪可受咨據山西布按二司兵備守巡冀北道按察使郭顯忠右叅政韓策副使上述古食事楊述程會呈職等議照北虜自俺答解辦受封比錫國四十年來臣服如一遑降晏然斯亦已事之明效已近雖揅商物故忠順繼亡而貢市無擾恭順有加今卜石虎既係虜王嫡孫世及之典爰有定序既循往日請封之例上乞 天朝錫爵之榮卑辭款塞備極恭懇且又東西部落同心保塞願

聽約束未敢 大朝今據各部酋僕兒都司占能等

李衆請 封前來委應准從呈乞早爲具 題以慰

夷情所遣龍虎將軍應侯卜石兔生有嫡子襲替以

永堅順義之心其封貢典禮與夫市馬撫賞等項業

經三封成案具在無容別議合照先年定例再一中

飭務明格遵舊章永堅誓盟以勿負 朝廷爵賞之

盛典可也惟是夷狄犬羊情形叵測萬一請求無厭

勢必竄從幸有他虞俄難預料似宜陳兵塞上謹機

烽煙預峙揆諸之儲倍極兵將之選礪刃秣馬以須

明新世編 卷之三 余司馬 卷之六 十露堂

以示赫濯之威一以折驕悍之氣要使操縱變化

我旣得以制其進退之命而機權莫測彼自不得以

逞要挾之技庶 中國之體常尊而黠虜之恭順世

世無替等因到職會同鎮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

王威議照 國朝和戎事體真有卓越千古者無論

封賞名正比於朝鮮等國無加除印督撫之所與

虜王心向牛粟亦付以一紙口實單較朝鮮移咨生

來體更有殺戮其所差來頭目卽至尊貴如王婿國

舅之類見我將官泰過以上無不屈膝作撻尾狀求

鎮歲額撫賞銀俸二萬兩以上市木銀十萬兩雖屢

次襲封及每歲叙陞頭目例有增賞而朝回暮三木

出此數益皆取諸嘉靖年間經制額餉之內豈有如

人言所云款後費多於款前者四十年來曾無曩者

不竭請 內帑之費而邊氓日闢土地長子孫獲利

實多總之款計稍便則王封當急矣第初封也俺答

稍幸於愛孫故我得四郎古以成之再封三封也黃

捨二酋皆政歸於閼氏故我得因忠順以成之皆順

而易也自捨酋物故以來下酋以世次宜王而匪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余司馬 卷之六 十露堂

忠順則勢不能王彼其以少男從老婦則麋鹿之聚

難合以弱上依強臣則蜂蟻之戴難齊既麋聚而蜂

屯矣又以窮子作富想而豺狼之欲難厭所賴軍門

帷籌妙運恩威並行先選將練兵強內勢以杜其觀

望次用權設間釋外疑以一其歸向狡酋竟就駕馭

乞封委焉誠懇滿以爲許之便或者謂素酋構隙方

深封後虜情未定此彼家事也今素酋已先聚具結

矣雖聚兵欲爭王賞而停盟尚無顯跡大都諸虜感

朝廷之恩信已久懋市賞之資活甚殷近聞五路

之云：自有日所為，雖其主手者如廟中有神，衆人附之，一有言布施，神效即見，自絕不食也。此其真精可證。是或萬一彼中事體自亂，則我可因其合而合之，因其分而分之，亦可因其當款而款，因其當戰而戰。第其宜逆被他日不定之勢，阻其今日效順之精耳。今諸虜環遼瀋而待，朝命者不下六七萬衆，似應照黃指二酋事，倒速為題。請將卜否兇，襲封順義王，待其生有嫡子，仿襲龍虎將軍，以明世及之典。至於五路原校龍虎將軍，今乞陞都督，同知素

皇明紀世編

卷之三

十七

平露堂

蒙厚版都督僉事，今亦乞陞都督，同知元慎，擺要重切，近長邊擺腰已，陞龍虎將軍，而元慎以效順年久，亦北國乞陞彼大羊異類，既知以入朝官爵為重，似宜不增虛銜，以示賜摩，猛克台古乃投降，那吉之親孫，其首遺種，僅此一脉，今已年長，乞陞官職，尤宜精知，以風示諸夷。其卜酋為二弟，把兒慢台吉，他兒泥反，疾台吉，懇求官爵，亦自有節年加官事，例可長，已見是為議。請者也，自照夷情之狡詐，極矣。懇賞之，則本其實情，乃得御觀，觀血至水，冷草枯，自

度要挾計窮，而後通保結，聞有奸人為之謀者，日待封典，至日督撫不取，猶遲。朝命彼時可求索如意，而後拜此，雖不敢明快，而暗挾之意猶在也。似應明白題請封典，頒後仍相機行止，彼果無他念，則可成之。日久而不為急功，彼或有託辭，則可需之。歲月而不為緩事，總之存務固疆，固尊國體，而疏詞前後稍異，皆所不論。則表情雖狡，可以為我操縱，而無墮其術中矣。若夫約束自有定規，申飭總在軍門，其練兵馬以備戰修城，堡以固守，此則邊臣常職，無

皇明紀世編

卷之三

十八

平露堂

論款與不款，而皆不可一日懈弛等因。又准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薛三才咨據山西布按二司右叅政吳鍾英副使張經世會呈，議照北虜自俺荅內附以來，軍情寧靜，酋在在皆屬戎索矣。彼受我之封爵，歸我之職貢，有求於我，必曰討有得於我，必曰賞視我。一命之吏，誘若神明，奉我咫尺之書，珍同符籙，三代而下，中國制馭夷狄，從未有若今日之得體者。四十餘年間，蒙德之生，聚日繁原，隔之舉，聞日廣，邊垣屹若長堡，雖然，蓋亦名實兼收而公私兩利矣。緣

自拾遺物故下酋無寵忠順之應聚久積素戢之肘
擊殊甚誠者禦禦處款苟之中變而邊蠻之漸開也
未幾下酋以合譚者以寧統緒既明各分已定即今
明開通化循例 封各酋之保結可憑已往之規
條其在舉卜召鬼而王之舉卜召鬼之子而將軍之
以 朝廷之恩信一以堅夷狄之領罰事理昭
然實煩再計哉惟是改革之初計慮宜遠一切利害
委應請求除裝封進 貢事在雲鎮皆非各道所能
臆度與夫經由去處緊要街口分布兵馬以保不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孫寧

先已通行申飭無容贅及緣由具呈到職會同鎮守
宣府總兵官都督會事孫鼎熙看得卜召鬼原係虜
王孫發與忠順生前歲始結系既已分明事權又
復重一旦有各酋保結可據自應准其嗣封本酋既
耐舊封其原授前歲將領亦應准令伊生嫡子裝管
以結堅其向化之心此旨有往例可循無俟再計者
也今於邊患之預防與貢市之可久具機不在廣而
在內有司因循備此一言蔽之矣益五路雖殺今
老且病其意順亦不甚後似猶以為駕御若卜酋之

變許多端果難御其口邊境之憂也惟是簡練
我士馬繕固我堵堅修飭我器械植儲茂芻糧戒嚴
我烽堠務使戰守有備操縱自由然後可與申明舊
約可與講處事宜可以杜其分外之要求可以堅其
後來之恭順所謂以戰守為款可久者也不然而徒
恃款約以為周委金給以為餌彼狼子野心曾何變
足之有況狡桀如卜酋者能保其不反覆哉此軍門
屢有申飭鎮道將領所當實心奉行等因又准巡撫
山西右副都御史魏養蒙咨據岢嵐兵備山西右參

政李從心馬平帶管寧武兵備右泰政關士選會同
鎮守山西總兵官都督會事張國柱議得今日虜情
較先年迥異在俺各以猘獺之愛感我不殺鄭古之
恩今鄭古之事已遠矣在黃台吉捨力克以應聚之
欲惟彼忠順婦人之聽今忠順已逝矣則利漢財物
以外別無所愛於我今日 封貢視前雖不啻倍之
則計誠誠人可不周也下酋為搆前嫡孫亭當繼立
中國知之處中亦猶戴之各酋保結既至則 請
嗣自當從從具所遺龍虎將軍職銜比照舊力克襲

封替與伊子冕克白吉事例則今之應與伊嫡孫襲替自無待說也。封之後約束悠久有難必焉者蓋卜酋頭實繫于不誥大體用事頭目皆皆利無知之徒五路以扶正爲名而持方以收拾之今不惟忠順遜而五路亦老矣異日者將惟卜酋之所欲爲其能約束各部洛與否未可知也據今日卜酋之舉動能令貢市悠久與否亦未可知也在我者可封則封來貢則貢此不煩再議等因到職議照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藝義而貢獻者皆以禮讓羈縻不絕則今之封貢是已卜酋克爲捨力克嫡孫序當繼立况群酋之保結俱到叩關乞封自宜准從所遺龍虎將軍亦應傳及其子蓋冕克台吉事例具有無容別議惟是今日之情形視昔年有人不同者款貢以來四十年于茲房酋恭順彌堅無敢敗盟者以忠順爲之極維也今忠順故矣卜酋猶悍難馭惟五路之言是聽無端要挾不遂不已如此舉動而嗣封之後能否約束群夷貢市有無悠久皆不可得而必也無實原有定額各鎮自有舊規而水泉賞物卜酋欲比照大同

妄意勒索不知原有者既不能減而本無者豈可復增相應查照節封約法明文案以杜無厭之求此非所當申明者乎款貢之意蓋謂假款以修備非謂可徂款而忘戰也况永平日久隱禍可虞往復平陂理有固然款未可長恃也則大選將練兵修邊儲餉凡可爲戰守之備者當汲汲圖之則長勝之勢在我而款局之久與否可勿問矣此非所爲預防者乎至若伐日前要挾之狡謀建日後制禦之長策軍門已有必然之畫非本職管窺之見所能佐末議於萬一等因各備咨到臣及據總兵官大同王威宣府孫邦熙山西張國柱及三鎮官備守巡按察使郭顯忠等各議呈大較相同又據卜石冕差夷節投番文爲妻父耳六倘不浪討陞官職二弟把兒慢台吉三弟他兒泥反成台吉同心恭順俱討陞職又爲西僧乞益朝兒計喇麻勒化有功討加名號又討加市馬撫賞等項又據七慶大成把漢比奴番文稱我係先年同大把漢郎吉投降中國首款之人素蒙台吉是

順夫人雖故我同素囊毋子雨人外鈴東西而明部
瀋為守得勝水泉兩處邊疆一遵先王盟約一報
天朝厚恩不敢變心類乞軍門轉奏 萬歲帝憐我
毋子幼勞年久授我忠義夫人謹授素囊台吉鄂督
同知加費表裏又據兀倫台吉番文懇稱欲貢多勞
討陳龍虎將軍臣將各夷使似進堂下諭以 恩威
出自 朝廷非邊臣所敢專擅各夷唯唯去訖臣惟
中國之駭夷狄自 二祖肇庭拓穴以後未有如
先 皇帝與茂 皇上之得策者也謹答黃台吉槍
叩明世編
力克 世受 封疆場無違者四十餘年於各則解
臣納貢稽顙獻琛於請求則日乞 恩求賞口貢馬
互市非敢抗敵國之禮於 國體可謂尊矣查撫賞
馬價之費在宣南則撫賞五萬二千兩馬價一十八
萬五千兩在大同則撫賞二萬二千兩馬價十萬兩
在山西則撫賞一萬四千兩馬價四萬兩雖時有增
減然三慕河海之不出此數不過江南一大縣之
賦而足於費可謂省矣 修備則沿途一帶雄堞連
雲日增地險 生深明自辛未以來民至老死不識

兵革農獵其野橋人成功於保寧可謂完矣是西北
欽貢之利不得策而知也惟自萬曆三十五年擒酋
物故以後封事五年不成一期忠誠困老而拒婚二
則素酋睥睨於非冀五路雖欲挾婚而不能使忠順
之必從雖料集七十三酋以愚喇素囊而不能必素
囊之不拒卜素二酋之構爭忠順一老婦勞難上張
五路以老酋從中佐間數萬達勞臨境而肆挾不從
則所在皆危從之則所費不貲成婚而封要挾得遂
則 國力疲不成婚而不封干戈相尋則款局敗此
皇明世編
撫臣勞伯傳報日異遼事萬分可虞一疏兵部虜情
變詐不常遼固及時當備一疏鑒鑒乎言之皆必然
之畫也然 皇上發食諸酋四十餘年 恩如雨露
威如雷霆諸酋豈其收忌而豈其收仰哉臣是以
布宣 皇上威靈不侈時而卜酋交合而聚三素酋
順旨而聽命封事之成固已有其機矣但卜石虎西
海處酋所求者不在王之貴而在王之富所索者不
在餽之中而在餽之外扶我市馬以四千計扶我金
銀以百千計妄意 中國安遼之策悉在土封故意

廷緩坐索高價我若遣一使招之正墮其要挾之計而婚不可成也 皇上明見萬里允臣馭虜機宜一疏臣得以不封挾之而三鎮撫臣與臣同心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三鎮道臣與臣協謀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三鎮鎮守諸將與臣同力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而夷使往來臣與中軍撫夷官多方操縱不失機宜於是三鎮邊牆無一隙之可乘三鎮軍馬無一處之不壯卜酋之計始窮虜婦之情亦順卜酋與忠順四月間調集部落六月間印結求封不虞忠順一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司馬疏

五

千露堂

旦物故群情幾離臣又差撫夷官一面出邊慰其哀情一面密授方畧聯其異志且草枯馬弱衆部思歸卜酋終無所容其要挾始令三枝十二部遣使投結於臣求臣轉奏乞封王爵臣面進諸夷於前逐一研審卜酋果否應嗣諸酋果否推戴遵約果否能遵諸夷果否能聽約束諸夷同聲應臣云俺答立法後代子孫嗣封以長黃台吉擄力克皆以長子襲封卜石虎乃擄力克長孫各分應立各部同心以爲當立卜石虎既立之後不敢不感 皇恩一意恭順諸

部落共保卜石虎封王之後邊約見在不敢不聽約東番無異詞臣始酌量撫賞遣令出邊靜聽明示旋報素囊白吉因忠順所遺賞物例應分得欲與卜石虎相爭臣尤恐一人之爭或以携衆部之志申諭五路兀慎諸酋云素囊既爭恐礙王封何不從中講明我方好爲題 請隨據兀慎等差使稟云外邊家事相爭原與中國無與况我衆部既已投結急求軍門題 請早得封王以慰外夷盼望之情且馬市未開撫賞懸望等情臣思十二部皆戴卜酋素囊一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六

千露堂

人焉能抗拒萬一狂逞則十一部仗大義而責之於外我中國嚴封守以拒之於內素酋亦何所逃且稱亂無形稽封非策相應題 請伏乞勅下禮兵二部再加計議查照先年擄力克襲封事例擬議上 請准令卜石虎嗣封王爵其卜石虎所遺龍虎將軍姑候本酋生有嫡嗣其實再請准其襲替并照節年常格給賞庶夷情可慰而國體以尊款貢之和亦可求保矣然我之所以王虜本爲借其鈴束諸部之力及其相沿之久虜反肆其要挾無已之謀今使

虜王足以制諸部。而中國足以制虜王。其道在可
合可分。可操可縱。施不測之恩威。使虜爲我用。不爲
我難而已矣。請爲皇上陳之初封俺答之時。與之
約曰。東自宣府。西至河套。責令俺答約束今宣府白
洪。自爲一枝。河套吉能自爲一枝。虜王所制者。山
大二鎮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之中。智力足以雄長諸
酋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以抗拒卜酋者。素囊台吉
也。公正足以攝服諸酋者。兀慎台吉也。恭順足以調
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先收此三酋。與一酋婦。審
皇明經世編

中國順者撫之。逆者剿之。何籍於王下酋之王封
尚不可得。何況額外之賞。故卜酋不得不畏也。及卜
酋收藏保結。不令諸酋投遞。臣又號於衆曰。衆酋通
結卜酋。不令來投。我將請命於朝。先開衆酋馬市。
見給衆酋貨物。惟卜酋之馬市不開。貨物不給。待其
悔過乞求。而後與之。則體面何存。故卜酋不得不畏。
不得不令衆酋投結也。此所謂因其勢而分之。使諸
酋合於我。諸酋合於我。卜酋雖欲令之爲不善。衆必
不與矣。此所以陰制卜酋。而不至於驕者也。然卜酋
雖無統馭三枝十二部之才。而有鼓動三枝十二部
之分。俺酋遺令立嗣。以長各分既定。至久不渝。卜酋
應立三枝十二部同心擁戴。絕無異詞。此所謂因其
勢而合之。使卜酋依憑於我。以顯制諸夷。而不至於
散者也。惟其勢不可以不合。故卜酋宜與之王封。惟
其勢不可以不分。故諸酋宜榮之陞賞。五路台吉見
職龍虎將軍。宜陞以都督同知。兀慎台吉見職指揮。
同知宜陞以龍虎將軍。素囊台吉見職都督僉事。宜
陞以都督同知。把漢比妓宜陞以忠義夫人。猛克台

古之如西親孫應授以指揮僉事此皆有功於我興之以獎賞之名而鼓其慕順之實者也至於卜酋之妻父母六尚不誤卜酋之躬把兒授古他兒泥反成台古勸成付事多所匡正應授以指揮僉事西僧吳乞益問兒計刺麻誦經勸化吏皆信之應授都綱各日查得劍應聖者不止此數此具有與于封事相應先為陞授應授勅者照例頒給餘俟進貢再為請陞未為晚也再照中國所以招夷狄者莫先于自強自強之道如大同巡撫所云預時模範之端皇明經世編卷之九

議擬請古聖授其邊備事宜仍乞天語丁寧通行三鎮撫鎮督員大小文武將吏各要遵順前議常如勞在日諒着定嚴防修舉用伐虜謀不得特款弛防護失事機庶戰守有裨而款局亦永固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

陳子龍臥子 徐守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雲舒章

張安茂子美泰閣

徐可馬北虜封貢始末疏

疏

徐宗濬

速補衛衛將領伐狡謀疏

自丁未四月間虜王捨力克物故以後，虜情反覆變幻，王封六年不成，今春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二台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徐可馬疏 上 嘉慶二十一年 徐宗濬

大集夷兵，以與素酋為難，素酋與忠順亦大修戰，其

以與五路為敵，此誠封疆危急之秋，應之稍不當機，

則呼吸之間，安危之幾，未有所定也。臣蒙 聖恩，用

臣總督臣卞永訓川地方素酋特差夷使入遊，迎臣

百里之遙，訴其構難之情，臣見素酋來意頗誠，而對

夷使諭以納貢之法，夷使速歸具報，臣言于是忠順

把漢素酋類首聽命，復來報臣，臣又傳諭五路，禁其

聚兵，第循夷俗，先與成婚，後議封事，五路亦聽臣言

半減兵馬，五月十一日卜酋忠順已成婚訖，此則專

爭既平，邊難亦解，似可坐待乞 封與之，還 結盟

復大慮矣。但卜酋忠順成婚之後，五路要挾得志，反

生枝節，又挾忠順，移誘酋骨梗于歸化城，又挾素酋

分其叔升大半與卜酋夷忠順皆不能從。五路言言

復聚大兵，與之為難，捕神竟時，忠順孤獨，又復差人

追詣哨以各馬銀幣方始肯止。忠順素酋安妥乎，恐

其復生他端，封事亦不能自主矣。夫忠順羣虜之主

也，五路跋扈自恣，忠順不能約束，素酋大集惟五路

之言為聽，則五路之靈蓋強而忠順之勢反孤，近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徐可馬疏 上 嘉慶二十一年 徐宗濬

五路遂生狡心，將以挾忠順之勢，挾中國矣。本月初

九日故差夷使一百二十餘人持票投臣，挾以難從

之事，先講宜府藉伊之力，摘回史車二匹，先年所許

金幣，峰嶺十年未與，今當酬給，次則欲增額外之馬

次，則欲徵非當之恩，中軍官就延春先傳票帖，臣一

覽之，知其來意，益欲借此以為兵端，且大言曰：此番

封事在我主，張非有厚酬，數年亦不能成，聞者無不

失色。臣嘆曰：殺酋後，要在今日再逞，然非臣敵也。

姑聽夷使不與，速見投意，中軍戴廷春及撫夷官馮

大衆皆言與之反言請急銷其雄心久之或使不敢復言然更使軍不敢言五路發情終不自已除隨機應變臣不敢言所急者在此遣將領耳大同謂總兵計輔令已陞任臣前會客兵部計補之缺應以北東路參將張萬那雅爾張萬那之缺應以固原參將李安昌替代近日新河口松苗部落賊夷因乘久雨是地傾圮又遑盜馬亦以新任守備史學光未到故台此失現今暫留本苗守口夷人迫馬議罰不為難了惟是上西路張家口五路地方臣已咨請兵部京師世編

推油陳倫尚未題 請亦不可緩若夫平虜備禦賀世賢乃總兵王威所用領兵官平日解衣推食恩義甚厚每一臨陣皆為先鋒情同父子先因王威晉歸聽用御史熊廷弼留領家丁五百名在遼應援賀世賢屢立戰功亦既報塞矣近日王威起用大同總兵翁封事未定五路征遼之時大將領兵官非素習戰何以威敵此時宜大較重賞世賢宜還大同仍以守備領兵官以吏留遼東相應也 請伏乞 皇上軫念邊圉危急 勅下兵部如前所擬將應推考速為

推補賀世賢即調大同領兵庶用人得宜而臣亦可從中指縱矣

歲元採擇疏

北齊封王

自億嘗受封以來四十餘年中外宴安可謂和衷之利但內信久疏勞志益疲意 中曰所恃全在王封百請封所決全在加賞安夫五月卜召龜策應之後三月不言請封密與蕭婦商謀我既成婚市曰必求請我封王彼時方好加賞物臣知其謀絕口不言封王事也下蕭蕭婦見計不行乃差役使來言皇朝世編

往歲娘子成婚便有差官請我封王今成婚三月何故不差官來臣應之日爾求 中國封王當差夷使求我豈有 中國請爾封王之理下蕭蕭婦見計不行九月間乃始差人請封然下蕭來書大言曰我心中心思兩國大事明白說與爾知道我要秦王名以秦王印信 勅書賞賜大水口與我市馬一千水泉西市馬一千陽和月馬三十五匹大同月馬三十四小泉管月馬三十五匹每年漆 欽賞二十分好人給賞一百分每月月賞金五十兩銀二百兩我說爾

修了我，即與我題。讀方遜係結等情，先見中軍官

戴廷泰、戴廷介問計於臣。臣令中軍官斥之以總督未到，爾五年不得成婚，今既成婚，未報。中國之恩，乃敢大言要挾，卜石免十分，不知事體。此稟我不敢

授總督，亦不許進見，拒之三月。臣方令中軍官蒞廷泰親驗新製火器，虜使竊視之，見號令一傳，三千火

器，特放打震人駭，地人馬辟易。虜使始噤指破胆，私竊相謂曰：娘子預備貢馬在外，進貢裏邊幹這營

生，却怎麼了？乃始懇求中軍官曰：卜石免的責，果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寫錯了，但今若我們到此，總督不容相見，我輩如何

回話？中軍官答之曰：總督在榆林，只曉得殺造子，不曉得封其

中國人馬八十萬，虜衆人馬四十萬，俱聽誓言曰：自

今爾家和好，永不相犯，如先背約者，有如此盟。今總督來此，將四十年大事，一旦壞了，豈是我虜背盟中

軍官答之曰：王相沿俱有舊規，如何卜石免要加許多寶物，此是爾先背盟與我總督何干？虜使曰：卜

石免雖說這些，爾家何曾便將這些與我。全望對總

督善言一句，容我相見，好歸回話。中軍官將虜使之言告臣，臣又令中軍官傳言虜使曰：爾家卜石免要

挾許多寶物，爾說我。中國三鎮邊疆全賴爾替我看守，爾說爾草地達子我總督管他不着，我直說與

爾罷。總督傳令與爾各家台吉，自山西水泉營至得勝口，責令素囊台吉看守，自得勝至新平，責令兀慎

擺腰台吉看守，自新平至新河，責令五路台吉看守，自新河至宣府，責令自洪大台吉看守，各人進貢，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

人領賞賣馬，不封爾王。如此爾家四十年王封，一旦烟消霧散，仍舊去穿皮襖，喫生肉，爾求王封，不可得

兒有賞加與爾，爾可思之。虜使乃大驚，相顧駭愕，面告中軍官曰：待我衆人出外商量，再見回話。越宿復見

中軍官曰：總督既不肯加賞，念我娘子四十年恭順，容我一見總督，面聽分付。中軍官復爲虜使通言，次

日臣方許見虜使屏息震懼，進言于臣曰：娘子卜石免差我來，稟封王大事，恭聽如何分付。臣問之曰：爾家成婚許久，如何今日方來講封？虜使曰：何因秋田

木我今收了方始得來臣又問之曰爾講封王罷了如何要添許多賞物虜使曰下石免西海窮夷今日恩請封王求與此賞物與他養贍臣問之曰爾家三世王封積下許多賞物馬價用之不盡何為要添虜使曰前王賞物馬價俱各分與部落本王各下實已無餘臣答之曰各部雖曾分賞娘子名下賞物當與王子同享爾未封王則封王再不要說起增賞一節爾回話再來臣發諭帖虜使歸報下酋亦大驚虜婦勸之曰我教爾不要寫許多果然討得個沒意思然下酋雖已灰心要挾意尚未已往來請折直至今年六月間酋見要挾不得方謀只揭忽有虜婦之變房中念經修齋復積一月有餘九月方始具揭請封諸酋果因天寒告假而歸昨聞朝使到邊酋亦傳調各部來邊臣已具虜封在邇幾事宜慎等因一疏題請封虜但當待其自至不當汲汲求之今聞邸報科臣趙興邦一本為虜封未安成命久懸謹陳揅緝之權以存國家大體事內言素酋爭請家事稍遲王封可慮二言臣等因虜來遲急為請

求不無要挾二可慮終之以收回成命待其叩關講求徐與原阿等因大素酋之爭家事亦誠有之然與王封無與臣等若聽要挾肯與加賞封事之成不至今日皆可無慮也惟是下酋受封之遲近于貌我王章被爵不絕此四十年來無此議論深足以尊國體而折虜情臣之所深服求廟堂一發此言而不可得也中外但知以封為封不知以不封為封三鎮人情之怯懦近于候大四十年來夷虜之桀驁甚于驕主臣下虜使訶之斥之不少假借見者聞者無不以為太剛不知不折之以威則不足以示恩不懼之以戰則不可以成款故臣于四月間謹陳駁虜機宜一疏內言臣之守三鎮不必專恃王封臣之成王封不必專恃虜婦止有見于虜情之積熾不可不障其狂瀾將士之積弛不可不作其銳氣振刷自今方可為百年長久之計今五路諸酋內向者皆已得陞素酋桀為阻封者亦已革面下酋孤雛耳何能為在今日請命而後歸在近日開命而報至既無要挾之態全無悖慢之詞我一旦絕之近于太甚姑寬

以待之不過三春之間當有替局之日且問君臣機
舊之言必破其指遲之臆斯助乎今日之封事其功
其不小也臣常言 國家版房當爲漢之強不當爲
宋之弱在今日臣宜申論科臣之言以憾房志而又
宣布 皇上之德以牧房心則威惠並行而封局可
結矣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覆行臣等遵行

庚酉未貞疏

臣接邸報見御史劉廷元一本爲牧房狂態方張封

事糾局宜善乞 勅旨臣速加經理以終舊業以赴

皇明經世編

新 命事大抵言卜石兔素蒙明詔舊撫衆十餘

萬部落四集要求百端而臣多方支吾宜亟請所以

紓目前之患釋擔之地等因蓋因傳聞卜石兔糾集

部峯臨邊進 貢臣離地方人心不無危懼故有此

疏然臣之慮此不爲無策請以房之情形與愚臣操

縱之計爲 皇上言之去歲六月初九日房王卜石

兔受 封禮成極具恭謹雖有所與素蒙相爭家事

祇候受封之後聽憑五路台吉會三人謝諸夷與之

司分不意卜石兔進馬期 因之後五路台吉得病回

與木幾物故房中無人主事三酋家事相爭未決今

春房王卜石兔有書求臣代伊主張臣以五路台吉

之弟宰生台吉者聰明知理恭順足使諭令糾集諸

部貢以大義前與三酋解紛素費久不肯服蓋拾力

克與房婦三娘子存日大同得勝市賣馬一千餘匹

山西水泉市賣馬一千餘匹房王房婦原是一家無

分彼此及捨舊物故增酋長子之子卜石兔側當受

封素裴爲房婦親係止當受賞此酋狡黠多謀內恃

房婦之愛竊窺王位方阻卜酋不許受封自丁未至

皇明經世編

辛亥久持未決及 皇上用臣總督素酋方肯屈服

卜酋始得受封房婦雖與卜酋聚處然辛亥五月成

婚壬子六月物故素酋亦未肯尊卜酋爲房婦夫也

况夷狄之俗父母身故所遺家產偏與幼子素裴日

兩鎮千馬是我祖母所遺我應獨賣卜酋日前鎮千

馬乃我房王之物我應獨賣彼此相爭不肯相下房

王曰 中國之令每年進 貢一次方許開市一次

倘既獨專賣馬我不進 貢爾馬何時得賣以此挾

制素酋欲示其馬房王又謂諸部曰爾衆不與我斷

家重我不進貢爾市亦不得開以此挾制諸部欲令
衆同處分多分其馬各寧下全肯 中國之力以自
立君臣爲之糾集部落則部落不能齊素囊亦畏
中國之威以自歛非有中國爲之鈴束則素囊之
橫爲難制下酋講封之初臣非料素囊一枝爲疑兵
則下酋之要挾將無厭足下酋交付之後非臣能合
散諸部則素囊之阻梗將無已焉 恭欲二酋外相合
以尊 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心又使十二部外相
合以聽下酋之約束而相予以威 中國之恩威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上

中國永享太平之福而絕無夷狄之禍此臣之密
機未可以告人者也八月間諸夷止會與素囊講處
家事一旦聞 皇上用臣回部下素二酋與諸部夷
人皇恐不安相率調曰受了 中國大恩久未進
貢軍門入 朝必曰我不恭順家事是小進 貢事
大且置家事莫講約去進 貢及間臣不候代而時
入 朝又相率差夷五百餘人入是留臣臣遣
之許其來 貢而 皇上嚴旨催促再 問臣方從
皆亦有背促臣臣心口自語曰臣遠離地方則稍拂

人情欲候諸夷 貢到則久稽 明命臣召總兵上
威協之曰虜王求 貢我欲入 朝將如之何王威
封曰尤邊事大大同事小虜王之貢自有舊章事非
難處威當任之臣又謂中軍官戴延春曰今 嚴命
催督甚急虜貢何以待之戴延春對曰授職力畧無
不遵行臣再請二臣曰依計而行臨期有事再與大
同撫臣石崑玉商確而行求貢之式進貢諸部例有
陞賞應告署事宣府撫臣汪道亨計議而行臣至兵
部從中調度隨機應變更復何憂臣始於本月十八
日自陽和起程次日行至蔚州接見臺臣之疏欲臣
速加經理經理二字自是名言惟速之一字則未可
欲也何也夷狄何我鼻息聽其自來則彼輕而我重
我求於彼則彼重而我輕 貢者以下貢上之詞有
求於彼則體義無求於彼而彼自來則體尊方今三
領虜情尊 皇上如大畏 中國如虎自臣入鎮以
來四年之間祇有一夷主事者乎無論生事去年臣
授 封之時比效素囊差夷率慕曰往年 頒封中
國兵馬守邊今年 頒封台吉差人守邊臣慰而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上

之自山西至大同沿邊未嘗多費兵馬未嘗多費沿邊糧料此萬耳萬目所共見聞臣敢佈說此亦可以明夷人之不敢不恭順也臣今入朝若以後禍遺地方若以難事遺後人皇上舉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況臣明執兵柄夷雖犬羊頗知利害臣有以知卜素諸酋之不敢也臣向來矢心爲國家幹實事嫌於自伐今爲空臣之言不得不進其顯末如此以安內外之心臣心實耻之至於臣之進止惟皇上之命臣不敢專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料理馮虜疏

馮虜封貢

臣惟虜之難馭也自古已然矣然在中國之自處也其國勢欲強其馭虜也其見機欲審其應機欲當非可以嘗試而漫爲之也北虜自俺答至今受封已四世矣然自擠力克以前其投封頗易自擠力克以後其定封甚難何也俺答之受封也以尊孫之有中國也自台吉孫力克之受封也以虜婦之中土也虜婦聰慧善謀兵權在手上传虜王下撫諸部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當時所難者只在虜婦之不肯許

婚虜婦許婚則封事指顧定矣然擠酋之封不可謂易中外所知也其難於始而易於終者以虜婦效順中國受封之後修貢開市循例而行不復爭也此所以易也若卜酋之封也自丁未至辛亥虜婦不肯許婚素囊阻梗無已所以然者素囊欲篡虜王之位因以擅市賞之利虜婦不能制也卜酋欲襲虜王之位又欲專虜王之利素囊不肯分也辛亥卜酋雖與忠順成婚而兵馬向在素囊之手所用中國亡命如中行說者千百成群咸歸素囊即虜婦未故卜酋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徒擁虛名不能有所主張虜婦既故卜酋雖受王封而與素囊爭分家財久不相讓今虜中主事無人兀慎老矣無能爲也五路故矣不可復作也五路之弟打賴宰生台吉者雖頗聰明知理恭順堪使然夷狄之俗父母故後所遺家產原歸幼子素囊執此之例宰生台吉亦無如之何卜酋必以襲刺之故定欲盡得虜王之賞素囊必不肯讓虜王必不肯止臣欲代虜分家豈國體哉卜酋去歲受封之後十二月曾遣二弟班兒慢台吉他兒泥台吉挾持弓矢撒袋前

來進貢行至素囊地方又爲素囊邀留曰家事未
安如何進貢卜酋二弟又復回巢此素囊阻貢之
情大同全鎮所共知也今十月間聞臣奉 旨回部

素囊頗分與卜酋馬二百匹求伊進貢卜酋嫌少必
求多得此房王挾素囊之情也臣雖屢差通使責以
大義卜酋終以家事未安欲借 中國之力以挾分

素囊之馬故遲延其來爲挾素囊非敢侮 中國也
臣之處此但行令臨邊將吏姑停大市必待 貢到

而後開素酋欲開大市必當與卜酋分家素酋與卜
酋分家則卜酋之貢自入機之在我止於如此至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下露堂

能止大市而房不敢爭只有簡將練兵謹守封疆使
房不敢窺貢之遲早皆所不論房之家事定則我之
大市開此不求房而致房之道也若定以期限求其
速至則房窺我有求彼之意反啓其要挾之心科臣
姚若水所謂修具在我已有常勝遲則責之逆則創
之皆爲定論愚臣今日所行正惟修我邊備聽其自
至有合於科臣之言至於愚臣奉 命催促主嚴方
敢啓行使當時署印有人臣亦必當以完 貢上

請不使地方驚疑以致紛紛如今日也臣今奉 旨
處置貢事謹已悉心料理以求上副 聖心但事完
遲早不可知所有兵部尚書臣必不能赴任伏乞
皇上別簡名德大臣以充茲選使臣一意遵事以候
新督臣之來庶臣之罪過可逭而分義亦安矣

大計行國伐謀疏

北虜封貢

臣惟 中國之馭虜貴有長策而人臣之謀 國貴

有遠思惜一時之小費而不足以奠生民之安固謂

不仁泥相沿之舊規而不足以權 國家之利亦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下露堂

不智此 國計夷情兩者皆重而不可不熟思以權
之者也臣奉 命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去年六月初
九日奉 勅授封卜石虎爲順義王八月初八日卜
石虎 貢馬九匹謝 恩臣會同撫臣石崑玉具疏
恭 進九月十四日禮部題發順義王卜石虎 欽
賞大紅蟒白澤紵絲衣各一套絲段十五表裏伊妻
大紅五絲紵絲衣一套絲段四表裏十一月初八日
臣事門塘官鎮撫戴雲程齎送至邊臣已行邊將宣
諭頒發訖是封貢一事完局久矣惟是年例貢市

卜不免因與素囊相爭家事久未來進臣亦聽其自來未敢急爲催促者蓋亦謀國一念亦衷未敢明以告人者也請爲皇上言之查得虜王并各枝酋首每年貢馬五百匹內選進上馬三十四匹留選給軍騎操馬四百七十四匹虜王應給欽賞綠段三十二表裏虜婦應給綠段八表裏素囊應給綠段一十二表裏其虜官虜婦番僧夷使共一千三百六十八員名口或有八表裏者或有四表裏者或有三表裏者或有二表裏者仍各有衣一套卽一年之賞爲數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疏
七

不爲盜則已矣其市馬也非真得其馳驅之力不過藉此交易以少給其衣食之資使之不犯邊不爲盜則已矣若使虜不犯邊不爲盜而又不進貢使中國不費欽賞不費馬價不費撫賞此從來所無之事豈今日所易得哉虜王苟明於計使受封之後卽時進貢與素囊合而求中國數年之賞中國固無詞以拒之今爲家事相爭少稽貢期然何嘗一日忘中國之利中國倘急欲其來則是以利輸虜而又欲其早得之在中國未爲得計也臣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疏
八

奉命完貢豈敢復言但封王之貢旣已久完而年例之貢所費不貲此國家大計不敢不一闡明以祈皇上之洞鑒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或於虜貢之來姑待其自至不必限以時日以啓其要挾之心或聽其陸續漸補不必責以盡來以塞中外帑藏之積則於國體未爲失而國計或少補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志慶與許參閱

周中丞奏疏

疏

周孔敦

東封誤國丞賜議處疏

深處東封

臣聞古之良將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隄
器之可圖決机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深處東封 一 于露室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倭變情
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乃
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紙為普龜蜚望倭奴之
不變僥倖封事之萬一慮愚亦甚矣況臣細玩楊方
亨之揭詞猶然騎牆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章
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為之變哉試觀今
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乎計
不旋踵義難再辱況倭奴千變萬態日引月延宮室
久已落成禮像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賈用不售子子

干旌節敵旄落闕白之機閱盡家沈惟敬欲彌縫不
能奈何尚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慮愚亦甚矣 陛

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

頭忙者祖生鞭父日還國好縫皮眼罩差將面孔向

人前蓋為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命為外國

嫺笑昨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天威一震中外

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

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

為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因鄭

重公則宴賞私則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

濶視苟若無人竟不陛謝又為陳三日之市飽其欲

而去乃我堂堂天使御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

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鏑填艸

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

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袂

而起為死者一洗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

卒斬郅支首至邊吏之宿恥咸鎮百蠻今以 天朝

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虎強之以必不受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耻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皇謀封者拙也。急急謀戰者危也。惟有議守爲今日第一喫緊勝算。何也。臣聞謀封之始。素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斬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足。嗟。以石棄甯。必不正也。拙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軍間經世編

卷之一 中 不 能 三 千 萬 字

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卽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飢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之所謂危也。故今日唯有守朝鮮爲上策。朝鮮吾之藩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神京震。或謂朝鮮當弃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弃。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選慣戰廉勇。號將精簡。銳士電赴朝鮮。令朝鮮之卒。因朝鮮之根。胡越同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

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領兵。當以半月爲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者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未不舉。鴻毛。便當壁猶石田。弃苦難。肋扼喉。鴨綠之江。負隅虎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愛者。倘或長虜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艸之堅。成彼破竹之勢。虎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 不 能 三 千 萬 字

合禦應。根本動搖。關係非小。故守遼陽爲下策。謂之無策可也。故今勢在燃眉。速如覆手。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若石星終遠。不悟剛愎不反。仰鼻息於馬上之口。敲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誤國。噬臍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淮淝之却。秦師由廟廊處分已定。河北之燎唐令。在廟算處置得宜。故封事敗壞。罪罔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輔臣趙志臬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盛。鄙賤之飯。張浚見其引咎口。是臣非才。誤國上昭。望災臣聞東事之始。

志皐不惟宗社大計曲順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義
賤過公事，先是臺臣郭貞上疏力爭不可，語侵志皐，
乃志皐切齒恨之。至今既逐而去，側聞彼時刑部侍
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正，志皐拂然不
悅，人人共聞。今郭實之言驗耶，不驗耶？志皐又將誰
諉耶？大宋應昌通國皆曰不可用，志皐獨曰可用。東
倭通國皆曰不可封，志皐獨曰可封，力排公議從史
石星，為此禍階，實爲戎首，是志皐誤國之罪，不在石
星下，況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鳴漏盡，夜行宜息，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志皐者揣身量分，久當知足，乃外訐閭庭之戀，內深
子孫之憂，牽力衰朽，覲顏就列，鮮廉寡耻，其如禮何
禮七十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職司
糾正，釋此不問，安問狐狸，激貪風競，宜從罷始，臣聞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
皐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陛下又何愛此等無
用之臣，以誤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
可再誤耶？皇上不忍加罪，令無勒令二臣致仕，別
選道德，留備邊情，諫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

隙，惟是時事多艱，將相得人爲急，故不避嫌疑，冒昧
上陳伏願 皇上留神省察，社稷幸甚。

邪謀誤國乞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昭察補注

臣以愚懸荷蒙 聖知，起補言路，竊見 皇上有大
爲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下每每懷欺面
謾 皇上 皇上恤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卽今倭
奴猖獗，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鬬，近在藩垣之外，而往
征茫茫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造爲邪說，沮誤大計，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異日宗社生靈之憂，如待
郎則思敬者，真可痛恨也。臣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
鮮之役爲勞敝中國，謬哉！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忠。
思敬以爲今日之興兵動衆爲救朝鮮乎？非救朝鮮
也，所以自珍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爲煩費乎？非煩費
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
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
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
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方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

卽不救朝鮮朝鮮能不折入於倭乎可不交乃令皆不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爲巢穴還可以進進可以定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倭後預報於萬曆十九年今其揚具在言一一驗也揚言倭奴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蚤降倭則朝鮮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卽今往救已爲後時倭飽我飢我勞倭逸勝負之數尚未可知況

皇明經世編

馬市水北

臣等

卷七

派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楊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總督耶珥如坐漏舟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邪說得行無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麻貴於危地而弃之卽三四萬東征之軍士階沒可知也思倭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誤國也如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衆非救朝鮮所以自救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思嚴斥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弃朝鮮則與倭爲鄰東當守遼東矣稍折而東南則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

矣又折而南則當守淮場矣又當守浙江矣又當守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倭得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於費也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沿海敵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敵若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之敵若乘其未敵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倭敵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逸多寡可知也且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備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

皇明經世編

臣等

卷八

臣等

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爲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爲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大省而徒計經費何思倭之闖於計也大九事止於興革損益之小故則當計費若閩係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且爲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輪陸運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思倭獨無人心乎陛下試召思倭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於倭否朝鮮折入

於後能保倭不入犯否。倭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故而中邦之能保楊錦麻貴全軍生還否。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焉。非臣所及。君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大都人臣爲國家計利害當平。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咸言思敬此疏爲掩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臣忠於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及黨碑樹而鐵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伏望皇上思導諫之言。不可聽。割床之計不可忽。伏乞敕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意以防倭爲務。至於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毋如尋常虛文塞責。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明職掌

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 明旨。自當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待罪馬政職在典守。軍國大計關係不小。等今日不言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放陳實爲 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

明職掌

明中丞疏

明職掌

明職掌

明職掌

明中丞疏

明職掌

明職掌

庫之銀。即外廩之馬也。無事折而爲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 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平。慮借討。遂至滿觴。始曰不得援以爲例。後卒以爲例。始猶兵部支請爲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爲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家。日夜所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爲寒心。臣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爲寒心。臣等高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 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查戶部所借本寺崇百餘萬。不爲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況本寺僅有貳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弩竭馬乏。何以爲國。或口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國何如。譬之邊國

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剝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騷動。亂萌已形。陰雨嗣終。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日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知也。若寺帑匱乏。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賜。無非爲國。非致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爲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然者。非敢求勝爲。陛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況軍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奈土之計。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展動。所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便民節愛

臣竊惟東南梓潼供天府之需舊矣。歲供不闕。風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明倫彙編

士

平露堂

成規督造責之司府。辭駁之按臣。沿行以來。上下俱便。近因該庫題改大監。魯保兼管督織。無亦以邇來道負數多。欲令催督解進。後時耳。不知法非仍舊。則議論滋多。事當創始。則規制宜定。近據魯保手本。及各府文移。紛紛往來。謀論不一。各執異同之見。遂成道傷之謀。語多煩碎。不敢瑣瀆。天聽大都初據魯保既欲解銀。又欲解機戶。在有司則謂銀可起解。機戶實不願解。蓋解銀雖有羨餘秤兌之苦。苦在有司。解機戶則有版涉拘繫之苦。苦在機戶。近據魯保手本。已准應天府解銀。自織免解機戶矣。乃于蘇州府則又令該府召織。但只解銀。大段自府織銀。自府給。豈不良便。乃該監又欲解銀。無論解而復領。領而復給。道路如織。何不憚煩。且便放銀者而不問織造之事。織造者而不知給領之事。中多不安實爲難行。此有司有詞。相持不決。担延至今。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楷。馬從聘。反覆思維。欲於兩謀相持之中。求爲歸一。至當之策。倘果以解銀爲便。如魯保近從應天府之請。銀自該監給。段自該監織。異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明倫彙編

士

平露堂

段之精否解進之收否該監獨操其權獨任其責而
有司不與焉誠爲簡便善事若謂蘇松額有局匠難
照應大府例聽令該府自織段成報監查解以毋失
其督理之權亦無不可若謂專教督理惟當總攬卽
如內臣孫隆亦奉專令內省教督理者每歲段自該監織

造工完令机戶赴府領價沿行已久相安無事此又
良規可循各府稱便者也至於羨餘枉解項酌議成
數務從寬恤庶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若夫應天府
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先估合用料價鋪墊等銀共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周中丞疏
便民疏
占
平露堂

萬八千九百八十餘兩後因魯徐議增羨餘計無所
出欲謀加派民窮如此其何忍言欲接庫藏隨處懸
罄萬無可議惟有議留料價而已既經各府具詳前
來應合具題伏乞敕下工部覆議上請俯將應天府
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合用料價鋪墊等銀三萬八千
九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三忽九微
准留本府三十一二三年分解存及各縣未解四司
料價銀及三十四年分營虞都三司料價銀奏解該
監給織起解倘有羨餘仍舊解部其餘各府急缺歲

造段正如解銀赴監則織務全歸魯徐一切秤收惟
以工部法馬爲準段成解進該監自有專責不得累
及有司如不解銀赴監則督織仍屬有司查驗起解
務從體恤嚴禁參隨勒措以甦民困庶上供不悞下
民穆安所以昭節儉而溥皇仁者在此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周中丞疏
便民疏
占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二

徐學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宋徵輿韓文參閱

梅客生奏疏

疏

梅國禎

為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陽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其焉是可惜者通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西華集

于露堂

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黨譽罪狀其二十餘條之內多係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

弊以煽惑各邊其謀更不軌矣今之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脅迫緩之可散其乍合之黨急之恐堅

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謀非淺異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

狂謀愈成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既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恃以虛聲外有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驚將來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為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分別

無以有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脇從非特遣無以重事

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

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為濟時之急

計見寧夏各堡多為所制而平虜參將蕭如熏獨能

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易于得人使

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不宜更議外

若退閑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

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西華集

于露堂

將之才李如樟李如梅又為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

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

顏于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

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不

惟勇略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若慮其權多

分屬地非素歷宜于文臣中暢曉軍情實心任事者

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宜他如問住

及戴罪將領史家張應柳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或

素經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効若遼東

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行。卽未必刻期搶勦。斷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管路。恃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待首惡正法之後。大加驅恤。使朝廷之威惠並行。紀綱大正。此機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矣。然臣又聞之。罅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罅隙將成之會。而致變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皇明經世編
海客生集 內知奏議 卷之一 三 十露堂
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也。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尅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尅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戰。修和則不免仍尅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恤而尅削是。聞使之治生不給。髮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

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恤爲輕。暫行于無事之暇。尚難以得其心。相沿于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巡撫黨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數軍倡以爲名。鼓衆倡亂。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黨馨作俑。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又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別爲調遣。閑暇則畏其詭言。而不取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古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餘陳四事。悉切實用。臣叩其議論。採之人情。慷慨致爲人樂爲用者。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護衛神京。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服。其有憲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奏劾。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

方之倖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撫督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爲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贅也

第五疏

臣等謹將

臣奉勅監督官兵親詣討賊除回總兵官李如松調兵前往外近見賊情狡詐嬰城自守陽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而後公然橫逞其情甚明而其勢甚急也臣之所誓在披肝膽以和將領之心同甘苦以什士卒之氣宜威信以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下嘉堂

賊虜之黨體主恩以全勝從之命至于攻取進止在相度機宜廣集衆思難以預定此皆臣之得以自盡者其有勢不得自盡者不得不望之陛下也伏望勅部覆議上請施行一日論諸臣以急公義肯廉闇同心奉不敢侮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今討進諸臣自督撫以及將領皆負重望權各不同萬一各持意見不相協和則債事不小須得嚴諭務以國事爲重一切嫌疑禮數不得介意臣到之日與之軟血誠皆有 心者 天地 祖宗是紿是極至于用兵

之際無分彼此或當其前或應于後或以攻城或以阻隘犄角相資首尾互應皆得論功庶師克在和而戰必勝攻必取矣二曰賞完守以鼓忠義寧夏之變各軍瓦解而平虜獨完則論功當以肅如重爲首而偏裨各軍之用力闔城士民之同心皆有不可泯者宜查功次大小卽時行賞減內居民悉加賑恤其死于戰間者更宜優給其家庶人知忠厚之益而各自思奮矣三曰分順逆以散虜黨賊之所恃惟在勾虜而虜之所以爲賊用者非有骨肉之親情好之素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下嘉堂

不過利其子女財帛耳夫受恩則朝廷爲重計利則撫賞爲多虜亦未必不見及此也但順逆不與分別則彼亦無以自白耳宜遣通官查問曉諭有原不助賊或始助中止者爲一等卽與嘉獎其效順有能擒獻賊首者爲一等照例欽定賞格厚加封賞仍以各賊資財盡數給子其有諭之不改甘心從逆者又爲一等是自取誅夷罪在不赦容臣等會同諸將嚴兵以殲其衆分銳以搗其巢庶虜勢既散而賊膽自寒矣四曰專責以制虜患虜酋所近鎮城各有督撫總

賜等官如督臣魏學會親駐花馬池極爲得體則清水與武橫城一帶可保無事至于延緩宜責之賈仁元固原責之沈思孝甘肅責之田樂及各該總領將領等官虜如不動則相安無事若稱兵內犯則嚴兵固圍以遏其鋒或虜往寧夏卽出師搗巢以牽其勢須多方偵探使不得動庶我兵專力于賊而各鎮之功不在討逆之後矣五曰豫儲侍以濟士馬寧夏餽糧不啻千里糈採供養無所取給近聞偏關之外絕無菜草非先行置辦恐時刻缺乏則人心不安須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梅客生集

平露堂

司道及管糧府佐等官或百里或五十里定委一官駐劄常川撥運務令有餘仍多發太倉及馬價等項銀兩解赴軍前不但行軍猶實不可稽遲卽賊平之後除賞功外修理城軍安撫人民招補軍丁所費不貲用之有餘卽貯庫藏以抵日後京運不得妄費若臨期請討將何能濟此猶萬分至緊不可緩者也六曰禁妄殺以安人心驗賊首級與虜不同虜有灸痕中痕種種可辨賊係中國之人倘妄殺冒功不惟負陛下好生之意而適以堅從賊者死守之心矣臣請

惟臨陣斬獲者准以首級報功其四外不時勦捕須令生擒准與首功同賞容臣會同各官審實或卽時誅戮或監候待奏或從權釋放至于破城之後猶宜嚴禁有妄殺一人及擅人民家者卽時梟示以正軍法庶功無冒濫而民知有生矣

第八疏

寧夏事情

寧夏事情已經二次具奏自是以來督臣魏學會信臣之真而臣亦憫學會之苦相與約誓同心滅賊臣感其忠誠盡心計議學會每夜露香跪禱願以餘生願一城生命彼此布置事有端緒除一切瑣屑不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梅客生集

平露堂

贊陳外自七月二十一日開關放水城被浸壞四面各數十丈軍心踊躍以爲必克三十日夜賊駕船十一隻偷空參將連雲所守堤岸擒縛軍士僕從督李如松冲退斬獲一十六名至八月初一日參將來保所築堤岸被水冲決遂棄前功幸初六日賊據教塲辱責奮勇占奪初七日賊修東城俞尚德親往擒斬目此喪氣不敢復出城中糧盡樹皮敗靴悉以充食飢民擁賊早求招安賊因給之曰朝廷已有鐵牌招

安奈諸將匿之欲盡殺爾輩愚民盡爲所惑我軍亦以爲言臣知其然于十二日大出榜示略云許朝等既求招安先將城內飢民開報限三日內迎大兵入城分別賑濟如有疑畏先將飢民赴河西蔡給領至十五日又出一示云三日已滿既不開門又不放出支領顯是各賊原無求招實意要將闔城餓死又令我軍勞苦軍民之心始共恨賊十六日魏學會遣千總潘宗把總劉祿到城跪稱鐵牌已到誘其出迎暗約諸將出印擒制或進而圖之葉夢熊亦差標兵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下露堂

希有之捷原任總兵劉承嗣又將決隄修補水復剗城督臣葉夢熊許約撫臣至期親督攻打以賊勢度之內絕民食外無虜援水一到城必多顛壤萬無不克之理倘不如意惟有坐困但恐軍民盡爲餓殍各賊尚支一年邊地早寒八月已雪三軍野宿何能久存不撤則恐生他變勢必散屯各堡無奈將心漸離皆稱有病臣與蔡可賢蕭如熏再三調停尚不能挽倘人心一弛則虜賊復合着打已被殺敗莊吉求撫未得賊知其有恨于我而以重幣購之東西並進腹背受敵不惟喪其前功抑且有後患此臣之所甚恐也雖事權與臣無干而狗馬之心不能自己謹條爲六議惟陛下察之一議恩澤昔趙王投醪而三軍心醉楚莊祠酒而十人挾纊蓋誠意之感人深而衣食之及人淺也陛下端居九重慮周萬里何嘗一日忘西征將士哉顧屢蒙皇賞皆視爲常例不知所自似宜特發綸音念將士寒苦即以在軍銀兩各給冬衣容臣等宣諭使人人明知聖意則一時鼓舞奚啻紫貂裘帽之賜哉三議塘報從來各邊軍情皆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下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將官塘報臣在軍中極知其弊如虜本數十則曰數百數千本未見虜則曰彼此伏殺止獲一二首級則曰殺死數多盡被扣去軍士多被殺掠則曰中傷軍士尚未查數如臣在營中查問我軍有無被擒皆曰無有忽賊放回賣元等十一人皆飾被擒縛獨非軍士間賊徒有無出城皆曰無有及捉獲奸細王羊等數人皆從城內出邊其未獲者尚有數十獨非賊乎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臣之具奏必查核明白不敢止據塘報自同敢罔如沙汧之敗雖在河東與臣無與但禦虜軍士皆討賊之數據報麻貴損兵一百八十今未到者三百餘名苗兵死者六百五十今全軍未見一人卽如李如松張亮堡之戰從來所無因臣未查實未敢報蓋無功之罪小而欺君之罪大也宜專委賢能司道親在軍中專查功罪庶欺蔽無所容而賞罰亦得其實也四議賞罰將帥之所以鼓舞人心者惟賞與罰必賞當功罰當罪而後人心悅服諸葛亮罰二十以上必親覽焉誠恐以不當而失人心也行罰如此則行賞可知今之人不知視諸葛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如而所謂賞罰皆非親見或主以偏係之私而決之于左右之口多置伺察以爲耳目不知諸將巧于彌縫小人易以利動耳目愈多而是非愈亂似宜親在行間不厭詳慎若行之任意恐有功不賞已難示勸况不賞而反罰誰不怨望有罪不罰已難示懲况不罰而反賞適啓倖門此不可不嚴爲之防也五謀冒功軍中欺罔其事非一而最可恨者冒功爲甚有自闖陣賞賖罪而買他人首級者有實未出門而竄名督陣者有畏其勢力而奉彼與此者有以民爲賊以中國爲夷狄者甚至見人獲功殺而奪之併所奪首級與所殺獲功之首而成二功者及委官視驗不過全憑塘報卽再四查覈又以初勘爲準人冒死以得功已安坐而獲之至妄殺平人者不以抵命足矣反從而賞之如天理何人心離數以至覆敗率由于此相沿已久難以盡革惟隨其發覺而重法繩之或可警一而懲百也以上六條皆有所據但用人之際不宜輕洩恐激他害伏乞勅下該部查議採擇施行不惟西夏有賴凡于軍政未必無小補也

加包建堡疏

修葺

該臣看得草梁山建在絕微與虜止隔一脊而界內趙家口減胡口驅皮案諸處皆係極衝要路木欵之先虜人內訌必由是入近日雖經建堡設兵扼其險要第土脉沙礫似難固守而汲水之泉距堡三里不加保護必為敵資又如水泉管挺出邊外距虜不盈一舍而紅門隘口又為華夷互市之場舊壁建立平曠逼近上山常有棄險之患近添附堡據其上遊雖足拒守第舊堡與新堡既合一城舊係磚包新皆土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十一

千堡克

築勢有堅瑕之異是二堡俱應磚石包砌方為一勞永逸據今該道所議二堡工程除合用軍壯於該界原額之內撥發無庸別議外惟食米鹽菜銀兩在草梁山并護水磚塋合用銀三千一百八十兩四錢五分除該道自理紙贖四百兩外欲將平陽等處民壯免班二百餘名徵其工食以充是用臣以為平陽今歲荒旱徵銀亦難查得布政司見有收貯臣衙門賞功銀兩于內可動二千兩再于臣衙門紙贖內除解抵年例外支剩者續發五百兩連該道前銀共足二

千九百兩止少銀二百八十兩四錢五分為數不多聽該道臨時設處在水泉附堡合用銀兩已有職節緊西路修墩支刺酒課等銀足可支用人力既不借于別界錢糧又不煩于內帑安邊設險委不容緩者矣

請罷權稅疏

宜府權稅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王象乾會稿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副使張國璽會呈查得本鎮所屬張家口堡設在絕微極目荒涼諸物不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十一

千堡克

產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衆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為廣召四方商賈使之自相貿易是為民市之始間有商稅即以充在市文武將吏一切廩餼軍丁犒賞之費至萬曆十九年該閫科給事中鍾羽正清查市本題准每年于市稅內添支二千兩一切廩糧悉從減削亦已無遺利矣今百戶劉思忠復奏抽稅以助大工其本鎮原立課稅若令停止則市本他無所出若照舊抽取則商稅難以

重徵况今虜王聞陝西大捷頗懷疑畏傳示東西部落拔帳北徙節于上西路廳房新開新河及大同天賊殺胡助馬山西偏頭關等堡之所傳報者屢屢可據情形止在巨測倘權稅之使一或妄用匪人秉性顧索毫釐必較萬一激成他變關係匪輕相應亟請停止呈到職謹會議得宜鎮市場惟是張家口一處華夷封疆界在咫尺黃沙白草滿目蕭條益向來商賈舟車足跡所罕到之地狀市之後當事諸臣以市本有限全綰所可羈縻者諸部酋首耳引弓之民種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千露堂

民少市口絕無居民必且加派千屯任防護之資軍矣此臣等所大懼也其何能以無言臣等竊惟市商販布狐皮一切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臨清以至天津蘆溝通灣其稅不知凡幾及至市口又重稅之彼富商大賈者操其厚貲號肯遠出塞上寄跡窮荒惟是機利屬民市井無聊之輩乃始稱貸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擔負重繭以與胡兒爭秒忽之利以爲蔽體餬口之資權其貨債子母微質聚糧之費與夫涉歷關津間課之徵所餘幾何今一貨一人稅而又稅腹膏骨髓一羊十皮熙熙而來者無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彼登龍射利之夫孰肯復逾關北出一步夫商人者非他卽皇上中原供賦稅徭役之赤子也思慮獨奈何其欲重困之也宜鎮極邊百物不產今已入夏麥未出土纔及八月便已隕霜布帛菽粟無一不仰給于四方商不至則用乏物價騰踊何所資藉夫士也荷戈覘陣衝鋒冒矢以身爲殉歲餉不過六七金而止耳入口之家咸資贍養樂歲豐年猶然不免于啼飢號寒之患卽課使麟禽

貧軍毫不加派。一旦物價騰踊，無所資糴，其不至逃亡不止也。上谷自居庸抵懷安，由市口及廣昌，延袤不出四百里之外，彈丸黑土，毫無所供于御庖。國家歲畜十萬之士馬，捐百萬之經費，歲給之布花三歲給之腓褌，真夷通丁給之肉菜，豈其重惜此砂磧之地哉？無亦養此一方窮民，保此一方亭障焉。

陵京屏展焉耳。馬雖出自遼中，胡兒生長馬上，以馬代足，愛惜馬力甚于其身。何肯以名馬入市？臣等非

敢臆說也。客歲元慎朝台，吉宗種貴落也，乘馬被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嘉堂

見者父也。臣等怪其已甚，夷使曰：「急難是寄，猶之其

生之也。」夷人惜馬若是焉，可得其名馬思，既進獻

名馬焉，則夷馬入市。呵咿誤欺，滅估勒值，何所不至

夷性狡猾，喜則人面怒則獸心，大豈堪此其勢必至

露刃相向，何論名馬？雖驚駘下乘，執肯驅而南市哉？

哭楚之禍，始于甲梁思忠，獨奈何以三十年款市之

廣與爭細利而生其心也？臣等莊誦明旨，不許擾害

地方，聖意引不諄切，第無知弁類逐逐耽耽，顯以借

口大工，陰以滿志，竊擊其視地方之擾害，災膏秦越

之瘠肥，邊庭何地，關市何市，利害安危，介在呼吸，是

可容其橫征苛斂，以魚肉華夷列肆之人哉？伏望我

皇上，軫軍國之大計，慎宗社之遠圖，恩內火之釁

端，必不可冒開，憐境圉之窮民，必不可復擾，可收回

成命，姑免筦權，庶夷情相安而塞下救寧矣。

請復戰馬疏

准翼北道右布政使白希綱等會呈，蒙職憲牌照得

本院落任以來，詢訪邊政，咸稱馬數太少，值今虜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嘉堂

諸酋，因延鎮出兵套，虜被創，狐兔相憐，率徙俄山後，

蓄謀叵測，萬一寒盟，緩急何賴？牌仰各道會查各營

馬匹，明確具由通詳，以憑施行。各道遵依，會看得大

同一鎮內，障神京外，直虜穴其衝，且重不與諸邊等

尺垣之外，寇幕環集，而又無名山峻谷之險以限之，

虜有變，輒易入，入輒易深，非使步之卒所能禦也。虜

之雄酋巨部，飛聲鳴鏑之羣，聚如林莽，突如風雨，非

單弱之騎所能近也。故所恃以壯軍威，遏虜鋒者，非

多馬固不可。曩當未款之先，本鎮戰馬益三萬八千

有奇猶不足備衝擊之用款貢以後至萬曆十八年
輒裁驚馬四千匹以料草抵充主餉十九年該閩視
少卿曾乾亨復議裁戰馬四千匹以料草抵充市本
僅以三萬匹爲額遂至疊多步伍士無兼騎其有一
參遊而馬不滿三百者一守操而馬不滿十數者夫
本鎮與官府並稱重地其邊之延長同其所當虜之
強盛同其軍士皆八萬又同而宜鎮馬不下四萬本
鎮乃纔二萬餘宜鎮東征之馬盡數買補本鎮未補
者尚該三千三百有奇比鄰之境虛實迥絕實足以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寇堂

以三萬八千爲額從此武備單弱虜勢猖獗往往乘
虛闖入攻城陷堡慘不可言如石州失守朔州殘毀
足爲殷鑒迄今譚邊者尚扼腕于銷滅之議大爲失
策迨隆慶初把漢投降俺答乞款自是二十餘年雖
封疆晏然無事正宜外示羈縻內修戰守固不宜苟
旦夕之安忘久遠之慮遂輕議減兵省餉爲也奈何
萬曆十八年奉議停汰驚馬四千匹所省料草改充
主餉十九年閩視少卿曾乾亨又議裁戰馬四千匹
所省料草改充市本所存額馬止于三萬當時在事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寇堂

料草卽于軍門標兵節省行糧料草銀內動支其永補征餉馬三千三百一十七匹俯准予寄養馬內照數允給或照宣府事例准發太僕馬價五萬三千七十二兩買補事完造冊繳查爲此具本謹題

再請罷釐稅疏

大同權稅

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房守士會稿近准戶部咨爲比例徵收稅銀等事該錦衣衛上後所百戶劉思忠具題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蘆溝橋等處往來旱路貨物及名馬稅課有裨國用就有通溝督店御馬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王

千露堂

監右監丞張燁不妨店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方爲勅與他備答到臣一聞之不勝憂惶謹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房守士謹照 國家權稅通商原有定制在各省直四通八達之衝商販輻輳之地則設有部臣監督各鈔關稅務在各府則設有稅課司征收稅銀法至詳備原無滲漏不征之地二項所征稅銀係鈔關者則盡數解部濟邊係腹裏府分大都以十之二三留充本地公用其餘十之七八

行解部濟邊係邊方府分則徑留濟邊公用兌行解部總之稅銀多爲濟邊而設卽在腹裏者尚且解部轉發其在邊郡者又焉有不留邊用而可以征收內解者此 國家征稅定制二百年來未之有改也今查大同設在極邊原有稅課司一處一官一吏征收稅銀歲約計少者五六千兩多者六七千兩已該前任巡撫朱芑于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巡撫賈應元於萬曆九年六月內題奉欽依聽充賞功操練等項支用萬曆十九年戶部奉 旨清查餘課又該前任巡撫邢玠巡按連標糧將前項公用欸目造冊繳稅銀准留本鎮公用節奉明旨炳如日星繳冊在部可覆而按也其各公用大約如賞功歲用銀二千餘兩操賞歲用銀一千餘兩鼓舞將士勇敢用銀三百餘兩優餉歸降哨役用銀一百餘兩總督撫按及司道等衙門心紅供億用銀二千六七百兩各道旗幟家活書辦工食蔬菜用銀五百餘兩官承廩糧用銀一百餘兩更屬文武官員花幣用銀一百四十餘兩互市文武官員犒賞用銀三百餘兩解工部羊皮折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王

千露堂

續銀一百三十二兩舉監生員會試科舉盤纏用銀一百九十五兩將官守掾月紙月炭等項用銀四百一十九兩二錢貧宗米布用銀四百四兩五錢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縣所首領等官俸糧家活等項用銀一千八十一兩九錢八分年終犒賞通丁用銀二百兩孤老口糧用銀三十六兩總計不下六七十七款歲用大約萬兩有奇皆可屈指臚列毫釐不容假捏者也每年所入常不敷所出則又東挪西借甚如先年請發兵部馬價以佐功賞今若將此稅銀解助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總督奏稿 卷之十一 牛路堂

大工前項公用皆係必不可缺之數將分派極邊之窮民手抑復請諸內帑乎臣等計不知所出矣且九

卷之十一 牛路堂

道之地無不稱窮苦而至窮至苦則大同爲第一地濱窮荒土脉沙瘠而風氣寒水異常積事歲僅一熟稍遇旱荒卽一熟不可得自穀豈稷黍之外百物不產如虜狄以來一應互市貨物雜帛布疋則取諸吳越狐皮水獺等物則取諸蘄黃逐年給以帑銀董以卑官皆跋涉數千里外經年而後可至原奏官乃謂本地出產狐裘布疋此二物者本地何嘗產一哉鎮

城軍餘人等不下數萬率皆荷戈防胡不習耕桑之業諸日用蔬菜布疋器具悉仰給內地而內地經商攘攘爲利亦皆荷擔負囊登山涉水不憚險遠而來與邊氓競刀鎗稍求什一之息故窮邊軍士藉此存活以糧衛邊聞今抽稅之令一下商賈聞風驚遁不敢赴邊而貧軍衣食何從置辦無乃斷絕其生理驅而之逃以空行伍并邊疆以資敵乎又其所稱得勝等市口查得本鎮有市口三處其一得勝與虜王大部相直其一新平與五路段奈等會相直其一守口與兀慎擺腰等會相直此三市口一牆之外俱爲虜巢其地比鎮城益苦寒益險惡貢夷出入之衝互市之所每年開大市一次每月小市一次每市不過三二日虜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內兩相戒防無異對壘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馬尾或以板木殺米之數與口內軍餘互相貿易原無奇貨異產每年所收稅銀少不過二三百兩多不過四五百兩俱佐前開賞功等項支用此涓滴之水何濟于用哉至其所稱名馬更爲可異本鎮歲易夷馬數有萬餘全

局勢弱不堪騎征在我償價不過數兩。蓋中國原籍款貢以示羈縻彼安得有名馬入塞。我若深求彼且狂悖勢必激而寒盟其所關係良非細故。間有番僧持馬來售中有堪任騎征者方用官價易買以給軍上夫賣馬者番僧從來無向夷狄取稅之例買馬者貧軍軍買一馬且有鴻產鬻子以賠累者焉得重稅而用之原奏官稱選名馬解進臣等不知其解也臣等叨任拊循安攘是寄設坐視不言他日中使至鎮前稅既係濟邊名馬無從選取而狐裘馬尾之類又非本地所產于時原奏官計無所之勢必畏罪懷奸恣愆中使事外滋端橫行徵歛用實所奏之言莫免謬妄之罰其害不在軍民則在商賈地方受困人心動搖皇上不許害擾明旨竟至悖違况強宗悍卒雜處鎮城驕虜中行脾肥四疆而虜王自延鎮用兵之後營帳北徙蓄謀叵測目下人情驚惶處處戒嚴草馬壯又不知作何景象倘內激悍卒外挑強虜釀成大禍或草澤不逞之徒伺隙而動海內携貳之民聞風而應豈獨一鎮封疆之利害其所關于宗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社之安危尚忍言哉至此恐邊稅未必入內帑而將不免請內帑以濟軍興噬臍之悔何嗟及矣昨見遼東開礦右監丞高淮為權稅事奉有明旨遼東係邊方衝鎮還照勅諭一切事務公同會議而行勿得偏執私見各分彼此致啓弊端爭鬭煩擾臣等莊誦皇上德音知邊地關係虜情令中使與撫按計議而行真明見萬里彼遼東猶在關門之外大同咫尺陵京其所關係之重奚啻遼東故臣等不避斧鉞敢以邊地權稅之利害為皇上陳之伏望將中使亟賜停遣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辦搶會不助套虜疏

題為西虜合謀大舉勢已貽危乞勅當事諸臣并力一心共圖戡定以保疆圉萬全事頃接邸報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等一本題前事大志謂套虜入犯延綏彼中揭報搶會助兵三萬五千宜大諸臣隨其掩耳盜鈴之計臣讀之不勝惶恐不勝駭異事之始末不敢瑣屑以瀆聖聽但關係邊計者不得不略陳之今年正月內搶會遣使來謝云吉能等賴前督蕭大

亭王世揚與臣之力，和款已定，馬匹已進，臣諭之既前，款實當盡心報答朝廷，不可復生異心。至二月又報，不知延緩何故。稽巢原有部落，宰牙氣等何在彼處任牧，一併勦殺。乞臣講處，臣諭之。套虜一面求款，一面要爭松山，反覆不常，以致延鎮殺他，若求助兵，決不可聽。你的部落帳房與套虜相近，兵馬一出，各要爭功，誰與分辨。夷使復來，稟云：王子決不助他，但延鎮惹下事來，屢誣我助兵。我既不助，更將今年貢馬早于往年，以明心迹。臣許之而去。後又報小佛僧欲往西番落番，臣遣通官駱勇等以書諭之。擒酋復書，謂佛僧堅執要去，若不聽他，恐草地不安，只從邊外遠行，不近中國。去時仍差好人發誓，求通官同行，以見無助兵之實。其後上骨赤武天祥等來領款，當臣責以佛僧西行，我差通官諭止，是爲你的大事。於今人正說你助兵，若人馬送佛僧往西正中其言，我必革賞問罪。上骨赤等傳到臣言，復來稟云：三娘子問臣之言，甚說王子不足，今已甚悔，不令佛僧西去。只望不要怪他，此人所共見共聞。夷稟見存，臣曾將

虜不助兵，佛僧不往，達之本兵，本兵亦復書達，後見督臣李汝疏云：趙總兵有人見臣面諭夷使，不許助賊，夷使不聽。昂然而出等語。諸將爲臣不平云：夷使在守備之前，尚然畏懼，豈有軍門諭之不聽，昂然而出之理。意欲臣辨。臣解之云：彼中既啓此端，知其必報，力不能禦，不得不預爲之地。譴罪于人，方可保功。于已我輩當各盡其道，不可發人陰私，惟嚴行各路密加偵探，如擒酋有一人一騎渡河，星火報知。一面上聞，一面革賞行勦，不許隱匿。自下欺罔，蓋臣之遣通官諭擒酋止，爲佛僧西行一次，其不助兵，則出彼本心，非臣止之。至于撫鎮等官，在山西例該八月防秋，撫臣魏允貞以其逼近延緩，知必有變。五月卽赴代州，多方督緊，大同撫臣房守土，地鄰擒酋，屢屢差官禁約，申飭各邊，宜附撫臣王象乾，相去稍遠，疎馬厲兵，以備變動。鎮道將領繕守，遣探絡繹揭報，不敢贊陳。今套虜自七月十六日分路入犯，至八月初七日出境，二旬之間，擒酋無一騎渡河。佛僧亦無西行宰牙氣等之原住近彼者，亦時在水泉市易安靜。

如故套虜逐日驅送所虜男女牲畜貨物回巢擒會無絲毫之得虛實其明人所共見豈有知套虜進兵而不知擒會渡河知被虜人畜若干而不知虜衆之三萬五千乎是夷狄盜鈴尚知掩耳中國則有不掩耳公然盜鈴者也臣雖不木平生思以功業報蒼聖明寧夏之叛自請爲陛下之將葉夢熊等強臣同仕靈州竟不之聽孤身行間冒犯矢石總督魏學會疏云臣非監軍乃用兵也臣豈偷安畏職之人哉止因人情險薄欺罔成風是非倒置功罪混淆故數年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或啓囊則羽檄交馳重煩宵旰其不可一也宜大密邇京陵非他鎮比欵貢以來軍民樂業時和年豐宗祿糧差多出本上一被虜患軍雖得賞民不得耕必請發內帑百費雜出將何取辦其不可二也擒會雖夷狄而受朝廷封爵卽臣子也臣子有過然後加罪今指其助兵則不取指送佛僧則不送且吉能借兵以言激之本曾責以大義寧與爲讐夷狄如此所宜嘉獎以勸忠順忍誣之爲罪乎其不可三也情激於中不識忌諱不顧利害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宋徵壁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恭閣

楊宗伯奏疏

疏

楊道賓

海建二會驗期達貢疏

海建二會達貢

為照國家方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
乃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宋朝
自開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

衙所二百有口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長自

都督以至鎮撫許其貢市自開元以達京師除野人

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

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

正月終到者遼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

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

入關者候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官遠伯

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

肯進貢搶了罷等語事關職堂合行題明等因到部

臣惟我皇上德合天地兼覆華夷凡諸財行鼻飲

之裔咸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

遼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巨測謀懷不軌兵

機屬在司馬非臣所與而朝貢屬在禮曹有不容聽

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臣伏讀太祖高皇帝祖訓

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

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師致傷人命

切計不可但胡戎與西非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聖謨洋洋明見萬里所謂胡

戎北則韃靼及刺東則兀良哈西則哈密也自兀良

哈內附于洪武收為三衛屬夷哈密納款于永樂藉

為西域貢道而反刺即俺荅一部亦即歸誠于皇

上稱順義矣惟是迤非韃靼東降女直雄據塞外自

永樂九年女直內附我文皇帝即設奴兒干都司

以羈縻之事同三衛均資扞蔽者蓋以金元世仇欲

其蠻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

二百六十二各有酋長不使歸一者蓋以犬羊異類

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

酋奴兒哈赤既并毛憐等衛而取其印敕。又來海西

南開一帶衛所酋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字羅等而有

之。雖婚姻有所不恤。惟非開一帶若那林字羅與弟

全台等竭力效忠。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飾名妹捐重

粧以交懽非虜。夫國家本藉女直以制非虜而今已

與非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彼建州吞

并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市枯參倍

勒高價將官債之則謂堪爭之則啓釁吞聲腹血忍

辱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迷兒

哈赤皆多智習兵信實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即

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參價車銀盡

入建酋兄弟之索備且厭薄賞賜明欲搶奪若復苟

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

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聞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

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千鴨河之役

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

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遼東
西遼
平露堂

臣按隆慶間遼鎮圖籍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豆

料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精兵不滿八

千思之可爲寒心毋論衆寡不敵而上氣固已索然

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

談何容易上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

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

吾何必于追之有如不以對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

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

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

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

不可得而來也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于制禦

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

來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

爲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卽未遘典問罪之師

亦宜申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違貢者何故若其悔

罪歸誠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

其爵賞仍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

武以防侵暴則制人而非制于人中國之體統尊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遼東
西遼
平露堂

外夷之觀聽肅矣。至于稅使可撤則撤，毋令彼伺釁而戎爲驅除，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車琴此尤。陛下自爲宗社疆圉至計也。

建酋兼併屬夷，恐凌屬國罪狀已著。乞速頒文告，嚴飭武備，以遏亂萌事。建酋背違清規

本年三月初十日，本部具題爲海建二酋踰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題明，以請宸斷事。候旨未下，旋于

三月二十五日，兵部接得理諭一道，內有其違東

建酋，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爲，地切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建酋背違清規
臣等謹言

陵京，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嚴戒將領，毋習故侵，起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生戎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工行文，與他每知道等語。仰見聖上雖未發部疏，而疏內夷情已洞悉其本末。近該朝鮮國已故王李淦遣陪臣柳澗等謝恩，而順貢虞情奉本，仍咨本部送司。大約謂萬曆三十四年二月間，該國將海酋擒犯朝鮮，事情具奏，請嚴勅奴酋使之傳諭，忽酋隨准兵部題奉聖旨：海夷擒犯朝鮮，查果是的，依擬差諭不許

侵殺屬國，欽遵移文該鎮，選差能幹通事前去宣諭。奴兒哈赤務要格遵天朝禁約，不得結連構釁，肆行侵犯。于五月間，准遼東越巡撫咨已行分守道責差

委官宣諭本酋去後，今據該國各鎮節報虜情，自三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至二十一日，凡六起。七月初二

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凡十四起，皆屬建酋奴兒哈赤妄動情狀。或分軍爲三起，而分打時錢三寨諸胡，或

分軍爲二起，而搶掠沿江一帶胡落，或攻縣城，酋胡

萬浩則一城帶去無遺，或搶毛老黃古羅伊則九處。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建酋背違清規
臣等謹言

併遭焚劫，或與忽刺溫相持于門巖上，而取勝則皆往返于慶源鎮之境，或攻忽刺溫，厚集于黑龍江，而用兵則約同事于虛叱界之地，或同老土部胡而來說甲胄，馬匹藩胡三事，或向會寧五鎮，而各索往來通好通事各一人，或撤水下胡人而移置白頭山，復撤羅良介所好，乃上起而移住水下，候藩胡盡撤，形勢聯絡，然後進犯朝鮮，或遣精兵八千，船隻一千，而載運軍器芻糧，復造長梯半車，飛樓戰車，而多備兵器乾糧，待明春大動，兩起軍馬直犯鏡城咸興，或進

攻回波部落而盡被屠殺仍爲忽集而勢將納降或約攻朝鮮鎮堡以牽制其邊然後乘虛而直發徑路或遣四將領短甲步兵而已到山下或選通事索川鎮藩胡使無隱城內或以五十餘卒由鎮江邊內或以一百餘軍由鍾城鎮外或將奴軍三百自索遠境而穿過穩城或驅藩胡累千自山外而督送奴寇封疆之界彼此戡然而屢動兵衆過境江邊之夷原非所屬而盡數搬移入寨其不遵奉初諭并吞禁驚之狀有不可言者卷查遼鎮自近日欽奉聖諭以後在督臣則以爲顯逆未形在鎮臣猶以爲顯惡未著似無容私憂過計者但朝鮮屬國也豆滿江邊縣城諸胡則朝鮮所屬以備深處野人者也向因海酋掄掠朝鮮故使建酋傳諭之今海酋復掄掠縣城諸胡建酋不惟不救而反吞噬之又且勾野人而與之聯姻今與江夷爲關則目前雖無侵化朝鮮而日後誠有滋蔓難圖者除各行兵部外相應呈堂復請等因案呈刊部臣惟東北夷三陟女直臣前疏備言之矣野人女直從來朝貢不常而建州海西一向稟我朝

東若朝鮮六道北道咸鏡則界豆滿江而野人去北而遁西道平安則界鴨綠江而建州去南而近其豆滿隔江縣城雜種諸胡則南隣朝鮮以爲唇齒而北障深處野人以傳解息者自本兵屢年傳聖諭于該鎮而撫臣趙梈差官宣諭所云毋得再擾朝鮮地方搶劫該國近境胡種者卽指豆滿江外縣城諸種而言也今縣城被劫于海夷求救于建酋則傳宣聖諭正此時今反令弟男擊破海酋軍兵席卷沿江夷種其數不啻數千在海西宜遭其擊而在縣城不更益其禍乎猶未也深處野人朝貢既不常于中國聲息久不至于江外今無故而來住十餘日與沿江諸夷與兵廝殺仍與建酋締結親密抑又何也夫聖上方令建酋傳諭海夷奉約而今且舉縣城諸胡而吞噬之反與海夷構孽朝鮮方持雜胡傳報野人爲備而今且勾深處野人而姻婭之今在沿江廝殺卽其弁髦聖諭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胡逆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爲未形未著豈以爲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解顯逆顯惡哉然

啓臣所云裁頓參價妄索降人尤屬恣肆。臣等以手
貢車減價者猶是本等虜情。而至于鎖臣則將色參
索降罪狀盡行抹殺。而一則曰。臣等請求。這卓羅
未遂所欲。人貢怨斯。若謂此皆違貢。皆車價爲之祟
者。夫車價非發端使然也。應給騎馬而外。其始每車
束十夷裝。每夷給一疋布。若所謂恤差錢者。而其後
折布爲銀。索價至十七八兩。以致豐潤等五驛牛頭
于大秀等。通狀告救。部咨該鎮撫臣議定。每車十兩。
且所告亦止五驛所減止數百金。欲大願奢如奴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忠貞堂

也。而或者見其兵本內向。遂以爲本形本著。可乎哉。
且從古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羣。而
存之。未有縱其吞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于
無可奈何者也。請以漢事明之。漢武元狩二年。霍去
病泉蘭之捷。降異國三十二。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并將其衆合四萬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故安定之
屬治三水。上郡之屬治龜茲。天水之屬治勇士。五原
之屬治蒲澤。張掖之屬治日勒。是也。漢宣五鳳三年。
匈奴諸王。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因大乖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忠貞堂
單于閼氏子孫名王當戶以下。將衆五萬來降。歸我
單于。臣臣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之。故西河之縣三
十六。若美稷。而北地之縣十九。若青山。是也。不特此
也。漢武遣張騫。以通烏孫。則連屬三十六國。而遂斷
其右臂。漢宣使鄭吉。迎日逐。則都護五十五國。而盡
并其君道。故終漢世。匈奴款塞。來朝。史不絕書。而迄
無夷狄之禍。因家法。漢爲治西。則番僧番族。皆使之
係塞。自効于右。而東則屬夷。屬國皆使之守上。自立
于左。以扼虜之吭。而制其命。而今建酋違背。祖訓。

損并屬夷既并建州諸部若寄住毛櫟等復并海西諸部若卜占吉猛骨字羅等今又捨南縣城勾連野人凌轢朝鮮若入無人之境地大兵強畜繁馬壯其勢豈徒偶強塞外矣自尊大而已乎待時而動來瑛而人臣誠未知所稅駕耳故海建二酋違貢雖均而衷情實異建酋奴兒哈赤則意在自外能貢而敢于不貢者也海西非關諸酋則陷在徵外欲貢而無由得貢者也海西南關諸酋則僥在跨下不復能貢即貢而亦非其故酋也故漢固不可先過而胡亦不宜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建酋情十一 平露堂

益進臣愚以爲陛下宜勅下兵部卽行該鎮督撫備行文告威謀之詞明問併胡侵屬之罪仍一面速撤稅監以絕遠人外向之心立捐內帑以裕邊將集兵之用益財不徒聚所貴善用錢用盡更未機會一失不可復追先發而制人則事遠而功倍陛下若立捐百萬以委之該鎮而責其成功謂不來收投骨鬪狗之效者無是理也夫理餉戶臣職也遠使用兵申飭驛遞樞臣職也臣禮曹職貢來則陳方物題賞賜不來則任之已耳而日擊情形刻在膚足輒冒昧

陳其狂瞽伏惟陛下留神以自爲宗社瀾圍至計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海建夷貢補至南非部落未明謹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 海建夷情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遼東巡撫趙楫摠兵官李成梁會題朝貢事大畧稱遼陽管副摠兵事泰將吳希漢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到撫順所宣諭奴速二酋上邊暨碑牢馬盟誓遵依起貢卽備段布等物犒賞訖建州夷酋奴兒哈赤原貢夷人五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建酋情十一 平露堂

自名分爲五起從撫順關入今有奴兒哈赤等與兀勒等二起共二百名補進萬曆二十六七兩年雙貢海西夷酋吾兒忽答見在建州寨內住牧原貢夷人三百六十三名分爲四起從廣順關入今有看只木等與莊台等二起共三百二十一名補進萬曆二十九三十兩年朝貢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隨該禮科泰看得馭夷之道來不拒去不追修其在我聽其在彼豈以去來爲重輕焉者奴酋不貢亦汲汲我備之未修耳孰爲此汲汲也且講事要副將是以我爲

乞盟矣。立碑鐫夷語是酋自爲主盟矣。抑何禦盟名是。微云悅故尊而體未失也。蓋亦自解云爾矣。酋氣日驕。我憂方長。竊恐入貢之爲脂膏也。一時耳目之觀聽。若湖焉。抄出酌之。通抄到部。送司案查。會典近年定海西每貢一千人。建州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如次年正月以後到邊者。邊臣奏請得旨方准驗放。今自三十五年並無驗放。入關者。又二臣會題。有奴酋不肯進貢。捨了罷等語。故本部于三月間。曾以踰期建貢。據實題明。今據該鎮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建夷諸

主

千

露

全

曾疏。奴速二酋盟誓補貢。則外夷已是回首。而革面

中國今舍瓊所云海西夷酋吾兒忽答。見在建州寨內住牧。原貢夷人三百六十三名者。正建酋所併南閩海酋數也。故今日女直在建州以五百道併海西南閩之三百六十三道。而爲之八百六十三道。在海西非閩以三百道併南閩之三百三十七道。而爲之六百三十七道。此番補貢名雖建州海西二種實則建州日海西南閩之勅而非閩海西不得與焉。一海西也。南閩爲建州所併。奪其勅而用之。非閩爲建州所隔。有其勂而無所用。今若謂中外汲汲于貢。而與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建夷諸

主

千

露

全

不詰從來。惟是包荒以填溪壑。勢必盡併。非閩徐聞

而有不_レ至。則修刑。於是乎有讓。不貢。于是乎有威讓之令。建酋吞噬海西。凌轡朝鮮。強裁參價。藉口車銀。該鎮合疏。而請加兵。故臣部循職。而諱違。臣名之也。非急之也。正欲邊臣讓之也。非欲其寬之也。今該鎮疏稱。中外汲汲于貢。彼且希冀。彼置入質。卑詞窮請。立碑鐫誓。副將臨邊。貌故自尊。中國另碑。體亦未失。摠之。中外急貢。制馭之策。自不得不寬云者。其中有無遷就。科臣參語已悉。臣不復問。第問誰急之。而誰寬之乎。至于一車十兩之裁。未及一行。而一十五兩之增。旋咨兩部。但所爭不過五驛。而所費不過數百金。事有關於邊防。謀應聽之兵部。惟是國家際天所覆。悉主悉臣。豈以建酋之貢。不貢爲重輕。特以朝鮮之警報當聞。而南閩之兼併有據。公然違貢。以嘗試我。故不容置之不問耳。夫其違貢也。業已不諱。其非則其補貢也。又安可不逆其計。內除撫順。閩所進奴兒哈赤等。兀勒等二起。原是建州。聽其到京。補貢外。其廣順。閩所進海西。夷酋何有。南其二閩。要見看只木等一百一十一名。其台等一百一十名。果係何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建酋

平定

夷種。如云南。閩則累代分土。何在。緣何住牧。建州。明是建酋。吞併何得冒勅頂賞。如云北閩。則經年久不。邀貢。何得一旦突來。亦必眞正北酋。方准一體驗放。夫夷狄自相攻擊。見謂中國之利。可收。漁入之功。然詳釋。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爲三。又折衝所地。站爲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議其羣而存之。未有縱其餽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臣禮曹職貢。苟幸其來。驗勅書題賞。賜則亦可以了事。惟思驗年遠貢。而復來。宜有以折其奸謀。而裁其橫索。則其貢庶幾堅而可恃。伏乞陛下勅下兵部。速行該鎮邊臣。詰問明白。始放入閩。毋徒惟其所欲。而莫之誰何。則邊圉幸甚。

東夷併貢宜需西戎領賞有制乞酌定入京留

邊之數以懷遠安內事

貢夷人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建酋

平定

入海西看只木等二起共二百二十一名自廣須閣
人又准順天巡撫咨據八月二十五日建州等衛二
百名入關九月初二日又報建州等衛一百六十名
入關以八月二十五日所報之數合于前疏則九月
初二日之數添加添者總之爲五百八十一名矣又
女直館序班李惟葵自遼東差回因問以順天撫臣
咨數何以異于遼東撫鎮所題惟葵答云撫鎮題數
是酌近因奴兒哈赤欲將建州應貢人數提先入貢
復報一百六十名人關故海西二百二十一名見在
皇明經世編

楊士貞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廣寧守候五十日矣隨于邸報見廣西道御史畢懋
康爲吏貢人數過多內地防範宜竊懇乞 聖明先
事預防以弭弊端以尊國體事尚未奉 旨又該本
司提督二館主事洪世俊爲外夷入貢伊邇內地料
理當周敬陳預備事宜以暢夷情以弭巨測事呈部
送司兩詞雖異其意皆欲將一千五百貢夷暫置重
鎮分作三番遞相出入者皆屬愚思預防委宜從長
籌畫隨查往購建州海西歲該一千五百人貢而每
歲實未有如數而至者故今海西尚補萬曆二十九

三十年貢而建州尚補二十六二十七年貢今建州
初報二百自是舊規而復報一百六十又欲爭處海
西之先若使海西二百二十一名久留廣寧必待建
州完事而後入則守候之苦不言可知况所報止是
一閱尚有一閱未到若其續到又將何以處之夫屬
夷不貢固當行威讓之令而及其補貢又當加體悉
之仁備查會典西非番茂海南琉球其初亦皆悉衆
入貢彼此困疲自嘉靖四十二年隆慶三年始著爲
令而華夷分賴之都督如哈密畏兀二府指揮若罕
皇明經世編

楊士貞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東亦斤月氏三衛皆五年貢三十人起送十三人烏
思藏若闡教五王招討若朵甘直管二司皆三年貢
一千人安撫若董卜韓胡別思寨俱三年貢一千七
百三十五人雜谷司三年貢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內
皆一半全賞京給一半減賞省給而止皆于全賞內
起送八人若董教王三年貢七百七十五人而止于
一半全賞內起送六人安撫若長河等司三年貢三
百三十六人自威茂入者若打喇兒三年貢二百五
十人達思蠻三年貢四百二十八人長貢司三年貢

三百人。砌世刊寺三年貢二百五十人。而皆于一半全賞內起送四人。自泯岷入者。若番族大則起送四五人。小則一二人。餘皆留邊聽賞。卽如琉球近該福建撫臣報稱。補二年一貢亦止。以一十三人入京。餘皆在福建候賞。此豈獨爲中國郵傳計哉。四方風氣異宜。他鄉水土難諳。往往有道衣而不得歸者。故留邊聽賞。夷亦便之。國家臣妾因夷非虜。若順義王。一向在邊領賞。並無一虜入京。卽自北而西而南。無不量行起送。以表來享之誠。而餘悉留邊以遂如歸之願。何獨于東夷而不一視同仁。令無比照前例量行起送。餘悉保邊。但付勅書齎驗。照常臨邊宴賞。則行者免跋涉之勞。守者免伺候之苦。其于中國防費更勿論矣。等因。到部。臣惟國家旣以羣類三衛處屬夷矣。卽東北如肅慎而不吝爵。以都督賜以金幣。歲使千五百人。奔命恐後。奉正朔。惟謹者。豈果利其幣矢石弩哉。此輩本非孝子順孫。各有部落種類。致其頭目。上此所以消其狡軼于彼也。邇來承平日久。禁網漸疎。戎商養安。貴倖閑隘。驗放不真。求非貴種。多錯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貢類敘

尤

平露堂

奴丁第取驗勅爲信。略示羈縻爲策。但使稱貢之恐後。亦當處置之得宜。况建州何以宜先。而海西何以宜後。不來何以讓之。而既來又何以阻之。今據所引西南番戎事例。論貢期遠者五年。而近者三年。或二年。未有一年一貢者也。論貢額則應貢之多。至一千七百三十五人。而起送之少。至一二人。未。有盡一千五百人而俱赴京師者也。今卽不宜苛爲之限。大約十人之內。一人赴京。或照衛所以擇酋長。或留本賞而送加賞來者。帶勅併驗。驗後一體題賞。仍照非虜事例。令序班同伴送將。應得賞賜齎赴遼東撫鎮衙門。連勅唱給。設宴管待。先令邊臣宣諭酋長。簡等各効忠順。一齊進貢。朝廷不吝犒賞。但念到邊守候焦煩。而沿路奔馳辛苦。目今長途天氣寒凜。夏月京師暑雨又多。疾疫風霜皆爲爾慮。今後可避嚴冬盛夏之期。各遵奉朝秋蒞蒞之制。建州海西南北三種。春秋皆以二百五十爲率。如正七月爲建州。則二八月爲非閏。而三九月爲南閏。按期如數而至。邊臣聽以二十五人入京。餘俱留邊聽賞。該鎮務要安插停妥。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貢類敘

尤

平露堂

時加優給俟入京者到邊一齊宴賞發回如有先期進數而至者一阻回縱容混入者悉聽參究日下如海西一起未曾入京者卽照例處分今撫按鎮臣皆新奉簡書正堪整頓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卽行該鎮遵照施行則既善 朝廷柔遠之惠益堅諸夷向化之誠而內地之防自可無慮矣

陪京災沴異常天心仁愛彌切疏

國史修省

南京禮部等衙門各揭帖開稱爲留京水災異常天心譴告宜惶恐乞 聖明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事臣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四賢錄卷之三 平露堂

讀之不勝悚懼故之故典淫雨不收水流國邑厥應甚鉅傳曰陰氣盛也水涌爲災災而入城市沿街衢則又異災而見于 皇祖龍飛之地素先殿大庖厨繁行滄漫則尤爲異蓋去歲京師水災內而禁地外而官民廬舍無不傾圯而今歲陪京亦復如是天意若曰輩輩示災旣不爲動舊京爲 皇祖肇基再加譴告能無惧乎臣等益知天心之仁愛 皇上無已時也三吳根本重地財賦輿區人心皇皇禍變將起修事修政各有司存無俟臣贊臣禮官也兩賜不時

咎在臣等除循往例恭候 命下百官素服三日痛

加修省以徇天戒外竊惟 皇上天之宗子一敬一

肆呼吸相通臣等萬心之所計慮不如 皇上之一

轉念萬手之所拮据不如 皇上之一舉筆今時政

廢墜 聖心豈不明灼但 聖斷未決耳如朝講當

親大條當補考選當下廢棄當舉選倘當處問斷言

之既詳既懇問亦屢奉明綸一則曰卽俟簡發一則

曰稍待簡發夫卽則不必俟稍待則不宜久而日復

一日月復一月其將何時臣雖更有條列無能加于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四賢錄卷之三 平露堂

閣臣之詳懇但祈卽 聖心所已明者斷而行之無使人謂天語煌煌徒爲擡延時日之資則幸矣顧臣等惡慮竊謂禍必有基不大破其積習口舌之爭能得有幾譬之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脈絡標急之治終難霍然臣等敢謹摘今日釀禍之源列爲五款 皇上必銳意改圖而修省之實效可冀焉一曰葆清明平旦之氣以澄 聖衷臣聞古帝王未明求衣非但勤事良以嚮明之際萬慮俱澄孟子夜氣之說正爲此耳 皇上深居靜攝念何嘗一日不在萬幾然臣

等側聞宮中起居，夜盡方寢，日旰未起。夫時值鬱晦，陰濁用事，況至夜分，神疲氣倦，於此時而有裁決，安得合宜？迨及平旦，正聖心清明之會，而反就燕息，牀第消糜，起視日昃，又將向晦矣，則氣何由澄神，何由定嗜好，所以蔽鋼，喜怒所以多偏，忠讜所以難入，批發所以愆期，外廷諸臣見爲皇上之忘天下，而不知夙興夜寐之間，蹉跎許多大事也。以皇上神聖，遠邁虞周，誠試鷄鳴而思待旦而行，則必知蠱惑如高淮決，不可不誅，稅監決，不可不撤，循吏如滿朝，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四吳修書 平露堂

卷之一

薦無辜如王邦才等，決不可不宥，雖未卽視朝，而神謀雄斷，當不崇朝而馳萬里，是謂天心復，而陰濁有不澄者否矣！一日，每月召閣部大臣入對，以決壅蔽。夫耳目聽視，則是非較然筆札，倦聞則疑信互半，閣部諸臣，皇上所與共圖國事也。而比年以來，天顏日遠，股肱心膂，日見隔絕，憂危深心，既未易悉之，簡疏補綴屢奏，又未易徹之旒纚，上不見緩急之形，則欲行而輒止，下未得要領之疇，則愈揣而愈疑，政事壅廢，人情猜阻，職此之內，以皇上之寬仁明察，

若使天下事得一一指數于前，裁決何難？况一月一御便殿，聖躬亦不爲勞，一召便有多官，則私言無從蔽隱，非止情事了然，抑且人品洞燭，一日之間，改觀易聽，政事必然精采，入心必然聳動，是謂泰交成而陰沴有不消者否矣！一日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尊主權，往時章奏之下，皆有定期，但有從與不從，並無下與不下，留中之起，蓋或事有難處，意有不便，以爲且一留中，可弭形跡，杜口語，然亦偶一爲之耳。豈意此端既開，遂成否黨，至于今下者爲曠典，不下者爲常事，皇上見爲行止自由，大權在手，不知章奏之入，既不必其出，則人又安必其入，入而不出，皇上主之矣，入而不入，竟誰主之？況批紅覆奏，轉展遲速之際，能無煬灶之好？臣恐權之潛移而不自知也。願皇上察此情形，斷自聖心，勒定限期，或幾日送票，幾日批發，倘有不當，明示駁正，行止遲速，顯然與天下共睹，斷絕留中之蔽，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權不至旁落於人，是謂乾剛奮而陰翳有不決者否矣！一日慎內批中發之旨，以杜羣疑，我皇祖設閣臣

所以備顧問代綏綸也。凡有章疏必擬自閣臣。取自上裁庶萬幾不煩而理而今有不由閣票徑從中出者矣。如近日考選一事兩奉中旨有部寺相詰言公言私之語是果出聖意乎則成福自由何不登時處分乃徒屢形詔旨經年未決若非出聖意則誰授此旨以啓紛紜之疑又如近日三閣臣同上辭疏一從內票二發閣票如謂內批特眷乎則諫行言聽斯謂有禮使當亟召考選之請何僅口即俟簡發若非出特眷則又何取內批以隆虛拘之數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皇上久處深宮是非邪正未易懸斷前後左右豈無寬闊當此主聖時明固無庸過慮萬一相沿日久矯旨之奸流毒搢紳則今日開端貽禍不淺臣願皇上留神章奏悉發閣擬而後裁決間有時出聖意亦祇傳諭閣臣自能將順庶善同端君遇無所譏譬則大明當空而陰魔有不伏者否矣一日去形跡體面之套以振事功夫蕭規曹隨原非顧體面韓范富歇上殿相爭如虎亦何嘗討形跡乎乃數年來閣部事體盡成圈套大小臣工務爲雷同政事弊求

極矣稍振刷則慮相形人情繞指絮矣稍挺立則嗾爲異目因循以長厚避嫌然而若竟坐視天下有恙應自潰之形而使志士抱戟芥及溺之恨則人心安得不離士習安得不廢遼國將吏安得煩牧之賢遣佚諸臣又安得弓旌之望哉臣願皇上勅閣部大臣以及庶官務破拘牽廓然與天下更始期以一德一心爲賓恭無認以水濟火爲和同譬則雷厲風而陰鬱有不通者否矣此五者積習既久釀禍實深朝講之不親大僚之不補考選之不下廢棄之不起違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餉之不處以至紀綱盡弛法庶俱廢習士滿目而憂直臣腐吻而諫而若罔聞也者祇由此一線之路未通未屯耳今天變已極事勢之窮蹙已極皇上不知及此時省覽臣疏加意改圖臣恐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鄰汝

唐允諧尹季泰閱

郭文毅集

疏

郭正域

注祖停稅賦

止蓋停稅

一編本原位以誤當時忠愛騰然尤得史臣之休

臣見近年以來中外民心愁苦怨嗟大小臣工法言

異語未蒙 俞允大 皇上之天下 祖宗艱難辛

苦之天下也 皇上之百姓 祖宗休養生息之百

姓也 皇上猶未肯推已之心以及天下則未有以

祖宗之事故 陛下者臣忝爲史官之長習見 祖

宗時故事昔人有言史以事諫臣不以 祖宗時事

告 陛下臣溺其職矣臣不敢多引往事我朝 列

聖享國長久無久 世宗 陛下聰明英武當法

世宗臣謹按實錄實訓列其事蹟唯 陛下覽觀嘉

靖初年御史陳寶言廣東珠池宜罷御史盧瓊言各

處鎮臣宜罷疏入俱報聞先是陝西鎮臣太監廡堂

誣太華州知州劉錦御史喻友賢白其事得 旨錦

復職夫珠池有利一言卽罷鎮守有官一言報可劉

錦一有司耳一言卽復復劉錦所以安人心也此

世皇初政一日而天下收觀也嘉靖八年三月御史

毛鳳韶疏言內臣外差太冗 上命如議已兵部上

所當裁者宣府監倉一北路東路西路懷來守備各

一薊遼鎮臺頭營劉家口太平寨漆陽營歸魚石營

黃峒口峨嵋山守備各一寧夏遼東甘肅各一浙江

提督市舶一得 旨盡革夫鳳韶一言而所罷不下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止蓋停稅 二 平露室

數十餘處不下數十餘人凡此皆 太祖之所無而

景廟 武廟之所增今一言而盡革數百年之弊政

真大聖人之作爲也嘉靖九年五月鎮守雲南右少

監劉福安赴任請以家人十五人自隨兵科都給事

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 詔降福安三級家人皆下

法司逮問已而詔革雲南鎮守官夫福安所請者家

人耳非投克之比也又十五名耳非數百人之多也

世宗既罷其官又逮其人誠恐擾害地方小民窮苦

無處控訴激成他變故重加懲創也嘉靖九年七月

南京高昇進貢魚筍，腹索舟夫不遂，置筍不進，兵部言昇等騷擾抗旨，詔下南京訊問。夫高昇進貢魚筍，原係土供之物，而需索舟夫，似可借口以嫁禍于地方。世宗不罪有司之怠緩，而罪昇之害民，誠知進御品物，經過州縣，敢不奔命，使假言怠玩者，故以此聒上聽激。上怒耳，驛遞之苦，真不可不知。供億之難，真不可不念。需索之端，真不可輕開也。嘉靖十三年四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奏請增官，下法司逮問。夫增官織造，未與民事也，輒從逮問，死事于小民，日奪其命，日傷其心，豈可輕易靖人也。嘉靖十七年，武定侯郭勛欲復各巡鎮臣，併令開採。上曰：各處鎮守內臣，不係太祖定制，既而都給事中朱隆禧等劾勛所言，躋貨殃民。上是其言已之，夫郭勛小人，但知言利取寵，不顧國家大計所賴。世宗明聖，不允其奏。且世宗初政，傳播海內，照耀天地，光美世冊者，無大于此舉。而勛敢撓其美，政誘以邪說，若非聖心獨斷，則嘉靖數十年聖政，爲小人一言壞盡矣。嘉靖二十年六月，致仕通判趙儒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全

三

平露全

王政投尉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于潛開元松陽進昌等縣銀場可採。上命錦承衛千戶蕭鏐往勘，巡按御史王紳以所屬銀場僻在山峪溪谷，小徑恐流四集，劫掠村落，乞行封閉。巡撫雲南都御史汪文盛亦言唐弼等所奏大理開採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如其言。上曰：各處銀場既有損無補，卽如故封閉，其領勅官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夫蕭鏐採取之命已下矣，一聞人言而盡止。趙璧唐弼之疏允矣，一聞人言而盡治罪。此等舉動，如雷如霆。上順天心，下順民心，凡此數條，載于國史，昭如日星。臣再四捧誦，反覆思惟。世宗舉天下鎮臣一朝撤盡，皇上奈何數年以此草布滿天下。世宗不難于盡革前賴之故政，皇上何難于更新自己之往事。人主至尊至貴，說此錢財如糞如土，但當比隆前聖，留名萬古，使天下謳歌鼓舞祝延。聖壽永保，太平乃爲貴耳。今內外官員稍有志氣者，亦思砥礪名節，傳名後世。陛下貴爲天子，聰明過人，萬萬而計不出此，何也。陛下以此遺子孫，臣稽之史冊，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全

四

平露全

之天道遺子孫以財。不知遺子孫以安也。陛下勿以當今東西寧。四夷賓服。東制日本。西滅楊尙爲晏然無事也。自古亂亡之禍。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強盛。兼并六國。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漢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由此觀之。人主之威。可以鞭撻四夷。不可以塞小民之口。可以駕馭臣工。不可以結小民之心。昔齊桓公五霸之賢者也。一日麥丘人謂之曰。願君勿得罪于群臣百姓。夫以人君之尊。乃不可得罪于群臣百姓者何也。失百姓之心。則失天下矣。失群臣之心。則失百姓矣。管子曰。下令于流水之源者。順民心也。人君能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令無不行。如水之流矣。陛下奈何不與民同好惡。而民之所好者。反加建繫。民之所怨者。反爲庇宥。誠恐人心一逆。則號令必有壅而不行。號令不行。無如小民何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北漢傳

五

平陽堂

孟子曰。民爲貴。此之謂也。陛下聰明遠人。萬萬奈何不効。世宗初政。以臣觀之。不但當法。世宗又當法。高皇帝。臣又敢以高皇帝之事告陛下。昔洪武初年。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高皇帝曰。銀場之利。我深知之。利官者少。損民者多。况今生民凋瘵。豈可重勞。言者慚退。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臣言。民間瓜菜柿棗畜牧有利。高皇帝曰。聚歛之臣。甚于盜臣。命執而罪之。又滅元之日。輸其寶貨至京。高皇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貨財非寶。帝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北漢傳

六

平陽堂

易也。地方作難，內臣不能撤也。百姓又不可家喻而戶曉也。但願皇上以太祖世宗爲法，以百姓爲本，勿吝改過，如日月之明，採擇群言，如江海之量，保全社稷如泰山之安，收拾人心，招徠和氣，如天地之壽，臣愚得効涓埃，且以不朽，不勝大願。

收賞夷鈔疏

收賞夷鈔

王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陝西河州衛差來伴送通把張懷呈前事稱：關化王差來使臣番僧堅劉朵爾只等說我們進貢到京，緣段絹匹及折衣銀兩，

聖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收賞夷鈔

平二路堂

俱是朝內給賞，惟鈔銀遲滯，不與銀段絹匹同散，致各夷在館守候日久，只得賤賣與鈔戶，不得朝廷實惠。因候鈔又多費供應錢糧，乞賜議處給與見銀以慰遠人等情。到部送司查得：貢夷賞賜惟鈔錠最難開給，益以過遲有期，故常關乏，而致夷人守候，或賤賣而去，委應與之酌處。案呈到部，看得寶鈔之制，所以濟金錢之窮，而廣民生之用也。後因行使不便，公私遂停不用，然猶用以賞賚。天恩慎重，片紙隻字，亦足昭榮示勸，乃用以賞夷，則有大謬不然者。夫

使制鈔而無費工本也，則可既費工本，得不償失，與之不足示恩，受之苦于無用，誠有不得不變而通之者。夷人折賞鈔錠，每起動以數萬計，一時缺乏，本夷段絹銀兩給領已久，爲此今其候領收費供給之繁，彼有失候之苦，一不便也。既領得矣，無所用之，或賣與收鈔者，或徑與平人者，甚或有棄置之者，不惟仰

聖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收賞夷鈔

平二路堂

鈔戶專一收買官鈔，每塊官價一錢三分，而彼僅出二三，用以納官，復得一錢三分之價，旋收旋納，旋賞旋收。在官費銀一錢三分，受賞者曾無二三分之實惠，而奸民獲六七倍之利，旋相周轉，如聞無端。是國家賞功之典，正供奸民倖利之資者，三不便也。如奸民李河通同本部辦官葉仲達收買官鈔，將仲達問擬徒罪，外司官親至河家查驗，盈易充棟，無慮數千百萬用之納官，又不知冒若干官價矣。已經併送刑部收問，外恐不止李河一人而已也。合無今後如遇賞賚夷人，每塊收折銅錢二十文，彼歡然領受，既見守候之苦，又需實在之惠，且使奸民無所倖利，而冒

濫之費亦可少省矣。夷人數多日費供應既免鈔費。又免供應之費。誠莫便于此者。再照寶鈔之不能與銅錢並用也。既已均知之矣。猶然用以賞賜。是不以實惠惠下也。惠不以實。不知無惠而鈔開解進公私收買其弊。又若此若茲。免解公私尤爲兩利。但非本部職掌。伏乞勅下該部詳議。卽今開化王差來進貢人六百名。該賞鈔六萬錠。計鈔費該銀一百五十六兩。若銅錢每人四十文。共費銀三十餘兩。今次卽該省銀一百餘兩。舊例鈔三分本色七分折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文彙集 政賞銀鈔 九 平露室

卽本色亦解銀至京。方行收買。合無于三分本色內。仍解鈔一半。以俟給賞各官及王府差來人役。京操官軍一半。改折解銀。以爲造錢工本。給賞各處夷人等。用度無干司農之帑。而徑久可行。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行勘楚藩

楚事于市城郭郭明使以此得第四明妖書事起

今年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于木

至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漢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漢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予亦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

聞又月餘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妄奉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各部院參看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貢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告。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有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越投揭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文彙集 行勘楚藩十 平露室

郭大略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令越去。奉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群党。輒奉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泰看來說。欽此。臣以爲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休誼而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徇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隱瞞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

而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益部中事休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末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于王疏則以爲當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則以爲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焉既而來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既已會同泰勘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開楚王令投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皇明經世編

邵文毅集

行勘楚藩

十一

平賈

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算既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奸名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略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例該卽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

騰上煩御覽臣部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騰數本分送各部其事之始末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于天下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爲行止臣不意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皇上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謂敢于二三千裡之外冒昧擔當乎蓋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不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事相聞豈能爲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順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

皇明經世編

邵文毅集

行勘楚藩

十一

足服人、又無事過特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人之說皆不過爲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單、華越原揭、臣不敢收、易抄謄、謹封原紙呈上 御覽、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行冊卷第 十二 不家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五

徐子遠門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郡人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泰閣

唐宗伯占星集

叙

唐文獻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覃思榮慶叙

井陘道

國家令甲九卿以下暨藩臬長必三年迨考始得贖

禁所生蓋其重也而藩臬長多不迨考輒得遷代去

皇明經世編

唐董二公集

井陘道一

平定堂

謂亭以秩酬勞不欲以濫此慵若主爵者靳之云不

佞同年盛公成西以大叅備兵井陘之明年會上以

升儲思得拜題書榮及再世無事迨考也君先任山

東憲副于級四品耳非用大叅備井陘不得以再世

榮卽用大叅備井陘未及期已哀然三品綸爲再世

榮也可不爲非常之遭哉顧人知艷君之取于上以

事其親者奇也而未知國家所以重四輔而取于君

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爲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榮

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爲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榮

陽成臯間其權未有分也淮陰一下趙使人登華山

持赤幟捲有齊燕而楚遂不支由是觀之趙失則山

東危趙得則中原定故曰恒山天下脊乃今非獨脊

已何者漢唐都關中則三輔雍岐重國家都燕蓟則

中山鉅鹿重勢也漢之黃金璽書雖曰下郡國而日

徙其豪傑于三輔使離官卒田其墾地以充軍食唐

聚重兵關中其後驍騎之士率取諸岐華蒲同諸州

勢使然耳今之井陘卽古之恒山其地翊護神都每

秋防守三關軍屯管塢交相錯斯不亦股股重地乎

皇明經世編

唐董二公集

井陘道二

平定堂

哉而備兵使者又兼轄關陝而西秦晉之走轂下則

此爲門戶夫人未有不愛股肱而墜門戶者國家雖

號奉寧當事者之深憂遠慮豈遽出漢唐下其于爲

地擇官爲官擇人蓋日鯁鯁焉公之所錄以東省從

也卽東人亟爲誨九戩而卒不能留公當宁之意念

深矣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叙

今天下之稱雄邊宿重兵者凡九而薊門居其一薊

門之有制閫與諸觀察使者分部治兵參聯基布而

皇明經世編

唐肅宗二公集

卷之一

三 于密雲

密雲居其一，密雲卽古漁陽地也，其在于今天子考卜幽燕謀深宅錫，密雲內連天府，而外控大漠，亦猶堂堂之有戶牖矣。往歲庚戌，不戒虜，得長驅陵京震動，天子赫然思固其圉，子是益餉芻粟練士馬，以修戰具，而備兵使者，尤必慎簡以克，自非其人，忠勤廉幹文武而足憲者，弗與也。夫旣已得其人，專委而責成之，度假而授之旄，鐵建牙開闢歷閔，于諸邊以熟習其山川之險易，與夫虜敵之堅瑕，而後入贊邦政，爲天子借飭而籌百不失一，蓋其重已，不佞自通朝

皇明經世編

唐肅宗二公集

卷之一

四 于密雲

爲重可知也。在易之師，二典四皆稱無咎，然二主進四主退，九馬對號者皆用此多譽，四多愆，則遠近異也。密雲居天子肘腋之地，赤白之羽朝發而夕聞，卽瑕豐易起，治兵使者或乃日爲思府，有急第收保，自固或乃巧文以逃責，冒首虜以爲功，師貞之吉何有，而王公然乎哉。公所轄若通州寶坻平谷三河古北皆山海之要衝，一切虜斥埃謹烽燧，時聞謀核功實，勤操備無不畢智竭力爲國家豎永世之畫，而又捕虜首獻，不以詔已，而以颺衆，縉帛牛酒，不以啖虜，而以飽師，幕府金錢，不以養交，而以鑒賞，唯公當多譽之時，不忘多懼，是以處瑕堂之地，而多膺祉福，由憲副而爲按察，又由按察而爲布政，自天子所三錫命矣。此某官某人之所以授言不佞而徵文爲賀也，蓋其言曰：自某之得公于此也，若杖仗焉，若軾式焉，今天子旌公功而不使公改步，某所二天在茲，其敢忘賀，而不佞則曰：公社稷之器也，是宜爲社稷賀，而賀公其小者也，何以故？蓋國家自大寧旣徙，地險失矣，所恃人謀之臧，可以綢繆桑土，然今譚者率言文吏之在行間，猶之鑣

脂刻水而已。夫非其人之難難于其精白一心終始而不渝者也。王公自策仕服官以來績効彰灼然間按之無不可移而之治戎者夫其平反治獄則不殺之仁也潔廉礙已則不染之介也惻惻治辦則不欺之義也。力此三者始終夷險如出一轍而夫人之貞備矣。于密雲乎何有。

碑記

奉勅撰鄭州重修藥王廟碑記

鄭州刺史

直隸河間府鄭州故有藥王廟一所建自先朝由來皇明經世編

唐書二公集

鄭州刺史

平書堂

舊矣歷歲滋遠像設祠宇日就傾頽鐘鼎稀聞香火幾絕今上某年偶以聖體違和肆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廣修善事爲上祝釐維神赫靈睿衷潛啟進香祈禱詔使甫出而聖體悅康慈情欣慰用恩答景贖展嚴禪俾自今垂之永永無極于是勅內官監太監張進及本官近侍張思實內帑金錢前往卽事凡幾閱月工以底績昔之故宮遺址鞠爲樵林牧徑敗壁頽垣蝕于蛄涎鳥跡者莫不一舉而新之梓材既旣丹雘畢施計昔無而今翬者爲三皇殿

翼以左右堂廡凡若干楹其既圯而更新者爲藥王殿又傍小二殿皆翼以樓觀門扉凡若干楹其外則緣以周墻增崇加拓遠而望之中堂雲精三門洞開信哉其爲闕仙之宇鉅麗之觀已臣不佞授簡書之用告成事臣謹按庖羲氏則天垂象俾民知吉凶神農味百草教民以藥石黃帝明陰陽乃與岐伯等講求難經素問諸書行世蓋皆先天開物作大醫王

迨于後藥王藥上二菩薩應身行化授記竺乾秦越

人受長桑之術世共神之藥號崇祀越人故鄭產廟

皇明經世編

唐書二公集

鄭州刺史

平書堂

額之設所從來矣今制加祀三皇原本祖始聖人議禮度越千禋要以侑國佑民其非禋祀不經明甚又況明神昭監似響答桴皇極欽福助天申祇維功德載在祀典遠宇崇宮聖盤鳳峙歲祭時享有其舉之詎曰可廢乎哉是役也詔出內鑑若干楹不以廢大農一錢拓地僭工皆有直迄于成而民不加勞吏不加擾又慈皇以九廟百靈之重勤思燕翼天子以保身保民之心仰承敬佑於都哉慈儉仁孝之德光于四表行將永受平康之福錫厥庶民又奚假黃庭

大洞之法，天皇太乙紫微之祀，下至丹藥奇技符籙，小數若前世所述而後乃希，長生久駐，後天地而不老者乎？臣謹稽首拜手書其事于麗牲之石而系之以銘。銘曰：瀛州之陽，神室所卽，翼我皇圖，宣廟食兮。瞻茲故宮，代稱有恆，既久而祀，會鼎革兮。允哲文母，道契淵嘿，肅雍祈禱，求則得兮。穆穆我后，欲時福極，維神降康，祀崇德兮。錫鑑詔使，維茲維飭，塗丹渥金，以爲飾兮。甲觀異我閭宮，翼我皇功，德竝前兮。千秋萬禩，奉之靡忒，必芬爭享，維牲特兮。風馬雲輶，皇明經世編

唐董公集

卷之一

七

是降是陟，永佑我皇，福田植兮。微臣職史，來者取式，爰綴斯辭，金石刻兮。

董宗伯容臺集

董其昌

報命疏

纂修史錄

本奉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奉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俱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

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克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牘，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俱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束，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村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朱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予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造也。但臣有刪皇明經世編

唐董二公集

纂修史錄

八

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家鉞斯在如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裁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歷抒腹司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祖。禹爲之佐。前後皇明經世編
唐書二公集 卷之九 平雷堂
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濫。況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料。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珥。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承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蘭公 李 雯舒章

姚 臺元可參閱

焦太史集

議

焦 竑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
徂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
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
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窮財盡姦宄
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饑
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 上統馭方內仁懷義
宸厪所不至宜粟陳賈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
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
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岵水涯羣不逞之徒鈞
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

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
儲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
流進移粟移民哀盈盈縮下也咸無焉而萃孽靡附
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茂有及矣試詳論
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遣人所
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原人所掌歲計豐凶
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
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糶中饑則發中熟
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
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
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
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貢州
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
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
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勘輸別
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踰開墮者記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得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蜀瓊蔽淫霖者晴旱而理穰穰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辨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哺王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贏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焚焚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旣可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焦太史集

三

平露堂

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猶有佳筆之警出於巨測我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貴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斂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畔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離科政拙之陽城無爲

賑饑發粟之韓詔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孰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修史條陳四事議

所論史事不減劉子玄

一本紀之常議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焦太史集

四

平露堂

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肅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踞跨

亦書寒族雖夷黷並誅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冊構枉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糞於蕭懸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皇太史集

五

平齋堂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

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勝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籍令班馬名流何以籍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皇太史集

六

平齋堂

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郁汝持子衡

選輯

無錫周如璧鴻章參閱

許光祿集

河東案略

許維新

平陽兵事略

平陽兵事

兵防二

夫平陽所急唯在備河河去鎮四百里山險

迂曲升空入谷與垂徑外不可輿以馬不可馬以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兵事

至扳挽而進日夜行不過百里是以道臣從不至即

總捕若查盤廳佐亦不至也賊至必三四日乃得報

又三四日兵乃集又三四日乃抵河賊飽而去矣兵

向不得見賊賊熟知兵期會伎能必出此故不備而

笑往年賊任口多故兵得及之然率疲無糧榜腹而

中語曰百里趨利蹶上竊固其所也時余欲設兵河

上選鋒三百相踐更以一指揮或兩戶侯將之會高

太守條四事曰建城壘備糧餉買戰馬造戰船皆要

務而首所需者餉也乃檄之衛使清冒餉以克得老

弱切曠役五百名各月餉四錢歲得二千四百有奇

餉既得以三百不足分防別以選卒為先鋒得三十

七人太守募勇敢武生任道統道洪親丁合十八人

敢戰邊卒為項領且教習之四人踐更辛月餉六錢

還衙如舊選鋒邊卒親丁月八錢不踐更踐更以二

季為期將軍稟月三兩兩翼武生減三之一回來寇

大寧吉州為衝兵須屯馬關河逼山不可城沿山

壘石而屋不足者餽廢舍居之營一官舍與三將費

三十餘糧武生選卒登於永相亦餽廢舍歲費三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兵事

繹炊具皆畧備有敵則選鋒偵探先登山河嶮崎不

便馬為諸將武生裝重市五十匹匹率十繹駢騁在

焉弓矢衣甲如軍將數費二百餘繹皆出冒簾歲時

私犒若勞將則以本道贖克之督撫魏公近有造攻

具亦費數百繹別取府藏其日與收補法具原移中

卒不習技擊督撫發材官六使營帥婁鴻業統而教

之壬子八月賊以三十至任時李舟來即舍筏而登

飽乃掠舟去以本道洗諸舟無所掠賊據其舟不敢

下任道統率十人者派流捕之賊見兵少抵岸射武

生據山發勁弩燈之賊怒擊矢皆發射傷略相當親
丁田萬鍾者奮矛而下曰殺不殺胡射為賊披靡皆
爭趨舟見無後繼又下羣射之萬鍾中日歎賊奮而
登道殺手刃一人削半面乃退復據舟順流抵關見
山上列幟成城移舵西岸西岸山上曰大舅奴兩為
賊使山西沈吾舟失生計又來作祟耶下大石椎之
賊叩頭盡棄其所有而奔是役也親丁斃一人傷十
二人寇斃二人傷十餘人自是不敢至矣癸丑四月
寇恨前不得意又遣一人曰劉繼河來視兵強弱為
皇明經世編

計光祿集

平陽卷三

平露堂

羅卒所獲鞠得諸寇黨主名可三四百人散處延郡
綏德諸郡邑繫驪河以其主名移秦捕得四人發延
川狄會晉邊吏維鞠之賊不敢出一歲矣先是賊狡
點惡喝人或稱曰或稱延綏邊上勁兵以故諸軍虎
視不敢近至道統以十八人敵三十人賊何異之有
夫回賊來寇必自興嵐以上掠舟順流乃能至亂然
不事船則不可行劫其後不掠本地之船則無從過
陝歸巢本地過渡之船則賊寇逃命之慈航也往時
船丁多與賊通姑其厚賄渡送過河是以兵難追逐

船難斷絕屢曾嚴為嚴禁使舟遠賊該州縣至使人
守之已而守者與船丁同犯不以爲懼則厚餌之故
薰其心也是以本道親至河上碎其舟而流之重權
無算彼則以不便土人往還爲辭不思國家設險全
在河流以爲東西天塹潼關開鎮往來者必道於彼
乃其正路也若處可徑渡則潼關不必設矣是以亭
劉之變有旨盡繫渡船非近事之明鑑乎而秦人
必以不便爲說且云秦非晉土何得併禁其渡彼生
理於秦吾不得而問之矣彼盜賊於晉吾亦不得而
問之乎秦人之在晉獄者何限也若以爲秦人不可
問則回亦不必捕矣往來渡河所關者小巨寇行劫
所關者大邇來寇至驪馬攻村與北虜無異焚人屋
室機人婦女毀敗人陰陽殺傷官軍把總指揮竹受
其虜辱此尚可以過渡之小便博夷虜之大害乎而
秦人必欲敗此禁防不舍通回之利即使禁船不便
亦不過商賈行人之小阻迂曲其路徑而已豈若屠
戮盜劫之慘慘及沿河之郡邑哉或曰爲其渡賊禁
渡賊耳何必罷船蓋渡船既多則禁防不便即船丁

計光祿集

平陽卷四

平露堂

不與賊市賊自奪船而歸處處皆是梯航隨在都有便路卽欲把截逐捕從何而施惟絕其渡船則賊之歸路既斷而賊之垂涎自消彼在敵境如在陷阱既無歸路無論勝兵剪除卽使數十人尾而隨賊前不得食後又何往三數日間不爲禽虜則投河流彼何敢輕入爲寇哉唯是鄉寧而南至於蒲州率有炭船往來地方久享其利又有內臣稅錢多係宗室勢要人家有司不肯禁絕要自賊來自北多在吉州大寧之間下水行尤自可慮若蒲坂而北係是逆流賊舟無自南而北者卽使歸路奪舟不在此間猶屬稍緩要之事出所忽不可不防平居無事之時炭船或可容留但許自鄉寧南行不許北過吉州一有盜儼則一切炭船盡各屏絕不得載渡該縣須將各炭船取有干結編定字號有不遵約束擅敢抗違者無論失事與否以通賊論沒船破家重遣不貸其間多有載鹽者仍當呈允鹽院轉行陝西一體遵照蓋鹽院兼制秦晉法自易行故也

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顧今不饒於錢卽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府志 五 平露堂

之無措要使自爲生計亦可謂不費之賞矣諸軍在河常二百餘人操習之暇率是坐食不虛此有用之力乎似應移府將其應得之餉蚤發一二月以爲工本本管官旗就其所能勸使工作織屨編巾鐵冶土木或沿河屯種曠地皆可規利厚者長其生計貧者娶婦成家既有得利之權亦免久戍之鬱吾在松江常以施之水哨一日獻衣甲雜貨八十擔超距而出殊可快也倘亦已然之事乎

要之養兵屯戍然目之計耳而回非不可撲滅之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府志 六 平露堂

也直地方成玩養此癰耳要地方自足辦此不須兵也回之來寇不過數十人一縣設備不難百人見有弓兵已足三十人再以鄉兵六七十人則回何難制哉吾嘗檢馬鬪弓兵本三十人而少七人問何往曰該縣取以充書佐之用也何名乎其二十三人者半老弱人則弓兵無矣鄉寧縣以六百門夫張典史率之而走則無鄉夫矣舉一處而他處何不然哉趙樞羣一村人鳴鼓控弦以待而回不敢近賀元微以兄弟斬賊二受督撫賞諸賊相戒不入大寧彼非鄉丘

乎各處抽官巡檢有能實加訓獎者其精銳彼習見回之不足畏則自能賣勇致防人固其固縣各將縣若有大寇臨疆犄角之烏有連教邑之力而不能禦三數十之侮哉如此則典史巡檢即將鄉甲卽兵守令卽大帥以本道綱領之又何以矢戍爲哉由此則歲省冒餉二千四百積十年可充縣官重大之用則國家吏民自足了地方之事別議兵將者贅疣也非正迫也則卽以此事進退河上諸吏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軍

平露堂

一操習軍士處有之而處率虛文至平陽有軍衛設兵道而操習之虛文亦少平時領操官員雖按期稟請遙聞鳴礮數聲而已武備之弛不在下而在上勤而下未有敢怠者顧操習之法行營校射而已近日督撫親公倣邊方製火器始有校打礮法此亦射之類也教士卒須先教將今之將則各武職是已武職平昔半無弓矢卽開行操習如或月而食豈能濟於緩急然考武職者必以弓馬如士子之習帖括若士子不知帖括卽精於騎射何用武職不開武事卽閑於雜技何用因與諸職約今後查注官考一以騎

射爲據騎射精能卽素有小疵仍考上騎射不習卽他衙門注優仍考下由此各弁始習於其本業朋爲偶以領操大吏督之其卒倭以次而校旬凡三卽不俱穿楊而十得其五上者命中余以隙校閱之然有罰必賞初校費可五十緡費出府收該衛還官月銀之積後以賞不充不能常校再校而賞其甚優不濫及庶可常也昔仲世衡在青澗苦士不能射由此是非曲直一斷以射而兵將無敵後之校兵如大理者其可哉余之考武弁以射竊仲之意而未竟也夫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軍

平露堂

練衛軍止可備調發若河上回賊之類也此偏去石州近震鄰邊敵各處深山曠谷多有土賊如岳陽山中積住沁源文水靜樂流民常以數百計該縣城內居民不過二百家往年聽其囂聚遂爲諸盜淵藪劫不敢捕力不能驅幸其小竊耳假使其狂逞乘隙以二百家之城而當彌山之寇寧可幸耶該縣傅尹審發其事號召隣境漸次驅之而先之道檄此從來養癰之禍幸不至於決裂者尹之力也至于霍州而東彌望空山汾西之墟四連荒嶠垣曲界於河南歲暮

分兵防守。然此等諸處平居無事。可無桑土之慮哉。各處皆有鄉兵。多設民壯。鄉兵既無專責。而民壯遠歷上邊。天上邊修守故事也。而多遭逃不濟一錢事。故邇來各縣多議解銀免其上邊者。此議實爲兼得。合將餘下壯丁。官給弓矢利器。巡捕官率而習之。朔望之期。長官時一校練其鄉間武勇之人。有願効力者。籍名在官。免其丁差。農隙之時。教習保甲。爲之領袖。鄉隣有急。捕官率民壯鄉兵相機捕捉。有功之人。給賞如格。本道出巡。卽以校練能否爲諸吏之情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盜室

四季北校。卽以盜賊有無爲捕官之殿。最若捕官不務練兵捕盜。而干與他事。卽各開稱賢。稱能。決不免於下考。其指練民壯而受常例。指查鄉兵而科下程。一有犯者。便卽斥之。夫以各州縣之兵。可作各州縣之備。脫有不虞。連友邦而爲勢。其細可以弭盜。其大可以禦寇。澤潞兵爲諸道最。正是練土人。豈其取給於尺籍哉。至于本道諸快。率係孱夫。僅知弓矢。止供郵簡之役。不堪禦伍。當鋒前河上。有急而出。單車輕於一葉。此豈所謂居重之道也。曾不能增役加費。而

衙門諸役。頗有閒人。如民壯與夫舍人。門皂皆懸弧矢之目。可充爪牙之材。遴選當以弓射進身。居閒亦宜射力相競。有急而出。皆是。赴赴武夫。誰謂坐食。百人無一隊之用乎。昔仲君教射。婦人小子亦皆習之。由此乃成盛旅。吾數數有意而未之成也。

一彈盜莫如保甲。自昔人人言之。各衙門亦屢屢申飭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而點查搔擾。失盜繁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不可聚也。夫保伍連坐。商君之法也。有商君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盜室

烈而後法可必行。無其烈而用其法。則難免於狎視而戲應之。夫盜至暴惡也。捕盜至險慘也。以田夫白徒而趨此不測之役。死傷在前。又非父兄子弟之戚。不以斬馘之法促之。誰其樂趨。非但不樂。亦不敢也。彼時卽有連坐重究之文。豈暇顧乎。比其失事。逮繫朴責。則有之。卽欲連坐重治。彼非有應捕之任。又非有廩食於官。若何而可以窮治也。既不可以窮治。則連坐重究之文。虎矣。臨盜既無斬馘以相迫。事後又難重法以示信。以虛喝而責人於實禍。以犯難而輕

望於路人此必不得之數也無論敵捕盜即同寮糾
樂於本伍亦不易行如一村之中某善某惡易知也
如曰某人出往某處某人審作某事則何能盡規若
曰必偵伴踪跡之彼爲盜奸徒踪跡詭秘遠近不當
就有餘聞常伴而跡之即善良之人亦多商賈遠出
豈以出入不當便能決其在外爲盜一繫糾衆勢所
必難失於糾舉又坐同保誰能各不營生終年閉戶
而坐待行保伍法也大要此法止可輕行不必峻法
止可備一策不足全恃行之以輕則朴責逮累便可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平盜堂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平盜堂

示信守望騎角或可助防然富室乃患盜驛資爲富
人情不樂孤利乃患盜強衆保孤勢遠難行要厚積
勢孤之家亦蚤自爲計何待委命於官也州縣捕盜
之人莫衆於守城民壯各處多者五百少亦二三百
巡緝逐捕正其事任然往日使此輩巡路城之四方
每役一人以一人而責令捕一路盜是兒戲事也此
輩領役全不問盜惟通同地方火甲羅事生端擡擬
騙詐或報喧鬧或呈縣毆爲捕官心腹雞犬不寧莫
若就法爲法去其爲害而增其爲利然一人捕一路

爲盜笑耳路俱各增爲十人該州縣選其精壯武勇
者予以弓刀大杖繫以年貌姓名木牌標忠實稍長
之人編爲頭領使統領十人日夜巡徼一面偵奸
行不得分散盜夥行則有統紀步衆賊懼分散則勢
孤難保人便其私喫紫之處全在於此遇逃賊則奮
力捕獲遇行劫則糾衆撲援獲得賊賊半以充賞止
許一意緝盜不得絲干他事但有食人一物騙人一
錢呈報一雜事毆辱一鄉民重責八十枷遊究罪巡
行要在不測忽此忽彼徧歷鄉村食宿無常風食野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平盜堂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平盜堂

止迎官聽差決不許索此諸人兩月一更以均其勞
武職官考與文職又自不同文職年年去來人各一
考武職一生在任少有遷移從來注考率是錄舊即
府道亦以爲無甚關要襲而仍之不惟材技無以自
見經勞考終身朴貞犬戒飭官邪異其改也無問
改否而常年戒飭彼即有改心自知無益不如縱任
不過戒飭而已是阻人之遷善而長其不肖此積習
爲之也吾常見百戶張國用李時春皆年六十矣曾
懸女孽之罪問其事曰幼時不知法誠有之三十餘

年矣夫淫穢之行委玷官常顧經戒十次尚不盡法
其人已老戒之何用或曰如此之類亦不忍波及各
弁寧以已破之甌當之是則然矣豈考官之意乎凡
武職取其技能勇力而已故曰材官洎閭閻中林
赴赴乃公侯干城在此不在彼亦何必過責諸曹以
不必然之法哉大悖倫常重于操守法無赦尺寸之
朽可以略之已然之玷不復再追而一以騎射材力
爲主夫主在材勇是其本科凡鄉曲睚眦送訪奸徒
不得脇而枉之所取在大不細過則連抱之具有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平陽志卷之十一 平露堂

以自奮而疆場得用其經戒而懼者亦思及於寬政
而洗垢可期矣指揮馮承祖諸人千戶黃元慶諸人
百戶秦世雄諸人命巾穿札其礪然者也崔天胤雖
陷於賊而獨力難支譚世輔何義元引避不前而知
過自奮武健矯捷殊是空羣故亦戒而用之以責後
功其諸類此難以名盡蓋武職非同文員須入獎拔
如河上有事出頭成功便是薦本誰得而掩之哉故
願諸世職自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唐允諧尹季泰閱

顧端文集

疏

顧憲成

建儲疏 建儲立長

建儲疏 高宗切著明而忠愛之意諸條有遺
臣等伏見 皇上思 祖訓立嫡之條欲將三皇子
之長也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此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 建儲立長 一 平露堂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祖之心為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訟以為可痛可恨于此知 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遠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為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真聖君哉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 皇上之所據以為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為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機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

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為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期掩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驟不撓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費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

皇上之稱祖訓倦倦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 皇子第以其合

于已援而附之是為尊 祖訓乎是為尊祖訓乎其

不可一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 建儲立長 二 平露堂

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歷歷可按 皇

上第以其不合于已置弗為省宣 皇上創得之見

有加于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

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

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故親之主壺承祧于

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餘子則稱王王必繫之地

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

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其

爲實其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

得已而設者也元子升諸諸子分藩于理爲順於情

爲安於分爲稱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

不得已而然乎耦稱鈞大偏所錄也偏則交凌則僭

屬所階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皇上

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 皇上爲法 皇上尚不

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

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

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定堂

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

皇上獨能晏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皇后者所

與 皇上其承宗祧者也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

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夫 皇

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

體也是故 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

不得而私之也 皇上之諸子即皇后之諸子也雖

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

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固具定分然耳豈必自

已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

後稱子哉 皇上何不漸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乎其

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二年而

已俄而改于二十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于

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爲期也

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德音方布而

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預賞非由衆激何以謝

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 皇上之言之也曰朕爲天

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定堂

自垂封之命下問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

之間叩關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閭巷小民亦

躍然聚族而謀也夫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

欲爲 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非所謂

排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

皇上于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

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

耳聞響而疑聲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

比而不諫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粉而戶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其保五

五

平露堂

書

書

上婁江王相國書

建儲

昨所請敬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于

人情故曰難也過趙定老問之亦喟然太息只懇懇拈出閣下一片心相向耳究竟則請期一着尚可白圓然而非閣下莫能任也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先後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而曰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過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末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教援以爲罪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往誰復能開其說乎卽皇上札諭業已曰數年之後矣廷臣復何所據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也閣下以爲無虞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定而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之所式臨兩宮之所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間頗成

胡越星繁原消涓放海雖二君執意及此乎司馬
溫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此何事也可得而嘗
之哉而徒談諸天也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
炳若日星誰能好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
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籍之以
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日後一日月復一月歲復
一歲不知何所底止閣下之責方自此始未艾也竊
意以爲空聽九卿科道仍遵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
從中調停懸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而進庶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七 千露堂

聖心雖有所主不開寬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
二三之叢謀論方器而復定國本幾挫而獲安此真
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當則至于再再請不當則至
于三甚而至十至于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
可也論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惟大
臣爲能格君心之非可不勉哉若乃上懸不必然之
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下又極必不然之見以成其
立嫡之托辭則是皇上負閣下閣下負皇上非
所望于今日之君臣也臨紙耿耿不盡

孫宗伯集

疏

孫慎行

題爲藩封典禮繁疏

藩封典禮

乞早定吉期以便治辦事奉旨福王之國期在明春
欽此臣部通行各衙門知會訖臣等皆忻喜加額見
聖明有銳行之斷諸臣無俟勸駕之煩矣之國禮儀
臣部職掌竊思冊印冠服車輿器械并可旬日而辦
卽舟船之具多在江南三四千里外其來也亦必數
月而後能至目下得旨行文催赴初秋進發春明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八 千露堂
可以給用此時之甚迫而勢之不容少緩也頃已兩
月餘不聞明旨亟定行日而莊田四萬頃屢屢催取
皇上固無料理實事明示天下以必行而在諸臣且
憂浩蕩深慈未免責天下以難副奏請遷延反稽正
務臣之愚竊以爲行止大事豈以莊田財貨爲遲速
自可不必慮也且就莊田一節論四萬頃之數幾跨
一府數州縣之地日今廢地無有田何從給且祖
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頃之例止自景潞二府
今所奏上其于四萬歲課業如潞府矣諸臣之奉命

已恭而將事最稱矣。如是而猶取盈焉，不止豈子之愛可特加諸弟之上耶？豈累朝之待子皆不必厚而皇上之待子獨當加異耶？臣誠不願福王之何就藩，偏有此淪涯之分量也。至自行徵收，則又祖制所嚴，禁臣查會典一則曰：「王原有額設官撥布，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牧受。」一則曰：「王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十項撥用，并擅自差入下府州縣催徵騷擾者，旗校人等發邊衛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請發落。」若轉導及布按巡守縱容不舉，并府州縣聽從差人騷擾者，俱叅問。此非徒爲愛小民也，正所以愛王國而博節之安全之，不使其張威流毒小虧盛美也。皇上顧不念此而反欲令自徵收，貽福王以大不安耶？萬一騷擾生患，此時而欲一一奏請繞行禁戢，不已晚耶？臣等一諍之不能而終年諍乎？且逐事而諍乎？凡此皆非土田事也，典制所在，皇上當思垂法則傳久遠，臣終不願皇上之初封子輒有此駭衆之施爲也。伏祈皇上早諭欽天監，選定吉日，中外臣工庶可灑然板澤行事更祈皇上動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九

平露堂

典制寧加裁約毋過索取，寧處福王以德義毋過拘之姑息，使中外臣工曉然知皇上之于籌筭明而計國家遠也，豈不休哉？臣今不及時言條忽秋冬萬務冗劇，期之將迫，事之不成，臣何所逃罪。

願爲儲教萬不可廢疏

出閣萬不容緩，懇乞聖明俯賜允行，以弘治本，以定人心，軍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臣等竊聞諸人言凡占家遲者占其子孫之賢否而已，子孫賢否雖子孫所自爲而祖父之教實先之，故民家苟有擔石之儲，無不思爲課讀之計者，若其家溫業厚而漫然置之，孫子不教則旁觀者無不駭而異之，其所與其休戚之人無不刺心而憂之，若口畢力而規勸之矣，然則皇太子皇長孫之爲皇上繼體爲天下根本，雖其聖性高明得之天縱，然世未有不由學問而可成身成德者，今見皇太子不出閣已有年，皇長孫之出閣日無期，諸士民遠聽者之駭而異之，大小臣工朝夕在廷者之捫心而憂之，若口畢力而規勸之者，室如何迫切也，臣敢不殷勤其說於皇上之前乎，臣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

平露堂

暇引前代卽我朝祖子孫聚慶一堂無如 成祖文
皇帝當時太子講學卽今太孫讀文華殿後還名臣
楊榮輩爲講讀又念太孫生長深宮不習艱難特製
務本訓示之每一書成輒以賜太子及太孫勤勤誠
諭其貽謀燕喜最爲弘懿夫以 皇上之聚慶直
聖祖同符豈非千載一時哉然 聖祖之於儲訓若
日不暇給而 皇上之於儲訓顧漠不加省 聖祖
當千戈倥傯之際銳意琢磨而 皇上以承平宴安
之心坐虛歲月夫有非常之禍社而反不免積非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上

嘉靖

之叢挫臣愚之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規勸之者
更不安在諸臣後矣臣前業具疏懇請未蒙 皇上
俞發序屬新秋學應伊始及茲而亟定出閣之期臣
愚猶以爲晚臣又伏讀 仁宗皇帝之對侍臣口朕
自十餘歲親侍 皇祖訓見所製 祖訓皆數更易
而成允聞暇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條委
曲開諭朕寤寐不忘可見 祖宗家法無不如是而
今顧尚缺如夫今子孫有不學之名義胡可訓臣不
能爲 皇上解也昭國家以不學之弊漸萌可長臣

不忍爲 皇上願也古云正其本萬事理又云一人
元良萬國以貞夫一事舉而百事舉一事廢而百事
廢者誠無如務學之爲急

題爲恭承恩詔謹條鈐束楚宗事

處置楚宗

臣等竊惟當今最寬最憤衆所共求什者無如幽禁
楚宗群臣叩聞疏請不啻數十章已昨即報文書房
傳示內閣聖諭數天之下罔不懽若更生所以蘇枯
潤朽培宗社之休永永無極臣等何幸躬逢其美至
楚宗什放一節使十餘年橫被之災四十餘人久沉
之命一旦出幽極而光明脫禽獸而人道豈唯溥天
下宗盟咸加額頌歟卽 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亦且
足惡是儀嘉有此盛事也臣等又何容贊嘆但臣屬
在署禮宗藩約束乃其職掌 皇上憐憫諸宗寬繫
日久既蕩之以弘仁尤當輯之以大義臣等何敢不
累爲條布以明聖澤先是四十二年奉有聖旨會議
楚宗事中有英贊等高牆二十三人諸錫等聞它二
十二人臣既廣承衆議明其不及復詳剖原招証其
實不及請 皇上將諸宗先與什放而終又言處置

人指其有一二善良無端被誣者當仍復原爵逐
橫入者懲創日久亦昂與養贖或慮一三不馴出而
逞憾不妨付之宗正嚴爲約轄臣之爲此議也凡欲
以羈縻其心使之有所欣而向善又欲以坊抑其身
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也頃睹聖諭下闕欲開
具赦條臣既身係職掌又心切含冤業曾發憤再四
論列今蒙聖恩盡已付放臣故特以前議條上但事
在彼中難以逢度其處置之詳須令湖廣撫按細爲
分別有未盡事宜仍令相機審勢曲周善坊要于即
呈明經世編

聖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聖諭

矣而臣已大人下所以多事者不得其平而已既
以平其不平復當以平預防其不平大楚宗不反
而臣以及此前事之最不平者也今既以聖恩寬之
而不致有覆盆之怨楚宗久憤而或肆其情此後事
之易不平者也又當以明教齊之而不令爲覆懷之
季是在地方諸臣悉心彈計無縱無疎庶宗人咸獲
維新之益而楚地共有相保之安即聖天子之弘
恩如春陽偏植剝極復回而無一物不若以自棄裁
培之外者如臣言不謬伏乞勅下臣疏行令彼中一

頒讀後卽爲處置至許奏楚王者楚王真假臣前正
條議可勘移未詳述及今蒙聖恩添改序先釋放其
鈴束之安亦併乞行彼中撫按條議處置

禮部題爲聖恩決不可濫祖制決不可違事

臣部決不可奉行非禮萬乞收回成命以保社稷治
安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天下常治而不亂者惟
法守二字相維而其持之有法不守是無法矣國家
而至於無法則一切委縱舊制蕩然宵小擅之以行
其以刻究窺之以竊其器尾大不掉蔓滋難除臣部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聖諭
之於今日有不得不終守之者則秦王沙德違例諸
封之事是已秦王之爲其子請封四王也恩所難加
法所必禁臣等前疏入告竊意聖明定殺然其之有
不待臣詞之單者乃復奉聖旨秦王爲了請封容爵
一革大典邇來大小臣工俱有恩於上係首藩特准
卽同各府一併冊封該部不必執奏後不爲例欽此
皇上於封爵大典正以容名視之同安累勳明
自曲徇懿親以爲無傷而臣實不知其可也夫皇
上所以躬親駐柝者惟此封爵耳馭子馭奪惟上所

命泰藩縱恣驕蹇非分妄傲予之不足爲特恩得之
將籍爲口實豈惟例後加封者盡援以爲故事尋常
中尉個例乞恩雖有後不爲口之降不足以禁成何
證境成何世界此時 皇上亦憐用恩之褻而不可
以訓矣臣故以爲聖恩決不可濫也 祖宗舊制謹
則恭懸 皇上握之爲詔令閣臣執之爲票擬臣民
奉之爲章程若漸漸委棄任意遊移初以一二嘗試
其奸終至百千盡失其故不至大廢祖宗成法不止
寃豈一日四王已水有障防而自決之家有垣墻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許都集 七 平陽堂

亦古今通行若藩府之蒙建照貴賤大小並受皇恩
不啻如天覆如海涵矣分已定矣澤已隆矣更無復
可加矣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未有章恩詔例開列封
王一欵者以從來未有之事而欲從來未有之旨大
駭物聽於聖恩爲潛觸濫則啓僥倖之門於祖制爲
踰涯踰則開玩竊之端於臣部奉行爲溺職溺職則
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察影見形視指知端亂政亟
行莫此爲甚勿謂爲細故而不之省憂也方今四方
逆亂正患無法可束無力可弭豈宜封爵大典朝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許都集 七 平陽堂

更自生亂階古云用法者強則國強尺云亂之所繇
生也則儀衛以爲階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示之以
禮以恩斷決之朝廷以典制還之祖宗以職掌付之
臣部則獨御之柄斬然不移旁觀之實蕩然盡塞國
家精明治象庶幾誰敢有越志哉臣以爲此舉定始
基之矣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閣公

還軒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援公

吳嘉胤繩如參閱

趙忠毅奏疏

疏

趙南星

覆陳給事疏

一杜私交臣等看得旧臣之有私人非為相之日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者于心所為皆私若

皇明經世編

忠臣奏疏

卷之十一

十路堂

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得私人顧勢之所
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黨則談東郭之際遇君子
則稱西山之薇上好承順則媚視媚行上喜氣節則
抗顏強項是以賢者容或為其所累有極力翼蔽以
損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一禁
辨詰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 明旨不許奏辯然
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臣而大臣亦不自重
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論之者多極其汚垢非皆無
厚道也世不明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甚則人

皆曰此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

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事皆實

然後不可為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之重也然其為

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

定何待自辯而後明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

有長短勿輕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

之汚詆為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朝政之外

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未去不必置辯以滋多

口至于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

也一辯建言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于人之不得言

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朝令甲並無禁諸司

言事之例即皮件局大使百戶舍人之言太祖亦

嘉納之然則進言者 祖宗朝之常事也通年厲禁

嚴罰適為奸名者之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

以自匿既而挾之以恣睢信有如科臣之所言者今

欲法此弊莫若虛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虛心以察

其人之賢不肖欲虛心以察之莫若明其為常事人

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則豈惟不必禁而

皇明經世編

忠臣奏疏

卷之十一

十路堂

已禁而不言智愚無別言之是非吾以觀其識見言之有爲無爲者以觀其心術言之雅俗吾以觀其韞藉則言固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察願斥何悉雅之得爲一別乾祿臣等看得世之趨于利欲久矣競者其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爲事則其居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于職業何足稱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皇明經世編

道忠敬錄 卷之三 三

闇然自修之士以示勸懼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清正之標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擇而徇人下托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當共以爲戒者也一懲舉刺臣等看得我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爲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撫按之責莫大于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人臣起自章句一旦正上界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于此

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致行也卽如科臣所云鹵莽于耳目之托已爲不可況乎愚一已之私怒肆行泰論而又惡人之昭雪恐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一省巡歷臣等有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部地方本有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周原不爲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或胥胥較計於尉傳之間少不當心聲官苦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供應所費不貲其乃受有司之愧湖科臣謂巡歷可已不者亦宜間行不必徧往此還蓋目睹其害有皇明經世編

道忠敬錄 卷之四 四

激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其室家園壘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騷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知撫按官卽宜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寧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一弊備良臣等有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爲善而已欲人爲善不爲務自足非而已過惟地方官之有生祠木出于小民之意今往往故無遺愛足以子孫貴顯有司爲之追建生祠以自結納或其人屬託爲之棟豐壯麗累害小民甚者以

食酷去亦欲而食其土民或乘夜污毀鎖扉值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彼其出小民之意者尤足貴也計臣欲於遭積斥者略倣漢中賜璽書褒之其既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意甚美但褒之於既斥不若褒之于未去洪武間曾以勅書勞平陽知縣張從矣聞一行之亦數厲人心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褒舉其人而追正撫按失刺之罪至于祀典贈官原有定制神岱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于民思久而不置者檄入名宦祠復命之日將其人惠政至名另爲一揭報之臣部及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爲其祖父求建生祠有司不能力杜或先意迎合無按官即併奏妨撫按官聽人囑託轉入名宦以汚俎豆聽該科糾舉伏乞聖裁

再副良心責已秉公疏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詞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于進及守令之害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參

蒙 皇祖俊容之請告歸出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管窺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得海至今官何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固節尚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太平夫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發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上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滅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

以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舉世莫之寤也竊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益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遠者干之以書帛殊爲不雅况又不能成其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則人皆環而丐之或以皇明經世編趙忠貞疏 七 平露堂錢易之勢必不能偏及終歸于怨詈耳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留者腹理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何指不出于好賢而求之深思門間不可復問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使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

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卿丞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成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調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皇明經世編趙忠貞疏 八 平露堂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振徒成若果不出此 靈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聲勢何異及其後也乃問之上官爲之興兵動衆以屠戮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兇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

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于未作不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書帙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兩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醜既腹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送賊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賄爲庇後者容臣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既以自責矣司官所與其用人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省直之卿寺利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數員請旨照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自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萬曆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印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詞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苟卿曰持籌投鈎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而不意人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變之以復

皇明經世編

通忠義疏 卷之九

九 于露堂

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私者亦以不能寧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大人雖爲善必得天之而後利有攸往陛下猶天也伏願聖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徇馬之誠不足以動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聖慈察之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皇明經世編

通忠義疏 卷之十

十 于露堂

申明憲職疏

臣伏處閭閻三十年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溫梁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志本悉取無身家有督力之人藉以爲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日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驗淫奢侈祥伙縱恣而無所得錢勢必至于爲盜不知又使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

鳴不能成策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乃上
申明憲職疏請于按臣事竣即將其所束劄令河南
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職等
堂上官必其衆劾允當乃爲稱職否則以不稱職論
伏蒙 陛下嘉納至以職爲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
著爲今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荷之議恤緯之私
不意偶當 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
之民從此得有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
壞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不畏
皇明經世編

趙忠毅疏

肅憲職士

平露堂

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爲然忽見浙江巡撫
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目側不復 命惟應揭
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哉以此信世
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難行也夫人子之遭
親喪解脫哀號枕塊寢苦杖而後起聖人慮其滅性
也而著之爲戒曰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世有斯人
而聖人爲過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
千意在斯乎正如祝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贖送之
于家者也似聞此事沿襲至今學以爲應得之物審

如是則薦舉之謝金不足言矣職願諸臣之痛刑之
也職前疏再三刪削惟恐冗長以煩 聖覽其所未
審者輒復列爲三款其一曰職院中之事無大無小
皆令河南道查議其任其重今按臣衆劾令其發單
咨訪則又不啻重矣向來職等自行劄委一爲外差
所奪便如無輪之車職請以後改爲題差專心憲務
不他差干涉一年而代容職等選其巡方有聲公誠
明練力能任怨者推舉二員請 旨點用其二曰職
前疏言人心未正必先以 陛下之德意教誨之而
皇明經世編

趙忠毅疏

肅憲職士

平露堂

後可繩以法職自今三月十三日奉 旨之後通行
各處按臣未及一月其竣事在先者卽未聞教誨者
也容有爲人所誤濫舉貪酷之吏昔不知而今知之
者似宜許其自行檢舉以爲改之勸如怙不爲意
咨訪詳實則職無所辭怨矣其三曰往時御史三差
考察無過者方咨吏部推陞京堂此定例也至萬曆
末年考選候命者久而不下臺員日少按臣有三五
年不得代者于是咨陞不必三差自 聖明蒞祚未
下者盡下望代者卽代矣而人心忼歎不可復振也

率過家皆求寬限盡繡道遙流光迅疾有一差而遽
議程者曰休已深矣使畏此簡書者諒乎其後是寬
限爲養休之術而急公乃振官之道也今三差之伺
縱難猝復亦必兩差已滿咨訪彌疎而後計休議陞
至于六科之與各道事體迥異而陞遷必欲同時不
無掣肘以後惟科一道二如數核咨司耳前後似不
必拘也職迂拙蒙鈍齒髮已衰奈爲大臣惟宜和平
靜默保全臆節而乃錫燕時流矯揉當世類少年輕
銳者職亦自知其非正以年老如此不爲何待時危
皇明經世編

卷六 趙忠毅疏 中明憲職疏 三

申明憲職疏

該本院覆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宣題今天下
民生不安閭中尤甚近韓城縣臣已獲奸民劉買得
李如茂等幾釀大難邀天之幸我皇上之威靈先
事撲滅不卽鄒滕之烈焰也夫民主庶幾在前而不
知避非默然喪其樂生之心何以乃爾安民之道莫

如察吏察吏之道莫如責成撫按近接邸報見憲臣
高攀尤申明憲職一疏所以責成撫按方之使亦既嚴
且備臣猶請推明之者何哉東幼不當責按臣是矣
顧按臣所憑者何人之開報乎司道也司道之開報
何憑乎二千石與司理也激揚雖轉據于上耳目實
通寄于下使人盡背任怨而不市恩便可結繩而治
無奈其不爾也臣嘗謂吏治所以日壞者總由情而
太重錢神太重而憲臣疏已一一道破臣復何言惟
覓一方焉可翻此中乃於君意惟保任法其可臣業
皇明經世編

卷六 趙忠毅疏 中明憲職疏 古 平露堂

于入閨時與司道各官訂約一切臧否俱以稔令民
情爲上倘民間有煩言而道府郡註上考劣狀已
經彈劾而道路賸有口碑臣何敢獨任徑以所得輿
論并開報所從來據實奏奏其不肯有司贊營薦調
不拘何輩要書牘一槩呈報部院此法果行層層轉
問而下自能使是非公道節節轉達而上獨局全相
沿牢不可破聞道府開送官評撫按聞有相左者往
往別操線索以致薦墨未乾彈文已挂于是撫按廣
寄之耳目恒窮于無所施然亦頗足益信舉劾之不

越道府而以道府保任舉劾不爲苛也必如是而後人各安名量各耕已田非吹噓可送上天雖強項無容卜在上之廉隅始可厲而民生疾苦其有瘳乎憲臣之言曰任怨之事以保祿位其爲不便臣獨不然臣固不愛功名當其各挂滿籍已自分長臥林泉詎意復有今日哉臣又不愛富貴臣有先臣之田廬且推予諸昆季况復垂誕心戰若不相容不難一去謝之臣之任怨臣萬萬不敢辭弔以憲臣名德峻絕猶曰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臣小臣也若不遇有明旨臣且見臣之適足結怨而毫無益于殿最也臣猶有說焉資格豈能限人人自爲資格所限三秦亦什國也而甲什纔三四人卽一榜亦寥寥無幾彼老明經日暮途窮何暇顧惜加以極寒荒涼原不足爲官之康而又以不廉之心居之民胡以得安臣願皇上勅下吏部以後附郭劇地俱選甲科其舉亦擇年力富強者徑注秦缺勿復任人擇地臣又見撫按舉劾俱有額數切以爲舉限以額可也劾亦有額何哉臣請皇上併下明旨俾如保定撫

皇明世宗

趙忠毅

申劉五

平露堂

臣張鳳翔奏青縣知縣疏內所云隨訪隨奏不輕放庶可以奪其所甚憚而動其所必忍念臣一日執上之法任一日之怨若肯市恩是負皇上倚司道各官專市恩而不肯任怨不知是何所負諸臣清夜自思之等因題奉聖旨臣等看得御史劉廷宜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憲道府之間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諷察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此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所言更爲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宜吏治自清民生自安臣等何樂乎費詞哉大抵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于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綱紀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重內輕外勢不可遏藩臬太守非與臺保未克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爲臺首也爲司理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共入臺者也于是上官以卑鄙結納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議盡去形迹都損其所

皇明世宗

趙忠毅

申劉五

平露堂

註考惟恐讚揚之未至。摹寫之不工也。誰爲貪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壅之駁。還則堅執以住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爲非體。或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于無所施。如核臣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孰能甘受之哉。廉得其實。特本恭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屢奉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弊矣。但俗尚已成。猝難變化。其要在乎禁覲遺。歲時上辰。金玉錦綺。爛然奪目。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之饒。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名分可正。而淫謂不爽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惜矣。夫老明經之得爲有司。由于薦舉之濫也。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慎重可矣。其謂權要書牘。一槩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力。皆臣南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副陛下厲精圖治之

皇明經世編

趙忠毅疏

申明憲嚴

七

平露堂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

華亭

徐乎遠閣公 陳子龍附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慈人

彭賓燕又參閱

李文節公文集

疏

李廷機

條陳宗藩簡便之法疏

宗藩

照得宗藩事例歷年所條議精詳妥當見今遵守母敢踰越然宗室猶告稱困苦至畫圖帖說極訴其皇明經世編

李廷機

宗藩

宗藩

陳候前連之狀有後言者勿爲之深惟其故竊見宗室每請名封到部備查冊籍來歷少有未明不敢題覆又無爵不與母無封不與無奏報不與母年在五十之外者不與私婚擅婚淫妄已經另題復來辭者不與年遠無籍復來辭者不與凡所以綜覈裁節之首畧不少向此在本部雖嚴而不爲苛在宗室雖苦而不最然者也迺有宗室例所應尋本部例所應題者其究未嘗不題未嘗不得而弱若于轉折之多需索之衆等便之矣未嘗省祿糧之月斗而從殷宗室

之脂膏如宗室子女報生有結矣及請名則又取結及請封還婚則又取結結而又結得無煩難又如年五歲過矣而未見請各年十五歲過矣而未見請封還婚年復一年得無阻格就此似亦當再爲斟酌變通其間者竊惟王道本乎人情良法莫如簡便臣自署事以來將歷年題准事例日夕展玩見前此諸臣體悉之周我皇上後島之駕卽如酌例奏請期限款內過期免勘一節所省查勘之擾甚多而臣因此納譯引伸偶有一得敢爲皇上陳之臣閱冊庫宗室明經世編

李廷機

宗藩

宗藩

室各封揭帖位下既註云賜手本冊稿俱查同問又註云候結夫既查同應題而以候結未題緣宗藩要例第四款內稱宗室子女各封俱錄各該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審實類奏仍取其宗室五位并長史教授兩隣收生人等計結一併送部如王奏到三月以外而長史教授等結未到致妨查題者本部查參行巡按御史將長史教授等官提問據此則候結例也然臣查得要例第三款內稱宗室新生子女三日後具啟各該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審實取其收生

親戚官眷人等保結明白後季親奉旨遣收各王府
報生奉結觀之有互宗結有長史結有教授結有兩
斷收生結又取請各結狀觀之與報生同又取請封
還婚結狀觀之亦與報生同足結惟一條取至再三
斯已煩矣况兩隣之遷徙不常收生之存亡難必即
結不足憑而結又不可白得也計長史教授兩隣收
生及長史司教授所之書役凡若干人其餽送需索
常例不知若干而資結盤纏史書需索又不知若干
此若干者貧宗何從措處不過須寫祿糧重息爾貸
皇明經世編 三 卷之四 平路堂

皇上宗室 太祖子孫而今乞哀異姓受制賤胥豈
理也哉臣反覆思維有簡便之法二焉一則曰免重
結蓋報生一結父母來歷既已明白則一結足矣此
後除選擇婚配另結外至于請名及請封諸婚共在
今日凡奏到結未到期者查明白應題不必候結便
與程題其自今日以後請各請封諸婚者免其長史
教授兩隣收生之結猶恐有竊卒不報以死作生及
以生冒死情弊則莫能逃于親支之五宗第令彈取
五宗一結徑遇各府長史教授啟王據宗結以奏而
本部止憑王奏不必結來如有虛冒本部查出或被
首告事發將本宗參降爵級五宗罰革祿糧一如條
例如此則報生結狀至爲要緊如或不到本部無憑
查題定將長史教授參點以爲疎玩之戒是去煩省
費計莫便于此者矣一曰定期蓋既有報生素結
而又有工礮冊妾媵妾年終撰造冊籍卒冊其可備
查本部後設格眼冊將各宗室父母來歷生年月日
并係結某宗某人名姓備書位下而該司呈堂親註
其上應各封者註一應字另題者註一另字用印鈐

蓋每年挨查其及期者某府某位盡數類行該府長
史教授啟王具奏如萬曆十七年報生今年十五歲
爲封婚之期則行取請封選婚如二十七年報生今
年五歲爲各期則行取請名本部一面移文如期而
取該府一面類奏照常而行雖有今法猶循舊規正
欲相維以防後弊但令取五宗一結奏內總提五宗
結勘明白一句不必結到本部其萬曆十七年以前
未及請封選婚十七年以前未及請名者一槩行
今十七年三十三年之內亦取五宗一結啟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露堂

其困苦而無告者則煦之以仁仁尤在乎義之先畏
亦生于威之後臣區區愚見如此伏祈 聖明俯賜
裁酌

得 旨依擬行

跪奏秦府請封疏

秦府請封

頃該秦王誼德奏爲三懇 天恩俯完封典以廣
聖澤事奉 旨禮部便看了來說伏惟 聖主展親
德意甚盛然猶未知其間事體有萬萬不可從者蓋
秦王本以中尉進封親王其時爲萬曆十五年、在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露堂

類奏如遇兩年限期不來奏請者本部例爲立案則
是前之未註者查取以完之後之未取者查註以俟
之舉一切宗藩所應得本部所應題者悉自我而授
之彼無使自彼而求于我本宗既與行取知必在題
之列則府役何所容其誣詐部役何所容其索指是
提綱挈領計莫捷于此者矣此二說者於舊章無所
變更而煩贅可省於間防更加嚴密而沮格盡除臣
不自謙竊欲以此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例所未周蓋
聖上展親仁義並用其懿範而不別者則裁之以義

銀冊又有教授興膳民校民尉俸給也等項銀兩此皆一一仰給於朝廷今當内外公私萬分艱易之秋聖主憂勞百吏拮据日徵求而猶恐其不足日節省而猶病其未盡卽臣部每爲王府題覆極力靡勸細至名糧不敢輕與亦以朝廷名器朝廷錢糧爲臣子者何敢不爲朝廷慎重愛惜也今此一事不獨泰藩更有諸藩不惟國典尤關國計伏望 明諭秦王以進封之恩報禮宜重首藩之禮作法宜端推愛子之心以愛國使其子存軀或就本等中尉之封或侯母妃年限之滿恪遵慶典永杜倖門上之彰聖主長制之明下之成 親藩廉靖之美卽臣禮官亦得以不溺其職矣

皇明經世編

卷一

李文節集

卷一

乞止親藩復祿并裁將來儀賓祿疏

蕭祿

臣等竊惟我朝篤念親親所以待宗藩者至優且渥然而分茅之初宗支尚少祿食尚約處給尚易今天潢之生齒日蕃貧宗之窮困日甚民間之物力日耗有司之催科日難查得國初親王制祿一萬石嘉靖隆慶間以祿給編廣力不能供於是諸王

辭祿各一千石或二千石或五百石通計所辭共一萬七千石仰見當時賢王節用廉取體國恤民甚盛德也爲嗣王者目擊今日之艱敝方宜繼述先猷推廣美意而比年自魯府一倡請復奉 聖旨王旣以養贍不敷請給奏辭原祿准給與後不爲例自是而榮府請復矣吉府請復矣近日蜀府又請復矣竊恐自是諸藩無不請復無不給與者於諸藩誠利矣如民何哉臣等見昨戶部題覆疏云當時辭者何心今請復者又何心不惟于該藩讓德美意大戾其初恐窮磨小民忘先日減額之恩而祇駭今日加賦之苦此戶部所執臣等以爲老成之深慮宜從也至于儀賓之祿比於郡縣鄉主君郡主歲四百石縣主歲三百石郡君歲二百石縣君歲一百五十石鄉君歲一百石儀賓亦以是爲差人儀賓皆素封之家共意在聯姻王室以爲貴重豈爲祿謀也況其封則中奉大夫亞中大夫朝列大夫奉訓大夫承務郎其秩則從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以間巷布衣一階僉儼儼然膺爵秩被冠裳亦已榮矣又何必祿之給乎臣等

皇明經世編

卷一

李文節集

卷一

卷一

見光年樊山王府鎮國將軍翊鑒條陳疏云唐宋諸王猶且兼領官職未聞盡人人而素餐之也方今坐糜廩粟其敝已極矧又併其女若婿而盡食之不已濫乎饒實數半宗室則其食祿也亦半之以一藩計之省祿當何如以天下諸藩計之省祿又當何如此翊鑒所陳臣等以為賢宗之駕論可采也夫執持不定則人有無已之求恩數不節則後有不繼之患今魯榮吉蜀四府已復者難議裁矣請自今一切禁止不准濫請如儀賓已婚者難議裁矣請自今選婚者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公集

卷五

九

平露堂

祿一切停罷即以郡縣郡主君之祿聽女及婿不亦可乎而儀賓既不給祿則求婚常儀在王府亦當議省不責其備可也此臣等任事仰體皇上敦睦至仁凡宗室貧難曲加體悉惟見此二事可樽節者輒敢為皇上陳之詩云挹彼注茲易云哀多益寡蓋有挹而後得注有哀而後能益伏乞聖明裁斷施行

試處宗藩疏

宗藩

臣伏觀皇上惇親親之誼軫元元之念求所以兩

利之笑既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廷議而折衷之定一代之大典決歷世之異同弘卹賻之蕩恩紓供應之困亟以因磐石銷蒙萌德意甚盛臣觀科臣所疏有確然可行者有可行而未盡者不敷不盡其思夫諸藩初所制祿額有定印生齒蕃衍而均則無負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溢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寬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印有不屬有司當勸為措處而頗緩視常裁漫不經心聖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公集

卷五

十

平露堂

天子卹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為之裁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窶貧之宗名婚愆門此非一更其數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弊易稽足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劫待延慈曠無聊遂至觸禁乃許

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則夫從儀賓
側業既奉選即使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喪
宗雖疏逃然其初一脉爾以一脉之親坐視其飢寒
而不爲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爲制祿則於
何取焉然則取絕府之業爲分贍之資而并論諸
王以睦姻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賑之之議是也

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爲生又難鈴束動則闔祀而起
有司莫敢誰何衆則易謹分則易處其勢固然則夫
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官爲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十一 土 平陽堂

王官類以聞豈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爲左遷無復
顧望依阿淟淟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
於此則大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
擢而否者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通
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流相懸威權自別令出
天子卽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付之藩王卽通融
得宜而衆猶未服切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如不體
朝廷均平公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
睽衆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閭之禁安得施

故臣以爲必聖天子爲之主張據王難之數仍

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

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疏本自相準爵

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訾爵然而祿不

然則彼將曰主上破我以何爵而秩我以何祿也

且行行然有缺望之意矧爵漸限而漸降漸降而漸

平分既甲矣而令疏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從不然

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冕裳而手操雜作寧獨

彼不願爲卽爲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爲其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十一 土 平陽堂

衰臣竊以爲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

其仕進是矣而以爲鎖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正

於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任也從其好耳

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

部曹改臺省者是六品改七品也而入無不樂改

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獨異乎哉臣以無爲志者不

強使爲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庠一聽其

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于情爲順於費爲省國

之羽翼將在手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四

民之業卽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就野而
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室厚爲猜疑
嚴爲防範母乃過乎出城之禁不弛卽善謀生者終
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其頑驚情竅不肯就
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
今與四民自便之爲愈若以爲任意出入虞生意外
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
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
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譴不可禁徒責之
皇明經世編
長史教授輩啟王戒飭終于虛應故事而已臣以
爲寬當隸之有司降之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
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刑
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而乃所以全宗室也何
爲各有司之事權養達宗之靈習至于罪見過積而
後捕繩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
而善謂之摩古者大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皆與焉夫以元子之
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齒讓豈不自貴重

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學中所與
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溺於純綺之習惡知有
制節之風安於款敬之資惡之有習誦之益如是而
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難矣臣
以爲第令肄於學官與鄉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
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得廩食而於其所在
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乎天府漸摩既
久恬侈奢麗之態不禁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
自勸卽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
習學聽之應舉是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
制難廢耶臣以爲儀賓家溫者多彼其意同在聯姻
王室爲貴重不爲祿謀也且彼直隸民子爾有如與
庶民姻也者何祿之與有祿既不設人旣無所覲而
來自無所缺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亦無所
傷臣終以爲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抑臣又有說
焉自正嘉以來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諏
采納以求急濟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于此矣而

迄未有所定則毋乃議論多而決斷寡也竊計諸
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然有懸
而未決也夫今不決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
愈重議亦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艱此在 皇
上奮然獨斷而行之爾

却昔藏番進貢疏

番貢

看得番人進貢其番其族原載 會典及舊開該司
條例稿案之內苟籍所不載例不進貢今昔藏等該
司傳稽典故並無此族一旦突來不過欲以濫惡不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七

十五

平露堂

堪之方物易 天朝之銀幣爲圖利耳夷類賞繁庫
藏又虛卽目今順義王措力克一枝賞賜愆期承運
庫尚難支給倘諸番不到貢額者皆貪賞聞風而來
將來處置之難又將什伯於此似不當浮慕來享之
虛名重滋 天府之濫費今昔藏到京二十七名似
當却其方物而姑與之賞賜却之者所以阻昔藏再
來之擾杜別夷濫貢之端姑與之者所以慰昔藏遠
來之心示 天朝曲體之意至于馬匹雖給騎操不
妨取還方物所用櫃箱必須給與其一百五十七名

在邊聽賞者合無論令回還或量加薄賞并示以此
遇 天朝委曲體悉法外之恩後若再來決不放入
如此處之是或一道如謂享王美事既來則安則自
有貢夷常例可沿而行不必再煩籌算矣然此馭夷
大事非臣等迂愚局曲之見所敢定擬伏惟 聖明
裁酌如慎防其濫便須卻還如重絕其來一併容受
要於其當焉耳

却朝鮮請封世子疏

朝鮮封典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六

平露堂

本年本月初七日內府抄出朝鮮國王李祘一本爲
諸嗣已定 冊命久稽懇乞 聖明亟加恩典以鎮
人心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看得長幼
之序禮莫大焉諸嗣之立禮莫重焉合長立幼於禮
不順若令之自中國是以非禮令也若徇之自臣部
是以非禮徇也況歷查數年以來並無許者臣安敢
當臣之身爲亂常拂經之事生厲階爲戎首乎查得
萬曆二十二年朝鮮國李祘第一疏爲 請封世子
事該禮部覆云云此是初請不許也又查得二十三

年朝鮮國王第二疏爲懇乞 聖恩蚤封世子以定國本以繫人心事該禮部覆云此是再請不許也

又查得二十四年朝鮮國王第三疏爲再疏未蒙

愈乞下情愈益迫切懇乞 聖明特許亟封世子以

定小邦危疑事該禮部覆云此是三請不許也又

查得三十一年朝鮮國王李昖第四疏爲懇乞 聖

恩曲諒微悰臣等世子以定國本事等因該禮部覆

云此是四請不與也臣仰稽歷年之 明旨深惟

萬世之大經惟有立長之說確乎不易夫有國家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惟嫡長是立則生而人皆曰是爲異日國王矣人心

定矣若立不以長而以賢則權將不在上而在下

世作俑後世效尤如逐鹿如賭局如舉棋不定非亂

道乎況子之賢庸國所代有天之生人下最多擇

國王初疏止言其次子頗聰敏堪付託耳及見部覆

有未嘗聞載長子有何失德之語而國王再疏始以

長子凡近久暗賊中驚憂成病之說來矣車重初情

臨海君不過凡庸無失德也且傳奴之逆朝鮮之全

將以爲光海君功乎卽今歲尚 請將乞兵求爲成

守無事而周章如此則光海之才可知而往者之功

又可知光海無李暉武王之賢而欲其父用太王文

王之權其兄爲泰伯伯邑考之讓臣以爲過矣據李

昖疏但撮 次部覆未以姑侯之緩詞而刪去泰駁

百十言之正論蓋彼見吾未有毅然斬釘截鐵之意

輕生觀望觀觀之心臣以爲事已十餘年持疑已久

今茲之 請不可不斷惟有立長子臨海君準則名

正言順而事成在今日立之爲據經卽或他日助之

亦爲助順大抵事頭理何如他不必問也臣愚見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此伏乞 聖明裁答如臣言不謬 特賜乾斷 勅

諭朝鮮國王以倫序不可紊常經不可變國本不可

輕動壹心屬意臨海君而誨訓之令臨海君以德自

勵光海君以分自安該國臣民毋有携貳然後聽其

請封 勅立則禍亂不生夷藩永固不然如國王所

引永樂年間二百年前一見之事卽 陛下可方

成祖而臣駕下遠不逮永樂時諸臣且恐自今以後

該國之費 天朝處分不止此一代也

聖旨該國屢請建儲朝廷又不與決者正以立長

爲古今常經不可輕議也爾部裏所執其正便行與國王再加詳思務爲享國長久之計勿貽後悔

乞罷使琉球疏

聖旨

奏爲航海封夷艱危煩擾懇乞 聖明斷行初旨以尊安中國事臣切惟琉球繫繫必請冊封宣德間遣內監其遣正使給事中副使行人定子正統之年近查得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內該福建撫臣許孚遠題據琉球使者于瀾等呈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寧父王致因闕白擾害以世子當國乞奏請封該撫臣孚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議遣使臣一員賁勅到福建省城聽其差官面領或遣慣經海濤武職一員同彼差官前去該部覆從領領爲便等因奉 聖旨琉球襲封待其世子具表中請你部裏具題遣官領封福建省城聽彼國使臣面領又查得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內尚寧具表請封隨據差來長史鄭道等稟稱乞照舊遣官該部覆仍頒領爲便等因奉 聖旨琉球世子尚寧請封具見恭順但該有通國印結及世子特具表文方見敬順大朝行與他知其差官一節臨臣既來敦請著選慣

海廉勇武臣一員同他請封使臣前往行禮不必採

本造船以滋煩費亦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彼國有失

朝廷奈遠至意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尚寧

進貢乞差文臣等因該部覆奉 聖旨尚寧准襲封

琉球國中山王既遣官懇請照舊差文官去臣切惟

琉球一封 明旨三易而頒封則初旨也繼因其懇

而遣武臣繼又因其懇而仍遣文臣於是遣給事中

洪瞻祖行人王士禎令待海寇寧息渡海行禮及瞻

祖丁憂改遣右給事中夏子陽二使銜 命至閩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警待渡二年餘矣今年三月內該福建按臣方元彦會同撫臣徐學聚疏爲海氛未息國體當重乞慎封使之役以隆君命以緩遠夷事揭到臣部大畧言倭奴出沒不常薩摩紅番巨測而閩去琉球萬里匝月始通以一舟而數百命之安危隨之以二使而中國之體統繫之請遣武臣今次暫駕成舟或咄彼舟以往免採造之役跪上月餘未奉 旨下部蓋撫按目擊甚真而所爲 君命國體外夷內地計者甚周悉矣而臣愚見切以爲莫若初旨之宜截頒領之省便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至

千五百五

何者海與江河不同外海與內海不同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風濤洶湧極目連天無處河泊數百人以一舟爲命至危也琉球東隔葉壁山卽爲倭國天使館去倭使館不二里而近況海外諸夷不知若干國率浮游海中剽劫殺戮至不測也使臣之舟木必合抱造必數年及舟成定穩猶有壞裂重造如丁丑之事卽昨撫臣移臣書言舟成矣獨一施無處可覓蓋採造一節至不易也舟設樁翼造水帶至載棺而亟銀牌於棺首書云某使臣棺令見者收而瘞之至不祥也如此而使給事行人天子之近臣冒萬死一生以榮海外之裔夷不亦可已乎卽武臣亦臣也若不採造而與之一幕分明棄之魚腹中矣況且欲擇廉勇者有此武臣不以干城禦侮而使冒萬死一生以榮海外之裔夷又不可以已乎夫尚寧以世子嗣位雖未請封號而干其國者若而年矣國體使臣關繫匪輕非萬不可已不必行非萬無一失不宜遷萬一海若爲難有同諸水濱者萬一或敗侮子有委嘉熙於草莽者萬一彼國將迎稍有不虞何以處之其爲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至

千五百五

於外夷何有哉

旨冊命已頒使臣久出無中止之理禮部便行該省撫按作速完造海艘令差去二員渡海竣事以昭大信仍傳諭彼國以後令其領封海上著爲定規

書

報北新聞吳主政

北新聞

承枉教具見勤職愛民虛懷求益意甚盛也不佞曩攝貴部見權關故事後權之數常浮於前權不佞嘗

與諸公談以爲若予不盡利以遺民若日益歲增國家萬年無疆史何底止愚意欲易漸加爲漸損卽如前報千金今報九百九十卽少此數金而廉者自廉能者自能於國計無毫髮損而所益于國脉國體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及聞名臣錄成化中有大司農周文端公經者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則不佞所論先輩已有先得我心者矣古人言存心天下加意窮民總之心要存志要加誠存誠加而民不被其澤者否也高明以爲何如

皇明經世編

報徐石樓

海禁

李文節集

北新園規

奎

平露堂

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訖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饒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蓋貪民籍以爲生且禁陸通爲患滋大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質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爲樂土而久留者頃因某易山一勘彼謂中國何知有此山迺此等所爲遂憤而殲之甘心就夷之民無足憐惜而自此彼必不容留吾人卽吾人無敢留亦未敢往實爲中國閉絕此路也

或欲隨船給批責令船頭夥伴相保結如十人往而九人歸連坐之不知此說何如至于紅毛番或謂偶飄而至不操兵挾刃而以貨貝求售倘姑憐其窮途聽民與市而以廉明官監之不令稅使參焉自有石書惟承大教而亦微聞丘里之言輒敢掇拾以復耳

記

寶應新開運河成記

運河

淮揚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高郵寶應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繇而邵伯故安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語

平露堂

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圍田爲漕利者若千載後迺因其圯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之竟亦安流已獨寶應故汜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瀾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撼日幾與渤海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息相戒望雲物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于淮雲起膚寸狂飈條來飄搖衝擊柁不及旋巧不服施卽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得

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之生一餉之不期胥溺俱沈輪於陵龍龍之宮而下爲魚鱉食也卽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已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不愛勞費酒沈沈災於是察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園田之迂思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日舟工舵師之所眩瞀踣易而相戒者今若蔣渠川涂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沈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舊席但聞呼謫計而狀乃之聲蓋其便利皇明經世編

大文 卽案 主 千禧堂

大夫子惟縣官倚漕而食實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卽清濟濁河疏淪底定彼漕艘者非故壺壺將就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非效烏集鳥飛兔興馬逝雖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實應之於漕亦急已曩年年爲患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河何哉經始之慮衆不及瞻更以脩習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咎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費上之不得仰給于內帑下之不得復括于外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而贍給又於何處之則難重

在數易在事者率遽虞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患則難幸賴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費費知人善任以有成功蓋非臣之力 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遠利史起與嘆及觀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璧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木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抱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余故記之以備修河渠者採焉河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十里新堤廣若干尺役人徒若干費金錢若干經始若干某年月以某年月竣有事于諸役者某某得並書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遺河 主 千禧堂

考

九邊屯政考 九邊屯政

夫邊計最重且亟者莫之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稻之所穰未稻之所刺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克國諸葛亮晉羊祜唐郭元振韓重華諸

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年來。聖明憂勤於上，耆碩肇畫于下，將臣經畧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收之得失異也何也。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苟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備議畿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當也。山西沁洲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分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五

手

平露

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漕輸買糴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望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與刊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則故入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渾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當過之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遊師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敵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如梁材所說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足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虛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數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寧夏之變，令地荒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五

天

平露堂

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嬉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既棄，麥粟不繼，士馬不飽，挖運倒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乏。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徵，嚴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墾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便，紛紛清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予人，請明詔有能墾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阻，或以爲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者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尤不可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士饜于伍，內有亡費之利，而外有守圉之備，以裨威生，氣制戎，捷虜，其惟屯政哉？件屯政考。

鹽政考

鹽政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九

千路堂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九

千路堂

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臣持籌，乃嘗不孜孜邊計哉？而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鹽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輒有場煎有電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資，士飽馬騰，扞圍疆圉，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衛，蓋於右至便也。食祿之家，禁不得牟商利，一切諸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電丁給兩地，給草蕩領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難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白出鈔收之，下以資電戶，上以挽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雖政權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固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有積之設也。日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償開

中是次放支是帑貨因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面之僦司也自司農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賈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閒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勲戚恩澤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未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一以供樞要之報中使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煎藥同積薪有數十年老灰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貨爲生欲無逃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貸不貸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殺貨

說

私鹽者殺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家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尚如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每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艱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攷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攷其始末詳具發達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宣府衛總圖說

宣府衛總圖說

宣鎮本秦漢上谷郡其在國初與遼爲唇齒設開平衛置入驛自太寧予虜興和旋廢後以開平單弱無援徙衛獨石而宣遼聲援絕矣若論形勢紫荆控其南長城枕其北居庸左峙雲中右屏內拱陵京外制胡虜西北一重鎮也共五路險隘則獨石鎖鑰全鎮最急而青泉馬營等處或虜大寨所繇入稱要

雲中路葛崙青邊諸地與西路張家口西陽河一帶爲最衝而東路四海冶開門溝諸險次之曩西路之弱不嚴則洪蔚急北路之藩不固則延承急從金家莊以寇龍門則沙威麻姑急從大白陽以寇趙州則滏陽新城急奔海子口入西海冶則南面黃花西而水寧不得安枕臥也自款貢以來虜不聞入而宣鎮幸息肩今按行沿途若千里高瞻崇臺列城聯臺分兵建將旣飭且完北門之勢於今爲壯矣乃過計者謂史車二屬夷散處內地人能漢語熟我蹊徑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文節集

下卷

者藩賴大種獻女結驪撫賞厚薄易生恩怨爲肝腋之憂不知各夷內附世作藩籬已二百餘年弟豐其餽餉其撫賞間察其一二材智者優卹之朝得其忠多賞其力固甚易也或又謂上谷遼外咸爲暗虜却落客路咆哮尤難駕馭而夷性貪慝可以餌彼者漢明牧因款市賜之其終繼在予我耳所慮者備久而懈豺狼之心力上無久而驕豺狼之欲難饜宜兵素荒戢戰然懸而不周玩愒日月將校無校閱之勢伍無聞警之志能無鉅鉅鈍較一朝行不能受甲

乎開弘治中宣鎮積粟至六七年少不下三四年以今之積不逮遠甚迺有謂鎮鉅京師僅三百餘里卽有急它運可行是直一時之權非爲宣府計長久者夫惟撫而毋懈其所以守守而毋忘其所以戰訓練以待發備峙以待饋宣鎮無憂而 陵京之背長鞏固矣譚者又謂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果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嗟乎此兩策者姑蓄以俟時可也

大同鎮總圖說

大同圖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文節集

下卷

大同本秦漢雲中郡國初設大同府封代王爲平坡峻坂用武之地北遶三胡而藩三晉而南爲三關扞蓋自昔華夷互爭疆場所必守者也長城又圯障塞咸絕虜騎奪入直至城下往時左右兩衛之堡未增內外五堡之規未拓新平坪遠淪於沙漠咸遠井坪孤懸無援藺石渠谷湮沒而木柴個落之界悉棄置不防虜遁乘間數侵軼而中國不得安今按行沿遼六百里設險爲防堵臺城堡基置星列得士盡地而守之全鎮三市場而督撫專論其二法制周備武

衛諸般益亦稱金湯已而議者猶以爲未可輟慮良亦有說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邊關近虜一出套而涉大同之境至通也獨恤煩繁告災種稼居者有轉徙之憂戍者有疎畧之虞詩不云乎綱緦囑戶綱緦云者豈一補苴一杜塞之爲已足哉夫惟規近操遠經始圖終室於將萌韋於未敵相時擇宜不餘力而讓便則西北永無慮憂而東南畿甸庶其奠枕乎若夫士卒愉驚如往日脫中叫呼此風未必盡珍昔恭襄許公論以正紀綱明法令爲第一義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重

平露堂

亦在事者所當留心也

城垣主意

晚垣

南工部設主政一人專筦內外城垣三歲而代歲費有至萬四千金者少有萬計問之胥吏曰經費也每歲春秋兩閱城司空與司馬內外守備給事中御史期日分道而行日中會食罷而散戊戌秋告竣余攝事陪閱匠作隨行余所至輒詰之問扶其不勉者故事秋間後率輟工涉冬及春間壞度費爲之估計佑定然後修是時嘉善陳君樞城垣余謂之曰天未

寒工何爲輟惟是繁鉅者以待來年若尺寸之隙隙數甃數瓦之費一手一足之力宜及今修補而今匠作曰吾尚欲閱也仲冬余再與陳君閱內城則來年即不修可矣即欲完美不過一二百金足矣閱外城繇內馬道行城亦可觀及至一門余步出城視之則敵甚尤覺俱無始知所修止一面閱之所見而所不見者未嘗修也豈有以一面之城而不壞者蓋緣諸公閱時惟輿皂所導不夾城而行內行則俱內而遺外外行則俱外而遺內官作胥吏掩飾乾沒利其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重

平露堂

料以潤私家爲日已久故歲修歲壞迄無了期蓋余竊笑工部之修城有似纂飭費未已也曰夕且復壞殫未已也曰旦且復饗古人論讀書當與作別計余謂城垣亦然夫城垣亦人家樊牆之鉅者耳人家樊牆遠者百年近者數十年未開歲歲修者凡作事必先立意工部以歲修爲令甲以萬金爲經費立意外矣沿襲因循莫知其非也余意欲無時不修欲一修不復修夫一官三年專且久矣何物城垣獨不度續乎余視內城堅完無庸修不宜動輒稱內外二城飾

虛聲以滋費也。外城十四門。有易完有難完。當先從其易者。併集工作完一門。復修一門。約三四歲皆完。可無修。即修而費少矣。而余欲主政處外城。非典禮白事。毋旅損。時時乘筭輿往來巡行。以工作春鉤。自隨丁無閒狀。隆冬而後止。百凡器械瓦甓灰泥之類。無不精心。經日三年不離城垣之下。三年之後。委官可罷。匠作可散。室可撤。營繕之帑可絀矣。

皇明經世編

李又樞集

城垣

毛

中露室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一

徐宇速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夏允彞爰公

朱 積早服參閣

蒼霞正續集

書

葉向高

答劉雲嶠

事權

得教甚慰。時事艱難，束手無措，非面晤不能述。非吾丈親在此，不能信也。閣中無事，取起居注徧閱之。每

皇明經世編

蒼霞正續集

事權

平露堂

于宮府之際，細加索究，因知今日之壅隔，其受病甚

深，由來甚久，蓋當

主上冲年，江陵為政，一切政事

不相關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出，上心積憤不

堪，深惡臣下之操權矣。代者窺見此意，曲為將順，後

來相沿，無所校正。又聖明深居日久，更防太阿旁落，

臣下一言一動，皆以為竊權為市恩，而士大夫日逐

所爭，閣部日逐所請，無非官爵一事。上洞見其情

操之愈急，故雖千言萬語，而卒不能入也。且如枚卜

事，上本不欲速行，而言者又張皇其辭，以為大物

北人與南人爭，外衙門與內衙門爭，內衙門又自為

爭，即其人不爭，而附麗推戴者又為之爭，人各有心

衆，各有欲，累附連章，煩瀆天聽，如此則安能而不厭

安得而樂從乎？此皆不肖之最苦者也。又有甚難處

者，向時士大夫雖門戶各分，而途徑猶未甚難。今則

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千態萬狀，難以具陳。即平日相

知之人，皆為戈戟，平日號為君子之人，皆不相容，而

為執政者，左右之袒微分，猜嫌之釁，便構昔人謂兩

姑之開，雖為婦以今觀之，兩婦之間，亦難為姑而况

皇明經世編

蒼霞正續集

事權

平露堂

其不止于兩哉

主上于言者，紛吹本所不喜，不肖

極力維護，又賴聖度之如天，方得無恙。竊意群情方

開之時，且宜鎮之以靜，示之以包容，俟其曲直既明

成教自判，如摧枯拉朽，因其自然，則可以不傷，而諱

者又責其怯懦畏事，不知以如此之閭臣事如此之

英主，天顏隔于九閣，事權操于六部，而欲用一手一

足之力，盡厭天下之人心，竊恐阜蕪稷契而在，亦冇

所不能也。

答熊芝岡

遼寧

讀大疏知門下以常平法積穀至十餘萬而且繕城

砌臺修濠築塹爲邊人建數百年之利嗟大使天下

之爲官者皆如門下將天不能災歲不能害夷狄雖

強不能爲梗也而何至于墜困張皇如今日哉業已

擬溫旨下部覆行矣何欲徑擬通行九邊然恐人以

此嫌門下故且已之侯部覆再處也頃賑荒論中倦

倦以贖贖積穀爲言其于門下之意殆有合焉也田

事則內中亦無人主持閣臣擁虛名耳雖屢擬旨督

責何人奉行門下所云那有嚴旨做得一事者真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可嘆也今日凡百不足輒請內帑此在 主上固當

沛發以濟一時之急然爲國家而專靠內帑豈是長

策門下所云勤耕苦力以自壽活計者真是至論今

之君子誰肯做此事亦誰肯發此言門下于是乎不

可及矣任事難任事而任怨尤難即也田一事人固

有笑門下與不佞之迂者不知古人有屯兵十萬不

虧斗糧載在史冊中班班可考也彼果操何術而能

爾哉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于轉輸而絕不講求

祖宗養兵之舊法此真可爲痛哭而流涕者不佞

已矣心力無所施矣神與門下一漫及之

答劉雲嶠 疏揭

承教疏揭不宜太多此是至言然揆之時勢則往日

之疏揭可少而今日之疏揭須多何也往日大事不

行小事則否今大小事皆不行矣小事行故所爭者

專在于大事今大小事皆不行則無所不爭矣且如

各衙門之署印也大僚之陳乞也銓部之掌選也諸

如此類皆向之所謂小事也然而停一日則一日之

不便欲不言得乎近者戶刑兩部之署印至用數十

揭苦請而後得如是則揭安得而不多上安得而不

厭也至于疎揭之發按委爲不是無奈人情相責望

罪其緘默不得已將事體明顯如儲講校卜考選大

僚之類所可露卓而言者稍與抄傳以塞天下之口

而他之從中容請內降封還者非但不敢抄傳亦不

敢以告人也今日世道得清議之力亦受清議之害

蓋古人作事尚有許多委婉至于敘其迹汚其名而

不恤而今日稍有曲折議論便生衆喙一瞻身名俱

敗故其弊也寧失人主之欲而不敢犯悠悠之口寧

視事之不咸而不敢使心之不自所以上下之交日離而于天下之大計卒無濟也近孫洪漢見貽一書爲忠告之譚不肖報之謂病症異常雖有神醫必切脉觀色深究病源而後爲之處方庶幾萬一若未嘗觀而相對而徒此以症往彼以方來藥非不良而于病終無濟也

與申孫老第二書 閣臣

自不肖受事以來六曹之政絕未嘗有一語相聞甚至上疏之後揭帖亦無直至發擬然後知之倉卒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下露堂

間無從商確自以意爲之票答而已至于事有壅格則無人不相委罪卽六曹亦云吾疏上已了矣其得旨與否閣臣事也故嘗謂今日人情論事權則共推閣臣于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論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惟恐有一毫之躲避其難易告衆已大失其半矣而又事無大小皆須備請卽請稍遲便相督過每日閣揭常數十上至有一事用二三十揭而諱者猶病其緘默也豈不困哉不肖無聊之中每思高皇帝罷中書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爲知也閣

臣無相之實而虛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今惟遺高帝舊制仍拔閣臣而以天下事仍責之六部彼六部操柄在手事有分屬猶可支持其與閣臣張空拳叢群責而徒憤悶以死也不大相絕哉何欲以此意形之論奏而恐其駭人終不敢吐今漫爲吾師一述之

答余制臺

封虜

六曹事務與閣臣杳不相聞昨見大揭始知該垣之有抄奉也今人視封事太重持論太輕不知塞下之安危全不係于虜封之成否所以封虜者亦以故事如此彼既來請不可靳之耳其遲其速何足介意譬如小兒索果但當與果食與不食不必強也夫所謂辱國者或我使至虜庭虜餽塞不受如宋人之於元吳近日之於倭夷乃爲辱耳今齋勒者不過冗雜小臣不足以當命使勒留塞下來領則予不領則勿予於我之體向毫無所傷奈何以虜之領不領爲我之重輕不幾于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乎若欲將勒收回俟其來領又再與之則忽出忽入其輕愈甚思已新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而復施。汗既反而復渙。豈成事體。止殆持議者不審之過也。第書生也。不諳塞事。但據其所見。始終謂封事不必譚俟其自來。聽其自至。間騰文告。謂朝廷念其先世恭順。不絕其封。勅書已具。如其遲延不領。責當在虜。我無預焉。如藉此要挾。必不汝聽。我中國何利於封虜。而急急爲此也。今日處此事。似只當如此。自是省事。彼廢弁何所售其謀。遊客何所鼓其舌。哉。若虜渝盟。犯順。邊備不戒。則封疆之臣。當任其責。又不待廟廊之過計矣。向時掣任事之肘。多在于大臣。今不在大臣矣。又凡事皆然。不獨此事。第之所以決欲去也。

答韓辟哉

海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蒼霞止齋集

七

千露室

海警紛紜。人情震擾。知頌門下之清思也。望日有三賊舟至松下。報至。邑人皆鳥獸竄。蓋在嘉靖戊午。倭賊不二三百人。臨城守埤之人。聞銳聲。即走。頃刻城破。屠戮無遺。母怪乎今日之驚懼也。彼時倭來。極多。亦不過千人。其餘盡係漳泉之人。然他處尚未有從賊者。今敵郡奸民。平居無事。尚縱橫海上。殺人如麻。

莫之敢問。即被殺者亦不敢告。一旦有事。此輩盡化爲賊。內地之可憂。更甚于倭矣。昨松下之賊。彼處恬然不驚。而聞邑人惶駭若此。幸徘徊一二日。揚帆而東。未敢登岸。然安知不爲此以害我。且狃我乎。報倭者。即稍張皇。願勿以爲罪。不然。以後不敢報矣。敵邑以淫雨。故城垣倒塌。百凡弛廢。得此警練一番。在事極力爲綢繆補緝之計。良云厚幸。但兵食空虛。難于料理。往時當道以敵邑爲省城門戶。設兵數百名。爲福清管。其後改爲總鎮標下。今誠酌量派撥。使人情有所恃。不至逃散。福清安而省城亦安矣。門下向有此意。故敢申之。若倭之情形。以鄙見度之。一時未必入犯。卽入犯而我仗當道之威。雷鼓舞將吏以與之抗。彼一剽則數年不來矣。惟其據雞籠淡水。求與我市。我應之則不可不應之。彼且借爲兵端。而其地去我順風。僅一日程耳。彼無所不犯。我無所不備。諸凡濱海去處。皆不得寧居。而奸民且挾以爲重。益與之合。此則門庭之寇。腹心之疾。其爲閭閻無已時也。以宗社之幅。諸公祖之庇。未必至此。然事勢不得不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海警

八

千露室

不得不爲之防者，偶爾念及，輒取私布之。

朝鮮考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改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蓋慈嶺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朝鮮

九

平露堂

界國朝。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顥表賀卽位，遣符璽郎侯斯齋金印、誥文、封顥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官室壯乎？顥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顥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樂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處，而南隣倭，虜創于此，恐將逸於彼，倭役而食，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朝鮮

十

平露堂

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井法，而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顥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又征蘭秀山通寇，報詔耽羅附庸也。蒙古人亦入耳，爾何樂焉？通寇以朕命令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項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謂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曩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顥獻死子，禍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諒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諡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禍辭馬血，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兩相李仁人廢，偶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瑛來朝，瑛未靖，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禍昌不當立，瑤暴虐，史人

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創廷命之上日
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吏國
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遠標長者鄭總
羈留之且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
芳遠請也六年世子提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
十三年表更立約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約嗣宣
德元年遣使賜初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
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
四年徇進海東貢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方物敦誠而已毋金玉器餉再遠再諭之已請遣子
第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川
夷酋凡察童倉迪君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佐以爲言
詔問餉何凡察歸建州餉表言凡察以窮婦臣臣
遇之善耶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餉羈留其私
屬請撤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餉國家以
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
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餉毋與較景泰元年賜餉世
子嗣冕服嗣卒嗣嗣二年卒子弘瞻嗣解而居進其

叔瑒天順三年邊臣疏瑒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
又殺毛憐西郎卜兒哈累部成諭之成化三年進海
青白黑却之時方征建州瑒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
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佐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
書褒嘉之明年瑒卒子眺嗣六年眺卒從子斐嗣復
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
弘治八年斐卒子瞻嗣木踰年卒子恒嗣時日本入寇舟
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恒輒捕以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恒卒從子盼嗣李氏
自成桂以來事朝延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
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
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皇帝雖置不問
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祖訓
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
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
偶偶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于上國逐其
兵禍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謁昌皆非王

氏不當立乃黜^六自立^八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皇
帝立先臣贈瑤別郎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弑而虛
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皆寬甚
乞下史館昭雪之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
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
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苟俗柔謹崇釋尚見惡殺茅
居芋禾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
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綸
李布白確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狗海豹皮人
自明經世編

書良正續集

朝鮮

主

平露室

稍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
歷遼陽廣寧人山海關達京師咸化中苦女直遽劫
請攻道賊方耶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隋唐之
際高麗勳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回東夷之雄也明
興濡沫御流皇風淪被咀豆詩書爲冠帶罔弊教遠
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撫有經亦先
聖之遠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
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高皇前言徵
于左奉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西各考

西番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
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人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
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
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
冰未合師不得濟正視天賊若平者則令河水頃之
有水頃之有水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即
渡河壽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降六年
皇明經世編

書良正續集

西番

主

平露室

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藏
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朵甘二指揮使司及宣
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入
亦監藏等爲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
年陞烏思藏朵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
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
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
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眾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
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聶哥鎖南等於是命

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獲其巢窟，追至其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兒癭、唎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麓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癭、唎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討戶出馬，充賦名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番

去

千露堂

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閑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釋忽榮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便化，蓋內軍衛少而備衆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并討長河西衆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糝，必令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遣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徵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貢，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番

去

千露堂

師哈上麻至京，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剽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校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二歲方曠。正統四年，生番鹽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后揮趙諒與番僧商已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

其弟小商巴率衆人犯遣都御史王翺都督李安討之翺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請戍復命商巴爲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累奏開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衆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架稍架鼎悖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凱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竹亂請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西番

七

千露堂

三千人前後絡繹實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言詔諭開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劉巴堅恭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輩道從用執金吾使賜予駱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勸令貢時四川陝西輸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勳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綏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

人巡茶以其不受約束者微兵罰罪以懲其餘冬上諸行之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請吉我些兒名爲恩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校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犢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今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日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始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西番

八

千露堂

不聽是時西海通虜亦不利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婦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及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脫右驍勦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倚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

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武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羗而南者以羗爲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羗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俯首服從此制茶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兵考 四 尤 千路堂

蘇霞山先生集

九

平露堂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率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之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其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蕃族。從之。十二年，烏都湯鴿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十八年，劉崑以爲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關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

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勅令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驢搜迂對喘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卽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遺從之封諸藏之不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旣定諸番亦卜判亦爲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薺食日甚番人大因穴其地自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揮使司一口隴答宣慰使司三口朵甘口

卷之二十一

2

三

i

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漚曰朶甘川曰朶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刺宗曰字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防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子曰象卜鄂曰刺錯牙曰泄里蠻曰酒側魯孫皆漢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畜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興番不者爲生番諸貨

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
酪衣毳居毛帳務耕牧好狼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
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涼水爲
大物產犖牛獮羊艸上飛骨爲犀金剛鑽馬價珠銅
佛天鼠皮沙棠樹黑驢爲奇貢道由四川陝西順遼
約多人且不如斯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
數每歲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
著爲令

論曰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熾于唐而馴服
自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
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
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
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
本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通俺答誠而青海爲虜穴
交負隅而眈眈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尙爲我
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謀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屯政考

屯政者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
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
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備餉試察外悉令屯田人
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
城操之軍其區畫何其詳也文皇帝納黃輅之議
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荒屯
職上能自闢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輒以積穀
獨天下墾書彙論其激揚何甚至也列聖相承遵而
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土一切用度多
以粟易於是令戶部准輸買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
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脩復
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
八百匹脩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
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
代養兵之弊管仲議其善見錯居其善而遺克國諸
葛亮牛祿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效法至善也
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田畝
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十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脩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弊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 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保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 祖宗時武備修廢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

縱橫出沒擾我禾稼卽欲力耕厚殖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踰家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按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惟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 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塩政脩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畚鍤盛于戈矛墩堡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旣散墾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縉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矜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寬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

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蜀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嘆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蘊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東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充無日閒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遂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于垣士饜于包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捷虜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屯政

重

平露堂

反伸威同國非屯政易繇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京營兵制考

京營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泰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泰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伍兩卒旅之法統於大司馬者已最爲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秣餼珍琫之容以從事于行間故武備日張疆場無虞迨後鐵

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皆不振豈其制度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強臣無專制之患爲謀藏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劉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人藉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摩廟堂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槩有可考焉五軍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京營

重

平露堂

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戍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銃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

革不試將嬪士歲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嬖恬益甚其
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
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適于三大營之中拔其曉銳
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
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
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鐵緩委曲咸有條
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
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夫抵法久則窳人久則玩以
二祖之畫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
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
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
已天順初年務及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
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
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毅勇鼓勇曰威威伸威揚威
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練之
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各曰選鋒不
召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
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俱設于私門拊免于主帥上下

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
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
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
禦虜之略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機統以
勳臣督以樞臣延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
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
弊之端又有甚于曩日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
稅強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
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
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閒買差替役
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
求抗旌揚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
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
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
以才見庸素稱循士卒者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
官權貴而爲之請托者耳大彼匪輪財于此不得不
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
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

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饑其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日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趣走納喊若禽觚叛河魁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揮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貴追賂錢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名冒文經費按敵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管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爲居重馭輕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番餉足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餽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十里畏懼赴命流汗決踵而不得休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絮藝乎此病在

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嗟嘆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徵伐後調息皇上綱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猷望著者歲歷深者乃克其選而統縉子弟勿使之建旗鼓而率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蕃休至者毋苦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蹶腹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將稽其克耗月程其功效使斯父之誥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議

保甲議

保甲

保甲之爲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保甲之所由行也

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是周之法夷易易遵。而安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一時務農。一時講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取一。民繫籍病矣。閭師黨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巡簡。指使諸官。率責緣為奸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之難行也。非法弊也。以人弊法。故法行難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顧云法過舛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驟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程其害利而論之。自兵民既分。武備日弛。卒有佳符之警。有司之徵調。不及丘束手。斃其誠能。聯戶為甲。聯甲為保。束以長正。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成幾以佐縣官之急。是編氓足任干戈。而金湯屹於田野也。此強兵之利也。覺察既嚴。人知自重。雖有作奸犯科之徒。推理亡命之黨。欲潛踪匿跡。出沒驛驛。而卜家之衆。必相糾舉。城社既消。陰謀自解。此弭奸之利也。世非胥庭盜賊。滋有往往。

禦人白晝鳴鎗通都。而里閭閭聞。鄉鄰弗敢。良為可嘆。此法行則一鄉之盜。合為一空。人心戮力。如臂使指。非有跼踖雄暴之資。孰敢睨睨于其間者。此禁盜之利也。卒漢合離。人有稅率。平居無事。則相與講明國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於長。長聽於正。正聽於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導善消弊。其端在此。此正俗之利也。乃其所為害者。又在於四利之中矣。調保丁以為役。科丁賦以充需。胥徒踵至。錫犬不寧。是本強兵而及練兵擾也。間右之豪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其人印正與長也。印有所藏。匿民懼見。整敢誰何乎。是本悍奸而反為奸蔽也。鄉鄙之地。虛烟星落。守望甚難。中盜失救。吏奉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沉匿。不敢告矣。是本禁盜而反藉資也。若長若正。既有名目。因而作威。恫喝齊民。若人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尊俗橫也。為害若此。為利若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為法一也。胡周行之。觀其利。未觀其害也。人胡安石行之。觀其害。未觀其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已。故欲行保甲。莫若省事。端事端省。則法。

皆畫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莫若重守。守令守令賢則倡率得宜而人胥服矣。欲重守令莫若嚴名實。名實嚴則人肯任事而無因循怠廢之病矣。此之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觀其利矣。烏觀其害也。嗟夫法之弊久矣。固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強者。無論保甲。今天下衛所有兵。郡縣有兵。此其人皆占籍行間。日受粟給錢於公家。而散散脆弱緩急不可恃。相與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爲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爲用。乃欲以歲月之間責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室

序

邢司馬平倭凱旋叙

平倭凱旋

自宋以前中國所患苦無過北狄東南島夷。直隸介視之不能爲大利害也。明興以高皇帝威靈海外震疊。獨倭數數入犯。屢戒不悛。其爲中國害駁駁與虜衛至嘉靖而兇談極矣。然其衆不過數千。其來非

有約結欲與我爭雄長也。徒以貧窮不能自存。資剽掠爲生耳。然猶竭天下之力數歲而後克之。豈夷狄盛衰亦自有時。不可以鱗介忽歟。自頃六七年來倭困朝鮮。設謀益食。天子震怒。聲罪徂征。兵連不解。中間或媾或戰。變態靡恒。戰亦稍稍相勝負。讓者憂之。而天子銳意必討。曰。毋庸遣此以爲門庭患。難時圖外之事。則大司馬邢公爲政。公鼓舞將士。深入賊巢。於是。有蔚山之捷。幾獲渠魁。賊保險固守。我師暫撤。而異議乘之。前勞幾累。公益發憤。誓師蓄力。俟時謀賊稍懈。百道竝攻。於是。有釜山西生浦諸處之捷。賊既困敗。糾合殘黨。互相救援。公豫布舟師。扼其要害。驟衝巨舸。大戰中流。於是。有海上之捷。賊悉與衆遁歸。朝鮮之人咸復其業。歌舞載途。而我中國數年徵調轉輸。暴師勞衆之苦。乃得息肩。天子之恩德洽於外藩。其明威所被。至震於蛟宮蜃窟之表。莫不誓伏於乎盛矣。論者謂茲役有甚難者三。而攻戰不與焉。隔越滄溟。情形不通。則地難。與師歲久。結局無期。人情厭苦。議論易生。則時難。宿兵他國。客主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室

持猜警一聞，毒且中潰，則勢難。公之仗械，又當我師退怯之後，和戰紛拏之秋，徵兵有數千里之遙，而索餉無旦夕之延，蓋其難又未可枚數焉。公從容堅定，不震不竦，竟挫強寇於鋒刃之下，掃穴蕩巢，廓清氛，凌廟廊，自比釋東顧憂。公之功，顧不偉歟！在昔人臣立功外國，率推班定遠，定遠所當，乃西域諸胡脆弱，易與耳。長平冠軍，摘角而逐，匈奴敵稱動矣。然維時舉中國以困虜，乃猶得志，而所損士馬，輒復過半，受乎其未易談也。今倭之勁，已與虜衡，諸所戡定，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丁酉堂

於三十六國，卽士馬不無損傷，然出塞入塞，公私之數，官閭之視，建元元狩間何如哉！勝國於諸戎，無所不剪，一渡海而覆十萬師，終其世不敢以片帆東指。倭之輕中國，原在於此。假令今茲之役，不親成功，使倭復得憫然逞志於屬藩，憂方大耳。彼定遠所招來西域遺子，入侍其輦，重利害視此，又何如哉！蓋高皇帝嘗戒朝鮮使臣，喻諸其王，毋輕弛備，以啓倭心。平下璽書申諭聖謨，淵深大寧，爲朝鮮慮，亦以固吾圉也。高皇帝慮朝鮮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契，今

天子幸能以神武定之，雖社稷之靈，而公功亦不朽矣。公既告捷，獻俘於朝，上心大悅，詔示天下，令公班師還鎮。公所部吏若審雲、令王君章，屬余言爲賀。余聞人素從父老談說嘉靖間事，揣揣然有戒心於倭。聞公之捷，欲張之未能也。故於王君請書此以復者，公所爲運用之方，攻守之略，如古所稱，顯允壯猷云者，則尚有行間之士，能領說之，無庸余言矣。

大同府志序

大同志

郡邑之有志，蓋古列國史乘之遺意，不可廢也。今方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丁酉堂

內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志不勝原，然跡其所紀載，不過一方之故實，其關係尤未甚鉅，而大同一郡，古稱五原雲中，自秦漢以來，綽綽有爲，夏天下之所以治亂安危，皆由於此。固非他郡邑所得望其輦重也。高皇帝蕩滌夷氛，首開茲鎮，樹以藩屏，提衡九塞，而據其會，成以正席之固，天子象爲幾輦，當茂，傳皇初，撤虜酋以抵償之愛，就我皇宰，雖東西最款，而大部所直乃在雲中，制馭得失之機，惟茲鎮之文武是任。其難言之矣。郡故有志，而寂寥不稱，一切山川阨塞

意意轉巡探博探自郡治以至四封凡有關於疆域有裨于掌故者無不胥列而于經武詰戎緒寒禦虜與年來款款頭木元望然里具蓋非但一方之紀乘抑亦謀國者之所必稽典金匱石室者之所必采也今守內承平諸所爲危杞憂非備而尚易惟塞下空虛兵食俱竭廣合關市賜予烽火不驚者已四十餘年歷指往牒未之前聞馴極而驕亦惟此特而又大商未建諸部頭其合而衆爲市將以無厭固我其分而自爲圖將以餘鋒矚我抑幸而旦夕無虞而人情愈偷戒備愈弛不出數年亦終有決裂之患是茲鎮之大憂也夫寧茲鎮印京師不得高枕矣往封事印成謀者輒謂因款可以修備八事之課令甲森然傾行之卒未見效者何也與之以無事則人必安于無事譬如履輶之場檢乘安施復敗之場沈酣易禁固其勢然耳大時國家母滋耽嘉茲亦駸駸其多事矣試考志中所云圻堦當築墩堡當修屯田當復器械當飭諸如此類不亦鑒鑒乎安壤之長策哉大事

固有敗而爲威者五壁之綢張中丞蒙禍而毛司馬藉其功至今以爲利也役固有費而反省者邊牆之議余肅敏見格而楊襄毅竟其謀亦至今以爲利也要以沈幾敢任破拘擊之見以善爲封疆計將何施不可此非守土諸臣其誰望焉孟舒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威名振乎殊俗今之守雖視昔差輕然天子聖明所簡用封疆大吏自督撫而下皆一時之選而汪君以文武才佐之吾知雲中之不憂虜矣雲中安天下乃安此余之所以三復于茲志也因汪君以序請遂書此復之用識簡端

記

陽岐江政復舊路記

陽岐江

陽岐江政復舊路記
陽岐江之南有江達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皆匯於此兩山東之故名峽江怒濤激浪急溜旋渦險若瞿塘自峽而上可二十餘里爲陽岐江水勢紆緩一葦可航勝國以前行者皆從此渡稱坦途矣其後以兵亂榛蕪間逢虎暴乃徙而由峽路雖稍夷而每值風波輒萃魚腹卽近者陸萬間大比之歲生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陽岐江

于嘉寧

溺死以千百計。行旅病之。欲仍復舊路。而人情因循。憚於改作。屢議屢寢。直指陸公來按閩。悉心民瘼。百廢俱興。檢舊蹟。得前幅清令條議。慨然嘆曰。茲路不更。其毋乃委民于壑乎。儼下郡丞圖之。太守諭公躬往相度。如陞公指。而或者又難其費。甚且謂余規大田驛爲墳。而創此議也。憲使陳公持之堅。方伯丁公力主之。以上陸公公報可。且相與計茲役也。議論實繁。公決以兩言。不煩民。不改驛。又安置噪將鳩工屬丁公奉命撫閩。而左轄袁公亦適來佐其議。乃移渡丁陽岐江。自江而南。剪棘荒石。夷高堙下。闢爲周行者。五十餘里。爲橋二。公館二。鋪舍六。亭一。徵廬十。增渡舟八。延植材木。人徒之費。爲金以兩計者。一千七百有奇。皆取諸沒入之貲。與兩臺贖錢。官不損帑。民不與聞。經始于辛亥季秋。告成于壬子之季春。較其道里。視洪江減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莆陽泉漳之往來。于茲者。江行如陸。陸行如市。陽侯不驚。猛獸屏跡。萬口騰歌。狀逢載道。而丁公陸公復傳訪于衆。謂取渡嶺家道。緣吳山。徑達臺江。尤爲徑便。惟沙洲稍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陽岐江

于嘉寧

則浮橋混柱之法可行。乃更爲除道建館。與陽岐路竝存。以待人之自趨。其計畫周詳。一至于此。丁公以書來告余。使爲之記。且曰。此事爲道旁之舍久矣。斷而必成。惟直指公次乃諸大夫。不佞何力之有。自今而後。遵道遵路。無忘直指與諸大夫。以擬于召堋白堤。是在邦人。余南向再拜稽首。曰。足惟中丞直指與諸大夫。恤我閩人。出之鯨宮。屢竄而登之唐莊。敢不世世拜賜。因思三代王政。興築道路。無不置力。單襄公過陳。道弗不治。卽知其國有大咎。況于百千萬人公過陳。道弗不治。卽知其國有大咎。況于百千萬人所跋涉。涉與馮夷爭。一旦之命。其爲患害何如。而可恬然置之乎。昔交南七郡。泛海轉輸。沈溺相繼。鄭弘奏開零陵桂陽道。友人賴之。楊厥通褒斜。而罷于午。後世爲鑒。石頌德。卽吾閩萬安橋之役。父老至今頌說。蔡端明不置千百載而下。此爲再見。而今日之舉。事半功倍。公移晏如。較之往代。更爲難耳。乃余于此有深慨者。夫夷險間之水濱。遠近藉之。道路利害折之。輿情至爲易辨。猶不免于悠悠之譚。幾成阻格。蓋人情多端。口語難信。天下事之困于議論。大較皆如。

此矣此中丞直指所以大造閭也。

重修天寶陵記

天寶陵

吾邑濱海土田瘠薄又鮮泉源灌溉之利雨暘一不時苗立槁矣惟西向有陵名天寶水自仙達而來歷清源善福達新寧仁壽二里沃田數千頃宋元符間即公簡修之故又名元符陵其後屢圯屢築萬曆己丑則耆民周大勳奉邑令歐陽侯之命鑿西陳石圳堤二百餘丈農民頓之抵今將三十載值今歲淫雨復有頽潰適王侯來蒞邑咨諏民瘼知茲陵爲邑大利病詢于衆孰可任厥事余曰故壩長大勳子文達篤誠勤幹習于水利令之董役必能底績侯忻然進而命之文達條上方略咸當侯意遂使鳩工下令有湮明決防梗法便私不輸錢服役者悉治以罪人心肅然侯又捐俸爲資役者競勸石以丈計上以其計畚鍤之工以日計悉虔悉力莫敢窳惰其最要害如西陳溝頭濱江海球尤所加意水利悉復歲不能災五洋二十五墩數萬人咸被其澤頌侯明德無以爲報余觀自古循吏爲民造命莫不以導水興利爲第

一義而吾邑以頻年無歲租賦之不時以爲長吏憂吾儕邦人其亦有餘忍焉今幸徵惠于侯舉數千頃之田旱澇無虞其亦相歸于惟正之供俾侯不以惟科見督是乃所以報侯也而周君父子先後有勞于茲陵亦可謂好義修事者矣然余觀邑治之前又有祥符陵其利病與茲陵同傾圯尤甚惜無如周君者能奉侯之德意慨然脩復此余之所以于茲役而重有望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天寶陵

聖

平露堂

卷之四百六十二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彞援公

李待問存我參閣

繪屏奏稿

疏

葉向高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停止採礦

奏爲 陵寢重地間採井宜乞賜停止以光 聖孝
事臣等近見大興左衛中所自戶王遇桂奏獻奇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餘卷

銀礦兼徵遺漏錢糧以助大工 皇上過聽其說隨

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開採進解惟是開採

一事關係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 天

意之回臣等不敢驟有陳讀若南都事體奏與他處

不同他處利官尚在小民而南都直上開陵寢他處

小民雖苦礦官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此陵脉一傷

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

雍以盡于幽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

江東南則今之留都紫金山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

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凝結則爲今 祖陵 皇

陵故天下之奧壤神阜與山川之淑氣前代或得其

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 祖宗功德亦

地靈使之然也 祖陵 皇陵之去廬州 孝陵之

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龍脉所鍾

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撼彼動處處相關若廬

州諸山鑿則 祖陵 皇陵之脉傷徽寧諸山鑿則

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 陛下

孝事 祖宗每念未嘗不在 陵寢必不忍以經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繪屏奏稿 停止採礦 二 平露堂

既乏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

未及慮即慮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

王湯沐之鄉輒加優渥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今

此數郡毋論份榆蓄社即開創之頃供億艱難過豐

沛南陽遠甚其山川神木猶宜愛護以毋忘 皇祖

眷顧遺意况關係 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他處

而度例之耶今 宸命錦頒猶可及止 陛下若俯

採詳官亟賜等議非但大江南北雷動歡聲將 皇

祖在天之靈亦爲悅豫賦祐 聖躬齡培運祚其爲

約益宜俾僅數萬金錢已哉

請正欽取錢粮疏

署南京戶部主事

鈐取錢粮

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項，因人乏攝事戶曹臣稽之往事，揆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謀留權閭之半，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權閭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姑毋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屏奏稿 鈐取錢粮 三 平議堂 已六十餘萬，日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遂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總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胥中之變可立待矣。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實在軍計，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祇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降度，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暫之則勢

不可已，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在弘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梗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

不取輕動，戶部之折粮而况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

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有進，祖宗

二百年來並未稱之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脈

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關不宜日破，但

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尺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

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砂化鉄之術，奈何而坐視痛

皇明經世編

論屏奏稿 鈐取錢粮 四 平議堂 卷之二

廢不閉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

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礦稅事興，重以催徵之令

嚴密，峻惡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逋負，臣

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止以軍國大計不得

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為取彼膏脂

填此漏穴，歛之既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

所甚感也

請處分遼事揭

處分遼事

臣等頃接薊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

閩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暴虐聚眾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戍丁劫掠管閩李主事王通判義送逃回臣等不勝駭懼竊惟高淮罪惡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爲暴于地亦不可得自當靜聽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姓處處驚騰人人疑懼若井匪須明詔開示慰安彼將謂朝廷不容其枉尚欲深求說言震驚何所不至兼之點虜夷聞我內變必相煽誘我之軍民計出無那必圖外向一夫倡謀萬眾響應竊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夫激變之事盛世所不宜聞一之爲甚而况三四全遼東之變不數月間一見于前屯再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迫逼燃眉剝膚未足云急尚可置之罔聞付之于不足問哉又各鎮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萬無可緩之理今戶部不敢問及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留中屢請不發以此飢軍令十亂眾臣等更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劄一道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諭旨奏稿

五

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檢發戶部借餉前疏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克而戎伍亦戢矣此安危大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請減福藩庄田疏

福藩庄田

奏爲分封已有定期庄田復滋物議懇乞 聖明留神詳討以釋群疑以光令典事臣惟福王之國久已愆期大小臣工合辭苦請始奉明春舉行之旨人情稍慰乃頃者復以福王奏請庄田奉 旨督責撫按必欲足四萬頃之數于是中外臣民又喧然驚疑曰夫使必待四萬頃之田足數而後行則之國將何由而 聖諭之所謂明春舉行者寧可必哉臣觀福王疏中首以 祖制爲言夫所謂 祖制者 祖訓也 會典也 累朝之功令也今親王四萬頃之庄田 祖訓有之乎 會典有之乎 累朝之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之所引 祖制何所指也如以景府爲辭則自景府而前多少親王其庄田之數並未有出數千頃之外者惟景府以 皇祖寵愛踰涯越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諭旨奏稿

六

遂有此請。皇祖一時失計而聽之。至今謀者尚追咎其事以爲壞。祖制者乃景府也。王奈何尤而效之乎。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乃爲可久。如取之非制得之非道。未有能晏然而坐享者。鄭莊姜愛太叔段。爲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覆轍相仍。難以枚數。卽景府當日。以請沙市事。幾敵楚人之變。使其尚在。西萬頃之庄田。臣恐其未必能守之勿失也。語云。取法于上。方得其中。取法于中。將流于下。王自開未邸以來。長安中皆稱其安靜。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京奏稿 平露堂

王之所與其安危也。瘠百姓以自肥。危公家以自富。此所謂割肉克腹。反裘負薪。王亦何利而爲之。明興二百餘年。列聖之子孫。其靡不億中閒雖貧富不同。然未有以無庄田之故。而遂至于窮餓者。但使皇祚千秋萬年。王之子孫必無養贍不敷之理。亦不待今日之過計也。以臣愚慮。王能毋執前意。只受見在四萬六千餘兩之租銀。勿復求多。使四海之內。一日而數傳令德計之上也。如意未肯已。則戶部已移文各省。撫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廢府遺產。盡以予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不必取盈于原數。亦其次也。如其不然。而但曰四萬頃之田。必盡足數。必皆膏腴。方肯之國。則悠悠之口。疑謬日滋。而臣固有不敢盡聞之。皇上者矣。此其于王果利乎。不利乎。臣不勝冒死籲陳。惶懼悚息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京奏稿 平露堂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長而博詢中外，尚未有其人，或有之而臣等不及知耶？諸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竅談剿說，無益實用，竊以爲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虛聲于平日，率難效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阻將覆師，可爲股慄，然猶賄賂立祠，蒙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爲將來者勸耶？乃有黜庸昭著，南北勤勞，三尺童子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爲之表章，此固聖朝一大闕典。而介冑之士，所爲扼腕而不平者也。臣等敢目昧言之，故都督戚繼光當嘉靖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蔓延十載，莫能少撓其鋒，獨繼光在浙數有戰功，迨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將危，賴繼光而有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後與奸民相糾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能言其事所在，是像立呵，春秋俎豆，至有感而泣下者，倭難既

平，接繼光鎮薊時虜方桀整，屢窺畿輔，繼光節卒蒐乘，造車制器，百凡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城，及修砌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間，近郊無風塵之警，又皆繼光力也。夫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禦虜于北，自正嘉以來，推名將者，就不以繼光爲第一。昔劉江望海竭之捷，獲倭級僅三千，遂封貴寧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卽以大捷論，錦衣之賡，崇報而繼光誠倭至二萬，薊鎮之功，遠在大捷之上，乃並不蒙延世之賞，僅以修邊功，賡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奪其將印，使佗僚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新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轟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橫草之功未聞，而副總參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相加遺，誠不謂繼光而在，決不至此。頃蜀事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爲計，臣等竊以爲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肝之亂，極其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澤擊羅大

子聚衆數萬，連營數十，直逼成都。高仁厚將數百騎，馳尺板，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之破劉闢，亦僅神策兵五千耳。蓋蜂屯蜂合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聞者崇明上兵，不過數千，其餘皆驍率脅從，張其聲勢，誠使得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蓋以上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諭解散，逆酋必可破也。第恐無繼光其人耳。夫買駿招士，式短作勇，古人常多用之。朽骨微蟲，尚能感動，何況于人臣等類？皇上勅下該部，許數繼光勲勞，量行叙錄，或特予錦衣一廕，或卽以原廕千戶優陞職級，仍予以諡，慰英魂于九原，昭特恩于奕世。海內英雄豪傑，當必有聞風興起，爲國家出力，事定功成，必不愛五等之封茅土之昨，以示報，而不乏如繼光之流沒或亦激勵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略勳名亦差次者，則有俞大猷或再秉公論，併行叙誥，是亦勞臣之所望以瞑目于地下也。

條陳要務疏

切要時務

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瘡財盡

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但抱火厝薪，蓋已燎原播焰，若不有非常舉動，足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無校寧之理。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如救焚拯溺，竭誠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籌策，但以目前艱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屬奏稿

臣等

一安遼民。臣觀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卽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卽得穀數千石。今宜徵官屯田之虛，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督理。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爲諒處，卽捐二三十萬金。

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告卽自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輕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并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倣者卽是不肯倣之人言肯倣者又多不必倣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議者無不憂之今經撫已俱送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屏奏稿

切要務

主 平露堂

曉爲哉

一明職掌我朝華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卽其大者如吏部之陞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等以推議望臣等以徑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沈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已擬令科臣糾察而科臣之不糾察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當告九卿諸臣宜

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日當完違者奉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樂者臣等擬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除陳時務疏

時務

臣等聞董晉云欲知宰相能否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謀于上前者不足道也則是宰相之職不在謀議矣然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屏奏稿

主 平露堂

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于謀議今之閣臣虛冒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然無一言是併謀議而失之矣矧中外紛紜公私因調臣等目擊艱難耳聞輿論不敢不直陳君父之前以庶幾籌堯之拯卽觸時忌忤物情有所不顧大槩有數端焉其一則任事之乏人也今天下賢才巖穴畢搜曹署填塞額外添註數倍正員擠極盛矣而東西有車並無一人出力擔承輪閣之役非閣臣孫承宗挺身自請將束手坐視臣等與承宗職事同受恩同

而使承宗獨居危險之地括据戎馬之場心甚愧之
承宗雖盡外不辭而積勞成病亦當體恤誰非朝
廷之臣子乎乃臣等問吏兵二部求其可以當此任
者茫然無以應也從來文學詞臣不典軍旅今急而
借才矣乃中外諸臣可遂委責于承宗恬然不置念
乎恐亦心之所不安也而吏兵二部亦遂不博訪此
等人才以備一時之緩急乎古之才臣受一面之寄
輒有以自見即當艱難危困之秋亦能設法措置自
作生涯如張詠之于益州韓世忠之于楚州李抱真
之于澤潞孟珙之于襄陽皆不歲月間化貧弱爲富
強今之督撫仗鉞建牙專制一方蓋合古節度制置
安撫併爲一官任何隆重每一缺出推擇而使咸翹
然欲見其奇矣及至受事多告苦訴窮若不可一朝
居地方有急一縷一粟皆仰給朝廷豈古今人果
不相及乎將時勢之不同乎抑選轉太驟傳舍其宜
不皇展設乎雖當局備極苦心而旁觀或未盡曉此
臣等所謂任事之乏人者也其一則錢糧之欠清也
國家定制成人租賦原足供用徒以弊孔潰漏冗蠹

侵漁遂至空乏年來重以東西軍興雖然煩費主計
之臣策無所出臣等竊以爲官府一體若肯彼此通
融公同會計盡捐不盡之務畢杜剗出之蹊鉢鉢兩
兩悉佐公家當克然其有餘惟是因循既久振刷爲
難臣等疎庸不能達得之皇上若在各部則兵餉
之出入范無的數獨不可一稽查乎各省之解納假
印假批無從對質獨不可一嚴覈乎開納之事例半
入奸胥棍徒之橐如近日南北監所發覺僅百一耳
其在他費皆官吏朦朧共相容隱獨不可一搜治乎
各衙門之冗胥冗役養食公家所損不貲獨不可一
裁減乎關津之權稅賢者固少染指不肖者半以充
囊今議者欲復抽稅誠爲不便獨不可就舊稅酌量
再行加增慎選清吏一爲充擴乎諸如此類皆竭力
爬搔贏一分卽得一分之用在廷諸臣苟有生財之
方富強之策皆開送計部酌議施行亦何至坐困之
若是耶夫天下之勢急則重而緩則輕今日之最急
無如財用則其最重無如理財之官彼典禮之清閑
銓樞之華靡以養尊處優則可矣奈何驅度支之賢

昔稍有才名，卽竄入其中。而陞轉之遲速高下，又大相懸絕。重其所緩，而輕其所急，黷沿習之舊規，而衡以救時之急務，亦大失計矣。將何以勸勵曹而獎能吏乎？此臣等所謂錢根之欠清者也。其一則詔令之寢格也。人主所以臨制萬方，在出令耳。故曰：令出惟行，又曰：令行禁止。如主令之而下不應，則人主之權失，而何以爲治？臣等觀近日，青下往往有該科留滯，不卽發抄，抄而該部不卽覆覆，而又奉旨矣，而仍不行也。舊歲廣寧失後，曾有旨令該部將行過皇明經世編

論臣奏

卷七

十

卷七

事件，逐月奏報，不完者，該科參奏。今將一年，未見部臣之報。與科臣之奏也。其行之省直者，撫按不能得之司道；司道不能得之郡邑，卽勒限回奏。亦求之高閣，雖有考成之法，無奈何也。古稱六卿率屬，皇祖曾親酒宸筵，進之諸曹，今此義不明。朝廷處一屬官，則堂官不自安；堂官自處一屬官，則群然起而誅之。以爲怪事矣。上下相戾，以苟且諂容爲長厚，恃大令安得行，而法安得伸？此臣等所謂詔令之寢格者也。其一則風俗之日流也。語云：名不副實，利上車

名利之必爭其求久矣。然昔之爭在于昏夜，今之爭在于白日。晝蘇軾論宋事，謂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見，何者？何止一人知巡撫缺出，至臬吏三四人而猶不定，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溫，又聞他徙，雖恬淡無營之君子，世自不乏，然十人競而一人恬，則恬者亦不能自立。臣等竊恐其波流乎靡之無紀極也。朝廷設一官，則有一事，今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由躁競之爲害。誠使以兢官之心兢事，則何事之不可爲？以謙事之心謙官，則何官之不可做？是在上爵

皇明經世編

卷七

十

卷七

之臣力，與其恬靜而深抑其懷，輸者幾幾，其有舉耳。此臣等所謂風俗之日流者也。以上數款，不足以盡今日之利弊，臣等特舉其要切者言之。其言之有當于時事與否，臣等不能知，卽言或有當而各衙門貴臣的論，行與否，臣等不能強要，亦自識其愛時救世之一念而已。伏乞勅下該部留神裁擇，稍比于處省之條陳，如其計設無錯，則亦姑存其議，以俟他日微聞言之，諒諸者或有取焉耳。

奏爲代議紛紛直陳事理以待聖裁事竊兄代藩

一事竊廷議論喧嘩未已其始多予難從其後半予

勘謂至于今則盡予勘謂矣禮部不敢自主而聽之

勘謂勘謂已上又請行代王自處則此事之難言可

知也臣平心而論雖謂母某氏既不經奏選則終犯

濫妄之條前此禮臣據例上請乃爲國家守法不敢

失也而求多者至以臣廷机爲擅改條例夫條例隨

時增損皆奉旨刊行雖其作奸行私者亦不敢以

旨明經世編

意更改臣竊謂言者下是乎失辭矣惟是代王既冒

報難謂丁張氏其後檢舉復以並涉爲嫡第一子禮

臣但裁勘謂之濫而木及明勘謂之非嫡故明吉

亦以嫡庶爲言反使勘謂得嫡此爲辭遂啓爭端此

代王之罪也張氏以內助而冒其次妃已自犯例乃

獨責勘謂之犯例試問代王檢舉之時果盡出大公

至正之本心乎抑亦怙情席席之間有潛移默奪而

不自知牽情溺愛而不自制者乎夫惟裴亡而張嬖

遂至兄庶而弟王人心不平率由于此此張氏之罪

也如此事理皆昭彰在人耳目雖其欲左右其和者

無所置辨惟是今日處分之難則以予謂恐開濫妄

之門禮臣之所爲慮也予涉恐素長幼之序廷議之

所爲乎也兩說相持未易遽斷則臣請卽以例考之

國家自有藩封以來未有禁例至正德四年趙府輔

國將軍佑僚奏爲革宿弊以正宗支事奉旨佑僚

所言有理各郡王以下該用妾媵不許過多有朦朧

冒濫的親王及鎮守等官指實奏奏時雖禁其過多

而未定其額數且未及于親王也嘉靖二十三年禮

臣明經世編

科給事中周宗始請定擬親郡王妾媵之數禮部覆

請除郡王妾媵已有定制外其親王妾媵應否定限

人數本部不敢擅議奉旨准議時雖議及于親王

而竟未見額數之何如定也二十五年禮科部給事

中李綸題稱宗室不經奏選妾媵所生子女多由踴

聖因循若一繫不准請封難遏紛紜之奏三十一年

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解宗室娶妾各以三十四十

爲期禮部兩次題復兩奉俞旨皆以郡王將軍中

尉爲言亦未及于親王也至嘉靖四十四年頒行條

例乃定親王妾廢許泰選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郡王四人將軍三人中尉二人要例亦遵之然其下文所云不遵明例泰泰罰治所生子女照濫妾例行又專指世子郡王以下亦無一字及于親王也直至隆慶五年仍併禁親王而又云在例前者不禁卽五年以後如唐府崇府皆以乞恩准封蓋親王下天子一等體貌甚尊不爲之限制則其弊安窮過爲之懲罰則于體恐失是以明著其限下前而不嚴繩其違于後綱雖漸密罰終不加真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

假使代王當時明言鼎渭爲裴氏所生而認罪乞恩于皇上皇上必念親藩之重曲體而從之如唐崇二府之例又何必費許多曲折于其間哉而況鼎渭之生又在隆慶五年正合例前不禁之款也由此觀之則此事之失殊在代王今日處分只有二說有言當立馬渭之子者有言兩棄而別立他子者臣以爲兩棄之說于人心似平而未知他子之有可立與否若立鼎渭之子則須明言鼎渭之生尚在例前徒以訟父之故舍而其子他日不得援以爲例則國

制天倫兩不相悖雖有援引陳賡者亦無以爲辭矣臣反覆條要二例及禮部職掌其所開載不過如此亦未知其是否伏乞勅下禮部再行查覈施行如別有考究濫妾之例曾禁親王及親王曾有長子以濫妾黜者卽當明白陳奏據法以裁臣斷不敢以已言爲是也天下公事當與天下公議是則當行非則當改意見偶有不到何妨異同只是就事論事據法論法方可服人不然一時雖以衆論而廢他日之釁端尚未已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三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較閱

王司馬疏

疏

王象乾

諸處協力助兵衛准量加犒賞疏 屬夷撫賞

題爲諸處協力助兵懇乞 聖明俯准量加犒賞以 弭日前危急事 三月初二初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屬夷撫賞

梅振稱哈喇慎大酋罕索羅勢伯彥黃台吉等差中 軍打打戶及彥恰等又朵架衛屬夷三十六家酋首 速不的煖太等先後各帶領兵馬於寧前中前等處 列營駐劄爲我遠去哨探爲我送遠東來回鄉人只 爲我駢負運送器物若柴米木豆雖彼自爲興販而 聞上地狹人衆又值赤春薪桂米珠諸夷柴米源源 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急用自山海至連山數百里間 西夷阻錯於道據回鄉人稱報奴酋欲遣李未芳領 兵犯山海永芳曰欲犯山海當在二三月內今寒草

已茂虜馬飽青 天兵距於前西夷截於後北山南

海將安所逃乎殺便就殺決不致往也送酋聞言中

止雖還鄉虛誕之語或逆芳緩我之計俱未可知而

臣等與諸處約衝鋒勦尾荷之角之因形制勝大都

亦如永芳所料先據番僧所報罕索羅勢願自由帳

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一千頂爲我哨守寧

前一帶地方謂是 皇爺肉邊境語非虛也朵架大

酋疎暈大偶爾物故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其兄弟

子侄護喪北歸煖酋諭其二子夜不收卜地什力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屬夷撫賞

朝廷養我二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場爲人當 盡忠盡孝寧要名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賞時進而 詢之皆知前語且以忠孝自誓語意恭謹馴雅不類 夷人而一段趕趕桓桓之意固自躍如臣等給之冠 帶傘蓋賞物劄勞而勸勉之諸夷數數喋喋又告討 新舊貨物臣等再四思維舊賞載在冊籍其常與也 無庸多贅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賞與朵架 三十六家新婚于大營號爲倘不浪者之賞彼皆領 有兵馬出有夷帳以忠順爲名以勸逆爲詞堂堂

天朝縣育萬邦何可不少灑消滴使漠外斃之輩
自濡於 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帳攜家累
糧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不必盡如
所云撫募兵例安家行糧衣械馬甲之類但其來也
爲我守邊而來爲我出哨而來也中國募兵人費數
千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不繼脫巾呼癸
可獨靳於外夷乎臣等酌議每夷月給米三斗布八
疋約值銀一兩五錢可當步兵一人之費今出閑各
兵丁每月有三兩者有二兩五錢者甲馬器仗皆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議堂
給安家視諸夷之費不啻數倍諸夷既樂爲我用我
亦何可獨重惜其費而阻彼向用之心乎方今帑藏
匱乏度支不繼臣等何敢過爲虛糜此一役也寧前
無家突之虞前門祛風塵之警所費者少而所省者
多也臣等較量於緩急輕重之間計之益已審矣不
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月類料未果其腹寸縷未披
其身猶然哨守如故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
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況外夷乎遠其勢極情
迫明以要我而後增之惠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爲德

其於中國奴夷之大體亦甚銳矣此不可不察者也
臣等數四宣諭諸夷止如前數給與米布決不再加
遂於四月之三十日爲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今諸
夷鑽刀說誓永爲遵守五月初一日臣又與經臣及
鎮部道文武諸臣同至歡喜嶺進諸夷而諭之使得
各盡其意可聽者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
可從者姑已之譬之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
兩也而狙有喜有怒狙公雖善養狙不能不賦狙而
令羣狙喜而無怒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新賓固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議堂
斷必不可靳者也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
譁僅呼羅拜真是胡越一家而嚴太二子隨從漢官
威儀率領諸夷望 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望之靡
不願其酋長早來戍守幾幸如煖太二子而得與冠
蓋之榮者臣再維保障固要在自強何至藉資諸
夷而好音之懷亦昔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既片欵誠
以內附我之無也自宜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縢不
無少費而我得乘暇簡練兵馬修築臺壘製造器仗
收輯人心當寒風零雨之時爲綢繆繡戶之計期以

剪滅逆奴。雪恥階兒。酬百王而恨千古。此基之矣。况
環衛鎖邊牆二千餘里。大虜騎夷處處皆是。比鄰結
馴。影鑣在在皆可開入。今日之撫。使諸夷既吞我餌。
如馴犬然。卧聽籬下。不獨安適。左實以衝前門。不獨
藉資諸虜。實欲修我內備。臣惟此事輪軫寸衷。不啻
一刻九迴。社之停之。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皇
上之前者也。

請發帑金以充撫賞疏

案照先是河西初失。風鶴驚魂。臣慮西虜利漢財物。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平露堂

必不肯忘情於撫賞。面統兵要挾。則山海危。又慮西
虜不奴重賄。薄我撫賞。而連結入寇。則山海益又危。
足以一面因揮漢大酋。腦毛大之夷。使允獨赤在關。
品其不救。廣寧激之使來。一面行同知。萬有孚。存其
舊賞。以待其至今。據前因。爲照封疆之臣。職在戰守。
上之不能奉揚。聖武空大漠之王庭。次之不能掃
蕩妖氛。復三韓之疆土。至於發帑捐金。而借資於處
戰守兩無據矣。第今時迫勢危。有不得不用虜以救
目前者。臣請詳言之。可乎。去年遼瀋沉淪。廣寧砲絕。

撫臣王化貞力主用虜。當是時也。哈喇漢。郭巴等五
營盟結於東。揄漢八大營效款於西。已有平吞逆奴
之勢。詎意天不祐遠。五路叛而二虜自仇。兼以懸
丁家難。軍大途長。而不果從征也。廣寧之役。曾不能
一朝固守。抑何以失信。點虜乎。今節據山海界嶺。路
備等官探報。虎酋聚兵十萬。不日上馬赴山海。講賞
與奴酋。奪爭廣寧。又據哈喇漢。虎酋自言台吉等。共
稟欲約雲谷泰酋。邊外諸大部聚族而東。蕩滅奴酋。
此誠天下安危一大關鍵也。臣惟虎酋元之嫡派。稱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欽定四庫全書

六

平露堂

怒虜庭。其分爲獨尊。號召八大營。控弦數十萬。其勢
爲獨強。領撫賞於關山。正安堡等處。金錢萬億。其利
爲獨厚。廣寧陷後。撫賞卷案。無可稽查。撫賞官役。存
亡未卜。見在者王牧民等兩三人耳。記想約略。遺闕
實多。虜貪而役其天性也。漫云額賞。挾我必從。有限
金。額額整庸。可填乎。從之。則府庫難繼。不從。則猜信
必爭。未得其利。先受其害。此撫賞虎酋之所以難也。
十萬夷兵。能吸風吸露乎。數百萬酋長。肯榜腹垂堂乎。
無財無賞。莫往莫來。可望於夷狄乎。遼左舊例。領兵

表日來邊上等者每員鴉片段一上段八布數十十兩銀牌一牛羊米麪大約值銀幾五十兩次等而下牽馬廐諸賞各有差諸酋日用喫食外折酒飯銀一兩五錢果爾所費更不貲矣裝之來者不過千夫長耳虜王親率十萬貴介畢從八部名王聯鑲錯趾虜之望必奔於額外我之撫難靳於側中數米而炊必激之怒何以示鼓舞而作其敵愾之心乎此犒賞虎部之所以難也朵顏諸虜聞愁上邊必移帳遠避逆酋叛將聞愁至廣寧必悉眾以防護建夷堅而殺虎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七

悍而輕虎勝則廣寧可復不勝則勢必遁去榆關以外誰為守臣謂哈喇慎白彥等酋之兵可並用也令白酋率夷眾駐劄寧前以一以壯虎威後勁一以樹榆關外藩萬全穩者必不可少而撫犒月費亦須視虎酋之半天不兩金術難點鉄何以應之此計處虎酋後勁之所以難也進兵賞格遠撫王化貞與虎酋約平奴之後賞虎酋一萬兩八大部各一萬兩諸部夷兵先賞乾糧銀一萬兩此平奴之議也若得廣寧往逆賊于臥榻之側回閉門於盤石之亥似當照俞議

賞格半給之而哈喇慎各部亦量議犒賞懸金賞賈勝氣自倍至於擒斬首功須金更多假如斬賊萬級則海上銀幣盡矣何惜五十萬金哉

該五十萬金臨時追索其何以應此賞功之所以難也倖漢哈喇慎諸大酋同心戮力並勦奴酋奴或欲迹遠避或敗走原巢俱未可知第惡既得廣寧而虜不能久留我難遠戍奴又尾而從之徒滋一番勞擾徒費一番金錢則何益矣臣謂掃蕩之實在廣寧即留棟漢夷兵一萬守之哈喇慎之實在寧前即留哈喇慎夷兵一萬守之彼有萬兵駭牧遊獵往來夷帳參錯逆賊遠窺密覘若不知其眾有幾萬者加以我兵之遊徼遠夷之往來廣寧寧前數百里間漏山遍野胡旅雲屯榆關以外山川形險若增而高若濬而深其固不翅金湯矣每夷兵一名月給米布約銀一兩下錢二萬夷兵之費歲用銀三十六萬不為不多矣較以今日募兵之例安家馬價衣械行月糧歲用一百九十四萬四千有奇雖云未及十分之二而司農告匱露肘捉襟此夷兵月糧之所以難也其他一切傍費絲茅嚼叢難以悉舉是五難者特其槩耳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七

臣所謂難者以金錢難辦意見難亮非敢異事之難而輒欲避其難也臣計揮漢哈喇漢諸部撫賞歲計二十萬多半取足部發遼銀馬價經臣手書亦言二十萬而領兵猶賞進兵功賞哈喇漢諸部撫賞歲計三十萬金重以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總計非九十萬不可揮漢去年秋季之賞猶然未給通計之則百萬也而首功之銀不與焉輕輪百萬以與虜不無駭人觀聽而以我兵較之不過僅萬人一歲之募資耳臣奔走塞上幾四十年豈其泥沙金錢以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松蘿齋九
十露堂

之一粟也臣與諸臣刻腎鍊心權其輕重欲救然局惟有用虜最是急者說者謂遼之誤以用虜也虜誤廣寧且誤撫臣款虜之金錢未必能糜虜而我使用之以自糜臣更虞其糜我而慙我奴木至則環集奴既至則毆去而不爲我用也款虜之馴牧徒授我耳臣又虞其擾我而貳我虜食而奴狡間反青抽叩諸部業已餌奴多金深結婚嫌而且爲奴用也卽不爲奴用亦未必爲我用也此皆今日虜情所固然者然而終亦必不可廢款也三衛效順則榆關之勢可憑皇明經世編

丁司馬疏

卷之一
松蘿齋九
十露堂

揮漢結盟則三衛之交益固我可以制奴奴不可以難我此必然之畫無俟再計而決者也臣又揆以今日之情理時勢虜之可信者五不可不撫者六先是廣寧初失虜皆相向而泣曰破我飯碗壞我一條白道蓋金繒耳肥維中國是藉虜之身以饜子若孫誰不戀戀于此而肯甘心於弄擲耶可信一獸相食人且惡之逆奴芟除儕黨草菅鄰封非虎酋與諸酋所樂與可信二爭雄競長夷部爲甚虎酋漢北之王也

不以在漢收然此時固不得不放也
奴以勢軼之虎酋下之乎抑避之乎可信三我欲款

虜以甘降拔虜亦欲藉我以為後勁其欲助我以滅奴也猶之我欲制奴以款虜也可信門虎雖滿於酒其部族之長慮却顧者無不逼近虎狼恐其恃強而至欲去之也可信五是五者據理原情必不可不信者也我不用虜虜必去為奴用其誰禁之不可不撫者一我不用虜廣寧之逆黨不可毆除根蒂既固拔草蔓延漸迫開門其誰禦之不可不撫者二我不用虜虜聚族策馬要我以必從金錢彩繒如約則駭裝而北不如約必怒獨不能自取如奴手鞭彈從事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平藩

矢如遺既迫於東又挾於西將與之乎不與之乎必與之矣不可不撫者三我兵甫集氣猶未振借資二虜以養我全力倚之角之奴斷不可而何不可不撫者四蒙務正賊未苗布野修築伊始奔鍾盈郊華夷貿易恢復熙熙自三月以後榆關而外詞越一家雖云翁一時之安羈縻有法得不可引而長之手有如宜雲三寶始願不過假三五年之家回我皇壘就意五十餘年而後奚翅無幾遑且為我守邊矣奚翅守邊且看我既大之遠疆而欲盡復之也微之往世不

可不撫者五乘虜效順收而撫之不失中國字小之體卽其賜為奉順陰寓許謀我亦陰知其詐而陽信其順目前可弭其披猖異日可詰以大義乘時修備木為失策倘要而後與犯而後增虜愈得志我之撫賞不獨不足示恩徒啓其器堅之資耳雖事愈不可為矣不可不撫者六是六者審時揆勢必當撫者也夫五可信者彼六當撫若此利害安危判於蒼素甚明也而臣猶惴惴焉難之何也從來夷情最重況全遼淪陷之後虜益輕我而我又欲借其力因以自固則其情益重從來撫夷費繁況十庭畢至之時虜情紛運而我又欲結其心使毋敢貳則其費愈繁撫不從厚何以示羈縻縻從其厚何以裕物力舊例所載者昔已與之斷寸其難裁舊例所不載者今急需之又斷乎其難新臣所條例者皆出於諸臣傳說之口而無片紙隻字之足徵臣所待用者多至於金繒百萬之費而無寸絲一毫之風備講華駕馭舌敝唇焦詞剗縱操千思萬慮勞耶苦耶臣之分耶臣何敢辭惟是百萬金繒不獨身在事外者見之駭目聞之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平藩

心卽臣心私計亦未嘗不惜其費之多而慮其後之難繼而計又不得不出於此也譬之醫然烏附聚毒舉世所知而獻症在寒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烏附之毒病受之而後生可全也今日天下大勢用虜則安不用虜則危安危之界日久屢轉於臣之方寸必欲求安而去危正有用虜一著舍是無術矣其誠也我漢其實利其許也我亦可借其虛聲虛實實共家妙用夷情有一日之安便是邊氓一日之福練兵修備控險防其益非一何憚而不爲也況乎名義之足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正國體之尊非往代所可幾幸其萬一漢唐之和親宋之獻納動經億萬前史昭然僅求不爲患非能用之以防患僅求勿寇邊非能用之以守邊唐人借回紇之力收復兩京及其恃功跳梁子儀折之不過曰代甥舅之國也豈如今日臣妾於我乞憐于我願指而驅策之手

請設撫夷監司廳官疏

保薦撫夷官員

超爲大虜擁衆至邊撫賞最要得人懇乞 聖明錄用才能以專責成事臣惟今日天下大勢咽喉命脉

只在山海一關山海安則天下皆安山海危則天下皆危安危之幾介在呼吸然而守山海可安山海乎未也必先守寧前守寧前可安山海乎未也必先據廣寧廣寧既得而後遼陽開鐵南四衛可次第舉矣今日榆關以外至寧前二百里間舍哈喇慎衆顏諸夷爲我巡偵血脉尚自聯貫寧遠以東連杏錦義遂化爲魑魅魍魎之鄉矣噫三韓之土宗祖宗百戰之封疆也可聽其淪於腥羶不一問乎顧士馬胆落於奔北甲仗罄懸於輪東屏障之修築正殷行伍之團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練未就時已入秋馬驕弓勁正逆奴狂逞時也非藉大虜兵力何以折奴雄心非藉駕馭得人何以悉虜情態蓋夷情本狡而今日之夷情爲最狡撫夷本難而今日之撫夷尤最難我有所藉於諸虜而諸虜無所藉於我虜之情其去其來其向其背我知之矣而猶未能盡知而士馬之奔潰也甲仗之弃置也邊民之內徙也廬舍之焚燬也城壘封疆之弃捐也我之情微固了了於胸中可以要可以共可以攻可以戰而我無一可恃於無可恃也求所謂驅摩者僅有相

全設問○有之若得其人則一字一筆皆當處心一縷一

絲皆足示惠少不如意便自怡然而爭忿四起矣大

羊常態固如是也據前次塘報戍稟及哨守夷人之

傳說虎首率八大部擁十萬衆南來助兵伯顏黃台

吉率三十六枝亦擁兵十餘萬衆東來助兵又欲約

大同順義王部落陝西懷兒都司部落協從以來臣

俱表部之來者愈多也虜多則志異而難調撫賞之

金幣愈費也費多則財匱而難繼亟遣譯使諭白首

止順義懷兒都司諸酋勿來以省煩費仰揀漢哈喇

慎兩大營多便二十餘萬亦不下十五六萬各王

當戶多則萬人少亦數千人豺狼之性本自驕馴司

撫賞者脫不習於虜情氣奪於震撼心惕於誅呼語

不能宣我之情動不能富虜之意金帛徒費虜不見

德安望其得大難而誇大慰也臨時撫馭更有難者

撫賞卷案曾無片紙經手人員散之四方揀漢哈喇

慎諸酋諸夷大小級前進馬等賞迎風過宿祭旗等

犒賜布帛鍋等項糲米麵牛羊等項軍營民堡頭

會箕歛犒賞喫食等項絲絲絮結綜核甚難處詐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臣懷慶府 十五 平定路堂

役以無作有因少求多文卷無微憑何究詰從之則

路壑難填不從而咄咄多事惟是夷情認善狀服因

人語所謂異類而媚養已看也臣查廣寧同知萬有

孚數次出塞撫賞諸夷率虜進勦與桑阿兒寨台吉

反旺黃台吉並聯轡鞭驅從事威信素孚諸夷奉

約惟謹如本官誠不多得今欲撫用西虜非本官不

足以勝厥任彈壓大虜願指氣使非重其等威不足

以崇體統臣看得廣寧同知萬有孚胸富甲兵才兼

經緯闊闊妙奇正之用盤錯堪資撫馭達表偃之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臣懷慶府 十六 平定路堂

縱操唯命相應陞補廣寧道僉事凡撫賞揀漢八大

部哈喇慎三十六部一應錢糧出納講折開發買辦

措置悉責成之仍令募練遼人招撫南北西閔撫唐

兀喇魚皮諸部一以填實廣寧固我壁壘亦與繼

滅絕樹我藩屏廣寧設道借餼羊以維民心撫馭得

人若賦芋以廉狙類斯神京之左臂大勢可完而山

海之嚴閭守禦斯固矣或云同知陞僉事為顯等而

任子之例向亦未有推憲職者臣竊謂不然朝廷設

官以任職也無當於任雖科第之英清華之選何裨

集 29-228

目前之急苟任厥職雖下僚未秩破格超遷其何愛
焉蓋藉撥紛拏之日安可循行數墨是拘日肯以任
子起家爲名臣樹勲業者固自不少況今日之廣寧
非昔日食事駐劄之廣寧也虛地也今日之僉事非
昔日廣寧之僉事也虛銜也今日官是地帶是銜者
又非昔日養尊處優人所樂就之官樂遊之地也豺
虎爲侶腥羶逼人不得虎鬚則履虎尾託虛地借虛
僚其人而責以實政者也況本官家君絕塞世授
鉛鈴逆事夷憤夙所諳練及查本官先任戶部掾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傳和齋
十七
千露堂
照唐既任山海廣寧同知部俸逸作共歷八年應陞
部屬往疏有據况前奉撫按檄委署海益道政體嚴
明至今人猶之用補廣寧僉事撫虜練兵實爲封
疆非爲本官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四

華亭

徐子遠開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周勳勸南

董雲申士開參閱

王司馬奏疏

疏

王象胤

備陳撫款事宜疏

撫款事宜

題爲備陳撫虜之因酌計款虜之費深言用虜之策

以息羣議以決戰守機宜事准經略遼東兵部尚書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平虜堂

王在晉會稿頃接邸報兵部爲會諫事奉 聖旨西

虜旣爲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宜

既會議明白著于額內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續

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悞事機欽此欽遵西

虜之當撫賞 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應

用餘俟續發 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朕宜付之忘

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究必謂邊

臣之愚而益浪也必謂邊臣之費而寡益也撫夷不

如養士狀賞不如內備督臣與賊亦具有心豈遽出

諸臣下不知言無言賞必不可忘戰守也卽言戰言

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試執途之人而問之曰虜不

好財而好義乎必曰不然再執三尺童子而問之曰

虜真可親而可託乎亦必曰不然然則款虜奚爲蓋

奴強虜家強與衆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

奴在兩河虜在九楚兩河與九楚同時爲寇則危當

廣寧之既陷也寧遠以東爲東虜寧遠以西爲西虜

中道隔絕卽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得卽欲出關門一

步不可得于特罕字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爲輸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心可乎不可乎打喇明賠王燒餅等酋明明作賊今

化作賊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講虜講賞不得便思

搶關今化搶關而爲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

守關也大敵至戰不能保其不奔然虜中之消息奴

地之情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

坐門夷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

月給布米者坐門遺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爲偵探借

偵探爲羈縻若竟恃夷人爲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

邊臣豈若斯之孟浪哉當紛紛攘攘之際索舊補新

爭多嫌少兩月露然知非通官所能決戰等盛陳兵衛以固其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辯信義既申恩威並洽於是鏃刀說誓事竟成矣又虞通官之起城下情之煽惑戰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關弓之禁警轉爲望闕叩頭之恭敬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衆三十萬困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剪趙宜鎮之虞同詞效順不露爪張牙而俯首搖尾昔爲我將今爲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惟 祖宗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平露堂

之福總貽於奕世 皇上之恩威播於遐方是以某微率賔臺齋櫛化非戰等所敢叨天工於萬一者中外聞之以爲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戰行撫夷同知李增計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獎食限足等項僅賞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耳戰不敢濫費 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蓋廷之過計哉至於牙音洪兒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通則直門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

容邇寧前此時英語係妙化及元敵可以前茅點奴下番餉以釣友青友青幾吞其餌戰不憂虎背之不款而憂友青之中梗初因緩太以通友青繼欲因友青以通宰賽友青通則宰賽拱免抽扣友青友青抄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死之慾來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友青來矣願受款矣虜情難測其操階陽之禍爲向背所不敢知然猶勝於操戈以相角也虞不假道竄終不可伐奴來而我兵當其前友青諸部乘其援奴能無懼乎友青等爲寧前受賞之虞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平露堂

意爲增減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寧之卷宗雖失而虜中之票或有存者王牧民之單卽不可據不有同知萬有孚可質乎督臣與戰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購衆耳掩衆口者惟是廣寧寧前之賞十倍於朵顏諸部之賞戰等是以亟亟然請命於 皇上耳若夫哈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其來也非戰等要之而使來也彼蓋爲討逆而來者也非戰等藉之以爲援也彼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酋侵我疆土以受之于屬夷敢侮殺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

之者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果而我可謂利之重於義乎。向有先至之聲來必有果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絀不得不獎賞鼓舞以示勸於四裔蓋聽其自來自止王用三疆邑人不誠而已賊嘗熟審戰守之機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神京終屬可虞廣寧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寧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取無策矣守土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既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竭而復竭之窮之竭之以復廣寧一片土而此土不能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為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寧可襲也遼陽可圖也卽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也此用虜之深心也然而歛自為歛守自為守此兩字原並行不悖戰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也所謂然而籌者皆借款以為戰守之謀也昔唐臣陸贄有言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隆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

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強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証視吐蕃何如贊為唐之名臣而卑辭隆禮唱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贊而處今之世也戰不能為贊解嘲矣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為且然而未必之詞而果朝多詞為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寧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寧而勿失戰固甘心任之聖明亦來必嚴詞拒之而今其可異乎今日之事守無常形而款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為未備每事惜費而人或以為妄費秦漢唐之強豈無死士而死士不能以收功遼陽十八萬廣寧十四萬詎真本石其人歟強虜猙獰誰能必勝關門單弱誰能永保邊情一有差池則以為歛誤之也嗟嗟此赴臣所以難於任事也戰亦恃有皇上之英明獨操乾斷不惑於兩字之言為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戰具疏將畢接得寧前海運通判吳士科報稱五月二十七日晚望見北岸中右所地方清涼寺舉火差舍人楊守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祖并船戶李成才等駕船至彼探看救回難民楊成明等三名成明係錦州錦安堡人成明供稱聞得廣寧城內首奴有兩個兒子帶領達子一萬守城四月內有土木懇西達子一二萬從海陽進境搶擄各屯俚人畜去訖後又起牛車復從廣寧白土場進境至杜家屯搬運糧米住宿三四日東虜聞知帶領達子與西虜對敵所射死西虜四五千活捉三四千餘者從原路出境有三岔河先搭浮橋後用聯行走奴酋搬移新城內居住有土木懇西虜住東北占住金台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

卷之二

平露堂

白石羊骨舊寨又聞奴酋調各處達子赴鎮江口及金州海蓋各海口防守等因又據哨探遊擊左輔於六月二十七日會同參將周守廉摘差通夷斬達子等哨至筆架山城探聽僻亂民人內有前屯衛軍全得元在彼供說得元被虜過河東安插瀋陽城居住得元思鄉逃過河西先在瀋陽五月內聽聞西夷宰賽達子從長勇堡進入搶至渾沿一帶將人畜搶去等因各報 朕先是喇嘛僧土三吉叭噶及通官朱梅等每言宰賽必圖報怨朕謂宰賽有子女在彼安

能撤脫據云宰賽一子已逃回有一子二女在奴中宰賽常言譬如死了止出得一身汗因囑番僧通官令諸節酋長挑其怒以激之今兩報不約而同指爲宰賽事顧宰酋之力未足以攻奴所云占仕金台石白羊骨舊寨其言尚未可信也然以夷攻夷之計小試其端而奴之役役以守鎮江南衛則朕之累疏請兵請餉接濟毛文龍者不爲虛著矣凡屬夷情悉應具奏

奏報撫賞錢糧疏

撫賞錢糧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

卷之二

平露堂

奏報恭報撫賞錢糧事天啟二年二月內該臣題爲前東天險可憑亟議綢繆以控要害以固陵京以培恢復根本事奉 聖旨這所奏各款有裨防守著該部作達議行欽此隨准兵部咨開覆奉 聖旨俱依議欽此隨該部主事晉淑林解到同寺馬價銀三萬兩聽臣撫賞三衛屬夷之用又於六月內該臣題爲東事關係天下安危大虜撫賞金錢難辦時迫費劇謀貴僉同懇乞 聖明亟定廟議速發賞金以濟急用事奉 聖旨著該部作速會議來說欽此又准兵

皇朝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糶堂

部咨爲奉 旨會議事奉 聖旨西虜既爲我用實
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實事宜既會議明白著
於額外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除俟續發便行與經督
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差官恭
解帑銀段足以資撫實事該大學士葉向高等會題
前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爲犄角具
見爲國籌遠朕意欣悅所請撫賞銀准發二十萬兩
蟒段等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虜日名數
紛散以爲朝廷款夷之錫欽此隨差兵部主事王登
三領解前來臣卽發廣寧道撫夷僉事萬有孚查收
外先據寧前山石二道張應吾等稟稱節年撫賞市
貨皆係隔年預買今已及期尚缺市本合先借用買
備等因到臣該臣一面奏請撫賞錢糧一面行各道
查堪委官員以憑委買去後隨據兩道呈委管糧同
知萬有孚理刑同知李增委官駢存信等借動臣軍
需并閑庫各項錢糧買辦貨物外除將解到帑銀各
照數補還訖其見在銀兩臣等酌量緩急委官買辦
去後該臣案查據先任遼東管糧同知今陞廣寧僉

皇朝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糶堂

事萬有孚呈蒙臣憲牌爲稽查撫實事內稱會同遼
東正安堡副總兵王牧民大康堡遊擊朱梅等查稱
西虜揀漢夷酋虎徹免惡等八大營哈喇漢夷酋抄
緩巴額等五大營一年春秋二季各該銀十萬兩天
啟元年未領秋季賞銀十萬兩共三十萬兩開科賞
北關後裔虎徹免等妻中根兒等銀四千兩祝師樞
臣張鶴鳴疏請坐口月犒銀六萬五千兩原任遼撫
王化貞懸賞虎酋助兵銀十萬兩臣議進兵懸賞哈
喇慎營十萬兩復廣寧後防守廣寧寧前夷兵二萬
名歲犒銀三十六萬兩往來講籌齋糈喫食銀十萬
兩合之共銀一百二萬九千兩以上各項銀兩先後
緩急頭緒多端疏中不能盡載臣另具揭開送閣部
九卿科道衙門外該兵部據揭覆議咨行到臣在卷
今照天啟二年兩防竣役臣牌行撫夷僉事萬有孚
將撫實用過錢糧備細查明開報據該道臣呈稱自
二月起至六月終止賞過哈喇慎榮顏衛罕字羅勢
陳暉大暖太等共用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已
經陞任經臣王在晉奏報外自七月起至十二月終

止賞過揮漢虎嶽免抽拱等首哈喇俱白彥等前共銀六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兩四錢六分六厘通計一歲用過銀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四兩四錢六分六厘內額賞銀四萬九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有奇齋聚喫食銀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八兩六錢有奇口夷人米布月犒銀八千九十一兩有奇原議者如彼其多而實用者若是其少則以揮漢八大營哈喇漢五大營三季額賞其銀三十萬兩內哈喇漢尚未叩闕必待其款而後用之未款則否視師之月犒六萬五千兩必待坐門夷人俱至而後用之不至則否進兵懸賞銀二十萬兩必待進兵斬獲逆奴恢復舊疆而後用之不進則否夷兵每歲月犒銀三十六萬兩必待取復廣寧防守地方而後用之未復則否又如虎嶽免廣寧背約處領季賞者三而臣等勒其二閱科之賞亦并勒之未與計今所用者僅七萬六千有奇臣原請百萬有奇者預擬應用之款而七萬有奇者核據撫用之費臣之酌量查核審之又審期有一項金錢必欲濟一項實用非敢漫然無據而要列數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以滋虛糜也者至於不能盡用其款日亦非臣等刻之初心矣若齋聚喫食十萬兩則以九邊大部名王環列薊遼宣三鎮邊外者十之六七如以孁顏三十六營禁點難駁而其巢穴更近郊關逆奴方以重賄婚媾誘結諸虜今也既欲攜東虜之交又欲借西虜之力問餽招徠徃復講警用牒行間機非一端強梗者不得不嚼之以摘其口奉順者不得不優之以勸其來援舊乞新夷欲難厭朝三暮四操縱隨機皆藉賞以爲條縱實宜從寬必不可省者也其停勒虎首二季額賞并閱科之賞居於一昨之警服雖未敢信信而爭恐犬羊之性終未肯忘情既投之骨又在臨時講處何如大都撫夷一事難從漢法斟酌秤停如飼虎如養鷹時其喜怒拘其饑飽游豫而善用之不可拂其情亦不可滿其欲未宜執一歲之例較以爲常者也前發帑金二十四萬兩外見出附餘銀四百九十六兩二錢并阿寺銀三萬兩以上三項共計銀二十三萬四百九十六兩二錢除用過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四兩四錢有奇內補還先借銀兩買備市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已貯在庫并行委官見買者其該銀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五兩六錢見在銀三萬四百九十六兩二錢以備各夷願領折色貨物之用原發到內庫蟒段等八百疋除賞過六十二疋其餘七百三十八疋見貯撫夷司庫聽候天啟三年支用不足者容臣具疏請發今將用過錢糧查明奏報以備稽覈再照欽事一年告成關外春防亦且將竣西虜效籬犬之役東夷無突豕之虞烽火不驚軍民安堵不可謂非用款之一徵也所有在事故勞文武諸臣臣業已題敘奉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有明旨伏乞我

皇上並敕該部查照原題速為

議覆施行

撫處屬夷

臣惟中國之馭夷臥也惟惠與威非惠無以堅其向慕之心非威無以折其曠悍之氣時威時惠一張一弛長駕遠馭之術也朗素為我屬夷果其率眾入邊殺戕守將其罪何可勝誅雖陳師鞠旅大張捷伐戮鯨鯢而榮京觀誠曰不宜但榆關一線所關最大砲

砲已極如身寄破屋漏舟中一著少誤見傾危臣

謂山海非內外華夷之限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關也河西淪陷之後潰兵逃民號呼晝夜山鳴海沸不忍見聞西虜罕字羅勢擁鉄騎二萬餘壓境而陳自開以西洶洶皇皇都門晝閉良賤易服士民商賈踴裝南還者絡繹於道此軋坤何等時也臣身在危閭生死呼吸不可復支矣急遣都司關守信通官王擒胡持諭帖宣布朝廷威德又遣勝擊張定番僧王喇麻從邊外假為使於虎墩兔而遇諸途者從旁勸誘仰藉我皇上寵靈首罕聞諭咸泣懷我好音自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發夷帳三百頂傳令屬夷發夷帳一千頂米守關門而後關門之闔者始開賣柴賣米互相貿易胡越一宋據撫夷各官冊報諸夷為我運送過大小銃砲一百七十七位紅黃銅鉛十萬一千二百觔救送難民男婦八千四百七十七名已接送馬贏牛驢四百二十二匹頭隻我之出哨遊騎始及中前漸而進千前屯又漸而進於寧遠廣寧而關外城堡雄襟連雲澤鴻安塔掛獲盈野橐裝載途遂使關外二百餘里之河山還我祖宗版圖之舊原具始文史誰紆一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此弁誰發一矢，不有諸夷護聞，領哨吾兵，何能東向一步？兩年以來，摩靖烽消，不可謂非屬夷力也。律以入議之法，其功豈可盡沒？王楹輕裘緩帶，率爾出邊，已貽狼虎之戒，賊來不過十數騎耳。丁家百餘里，塵而奔，楹遂陷馬，屢扶屢墮，竟死。虜手實其自貽伊戚，諸夷之詞曰：邊外年成不收，偏地是賊，虎城兇惡之賞，被哈喇漢部夾劫去。我家來，輩大之賞，被崑都崙夾成部夾劫去。既到邊外，那知將官雖未必其言之盡信，據聞外之流傳，其說似不虛。臣惟中國之法，殺人有抵而無罰，北虜之法，殺人者有罰而無抵。今則酋鄉獄與夫又送進馬牛羊二百九十七匹，頭隻既抵，且罰漢法，戎索已兩盡矣。若更持之太過，苛責無已，勢極中變，竊恐入乞之脈終成出押之虎，榆關也十餘萬之師，糜數百萬之餉，豈其專為此么麼小醜乎？封豕長蛇，尚爾耽耽，何可一日忘備？古人見小敵怯，豈果怯於小乎？養其全力，以待大數之卒臨也。則酋初志止欲挾加新賞，大羊常態，固可無問。被緣守將被殺，不得不一追求，今法令既行，國體常尊，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局仍舊大事，尚可圖也。既經該道酌議前來，每歲加銀九百五十兩，必俟次年春防無虞，方准給領。其貢賞表裏應聽，禮部查明果無他弊，亦至次年行歲加一表裏至足四表裏原數而止。臣奉從宜撫處，無失事機之命。早夜皇皇，惟恐越軼於事機之外，審之又審，既不吝賞以拂其心，亦不遽賞以驕其志。仍令照舊坐門出哨，我無招募徵調之繁費，有偵探警跡之實用。其於輿情，似為允協。臣不揣衰德，輒敢一力擔承。蓋社稷封疆，安危利害所關者匪細，臣不敢紳紳完事，寒賁於口前也。伏乞敕下廷臣再加詳議，更望我皇上俯賜宸斷施行。除將抵命真夷伯彥兒太行該鎮路押解出關，聽樞輔臬示以肅諸夷，其罰贖馬匹牛羊等物，責令各夷從遼東中後所送進查收。至於應救撫夷各官，客臣遵奉明旨，另疏分別敘錄。伏乞敕下該部速為議覆施行。

條議款虜疏

條議款虜

奏為老臣去國有日，報國無時，愛國有心，謀國無計，輒敢不避訾議，罄瀝赤衷，懇乞聖明俯賜採納，以

決安撫大計事臣聞禦虜之道戰守款三策盡之矣其目有三非截然敵而用之也國家常累北之後物力既竭決勝之策當以守而萬戰大敵臨前強隣接壤遂以講逆奴之交而散其黨近以結諸虜之好而信其聲當以款而萬守能守能戰策之上也謹和言款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名虜之不爲我用也人人能知之矣款虜之不足恃也人人能言之矣省撫虜之費以養兵謝好虜之名以自振吉者色動聽者神悚豈不甚快願矯言腴聽可矣要以今日危瀾下手實著臣未敢以爲然自王極之死也誠者遂以款爲射的幾於廢格而不用臣請據逆奴之始謀考先朝之已事察驗於目前之利害而知款之一說固乎其不可廢也臣聞逆奴之初舉事也與時虜哈喇漢宰賽昂江諸酋結爲婚媾賄以金帛歃血定盟所掠財物人畜瓜分無吝北結插漢好兒赴西連哈喇慎朵顏順義王俱兒都司永郡卜火落赤諸酋厚宴金珠以女妻小安吉之長子都冬去春抽扣兒因中前所殺其婿與甥怨曰奴酋呂氏女與我金果我不從奴酋

而從天朝願效忠順庶其撫我也願殺吾使乎夫逆奴無虜不賄無賄不重夷狄之跡偏於諸東之王庭彼豈不知金珠子女之足愛乎所貴者小而所圖者大也夫我之謀逆奴也猶逆奴之謀我也其時諸虜也欲以分我之勢也我之款諸虜也亦欲以分奴之勢也有如不欲是奴勢已屈又分而益之我勢已弱又拒而講之強者益強弱者益弱禍未弭於東而孽又啟於西矣遼九塞之一也建州之於諸虜者向之黑子也一建州尚苦不支而又驅諸鎮之虜合爲一建州也可乎臣聞之奕者海外有國于世莫與敵客有請對局者視其子之所投而步趨之善奕者竟不能勝無他因之也胡不因逆奴之謀我者還而視之以謀逆奴則款不款之利害瞭然矣西虜之款自穆宗皇祖始嘉隆間俺酋跳梁塞上無歲不苦虜鋒火逮於甘泉迨孽孫把漢那吉內附穆皇帝詔還之而款事始定夫俺答歲歲侵掠我之讐也而不記其讐遂其愛孫我之德也而不有其德封之名王尊其親遺酋之子姓妻妾寵以封號當其肝海內殷富

士馬飽騰兵力非不足也。閹部督臣如靳鄒如江陵如蒲州皆一時詰輔偉人力勝而任款非法而畏虜者也。自宣雲薊遼以及泰晉九塞間無處不款。虜金縢之費甚不貲也。故事創始神駭愕爭言不可者。章滿公車。皇祖天包地池容慨然獨斷。誠謂我無所費。虜何肯款。虜不款而所費者愈多矣。迄今六十年來。東土民父老綏帶群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無然於中國。皇祖之明賜也。今閹門之糧餉戎費三百餘萬以三百餘萬之費養戰士。專力以防東夷。獨何愛於二十萬之費不以撫西虜而乘暇以修戰守乎。臣聞造父習御於泰豆氏也。計步置木循而趨之無跌失也。而後二十四蹄險夷若一。無他因之也。胡不因。祖宗已試之途轍循而撫西虜則款與不款之利害又較然矣。夫衆人皆言戰而臣獨言款。衆人皆言款之費而臣獨言款之必不可不費。竊謂款難費也。而亦未嘗不省何也。我欲戰不得不借款以修戰。我欲守不得不借款以固守。未可戰而矯言戰不可不戰而誇言款。今日之兵將果足恃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可馬疏

修議卷九

下露堂

虜未款時歡喜嶺跬步間耳。已化爲豺虎之場矣。今閹東二百里間肩摩踵接商民載途非仰仗皇上威靈諸酋奉約惟謹而斯得之於戰斯得之於守。臣恐其未能也。死金縢二十餘萬非臣創始遼之舊例也。其飽豺狼之腹也非一日也。挾而奪之虜能甘心乎。夫逆奴之患遠而西虜之患近。逆奴之勢孤而西虜之勢合。奴之來也界隔河山僅出一途尚可借西虜爲我屏蔽而西虜則自呂達薊自薊達遼無途不可入而恣其蹂躪者也。我之備奴也歲惟兩防而虜之來也一濠之外便是大漠朝發朝及夕發夕及飄忽震蕩若風雨之驟至無處不當防。徵以目前之事則素小醜也。一撤坐門姑匿瓜歛翼以嘗我而士馬之奔馳封疆之震撼行間之疑武道路之訛傳廟堂之紛囂數月以來惶惶洵洵未已也。脫也大虜一動烽煙四起中外騷騷宇宙間未知成何景象。臣之所大慮也。說者曰嘉靖中不禦虜乎。彼一時也。法行令肅將勇兵強我以全力當虜而今也不然矣。昔之虜志在搶掠。今則索餉而去而今也又不然矣。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可馬疏

修議卷九

下露堂

之虜各安故巢。不相往來。旋入旋出。無所倚恃。而今也。又不然矣。我不受款。虜必颺去。且有收之者是故。今日之所最急者。在收西虜。而今日之所以制東夷者。在用西虜。西虜之足一搖。而漠夷之勝負分矣。何也。西虜之衆。逆奴誘而得之。必且爲奴用。使將以順義。使人承火。諸部挈吾之肘於西。以撞漠。哈喇慎衆。顏三十六家。諸部扼吾之吭于北。自率建州之衆。與哈喇漢好。見赴江夷。諸部。彎弓鳴鏑。飲馬南海。直闕榆關。襟肘方圓。寧可及乎。我款而撫之。必且爲我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司馬疏

平露堂

以我關上之兵。直走三岔。衝其腹於前海之上。兵據甲而趨。恃之於其左。諸虜之兵。鳴笳而應。角之於其右。海外毛文龍之衆。時出銳兵。以援於老寨之南。逆奴四面受兵。應接不暇。又何暇於耕牧。是坐困立錯之術也。假令諸虜不肯盡力。以爲我用。而我亦可用其虛着。以示聲援。此臣所謂借款以修吾戰作也。諸虜與奴之交。旣攜。則奴必不敢遠涉西牧。以乘我。而諸虜羈屬於吾條綬之中。必不敢發我戎索。以掩我嚴其簡練。明其烽候。檠檠狎狎於朧。各斤尋於山林。

此臣所謂借款以固吾守者也。關門戰守之兵。計以三萬。關外分屯。計以五萬。一切雜流。計以一萬。而班兵不與焉。以之進戰。以之退守。亦自足用。其諸無用之冗員。冗兵。盡行裁革。通州惟實其舊伍。而以京營之兵三千出防佐之。天津新兵。亦酌量裁之。冗費既裁。歲可省數十萬金。帑藏不虞匱乏。士馬不苦枵腹。而大司農擔肩。餉額之狀。幾可少舒。此臣所謂款虜雖費。而亦未嘗不省者也。臣竊謂以款之費。計款。則我亦何貴於款。以款之利。計款。則我何可以無款。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司馬疏

平露堂

不款之害。計款。虜欲款。我固當款。虜不欲款。我亦可以不款。遼氛未定。我固不能不款。卽一舉而殲逆奴。諸叛將復兩河而定。三韓我亦終不可以廢款。雖時有侵掠。張虛勢以懾之。申戎索以絕之。而款終不可廢也。無論先朝之恬熙。八鎮之靖謐。皆用款。卽遼東一鎮全勝之時。剪王杲。馘述。入亥。威震殊俗。猶然用款。先年遼之參將王維貞。遼寧金尚禮。副將解生。備禦熊綸。參將郭有中。相繼淪沒於款虜之手。而款終未肯廢也。往姑無論近年延鎮套虜。潰邊。深入數

百里直犯延安定亦未嘗不歸於款意其甚若怯懦利擇其重害擇其輕提解而的之以確不以戰而廢款也自降萬迄今無歲不款入鎮之廢無地不款矧今三韓割裂靡有孑遺則延安危介在呼吸獨可廢款乎我款諸虜則可以非東都之藩籬我不款諸虜則益以關西來之蹊徑款之一著我與奴爭而用之者也彼其結婚以愚諸虜也假令借其兵力而仍存其種落備其單弱而厚結其大部大半皆利東西易向未可知也顧逆奴心深而局淺能爲謀而不能善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平定縣志

平定縣志

足無亦真見款之必不可廢不啻其口由也乎昔漢廷諸臣結神之備爭言和今曹之上爭言戰今則反是武人怯而甘於和文史臣而快於戰臣又豈江都長沙之唾餘言言款堅言款極言其必不可不款世且以怯而畏虜者罪臣而臣非畏虜者也臣昔備兵上谷襄甲而談延弔相接竟裁青白諸酋金繒八萬迄今三十餘年歲以爲例安免誘吏事部衆出邊臣請於撫臣王世揚招而還之例戈以攻安免走之馬肺山下認罪罰贖而後復其賞賜夷衆大今朗素之季父也誘虎墩腦拱三大酋擁衆十萬寇薊門神宗皇祖救兵部馬上差官起臣於田間臣聞命扶病趨任遣通官黃進忠持諭帖宣布朝廷威德三酋十萬之兵遂解而虜夷之勢以孤臣分兵扼險寬亭者燄殺之逾年陝西計窮叩關乞款臣謂之銀一萬六千兩駝馬牛羊二千四百有奇而後許之款以上數事皆具題奉旨非空言也臣於用款之時未嘗不戰今用戰之時頗歟歟馬專言款臣惟戰與款原非分途而用戰用款時有後先可戰即戰可款即款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平定縣志

平定縣志

期於制敵惟其時而已爲今日計當觀吾之力能戰與不能戰觀吾之勢可戰與不可戰固不係乎虜之欵與不欵也來也將能而勇士銳而奮甲馬器仗堅強而鋒利虜即欵手其孰能禁我以戰脫也將靡而寡見十潰而無銳可仗苦瘡而不銘利即不欵乎吾其何作而戰鄉隣有聞者以一人敵一人勝負未可知也今比閭之衆而擁護一人擲槍一人不待控拳執手而勝負之機決矣若曰必自一服敵人而後可麾其比閭掉背而去猶之獨坐窮山而狎虎狼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上列馬部

平露堂

身名無足惜也今危遼之欵稍有次序矣建威消萌礪兵秣馬迅掃黃龍之窟肅清鴨綠之波慨復祖宗二百餘年以來之版圖輻輳必有成算去國之臣無庸越俎而談者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罕宇羅勢之人定也臣以欵收之揀漢虎腦諸大酋之尋盟也臣以欵禁之哈喇漢抄緩宰賽之備於逆奴也臣以欵挑而搗之開素之欲寒盟不貢而去也臣以欵責而來之譬之養虎賦狙因所欲以誦其性而已舍欵不用猶如路密之馬絕衛斷轡尚可馳之驟之爲我用乎臣去矣後來撫摩者果肯循其途轍諸夷自可怡於養養不然而必欲苛責而已烏窮則喙窮則援終亦必債全局逆奴非戎馬吏乎馭之不得其道今日責地界明日爭木材十餘年間相尋無已積怨深怨一發燎原危致士馬傷敗裕藏匱乏竊據三邊毒流四海延及蜀黔以迄鄧魯徐梁趙魏秦晉無寧宇原共肩胎皆逆奴爲之祟也逆使宸極無勞閭閻愁苦國家六七年間空無窮之實禍殷鑒固不遠矣徐鴻儒于弘志其中國之編戶乎深長通順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上列馬部

平露堂

非都門之近郊乎深河洪花榆關西郭非塞內之肘腋乎其叛逆也其劫掠也豈亦坎夫也乎崔待微池感世不能盡祛戎狄豺狼王者治以不治獨奈何以中國不能自治者而必欲缺之治夷狄也班定遠有云塞夷懷鳥獸心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宜湯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千古聖夫之明鑑也如曰平半無奇別生枝節以炫一時之觀聽自致弊端而譖罪於首事之人臣卽不敢辭罪如違事何伏乞

皇上天語丁寧地方之責各在當人之身其欲敢有

皇明經世編

上河馬疏 卷之七 露堂

不加意戰歟者乎臣大臣也世荷國恩拮据三年猶然以賊遺君父臣心懼焉臣老臣也大馬鹿生無能補於國家之萬一臣實別之臣是以忘其狂瞽不避謗議而言之今日不言竊恐風燭難期竟無可言之日矣伏惟我皇上矜其愚憐其朴忠俯賜採聽而容納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問公 李 雯舒章

宋徵輿韓文參閱

陳學士集

疏

陳懿典

籌邊移稿序

國家威德翔洽，四裔咸隸于象胥，北虜雖偏強，時爲邊患。至莊皇朝，遂請比于外臣，當時持議者豈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一 十餘堂

爭言虛中國以寒夷秋，長墮裴憑陵之勢，消介冑敢戰之心。虜日驕而我日狃，驕則難制，狃則難振。一旦突起，何以應之？此非直攻欵之失，蓋深憂忘戰之害也。乃主議者亦曰：或可保十年無事，而及時以修戰守。我十年生聚，十年訓練，甲具康盈，卽虜倏變，不足慮。此非獨稱欵之利，固求預養其戰之力。若然，則言欵非便者，不必以罷欵爲便；要在不因欵而忘戰。言欵便者，非必以廢欵爲不便；要在乘欵而備戰。總之爲封疆求可久之策而已。貢市之開，山右與雲中上

谷並肩其事，大虜雖往牧雲中，而羈幕去偏雁三關一望非遙，板升之衆皆中國通逃，築室耕樹，互市時與虜雜而入市，窺我之虛，寔動靜日夜敘虜以無厭之求，索無端之賄，要挾邊吏，若不深惟遠計，一切徇之，苟幸目前無事，欵市畢，秋防竣，卽綏帶而嬉，不問兵食之登耗，不察險阨之凌夷，雖有軍府之申飭，閱視之嚴最，目爲故常，以空文塞白。如是，則虜必輕我而生戎心，我不得不賴虜而增撫賞撫費日增，不得不脣削于軍興而濶畧于僅警，邊事安得不壞而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二 平露堂

何可久也。趙大夫之治兵，肯風益自太原守高第遷領邊道，大夫守太原，民事之外，卽留心邊事，習知山右沿邊形勝，與諸虜情形，迨分憲臨戎，益求所謂係塞安邊計，舍偏老與大虜僅一牆之隔，套虜止一水之隔，固不敢浪言戰而破欵，亦不可怯言戰而恃欵。欲欵之固，必在我有可以守可以戰之具，而後虜不敢輕我而後故額之外無所要挾，而不增如此而欵乃可以久而不壞，乃首條十二事上之制府中丞，制府中丞咸欵服大夫言爲鑒鑒至計，次第如大夫言

行之大夫蓋自奮發躬歷諸路相度衝綬勾稽芻糗
調劑本折與夫沂戍守易將衝廣城壁選智勇之算
先後所上公移累數萬言既得請皆銳意力行不避
勞怨務以洗因循之積習而修綢繆之寔事將吏觀
大人拮据苦心皆鼓舞踴躍以承稱固宜威之意
八年間諸務爛然畢舉虜歲入貢市見內地備禦甚
嚴詢譯者皆以趙兵使日討軍寔狀虜咋舌驚用是
故額之外一毫不敢有所加而大夫又精心提衡斟
酌于其間歲節省數千金積至于今節省且幾十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露堂

縻之術可以舉世而無患止欲思得真心任事者因
歎虜而內修備不苟徇虜之所欲乃可久有如趙大
夫之心其有當于王司馬乎惟有王司馬而後可以
督戎索亦惟有趙大夫而後可以堅虜盟刺謀則縻
善守亦不易後之覽者其毋以公移而忽視云
爲西事孔棘敬陳一二方畧疏
竊惟寧夏一鎮卽古朔方之地背倚賀蘭前望河環絳
在昔赫連勃勃拓拔魏皆建都于此唐宋之季胡裔
李繼遷趙元昊凌以抗衡中國今三邊皆爲國家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露堂
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固一大都會所以扼
夷夏之衝也邇者叛丁之變不旬日間亭賊父子勾
連外虜攻掠城壁則惟其久蓄竊據之謀特以剋滅
爲端耳今事將兩月天兵四集魏學曾既已身親督
戰又加以某憂熊朱正色之戮力李昫李如松之奮
勇梅國禎之諸饗沈思孝之犄角謂宜賊黨寒心天
威震疊滅此而後朝食然而京觀未築蟬臂尚逞外
示卑弱以求救綏師中藏巨淵以勾虜伺隙此其情
形已見正謂虜馬尚弱未肯長驅諸軍渡河餘氣正

盛相得延緩旬月之間，倭爾已屆秋防之候，若力克之六枝，牽連入犯，勢不得不掣兵以逆堵，諸鎮調合之精銳，各有信地，勢不可以久聚而不歸。軍興繁冗，轉餉艱難，不免內虞費而外虞劫，惟將領事權相壓，不克功相分，而罪相讓，當斯時也，苟在我有一驚動，彼且乘瑕蹈隙，以利陷虜，而以虜恐喝中國，遂將行敬塘獻地之謀，逞元昊自立之志。臣愚料時賊奸兇計必出此，而關城中既劫于叛逆之鋒，又激于屠城之旨，未必無華人爲之畫策，效死者今日之方畧。

已難者，或謂大同之變，劉源清主攻而卒以赦定，不知李富王于賓不過鎮危其勾虜，止求脫死，今寧夏事以劉許爲名，呼賊父子其垂涎南面，非一日矣。此非咫尺之書所能諭也。獨聞鎮城甲士不少，雄堞甚固，必大教脅從其中，或有響應者，卽不然，不至死心從賊，至于攻城之法，誘敵爲先，制敵之方，兵不厭詐，或陽爲敗北以牽其出，如韓信之背水，拔趙賊也。或設爲反間以去其傑，如神世衡之計殺野利天都也。如是則賊與虜急未得合，首惡與餘黨急當有變。且募可以成功，不然題覆勒經旬月，彼此互相推讓，爲患不摧，爲蛇奈何。坐待虜騎交馳，首尾失措，國法莫伸，國體大損，九塞生心，三陟震懼，寧可不爲寒心哉。若夫城破之日，預宜下令戒其妄殺，除首惡數人家族外，士卒有人民居者，立斬無赦。而大變之後，尤宜加意相循，既推威望，大臣一填鎮之，其大帥以下亦各就中推擇，更置仍各選家丁之善戰者，補其缺伍。文武吏士悉令久任，仍特請內帑一大賕之，起其廢疾，收其流散，庶幾疲瘁謀則款虜，亦備一鎮安，則各

臣俱安仁義並行安懷臣用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擇用邊吏疏

臣惟國家九邊東起遼左西盡甘涼皆與虜爲隣邇年獨宣大以款貢故大虜中懷後詐外示馴服稍得息肩然頗聞編氓逼近塞垣關城全無限制虜人往來內地甚至結棚通貨毫無忌憚將帥苟幸口文有司應生事端一切置之不問憂方未已若夫遼左則上塞日肆近雖奏捷傷虜已多薊鎮則長昂窺伺石門諸路屢聞失事山西方憂套虜之潛謀陝右更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上 露堂

各酋之狂逞今日邊事豈敢謂安然無事然臣觀前史若李廣之在上谷鄧都之在雁門形勢靡范之破烏桓禦匈奴董遵海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今邊方大郡之守皆能力抗驍虜比重長城固內當時郡守權重文武均屬提衝軍門咸歸統轄而亦邊吏得人

之明效也今日九邊文吏有各道有府州縣正佐而

總統于巡撫武吏有副將有叅遊提調守備而總統

于大帥文武將吏犬牙相錯指臂相使而總制于督

府然則今日之總督卽古連帥節度之任自總副而

臣皆舉號令聽調度御難文臣定大將也其將領掛印登壇不過奉令驅馳冲過堵截乃編練之事況其

他乎巡撫之任亞于督府而事權亦不相逮司道之

官需次節鉞而軍民皆其所制邊隅重寄在于此乃

吏部于此諸臣推陞遷轉與內地一槩備資而論用者未必相宜相宜者未必久用人情傳舍其官旣不肯真心任事邊事稍得曉暢又未免轉而之他此邊吏之常識者一也至于邊方有司其于將領有各分守一城一望者有軍衛有司共事一處者將領之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下 露堂

重在戰鬪有司之職重在封守然戰鬪所以防內訂若外勦奇零反置內地于不顧苟有傷殘豈得逃責封守責在併四境若林守一城而棄村落千不救收保不及焉能無累邇年以來將領殺節虜至不能冲鋒拒堵每每臨兵觀望東西閃避俟虜欲已飽徐遲其後斬獲一二零騎老弱便誇功報捷而內地守將劍殘則議之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又袖手高坐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推推支吾邊民安得不盡彫殘無遺而邊事安得不敵壞殆盡也臣愚以爲

欲求安邊之策將領因當痛爲懲創有司亦不可不加意責成顧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才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大爲招徠極意諄諄不能得其人自非破格鼓勵久任練習莫得其力今詮曹註選邊腹任臆未嘗另爲推擇毋論州縣之長半是暮年科貢精力強幹者已若晨星卽巍科年少而文弱柔脆漫昇邊地此輩有聞烽火聲安望其與武臣共爲拮据疆場也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良爲可歎及至既任之久皆無幹局智畧堪倚扞圍運籌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九

卷之九

折衝可當一面者而邊情乍習他轉遽臨或謂大豪舉文罔少疎隨以三尺劍其後徒令英雄之士有奇約結未免施展皆宋臣嘗建議欲頓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安危利害不辭其身不得不盡心以防患今雖不敢望世其官亦當師其意使五年十年而後選中間若有勞績加銜進爵若谷俸積久州縣竟擢大府二千石竟登節鎮此邊吏之當議者二也俄乞聖裁

馭倭議

夫夷狄譬若禽獸然馬能蹄牛能觸三尺童子知使之馴馴之有道也此猶其易者也猛虎巨象至毒驚也至難近也而服馴服以爲宮闈苑囿之觀人亦有術以駕馭之耳誠得駕馭之術卽其性有時乎不測而吾術存固可以制其死命而無虞也故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馭僕亦若是而已今之言倭事者何其紛紛也外庭衆論曹起而議決之非而樞府制府又未敢堅任歎之是始欲以貢解而衆以貢爲覺則又轉而曰封今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十

卷之十

業以封爲請而衆又以封爲爭則又改而曰俟其請封之表至在盈庭之議似正而未免多字局隨聲見在當事之心似苦而亦未覩確然要領之籌愚則以爲誠得其要領卽貢亦可許何有封誠未得其要領則封且有害而況于貢何也夫今之文章而爭封貢者大都謂貢則必開市賞大貴帑藏金錢又贈中國一珍虜也何以支貢則必循寧波故道由淮揚入會通窺見內地虛實倘猝起何以禦貢則禦貢則必弛海禁奸民大猾闖出物交通勾引苟有宋素卿王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上

平露堂

直輩何以防範此貢之不可也。又大都謂封明必求貢許之則貽害不許則因之以搆讎封則必遣使被留則多邀而被讎則不免于辱國封則必解嚴守詎則生疑而撤備則將至于大壞此封之不可也。此數者豈可不爲之慮哉。然而愚皆權之矣。虜環遼而九市賞亦環遼而九倭即與市不過修復一市船況虜利吾鐵而倭饒金所資漢物綑紲也何大費也寧波之道祖宗朝累行之卽琉球諸使豈內地途出苟慮區測今如虜貢市于遼例宴賞皆從海上行之無患矣。海禁雖密然海舶何嘗不往來吾不以慮政驅迫之誰肯棄妻子離墳墓者卽一二杆閭盜魁一巡微吏嚴訊之耳至于封而不能却其貢也則貢之害不過如前說也封而虞一介行李之投于不測也則士大夫衆矣豈無張搏望蘇屬國其人者且席中國氣盛倭卽兇狡距敢踏築陷王偉之轍不然如洪武永樂間以僧貢以僧使亦一說也。若夫沿海之汛陞卽塞之秋防疑假疑息之日正加意整頓之時所視廟設之法嚮耳故是數者愚皆以爲不足慮所慮者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上

平露堂

獨未得倭所以起事之內與所以求講之意耳。此其形情之實若經畧與本兵果洞然于胸中則雖如趙營平之自任舉朝爭之勿聽可也。而何有于啾啾者哉。蓋封貢一也倭欲以之尊我則我重我欲假之藥倭則我輕倭必欲得之我而不可取必則權在我我欲得之倭而不可取必則權在倭此不可不察也。懸關關自起徒步奪國于股掌之間兵一出而朝鮮若振稿意其人必高歡元吳之流也其人如高歡元吳大豈肯以金紫名號爲意又豈肯得一國垂克而遽棄之而我兵之出也平壤之克碧蹄之旆勝負亦相當未嘗一大創之而彼何以今日讓開城明日議王京也。儀者因而疑講貢之之使或以重利陰陽于其間夫重利可媾而解此陳稀之將而非高歡元吳之將也。而一二口舌之士又烏能憑軾而遂下之也。此形情之常察者也。據其形情而安膽之使關白而非高歡元吳也。者也。必不能一出而舉朝鮮鮮能一出而舉朝鮮必非片言微利可動而今旅進旅退若此意者必其國有內變大則大臣人民潛思翊戴故主小則

身病子幼。曾不支頤以承歡宴。志天朝之司冊。
鎮撫其反側乎。否則或山城君尚在。或六畿十三道。
尚未盡附。號令尚有人行之處。故欲藉重封號。否
則或其人本無大志。驍起志滿。而上馬累成。將故者
與冲風之末。莫穿魯紵。不得不借此暫歸。待乎否則
或其將佐如行長輩。特為累劫。久駐朝鮮。疲而思歸。
以款師其三。賊之逆以有辭于秀吉者乎。如。形情
果萌于此。則彼日仰鼻息于我。我因而強之。是漢
宣之封解也。我因而擁立之。是太宗之臣顯也。稍
皇明。李。世。宗。 卷一百一十五 小殿室
或不聽約。東國地。片機。仍立王氏子孫。削其封號。彼
日內實其家。而外處中國。不得不將息。而歸命矣。此
如孫張之入丁。而國籠絡之中。淫之發之。其權在我。
又何難取之有。如此則要領一得。即明日張膽。談言
封之何難之。與有自耳。然者身有在。固而莫測。敘情
賊以款恩。我而民以款自愚。以封爵而求不至。以貢
更而求。解以封其為。而猜甲隨其後。無論他日
言。而可而求。而。言。不若朝廷而損中國之體。裁
得。介。何。以。言。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運轉

宋微壁尙木 李 雯舒卓

唐昌世與公泰閣

大泌山房稿

疏

李維楨

覆議召斯番中馬

番馬

爲中議茶馬事宜以正國體以明官守事近接邸報見南京湖廣巡御史陳堂奏劾兵部尙書上崇古衰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卷之四十六

近駢蹶不堪本兵及稱遼東巡撫張學顏疏終若爲將來求和戎之利而言又謂前據守巡洮岷等道呈稱外夷生番虜去人口貨賞告要每歲納馬三千匹許其和好謂守巡洮岷等道轉呈之心即遼東將士餽餉之故智也再乞勅下該部議覆諭令各違當事

茶法與政凡兵馬錢糧戰守修築邊情度支其某職

業所關一切付之不問至于招商報中嚴禁私販

視草牧賞罰駁最招撫番族以茶易馬皆其之職業

領有專勅諸司不得干預故向日督撫諸臣許于西

海與虜暫開茶市而先任巡茶御史傳其極言其不

可部臣深以爲然皇上明古特從停罷蓋以爲此

巡茶御史之職業其虛議必當聞見必真故也今羶

藏族告投納馬正某職業所在其親按洮州見其誠

懇即欲許之以爲本末上命不敢自專故具疏以聞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卷之四十六

蓋舊時西寧洮河三處各番中馬皆有定額其後飯

服不常強弱易勢有昔爲熟番今爲生番者有昔中

馬多今少者有昔中馬少今多者當事諸臣欲取盈

馬數于新附之番權宜亦准中納國初中馬之舊給

以金牌今十不存其二三而新附者衆矣嘉靖二十

八年御史劉嵩請給各新附番族勘合管束部落截

然整齊勘合者所以補金牌之缺而額勘合諸番其

初納附時事情形狀即若今日之羶藏族也但自劉

嵩至今已三十年消長不一而領勘合者又不足憑

矣某侯續藏納馬奉有 俞吉之後欲將中馬者無論舊服新門根究始末亦如劉崙所請給以勘合使如招中皆出朝廷而忘臣不得以自便投納必須勘合而諸番不得以私懇今雖納馬後有二心者得執勘合以責問之輕則罰治重則勦除庶幾番有所約束而諸番昔領金牌今衆微不振不能入中國納馬者亦無怨言上以尊國體而於夷情亦順下以明官守而于行事亦便此所以需職業無負任使之意也其招中事體與市中事體光明正大萬分不同即古

皇明經世編

人必曰

卷之

不必贅言也

階州斬崖及隴右邊情

皆記也

階州斬崖之說某向不知頗未將入階州其遠者如黃龍等驛皆未及至惟近州南山一帶聞見略與南山去州十餘里所隔一河耳聞之國初南山南北皆是民因南山之南熟番也就番之南生番也百姓以熟番爲藩籬探想利我無所畏忌其後生番蠶食熟

番熟番反在外生番反在內至于今則熟番入貢者皆用錢買路不惟南山之南非我所有而南山之北生番得其大半矣其山高大可數十里山腰以下皆有種民田居人或數十家或百家或三五家住生謂之堡稍上山脊則怪石嵯峨深林特鬱而番出沒其中矣此一山也我與番共之番所據者險地也我所據者平地也番寇我自上下其勢易我攻番自下而上其勢難生番甚貪其廩掠無以爲生吾民田在此宅在此族聚于此徭賦出于此寧能合其世業而不耕乎耕矣能棄之不穫乎南山之木既多且近一州薪爨取給焉樵者能以斧斤入乎各番日夜藏林中窺伺俟我有耕樵者即虜而去其意無他望我之取贖也久而不贖或役使之而不服或兩相格鬥彼始殺我民且番之所據者險而我所必耕必樵之地與險爲鄰番之所欲者劫掠而我所往往耕樵之民適中其欲故寇盜之事無日無之此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也人斬崖之說非即蘭靖間所謂剽偏被者乎靖虜所剽偏被某嘗見之矣偏被皆上也聞

皇明經世編

人必曰

四

卷之

有石碎石耳。而修工者尚不能盡善。今階州之山。在民者土也。在番者石也。千土之工。與斬石之工。其難易不待較。而自明此所當議者。也大斬崖者。使斬山有之崖。番不得上。則可。今斬山且之崖。我不得上矣。番猶能下也。番弓皆伐山木爲之。以麻爲弦。長六七尺。下山則安弦以射。上山則解弦爲杖。足以踣踏爲輓。不畏荆棘。不懼磕指。騰躍而上。瞬息可至。雖猿猱升木。不是過也。以吾之不能上。而即禁彼之不能下。猶以爲未然。縱彼不下矣。礪石滾木。自上投下。耕者樵者。何以禦之。此所當議者一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得地險也。使番在平地。易與耳。彼險而我易。雖有良馬勇士。攀緣仰攻。未有不厭足而喘息者。故一番之勇。倍我軍百人。我聚千人斬崖矣。彼以數十人下礪石滾木。或自上而射我兵。將與之鬪乎。將不與之鬪乎。或撤東路之兵以禦番。而使西路之兵專力于斬崖。則東路之番。又以何兵爲衛也。階州之兵。與秦隴新調兵。不過三千餘人。固原家丁。不過數百人。可足用乎。此所當議者一也。某書生不解事。以爲階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附錄 五 牛露堂

州見在兵馬。分各堡寨防守。似不常別遣。必欲斬崖。宜再。以他衛軍充補。姑以三千計之。以其半執兵器防番。以其半焚林伐石。使番不得在南山之巔。然後築墩臺。設柵砦。凡我守望軍士。俱住絕頂。則我處其上。番處其下。我易于俯視。而彼難于仰高。久之。將各居民宅舍。漸移置其上。成聚成都地。有常險。人有固志。或者其可乎。然非假以歲月。大破常格。不可也。番在高山深林。我之動靜。纖毫畢見。而我以兩三人人。山人林探哨。故聲息未聞。而哨者多。彼掠殺矣。然探哨必不可無者。文縣有番官番軍。其數甚多。以番伺番。則情易得。以番制番。則勢最便。西固城亦有番軍二名。惟階州無之。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是在洮岷道與階文泰將計處招徠耳。階州軍士屯田。皆在成縣。徽州遠者四五百里。地既肥腴。生齒繁盛。有一姓而數百竈者。某所經歷。所屬地方。本有富庶。若此。欲其舍樂土而趨危地。不可得矣。故階州之軍多貧者。弱者皆富者。強者所雇倩也。所人既富。又無大徭賦。以苦之。自成縣至階州三百里。沿途軍士之七。民十之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附錄 六 牛露堂

三。中火止宿皆軍地也。供應人役所用千薪粒米。彼皆高價留難。呼之則閉門不納。捕之則後門上山投石飛瓦。幾將州吏目傷生。此輩驕玩不知官法久矣。其以爲階州之軍。不必倚固原。不必借秦禮恒清勾餘丁。可得壯士數千。厚其月糧。使之樂從。驗其年貌。使不得私相更易。是在一賢將官耳。民田近番而軍也在腹裏。民被掠者無罪而罪歸于軍。軍固不能禁民之出境外也。若以民田改爲軍屯。或改民籍爲軍籍。似亦可行。聞民糧軍糧民丁軍丁之數。多寡頗不相遠。亦嘗訊問近番居民。有願爲軍者。蓋既遂彼安土重遷之心。而又月有軍餉以濟之利之所在。人自趨赴。以上數事。必巡道叅將知州三人同心協力。而又久任以責其成。方可行也。又階州叅將不必設。當改隴右分巡僉事住階州。蓋洮岷道住岷州。去階州四百幾急。不相濟。若階州有分巡。則專且便矣。今四分巡皆有邊。而隴右分巡獨無其所駐秦州。秦州內地非邊也。若謂清水長寧。在關山之麓。恐有盜賊。非階州所可遙制。則發關西道于隴州。住可也。至于洮

皇明經世編

大派山房稿 階州邊情七 下山路堂

皇明經世編

大派山房稿 階州邊情八 平露堂

岷道。宜今節制河州。河州麻山關等處。與洮岷聲勢相倚。真所謂唇齒輔車。卽近日番變。彼此互相推護。可監也。大抵隴右地方。河州洮岷階文皆番靖虜。蘭州皆廢。則各分巡道亦宜因其勢而分隸焉。至于彼此應援。又非常制可拘也。固原總兵以防秋爲重。番夷事情欲其布置聯絡。覺亦未便宜改洮岷。叅將爲總兵。其兵馬卽如叅將之數。不必增加。但令蘭靖河階四叅將聽其節制調度亦可。若設副兵則多不帶府衙。叅將不相下。且各處之番。以各處軍禦之。自可足用。調兵合勦。乃是希有之事。蘭靖虜情重大。今納款無事。有如萬一改盟。彼二處者合兵攻守。歲以爲常者也。洮岷總兵與固原總兵事權既分。或反生規避矣。不然則洮岷總兵止轄河州洮岷階文。專主于禦番可也。又河州靖虜岷州洮州若設叅將守備之處。皆有監收撫民同知通判等官。階文似不可無。階文二州縣設在萬山中。地延袤千里。四至或鄰番人。或接四川。止一知州吏目知縣典史典史又三年不補。宜于階州增設州同知一員。專管民糧并監收錢

經清軍管屯文縣設縣丞一員其職守與州同知同
西固城則原有吏目但久未備已移文洮岷道及階
文州縣官議矣意見不一利害不等不敢妄啓今蒙
下問率略具白

策

武職策

武職

問昔我二祖之定天下也念所與共事諸臣貨更
千世高者爲公侯下不失百夫長則今衛所官是已
天下既平戢戈棄矢功臣之裔忘其本業多異懷縮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武職

九

牛露堂

肱甚至不能引弓其尤無良者薦紳之士羞稱焉計
歲所食祿無慮數十萬若委諸壑耳大都其弊有二
所以處之失其宜者有八識者固嘗策之而卒未能
得堅矣也自昔奮起世胄不墮家聲者非夫人之子
與聞以西四鎮北絀于胡而西孽羌脫有緩急何賴
焉今欲令諸武臣皆可用無坐糜國儲而又不失
二祖推恩意指將何道而可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是也勢極重而不可反
者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挾其不可反之勢而欲存

其亡實之名雖有知者亦莫如之何也矣人之言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犬已氏也乘堅策肥腹絲曳編
方且厭之而欲令操矢石犯霜露踐必不可測之途
乎蓋其弊有二而其所弊有八三代而上民與兵爲
一三代而下兵與民爲二衛所者非兵所從出乎

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于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五
千六百人為衛千二百十人為千戶所百一十二人
爲百戶所按圖而索之天下爲衛者四百九十有奇
爲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群牧番夷土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武職

十

牛露堂

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
豈盡未早征戍後徙絕滅畿衛所官廢之也官世其
傳軍世屬于官視爲奇貨然日勤苦其身侵牟其財
而莫敢言其計畫無聊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
而絕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
則黜之民以清軍爲擾而彼以通軍爲市問其尺
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迄至必借兵于外于是有新
軍于是有鄉兵而故額十不得二三大使國無兵其
弊一也國初念諸君從苦擇上腴田以爲屯俾爲世

皇明經世編

大溪山房稿

武職

十一

平露堂

業富商大賈，猶得聖其餘畝，以益易粟，塞上之庾常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淆漫漶，故老所傳青山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爲烏有，無可考鏡。姦利萬狀，卽巧曆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爲不可控攝之物，仰屋歎矣。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千百于屯之所出矣。然軍資不能各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者，猶衆也。夫使兵無食，其弊一也；琴瑟之弊也，必更而絃之，乃可鼓也。今日擊武臣之弊者，其亦善所以更之乎？愚以爲開國靖難之功當議也，何也？夫始從二祖定天下，有大勳勞者，固已爲公侯，世奉朝請，而此輩多其麾下士耳，非有運外奇舉，身攻城略地，間閱功也。吾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十世矣，無乃爲奉手，卽以爲勝國時豪傑，四起讎誦，烏合而不能散。二祖得其指名魁宿，以爲用，而靡之以纓組，繫之以奉稍，寵之以世及，以耗磨其雄心，絕約其爪距，慮至深也。今天下之平

皇明經世編

大溪山房稿

武職

十一

平露堂

久矣。又何患乎？卽以爲二祖功在萬世，諸攀鱗附翼者，當爲世臣，不宜輒捐棄，忘所本始，然世錄其遺子孫可矣。兄終弟及，猶子疏屬，是不可已乎？愚又以爲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爲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史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振甲胄躍馬提戈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爲？悍將債帥，奪其部卒之首虜，而畀其于塔，累功併叙，疏爵而貴之，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驍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賈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情，蠲南掠其一二旄倪，衛霍之諸校固踞談之，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強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敵戰，則當爲之限制，不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與尸曰忠也，爲進爵一級，以勉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機，宜或北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善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傲惠

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榮婦稚子不厭糠粃，而將得與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無以勵死綏，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于人情乎？愚又以爲比試之法，當嚴也。何也？農服前人之畝，敵商循累代之計，筭工用高曾之規矩，先世以馬上得之，而不事其業，祿養之謂何？則有比試法曰：一試二試不中者罷歸，三試不中者編爲卒伍，少者授其職，今得食祿之半，約期而試，試而三失期者，罰其祿，試不中而授職以殺者，罰其子，彼自虞其試不中，寧失期耳。寧罰其子耳，能甘爲卒伍乎？今之失期者多矣，其食祿如故也，手不執弓矢耳，不聞鉦角，目不應旌節，身與妻孥饜公家之粟，而或虐用其下，人不亦悖哉？諸不中式試不如期者，所司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脫，已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合食祿者，斷自某歲始，悉奪入官，捷捉姦目法，不應爾耶？愚又以爲懲戒之典，當實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襁

皇明經世編

大梁山房稿

武職

卷之一

千露堂

其職而家食焉，賄者以柱復惠文彈治之來，而詣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或冒禮爲譽，濃湊有姦狀矣，或豪植而懷伎，尋曠林之戈矣，或上刺溫養，反唇而詬諱矣，是四者以爲誣耶？奈何入人以難忍之過也，以爲實耶？不宜置不問也。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度閭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人耳，何飭也？彼其視上之督過，曾無毫髮損，而何以爲辱？令甲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頒繫毋輒遽，而武臣遂輕犯法，犯者衆，法臣以爲是將不勝其衆，初而時執法以從事，文吏即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某官以下着爲今，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不如四事廉實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爲勞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衷分而勞者日，奔命于荒徼，蠶或不克，果然之腹，或者不識行陣爲何物，靡衣餼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略同，而子孫受享何懸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戍，重鎮誠做其意而行之，內地材官簡其臬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

皇明經世編

大梁山房稿

武職

卷之一

千露堂

扼塞明號今部署戰鬪之事無驕而惰殺其久暴露行閒者以時番休無使厭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貫習之乎愚又以爲教肄之術當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推魯少文比比而是易視所謂金板六爻哉有故而推較之何異毆市人而使之戰今法勿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今武生亦在武生所習武生者不干騎行或不司武生亦在武生所習武生者不干騎行或不司武生亦在武生所習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薦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者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論大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枯鐵則竹箭利礮琢則圭璧潤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愚又以爲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七也古有不踰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位大帥者矣刺孟洛陽俠也宋克融河北豪也措足爲一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間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謀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鷁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技之選其議固可采也廿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起踰羽

林亭樓以試弁爲期門擊劍圖梨彈丸連弩風角占測之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甄叙之乎愚又以爲屬馭之體當優也何也文吏以口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以爲國扞圉非武臣誰可與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共右故所等夷今皆不得方駕而以陪後乘爲休寵重臣受壘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奉職得先青閭大吏交相爲効而體貌日衰文罔月密冒諱而榜笞之矣梓胡而繫絲之甚且錮之銀鑄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于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飭廉隅謗且隨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彼慙子得謗而溺于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昂威儀一當百耳安用此握齟苛禮爲哉夫使強執爲柔靡而飭言貌以婦人言詢于進者必此矣自今有以非禮事其上上以非禮責望者試一劍之可乎楚王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夫非作士氣之一道哉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敵也識者固嘗謀之謀者亦嘗言之而或格不行行或鹵莽滅裂苟欲以堙之責而已

使勞臣猛將之後，沉淪于燕僻而墜其先緒，則儻現璋之雄砥節養名之士，漸于舊染而寢其以志貪饕險波之儔，處脂膏自潤而墮軍實，憤耗駑怯之夫，無所比數，徒取充位而蠹將虜上，無濟于國事而下資薦紳之詬病，是獨諸武臣之過哉。處置失宜而世祿世官不足爲勸也。

記

新修耶陽撫治都察院記

代

耶陽撫治

昔者先王畫九州之野，設五行之官，占考躔次，順若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耶陽撫治

平露堂

時序以授民事，而共王職使無有沴戾，既孽，協氣橫流，而景福盼靈，蓋天人之際，若響答符矣。左氏稱晉上翁之言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味爲鶉火，心爲大火，各有分野，不相及也。而黃石公又言：災感火之精，其象爲御史大夫中丞，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何其說之詳也。楚之分星爲鶉尾，而耶陽近在楚封內，御史中丞駐節其中，所部宛鄧汝漢閬河諸郡邑，大氏無慮數十，而中丞署獨在耶，不移徙歲，其守吏不戒化爲悞，雖時中丞江公初視事，至履

然曰是何祥也，不佞奉職無狀，無非殺罪，于是使祝史解祠避食，至于褻僑居焉。已乃程材鳩工，被飾其所，而公業已遷，會今中丞凌公繼之，踰年落成，始屬余爲之記。余嘗討國家故實，在天順間，威惡不入四方之民，芻析糊口，而耶實爲逋逃藪。山谷既塞，林箐蒙翳，旣贅聚不可禁，又無所受，束縛歸桀者，自推擇爲雄長，而劉千斤乘之而起，有衆數千萬，遂僻號僞置諸官屬，我是以有白圭之師，師以捷聞，而善後之策未講，諸負固不服者，無解已時。我是以有項忠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平露堂

之師忠，所誅殘，適成凡萬餘人，復盡驅其無名數者，累重難徙，道殣相望，往往止營，更思爲亂，然後采大宗伯周弘謨都御史李賓言，以中丞原傑往撫之，令民各占其土爲業，而闢其徭賦，爲置諸郡縣吏材官騎士，相錯而治，巾是撫治有專官，而中丞署所從起矣。書曰：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其偷可撲滅，彼其初召輯保伍，可仗筆使耳，而至于尋干戈，暴骸中野，則謀國者計左也。國家又安二百年，耶人得蒙其故業，以相生聚，而橋度吏或從而餉餽之中，丞尊官然，舒緩

養名介冑之士。寢尋不習兵革。以故遁者自徒流冗。剿敵漸興。甚者至殺長吏。竊府藏以去。亡匿險阻。聞其敢誰何。假設周李諸君而在。豈不爲寒心哉。余聞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猶嚴父之明誠也。五行圖緯之書。卽余不甚解。然陰陽之旨。莫善乎易。易曰。澤中有火。革之象也。物窮則革。錯生于茹毛。上棟生千營窟。質敵必文。政猛必寬。所由來遠矣。住項白二公所重在兵。兵窮矣。革而爲撫。今自度所爲撫之具。與原公時。有以異乎。天其或者弔耶之民。而示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卷之一

九

千露堂

之象以丁寧夫吏茲土者。未可知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原中丞之政。諸大夫所可考見也。革今之所以敵而傲昔之所以治。無爲戎首。則庶乎其克謹天戒。而福滋至矣。苟欲郭塞前過。而無用之虛文。以末殺災異。滿謫誣天。余安能知之。抑余又有言。官寺譬傳舍也。耶之有中丞署。自原公始。署且燬而耶人尸祝公者。終今以來。不改諸大夫所欲。繼原公之業者。其在此乎。其在彼乎。余不敏。爲記其大者。以論之。若八堂寢廡館庖廩廐溝之制。春拘搏埴制。剛優聖

之工。錢穀出納時日方位之宜。具在碑陰。茲不書序

九邊輯略序

九邊

四夷北虜最驚中國。與虜鄰自遼左迄嘉峪。可萬里。設重臣重兵鎮之。爲西北九邊。若楚辭九歌。寶十一韋云。畿輔則薊遼。昌平。而保定不與焉。秦晉則宣府大同三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固原今析置臨洮。故備虜十九。備番十一。而虜項固奪番不已。備虜遂與備番等。虜勢遞有強弱。我兵因之。自余所識西莫弱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九邊

一

千露堂

于甘肅而以數中虜耐戰。強開拓松山厥功非細。東莫強于遼。而以數中虜。凌弱倭蹂躪朝鮮。震于其鄰。難未歇也。建州屬夷日懷異心。談者吐舌變色。而勝筭卒未之有。燕安鴟毒庸可懷乎。昔許恭襄嘗爲九邊圖論。去之可百年。情形轉易。而穆皇欽虜以來。邊鎮田革損益彌非舊矣。觀察陳以介父守司馬尚書卽十年。制禦四夷。悉中窾會。所著九邊輯略。于北虜種類部曲多寡。悍怯地勢要害。我兵戰守之宜。計求規畫尤爲詳審。既居職方。羽書雜遝。膠葛應之。

如流照之如燭庭臣得申其志盡其用虜帖耳受驚

靡武節茲逝于斯焉出豈掩于衆人之口而以冥冥

決事哉論最當遷九列自請補外參藩荆楚未幾謝

病屏居里中終二星有奇聽鼓聲鐘磬之聲未嘗不

思及將帥封疆也會起家備兵岢嵐于晉三閩稱當

路塞而我兵與原情形距爲郎時復有差互乃以耳

目新知泰諸舊聞事從其方諫之以說得失之林如

數一二余書生不習兵而兩宦于晉四宦于秦周旋

鞭弭鑿韃間淹歷歲時三復此書恍若舊遊夫聚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者虜在目中借箸者勝指掌上輒略可相編矣其論

安邊第一義在治兵絕款乘虜王嗣封未定諸酋蓄

疑啓釁以表攻夷機不可失簡練三萬統以名

將分爲十營戰守惟吾所用可保數十年無事是說

也豈惟晉三閩之利爲諸邊計久矣亦寧逾此設誠

而致行之以聲罪建州恢復河套平定板升何難之

有苦于無人苦于無食蓋不勝其慨歎焉孟氏不云

乎此其大略也若夫潤色之在君與子矣謀國者慎

無使以介之略猶孟氏之略託諸空言也

贈督府少司馬鄭公序

經畧

夫國家所患苦中外竭蹶從事者非虜耶所託重而

付力爲國金湯者非節遼宣大陝西三督府耶大同

非虜王巢穴耶東遼左而西嘉峪且萬里延綏鎮介

其中處置失宜則挑釁于宜大武衛不奮則貽禍于

甘寧而時事有可隱憂者諸邊虜受款三十餘年延

綏虜以茂數搗巢十年不款一旦以款請請而不時

至至秋乃叩關有挾而求其控制難矣套虜久免

爲主而莫能自主諸部漫無統紀起伏不恒而莊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賴最桀驁衆視以翕張東接山西偏頭關剪牙氣陰

陽押關鐵雷諸酋土牧延緩而與寧夏爲市著宰諸

酋失松山木嘗一日忘甘肅甘肅有警我寧晏然其

調濟難久東勝失而守河復棄河而守牆虜款以乘

春築無虛歲牆高廣倍舊然牆外胡沙積與城等延

綏三路一千二百里而遠空鎮卒以登陴不足十三

其守禦難矣卒餉以四季給歲率後一季所以供虜

疑市財三萬餘金較他鎮不能半其經費難矣公蒞

鎮而虜乞款遽示之款以釋其疑更示之不必款以

裡其謀欸定而市未市不爲招致也。已市不爲導送也。市有賞套。酋之長爲優。諸酋不得並也。賞欸以始事爲優。他歲不得沿也。虜有名數。非上聞者不得與也。貨有程量。不得益也。裁之以義。諭之以信。行之以公。持之以果。震之以勇。虜唯唯受命。無譁者。酋炒忽兒七人。取不與套長之賞。犯我孤山。公命將擊之。殪其愛子。俘獲無算。火落亦復盜我寧塞。公命將詰之。生縛其部落百餘人。而皆以戎索九九受罰。故事謂九九者。第取虛名。而公必以實虜。唯唯受命。會虜王皇明經世編

大峪山房稿

督府

卷之一

平露堂

病力。聲言西行。迎小活佛。諸虜蠢動。覲得志。諸番如俺荅時。公今諸酋毋得從王。諸酋走告公。酋安得與王抗。然必不敢蹂躪內地。以背公。蕭亮王卽來者。滿以酋妾。女子付公。其嚴憚誠服如此。延綏將士故敢戰。而公益動肆之。豐稿之。氣奮十倍。無不欲大創虜。自効。公曰。誠知若曹。餘勇可賈。顧諸邊虜將爲日寬。吾力安能得之。諸邊虜伯知狀。是以欸市。奉公要束。而松山虜懼公。躡其後。虜王亦虞風馬牛涉公之界。不果西。此公功之大略也。豈延綏專承之。益諸邊

實陰受其賜。夫延綏虜猶知有王。而中丞事多取裁督府。今公爲督府。居宜大當虜王。專制關以外。唯所欲爲。其必玩弄虜掌股之上無疑矣。宜大憲則薊遼可釋甲執米而蹏。而又何憂于陝四鎮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大峪山房稿

督府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間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楊 彝子常參閱

宋都諫奏疏

疏

宋一韓

撫鎮弃地哨虜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疏

請勘地
東弃地

臣惟 朝廷封疆宇土爲重所貴撫鎮者上之出奇

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請勘地

平露堂

毳幕樹開地之鴻伐次之申畫邪圻修保塞之常業如是而已矣遼左膏腴虜交江之後礦稅繁興之日譬之貳廉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爲有益三戶半族未必無補而況化甌脫爲膏腴任游閒以未相家自爲餉人自爲兵豈非古人徙民實新秦屯田困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弃地哨虜如遼東候代巡撫趙輯總兵李成梁之爲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如籍籍起臣既有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東界發陽清河鎮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爲隣其羣小

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請勘地

平露堂

沃野俱爲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新驅夷虜開招寬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宋建夷不敢西牧而東偏牧寧以此新疆爲之限也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等各顯出力墾種以當虜冲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等年劉可久杜雲登等告種云頭巡裏沙松派剪子河喇泊等處主得功陳仲庫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批委分守道及參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千二百餘家歲納根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清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糧廳奏宗可覆視也年來種住益多生齒漸繁大數大約以千萬計而籬落相次難大相聞柵寨器械扞禦之具蓋亦胥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旣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爲事專委廢將韓宗功而宗功實成梁子婿納建酋重賄凡種地之家槩作逃民戶給免帖追還故土吳大受等一言輒論徒而斃死於是室房積聚焚略一空膏腴復爲甌脫而先業之民龍

往有赴虜中者矣。該道及管根廳卷宗可覆視也。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三十四年奉旨論功。賚有差。而督與成策則加官賚子矣。夫以孤懸之鎮。生聚處落。一旦得此數萬通逃之衆。以克戶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消萌杜畔。則四千島民不爲多。十萬板石不爲強。勸業豈不誠。勸焉。賚炙人口哉。師功懋懋賞。何足異也。奈何我之招撫甫定。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貢頓阻。蟒幣增矣。家子舊賞五百金。何名馬市挾矣。家

皇明經世編

宋都議疏

卷之三

平寇室

賂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益殫。虜氣益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爲招撫。陰爲驅逐。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饜封豕長蛇之欲也。且不獨此耳。穀陽河順未經起科田土。我之舊疆也。虜既不貢。仍每家攤派銀徵解。定遼前庫按時充賞。以爲常夫建夷野居肉食。得地不能耕種。又爲徵租支給。則是虜爲地主。我爲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尤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有。未有如趙緝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舞宋也。初猶歸地爲

好逮。其勢難嚮還。割三鎮。割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鑒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謀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朝議紛紛。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暗議增價割地。以幾幸不來。亦何愚甚也。緝誤成桀耶。成梁誤緝耶。抑二臣倒行逆施于日暮之年。交相誤耶。獨怪前人拓地。後人弃焉。前人不遇金帛趙緝。乃叨陞座。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封拜。其失之也。以世官。

皇明經世編

宋都議疏

卷之四

平寇室

尤可異也。破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口。機謀足以榮惑都人士之聽。而能幻其跡。卽督撫按同事之臣。間有不及察者。無論奸名畏禍者。付之罔聞。卽亡賴如高淮。挾得銀五萬兩。敵舌雖存。而終不敢爲操羊證他。可知也。淮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胆已落。茲見事體漸露。復借他事以伏弊端。將誰欺欺天乎。臣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遼左三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請罪。合行勸明。謀處伏乞救下部院。將臣所論趙緝李成梁弃地事情。遞差有風力御

法建勅書云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

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庫籍簿，原謀攤地徵

銀充實者，是否舊日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

給賞，印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

有無分明，雲頭鴉鵲等處，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

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爲奴

酋占據若干，作何設處，令其追還，仍刻石界上，永杜

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

西南兩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安撫事情

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寸之印，明請改鑄，豈不被奸謀而省事端，蜀計不出

此，而急急故印之求，若以印爲兵端者，故印獻而兵

不休，則不能忘情於安氏之驗也，此臣實欲有鎮雄

之地，故贊龍婦冒龍姓，因垂涎龍爵，非一朝夕故矣，

日爲緩師之智，始黔撫曰願退也，項據蜀撫揭堯臣

實無還意，則不能無意於鎮雄之驗也，夫蜀而不能

忘情於安氏堯臣而不能無意於鎮雄也，懷鄰者日

加之罪，徵功者日挑之釁，挑矣，必至於徵，徵矣，必漸

至于逆，其勢不至舛難會，獨如楊應龍之續不止，焉

乎論無兵無餉哉，今日只當以義理論，不當以時勢

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論，故臣等亦云西南不宜兵，有三，無兵無餉，不與焉

昔成祖怒田氏之煽禍，密遣技士取其二兒，寂然

無譁，堯臣小豎子耳，至欲誅兩省之力，而合討之，何

不武也，則不宜兵，安氏世效恭順，堯臣兄弟有功於

國，今驅堯臣而兵之，不得與關宗傳待以不死，且以

兵無餉，勦之不便，朝廷是以有撤兵之令，夫撤兵

是矣，而專歸之無兵無餉，臣等切以爲未盡，撤何也

以蜀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不惟無意於鎮雄也，方

必矣。則不宜兵。然第曰不宜兵而機宜坐失。卽今日
撤兵。仍伏他日。用兵之根。終是西南不了之句。此何
可。艸艸也。臣等請先責蜀黔。而後及處置之略。可乎。
方征播報效人。知爲隴澄。不知爲安堯臣也。今日反
面相讐。乃姑名爲安堯臣耳。不名爲安堯臣。不見爲
貴州土舍。纂據鎮雄之罪。願堯臣入蜀。誰縱之。而又
誰聽之乎。查土官事。創嘉靖二十三年題准。土官土
舍嫁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遺害地方。每季兵
簡道取。其甘結故違者。聽撫按從實具奏。兵部查究。
皇明經世編
宋都憲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不必小小恩讐之較量也。故今日平定西南。當以撤
兵必責之蜀。而以還安堯臣必責之黔。明旨曰安堯
臣聽選。逕授職銜。爲孔御史有赴京之謀也。今子臣
不任事者。亦謂之選授。恐堯臣聞之。念益惶惑。則宜
俟其還。而予之爵秩任事。酬其平播之功。所以安其
心。明旨曰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蓋杜安氏之篡
耳。第隴氏已無後矣。又何求焉。堯臣變詐多端。不令
所親信者冒之。必利其非隴氏之種者。奪之。事豈有
已時乎。鎮雄宜改土爲流。以其地歸之朝廷。所以
皇明經世編
宋都憲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絕其念。如堯臣執迷不退。責令閩宗傳立功自贖。以
計購之。再不退。而責令安疆臣大義滅親。以族保之。
是又所以窮其情。凡此皆着落黔撫臣等。非寬蜀而
難黔。以黔撫恩信足。以服安氏兄弟也。伏乞敕下兵
部。咨行四川巡撫喬璧星。貴州巡撫郭子章。大破藩
籬。共諧國事。蜀撫母曰兵力既集。盛氣難降。苟違
明旨。雖功亦罪。黔撫亦無曰負担將弛。苟幸得代。倘
貽後患。雖去猶及焉。總之完一臣之局。抒兩省之難。
亦所以保全安氏也。

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陳一得以裨國計疏

時政
四弊

臣自惟才能黠淺罕所表鑒項循六科差次奉命督理巡青其不稱任使之狀臣所自知茲幸竣事得代矣是役也於點閱而見虛糜之可惜焉於編審而見賂賕之堪憐焉於舉刺而見催科之難辦焉於查盤而見積貯之若掃焉臣亦既隨事殫力三疏陳請矣然點閱編審查盤任勞任怨事也臣職掌任躬天口任鑒勞瘁不辭怨端安避若舉刺則怨也而兼任德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都陳疏

時政四弊九

平露堂

臣有軒有輕何愛何憎卽歸怨由人臣必不敢任德恭有成車愛異之意焉顧此猶臣所得爲耳其有一二事宜諸臣所未及言或言而未及施行者必藉皇上威靈始可布諸令甲臣不敢嘿也謹臚列其謀以備採擇一曰牧地之清查當議失牧地自故青而外悉謀徵銀矣初年一歲所入猶得七萬餘金以佐軍典嗣後丈量漸失其額而考成僅存其名民屯莊田瀾消易而清理難水旱災傷拋荒少而影射多膏腴歸於私室籽粒耗於公家所從來矣臣考會計錄

歲嘉靖年間實徵牧地二萬一千七百餘頃徵銀伍萬二千八百餘兩比之初年減矣萬曆十年實徵牧地一萬九千七百餘頃徵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比之嘉靖年間又減矣十九年而科臣吳之望具奏實徵牧地一萬五千五十餘頃徵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比之十年又減矣今去吳之望時又十有餘年其間墮占湮沒當亦不減於昔第從來未經清查誰知增虧確數臣愚請以萬曆十年都御史吳兌所丈爲原額嚴行各州縣逐一清查原佃幾何新墾幾何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都陳疏

時政四弊十

平露堂

蕪幾何實徵幾何母俱失額之罰而襲虛名母逾通賦之議而累妾尼母歸災傷而遺崔葦之利母掩成熱而資豪右之肥將增虧可得具知而地畝既清徵輸必裕矣二曰內商之供應當議夫爲王之民執王之役分也豈其輦轂之下獨有無役之民乃驟聞編審舉國若狂甫被命役閭室對泣富者請託貧者淹禁緩則鼠伏急則雄經觀此愁慘之景象豈是太平之黎民此何故則兼役之爲累也先年御馬三倉商人辦納料艸而外猶得少休萬曆十七年科臣楊文

煥題令御馬倉帶辦供用庫中府場天師庵帶辦酒醋局而商人之有兼役自此始也。豈虞時有盈絀民亦旋有苦樂且也督之以二戶部未免一柄兩持總之以數太監殆類十羊九牧倉場方北庫局復迫正額未完雜費更急如是者而商困矣是以乘編審之初與戶部約諸商有應議處者查確移文知食而該部移文謀免者在內三倉者十七在京五場者十三在馬牛羊二十四房者十一則內商之苦可知矣臣愚請如先年例倉場庫局各宜分拆乘此錢糧未完皇明經世編

宋都漢苑

時政四集 七 平定堂

戶部請商之日亟宜分給諸商足用而止。責令各辦應得錢糧不相兼攝商因底其有瘳乎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策無急於此者。三日有司之類解當議蓋聞道州刺史甘心于下考內史百姓懼恐以毀聞則程吏于催科非古也。況夫徵收已完該府不仰類解責將誰據冊有稱該府報完矣未言收貯何處其真完耶有稱現貯府庫矣未審倉解何日其真貯耶未貯耶又有曾經解兌矣却未明註冊中其真兌耶未兌耶臣處以為未完顧其守若令俱表表清賢也

是非採輿論而存之該府誤循良多矣至于賢否文冊時有舛訛如開州知州張之厚本見任也履歷造二十九年終止高邑知縣金四科已加州銜也不言加陞何州饒陽知縣王一龍蒞任半載也冊內尚未書名此又在守令中表表稱賢臣若以輿論推是以該府之誤復自誤也姑已之矣臣愚思其故錢糧之完適不聞該府之痛癢守令之激揚不聞該府之榮辱以故玩愒相習漫不經慮無足異者臣愚請下令申飭凡州縣徵完錢糧該府不時類解務在年終齊足仍照查叅事例知府及署印府佐一體舉刺即不足為二千石重輕而規條一新人心知懼部解有不如期者臣不信也四曰京報之收放當議自兩道裁革而後京報仍屬巡視科道良有深意頃緣職掌不明收放不復開白而此項遂為太倉中物矣部論部解不前支給不敷即為稍有存積往往留濟別項之急故上之重予若懷恇焉商之類告苦乞與焉商奈何不困蓋臣嘗巡視光祿矣一切應放庫官先期報聞科道未至該寺不給破鑰事竣而科道手自封識蓋

宋都漢苑

時政四集 七 平定堂

其事也。同一庫藏。同一巡視。何獨於京糧而局越若
是。十九年。科臣張鳳翔題議。陪庫官專主京糧。以
杜私借。謂處非不甚周。該部竟亦議罷。何也。說者謂
此項一歸巡視。有不便於該部者。一謂借支與報美
也。不知果有贏餘。明借何妨。果有奇羨。明報何妨。陰
有所諱。而陽阻之。是謀則臣不知矣。臣愚請如光祿
寺例。凡解銀至萬兩以上者。科道官親詣該庫收。其
放亦如之。第該庫正陪交當責成。不宜專責陪庫耳。
如此既得酌其出入之數。亦併知其盈縮之由。則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都諫疏
時嚴無黨
上
平露堂

邊防難於宣大。急於薊鎮。敬陳末議。以備聖
明採擇。疏
宣大為鎮虜情

頃者秋高馬肥。胡兒思逞。九邊無處不防。亦無處不
嚴。臣等謂難於宣大。急於薊鎮。何也。虜王物故。正值
胡地改葬。我處置得宜。更為嚮順。不則徒奔前功。且
生後衅。此日間不容髮。他年悔將噬臍。宣大則約難
矣。臣等竊嘗料之。俺酋報德於孽孫。娘子獲盟於三
世。蓋天心之有在。亦胡運之將衰也。額爾屠耆之專
既不效於往時。烏禪稽候之謀。亦未兆於今日。五路
貴則介弟。國人必有爭立之謀。素囊親則愛孫。酋婦
必主廢嫡之議。若乃板升通虜。非有間說趙信之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都諫疏
宣大薊鎮
上
平露堂

圖。班白窮酋。定無呼揭車鞞之遠志。况我邊吏不警。
示春秋還師之義。卹典從厚。昭大漢問死之仁。虜方
懷德畏威。不暇而何歎之不堅。惟是諷刺之軫。早旋
拙力之統。斯續是在。該鎮督撫。亟圖之耳。若夫薊鎮
肘腋神京。咽喉虜穴。伸縮動係安危。通塞關乎利害。
所賴三衛世受家養。作我藩籬。使其輸誠內向。虜豈
能越松亭為寇哉。奈何徑路尋挑。諾水多塞。率利漢
之財物。甘作虜之嚮導。已已幾危社稷。庚戌再撼陵
京。癸亥飲馬於通溝。丁卯鳴鑼於界。順三衛之為害。

所從來矣而首豪長昂藉花當之餘威懷飲兇之遺恨雄長之兇結連二虜其爲我害殆有甚焉花塲谷未厭雄心青山口復張狂談至於去年糾宣虜之東犯甘心阻貢以彰其逆又乘尤師之西移藉口收將以避其名今年奏書一紙尤屬可異若非復班白之賞以伸香火之情必是緩督撫之師以遑包茅之問此適足以明去年勾虜之爲真今年革貢之尤怨也恭肅之齒長矣邊防人情所經閱熟矣一捨可當十年之貢九罰終出二賞之餘故夷俗有言賞不若擒宜乎爵秩不能結其心金繒不能飽其欲也故遼左之宰酋不足以當雲中之五路套海之火落赤不足以當薊鎮之長昂臣所謂薊鎮尤急者其急此酋哉夫賞不如擒要使夷人樂於趨賞之利而果於避擒之罰謂宜守城圍吏母利虜一物母收虜一人虜能保塞三年陵京無虞墜隨閱視加賞它鎮母比爲例其額賞母輕言減縮及勒子粗紙以虧先朝作外藩之意如此則樂於趨賞之利矣再減三將亦毋累漢一物撲漢一人如仍前援邊及闖出爲奸者必永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統元年

宣統元年

其賞母得姑息甚者申搗伐之令母藉口險阻掩先朝屈烈河虛頭山之烈如此則果於避捨之罰矣又明二哨以伐謀密五間以離交修入事以責實還三結土著以實其伍蒐九邊將材以盡其用薊門之計始爲完策長昂雖役何患焉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奉勅高准李成梁趙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統元年

宣統元年

今舉朝蒿目遘事者類以建夷爲隱憂是固然矣然不悉其所以受病之原雖欲自強自固其道無由也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自古未有窟黨盤據而外侮不至者亦未有後患未消而殊鄰畏威者故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稅監高淮本市井子賴有妻有子少時包攬崇文門稅課深知稅之有利故賄買奸弁代奏抽權遼左又鼓美神術濶稱鎮守二字藉此恐喝將領刻削軍士年來借稅殺人贖貨無厭陰蓄夷丁數百人戰馬數百匹糜費無算諸臣明知而不敢問此可駭也且名馬參貂產自建州淮不但騷擾驛遞凌轢軍卒每借口交易輸情外夷起窺伺之謀招倭侮之漸而淮因欲以

消其平日之枝葉淮之罪釐竹不足書矣豈止前也
激發一事已耶淮自言不早撤人終籍口不知宋人
靖康之禍借口童貫近世庚戌之變借口仇鸞中人
生事遑定萬年唾罵古今一轍不獨淮也淮既知此
何不蚤求罷免必待衆怒難犯始將家私實貨撥回
私第龍窩爲圖歸計晚矣龍窩本名打狗屯淮改今
名此其意可勝誅哉近據人言咸謂高淮之橫實藉
總兵李成梁之勢故每見成梁輒呼太爺稽首俯伏
而成梁於淮亦以兒子輩畜之彼此以權力互援微
高淮之力馬林必不得去成梁必不得再來登壇微
成梁之力高淮必不得相繼於遼人必割丹淮之腹
中兩人深相結遼人途不可支矣諺云遼人無腦皆
淮劍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成梁代劍之代吸之
矣試觀淮參巡撫參巡按參前總兵而獨不參成梁
意可知已巡撫趙楫雖不與高淮比不能不與成梁
相和每見成梁等所爲亦當心知而竊嘆之然李氏
氣識薰灼已成難更之勢無但從吏稅使漁獵軍食
爲然既撫臣容用將領守操以下何嘗不問白總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都漢疏
李成梁傳
王常室

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隸耳甚至撫院之去來
或憑其愛憎撫臣欲不聽其所爲不可得也尚安能
自出一局面擒王拓土如張學顏郝杰諸臣所爲哉
此遼左大壞極弊有識者徒仰屋竊嘆無可奈何蓋
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撫鎮合揭欲乘朝鮮之亂取而
郡縣之舉動益屬詩張割鮮背違 明旨廢長立少
罪誠有之然不至如蓋蘇文之弑君也不過遣一介
行李之使諭以文告足矣何至以大國行掩襲之計
博唐文皇難成之功與李世勣得民之役且無論內
有積弱之形外有方張之寇顧昔何以傾四海之力
而振其急今何以逞一朝之忿而利其有是役也廢
先王耀德之訓失天朝宇小之仁傷中國外夷之體
撤畿輔藩籬之衛成建酋漁人之功長遼庭尾大之
危重內地虛耗之災運春秋恤死之義臣愚斷斷以
爲不可該撫鎮且欲爲拔鞍之勇引疾之諱乎 朝
廷無此舉動而中小輒誼傳焉此非二臣貶於智而
疎於計哉臣切猶過望二臣以經理建酋而今乃知
其無能爲也豈惟無能爲且慮其堅外夷之交促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都漢疏
李成梁傳
王常室

腋之禍必自此始矣伏願 皇上速罷高淮蓋調澄
稅趙樞足疾宜准回籍調理或俟瘳口起用李成梁
耄矣旣不顯斥亦宜撤回歸老京師毋再延緩使遼
事一旦決裂不可救藥其巡撫總兵宜擇才望忠勇
強有力者刻期往代及早責成則遼事尚可爲而安
畿輔以安宗社計莫先於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東都謝氏

卷之九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八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聞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沈 泓臨秋

彭 賓燕又參閱

來禽館集

邢 何

策

東事策

關白

萬曆丁酉倭寇朝鮮我大舉救之詔徵天下兵集王京增沿海鎮巡重臣三四督軍資品具甚嚴山東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一

千露堂

縣積粟悉陸運至登州而旅順顯設大臣督餉漕衛入海踰鴨綠而東加歲賦十二督撫復以不足請

上切責戶兵二部調兵食愈急於是朝野談倭事者

盡起竟不知要領所在是年冬太白晝見經天者三

月歲星久處天街之北昔慕容氏起遼碣跨有中原

其年星占與此正同燕太史黃泓所謂陰國必勝者

也愚仰觀天象之異又覩邑中徵發劬午百姓駭惶

會病無事伏枕癡憂因思 太祖皇帝典訓昭然今

後世勿有事四夷以疲中國此聖人無窮之慮又獨

深絕日本誓戒再三此至誠前知之神詎意二百年

後倭變忽作禍始朝鮮我受其微既輕與戰復輕與

和和事不諧乃更言戰彼窺和戰之隙而擇爲利我

無必戰之畫而漫然應之前事則非伐謀於始後事

則非定計於鮮均之僥倖一擲而已蓋我之勝負視

倭奴之強弱倭之強弱視閩酋之能否彼閩酋之跳

梁幾年矣謀吞朝鮮而朝鮮不覺和誤中國而中國

不知且今年六月始有變動之形八月始有入寇之

事水戰而開山之卒盡殲陸攻而南原之戍再殲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

千露堂

南四道望風瓦解無亡矢遺鏃之費其用兵亦狡矣

夫乘勝長驅直逼人之國都而徘徊養威以俟其洩

懼自潰此持重者之老謀也既而王京不下情見勢

屈若頓兵久暴我出奇奮擊勢必得志若惶惶宵遯

節長氣憤迫則成擒今乃從容遠引左次無咎或欲

致師或欲他出杳然莫測其形藏兵家不難於進而

難於退以曹孟德桓元子之將畧猶敗於此今倭奴

衆數萬之衆深入敵境何其退之易也成師以出來

如飄風我則不知其所守全師以退去如脫兔我則

不知其所攻者此者可不謂之能哉然則倭固勁敵也若與之遠鬬而角力非智勇倍之不可也今之憂朝鮮者曰倭有朝鮮則爲門庭之寇我無朝鮮則失藩籬之國此惟原有朝鮮不得不云然耳假使國家幅員如兩漢來盡沃沮將不與倭爲鄰乎使倭與我構又將何所借以爲屏蔽乎又曰朝鮮近遠左遠左近京師救焚拯溺理固當急吾聞天子守在四夷內寧自無外懼今北虜強踰於倭去國門數舍我朝二百年來金甌鞏固以也先俺答之傑焉終於款塞稽顙何有於數千里外鱗介之小夷乎今之談禦倭者曰以國中之衆加朝鮮之半此爲得策馳之於海外不至於剝膚此爲早計勦累代之寇取封侯之賞此爲奇功夫禦之誠是矣然人情見害則避夷性難於久要我不能必制倭奴之命則安能必朝鮮之常恃我也今朝鮮之半果皆懷中國之德而赤心者乎抑有畏倭奴之威而兩面者乎驅之海外將謂存朝鮮足以捍倭奴乎抑猶藉國中以衛朝鮮乎勦累代之寇將謂暫遏侵畧以爲安乎將必蕩滌海表而

皇 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子露堂

後爲勝乎吾恐用兵者之未能自必也夫抵天下之事懸想臆斷微效者在目前課實責成齟齬多出意外今遠涉鯨波埋根異域造端洪大剋期深久愚以妄憂之竊爲之說曰東師有五危天下有四患用兵者亦之知乎何謂五危兵連禍結一危也重戰輕勝二危也用師不一三危也地形不利四危也聚散皆難五危也何謂兵連禍結遠動大衆惟敵是求若中原相遇旗鼓相當計平時之勞逸較臨敵之勇怯則勝負之數敵固與我共之矣若彼不前不却坐而需戰少用兵則寡不足以敵衆多用兵則餉不足以應急衆糧則不可越利於千里之外負重則不可屢經於懸度之險此非如擊老師入散地可以沉船破釜而爭一戰之勝者也即使先聲破竹三北可乘而彼蠖伏鳥飛依憑釜穴堅壁則難爲攻清野則難爲掠或多設疑兵以牽我之全師或四出遊兵以鈔我之輜重或據險以斷我之歸路或泝海以焚我之運舟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又况就海萬里港道百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窺一處失守則

皇 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子露堂

百處爲虛賊出沒無常如鬼如蜮使其簡從迭遣多方誤我聲東擊西救左擊右則一軍可以綴吾之數將微衆可以役吾之大兵彼蕃休有餘而我奔命不足期月之間可上困矣天佑王師必無此事犬羊愚昧當機自誤但坐臣教吳中行啗虜倘有以急肆攻取之策導之者安得不廣爲之計也何謂重戰輕防屬者以武震懾之諸將懷敵愾之忠士卒有賈勇之氣謂急則治標而崇衛奧隱之防不暇憂也利當擇重而錙銖尺寸之害不必顧也於是悉索四方之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昂睥睨於薊北套房之警臺日積播酋之跋扈已極今空乏內露底裏外泄倘諸虜之中窺我罅隙率引弓之民微犯亭障小則要脅市賞大則侵畧城邑重憚既屈於財貴應敵又苦於力分且東師震動有狼顧之驚倭醜乘勞伺狙擊之便則馳驅之形尚未有涯也何謂用師不一關東諸侯不能慶董卓於洛下淦水九鎮不能誅慶緒於相州其莫難於用衆已事之龜鑑也今有元戎之兵有徵調之兵有招集之兵有邊鎮之將有土漢之將有應募之將先後繼至列壘而居如連雞之不能俱棲如驂馬之不能獨進以衆多爲右以氣力爲雄強者主之懦者奴之懣者趨之黑者避之臨陣則曰彼爲跳盪彼爲選鋒迺相推諉合謀則曰我欲南轅我欲東首互有異同巖險之地則給孤進者嘗寇於鋒鏑之下攻圍之際則驕卑弱者肉薄於梯衝之間居常累懷觀望遇難夫致分披雖曰董之以經畧監之以總督迺有諸鎮精兵環衛制府備紀綱以實帳下託接伏而保中堅甚至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先弼之旗不展指蹤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洽卽賢者固未必然而積習之弊從來久矣且奉詔興師間左盡發豈皆百練之兵威緩之將令非精嚴藝非捷巧以疲驚之衆當剽悍之倭一軍挫衄諸軍搖惑怯者先奔勇者解體此不惟無得於致勝之道適足爲挑敗之資耳昔唐討淮蔡勦天下之兵四年不克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自言其故曰皆因朝廷徵兵太雜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蔡人輒勝是多殺客軍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相搏然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過遠包原隔險阻而爲軍者古人測其敗徵側聞鴨綠以東阻海負山三江襟帶野多稻畦以地圖覆按若甚近而溝塍紆曲則甚遠南方水軍旣不能距躍於嶮巖之道北邊突騎又不能馳騁於沮洳之區此非善於用長者也又兵家喜合惡離行首宜疏內聯宜密今欲連營並進則方軌不前魚貫於九折之中像板於千仞之上齋糧持釜不戰自疲若分道間出則林谷綿亘木石之所隔閼榛棘之所牽纏遊徼不道策應莫繼自陷於天隙之內使賊設伏邀遮豈不殆哉且在遠行師全恃耳目今關嶺重復烽燧難接島嶼繁回偵探難進若內無鄉導外無間諜衆伍未真校索未審蹈不測之險而爲人主懸挂強慮不失本末者又非然矣况海墻地惡匪人所居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之時居澤淞之地炎暑蒸其上溽雨侵其下水土不習飲食不充痼疾必作傳染必衆馬援壺頭之役可不慎與何謂聚散皆難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兵猶水也無歸則將自溢蓋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天下之費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大於養兵天下之及側而多變莫甚於馭兵今徵兵四方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或萬里餘計軍行二十里爲率或累月始至或踰年始至迫促從戎寬疏就道沿途供頓靡費無涯若倭奴不出久淹海上餉於何有一日無餉事豈得帖若解甲西歸則路費仍前而人心已懈一有緩急持符更調安能待西江水以濟然眉之急也縱使天威震迅釜倭蕩平士馬物故速近肅然失得僅相償耳而遺孽保聚餘燼再合八道荒殘必無全理非重戍無以安朝鮮非積粟無以養戍卒而窮海寡因糧之地朝鮮乏推食之資待哺空谷竭力石田屈頭目以捍手足傾芻秣以育狐兔開闢以來何嘗有此又新募見兵多是遊食無賴掛名行伍衣食縣官人糗俸功小藉糊口事定落籍上不得國家廩餼之養下不勝有司徵徭之困抑鬱無聊將生他計唐末再失河北皆以鎮兵輕罷乘怨畔漁奸人因之遂爲盜藪耳今固無憂於是而近日留都振武之變去歲薊鎮南兵之慘覆轍豈遠乎猶有甚者諸軍度遠莫不取道通漢往來郊甸密邇京畿

玉帛之都會億萬之廩庾在焉脫有犒賜不時則革穀之虞豈獨國之禍可比哉何謂四患財力匱乏一患也轉輸險遠二患也人心騷動三患也生事多端四患也何謂財力匱乏自頃國家多故西討叛逆東款倭奴兩河賑餼套虜數戰鼎修宸極修濬河漕中外之積已損大半若夫藩祿日盛虜賞益增開採無節織造不休貂璫之貴四出緹綺之使屢下而財又匱於上矣乘驛大濫交際太繁外僚之騶從過多循前之冗役無用工作淫靡服舍奢侈而財又匱於下矣乃世有耗財二大端莫甚於今日者請因備倭而畧言之夫天下貢賦不過徭銀稅糧二者而已徭銀卽古之庸也稅糧所謂租調也徭銀之設原以供大荒大役之需匪主守者之可以任意出人也自條綱法行徵銀額役那移裁削加收平放其額外之庸固已多矣卽酌議公費載在令甲者果皆實費其數乎抑亦虛冒其名乎故凡請膏之往來公私之用度與夫上司無名之餽送不急之興作所稱無礙官銀皆是物也是以上不供度支下不實庫藏一有大荒大

役非造請於省府。則科罰於百姓耳。據天下徭銀當稅銀三分之一。除所費者。應否中半。而一年之耗。已幾百萬矣。稅糧所徵者。粟米絳繩之類也。國初原皆本色。今則折色過多。前代猶賦縑楮。今則盡易白金。掌握之富。當中人十家之產。衡石之差。有十加一二之利。向者里社總催。大戶分解。雖有侵漁。累之敵。而財貨尚流民間。自催科之柄歸於一人。分釐各收。遂名加耗。積少成鉅。羨益良多。有厚積之饒。而無貪暴之跡。凡州縣之稅。大者數十萬。小者不及數千。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遭危病。極貧之室。更遭饑饉。此患之一也。何謂轉輸險遠。東征之兵。當事者言非十萬不可。加以餽從工匠之流。又以萬計。人日得米者可二升。一年當得七十萬石。以米五百石爲一船。當用船千四百艘。每艘運卒十人。當一萬四千。一歲得米又當十萬。其天津登萊之生食者。無與焉。海道自淮揚抵膠萊。自登州抵旅順。皆千里。自旅順抵朝鮮軍營。又不知幾千里。臨德二倉。浮渭入天津。幾千里。自天津入朝鮮軍營。亦數千里。有斜角礮石之阻。有成山黑水之險。風潮震蕩。雲霧瞋迷。倉卒之憂。智力難條。又造船未必堅。緻柁工未必精。習洪濤混淺。未必十無一損。一船損則傷十人之命。少百人之糧。運者有漂溺之悲。戍者有缺乏之懼。料見船不足。須一年數運。運數既頻。則經險必多。經險既多。則所損益大。計口之食。缺一不可。倘缺者過衆。則兵多豈不爲大累哉。又山東諸縣陸路至登萊。或千里。或數百里。大抵偏多崎嶇。無接軫結駟之道。齊邦四塞。自古記之。若欲運米。不遇用鹿車漸致。二人共推米三石。牽挽踰月。得不償。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雪蔽瘡巖險，顛越痛楚，追併如赴，歟所有用驢騾運者，則所致愈少，而腳費尤重。近海鹹礮之地，水草失宜，往多不返。一運不勝其苦，再舉將不知所終矣。於山東則實喪常平之積於餉軍，則不充道路之用，候有凶札，何以待之。且一絲一粒，去路至艱，比連行營未必盡爲軍惠，嘗謂幣金輪塞，譬諸落潮之魚，取之者衆，幕府用之上佐，用之將領，用之雜流遊客，亦用之。支放者剝削於先，總分者扣除於後，科銀則報四得三，賦未則易升爲合，故供者已無餘力，而戰者猶未宿飽。此患之二也。何謂人心騷動，兵者不祥之器，危民易於爲非，蓋十口之產，不養一兵，十年之耕，不償一戰。今天下賦役煩重，上下窘齎，一遇饑饉，民竄幾卒，弱者道殣相望，強者望屋而食，癸巳甲午之間，青兗之水災，足以駭矣，况乃用兵於凶年之後，誅求於竭澤之餘，大而蜚芻輓粟小，而靡屨厨傳，無地不及，無人得免。吁，呵陳突者，積於里閭，奔走呼籲者，遍於畝畝，農粟以供軍餉而失時，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監臨懼稽緩之罪，則嚴迫有司，有司苟旦夕之功，

則不恤百姓，前日山東守臣議增兵費，不及十萬，每畝加二三釐，每丁加三四分，二年並徵，民愁已甚，近觀司農條奏所增者，必二十萬有餘，則視前所加三倍，夫民常賦已不能供，而又加徵無已，則薄田必盡荒棄，貧丁必盡逋逃，過累之極，獸窮則搏，不爲盜賊，胡可得哉。今遠近汹汹，思亂者衆，樂傳謠言，妄談災變，天都不逞，無告者之所爲也。又所在招兵，望風麇至，主者未能盡收，或選試不賅，或損斤不用，前無覬望，退受機寒，一夫狂呼，十人攘臂，亡命綠林，求活魚釜，亦迫之使然耳。蘆河懷遠之積，無益東征，豆鹵鷄泊之徒終爲隋禍，彼獨非遠左之事耶。此患之三也。何謂生事多端，凡人銳意功名者，未必實效，奸陳利弊者，未必可行，今之視倭太輕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滅此朝食，何惜一擊之功，視倭太重者，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暫勞永逸，何惜數歲之功，首事者憂切軍旅，雖無利而必興，受事者職在奉行，即有害而不顧，增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行一事，則有一事之擾，搶攘之中，名實易混，歲納之際，奔競易容，爭進前籌

李言奇技，百方施藥。誤病已深，聚塵爲羹，療饑何流。司訓練者，如李抱真之昭義，王兵李德裕之雄邊，子弟可也。而如高仙芝之招募，白志貞之蒐補，其於經武不亦疎乎？轉餽餉者，如劉宴之均輸，趙開之出納，可也。而如杜佑之強借，趙贊之培克，其於足國不亦悖乎？且制敵固圉，必有長策。戰則有檻吭之術，攻心之道。守則有合拳之勢，獲臂之形。今禦方張之寇，防萬里之海，惟當充實重鎮，變化環中。其餘郡縣，自宜務農積穀，保境惜民。知聚知舍，以靜制動。經遠之圖，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來禽集
五
平露堂

或不出此。若東方小邑，可守者少。今在在修築，處處備豫，搬運木石，買辦硝黃，製造甲兵，堆築薪草，日增月益，朝送夕輸，報數多屬虛文。稽實半爲烏有。緡錢之乾沒者多。器具之完繕者少。以愁怨之民，懷畏懼之志，持朽鈍不堪之器，守賊羊可踰之城，寧不取敵輕而速自困哉？況軍務拮据，必至放弛吏治。暫時科派，終於遺留民間。以倭警而設者，未必以倭退而罷。鄭當時籌商車，而言利極於酷權。韓魏公刺義勇，而遺害被於陝西。以二賢之明，猶有過計。况其下者乎。

此忠之四也。凡此四者，皆恒情所共見，老生之常談。其在識時之俊，經國之賢，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拘孿之所易窺哉。

碑

司農大夫溫陵傳公德吏去思碑

司農大夫傳公德吏始焉驅舫泊城門之步，徘徊而卽署焉。兢兢乎若不勝其任也。東向拓緡紳諸父老子弟而問吏政焉，得一言慚而次心。輒手記肺腑，囊計將不下帶而理。茲廩其猶若不勝其任也。耳而目者，以百端又無所不次心乎？記以資吾劑量而度之政舉矣。凡三年得代行，已挾旬所而侗適以事如德之人，聞侗至而有喜色也。其父老子弟，向余前曰：「先德吏蓋有二量，小大凡兩等。小者名官量，而別創其副大焉。託言揚晒濕潤耗兌入率，用大而入吏則以官量舉公，乃剖大一其量第稍循失平之舊，用抵揚晒濕潤之數，遂已。至所刺積跖石義一聽解戶轉販爲席罔及竣還資故例齎執通關若連鷄法，十五五迪者安完者之累完者甘迪者之還人情飽脫。」

皇明經世編

來禽集

去

平露堂

久矣。公則立期以逐日受納以逐人完者先給無得
一槩留而逋者懼及州邑違限罰亟相競勸無風逋
焉至於居停米戶甲乙主名列齊澤之役先後集甲
乙束濕若牛馬百計聊蕭股剝以數倍公曰居停米
戶甲乙主名列長假言部署靡饌俱耳吾無須此曹
下令去米戶大戶隨意卜居停寬然自適比年齊豫
歲賦半折色數幾四五萬弊孔滋大則以稽固月日
不即准兌之致爲囊橐深也公嚴出教今日文人拮
朝懸衡待庭中白日可對守藏吏僅同土木偶批發
皇明經世編

朱倉集

卷之七 平露堂

不踰時公又極鑒州邑騷繹害自未檄走督道吏下
州邑第移凡紙數數促州邑長吏歎然感頌各奏積
欠輸灌紛沓至踰於往督云德庾故兼稅肆藉給天
津衛官俸歲有額公厲禁官欄漁取及額而止不至
與權監并竭涸澤焉兩衛更番軍若節春秋仰餉司
農署公臨番爲月會帥同州佐及衛并長唱各給發
精銀樂耀人各及數不以瓜分縮短頂支輒滿品無
俟請託行自餘騎員軍卒則按時予之俸予之餉或
兼予米麥俾視市受本折利而軍中或病委壑老無

嗣鯨無室者俱單格外恩州民亦爾夫庾固豆區鍾
釜之數任是職者往往使人窺見困腴且壯樹其下
亦猶之聚涸耳公一意精白不自炫露率心而行一
切剔剗宿垢猶澣敝襪而節維新又如築高基而法
碩鼠不健馳而收功速不盤盪而樹執君子之澤斬
於五世公其數十世不替也乎

皇明經世編

朱倉集

卷之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十九

宋徵璧尚書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陳子慶聖游參閱

汪給諫文集

疏

汪若霖

主德日昭臣職宜恪疏 理財用人

臣最爲下冒列諫垣伏睹聖明在上乘陽佈令與物同熙行善如流剔弊若桴臣下悠悠莫肯夙夜倍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理財用人

汪若霖

寢失其初情勝遂乘其便人各幾倖事每叢疵有君無臣之世臣竊痛之臣戶垣也宜問天下登耗損益之數而大 繫矩爲政則理財用人實相經緯敢疏其疏惟聖明裁察 曰恤民則課吏宜嚴頃者 皇上停征肆赦蕩然與天下更始至仁也臣竊謂上實有澤而下不必寬也夫天下非無循良之吏如龔黃其人也然而名實有不相應者矣棘僅仕而勸課則荒修文法而愷悌則薄甚之則虛罔張矣夫朝廷用一財必經會計焉黷吏者直恣裕整耳朝廷刑一人

必如評伏焉驚吏者直用鍛鍊耳迨夫雖流廢佚去民逾近脫民逾深坐嬰兒於虎狼之側無不盡音夫監司者糾令守者也法非盡行也相暱相伺乃有付之不知者矣卽知而不盡以聞之撫按也聞之撫按矣又未必一一露章彈也且夫犯贓法以千百計人無辜而死者累累矣然而率從量調重之乃得廢斥耳間有奉旨問者又轉展而釋去耳彼沉湎幽堅之氓安有重繭而叩闕下者哉盜起亂滋誰統其咎而司者方且人薦人升罕聞黑白地如傳舍官類飄蓬將焉賴之且夫紛衣直指之使夙行雷動實儼天威奈何令其左右易而以免代行簡書之不貪奸瑕之緣起則必自此矣故紀綱必張德澤乃降若吏貪酷宜追比如律問擇一二監司以示激揚民其有寧平昔人有言詔書掛壁奸吏到門臣正爲 皇上今日浩蕩之恩不可負也一日制用則經費宜審頃者皇上酌盈濟虛與部臣持籌而議至核矣臣竊謂守財之蠹而不察其變終貧罔也今天下衡苦邊餉爾太倉歲入四百萬而竭蹶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

初倚民屯矣。偶告急則議京運求有放澄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數警也。影占逃亡之數。又甚夥也。不可清乎。民屯宿遁。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開乎。廩臣常以節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頻造虛竟何關實美。徒取國家膏血。外啖虛而內耗矣。洋貴人以餉歡師京營十萬。麗日單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注封疆。嗣成積弊也。河上之役。幾同塞下。頻年驛馬焚然。動經百萬。今地勉輟。又入十萬。民間調發更不筭此。非可數救常試也。語云不大費。皇明經世編

任官則檢濫宜清項者。皇上簡用臣工。惟日不足。則恆乎銜受敷施者乎。臣竊謂今之匿瑕而冒寵者。當自却也。夫莊人與嬖士殊懸。巨黠與老成易測。方今內外大臣。豈無重千計典。稔達公評。而向雍容在位者。朝廷取貴大臣有禮矣。卽有斥摘不遑。謹阿。亦曰堯之於鯀。將姑試之。奈何猥自顧迷乎。夫大臣者。亦知殊恩之不可終微也。不能不爾終以曲防之。而又終怵於家正之莫收也。不能不廣邪。類以陰固之。既狐媚而先營。益鴟張而虎負。高官大爵。傲然據以爲藏身之窟。而世俗悠悠。方且姑息相蒙。轉增華靡。此何可以風天下也。唐德宗以不覺盧杞爲懷。宋臣夏竦斥而百官庶民莫不相賀。豈細故哉。夫國家不恤延賞以報功臣。其非常耳。乃今循例虛張。罔惜實效。渺司馬于爛羊。賤錦衣于敝袴。至有挾貲而崛起者。可爲愕然。且夫以賞入官。非國家之利也。年來用誦例紛。人競奔驚。既梗銓路。亦穢士風。夫小民一金至。摧皮骨。豪人富屋。視巨萬如糠粃耳。乃今日白下。明日青綾。流品滄溟。奸惡蓋藏。朝廷曾憑藉幾何而

令其持其資資債債滋滋姪姪無窮也。夫用人如汲水然，濁浪不淨，則清源不來。故謂大臣有曾經公劾，自慚物望者，亟宜引去。過賢者路是後，至得不得列推，而邊功宜核開納。宜裁，則聖人所以惜繁縷之故也。一曰廣言，則直氣宜振。頃者皇上誦補臺諫諸臣，卽關門建錄不加勤矣。臣竊謂自今不昌言以報皇上者，大員也。夫六科十二道官，非崇也，然職司封駁義重糾彈，請劾埋輪肅清中外，其誰干之。年來特當齟齬，人伺淺深，一有指斥輒恣訾議，而言者皆受其偏輕之勢。此何體也。夫白簡奏事，例許風聞，將折奸於未萌，亦銷暴於方張，豈備兩造之紛紛哉。卽事偶覆盆，尤當席藁安得肆焉及屣。甚且詆詆之，又甚且詛呪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大。夫皇上實耳目之而授之言矣，將何欺乎。是何太無人臣禮也。夫是猶請自上裁者也。若漫詞狃諛，揭揭章迹，顯顯名名銜銜同射影，置之測矣。蔡已布按之則風首無端，公托朝廷行其閔錄，此何法也。若有燕吏制上官，流言撼風紀，旁猜橫議無翼而彌，朝廷是非之權番若在下。倒持若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五

平露堂

何惟大猷之縱容乎。歐陽修有言，諫天子則易，言大臣則難。其機如此，可爲扼腕。顧自今天下公議一歸臺諫，溺職不舉者有罰，卽倒推之典，時宜振飭。而大臣被劾一聽宸斷，苟非公事不得辯言，以傷國體。此所以重朝廷而肅威福之大柄也。臣草野迂狂，不識時務，謬謂天下盛衰之勢，泰否之機，應括如此。皇上遠照穆清，斷然不惑，力回世運，實運天庥，惟是獨運爲勞。外敝宜振，天下豈無刻意制節之臣，而已竭之日，徒節何補。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敝之法，卽守益禁。清議不行，賢不肖相質，天下大勢，如人患痿，元首自強，而耳目手足相視莫起，可爲太息。春秋紀年以元，本仁施義，賞罰惟嚴，而復以調元責之宰相。周宣王蹶然中興之幸，實藉仲甫。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夫古今人豈相遠哉。伏乞聖明睿斷，特諭二三輔弼，祇令共之大義，察時勢之所極，提領振綱，銳然擊盡天下黎庶如何常康，國家物力如何常足。中外臣鄰何以甄別，激勵俾無異議，仍嚴勅部院諸臣各靖乃心，以率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六

平露堂

屬要在股奸舉墜一稟舊章使四海之內醇固精明邪氣不作皇上高拱而鏡祖宗無疆之烈豈不偉哉

歇商不宜妄進職官無辜訛疑疏

惜軒內省志慎

臣等叨領巡視之役職在肅清上供體察民艱謹中官之出納勿敢侵耳額十庫錢糧尚有頭緒各監局措辦可以支吾獨有惜薪一司官冗役繁蜂聚討食各商每廠支錢僅足鋪墊一切柴炭皆竭膏脂百爾敲剝如蹈湯火是以年來工部商人三十餘名至今皇明經世編

王給諫集

卷之七

平露室

巡亡消磨僅餘六人此六人者皆殘喘遊魂苟活旦夕供應安得及期僉派又非其且臣等蚤夜兢兢方圖與部從長盡議多方招徠務求上下兩利之計乃于本月十八日接得惜薪司內官楊致中手本內稱具題舖戶王來聘侵欠預支銀兩派定于本月初八日上柴一廠尋復逃竄行東城兵馬司監收家屬因嚴比伊妻弟鄭光擢賸納于十二日送中城兵馬司澄清坊舖當夜身死臣等不勝駭愕隨喚該坊司目張應宿面據稱本日二更時分致中差管事陳福信

苦押到光耀時十五更時分身死當報中城察院如法檢驗過身傷重手足攪夾俱已潰壞臣等手是不勝呀嘆大王來聘義勇前衛掌印指揮僉事也追帶役累久已停免而鄭光擢又燕山右衛指揮僉事絕不相關者也頃者皇上念畿輔天下根本詔下恤商有日內府舖墊使費日增刑逼感傷致令逃亡相繼京師空虛深可憂懼王言如天而致中獨不聞乎今致中所為捏奏皇上者固日來聘拖欠預支耳使誠有之則南廠諸使固在卽應勾攝則工部及臣等衙門何故不行知會而擅恣若是內臣一紙紅批威如駕帖亂刑驚促控訴無門且夫初八日至十二日時非久也來聘家屬俱在非遂滅跡人間也稍緩須臾何難根究卽以彼人未供役者一旦而責以一廠三十萬斤之多採置輓運勢須一二百里外又寒涸鞭撻不能卒至何不少假便宜而遽繫其妻子使益畏縮又詔風捕影株連殺人乎律今凡六部察院等衙門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者須密切實封奏聞不得擅自勾問杖罪以上論功定議詩古匪處若

此其重也。今來聘與鄭光耀皆指揮世職光耀特以
來聘戚屬之故無罪而誅之。如囚繫然榜掠鍛鍊立
登鬼簿致中縱無人心獨不念朝廷所以卹勲裔之
制耶。日來鄭氏寡妻孤子吁呼道路有目同悲。據稱
致中聽信積惡寫字項掌班等差惡役陳福信等多
人鎖拏光耀夾搜累日陸續得過銀二十七兩銅錢
五千三百文又口稱索賄千金方行釋放然則致中
所爲毒刑峻罰惟日不足者果爲公平抑爲私乎居
常狼狽虎噬惟誅未足亟惟斯獄是縱至於刑見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丁露堂

也。稔惡負恩不知省改其罪七也。長至大慶而使冤
聲厲氣汙塞長安其罪八也。怵迫商民使內供益緩
其罪九也。蔓引無辜搖動京師其罪十也。如致中者
天理所難容王法所不容者矣伏祈 皇上慨然乾
斷將致中革去總理職銜敕下法司從公鞫問並將
積書項國祚等悉正典刑以謝鄭光耀于地下而紓
商民萬口之恨庶幾虐焰消而人自樂供國法肅而
刑其承寧矣抑臣等猶有說焉國家設有工部柴炭
一司專以催撥各商而內外諸廠特其納受傳送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丁露堂

官不知起自何時中使乃得追比商人而刑罰之酷
鋪墊之多則自楊致中總理始仍有管理倉書等凡
數十人更有守門巡街香匠秤手園頭等項千蹠萬
經張口待飽而該部年米錢糧缺乏無從預支各商
率皆破家以應賒死于刀俎桎梏之間夫既役其力
而又竭其生是橫征也上方與之而下先奪之此亂
象也國家曾未嘗省金錢毫厘之費徒爲若輩掣肘
致令焚焚反苦不足可爲太息臣等竊計以欲爲內
供常給莫如恤商欲恤商莫如去刑汰費歸之畫一

伏乞敕下該部推廣柴炭司設官之義倣驗試驗糧二廳之制以屯田司主事一員專督其役刑支不爽催辦如常各廠但靜聽輸入不得追呼而臣等時監收之其各廠積欠役盡行裁革但依舊額自可足用鋪墊一節查照十庫事理斟酌定制不得恣取并在外胥卒嚴加禁約要使各商奔走拮据之內尚得沾濡餘兩以示鼓舞夫如是則政有綱紀而人可憑藉何致逃亡愁苦傷國家根本如楊致中之所爲者是在審擇人焉若夫會報鋪商早宜分別凡業儒之

皇明經世編

注於陳集

卷之一

下露堂

家自生員以上功臣之後自千百戶以上及民間寡婦弱子並得豁免卽今六商既開安得株守四年一

派之例此則該部之所宜亟行者也臣等據事直陳

揆時酌議統惟 聖明裁覽

陵祀既修監禮終褻仰體聖季祇竭愚忠疏

陵祀監
禮缺官

頃者 皇上以霜露悽愴遣祀陵寢臣愚幸廁陪從之列大臣禮垣也雖備趨蹌亦預糾察先是都察院以監禮御史乏人爲請未奉俞旨臣方躊躇比至紅

門檢察各衙門報單乃知九設監禮惟御史周家棟一人其餘假貸經歷司務等官亦僅七員而其一竟闕無人焉賀亂非制濶畧亡章臣于是竊維羣工執事有不必恪而 祖宗在天之靈殆未諒也 皇上

存思敦茂典禮精明往採諸臣條畫欽定各設監禮止用御史而尚虞有夫儀不舉者併許科部諸臣咸得奏奏誠重之也今御史不具耳目已非卽有參差誰從糾問書曰亨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由今觀之恐非所以爲儀也臣聞古帝王之有天下也斷不逾

皇明經世編

注於陳集

卷之一

下露堂

德官不易方名定事正各得其所故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無人今國家禮樂明備綱紀具存非遂乏材也乃無故而見此單置之形不勝展轉臣竊異之且祭者聖人所以合天道亦先王所以考時政也今山陵筵几儼若建朝而顧瞻左右多史無人赫赫列聖將無怵然嘆息曰典章壞與法度廢與何肅雍顯相非昔也則又曰國勢靡與人才凋與何柱下惠文遂落落也蓋詩之祀文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天壽山而外虜穴在日五路作惡羽檄方飛何以示

競臣又以是仰窺 祖宗神謀睿算必有不宣臣蓋
嗟之且夫 皇上所祇嚴 祖宗者固以昌其緒業
振其法紀用祚于無疆耳御史執法殿中外非冗秩
也語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今大中
丞而下輒虛不補臣等六科給事亦復寥寥聖神天
縱高出萬方固謂碌碌諸臣無足多寡卽遇事輒諫
事已亦未有患也乃其因循祖襲漸從虧削伏禍隱
憂將安賴之方今法鮮寧一人多觀望 皇上每行
一事或虞臣下攬其功固有以不必行為利者 皇
上明經世編 汪給事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上每用一人或虞臣下受其德固有以不必用為快
者何者凡事之所亟人之所重固大法大弊之所並
爭而奸人所熟視也 皇上又安能盡坊之而盡收
之乎夫有家者謹盜警時不廢雞犬之喙而倏于崇
劍之用則大盜狎至而豪奴生心家鮮不傷矣此物
雖小可以喻大伏祈 皇上濬發孝思以遵成憲爰
修禮法以廣廷僚虛中而聽任賢勿疑凡茲中外臣
工劄而思舊賫而待遷者一施宸顧以備耳目之宜
正人善類充清廟廷無復有闕佚而不舉者其于

祖宗謨烈何如光美 皇上高拱而享萬年之曆豈
不休哉臣至不肖非敢曉曉惟念古之人君有一望
陵園而臣下忠諫不已者臣實慕之伏惟 聖明少
寬斧鉞不棄菲葑臣愚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洞察天人之故以微有位疏 大臣專一
頃該禮部題為祈禱雨澤事奉 聖旨雨澤甚微麥
秋可慮朕心深切兢念便行與順天府率屬虔禱各
應祀神廟以沾足為止毋事虛文欽此仰見我 皇
上憂國憂民拳拳無已宗社幸甚顧今不但雨澤甚
微乃更冰雹為厲四五月晦朔之交連日暴至沴氛
雜沓尤為可異臣聞之五行傳曰雹者陰脇陽也在
易四月為純陽乾卦五月為垢一陰始生陰逐迫陽
為災特重臣察其故乃臣下奉公不效務專一之所
致也春秋釐公二十九年大雨雹為公子遂昭公三
年大雨雹為季氏皆徵表不爽日昔患之今 聖明
在上乘乾獨運則莫敢不欽然竊惟在廷大臣單隻
曠缺股肱喉舌之任纔各一人乘偏積重未知底此
天下之勢惟一則專專之為害雖公猶私顧安得竭

誠盡力。皆憂國如餓渴者。年來流俗相仿。浸假難制。刑賞患于無章。是非不求其至。善良孤藐。師濟鮮聞。士大夫務設陷穽。以相鈎覆。而不階于蕩平之路。始不可解。是故上下相引。大小相齟。黑白不分。開閉自如。視事者售巧。下深文。蒙誦者緣禍于吾類。又有一二淹躁無聊之士。人幕深堅。不恤外議。簧鼓僥幸。飛語回鶻。或曰某事將行。某言者誤之。或曰某人有言。某同類者。嗾之仇寒忠蹇之門。挑剔朋黨之讎。講張爲患。相怨一方。使過歸于我。皇上責謝于衆人。合天下之爭。顛倒紛紜。而坐待其變。可爲太息。觀今日時勢。充開已極。恐有一旦激搏潰決之症。爲國家慮。其狀類電。此皆大臣積專一之漸。流禍必至。勿足怪者。先王之制。惟天子一人至尊。無對其下三公九卿百執事。以相參也。故權有所制。而物有所平。師師濟濟。虞周太和之盛。道不出此。伏惟聖明察五行之微。稽易春秋之旨。嚴敕廷臣。各矢精白。宏開衆正之途。並適太平之軌。可否相濟。陰陽得所。形和氣和。天心叶應。社稷無疆之福。固必由之。何四時而澤沾足。

而已。臣腐心寒臆。不能盡言。惟在聖明留神省覽。

河工孔棘。那本可虞。亟拯目前。用防意外。疏

河工
臣宜恤

臣惟自古有國家者。將以集事。必先安民。將以成功。必先塞患。天下之患。莫大乎迫用其民。使卒然任之。而有所不堪。則必有一旦巨測之形。而或不可救。是故春秋每役。必書詩。快社諸篇。勞來征卒。如同一體。抑何拳拳者乎。今天下以中原腹心之地。而河數爲梗。此非善症也。此次亂漕。于是有大修朱旺口之役。挽而東南。下令募三省夫二十萬人。那轅中外金錢以八十萬計。自冬徂春。刻日竣事。若探囊中。臣切憂之。蓋今大集河上者。加原額數倍。而所稱八十萬。皆推調虛賒于數千百里之外。不可憑恃者也。河臣暫括省庫金支吾旦。久據所奏。報亦既洶洶。職瘵形窮。瘳庚呼切。而乃且躬親督促。不遺餘力。方晨荷鉤。夜半始休。夫芻糗不施于前。而鞭策不停于後。雖有良馬。不斃則軼。啖啖億萬。安得帖然而遂。無恙且今夫役之騷困極矣。省之曰募。而實非也。按畝算錢。計

皇明經世編



江給諫集

卷之七

十餘堂

口賦工愚氓貿貿胥胥爲奸一人或輸數役寡婦孤兒倍值轉徙而不得脫鳥驚魚亂如捕囚繫尚有初專官司乘權市利藉口津貼徑充私橐半晷後至而朴罰交加致自經斷而有不悔夫往歲之役耗傷過半人有餘恫誰不貪生于是父持子踵妻觸夫胸號呼就道如赴屠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比及河濱氣力已頓慘日莽蕩之野沮身沮如之塲宿露食風戴星揮雨而饑渴不得調適疾病不得呻吟衆噓成厲上薄陰陽且夫一人應役則滿室驚惶屢徵催呼則聲情震動于邦俱廢不災而荒井閭凋殘維是之故皇上蒿目河漕聽諸臣條奏何但子來之咏周文也宏知民間休苦有如是者夫時有緩急事在權衡操瑟者不膠柱潤黼者無遠波填之河臣括洗無計議借稅金于是司空以十八萬五千暫求借貸而河南接按交章留臨德倉萬石爲十八萬生靈少延數日之命抑足駭矣乃部覆尚欺容旨未宣臣殊危之夫京師于河漕爲喉喉天下又于百姓爲肢體肢體如病咽喉何爲屬在燃眉豈容挾肘總河暨撫按諸臣

皇明經世編



江給諫集

卷之八

十餘堂

既得便宜措置凡可邪移何妨一面酌行一面疏請且隨借隨補錄兩相當安用牽制迂迴以數十萬軀命試文法也天下有玩之呼吸至累年而不可振失之蟻穴卒四溢而不可收恢之累黍至費巨萬而不可悔機貴防微計宜慮役嘗怪國家每有大事人懷形跡各守畛域居恒泄泄急則不問重輕付之毀焉無告之氓至于伏禍隱憂則以遺之君父而不暇顧可謂不忠今日河上諸臣卽安得首尾橫戾如往年王家口事南京兵工二部及各漕省奉旨派徵又安得尚馳時且坐井後至也蓋聞古者凶札則無力征祖宗朝免租時詔以蘇饑人今日直頻災征役轉劇卽有蠲貸第緩存留吏督如蠶下不見惠豈一切度支皆難汰省而此窮民膏血顧不易枯耶近者京師兩畿轉災皇上慨然發帑金十萬令其坐而受哺矧茲鱗集蠅聚出死力服大役者其忍有新焉宜下明詔破格蠲賑使其踴躍從事而不生心所謂悅以使民此王道也且民力亦可謂太感矣夫各郡邑畫地鳩工大約縱橫不過四十丈一丈之內鑿者跨茲

擢者舉者加以汲舉可需二十人日可下二尺百口之內寬然就緒何事迫脅旋昏徒令速斃仍有溢格私微以勒取媚亟于謝去以便已圖至于升卜關給輒多詭說民痛入髓吝不上聞慘微若此豈復爲國家根本計無疆者哉宜明諭河臣課程之內是與休息有司中倘有損恣虐用一切不法者付還按御史論究所謂民亦勞止汙可小康非故爲是姑息也夫長城築秦豈不永利然竟以丁男四十萬人傷天下元氣至今哀之石人隻眼之歌卒基元禍可爲股鑒

皇明經世編

江給諫集

卷之一
宣統
九
于露堂

是故臣愚過計不在河工難成而在民力太竭民安而後河可爲用卽河治而民已竭患方大耳屬者象緯家有言火犯房宋地兵今商毫蕭陽間適當其分推數察影安得祝爲謬妄而弛不必然之計哉伏惟聖明惻然遠念并敕該部轉咨總河樞按諸臣遵便宜前古速爲調劑用茂厥功仍宜周防嚴飭以遏亂萌實爲吃緊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克疏

簡館職
纂修

爲惟國家輪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率由史筆

是故儲大任于將來闢休烈于既往此國運所以汗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辱在禮垣扼腕有日謹直陳之蓋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于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名碩輩出蓋恭盛矣自後館臣堅蹕人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淵勝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懸者逐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千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譽如嬰兒士氣既灰入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一
宣統
九
于露堂

心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撐持此邇來宰揆重臣爲皇上用人之大較也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埃命有日輔臣朱康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蓋累朝舊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當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爲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

爲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

祖宗朝稽古定官懷皇制作于是有修撰編檢諸臣

史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

局寢成浮寄之區談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

繕羅章甚乃剝落忠直之言傳會好人之事而國家

典制海宇傳宣又借資于他曹之管蠡取信于野叟

之誕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秘藏猶干國憲

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陞

疏修正史餘畫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陞既

歿同列惛成遂使九重懿舉委于半塗列聖芳猷厄

其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豪簞尚可搜尋一代網羅

寧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初史于偏

安藉曰謹好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扶微于大漢維今

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明閣臣

特行修舉重開石室載集蘭臺首編年日昃之體次

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章而終勝事

若夫冗沓可減公餘勿舍役非艱于創興業可垂于

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克也夫斯二者其說似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其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拔卜

求賢則今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建既

壞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于風波儉士乃周身于營

窟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凝坐安得夢龍伊

召故有竊威以培植文或托異以窺權悞國迷邦從

來者漸是以慎簡館臣卽以豫擇相國榮懷忼悵情

必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脉絡邦國之典

刑古人嘗借喻于卓船後世每奉之爲著鑑故曰有

國之亡不知春秋則前有境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由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

祖宗精意既可推求理亂大綱卽堪印証況今流俗

敗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

志于一朝頑鄙有耳心于眾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爲

千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廉恥于既滅蓋域中有

三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重故曰兩者國

運所以汙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

幸當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聖鑒垂察

覽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于露室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

周開臣

臣惟天下理亂在于朝政得失而國家內閣之地號曰政府謂皇上心眷所寄天下機務之所從出也今天下大勢似強寔弱似安寔危百孔千瘡僅存象貌則惟是二十年來政府之內儒嚮漸靡以至于此識者傷之今二相久去正改絃易轍之會皇上慎重枚上未遂允行而輔臣未廣獨力支吾吁嗟痛苦卽有屢疏但被溫旨耳天下至大萬幾至衆皇上高拱于深宮輔臣堅臥于私室一朝羣臣泛泛如河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中木此乾坤何等時乎臣親自古安社稷享無疆者在人主任相臣相臣自任以天下耳皇上英明獨取萬幾在攝固爲輔臣多寡無能爲爾又嚮多詬賅不足憑也在易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明三公不可不得其人也皇上神謀睿斷誠過計有非人之慮則何不公擇之而顯用之古之求相者或得諸夢卜或試諸人情今天下非途無人也其邪正疑肖之故可數而知者誠下明詔賜廷推清議在前白簡在後勿論大奸大佞不得濫登卽虛負時名如宋人所謂

洗^{不曉}不曉^{江也}事者誰敢私之且皇上之于輔臣也盡接久停補贖鮮應似乎有釜鬲不貫之象然所與圖事惟輕其進退天下者捨輔臣其謀夫使輔臣內托帷幄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鬲之跡自解于天下此最隱患皇上所以獨受其過而忠臣榮舌不敢盡也祖宗時主臣同心官府一體常朝而外時賜召對造膝密謀隆于喜起皇上嘗行之矣卽今聖躬靜攝宸禁天嚴何難假便殷一刻之閒加與清問票擬必確疏揭必行皇上之心直喻于輔臣而無所假輔臣之心亦直露于皇上而無所回如是則輔臣不得轉展謝責于天下而有善不敢不以歸之皇上此所謂顯用之者也今皇上之諭輔臣曰屢揭忠愛稍俟次第發行舉朝折動莫不延頸犬如輔臣所請補大僚選科道及今再疏擇相等事皆大政急務可片言而決耳臣竊惟皇上從以是慰藉輔臣而輔臣遂復從容躊躇不早察乎泄泄之戒則天下事嗟無及矣輔臣不幸而當大壞極弊之後遽難奮濯則其時苦七十老臣危如風燭才然奔波以至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于病則其形者入閣視事無參証之資杜門調旨有漏洩之患則其心甚然而天下祈望不能少休者何也誠見皇上眷倚輔臣其事一如此又竊謂輔臣雅望震世必有光明俊偉之業可立睹耳今天下紀法極壞政事極墜人才極厄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防極敝宜登極橫反側極多士大夫幾無禮義廉恥而民間愁苦冤痛之聲徹于國門陰陽舛沴萬物咸乖此亦輔臣臥薪待旦食不下咽之時已天下之患莫大乎禍醞釀而不知知俗浸淫而不改眾人狂惑罔皇明經世編 江幹諫集 簡用閣臣 壬午 平露堂

塞而不敢求其故今之諒輔臣者曰彼未嘗轉一殿增一官是皇上不任輔臣也夫使輔臣不受任將誰任之而輔臣之自解亦曰吾非不累牘以進竭股肱之力無如皇上之不信何也夫使輔臣不見信可但已乎宰相一身上毗天子下繫四海之望宜卓然竝立爲社稷郵無疆非苟而已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所以明拂弼之義彰忠鯁之風也而孟子則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大引則有自贖之忠有回天之力竭誠盡智不

從于道而人主信之亦在議論形跡之外是故爲輔臣今日計無如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才疾贊襄勿使政府久虛卒生他患而其次要無如收拾人心使得共做之皇上收拾人心無如用人用人無如今疏所謂然眉最急者簡用閣臣一事夫閣臣者一人邪正關數十年消長非細故也是故獨斷在皇上公挂在廷臣而輔臣則身爲之招而類爲之從若樹的然不可誤也皇上御極以來閣臣變態亦畧可睹矣萬曆初年權相勾璫擅政天下股栗盛滿不戒卒受誅滅之禍禍是實人觀望于是一切變爲側媚險邪之行以牢籠一世門戶甚堅氣脈不斷苟有正類立見傾搖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瞞心塗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爲太息夫張九齡李林甫不並容于唐而唐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纏繞起伏于宋而宋衰此古今之大戒人臣所同痛也輔臣憂國奉公不及今早從決擇勿論大柄久專嫌疑易起萬一時勢窮極有如前所謂側媚險邪者乘機倖進天下之事豈堪

再壞耶天下羣情易動衆欲難調輔臣安能一一厭其心而塞其口亦在乎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使國家享安全之利而皇上獨受榮顯之名則天下服矣如曰謙讓未遑或以人言介懷輕言去就皇上眷倚謂何天下亦誰復敢有效忠于闕下者而輔臣又何利焉故臣切謂皇上宜任輔臣不必疑嗣後起輩江不至誦角輔臣輔臣宜任天下亦不必疑天下大馬之忠如此伏惟聖明留神省覽而亦願輔臣比之爲他山之石也

皇明經世編

汪紱諫集

卷之一

毛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

華亭

陳子龍詩子 宋微壁尚木

徐孚遠閣公 彭 賓燕又 選輯

王崇簡敬哉參閱

萬一樓集

疏

駱問禮

恭遇

聖志勵精効涓埃以贊盛大疏

同奏

自陛下登極三年於茲矣卒未有一人 向奏者

不惟不向奏也又請 陛下召問又請 面奏夫不

皇明經世編

駱問禮

面奏

一

平露堂

而奏而請何心哉已既憚於向奏而又懼天下後世

之議欲委罪於 陛下曰君不我問不敢奏君不我

許未敢奏也此皆非能盡忠於 陛下者也臣不見

旱變於堯舜之前不敢發一詞也臣不見旱變之事

堯舜不欲以萬機勞之也臣不見 廟堂之上不許

人奏事也而諸臣日且云云此諸臣之陋也今 陛

下超然遠覽察萬世君臣之大義撫萬古德業之要

機修堯舜之常道復 祖宗之舊制使皆 向奏習

俗之陋緣此一洗此所謂 天縱之神聖也而臣所

獨懼者諸臣之固陋猶拘習見執 陛下候旨之詔

未必即奏而縱有奏者初仰 天威必致周章大泥

候 旨之文而不察 陛下望治之心則疑畏而不

敢決鄧周章之迹而不察臣下盡忠之意則藐忽而

不欲聞又將置 陛下超今邁古之旨於寂寂臣愚

則謂候 旨之文決非 陛下之本意而周張之述

必非 陛下所鄙者孟軻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以 陛下之明聖豈知諸臣之常 而奏而又姑俟

之也魏徵曰臣觀諸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

皇明經世編

駱問禮

面奏

二

平露堂

三分不能道一而唐太宗見人臣進見皆失舉措必

假以詞色以 陛下之仁恕豈不察諸臣獻納之心

而責其形迹之末哉 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

萬即 面奏之一言已自可見而 廟堂諸臣俱以

旱變自負必不復蹈前日之陋太平之實政緣是可

舉臣下之納忠正其此候矣臣雖微賤能不少致涓

埃哉謹以千慮之愚條爲十事以獻若其可采與否

則惟 陛下察焉

計開

其一曰本 天道以尊 皇極 臣惟 而奏之典

行則 萬幾皆決於一時 人皆以獨斷望 陛下矣

臣謂獨斷之與自用相似而實不同故爲人君者獨

斷則可自用則不可蓋獨斷則大權在我而皇極日

登自用則剛侵陵人而國勢反弱亦曰奉若天道而

已蓋人君之居居者天位也所任者天職也其權不

可以下移惟人君不得而私之也故其智不可以自

用是以古之王者攬乾剛而統於一人懼其權之下

移也酌民言而及於窮遠懼其智之自用也虞舜不

能禁臯陶之執耨賤漢文不能禁申屠之辱鄧通此

所謂善奉天道者也臣願 陛下於面奏之時可否

予奪不曰惟予一人也曰科道曰該部曰閣臣惟其

議之是者卽從而主之吾非從夫人言從天道也記

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此尊 皇極之說也其二

曰辨 天居以親正人臣惟人君一日之間必有所

居之地亦有與居之人是故居宮闈之中則所與居

者官官宮嬪而已在殿庭之上則所與居者有待從

諸臣焉是二者孰爲正哉不待識者知辨之矣然爲

人君者每樂居宮禁而不樂處於殿庭何者蓋未始

辨夫天之居也夫卒食玄端其非臨蒞之時可知而

史御皆在豈宮闈哉古人於內外之防亦嚴矣深宮

固門闕寺宇之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豈其使外臣得

而入乎則玄端之居必非宮闈可知也夫一食息且

不於宮闈古之帝王豈作意於其間哉不欲易天之

居也不易天之居而後得與正人居也方今事必

尚秦當秦事時其侍從之儀固不必言矣更願 陛

下考帝王奠居處之常祭 祖宗設侍從之意自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露堂

向瞻不入 深宮使侍從諸臣輪班分侍一息不離

則所接者多正人所聞者皆正言不然則侍從之官

似爲虛職雖聖如 陛下能無一暴之憂哉其三曰

參輔佐以須經濟臣惟 祖宗設內閣之官其始惟

其賢而已不必皆翰林也其始備顧問而已不授以

政事也漸沿日趨囑至今日自當事者言之皆謂不

可易矣夫政事之授既謂不可易則苟亦參其員乎

夫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途盡也經濟之在 朝

廷不可以一途之人盡也古之賢大臣未嘗以一途

得也。人皆知之矣。而卒不能更轍何者。其利病不必相遠也。今試以別衙門官員參閣務。豈即能振擻天錫地之勳猷哉。其未必然可知矣。此所以不敢有異議也。而不知不可以是泥也。政事根本。譬則都會之大。必四方輻輳。然後百貨皆集。惟吾之欲取。無所不備。苟止通一途。則雖接踵而至。必有所缺。翰林日涵育於文字之間。講求理義其根本也深。而各官日涉獵乎軍民之務。勤勞政事。其閱歷也熟。有根本。則其致用也自順。而多閱歷。則其作用也尤審。偏廢而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面本

五

平露堂

其一。孰若兼收而並取之。爲全哉。臣且不敢遠論。卽嘉靖初年。如楊一清諸臣。皆稱賢輔。而近時拘泥。猶甚。且勿論外官。凡繇翰林者。六卿自吏禮二部之外。視爲轉途矣。以一日之長短。集賢才之平生。是果萬世無敵之良法乎。方今事必面奏。則參務擬旨。變通在呼吸之間。雖羣臣俱在。似不必偏倚於一官。而機之輕重。終有所歸。臣願陛下求祖宗設內閣之初意。監歷代置輔臣之大凡。凡內外參用。使可互相補益。則經濟之用益弘。而人才之所長亦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面本

六

平露堂

得以自盡矣。其四曰。重風紀以定國。是臣惟國家置風憲之官。六科專於封駁。而院道重於糾劾。蓋國是有一定之極。人情易玩。不可無紀而。祖宗聖不自聖。不敢謂旨出而皆當也。故設爲六科事。必下之六科。所無疑始付之諸司。而事有不繇六科者。雖有聖旨。諸司不敢奉行。萬一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於檢察。則院道之糾劾隨至。此國是之所以有定。而官必備員。員必久任。任必使之得舉其職者。凡以重之也。邇年朝廷不輕以要職授人。故員未必備。而蓋其員者。又不得久。至於六科之封駁。絕未聞封還。詔旨而。詔旨之下。間有不繇六科者。諸司竟自奉行。院道雖有糾劾。陛下亦置不理。夫風紀重地。非備員則耳目有所未廣。非久任則歷闕未必老成。嘗讀宋史。至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而劉承珪待節度使以瞋目。王旦執之遂止。未嘗不嘆君臣相遇之盛。而聖明之世。乃不使諸臣得張膽正色盡其封駁之職。祖宗建置風憲之意。恐不若此也。而國是將何所賴哉。況今

必而奏正諸臣可以盡言之際臣願陛下特重其職備其員也雖不必盡充原設之額要不可使之缺用久其任也於才可別用者固不得不序遷之矣而察其議論平允重舉特賴者非九年不得別遷詔旨之下萬出意外計得封還其有不辭六科竟下貲諸司苟且奉行院道交劾而陛下亦虛懷於上使諸臣得振其風采則風紀日重而國是爲可定矣至其推補都御史固不必專用一途而翰林中素號英正者尤當參用其二益以熟正事者備論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諸司總集
面表
七
下露堂

思而又以熟理義者備風憲此其中實有相資之益雖前所未聞未爲不可是亦重風紀之道也其五曰公采納以廣言路臣聞帝王之世言不擇人惟其是而已後世官守言責判爲二途始所謂言官之名臣愚謂言官之所以異於他官者惟其以言爲責爾非彼言而諸臣皆可不言也故事所當言者言官不言則有罷言之而當爲稱職言之而不當雖不稱職亦無罪其非言官者不言不爲罪言之而當則常賞不當亦無罪爲非其職也其所異者此而已非謂惟言

言官當言錄皆可以默照也。陛下登極以來，詔書兩下，皆有諸人直言之條，遠近臣民亦嘗精白以承。休矣。除言官與一二名臣外，盡付之該衙門知道而已。豈天下之至論果皆萃於一二人哉。而詔書之下，又何必以直言爲詞哉。臣且不暇盡數，卽東莞縣布衣譚清海所陳三事，其於國典所關尤重。夫一布衣且然，則上此豈皆迂談而不聞。采一言與一利，且旨意謂該衙門該部某部某，其曰知道一也。而一曰該衙門卽不許覆行，臣猶不詳其意。夫前此已不可矣，方今事必面奏，嚴威之下，使非有誘掖鼓舞之術，則漫無言責者，又孰肯干冒天威，以徒自取辱哉。臣願陛下與諸臣虛心采納，於凡民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不惟其官，惟其理。否者置之可者用之。不然，臣恐徒有求言之名，殊無用言之實。雖當其責者，亦將解體而況其他乎。其六曰正體統以防竄竊。臣惟諸臣章奏雖言之大小不同，然而莫非天職天工。故奉行則責之六卿，謀議則先之閣輔。此皆所謂重任蓋天職天工，天以付之。陛下

下而陛下又以分任於諸臣故曰重任也自是而外奔走服役以供一切使令者則婦寺之細事雖忠謹之意不可或忘要不可與政事等倫而以陛下之明聖自服役掃除之外亦必不以他事及之無待小也近因一二內監有辭免重任之章內外臣工遂生疑懼謂此乃祖宗以來所絕無之事或者彼得竊竊政事則流禍將不小且祖宗設侍從之官不而足顧名思義豈無所爲今臨御之時給事左右不止一人而封事之上傳遞出入者莫非中官則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禧文

不無竊竊之漸宜乎臣工之致疑也今事必而奏則奏事之時侍從諸臣俱當密侍左右而中官非供養使不當近前事無大小皆當決於殿庭而不復傳遞於中官無假言矣臣願陛下推廣其義卽朝見之時凡給事左右如傳旨如接本之類俱用文武侍從而而奏不能皆盡或有一二當傳奉出入者亦以付之不使中官得參與其內以褻天職且明詔中官自後不得復爲辭免重任之疏使內外大小諸臣明知政事之重決不旁及則體

純正而竊竊之漸亦無自而生清明之治萬世如一日矣然說者必謂外臣傳奏則萬一有當入宮者必爲不便臣惟陛下勵精勤政奉天之道辨天之居則必不以政事入於宮中縱不得已亦千百之一二焉爾七日平好惡以作士氣聽言者但當觀是非不當存好惡衆所同是一人非之不爲逆人所獨見衆共是之不爲比惟其當而已近日朝堂論議未嘗不集衆見去處未嘗不以公心但好惡之用不能無偏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意旨所向靡然同風少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千禧文

或異同指以爲怪甚者必置之階筭而後已間有一二不以爲然者疑讒畏罪不敢發言及久而亦與之化矣然則士氣安得而振公論安得而明哉方今事必而奏正君臣上下都俞吁咈鼎鑪一堂之時萬一諸臣復蹈前習則推委士氣所損豈曰毫芒臣願陛下勅下大小諸臣平心觀理意之所與必知其非意之所非必知其美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公論日明不惟孤介之士有所倚賴其氣可振而所以潛消權媚振揚國威者或有在矣其

八曰戒因循以防陵夷臣惟 朝堂一言而四海之大如雨之潤物如飲之慰渴所不逆也蓋天下之治惟信則嚴嚴則威而信當則可信治功所以日起而國勢所以日尊也苟言出而未必果行猶得因循舊迹則其勢必至陵夷何者習且玩也臣始至京師每見官司下一 欽依則勃然驚且語以爲朝廷某事當作何某事當作何狀矣及考其所施而猶夫故也始而驚既而疑今則知其爲常矣夫知其爲常也則亦何復有鼓舞奔走之意哉古之善觀

明其罪已奉 聖旨曰是矣而明日復有不知其何罪而發者類而推之不可謂止此善善惡惡乃古今所謂無可奈何之病也而可復再哉夫謂其不可則不如弗覆當而覆覆而有 旨而又不行則玩死則後雖有不欲行者人亦不以爲意犯紀者必多此陵夷之道也此因循之所以當戒也而戒之當自 陛下始其在 陛下又當自此 尚奏之旨始此臣之所繇倦倦者也其九曰省繁文以獎功業臣惟事必而奏則萬幾之繁非一時可盡必待畢而後歸治事日不足矣是故分班之說興焉每日各部尚書與左侍郎司郎中侍 朝待奏右侍郎率員外郎以下叩 先退治事有大體大議則皆在此一說也又謂 便殿奏事惟大臣近侍爾如通政司所引當仍在外庭空分早朝午朝庶有次第 早朝諸臣俱在 午朝則惟該奏事者又一說也又有謂 早朝各衙門官先以本上 皇上就便殿與輔臣看定 午朝始許 尚對賜 旨其急事仍不拘 前朝便殿講筵俱許執 奏即與議決惟越宿始下本則

聖嚴之患正在於此。決所不可者，又一說也。又有謂正大緊關章奏，卽當令講讀官逐一講解，以開動聖慮，不當惟講經傳以明急於政事者。又一說也。然祖宗之制，又有晚朝大率所要者在於省繁文求日用，既不廢朝，又不廢政，蓋謂旨於上，出令於下，修政於中，缺一不可。使繁文易務而不力求其實用，則以始皇之程書病文王之日昃者，未必無而事功之不一反臻此起矣。其十日修史職以傳盛大，臣聞史職之廢也久矣，諸臣之建言亦不一而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奏開講章 前本 十三

于萬望

而卒未有議行之者，臣知其故矣，不謂先帝實錄方成，無暇及此，則謂祖宗所未舉，不敢遽也。祖宗所未舉，正有望於後人，而事闕疑信，道存鑒戒，早一日得一日之九四海之廣，何患無才。朝廷之大，何愛一官，而事固有動而不相害者。況今面奏之典既行，則聖君賢輔嘉言懿勳必有超今邁古者，不可不紀述其光顯其實，以傳一時之盛，而一二姦邪情狀亦有當備之，以鑒今而懲後者。宋神宗有言：人臣奏對有頗僻謬誤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

所肆其姦矣。斯言也有以哉。祖宗設編撰等官，名之曰史，而非九年不得遷，使不遇易世，豈使之坐食而已。臣願陛下察古人重史之意，求祖宗設官之心，每日必輪該若干員，容通乘輿言動奏報凡耳目所得及者，執簡備書，修爲實歷，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或以歲報，隨其事機道里之緩急遠近，而隨至隨纂，亦以附焉。故史職不可不修也。夫是十者皆今日之當講者也，皆於面奏相須者也。惟陛下察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奏開講章 前本 十四

于萬望

直言兵刑二事，以暢公論，以明治體疏。刑法兵臣謬叨拔擢，荷罪言官而九重萬里，聞見有所未真，時勢不能卽達，小者既謂不足言，大者則諸臣已言之耳。日之責有愧多矣。夫臣所得罪刑科也，近又叨署兵科，則兵與刑尤臣所當言者，敢各述一事，少以塞責。惟陛下察焉。以刑法言之，張齊之爲民陛下之特旨也，此人之所不及知者也。臣竊疑之，齊誠黠貨，還讓則罪何止於爲民如其不然，則何職可追，兩存而致疑之。此陛下之至明也，欲以發

天下之公論也。夫齊之罪所難言也。都察院言之。科道言之。同科者又言之。謂其罪出於盡誣。臣所不敢也。厥以都察院之言。科道之言奉以聖旨。加以錫衣衛之刑。謂其罪盡出輪服。臣亦不敢也。夫齊安得無罪。邊鎮重臣。易置未久。不聞失事。張偉爲考察之說。先帝遺詔。遠過輪臺。不察其實。指摘爲臣下之語。卽此二事。已不容一日廁於言官之列。若謂其讞貨逞讒。則恐未必此臣所不敢言也。臣里有畜守犬者。嘉賓至犬向而吠之。卽礮以饗。實以爲敬已。犬喜是夜失盜而主不知。臣恐賓則喜矣。異日無爲。陛下司盜。皆夫言及果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此重諫官之體也。故曰。選用臺諫。未必皆賢。諫官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假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而防內重之弊。使斯言而非誣也。齊獨非諫官乎。故當時諸臣欲留徐階之去。固不得抵齊於罪。欲抵齊於罪也。亦不必重發其私。而階之去也。在不當辨已之無罪。只當明齊之無他。斯於國體士風。翕然稱快。然當時諸臣豈見不及此爲。陛下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駱問禮集

十五

千露堂

賢輔。則不暇爲。陛下愛國體。亦勢之所必至者。而階惟意於白已之無罪。則何暇以文彥博自處。若臣則豈不知齊之非唐介哉。欲爲陛下致唐允則齊亦千里馬之骨。與其以嚴嵩之所以自厚者厚階。孰若以文彥博待之爲尤厚哉。先帝之世。建言得罪諸臣。其間豈無一二自取。龍飛以來。因事納忠。諸晚其間。豈無一二註誤。而陛下悉甄錄之。優容之。卽一二觸聖意者。諸臣又爲昭雪之。上下之虛俱至遠也。獨齊不爲衆所原。彼誠有以自取。抑宋臣有言。當此之時。言人主易言。大臣難。臣嘗三復斯言。不能不爲世道增一慨也。當局者迷。旁觀者明。天下易嘗無公論哉。特未敢發爾。今幸陛下默發之矣。故臣敢逐言之。以兵務言之。仲秋之。大閱。宰相之建明也。此人所不敢知者也。臣竊疑之。陛下之當務。豈無急於大閱者哉。然而輔臣言之。陛下允之。陛下之至聖也。將以推及其所尤急者也。夫大閱之禮。人所難言也。以爲非急務。與則南有寇北有虜。將須臾而無能。兵氣衰而不振。古人所以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駱問禮集

十六

千露堂

師共戎者豈爲無見臣所不敢知也以爲誠恐務與
則爲治有體任治有責君明其義臣能其事各有職
分祖宗所以置而不舉者夫豈無謂臣亦不敢知
也大臣豈不知中冬大閱禮有明文哉顧帝王法古
爲治在師其意不泥其迹按如巡狩方嶽蒐爵養老
之類古以爲至重而不可已者今亦在所不舉誠得
其意也如必欲事合迹擬而後爲師古則一部周禮
常自何處如此臣所不敢言也 大司馬要務而
陛下之常務則尤有要於此者也 親決萬幾許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

平露堂

章奏治道必始諸此於此不務而曰 大閱縱因此
一新戎務纖絳虜寇亦治標之劑非保本之術也況
未有本不正而能善其用者臣觀張居止建議之疏
曾說下餘言其意向所重自有所在 大閱一言不
過念兵政之不務歟 陛下加意明作云爾今其意
之所重者未必盡舉而經營中歲惟以此舉爲急以
陛下之明豈不見此哉 陛下誠親萬幾章奏
明作教大政本定矣則戎務之爲一將之事爾雖不
大閱不害其治也若其不然徒生擾亂爾 來與

臨幸每月戎服而去春南海子之幸 特出 聖意
此曰 大閱古也蒐苗非古哉而諸臣言之不已大
固以 謹巡幸爲事 陛下之第一義也而居正此
議其情雖異其形則同與其留逢迎之迹以爲他日
雖尊宰臣之際號若棄敵屬承珠玉庶不起琴瑟專
一之嘆爲盛世事哉大小臣工見亦及此而難於發
言臣聞居正之建白其所急者既不在此而 陛下
所以遠於俞允之意亦不過欲繇此以及其所允急
者故敢及之雖然兵刑之可言豈止此哉內犯百觀
而監候自古刑法未有若此者也動息皆生命三尺
法不可輕也況草莽之視手滑之憂識者能無深念
乎然諸臣既已言之矣 陛下之明必從而俞允之
臣可不言也御史紀功於廣海自古兵務未聞有此
也官多政亂九牧之請正謂此爾况運籌汗馬彼何
與言而曰以軍功陞賞哉然該科亦曾言之矣以 陛
下之聖終必當別議之矣亦不可不言之也惟前二事
則公論治體少若未安而諸臣偶未之及故臣不自
揣度冒死塵 責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另議務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

平露堂

至當然後 俯賜俞允則公論幸甚治體幸其而臣待罪該科亦與有餘榮矣

懇乞 聖明亟正宮闈典禮疏 宮闈典禮

臣等侍罪南科於 宮廷 聖履邇不及聞近得邸報捧誦 聖旨始知 皇后以疾居別宮又知 皇上倦倦垂情於 皇后惟望稍愈卽還本宮臣等憂喜交集相顧流涕憂者憂 皇后之疾且恐 皇上念之太深或戾 聖體而喜者喜 皇后雖疾得皇上垂情若此既欲暢 后之意樂 后之心又望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后之速愈而還宮 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鑒臨

之 后之疾將弗藥而自愈矣但臣等一念大馬之私猶有不容置者念 皇后雖疾不當居別宮爲於古今典禮無考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其次以姑息今 陛下念 皇后之疾而聽其居別宮愛之以姑息焉耳如愛之以德則莫如使居 中宮蓋 中宮固 后之所不可一日離者也方 皇后之初疾一時志意失措或以易處爲樂今別居既久天真自見不惟 陛下之念 后或有不置恐 后之仰

陛下尤有甚者況自古帝王 宮闈一定之典禮不可使後世謂變之自 陛下始是以不避斧鉞上 奏 天聽

參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宗藩事宜諸臣言之詳矣先該禮部都給事中何起鳴等題爲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以仰禪 聖政事續該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戚元佐奏爲議處 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俱該禮部覆奉 欽依行催各部衙門議奏臣反觀前後二疏大抵戚元佐之議皆惟詳何起鳴等之急除冒費擅婚二議外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事宜

平露堂

曰限封爵議主君者卽起鳴等所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力農賈業仕進者也其曰議繼嗣者卽起鳴等所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萬一之嗣止許親支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也其曰別疏屬者卽起鳴等所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也夫數議者起鳴等發其端而元佐以該司又詳其說而各

有所進之緣情造勢委曲明盡而部議之所重者獨在於限封爵一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默臣雖至愚極陋能無參一言於其中哉臣愚之意封爵誠所當限而所限之數則又有更當進之者夫起鳴等限封之議止於郡王以下而元傳議及於親王已謂不敢輒陳已謂發大難之端而廟堂之上且不欲獨斷之矣臣何人更敢言進於此者顧天下大勢至此且不以萬世之計爲朝廷思百年之計亦不當就事論事合天下之大勢而論之庶或可爾先該臣陳言懇乞聖朝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愚之意欲統計天下財用之數量入爲出誠能不以蕩蕩爲鄰卽賦之人可以待用者其分爲若干而分內以若干分共御以若干分待宗室以若干分待官吏以若干分養兵馬以若干分共祭祀與賓客泛用儻其有餘也卽仍舊制何妨如其不足則卽所謂限封留者而更進之恐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今有千金之家一族於此其一止二二子其一子姓繁衍則二三子首分養必厚其繁衍者分養必薄非情有不同

分冊然也荷貢子姓之多者曰男不若一二子之厚則非惟祖父有所不能千金之產可以立置亦非子姓之福臣考三代以上周之待同姓禮爲極備與廢繼絕則有之矣不聞某國分封某國也至漢大封同姓後遂難制始有創爲分封之說者蓋卽其原封之國聽其自分非別有所益之也唐宋之制又不必言我朝監古立法當其始也曷嘗過濫時有可爲勢在得爲不以天下儉其親情也亦理也今也宗派日繁財用日誦勢之所不行則情屈而理當獨中此限封爵之議斷斷乎不容已而臣所謂更進之者非有他也卽所謂限封爵者而參議之也何者親王之子限封五位郡王之子限封三位似也其嫡子皆不必言矣乃親王之第六子不得等郡王之第二子於情於理俱覺少有未順且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不可謂均也臣意親王之次子當封則第六子亦當封第六子可以不封則次子亦可不封親王之子可不封則郡王之子又不必言天然帝之子爲親王便親王之子一槩爲限

則帝之孫有不沾封爵者矣。而可哉。臣愚之意。五服以內。照舊分封。五服以外。雖親王亦止襲封一位。不惟適時勢之安。而天理民彝。皇猷古制。似皆無悖。又不然。則一以世次親疏爲主。除嫡子襲封外。始封親王之諸子。俱封郡王。其襲封者。與始封郡王之諸子。俱封鎮國將軍。其襲封第三世者。與第二世郡王之諸子。俱封輔國將軍。至第七世者。與第六世郡王之諸子。俱封奉國中尉。而正以下。俱不得更有分封。其奉國將軍。在朝廷本爲無服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

三

千第壹

親中尉以下。本皆同姓不親。而原爵已卑。或與分封。或止於襲封。或卽從別疏屬事例。無不可者。是又一說也。要二說而言之。從前之說。則分封止於親盡。是永無奉國將軍與各中尉矣。似於舊制有妨。以臣之愚。則謂親屬已竭者。各存其宗。亦不失爲親。且愛矣。雖不泥於舊制。亦可也。從後之說。則親王之諸子。與郡王之諸子。同封矣。似於尊卑無別。以臣之愚。則謂爵雖異。語親則同。卽其襲封。可以別尊卑矣。其餘則親同而澤一。似亦無不可也。雖然。此亦槩而

論之。爾若統計財用之數。而尚有不足。則豈無可更進於此者。臣考三代以上之藩封。卽今之牧守。故不嫌於多。後世判而爲二。則無事而食。徒爲民患。昔唐太宗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爵命既崇。多給力役。盡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疏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推斯意也。卽財力可給。似亦當有至公之道。況時勢既窮。豈無更可進於此者哉。所貴在於適均。與適歲會。仿爾。至其施爲之序。必先弛其出城之禁。約以有司之法。元佐之法。頗爲明盡。而其他則部議以爲皆無難處者。臣亦何敢多及。統在陛下責當事諸臣。熟籌獨斷。務爲長久之計。則可爾。

論

張論 關臣

人祖之訓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置設立。丞相。日奉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

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頽頽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於戲 訂謨定命何其深切著明哉而顧可居其任者明明 祖訓視若弁髦而遁路無知之人且直以宰相目之矣不知大學士非宰相也大學士之官胡爲而設乎臣嘗聞之 成廟登極之年始開

內閣於東角門內。命編修解縉等七人居中參預機務。以後漸陞之學士等官。此設大學士之原也。非所謂宰相也。臣嘗以意度之。所謂參機務者。朝夕啓沃以輔養聖德。而時有政事。亦有參議云爾。是故聖德不明。先責學士。而後六卿。聖政不舉。先責六卿。而後學士。其職固有所在矣。今也陽奪其名。而陰予之實。部院有所建明。必預先關白。梓道有所論劄。多承望風指。何者。以票本之權在彼。雖英明聖斷。一出於溫衷。而見影疑影。因羣工之所繇頭面。

不敢與抗者也。而密知其非神宗之意哉且。神宗之意。其不使大學士加於六卿也。亦昭昭矣。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三楊歷任兩朝。始加兼官。至尚書。闕其始加也。亦不過工部尚書。是猶不欲上於六卿也。自後日久。漸忘其初。然亦未聞有見任尚書而後入閣者也。尚書入閣。自丘濬始。聞濬在閣。以禮書兼太子太保。王恕以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恕以已吏部也。朝廷居濬之上。濬以已閣臣也。欲班恕之上。二臣以此頗不相能。則當時亦不至相壓。若今時之甚也。夫既以尚書而入閣。入則不復出。且有票本之權。其勢不得不重重。而不知返其敵。將何所止。夫官以五品。則亦當以近其銜者居之。不特解綬諸臣。其後商輅。以侍讀彭韶。以修撰岳正。以編修。此其尤著者也。既循資而入。則亦當循資而出。解綬出爲參政。固非常例。若胡儼之陞祭酒。非有他也。誠能兼修其法。彼顯品之不甚崇。則地雖尊。而不敢自肆。知人之將復出。則權雖雄。而不敢自固。而人知票本之不緣於彼也。則亦不至縮頭而

不敢與抗。亟逐之。衡莫要於此。然則閣臣票本非祖宗之制乎。曰。祖宗之制也。而非其至者也。臣嘗聞之。英宗冲年登極。有詔凡事自於太后。太后令付內閣議決。閣臣票本始此。然則非太祖成祖之至意也。然則其權將誰與。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人君之大柄。將誰予哉。此面奏請。所以爲祖宗之聖制也。曰。然則六卿之權不已重乎。曰。彼此頡頏。不敢相壓。太祖之訓。蓋已慮之。計矣。蓋任六卿所謂分任而責成者也。任內閣所謂偏聽而獨任者也。天下君子小人。皆相乘除。六卿不能皆君子。以其分任責成而不相壓。有匪人焉。而肆之易矣。閣臣必不皆小人。以其偏聽獨任而莫敢抗。萬有一焉。而專擅成矣。况面奏請。旨則其權常在。朝廷崇之。內閣則其權屬之。內閣又且傳遞於宮闈。又將入於宮闈。在內閣治亂。半入宮闈。未有不亂者矣。而在內閣者入宮闈之漸也。今不因其在內閣也。取而還之朝廷。道其入於宮闈也。欲攘臂而奪之。將噬臍矣。曰。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閣臣

主

平露堂

日政事所以不入宮闈者。正得內閣爲之主持。爾今舉而釋之。朝廷日親政事。可也。萬一有他說焉。而宮闈得之矣。曰。與其偏聽二人。而主持於冥冥之中。孰若分任責成。而主持於昭昭之表乎。臣愚所以過爲之處者。正恐閣臣之不能主持也。曰。然則今之閣臣將安置之。曰。臣所謂出之者。不必盡出。也不以尊官居者。必不盡然也。要之不失其內外賓主之辨可也。要不使加於六卿可也。然既曰任六卿。則人又將以六卿爲榮。不必學士矣。夫能使學士不必榮於六卿。則其勢返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閣臣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一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李 雯舒章

姜雲龍神超泰園

余太宰疏稿

疏

余懋衡

惡瑤荼毒乞正國法疏

陝西稅監

臣惟陝西一省延慶平臨鞏五郡俱屬衝邊竝稱齊地北有狡虜之憑陵西有諸番之蠢動而迤南又有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集

陝西稅監

千露堂

海虜窟穴其中烽火羽書迄無寧歲內地使西感漢三府興安一州土地狹軍民獨民屯所輸不敷亭士渡可知已顧其形勢險阻山川綿亘爲我國家一大藩籬藩籬不固將有堂奧之憂我皇上不惜歲數十萬金轉給之令督撫嚴飭將率厲兵秣馬乘障列屯以周捍禦防奔突聖意何勤則其地安妥罷不宐擾攘其民安撫惜不安戍賊自可殲見豈謂稅監梁永殘殺人命無辜而斃於敵村鞭笞之下者數踰千百皆歷歷可指冤魂爲之叫號齟齬人財寧事而

傾其金銀器玩之藏者贓盜百萬皆事事有徵招逃軍逃徒藉作爪牙占衛軍驛騎故張焰禦製林戰馬飛驃打造刀劍器械出入弓矛環列遊獵金鼓震喧妓稚妖童遺其閹割之毒手臣竊點盜倚爲藏匿之深淵咸成縣官王法掃地打灰指樞惡勢薰天養馬養軍狼草科於四衛民田民地霸占徧於長安城壕官地也任意兼併驛馬官馬也縱役傷殘創建園池擅起所夫運水開墾壕地白役鄉民做工迫逐有司假稱鎮守膏脂吸盡全陝威福敢盜至尊加以大奸樂網神棍呂四撥置陳使簞弄把持永既不識一字而性又窮奇饕餮豁豁之慾無有厭足不得不仗二惡以爲謀主濟己私二惡曰鄉紳永亦曰鄉紳二惡曰吊打永亦曰吊打二惡曰買命錢不幾百幾千不休永亦曰不休永從來裝誣捏奏之詭狀皆出二惡發縱指示之邪謀廣結土棍盡掠富人之財網羅密而萬金立消矣姦占娼妓并汙良家之婦然猶而三尺爲提矣縣官畏不敢問小民冤何從伸怒馬鮮衣結駟連騎飛揚通都大市之內縱橫八郡一州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集

陝西稅監

千露堂

之中、金帛谷填、珠玉阜積、即籍沒何足以分忿、惟
變紫僅可以謝民心、臣奉命按陝、職在誦奸、甫入關
而百姓告者千百爲羣、皆切齒撫膺、裂眦攘臂、欲刺
刃於承等、以除大害、臣禁戢之、又寬解之、謂當轉奏
明主、靜聽處分、汝等務作良民、勿爲戎首、再四開
導、乃稍散去、先是臣未入境、承等輒自作惡、視前更
橫、欲專擅關咸陽二稅、旋縱亡命奸徒害人、軍民疾
首痛心、協謀奮擊、幸撫臣預覺、擒治二、三、主梟以平
衆怒、方免作難、不然、承等不爲楊榮之續邪、不自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

罪、慎務欺君、承之罪可勝誅耶、皇上明比日月、仁
竝陽春、不受蔽於回邪、能曲矜乎彊項、爲慮其遠、所
全實多、不然、奸人計行、正士氣沮、羣小作威、軍民逞
忿、道崇淳發、禍不終朝、盡矇諸奸、何消讜與、言及
此、髮上指冠、臣思邊地易動難安、兇徒罪大惡極、法
振於上、則爲威威、不可衰變、起於下、則爲亂、亂不可
生、此聞順義瀕危、近邊仕牧、套虜隔延寧諸墳、僅一
堵、距五路諸虜僅一河、有如犬羊背約、戎馬生郊、而
陝西軍民、又懷積怨、深怒觀變、乘瑕外構、內訌、則承

等之首領、塗野草而膏刀鎗、何足惜、而邊疆將不可
爲、是深足慮、皇上明見萬里、豈俟臣言之喋喋哉、
臣與梁承不識一面、心無嫌隙、惟是封疆安危所係、
不以預聞、養患釀災、臣罪滋大、謹據百姓所告、司道
所聞、承與樂綱、呂四等姦狀、列款進覽、僅得其十分
之一耳、其搏噬慘酷、罪案如山、即貴長安之紙、罄渭
川之竹、何能悉也、伏惟 聖明留意疆場、早賜逮問、
則離照當天、陰霾立滅、保民固圉、作用不凡、臣與關
中父老、其祝聖壽齊天、而西陲四千里、花微亦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

心爲長城、可保無他虞矣、至於陝西十萬之民、皆係
各州縣裁減各役、工食、科派各行銀錢、開架之括、無
分城鄉、疏果之徵、莫逃徵索、不足而縮及廩糧、不足
而散及丁糧、聚錙銖以成多、合公私而告罄、此外尚
有耗銀五千兩、潼關咸陽二稅抵方物等項銀九千
兩、竭澤而漁、明年撫復在、祖宗朝未嘗有行、我
太祖嘗諭戶部曰、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織、徵賦
甚耻焉、皇上率由 祖德、一朝罷免繁稅、休息瘡
痍、令萬里衝圍、頓成亨泰之象、則請自陝西始、聖

資聽庶神識昭顯、擴克善端、火然泉達、此在力行豈有難事。陛下爲德業盛大計、爲宗社靈長計、當懷日新又新之圖以慰九廟神靈之望、大學一書、千古名言、其第十章治平剏鏡、如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正襟一讀、毛髮悚然、先臣丘濬之行義、卽補宋儒真德秀之行義、竝屬大學羽翼、旣油然而有當於宸衷矣、惟常勤乙夜之觀、無陷十寒之弊、則繁稅之當速罷、中使之當速撤、窮兇大惡如梁永等之當速逮、其永等贓物田畝、竝抽秦民髓筋、可佐邊餉百萬之當速稽、盡在聖鑑、号逃天聰、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

敬陳邊防要務疏

關稅延
國條議

一積錢狼、臣唯足兵必先足食、故賈誼云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正爲是也、延鎮延袤千二百里、俱逼虜庭、警燧時警、即使府藏充裕、士馬飽騰、猶懼不支、而况一年之積、不足一年之食、又因而消滅之乎、查上次主兵、實耗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而今次實在餉入萬九千有奇、亦覺縮矣、此

何以故、以民屯逋負、鹽商消乏、京運愆期之所致也、民運固係年荒民欠、亦由州縣掌印官催徵無法、里總甲總、不知分限、起徵不立、任收頭之侵欺、憑吏書之作弊、而不肖者又或指染羨餘、則法不能必行、此大弊也、屯運固係屯丁拖欠、亦縣管屯官與識字扶同分用、捏作逋數、雕報查盤、俾倖遇赦、得免住俸降俸降級、而并侵銀不追矣、此亦弊也、鹽商消乏、固係晉商收買之爲累、實以兩淮之浮引不革、故正引壅淮、浙之私鹽不清、故官鹽淹、上商不能待、則重貨晉商之銀、晉商乘其急、則賤博土商之引、商本旣折、鹽根誰供、此又弊也、雖管劉待籌、桑孔王計、且奈之何、幸而虜無大志、借賞羈縻、左支右吾、苟免歲月、若一旦獵狁匪茹、敗盟狂逞、我何恃而能保無虞耶、欲增餉則太倉不支、欲增兵則額餉且乏、無已爲目前計、於入之途、責州縣掌印官、令其分限比徵、毋憑奸胥而滋混紊、責衛所甲屯官、令其逐年清楚、毋扶積議以恣侵漁、庶錢糧不至于半通于出之途、責將領以務官、可以兵馬虛數耗軍儲、責餉廳以勵精、毋以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

教專司開整實庶倉庫可望其漸克盡人存政舉一
官蔽之各撫道之所安加意振飭者也若華南淮之
浮引以疏正引禁泄漸之私鹽以通官鹽令運商不
苦于預借而邊商自易于轉輸總之鹽不滯則引可
售引可售則中自多而邊自實非廟堂主持必行則
亦無以起涸絀而濟邊儲也

一條險隘臣惟自虜入套以來爲害西陲甚慘况延
鎮地方東路尚依山岡西路半係平地而中路培塿
與原野相間故城堡墩臺邊牆此三者設險之所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大字集 卷之七 于露堂
資也若詳數之如東路邊牆阻山而山勢起伏斷
續不一則堵塞爲難河口泛漲衝決無常則修築不
易故通虜之道亦多矣中路邊如常樂榆林保寧等
城堡一望沙澆動輒半里無河山蔽澤之限波羅清
平等處稍有地形足恃然間有沙磧者且岔道支流
狡賊竊窺其熟一牆之隔未足稱固况又有塹山爲
守難止縈緣遭水爲礙未便版築者乎西路邊若柳
封澗以東地尚嶽崎惟河口及平川數處未易拒遏
其西則地形漫衍僅恃一牆乃安邊則多沙矣定邊

左右沙壘隨處隨徙徒費工除難禁風捲故固守無
如收保收保宜先修堡修堡則民有藩衛其有屯聚
虜見野無所掠亦快快去矣今查延鎮中路各堡俱
已軋斃而東路惟神木雙山二堡軋包西路定邊安
邊二堡包僅一面餘皆土堡則以大包修不可不圖
而黃甫川清水營高家堡定邊寧塞安邊尤應亟圖
也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大小
不一虜賊出沒無常臣按行其地可施疊石築牆之
法蓋向來牆用土築下畱各口未嘗寃意架石故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大字集 卷之八 于露堂
築隨傾亦有無牆而聽虜賊出沒者今宜于有河口

處疊石口宜稍潤安稍高從實地起兩邊俱用石堵
口上宜編架松木作牆脚以便登石從口上累石高
至四尺而後築土松取其耐水若無則用他木可也
其河口大者酌量水勢多開數口或將口量高數尺
以防衝突雖洪流勃發牆基無虞虜騎即欲大舉折
牆亦費工夫遷延半時援兵漸集此不但榆林三路
可行各邊有河口處俱可行也要之守邊在人誠得
任事之人才誠兩合者爲之將必能察其緩急固其

要害因勢利導先事曲防務臻實效無事虛文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有其人又必有用人之人假之便安不拘以時日聽其任怨任勞不搖於先入三至則事濟矣

一練兵馬臣惟九邊兵馬從來延鎮稱雄近日殺虜竊窺未得大利神兵力也顧額設五萬餘而堪戰之兵不滿二萬雖或有捷矣能以一當一手幸未深入夫果常勝無敗乎蓋養戍丁爲爪牙收健兒爲羽翼搗巢對壘僅此輩耳老家營軍要城不出占役虛藉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集

練兵馬

九

名存人無其捷也損士亦畧相當其敗也輿尸不可勝計豈練之猶未精與况所謂練者第曰以之練耳耳則用旌旗以別之金鼓以節之已耳以之練技藝則令荷戈而決拾挾鎗而列砲已耳然往時演射俱列丈二之鵠臣改鵠爲高九尺濶七尺而破的者十不得三四矣大砲點放不易服習亦稱三眼鎗平發則力僅及五十步耳中鵠者少者高發可及遠不可命中也則技藝尚未工矣故虛冒不革則尺籍尚空也老弱不法則丁支難任也良藝不工則擊刺無望

也心志不齊則耳目易搖也膽氣不勇則技藝可捷也必也擇將以訓之陣使勇且知其方痛懲虛冒盡選驍雄簡各技之熟閑爲各士之隊長弓矢箭殺各隊之習弓矢者火器精殺各隊之習火器者刀劍戈矛槍教各隊之習刀劍戈矛者以一教士以十教百分別勸戒用示激昂聞鼓先登者賞赴敵亡軀者恤臨陣逗遛者罰望塵奔北者誅視卒如嬰分甘其苦毋脫刑月糧毋科歛使用邇外墩軍其苦沿邊墩軍甚勞內地墩軍稍逸安食糧豐約以別之更番戍哨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集

練兵馬

十

以均之上等摧鋒陷陣次等隨營截殺次等守墩傷塘守堡雜役宜酌定月糧以鼓之嚴禁私逃以肅之將兵將一心紀律無易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何憂醜虜哉故練兵無如先選將選將則自大將以及偏裨皆當選微而至於操守及各營中軍千把總亦不可忽此第一義不然將以賄得則必貨錢貨錢必剝軍剝軍必不能練兵自古未有名將而用資緣以進者也資緣以進者其人必異輒貪婪安知練兵邊事之壞常因此輩必內之兵部自守備而上外之督撫自

壕守而下。毋得聽人請託。濫推泥委。凡督撫。各輔員。缺薦舉將材。據該道所報。而面試其謀略。可薦則薦。否則置之。凡該道開報堪薦將領及堪薦將材。據該廳所報。而詳察其廉勇。可報則報。否則逸之。該道以此責成該廳。督撫以此責成該道。其部以此責成督撫。而天子以此責成兵部。有徇私者。臆科道待之。則債帥可杜。營壘自張。正本澄源。無踰於此。

一整器械。臣惟器械者。禦虜之具。火藥者。尤禦虜之長技也。延鎮自上次閱後。爲時幾何。而火藥雜料。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太宰集

整器械上

下密堂

折幾四萬斤。火器雖多八千五百有奇。而藥料烏有。憑何裝放。若曰係演習所費。豈上次閱視之前將士未演習耶。而軍器頗少七千三百有奇。抑又何也。蓋其擊藥料貯之庫中。不論乾濕。不爭晒晾。久之化爲灰土。失軍器造之局宜。不問精粗。不問堅瑕。欠之悉爲缺鈍矣。此其積弊相沿。不自今日始也。故欲軍器鋒利。初當責成監造之官。嚴禁其粗惡。繼當責成看守之役。嚴禁其撓餽。而藥料之朽。則專責司庫之員。役焉所造。品祿及所藏。敗壞者。一一繩之以法。責令

賠償。斯器械其得用乎。夫虜騎奔衝突過。我馬不能當。而我兵提木棍與三眼鎗。弓矢相繼。嚴陣以爭一日之命。木棍僅可擊馬。即中之不能藏。三眼鎗眼太多。箭太短。送藥無力。發多不中。弓矢周虜。長技以此相持。難以取勝。管岳武穆破金人拐子馬。以麻札斬馬刀。三百如牆而進。刀于各以藤牌遮身。直所馬足。當之者靡卒可用也。毋謂敢死之步兵。不足以衝鐵騎也。火器中如滅虜湯珠。二砲。虜所憚然。難攜且難發。若以三眼鎗改爲單眼鎗。其銃筒舊長一尺。改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太宰集

整器械上

下密堂

二尺。鎗于銃筒上界一直線。憑線望虜發之所。中必多藏火藥。鎗子既深。所及必遠。每鎗備鉄條一根。長照筒式。以便入筒。築藥鎗柄用雜木。長一尺許。遠可以火攻虜。近可以鉄擊虜。此臣思之。而有得者。如行該鎮精造一二件。試果有效。則令各營照式多造可也。有聞遼東有百子銃。其制銃筒長三尺。闊一尺五寸。徑五寸。有柄。載以木架。水持之。俾不動。然木架有機。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仰則仰。欲俯則俯。銳盛鎗子。二三百。射打數百步。遇五寸木板及甲冑。徑過。攝

其機或東或西或仰或俯隨時向虜放去一銳可擊賊馬數十此臣得之副使耶雲路云路昔爲開原道其言不虛試就遼東取一件試之如果有效則發延鎮多造可也然火器千須令各營時加操演俾人與器相得乃可臨陣無誤不然卒不服習以器予敵道將不可不留心也

一開屯田臣惟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屯田之設非足食之長策乎衛屯稍近腹裏隸在軍政不暇其論夾道墾山沿谷且耕且守地利軍興兩有藉焉趙克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太宰集 附屯田古 于六居堂行之金城卒能坐固先零其明效大驗也朔延鎮建在沙漠米珠可虞開墾荒蕪尤屬喫緊今屯地視舊守多至一千三百七十餘頃亦稱膏腴成疇收穫彼野矣而沿邊延袤千二百里夫道地曠之不耕何暇今比舊官僅多一百四頃有奇則地有遺利矣諺之幸多借口虜豎不敢以驅命博升斗之粟爲詞河古人以屯禦敵今反因敵廢屯也思之益有具哉夫軍一律民耕半食月狼祀終歲胼胝一不逢年而嗷嗷待哺者恒患遠矣以故止知食餉不知食力耕而幽

莽苦而越趨越無惑也此勸相之不勤也將領于養廉地既驅卒而耕之又計畝而租之燕則按租索值不熟則扣餉抵租甚而不酬勞資及之矣則誰肯盡力墾其荒土乎此科索之未禁也有此二難又有一畏一畏者何近邊之地既久荒蕪開墾甚難又多瘠穠收穫甚薄初令其墾也誘之永不起科既而墾熟不一二年少科之三二年半科之而催徵老人又行索例軍餘未得實利反受實害將已墾者復荒矣此催徵之太苛也蓋在在皆然不獨延鎮矣安通行九邊責成督撫旗道等官申勸相之條禁科索之弊凡近堡左右五里內地曾經開墾偶十二二年內拋荒者悉令召種軍成舊額輸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年久沙薄少收者分別界至填畝以荒聽民耕種該道查勘明白登載簿籍並給印帖永不起科其永不起科之例或爲令甲勸召各堡通衢無再棄約以立民信十年之後三軍用以戈予爲銀糧以甲冑爲策筭而馬噴變爲沃野粟克軍飽何戰不克視數鍾致一石陳無宿糧而屢呼庚來者功相萬也謝謂夾道

不可屯哉夫亦待其人而後行耳

一理鹽法臣惟冀民人樂輸下莫要於鹽法延鎮近年以來應中木中之鹽量至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引日難覈上商盡貧一經金報如入罪罟何哉則謂停未周疏通未易耳茲欲酌令徐垂久遠使粟易辦引不滯商樂中操何術而可益有五焉一曰鹽商之開墾安復蓋國初商人耕種塞下以其歲入納倉故粟多而輸易今墾殖于人矣飛輓爲艱銷鹽易罄安將不毛之地聽其賴粟窶人儘力開墾即不起往可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余太宰集 鹽法 五 平糶堂

商難取盈不如多派千豐歲而少坐千凶年以多派備少派以豐年儲凶年總之無失常額軍民不缺商亦易輸此該道之事也一曰兩淮之浮引安革大極邊中引之多由兩淮賣引之易相爲表裏者也兩淮正課每歲銀七十萬兩而近時兩淮之行鹽商萬曆二十七年之鹽兩淮之律課係萬曆三十五年之課課借解于八年前鹽掣支于八年之後運商之坐困運司之莫支鹽引之難售中引之不前爲此故也魯保所掣之鹽非正引乃浮引也浮引之鹽遇掣之時商人得以賄賂作弊聞一引有近千斤者獲利頗厚奸商趨之運司七十餘萬之引乃正引非浮引也正引之鹽遇掣之時商人懼以夾帶獲罪故一引僅多數斤耳獲利甚微良商苦之况行鹽地方止有此數食鹽戶口不能加多浮引既行則正引自滯浮引行三引則正引滯五引浮引之行愈久則正引之滯愈多運商無苦前借之未償運司又持後課以督責故兩淮長蘆河東皆有新增寧夏遼東征倭之浮引稍塞正引與兩淮同而魯保所掣之浮引大塞正引

則兩淮獨也。欲邊餉之無缺，則必使邊引之樂。中欲邊引之樂，則必使邊引之易。賣欲邊引之易，則必使正引之無壅。欲正引之無壅，則必使浮引之盡。華今日議革已屆後時，年復一年，將不可支。不容不亟圖也。一曰淮浙之私鹽。安禁大巡捕官兵專緝私鹽，法亦詳矣。額每矮子肩挑擔負，而常脫乎大夥鹽。一則懼其兵仗不敢擒拏，一則利其饒送，不便發覺。私鹽賤官鹽貴，誰肯舍賤而食貴乎？如是則引亦滯，所富者實申飭也。以上五者皆于鹽法最有裨益，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鹽法七

丁

復開墾禁，購買驢派中，則九邊可通行也。一收胡馬。臣惟馬之資於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而不勝領馬軍士之領折。嘗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同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足誇驍壯矣。一經軍領，未一歲而應再一歲，而瘡三四歲而斃矣。間之馬徒食槽而不得飽，一殺厭一芻也。既摩月餉又剋料銀，及至馬倒僅償肉，藏軍何憚而不犯民之所養，不足以供軍之所摧。此內地馬耗之內也。沿邊之馬，始饒水草，第所領料銀未必盡克，餒馬之用。

從軍懼敵，故戕之以避。征臨陣帶傷軀，米之以餌賊，或上班跋涉，或向冬圍獵，而馬玄黃或被虜槍掠，或被盜偷竊，而馬斃失此邊地馬耗之內也。若內責營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則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蕃息乎？奚必專倚胡馬也？所慮情狡猾，其所市馬非齒齒未茂，度不能活，則齒近二十歲，奄奄待斃，其有年齒稍壯者，則必饒之數日，歛以泥沙，或暗傷其筋骨，甫入厥而倒，或首相藉失，數萬之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徒借市名以騷縻耳。軍士間有私易者，尚堪馳逐，然係客虜所竊，不甚多，且關中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茶易有平涼監牧有民間孳產，苟以市馬者易馬，亦足相當，何必借騎於胡？示彼以弱哉？第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雨罷勞，纖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皮克我騎控，陰令賁耗，明收實效。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能惟在外脩市款之規，內畜攻禦之畧，可收則銷之，不可收則謝之，毋狗虜欲毋長虜驕，黎黎半飽，惟我運用，處處不得以窺我，而市亦不至忘備，則亦可也。乃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馬政八

察

政亦亟當申飭矣。

一散逆黨。臣惟逆黨之主散久矣。顧逆一也。而黨有二。內之亡命竄入虜穴者。漢人之逆也。外之奸細詐降。邊鎮者。夷人之逆也。故散漢逆者在勅問吏務嚴詰。漢人出境。但有叛去者。必購得而寘之法。則漢人不敢外逆。而逆黨散。夷逆者在勅問吏勿輕容夷人入境。即有真降者。必異處以分其勢。則夷人毋由內窺。而逆黨散。第深謀者。務散逆而在事者。猶收降。即今延鎮降夷數近三千。主將用之。間獲首功。遼東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全大子集 藝文九 千露堂 寧夏甘肅固原。亦皆收降。謂不收降。則無以得其險。易情形。無以離其腹心。手足此邊臣之說也。臣就其說而析之。當以收而寘散。漢夷之收。爲挫虜之耳目也。其收之也。必審其原係何籍。被虜何年。室下有何親屬。的有著落。而後收之。當即給道里費。押回原籍。查取收管。不必留之邊塞也。既免藉寇兵。又防作虜謀也。降夷之容。爲孤虜之爪牙也。其容之也。必有妻室同來者。方准收養。一歲之中。通鎮不得過四十名。或用以爲嚮導。或用以爲衝鋒。每一營內散處十

餘名。而不令聚集。一處安插。有方駕駟。有法。故言有術。與漢丁相兼。而用若將領得人。彼亦就我。終疑惟是不可專恃耳。晉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雜居塞內。不二百年。種類日繁。每因忿恨。戕害長吏。棄皆有。雲倡亂。西河五胡雲擾。遂蕩神州。故郭欽欲徙雜胡于邊地。江統欲遷氐羌于木城。此曲突之息。而晉武帝惠帝不能用。及于懷惡。其亂遂作。此智士謀臣之所爲扼腕也。蓋北狄強獷。自其天性。以夷居華。不忘風。遇中原有變。或值其人驍雄。則一呼而數萬之衆集。其拳人之不逞者。冒與之游。爲之指示。綱縫禍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我國家在北。直隸如朋。永保河真定之關。在陝西如平涼臨鞏。莊浪之間。皆有土達。今蕃育何啻十萬。已切隱憂。而宣府又有史車二夷住牧。塞內宣大二鎮。四十年來。征於撫。資虜以講事。爲名出入。無禁甚。有娶妻室於內地者。更錫近。患其各邊又多收降。虜漢一。時前驅不顧他日。及噬第恐。養虜猶養蠹。日久必潰。祿山患明鑒在唐。世臣愚以爲。多四夷出人之防。明先王庇

服之制其在今日尤爲長慮

一酌撫賞臣惟馭虜之策不超戰守兩端戰固不能絕款而款尤不可忘戰也延鎮套虜十失鬼蟬以名號稱長然力不能控制諸虜虜中最雄悍者無如莊禿賴二十七年神木茂州之寇殺虜無算則此酋之爲也項雖就款然各酋人犯彼多與聞火落赤託于西常向之借兵其涉計本拜擺言太尉火酋之所糾以爲聲援禦西則侵東禦東則侵中令我疲于策應者也最忠順者黃婦其次則明愛若鉄雷把兔妙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余大寧集 尚書堂 王象室

兒七台吉等則火沙二酋之羽翼朋謀作反者也火酋市丁寧夏以往救西路強索轉犖賞東路亦有此實未知西路之甚蓋市賞之銀鎮城居其大半故中路得免于剝軍東路不免矣然所剝老軍每名四五錢耳若西路初議以火酋等既領賞丁寧夏雖復賞丁延綏故額定原少其後屢被要挾懦將乘之以剝老軍一名錢一兩而戊卒悍腹矣去歲夏秋之間火沙木擺等酋屢犯屢未得志所借各酋兵馬有損折者償以馬駝牛羊既以備饋時及降冬寒外草枯馬

弱又憚我之乘夜搗巢故晚黃婦乞款以免移帳遠

地之苦耳軟血盟誓不足信也漢番合同不足憑也罰服九九不足靠也何者對狼之欲無厭何獯而挾要肯盟而在逞其故態也故駕馭之方恭順一年則領額賞一年若挾則徑革若犯則大創若此枝順而彼枝逆則撫此而剿彼若陽爲順而陰爲逆則辜賞而議戰不得暗添一物以示之懲不得因循一款以示之虛彼惘惘則正詞折之彼跳梁則厲兵搗之其轉堡賞其屬無名所費金錢皆什軍士臣聞奏軍以禦虜未聞路虜以困軍此弊不除土氣坐索除之之要實在自強至于撫賞之時一面秣馬整櫓以防不虞一面開誠布信以示無貳將領有婦虜而弛條交虜而釐患者重處不貸則款而不志戰戰以維手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余大寧集 尚書堂 王象室

馭虜之策似無論此其每歲撫賞銀二萬兩市馬銀一萬八百六十四兩已經題准無容別議一定經制臣雖兵馬錢糧邊疆主計不有經制孰遇其流延鎮兵馬錢糧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揭報萬曆十九年閏視少卿王世揚題准額數官軍五萬三

千二百五十四員名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
歲用糧料二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七石銀五十八萬
四千二十六兩有奇而客兵雜項不與焉此非經制
定乎乃今次閱視文職官吏一百二十三員名武職
官一千一百四十三員軍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八
名馬騾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匹頭隻以三年支
數通融計策歲用糧料共一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
餘石銀六十一萬八千二百十五兩較之十九年間
每歲多用銀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九兩而客兵雜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定製制五

手錄全

亦不與焉積漸十五年耳已浮于往額若是則自今
以往安知所終哉况該鎮引目存積尚多而西安各
府民運延緩各衛屯運通欠強半京運歲又愆期入
之甚驟用之甚廣可無節乎夫布有幅所以杜踰水
有隄所以障溢今日延鎮亦用幅用隄之時也蓋軍
士逃亡名糧尚未開除馬匹例損草料猶然關支軍
皂克填糧餉詭名冒破兼以家丁無度雜役虛糜武
弁太冗官撥肆侵不可枚舉也夫家丁取其精悍用
備格鬥而親識潛食竄入其中既無投石超距之能

豈勝衝鋒破敵之任將焉用之雜役有旗牌標書通
夜半伴舍人等項大將五十六名副將三十名泰遊
二十六名都司守備十八名操守十四名中軍八名
千總六名把總四名亦足用矣而多留又焉用之若
私門顧使爲匠爲厨爲無爲販者未嘗效一臂之力
于公案而食餉不可以已乎若役關將官梯輓課耕
是其分義乃陽以舊游時健丁寄營截殺而陰役占
數丁蟬多寡不等然占役不可以已乎其則有名無
軍折乾罰家頑鈍無行即賢將差與爲伍矣小民膏
脂有限豈能克此革輅整哉此軍之弊也若各堡官
非守備則操守分管邊牆不過四五十里邊墩不過
三四十座堡軍多不過六七百名少者四百名馬騾
多不過三四百匹少者二百匹堡內有倉官官掌之
加意訓練防禦一官亦足梓持何必添設坐堡以滋
糜費也其腹裏堡無邊者樂增坐堡尤屬贅疣此官
之弊也庫倉弊孔未易更僕有監收廳書弄通同各
營識字來月領糧銀之日于各營應扣朋合肉贓老
馬馬駒等銀不行填入流單照數扣除而混領分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定製制五

手錄全

者有彼此這同丁流軍內洗改字樣多加軍數多支銀兩以圖掩飾者有監收廳書筆將銀易一項通同後升奸商混名領出經手侵費糧草不得完納者有一事始末應領銀若干分作數次關領故于後領隱下前領數目以希混冒者有漏下寄庫銀不入循環交代簿與不造冊送查以冀無憑詰問者有將役收監收廳印信空簿待本官去後偽填本官那費若遇侵盜事發便下推緩者有駕言賊口充盜將糧料寄貯民房及閑署城樓屋散不一令查盤官不便稽核者有將上納本色官措與藏字折乾虛出實收者有受賂聽上納人雜糅批與燕麥抵克正數者有買經過客其收執道發應付空單將糧料支數捏填或多填待事發後送查偽稱道發單票忽期上次冊未及開分應納嗣者有收各營軍丁私領預借料豆及扣還時侵入已者有割補交代冊數及指各營支料侵入已者有指空運名色被倉已除此倉未收而竟憑虛者有指販賣果交代上下手未完虛數是贗者有事發詭歸罪于已故之官領已避之員役其間歲月

經久并卷宗而埋沒者此庫倉之弊也各弊不除何以定制必也剔除諸弊加意清查凡各營堡軍丁頭名名根悉解該道驗其勢力技藝堪隸行間方准入冊掛發食糧操演案行監收廳備照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濫准凡各營堡節所關領月糧馬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查無虛冒轉發監收廳行該倉庫照數支領取領附卷備查應關會餉司者關會應呈詳撫院者呈詳仍責成巡撫每季終轉行該道將各營堡軍馬或操練或查點一次不可委人該道務敦儉約省驕從禁服役需索以清本源即該道及監收廳冗役悉行裁革軍亡馬倒截日住支軍役馬補按日關支庶幾養一軍得一軍之用養一馬得一馬之用至於民屯上納本色及鹽商銀易上納本色該道按季通查有弊必究毋得徒憑冊報後滋官預侵欺其易買銀嚴禁衙門預借借名冒領以杜侵漁舊糧紅腐安設法給草舊草泡爛安換年放散各倉頽塌安處銀條等行是十數者即不敢望役十九年之舊額亦可稍節乎十餘年之漏餉非仗明旨中餉

無道力行則亦無以定經制也然此各弊非簡延疏
諸鎮皆然以臣之言通行九邊尤屬便益

皇明經世文編卷六

皇明經世文編



八宰集

卷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孚遠閩公 李 雯舒章

姜雲龍神超參閱

余太宰奏疏

疏

余懋衡

防守薊鎮京師疏

防守薊鎮京師

一薊鎮各隘口除山海關重臣提兵數萬嚴督將領訓練加勤防守加添外如古北口潮河川喜峰口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十二

防守薊鎮

丁巳年

河口一片石義院口黃土類桃林口石門寨牆子嶺
冷口橫嶺城青山口白馬關等處其外皆泉顏秦寧
住牧之地狼子野心難保不為賊嚮導各量地形布
戍最衝者四五千次衝者二三千其將領選謀勇兼
優者各控隘守之其兵時加訓練其器甲務逐件精
堅凡峻峭之山坡瑕隙之垣址人所忽略彼則睥睨
遠謀嚴烽萬不可懈役占買閒積習宜釐此該鎮督
撫道將之責兵部宜速移文申飭者也禦賊者禦之
于門庭之外慎毋留隙

一賊若大衆入寇鄰邊及孔道府州縣營衛各印官
密傳村民盡數收保糧紳可運者運入城中若賊已
迫勢不能運者焚之毋為賊齎堅壘勿出挑戰勿許
賊若急攻男婦盡數棄城多備火器灰砲及弓箭長
斧長槍鈎鐮木石等物庶禦賊有資臨用不乏城有
壞者速修之壕有淺者速濬之城中若乏水運相水
壓多穿井以濟渴賊竊掠無得人馬飢乏必往他城
攻圍他城亦如是禦之若賊已出邊則率居民習騎
射步射間行激賞官民一心常若巨寇臨門勿忘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十二

防守薊鎮

丁巳年

官知之
一賊若深入內地都重城一十六門門外背城向濠

各立兵營捍禦以橫益縱約可入武營開三門左右
前是也出則開門出訖即閉戰將居中部將列左右
分布隊伍列戟為門遇賊擁衆攻門千人齊致力射
打擊還即止不得被誘越濠日出開門日落閉門守
門者要辨奸細營中宜靜宜肅米糧行灶應預備每
營應用精兵一千名戰將一員部將二員武剛車一

百鎗不足以鹿角木棚補之。聯以鐵索，強弩一百張，強弓二百張，箭一萬枝，長鎗三百根，長刀三百把，火砲十位，火槍火棍共八十件，火藥一萬斤，盔甲一千餘副，總計十六營之數，則十六倍於此矣。工部京營宜會同計算，分委廉幹之臣，照數補造，免至臨時無措。其兵將則責之兵部，俱宜及早選練。

一賊若深入內地，都城四十里，重城二十里，應嚴爲衛戍。上遊兵應用一萬六千名，裨將應用一十六員，神臂弓應用一千六百張，強弓應用三千二百張，箭

呈明經世編

余大寧人志

卷之三

平定縣

應用二十萬枝，長柄大斧應用二千四百把，長柄鉤鏃應用一千件，木柄鐵砲垂下望賊打者應用一千六百位，長柄刀應用三千把，長鎗應用三千二百杆，火藥應用二千五萬斤，細布堅甲應用一萬六千一百領，油紙燈籠應用二千四百箇，以上各器甲俱宜及早照數繕完，器須銛銳，甲須堅密，不得以鈍朽擗塞，致誤大事。此工部與京營之責也。其兵將則責之兵部，不得泄泄。

一都重城各塚，每塚下應積石重三斤者五百塊，二

今都城墳石不多

萬餘塚，應用石一千萬塊。塚戶所帶有限，緩不及事。兵部速移文京營總協科道撥守塚軍，及食糧空闕，旌軍盡赴西山，檢取用車運馳運入，運除城上見積約有二十五分之一外，應立嚴限，每軍每日交三斤石三十塊，每軍運石一千塊，犒銀伍錢，仍委官十六員，在十六門城上逐日驗收，團集如法，不得以舊石影作新石，仍聽京運科道登城抽數少者，及以舊石作新者，并罪委官則五旬內可足千萬之數矣。其煤戶所帶石責之九門并七門提督二內臣催辦，多多益善，不得悠悠。

呈明經世編

余大寧人志

卷之四

平定縣

一賊若深入內地，城上守塚不分晝夜，每塚應用軍二人，民三人，更番休直，以節勞苦。大約二萬餘塚，應用軍四萬餘名，民六萬餘名，登陴則軍每日給飯銀二分，民給銀三分，蓋軍有月糧，民無月糧也。息警則免犒，兵部京營五城俱當及早編定，免至臨急周章。一重城二十里，高僅二丈五尺，難于防守，倘數堵瑕則百塚環外，城驚則內城驚，甚可慮也。工部當於永定等七門分委能幹司官七員，編挖磚灰廣場，工匠城

心以上填寔。卽日興工築高。始于東便訖于西便。俱增六尺之崇。廂廡社金湯之形勢。其外面城磚有損壞者。一肆修補。勿留罅隙。勿事塗飾。則乘城之胆氣自倍。城內之人心不搖矣。若無此項錢糧。便當那移應急。設險守國。不得遲延。

一欲緝奸細。無如保甲都察院宜行五城御史。速督兵馬司坊官于都重二城內。挨街挨巷挨門。以二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編成保甲籍。一樣二本。二藏巡視衙門。一藏該司坊。此坊末保與彼坊首保接。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城末保與彼城首保接。不分賊蹤。勦賊京官內外鄉紳舉監生員士著流寓商賈家下男下。但十六歲以上盡數書名。并書生理。左右鄰居。互相覺察。遇有踪跡可疑之人。隣告于甲。告于保。卽時盤詰。不許容瞞。其寺觀庵堂及水戶家。尤奸宄出沒之所。嚴率兵番倍加體訪。但得奴賊真奸細一名。研審的確。賞銀四十兩。其銀望皇上準于該城房號銀內支給。題明開銷。庶實不踰時人自效力其城。差今值多虞。準作中差。一年一代。并責厥衛同心緝捕。庶細作無容。而

可專意防禦矣。

一設若洋入內地。賊門暫行謹閉。城內丁已不下千萬米薪。若無接應。衆志未免動搖。深屬可慮。順天府應密曉在京土著之家。及僑居之衆。不論貴賤。貧富預蓄五十日煤。以備不時之需。其逐日所用煤。逐日收買。爲便郊外各庄所貯糧米。盡數搬入。勿留別業。免資賊糧。二月三月戶部應放衛軍勇士厨役旗尉天文生樂生等項米俱當于三月半出。亦將三月者一并預給。令各衙門速行造冊。盡赴通州倉閘領。雖屬權宜。定有裨益。萬一城門謹閉。三日內該部請將各京倉米平糶一百萬石。每人止許糶五斗。或一石。不得過多。以杜牙儉網利。以便細民濟飢。在官有銀秋收可以買米。無損于官。而能救千萬之枵腹。安京師之人心。衆心成城。不但無內變。而且能禦外矣。此戶部之事也。

一城外所劄三營。相去止可一里。不宜太遠。當如常山之蛇。首尾中俱相應。爲便彼衆我軍。湏擇地據險。視有水艸可依處。背高向平立之。或爲木柵營。或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武剛車營或爲柴壕塹隨便布置若用壕管壕土宜
向裏遠壕仍布棘城一重庶賊不易犯也分佈壕位
列戟爲門旗鼓居中央火砲火槍火銃分紮神臂弓
強弓長鎗長柄刀衣甲及輜重俱預備每營宜得銳
士萬人如選鋒壯丁標兵是也不足則當選補須力
舉石二百斤以上者乃可老弱不得與遇夜先防奸
細透入部曲貴靜將士貴知號令貴肅外探貴真堅
壁相機可乘則乘可守則守慎勿墜計浪戰賊若衝
突併力禦之賊若切營密布防之

一宜大督撫宜密簡騎兵二萬名。步兵一萬名。謀勇大將二員。偏裨號將十二員。常加訓練。火器兵罷衣甲。芻糧馬匹。輕車俱預備。以待保定。巡撫宜密簡騎步兵共一萬五千名。謀勇大將一員。偏裨號將六員。常加訓練。火器兵器衣甲。芻糧馬匹。輕車亦俱預備。以待若奴賊掃境。人寇聲息重大。另聽召諭。統兵馳援。與京營諸將兵爲犄角之勢。持重以挫賊鋒。多方以疲賊衆。庶賊可退而神京可無恙也。兵部宜速密傳與各督撫及甲料理。免至後時。

一募兵。先選將。將果仁果智果勇果精微果常威。以將募兵。以將選兵。以將練兵。以將統兵。容造軍前。聽其調度防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從矣。察其將可統五百人。則令募選兵五百。而訓練之。可統一千人。則令募選兵一千。而訓練之。等而上之。或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二千五百。或三千。亦視將之才略大小。何如耳。將以兵爲子弟。必不赴其安家行根。將以兵爲手足。必不敢以羸弱充數。其教之坐作進退也。必情其教之攻殺擊刺也。必審金鼓之節。必教之諸旌旗之變。必教之曉何也。同生死也。自奴賤倡亂四五年間。不知選將從事募兵。募者一官。統者一官。彼此不相照應。兵將不相識習。以致登途半屬替身。出關十止七八。雖經迭冊點名。寔係顛人代應。而弊不可問矣。食將掛虛冒餉。士伍行根被殺。而士不宿飽。馬日墮指矣。紀律不諳。求伍無法。望敵先懼。聞警輒潰。而氣不可鼓。士不可用矣。坐不選將。而徒募兵之病也。今欲反其道。惟是多選良將。令各募兵。募而練。練而統。以俟。賊卽是本將。並繫大將。節制則一。

將募一千而十將則一萬也。五十將則五萬也。況有才略不止可統千人者乎。則所募練又倍矣。兵無不精矣。又得大將知天道知地利知人事者以帥之。則士氣可作。賊胆自寒。此兵部之亟當留意者也。若謂將才難知。則六韜有八證觀人之法。在該部宜速刻榜文欽奉。明旨廣羅將才于兩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處。每省發十五張。令南直隸各府及各省布政司翻刻多發州縣張貼。徧行物色。果有奇才異能堪任將帥者。雖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

艸澤之中州縣面試得定。卽送撫按面試。再試中。位果與外貌相應。卽爲薦舉所舉之人。每名給銀四十兩。于兵部新派安家銀內動給。令其自備鞍馬衣甲器械。及沿途資斧。俱立嚴限。令跪輿疏入京。不得遲延。朝見後。兵部卽面試其才之大小。以便因才委用。則非常之士定出其中矣。其河北山西近處該部每府多發榜文。親爲招致。尤救燃眉。其總兵蕭如薰白兆慶。旣留用。所帶家丁各一百有零。宜以留用之日爲始。令之隨營操練。每名每月食糧二石。聽二總兵

統領營兵同家丁一體防禦。是亦體悉將臣一事也。

秋防戒嚴酌陞營將疏

營將久任

照得京營將士之設。所以外張天威。內鞏神京。關係非細。卽平居無事。居軍馭輕。思慮預防。不可一日忘。整防。況今奴賊窺伺。偷閑僅隔一牆。妖賊披猖。東土

不堪焚陷。寇竊剽貨。奸宄幸災。無地無之。且奔賊未滅。整賊正熾。詞事細作。徧布潛藏。未易偵緝。此何時也。而操練可一日少疎。營將可一年輟陞乎。夫十萬之軍。分隸三十六營。鈴束訓練。自是各將職業。兵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

將意將識。兵情然後指麾不煩。緩急得力。惟其久也。良將必不薄冷而趨熱。貞臣必不巧營而速化。以後副將及遊佐等。卽薦已及格。須俸二年以上。方許外推。不得分心請託。以致傳舍其官。而遽盛其職業。深爲營務之害。自遼左淪亡。餉密之外。咫尺邊垣。秋防之際。萬宜加意。卽俸薦應陞將領。自六月至九月。暫停。抱候十月。補推方免。推委蓋一日有一日之事。有官則治。無官則廢。一營有一營之事。專精則治。代庖則廢。營缺出矣。該部越旬而始推。部推允矣。新官數

月而始至此數月內查點軍馬何人管領操練何人會計糧料何人稽核甲仗何人手中把總軍官軍營無主將弊竇蠅集不可不深長思也。即委別營暫攝然下之視上無異五日之京兆上之自視亦如逆旅之過客。徇情念多執法意少精神不貫事務漸廢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秋高馬肥虜懷狂逞臨防易將兵家大忌則人人皆知無侯臣之喋喋也。伏望敕下兵部將營將二年以上准推秋防暫停明著爲例永無更改則捷徑既杜人消卸担之思倖竇不開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

覆黔事艱危敢陳一得疏

援黔兵餉

水師營募兵保固之以禦外侮
看得黔事之再亟也臣部之類爲禿言官之舌絕焦總不外催兵奏餉二項今三路之援師未知到黔何日三十萬之內帑未知渙發何時而節勾被圍羣苗蜂起種種見告西南之事未知所終臣部正擬補贖請帑而舊按臣史永安之疏適至其于彼中危急之形不啻陷巴芥之涕而條餉彼中救急之着又不啻聚伏波之米也今言兵則舍催督三路之外更無別

法然今日報起程兌萬明日報起程兌千紙上之貌縣耳須各令勒限到黔如過五月遲遲不到者將領聽督臣提問仍祈明旨嚴敕各省撫臣督促星赴以解燃眉。戶餉則除留楚南兌糧及楚新餉外不足尚多合請帑吏無別法伏懇皇上允卹三十萬之請立渙德音如數發部卽令戶部亟行近省將應解該部錢糧如數兌完刻期解黔其楚兌南糧之留者楚新餉之分者陸續運解俱救黔急毋稽時日仍責令楚撫苦心區畫毋作止渴之傳功成一體優敘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

突緊尤在通報道有根而不得達猶無根也。自鎮遠抵平越爲里二伯五十自平越抵會城爲里一百八

士故疏新添龍里之道則會城通疏偏橋興隆清平之道則平越通節節咽喉着着要害非以宿將提重兵鎮之不可今責令總理魯欽領施溪兵二萬急勇何中蔚以去龍里之梗防新添之遏爲會城之援責令總鎮張彥芳招募銅兵令所部及新調兵約可一萬往來偏典清平一帶以防孫家墳重安等處惡苗之竊發而爲平越之援然滇黔之氣脈宜通也責成

總兵麻鎮督泗城等兵恢復安順約會將領許成名張鶴紳上官于騰龍等相機定計堵截羅沙諸寇以通滇黔之路蜀黔之聲息宜接也收諭四川叅政戴君恩速提兵二萬恢復遵義屯駐於此兼防誘代以扼水蘭之交若滇南屢奉按黔之命需益一帶乃黔從間道或出不意以撲効良以約師期鎮臣沐昌祚之責不容緩也若四川督臣與雲南撫臣粵西撫臣皆守 皇上之封疆 皇上之節越輔車唇齒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下

不作泰越之視宜貴州採掘之說尤兵家所戒採之於諸苗是堅其叛也採之於居民是甘爲戎也古名將於卒取一笠而斬以徇者謂何願督撫嚴戒將士毋蹈覆轍也臣紳疏將畢接舊撫臣李桂揚帖臚列彼中事机大約與舊接臣合內稱兵之堪用者獨銅兵奇兵親兵餘皆烏合之衆見敵而奔者耳今銅奇親兵死亡略盡賊所畏者惟滾牌手與定番州藥弩手及烏銳百子銃聽令加銜守備江映婁熊攀及把總范之茂王煥廖國化等精募三四千不足則招銅

仁都勾大邦等慣習弩手克之又借兩廣銳手以彼所慣用烏銳令之教習新兵尤便其滾牌則招威清平壩善定一帶責成實官至把頭蕭國寶平勝等就便精募不足則借兩廣團牌手千人助之今兩廣現有援兵可備調度浙中道遠召募爲難技精餽優在督撫酌之臣又聞銳里土司楊氏有舉人楊世芳者已列科目可就觀藥至蒙詔新添都司樂平等司不盡助進若能多方以馭之以土夷攻土夷且懸厚賞以待必有應者是在督撫諸臣聯絡標緹結之以威信運之以機宜庶事可濟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下

覆營務整飭疏 整飭營務

一兵籍宜覈軍住于近郊則點閱易散于遠地則踪跡難營軍之無制以其散也營房之制所費不貲今非其時若求散而聚之法莫如核籍刊臣云嚴行各衛所印官備查三大營軍的確姓名籍貫住址除住京城內外分別絕大二縣及縣之坊里仍分營司隊各案爲冊外其在良鄉及各縣者各若干名在通州及各州者各若干名各照京縣冊式分坊里分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藝文五 兵部

司隊家造似一標三木一送總幹二送協理部官並行三大營經歷轉行各該州縣照冊逐名查覈其姓名籍貫有別隨居必有著落方行登報其虛者即報虛總協行經原轉行該營衛即將虛者革役不許冒報但遇逃亡事故自有替補該管衛覈其姓名籍貫住址補書于總協分州縣之冊總協平時于聽用武弁內加意揀擇遇急則每州縣差能幹弁一員帶檄前去同該州縣按冊催集統領前來不但可備不虞亦足以清影冒其造冊銀數工食在衛所則支營庫銀在州縣則支官銀不許衛所州縣書役借名科索違者必究庶耳目不驚而緩急無誤矣

一訓練宜選各軍演習火器弓箭刀斧虎叉釣鏢等藝課勤則技精技精則胆壯火砲為中國長技平時罷與人習臨事處不手顫妥應加意比試以夾靶鎗快鎗五龍鎗令火砲軍選每班五名換放能二發俱中及中一發者陞雙鞭應巧手號出三眼鎗筒短力薄及遠未能宜多習追風砲與佛郎机而佛郎机一門有子砲六位循環疊發尤號便捷營軍火砲手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藝文五 兵部

五萬鎗而著發者十人由僅可得一若以厚裕誌之要者陞雙鞭者皆應準端三次連芳者革之今以親識替補單鞭則習者俗而精者多應責成車管各將按舊制督軍熟習而戰兵城守各營將亦當以火砲為訓練第一着也弓箭選鋒舊食雙鞭者幾九千外有單鞭選鋒與弓箭手亦近二萬宜不時以小把試若雙鞭六矢全不中者降單鞭單鞭與弓箭手六矢中三矢者陞雙鞭此在總協巡視諸臣一激發之將破的者不至沉埋而濫筆者無容混耗矣刀鎗藤牌手虎叉釣鏢每營不滿三百名計三十營不滿萬名每營各擇武藝之精者立三教師以雙鞭兼教二隊其不聽教者朴之限以一歲所教軍學藝俱成則教師之能有賞否則教師之罪有罰軍其少微手即罷械盛甲不宜不謀修也朽鈍薄惡與無器甲同也飛石用之蜀中已有明驗千戶步上遠業補五軍備兵營官令全營教習并教習東西二偏兵營計三偏兵營共軍一千五六百名果人人精于發石遠及百步則其功也自當優用若因循玩日有名無定呵咎

何辭上達宜盡心矣。阮九成等初至止二名故管中可從優給後續添六名營力難供而待哺于戶部當此太倉空乏之日不能多取行戶部于九成等六名每名月銀二兩一錢按月給發母令枵腹其步姓二名准作上達家丁照雙根例支給飛石架宜造三百但須有收貯之所不然風雨摧殘易于朽爛其置造多少聽總協巡視以便宜從事可也

一挑選宜時軍不以武藝優劣爲陞降俾習爲休備之飽則良者亦樸勤者亦惰凡弓箭選鋒支雙根者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其振武新營壯丁有支根一石五斗以上者內不無拙射之人竄入巡視二臣議于每歲春秋操時先令六副將分督各營將逐一點試於雙根及一石五斗內有寧弓不中者擬降單根于卑根選鋒及軍有矢如破者擬陞雙根老病不堪擬摘牌除振武營摘者免補外餘營令面報精壯餘丁記其年貌與面上疤痕核其真籍貫住址降居冊報總協聽總協會同巡視逐營覆試應降者降應陞者陞應替補者逐月替補總協卽給印票與所陞雙根選鋒其原摺印二協

印二并行該管收入雙根行該衛開除單根免其使費火器選鋒舊未有食雙根者今議不分軍選試以火器二發若全中或一中者陞雙根計戰兵十營車兵十營城守十營標兵二營每營定一百名聽陸續以火器中者陞若中者難得則虛之以後春秋二操亦如弓箭選鋒陞降法營之弊弊于一營三千之衆散食根于二三十之衛所改影射難覈應行總協大臣責成六副將并各營將細心清理聽并四五衛軍爲一營以少爲多不必拘定舊轄仍會同衛所印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官進冊除營衛各收其一外仍一樣三本冊報總協其衛所所報冊先選軍後分定衛所分定營司隊分定州縣坊里之冊也此冊一定永不許游移及縱容書識調換違者霜并議處書識究罪責革仍改正將官有寔心整頓壁壘咬觀與關耳濡染行伍無色者歲終總協巡視分別舉劾重者追贖用彰勸戒一混冒宜杜營軍收操在營食根在衛軍處于伍衛不問之營也根冒于庚營不問之衛也而管衛書識與衛所印官共爲奸利販典成典餉呼吸不應之會

輒行其私瑣其聲如振武營虛軍九百餘名月支年
餘之粟幾一萬三四千石非特餉臺臣發覺明黎丘
之題無已時自今於領報先一月終句責令各營將
查所屬衛分兵衛隸本營軍舊管若干事故若干實
在若干除雙根還鋒是否該衛造糧照舊例行外其
操軍每柱前列本營總數後列司隊撤數爲一冊計
一様四本該號頭逐營催齊每月限十二日送巡視
十三日送總協查覈其各衛所報石循環簿欠匿不
報卽此是弊應著如式逐月查報巡視以十二日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總協以十三日送不許參差候巡視親自磨對明確
卽刻移會下糧廳照數坐派如期放給若營將或中
軍通同衛所印弁以少作多希圖瓜分者查明一體
從重參處營衛書識有故意稽遲蒙蔽者嚴提究率
則司兵者知餉司餉者知兵衛門之血脈不隔奸胥
之線索無施矣

一將領宜重營務之日弛無賢將也各弁視營將爲
令缺內者現出外者稽留其有安意藏拙多屬京衛
諸弁以官爲家者耳營政何時而肅臣部項題重京

營之選久任優敘而將官廂疾難療自非
飭彼營職業之心不勝其望善缺之心性以習移公
爲私奪矣以後各處將官陞京營仍稽留者罷職不
敘督撫諸臣不得借封爵爲名疏咨留用蓋京師天
下根本諸臣乃心帝室不後於臣等也至優其體
貌以養其氣與之言論以察其品此馭將微權抱協
大臣必能辨

一軍需宜備火藥鉛子禦賊承需硝黃等項研未分
貯臨用合成以杜焚突誠爲有見以鐵代鉛費省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簡然宜千大砲不宜千小砲所議精造火藥十萬斤
鉛彈六千斤鐵彈六千斤應動帑銀擬擇營將監造
藥求其細不許僥倖違者責令本將賠償仍從劣處
其貯火藥須如法鉛鐵彈與火藥須公同秤驗毋聽
報數登記循環毋令遺佚此備警急之用非操練用
也至于糧卹尤屬緊關戶部京通倉糧入少出多區
乏可慮七十七衛所吏空間無事臣部奉初題裁已
移咨該部住支各吏諒已給假第此革窟穴京師寧
無徼倖冒糧此在下糧廳及各倉諸曹郎銳意清理

耳馬艸一事除巡捕馬幾五千外京營馬約二萬匹
豆取給于各倉艸取給于五艸場今豆不知見貯若
干其艸歲買一百五十餘萬束每束重十五斤耗三
斤邇來奸商積猾串通作弊收抽之時不無影目此
今監督司官惟有由明巡視助爲掩護而已
在倉場大臣嚴行該監督加意稽覈或不時親掣以
儆積玩一聽戶部議覆

一經費宜節京營公費爲營事設也今寢忘其本來
習成月破邊圖一架紙工之費不貲而號頭開至四
十二金帳房椅棹圍屏燈籠磁器武塲之用亦暫而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主疏 禁衛軍務 元 千察

號頭開至三百金項協理巡視諸臣銳意裁迫至于
燈節宴會年終燈爆諸費俱從停罷可謂加意樽節
兩協臣業查追還庫銀近萬矣此清覈之效也以後
該庫出入不經協理會行巡視掛號者不准開銷仍
聽參處留一分軍需以操官則技藝精以製械則軍
容壯亦所以增京營之氣色也一切公用雜費或片
紙而今有武昔少而今多何項應裁何項應減並聽
總協巡視會議妥貼著爲定則將月破不期清而自
清矣

卷之四十七

徐宇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本 徐鳳彩舉期

蔡 棧李直參閱

黨南泰議

疏

王 紀

議召宿儒以脩律曆疏

律曆

據易州道兵備副使劉洪謨呈稱職待罪紫關得讀

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所著古今律曆考即欲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黨南泰議 律曆 一 于露堂

間副於邸報中讀禮部日食月食時刻有差疏疏首

舉邢雲路令據所見與欽天監官考訂差訛翹首咨

取倏忽逾年杳未有聞職讀邢廉憲近擬會場律曆

策一道內言義和既沒二官失職六曆不正末流轉

乖不獨落下閤京房劉敬僧一行不足道也即邵堯

夫所推崇之揚雄亦爲謬誤於漢未得一劉洪於勝

國得一郭守敬尤惜未詳未精其獨得之見則云天

動物也宜隨時測不宜執法齊測曆自有術入於神

妙而難言及言所以正曆之道則曰太一數是也一

生二一生三爲員爲方員變方方變員生生化化變

易無窮天周日周率繇茲測職再四詳讀得其大旨

如此尤親造其庭而聆謠言更覺明晰真曆家所不

逮義和可無愧者因思境內有此人材知曆最精測

日月交食較欽天監術尤不差倘不及今耳目聰明

身體康健之日亟求取用豈訂曆之時尚可緩待與

宣明曆之人尚可多逢與又據安肅縣知縣寇光裕

申稱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使邢雲路潛心曆數三

十餘年所著有古今律曆考太一書等篇皆治曆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黨南泰議 律曆 二 于露堂

法業已傳世人人共見共服矣職復歷查自萬曆三

十九年五月內禮部題爲遵旨條陳條陳事宜查據

弘治十一年令訪取山林隱逸之士及致仕道閑等

項官吏生儒軍民人等有能精通又文等術者試中

取用今有素以曆學名家如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

使邢雲路所當酌量註改京堂銜俾之統理修曆一

事專任責成凡欽天監官生克脩曆人數者皆聽督

率等因具題四十一年九月內職閱邸報見禮科姚

給事中條陳內云大興有五而曆居其一謂曆爲當

代授時之書宜延訪精曆之人不通籍者爲之勸駕已通籍者畀以專職足以經緯天地震動妖災今照九月十五夜望適值月食本官以法測天布算月食真數以較欽天監行文廟復之期時刻更點欽天監俱失之後天月食分秒欽天監失之於少此尤的足爲訂曆之一明證已刻成書職因考古史云帝王之治天下以曆數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曆數而止大哉言乎故堯舜命羲和舜察璣衡其欽天授時如此其重也國家百務俱興惟曆獨缺亟宜脩改不可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律曆

三

平齋堂

時職日親賢才敢泚泚然視爲末務而不亟爲推舉耶申詳到臣該臣議照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考定星曆其所從來遠矣七曜皆有常度其暈蝕疾餘犯守飛流至不可勝詰說者曰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人感應之際甚可畏也前代設有曆官起消息正閏餘以信民明神誠重之矣近世學士家律曆之書絕口不談而司天者又推算不精卽月食時刻亦至差錯此無他以株守勝國郭

守敬之說誤之也臣等今讀邢雲路所著古今律曆攷等書翻羅數千載之舊聞而斷以己意參伍錯綜曲盡其變扶于古未盡之秘藏咸于古未備之奇書若不及時起用以竟其長則一代律曆實爲缺典而絕地通天之儒亦幾於虛生矣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議施行其有裨於大典豈淺鮮哉

爲藩封議留營軍挽舟疏

福王挽軍人

揀天津道兵備右叅政景昉呈照得福王之國明春舉行所需夫役難以數計查得藩封舊例合用人夫數至三萬一千餘名皆係各州縣計丁派撥近因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齋堂

役頻仍小民困苦當此大典重役何堪今議將兩營軍士共五千九百九十二名比照脩城事例留津以應福王之國庶大典不悞而災民少甦查得上次潞王之國用過拽船等項人夫共三萬九百九十七名俱在所屬州縣衛所人丁內每十丁派夫一名應役九丁幫貼工食以一月爲期連本身共銀八錢仍派雇糧隊并差撥馬共一千四青衣夫一千名每夫馬一名匹派給雇值坤料工食銀二兩一錢今遇福王

之岡前項夫馬亦應照前在於軍民戶丁內派取應用綠道屬地方連罹水旱蟲災軍民困憊已極今歲復被洪濤滄沒窮苦愈甚嗷嗷待哺之民方且籲請議賑其接王令用夫馬萬難仍舊全派於民是以議派召募以安災黎但計合用人夫數踰三萬有奇人數衆多惟恐臨時難以募及未免候事及照先年脩理天津城垣曾蒙各院題留營軍兩年免行赴薊在津做工即今福王之圍關係重大比之脩城事體輕重自別緩急懸殊似應亟爲請留以濟燃眉之急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千露堂

查天津左營軍士三千名係來春在津防汛循照舊例僅足護送三巡王船及修補河岸牽路之用所廉天津右營軍士二千九百九十餘名係來春輪赴薊鎮修防委應暫留以濟時艱合無將天津右營軍士暫免赴薊留津搜船其各屬應派募人夫照數減除則小民受賜重典亦光矣等因呈詳到臣議照福王經臨天津舖贖千隻濟流七百餘里夾岸牽維之夫非三萬有奇不可載在藩封冊籍中班班可攷也往例於瀛海郡軍民內按丁坐派所從來矣第連年疊

罹災校士歲洪濤異常小民逃亡者項計相望又何忍重困以力役之征也該道議留右營軍士不准藉以挽舟可少恤民困而三軍環衛亦可以壯藩王之行色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施行

糾劾稅務抗詔罔利疏 稅增

臣見通灣稅監張燁相繼兩疏皆爲奉詔減見額稅而然其意實在爭詔書之所已蠲以恣縱督之欲也兩奉 明旨一則嚴催直隸順天等處并長蘆運鹽等司節年拖欠額稅一則嚴督七處行鹽地方等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千露堂

照數徵解臣細玩兩疏言鹽稅也而忽強附於廣和店租言店租也而忽插入乎七處鹽稅本欲追逋欠也而伴爲之請停請密詞語錯雜無序轉換不常原其意不過爲蔽頭露足之計肆其虎噬狼貪耳臣若不條分縷析恐無以破其奸而塞其口矣請先言恩詔而後從燁疏一一折之可乎本年四月內欽奉恩詔一款一各省直災傷之處自四十一年以前有該撫按勘奏到部內除京邊起運及請帑外其餘應蠲應折應賑等項事宜俱照部覆用昭優恤又一款一

各運司詳請除三十四年免過外，惟河東兩浙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困累商民，各該巡鹽御史具奏及本部題覆過者，俱准蠲免。今以運司之申報，戶部之咨文實之，思詔之條款，其曰長蘆運司年有帶徵廣和店并道口小灘過鹽稅正耗銀四千九百四兩有奇，此正思詔所謂過路落地生熟鹽稅一槩盡蠲者也。燁乃故抗詔書，強附三分減一之額，稅希圖復徵。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磔者一也。其曰七處行鹽地方赴店驗水程，原係過灣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嚴南泰 疏 稅

七 平露堂

店舊規夫七處行鹽地方長蘆運司已有帶徵鹽稅四千餘兩矣。燁乃另立名色，強逼商人赴監投驗水程，每引過勒稅銀一錢二分，此係張燁以酷刑逼五綱商人牛冲漢等而額外攫獲者也。豈非重疊小稅乎？正思詔所謂過路落地生熟鹽稅一槩蠲免者也。以思詔之所蠲者，妄引鹽臣會議百計撙節，欲為復徵。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磔者二也。其曰順天真定大名三府共欠稅銀三萬五千餘兩，順天欠與否，臣不及知，查臣屬真定府原欠三十四五

六年分該監重收掛欠稅銀八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大名府原欠三十七年分稅銀三十一百五十八兩八錢。燁獨不見戶部之題覆，與思詔之特蠲，予因去歲畿南水災異常，餓殍盈野，臣具疏議留一年額稅以備賑，并請蠲真定大名二府積欠稅銀以延民該部覆云，其稅監銀兩半蠲進內長物，在內帑十餘年來所積不知幾千百萬，此區區六萬九千餘兩進之祇資朽蠹，留之可蘇民生。如真定大名積欠稅銀皆因疊罹災傷，居民懸罄，商賈裹足不前，以致無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嚴南泰 疏 稅

八 平露堂

抽取耳。若必欲取盈，非責之有司，設處必派之里甲包賠，當此民窮財盡之秋，又必不得之數也。何如蠲之尚可以通商賈，蘇民困乎？思詔謂省直災傷之處撫按勘奏到部，應蠲應賑等項，俱照部覆，今以部覆則如彼，以思詔則如此，臣已行道後文該監知會久矣。燁伴為不知，以詔赦所已蠲已留之稅，槩指為拖欠，思重徵以飽欲。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磔者三也。更可恨者，謂五里店弘仁橋乃貨物盛行之地，若做一處，臣不敢一朝若，是以悻悻求去，要

挾君父阻撓詔赦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顧者也

尚可謂有人臣禮乎嗟乎開架手實之名千載以爲

恥今天下自貂蟬抽稅以來算雞豚競刀鎗甚至與

菜傭乞兒爭蠅頭之微利劍肉吸髓令天下蒼然喪

其樂生之心視開架手實名更醜而禍更烈矣我

皇上一旦追念聖母慈恩特頒遺詔盡天下額稅

特減三分之一若近京重疊小稅若長蘆運司過路

等稅若部覆積欠之稅一槩盡爲蠲免恩詔一布中

外惟聲如雷說者以爲此輪臺之詔也大史書之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倪瑞

九

平露堂

下傳之足爲中興之笑譚矣柰之何燁奏一入一杯

之上未乾久頒之詔頓改復者復催者催豈真以室

堂全盛之朝甘爲商賈之行耶豈真以千古絕倫之

孝竟忘聖母之遺言耶蓋緣茲增乘孝順之後何

醉飽之隙進甘美之言肆吞噬之計遂不覺其中之

澤而信之篤也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張燁立賜

撤回仍數以背詔妄奏之罪明正典刑皇上之孝

思爲益光矣

請詔重疊小稅疏

重疊小稅

據天津道兵備右叅政景昉呈據故城縣申稱查得

二賢祠之稅每年該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原係徵稅

南來短載船稅及查各船俱自臨清起脚即臨清所

過者船數不多皆在彼處鈔關報稅徵銀已完方得

開放北行至故城縣二賢祠路經止一百餘里若再

徵稅苦累不堪此二賢祠稅銀委係零星重疊應照

恩詔豁免又據獻縣申稱本縣原無單棹之稅於萬

曆三十四年始有初商人不知仍經遺此地以故歲

足額數及爲稅端所苦或不願行商者有之不願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重疊小稅

平露堂

途者有之尋以有司代稅端而徵數務責滿品徒招

染指之疑竟不可得矣且思本府原有天津大稅單

橋正零星重疊之小稅也煩擾不堪况縣近神京昭

合應免之例呈詳到臣看得河間一府地瘠民貧額

稅二萬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况

乎一衣帶水五關相望而設印獨流泊頭之特免單

家鄭口之稍減却歸併於天津一關者雖減免其實

額稅未嘗虧分毫也稅繁則商困商困則來者稀必

欲取盈其額縱嚴刑督責祇驅之掉臂而去耳一旦

恩詔自天而下，商民歡若更生，曰：吾曹今得復見天日矣。當此之時，若應併者不併，應豁者不豁，朝廷浩蕩之德意，謂何可令遏抑而不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覆議施行。

藩鹽收支違制疏

程嘉

題爲藩鹽收支長蘆違片 祖制蠹壞鹽法墜乞

聖明收回成命，收支河東以維國計，以杜亂萌。事屬藩鹽，兩淮一節，舉朝以爲不可，伏闕力爭，而天聽獨高，識者憂之，謂天下從此多事矣。不謂頃於戶部李汝華覆疏中奉 聖旨：福王所請兩淮食鹽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奏議

十一

平露堂

歲鹽已登舟，著遵旨撥運完備。已後年分，准照潯王事例，收支長蘆食鹽，與寶高朝不諳事體，致生事端，着承奉司啓王，卽行撤回，嚴加懲戒。欽此。夫以舉朝所力爭而不可，幾幸者，綸音忽從天而下，臣未嘗不嘆服。大聖人轉圜之懿，而深惜其攻掣之猶，有遺議也。祖制親王食鹽止三百引，每引重二百斤，視分封之地，食鹽何方，卽於行鹽之運司支取，限何森然，毫不敢僭差，非徒昭節儉，亦以杜凌越。慮至深矣。

河東之鹽，謂鹽如玉，甘美甲於天下。舍河東而支兩淮，豈福王之意哉。此正左右垂涎，淮鹽數倍於河東，居爲奇貨，故熒惑 王聽，卽屑越 祖制而不暇反顧也。一旦攻掣，誰謂不快公論，然不改於衆所共請

之河東，而竟改於意料所不及之長蘆，其故不可曉。豈 明旨所謂不便於兩淮者，獨便於長蘆，長蘆之商民何辜，乃代兩淮以當刀俎也。乎高朝一入兩淮，橫行無忌，揮斥官鹽，而奪商鹽，擅拆官船，而搶民船，種種不法，狀卽蔑 明旨，扞文網，少不慙意。淮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卽爲羣粉者幸耳。今朝雖撤回，臣恐宦監貪狠，蓋其天性，去一高朝，而百千高朝售矣。淮固 祖宗湯沐邑，皇上不忍其蹂躪，而撤之，淪瀛距神京咫尺，實國家根本重地，豈堪此輩魚肉，萬一後來者復脩高朝故事，憑倚城社，招納亡命，飛揚跋扈，以一引挾帶數十百引，以一船挾帶數十百船，首尾相銜，軸輻千里，龍旗之下，翼虎縱橫，當之者焦，觸之者碎，豈惟伍編商人痛遭荼毒，無一寸行鹽之地，將恐盜徒嘯聚，一呼響應，更有艸澤大姦，雄如殘唐，唐徒嘯起其中。

爲所欲爲。監臣平志變。所謂揚旌內指。不同日而抵闕下。真識天下之大利害者也。皇上聰明天縱。豈不知改支長蘆之害。甚於兩淮。突然旨從中出。得無曰。有路王改支舊例乎。夫路王開邸於衛輝。正長蘆行鹽之地。改之爲有名。若洛陽舊食鹽河東者也。舍附近之河東而支紆遠之長蘆。祖宗之典章。開邊疆之大業。此其害猶之乎兩淮。而大姦大盜一旦延之於臥榻之側。卒有不測。正所謂胡越起於輦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危哉。伏乞皇上收回成命。照舊王食鹽例。就近改從河東支取。如此庶長蘆無辜之商可脫塗炭之苦。而河東行鹽之地亦免凌奪之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盛

十三

平露堂

爲災民再請蠲賑兼議鑄錢疏

賑賑鑄錢

題爲畿南災後疊至。餓殍堪憐。危甌可虞。再懇聖明破格停賑。以活民命。以保治安事。今歲畿南半年不雨。赤地千里。臣於七月曾具疏報聞。嗣是甘霖大沛。秋禾稍茂。少可以餬口。不謂天降鞠凶。大旱之後。埤埤水電霜露之災。幅湊一時。秋禾麥芽。極日成空。

嗷嗷饑民。哭聲震動天地。父老相傳。以爲此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災。役也。臣目擊疊災。再爲具疏。凡饑民枵腹待斃之苦情。頌目詭難之亂形。兩疏備陳於皇上。意謂必有浩蕩之恩。且蠲且賑。立起溝中之瘠。孰意其竟不然耶。臣前疏部覆。僅給平糶米十萬石。次疏且留中不報矣。同一重災耳。同一爲民請命耳。在順天除發平糶米十萬之外。尚有賑米七萬石。此臣屬所莫敢幾望也。在山東亦除發平糶米十萬之外。復留存貯稅并臨清稅銀約十餘萬兩。此又臣屬所莫敢幾望也。夫畿南與順永山東錯壤而居。災侵亦略相當。額特賑獨靳于畿南。豈以畿南饑民嘯聚劫奪。少遜於順永。而噬旗稱王。劫庫焚獄之亂。畿南或不至此。可遂置於度外乎。且無論大費不均。有監天地之量。然亂者與而不亂者。不與挾者與而不挾者。不與朝廷之上。以此舉動示人。何異敦狶升木。教盜朕篋。是授人以太阿而倒持其柄也。不幾以國爲蕨乎。况畿南愁苦無聊之人。蠢蠢思動。亂形亦岌岌大可畏矣。七月間畿南畿北之民露宿於黃河之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盛

平露堂

者不下數萬人今皆竄伏於長垣南樂等縣村落中而鹽山慶雲交河諸處山東流移亦復絡繹不絕望門投止見於鹽山交河慶雲之揭報者甚悉而天津道景泰政又以靜海葛沽東民流聚五六千人見告矣嗟此哀鴻以席爲屋以稗爲食皇皇朝不謀夕將橋項海濱終焉而已乎抑輟耕太息以俟特也萬一有艸澤大姦雄乘饑民之勢逞狐鳴之姦如王仙芝起於長垣張角起於冀州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國家之安危未可知也彼時縱大發帑金急停征租民不見德亦莫肯爲我用也雖悔亦無及矣言及於此臣心胆俱寒臣不得已摻括倉庾議賑議煮權救目前第倉庾有限而饑民之待哺者無窮卽如流移食粥者反多於土著不與坐視其死而不救恐亦甚矣幸不見笑於富青州與之則庾糈幾何屢運無術惡巧婦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臣誠不知所以處此矣爲今之計惟有仰懇朝廷大沛博濟之澤以救此一方災黎而已或曰太倉如洗九邊告匱當此時而議營欲獨不爲司計者處乎此正臣所以爲司計慮也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今糞糞饑民日啖草子樹皮以充饑平日折骨而羹易子而食矣誰無人心恐如極楚萬一嚴刑催併非死卽逃不則盡驅而爲盜耳是上雖不停民亦將自停孰若停於今猶望輸於後之爲得也且軍國之需臣亦嘗籌之矣臣聞自昔譚理財者貢賦之外率多鑄山煮海以富擅一時太公立九府圖法尚矣吳王濞管子劉晏劉已諸人史不紀書今獨不可做而行子頃鹽法戶部條議甚悉無庸再計惟是鑄錢一節古人往往用之以濟軍興救凶荒實今日對證之藥石不可不急講也或多設坑冶以廣其鑄或遣官市銅於聚銅之地或遣官監鑄於產銅之山或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以董其役或京邊兼收銀錢以通其流勿以鉛錫耗錢之色澤勿以輕薄損錢之體製勿以金錢實姦商之漏卮勿以大計聽道旁之聚訟毅然獨斷獨行不出數年刀布山積太倉充溢遇有水旱皇上特下蠲租之詔庶小民無窮愁之苦九邊免匱乏之虞而朝廷亦晏然坐享安富之福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四

徐學遠閣公 宋徵室尚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恭 樸季直參閱

兩淮鹽政疏理成編

袁世振

附戶部題行十議疏

戶部十議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復 祖制行正鹽大疏
邊內二商之壅以急採邊儲敵壞事山東清吏司
案呈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戶部十議

平露堂

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策兩淮歲解
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五
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各有奇除
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雖不解太倉併其銀數
實共該鹽課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又各邊商所中
鹽糧銀兩浙蘆東共該銀六十餘萬兩總鹽課蘆
糧二項併舊額新添計之實有二百餘萬之數每
歲完不缺額庶合民賦牽補邊計猶少二十餘萬
乃今竟何如也兩淮鹽課停歷兩年有半已少銀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戶部十議

平露堂

一百七十餘萬有奇今歲又復愆期將逾秋俾而
上解方至則下解必更踰越足將又歷半年矣合
三年則欠二百餘萬矣又如雲南額解稅銀二十
餘年少銀七十餘萬此皆舉朝能知之能言之者
至于九邊鹽糧因淮鹽壅滯引難售賣缺額尤多
以停歷年分言之今四十四年總查完數則四十
三年以前各鎮所中鹽糧皆應全完永平一鎮鹽
引銀僅四千兩其報完稽考簿如期繳到寧夏祇
繳至三十六年欠八年延緩雖繳至三十九年中
有三十六七八等年未刊加後四年共欠七年固
原繳至二十二年欠十一年宜府遼東俱繳至四
十一年欠三年甘肅大同山西神池等堡俱繳至四
十一年欠二年薊州繳至四十二年欠一年以各
鎮額數扣其欠數實共欠鹽糧銀二百三十餘萬
其所欠雖曰歷年漸完實則積累而逋耳又以尅
減斗頭言之十數年來自各關行浮課鹽正鹽邊
引不售邊商賠累拘囚刑道其額糧竟不能完除
歷年所欠卽有完者每年告減斗頭四六交納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實未經半敗，通同該倉，虛出開鈔，據各鎮所申，倉弊如海，甘死不更，則何有半數入倉也。卽有半入，姑以十年計之，已虧邊餉三百餘萬。合舉年虛減十餘年來，共損鹽糧五百餘萬。此惟邊臣能知之，時爲苦請，而舉朝所未必盡知者，總鹽課鹽糧所勦國計，遂至七百餘萬矣。推原所自，悉由開允倚借浮課，肆行大誣，遺禍至今。尚蔓延而木已也。計內帑淮鹽，所入不過一百二十萬有奇耳。乃令國計虧至七百餘萬，日今已後，尚未可知。然則中涓竭澤，其于國家，利耶害耶。夫往者已不可追矣。乃見今壅阻之禍，勢切然眉，何以救之。救之則莫有急于兩淮者。蓋九邊鹽法之壞，因于兩淮。各運司抽引之阻，亦併受累于兩淮。據節年各邊鎮督撫司道咨揭申呈，蓋未有不深憤淮鹽之害，貽害邊儲，因請本部亟爲導導者。今邊商貧已徹骨，急已潰死，上著不完。至于拘制也餘，也餘不足，至以倉鈔抵餉，項人同五路。商人劉尚質等，告稱粉骨碎身所誅殘何，哀求本部設法通理兩淮鹽政。山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鉅商人趙一鶴等，告稱本鎮一十八萬鹽糧，今經四載，尚未完納。商命殆盡，軍需無輸，哀求本部疏理鹽法。責令兩淮新舊均行，宣府鎮商人徐恕等，抱其不售倉鈔赴部投告，極稱兩淮鹽法壞極，引日壅積不售，家產賠盡，無路可逃，只得將往淮上所賣不售倉鈔寄庫，哀緩比追新糧，仍求本部設法疏通。超活錄命，凡今九邊商，赴部訴告者，無不搶地呼天，拊膺泣血。且謂及今不清，終無望清之日。蓋惟不理，誰爲疏理之人。嗟夫，邊商之怨望極矣。國計之靈耗深矣。此豈盡兩淮之咎哉。弊習相沿，從來已久。日深月錮，改轍爲難，邊窮不能控腹，腹急不暇顧邊。惟本部兼提邊腹，是宜超然洞觀，蕩然更始。庶令下流游而上源通，內商既濟，邊商自甦。鹽法其猶可幾而理乎。理之此其時矣。蓋兩淮是時商借庫借，並處其窮，故今上爾遲至，日敝一日，使不及今料理，邊卒呼庚，難復假貸，毋亦自損寶藏，持鉢向人耶。頃因請帑奉旨從長計議，竊念國家長久大計，莫過攝法，儻及今設法疏

通兩商均利卽往時通欠猶可漸次追補然則今日體度越司利害不容須臾緩圖者誠莫急于兩淮之鹽政矣案呈到部有得今日鹽法敲壞其禍先中于九邊潰決之勢良宜亟挽聞今兩淮疏引設爲新舊均行之法似亦兼爲邊商但所謂新引之行尚有八年之前則邊商不沾其惠也蓋自四十二年已前邊中倉廩悉已賤價投之閭戶矣置有窮商在淮需次然則淮上之疏邊引不過閭戶巧借邊商之名以自爲疏耳故近日邊商家控更

疏引何策乎所幸浮課已去如人病根已拔是乃梁肉充養之時而非藥石攻疾之時且不必過爲一切之法以束縛之祇復往規正行正導將每年遊鈔隨至隨製新引獲利商困頓蘇所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至于兼疏積引尤有成法蓋我朝鹽法自正德迄今凡三歷而今爲甚正德末年權關占窩兩鹽大壘至嘉靖初年爲小鹽之法以疏之嘉靖末年鄒想卿增行引三十五萬淮鹽復大壘至隆慶初年龐尚鵬倣小鹽之法以疏之迄今十餘年來增課橫行淮鹽復益大壘謂亦宜倣小鹽之法師其意以疏之臣茲不揣竊謂今日兩淮鹽法須以急救二商爲主以急復祖制爲經以正行見引附疏積引爲題目以預關引目改行小鹽倣前人已事爲方略預關引目所以行新引也改行小鹽所以疏積引也見行正引而帶疏積引如見徵正賦而帶徵風通所以復祖制也祖制復而二商蘇矣二商蘇而國計舉矣蓋新引之利人人所攘臂而爭趨焉者誰是舊引日

積無法疏通，則併新引之利而捐之。今有法于此，令得新引之厚息，而又併沽舊引之微費入其舍，諸舊引新引皆以一商合併而行，其虧本者少，而其獲利者多，故積弊漸疏，而新課無套搭之憂。倉鈔盛行，而邊引無不售之嘆也。臣與司臚傳采旁諮，考今憲古，蓋講求者累歲于茲，以爲今日兩淮疏理之法，無踰此者。是爲萬曆四十五年鹽法議十篇，恭具書明，進呈御覽。前三篇卽行正引疏積引之法也，其後七篇皆鹽官要節輔前法而行者也。伏乞聖明俯賜裁定，勅下臣部速行，國計不至大壞矣。或謂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一益法而十篇詳復，無過濫乎。曰：行須簡易，說必詳明，數十年謀政，不博久矣，使我祖宗簡易良法，盡付湮沉，臣竊悼焉。以是不惜繁詞上瀆。君父下告，專司雖千萬言語，其要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正行見引，附疏積引而已。此我祖宗典制，萬世不易之經也。卽補偏救弊，時有變通，而此制終不可改，豈不易簡，豈爲難行。自是而平場鹽之價，自是

而酌行法之叙，自是而折衷淆亂，風勵鹽官，自是而禁私販，行食鹽，議處停壓之課，無非求所以復祖制之舊，要平準之歸，惟就中或另有喫緊機局的確情形，臣聞見未必全真，推行未必盡利，則所賴巡鹽御史及督按諸臣，不妨潤色剪裁，同心共濟，以務底于鹽法之正，不必策之盡自我也。適當邊計敵壞至極，臣謹嘔心具議，易任激切待命之至。等因。萬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部尚書李等具題。十一月初五日奉聖旨：這所奏行正引疏積引諸議，深于鹽法有裨，着各該衙門着實遵行，務使商困漸蘇，邊儲永賴。議商覽，欽此。

議

鹽法議

此一條論積引之弊，與宜行見引太

大理鹽法，如人治病，語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兩淮鹽政，內商邊商皆極困重，徵而邊商尤甚。其事勢觀之，則誠急矣。然而浮課既去，病原已拔，雖有積滯，自可徐爲疏導。正是緩則治本之症，今不務正本清源，而惟攻積引之是務，何異沉痾將起，而日服

平順將終不可採藥矣何謂治本固初益菜商人率
田寒下邊中間之艱艱云此甚盛際不可復矣已
而邊內雖分爲兩商從壓實相爲依附邊引隨到隨
賣內邊隨支隨掣所行者即見年之引而邊商無守
候之艱所掣者即見年之益而內商無壅積之困此
所謂益法之經常固計之根本也迨至近年以來阻
滯日甚敵套相沿即如行引一節邊商就倉勤到運
可矣守至何年而後起紙關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單
矣守至何年而後得價展轉轉延河清難俟不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足已何謂積年之壅引自存
積火燒淪消上本諸多名色橫行橫壓日皇日甚或
稱幾百幾十幾單或稱幾百幾千萬引入海算沙茫
無確數者是已雖其所壅之引原不在逐年額引之
外并不欲速之行也但壅積既多須疏導有法臣謂
以行見引爲主附積引而漸疏之則通利有期若以
行積引爲主累見引而日壅之則弊數無盡差此益
政永絕疏通之望矣請先言積引之弊而徐及行見
引之法可乎蓋行積引則慮新引之不售故不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承兄套父子兄弟不相保而皆以命殉者是長爲飲恨之圖也。夫政平而商賈趨焉乃不顧歲于其市而設爲一切之法以束縛之于是上以套縛下以套應抵驗祇屬虛文揮單遂爲故事巧詐叢生夾帶無算。是名爲弊竇之格也。日淮南所納于太倉者每年止六十萬有奇之正數耳尚有停壓而無羨徵若使買見年引月卽謂之徵見年餘銀實固不加而名則甚正今以壓掣之故至開預借之名在上者以常賦而爲乞貸則不雅在下者以乞貸而受敲朴則不仁是

之不可此所謂緩則治本之說也。或曰內准歲掣十二單額行九十萬引今若以行見引爲主卽占引七十萬五千有奇矣後止附行積引十九萬有奇尚望有疏通之日耶曰每歲行鹽終不敢越九十萬之數并除七十萬五千有奇見引一切俱照常規支掣不敢分毫越格者戒紛更也其餘附行積引雖亦不越十九萬有奇之數然猶儼都御史小盜兼引之法則可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矣此通同滯也行之不過十年借引盡銷而每年見額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一切皆仍舊貫無增損焉無變易焉囊所謂邊引隨到隨賣內監隨支隨掣兩商均利國計充盈可立見于今日此緩則治本之效也。且今兩淮所稱積引動至五六百萬或七八百萬臣以爲次無如許之多蓋弊引參半耳何以明之每歲邊中不過七十萬引乃兩淮例掣有九十萬引自十數年來平糴掣積每年卽少數單准北常有三單淮南常有六單七十萬額數所少無幾卽謂淮南尚有五四三二單時然近年已行八單以八單抵二三以六單抵三

皇明經世編

南淮鹽政編

戶部十議

平露堂

四截長補短極少亦常有五單則十年以來十七十萬正數中每年止少行八萬餘引十年不過少行八十餘萬引耳況浮引之行歲止八萬正與少數相當合以停壓兩年有半未行正引又不過一百七八十萬耳總之惟有二百五六十萬不爲虛數況各邊引尚有曠歲未中者則何以僅積至七八百萬之多也頃據鹽法道臣申呈本部謂細查上元江寧等六縣食鹽引日自萬曆二十二年起至四十年止共積有未繳老引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引不行運銷由此皇明經世編

蓋法議二 此一係論正行見引之法

今聞兩淮之疏引也新舊兼行裁省套搭之半漸銷舊引之積其于正行見引附疏積引之意不謀而合顧其間更有須商確者在焉何也今淮上所謂新舊兼行者舊引斷自三十二年是矣乃新引則斷自三

皇明經世編

南淮鹽政編

正行見引

平露堂

十六年是皆國戶所收之引而非邊商見到之引也蓋自四十三年以前邊中倉勘多以賤值投之國戶與邊商無涉矣故今欲摩自四十五年復 祖制行正鹽必以行見引爲主而行見引必以四十四年所到邊鈔爲正今冬到淮卽據實價免其守候早得回邊所慮者惟是倉勘不便填賣則有預關引日之一策焉此策一行能使倉勘到淮卽爲新引不苦邊商守候不令國戶賤收而貴賣一舉而邊商內商兩獲其利誠鹽法之一肯綮也查得萬曆十九年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條陳預關引目以免邊商守候之艱本部覆行巡鹽御史周孔教等酌議以爲甚便覆奉欽依已經行各運提司呈明按鹽衙門每歲差官徑赴南京戶部預先關刷一年引目發司收貯候九邊商人上納鹽糧已完投到勘令卽便給發見在引目聽其下場支搆免其守候此法可謂至善然竟不能行者何也彼時但欲速邊商中引之利而未復見年行引之法引既不行于見年則雖預先關到引日內商竟不承買夫亦何益之有故預關引目必力行見

引而後承買自速欲行見引必預引引而後支型
不羈此實相須以爲用正每年兩淮關中邊關七十
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所謂見引也今欲正行見引
即從四十五年爲始預于四十四年冬該運司遵奉
欽派呈明巡鹽御史差官徑往南京關刷丙辰年引
日到司收時俟今四十四年邊商納完近年鹽糧中
邊關引發到助倉照依到司次序該司即將見在引
且逐填姓名年月照例三等順逆榜派給發邊商賣
與內商下場支換法令初行或邊商未必即到該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工部見引五
平露堂

查明四十五年應該行引內商的名預徵引價貯庫
俟邊商隨到隨給不必與內商親手貿易可也其引
價准照倉助原額大輕之以五錢五分爲率大以見
引而吏減于倉助之價則利在內商售倉勘而仰同
見引之速則利在邊商兩商均利而國戶無所操緩
急之備此所謂正行見引之說也若夫行見引之商
則又不外于積引之舊商脫凡舊商則見引乃爲超
掣伸發出而鑽營大利人官反爲累法之虞前鹽臣
設爲新單所免公格祇因行新單一商而行估單者

一商病瘁既不相關運速自生計較于是終格不
行亦法未盡善耳運司于部文到日即查積引舊商
共有幾何名數俟順積壓年月序次刊爲一冊以已
納餘銀已買邊引者爲先其納餘銀未買邊引者次
之冊中商名止許用一的名不許混用即名頂名種
種詭冒每年淮南仍行八單每單亦仍以八萬五千
引爲率但內以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數行見年正
引以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數行歷年積引其積引
又做小鹽兼引之法則一引而行二引倍爲三萬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兩淮鹽政編
工部見引六
平露堂

七百四十四引每年編單悉照刊冊先後順序審
定即以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舊引之商爲六萬六
千一百二十八見引之商此一單見引之數八之則
爲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是淮南一歲正引之額數
也此一單舊數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之則爲十
五萬九百七十六是淮南一歲附單之額數也今之
則爲六十八萬是淮南一歲八單之額數也往時搭
單之法如去年行係字七百八十九單爲七百六十
七單所套七百六十七單又爲七百三十九單所套

凡庫內有消乏半段或彘巧賄脫者單口各定難干那補故每年借庫銀十餘萬竟難追償而司庫漸空今照刊冊編審人到卽爲覈點僅有事故卽移歷冊後亦誰肯有規脫歷年者乎則正課定足而庫藏可永無那借矣此其小者至于歷來套搭如束濕薪昔日素封盡成乏買若歲行見引又何搭單套借之足憂乎惟是餘銀之數淮南六十八萬引除十五萬有奇行舊引外祇有五十萬稍縮係徵新課若止照舊七錢雖加割沒尚未足六十萬兩額解之數似非入錢不可者雖徵八錢視近年淮南所徵餘銀至一兩二錢五分不足又加借二錢缺多諸商自能斷此矣又近年加帶銀五萬六千兩還餉所需難議停止仍淮南每引帶鹽十斤徵銀五分淮北帶鹽二十斤徵銀一錢俱照舊行無庸別議或曰淮上諍諍以銷是引爲說而本部獨與遼商無涉者其詳可得聞歟曰往者遼內二商相爲一體近者藩籬已拆分爲兩家每年遼中倉勘盡爲閩戶所收其閩戶卽內商之有力者其收價僅一錢有零甚有往還賤收價尤

不過七八分而止蓋也餘軍上所得以抵月銀之數雖賣價極薄猶愈覆詎遼商安得不極困歟故今淮上以三十六年爲新引實自買自賣爲一家溫飽計耳于遼商何涉也今欲急救遼商須令遼商實沽引價欲令實沽決無越年稍停一年卽不可待矣彼四十四以前所中倉勘能枵腹忍飢待至四十五年而後賣乎况縣今之法雖待至五十年尚有未賣者故淮上以三十六年爲新引誠未悉遼商之苦耳又兩淮謂遼商停引在淮需次者尚有十之二三亦未免爲內商條議所誤推究至此見引之行豈容一日少緩乎哉

鹽法議三 此一條論鹽稅積引之法

夫見引行矣祖制鹽法復見于今日所裨益良至鉅矣顧行一單見引奎一單積引况十二單之內止餘十九萬有奇之數以疏壅滯則所謂舊引之積動以數百萬計者何以銷之於是有一屬都御史小鹽之法焉則舊引可疏無妨于見引之利必諸商之所樂從者也蓋歷都御史因嘉靖末年加增工本鹽三十五

萬引以致停積每引五百有餘萬乃權宜酌處為曉
通之術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大包為小鹽每引止
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銀五錢二分淮北納餘銀
三錢七分三厘淮南每單八萬五千引加增為十萬
四千引淮北五萬五千引加增為七萬引每年視常
額多銷引二十一萬有奇一則寬恤商人一則疏通
引見此法于銷引得矣然那校舊則稍屬紛更况輕
減鹽斤則水商不服因而增加鹽價則地方生擾所
以雖未飲依而竟未之能行蓋法雖善而有未盡善
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露堂

者有是在酌量用之耳夫兩淮歲掣十二單既行九
十萬引矣內除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不可增減
一引者謂之正行見引其餘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
引當以小鹽之法割而分之則倍行引三十八萬九
千六百四十引矣蓋今見行鹽則每包重五百七十
斤與水商開價得銀三兩二錢每銀一兩買鹽一百
七十八斤此刊定例也若少一斤必無以服水商之
心因少斤而欲加毫厘之價于地方決至貽地方之
害皆不可行者今以大包五百七十斤為準再加鹽

一百四十二斤則為一百七十八斤者四引以得價
四兩則行二引每引重三百五十六斤各得價二兩
雖行二引而包索賑濟過哺挑河諸項俱止作
引以省其費費既大省尚亦有利哉即使此二引未
必有利然免其過引套搭徑許正行見引四張不足
亦三張有餘此三四引者既減其過引之價縮見引
為倉勘又減其餘銀之數縮一兩四錢五分為八錢
又減其場鹽之價行運司遵近議查盤場灶十年所
報未支之鹽嚴督上倉除正支外餘悉官賣與商為
買補則雖欲踊貴不可得者集此諸減以超掣見引
所得已為不費而況兩淮鹽法從此行大直道絕無
留難盡解套縛絕無繁累母論數年之後積壅盡疏
為利百倍即今虧而兩利人未有不樂從者故一
引而行兩引所以為疏也兩引而仍一引之行所以
為省也雖倍行引三十八萬有奇而終不失十九萬
四千八百二十引之數所以為固也雖倍行十九萬
四千餘引總不過多鹽四萬餘引所以為銷引計也
改引而不改斤所以為水商計也此假改小鹽附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露堂

稅引以補行見引之法也。該運司既將積引之商照納餘銀買憑引，年序次刊定成冊矣。至每年預關見引到司，卽照此冊查撥每舊引一張，許行見引二張，約以三十八萬有奇之舊引配七十萬五千有奇之見引一舊一新，在淮南稍未足，在淮北則有餘。該司編搭務極均勻，毋致偏多偏少。每年撥定，卽備將新舊配數先行報部，以便查覈。其積引之見鹽者，亦刊定一冊，查從何年月日壅積未賣，今引見在何人名下，挨次順編，不許錯管紊亂。據此二冊編單買引，呈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附錄卷之五 丁需堂

之矣。然淮上之兼行，南北異致，殊非盡一。就淮南論，以六十八萬引，割而二之，下行新引，半行舊引，幸免預徵，似亦有利矣。然舊引二八套驗，仍費買引之價。新引斷自三十六年，無救邊商之急。且正價八錢餘銀，一兩四錢五分，牽制繁重，本稱簡便，法既變而不暢，商終困而不紓。若臣今所議疏積引，則行積引而不復有套搭之費也。行新引，則正價五錢五分餘銀，八錢而已。不復需正引八錢五分。及餘銀一兩四錢五分之多也。況兩舊引行三，新引有餘，又不止一新一舊之相兼也。嚴禁場鹽設法減價，又不復三錢一桶之貴也。新引以見到倉勘爲主，又無復姦商操權之害也。此其利害顯然明白。或又曰：此于銷邊引得矣。惟是引協定價三兩二錢，商人猶謂虧本。今改小塩實價二兩，諸商必另增一番餘議。謂朝廷預備商本四百餘萬，今每引減價至此，豈堪賠累耶？曰：當存積之行，不過六萬餘引，卽合併諸項浮課，每年不過增行一單之數。然當其時，動礙四五單塩，甚至有兩年而後得一京掣者。此何以故？諸姦商窺打大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附錄卷之五 丁需堂

包銀一引而行八九引之鹽每一年而暗奪二三年之課此其利在商耶在國耶至令國課停廢兩年有半商引率積數百餘萬皆諸商自竹之孽而動以預徵尤怨朝廷若謂此爲預徵卽今所徵方在四十二年春季壓遞三歲足壓徵而非預徵甚明也臣查鹽法條例正德五年該臣部題准商人領到引目一千引以上者五年一千引以下三年止許限內行用過限者盡數沒官正所以杜將來之姦偽防見引之梗塞也今諸商壓掣之引有過限十數年者安知非

皇明經世編

國朝文獻

卷之十一

上

江南老引類數今不甚虧母錢足矣其息則取之見引其全無利也試與今淮上新舊兼行之法相掣而論其售虛一包得價三兩二錢今部行得價四兩但以對爲三引多引價及餘銀共一兩三四錢耳除雜費無增外又多賣銀八錢又不令套買邊引今淮上雖行舊引三十四萬然仍用二八抵驗之法則仍套買邊引二十七萬有零今盡歸之別于食鹽中派銷矣若大新引起掣之利尤有難于彈述者淮上引價八錢五分視部行五錢五分孰多餘銀一兩四錢五

分視部行八錢孰多塩價每桶三錢視部行新法嚴禁鹽多况今淮上所行祇爲免諸商套搭而套搭又不能免終構權宜非塩法正經也率此而行終無倒斷臣部今既挽塩法而歸之正則套搭不除而自解商利不期而自倍或又曰淮南壅滯用此法疏之是矣若今淮北行塩通利則仍舊買不亦可乎曰爲此說者但知北商之未若而未暇一體于邊商也但知北課之易徵而不知塩法之均敵也當關課橫行淮南如幾故法壞而商亦窮若淮北則未甚燦原雖商

皇明經世編

內准鹽法編

附錄

手書

貴相保而正法亦已大壞况淮北之商尤與淮南不同一窩則父子兄弟相守一行塩之地則姻婭親戚相據自十數年來北雖亦有預徵而不同于南之預徵南從稱貸中出而北從信息中出也南則搭單買引而北則不須搭買其引從倉助賤收不同于南見引費價也故爲北商者家日溫而某日回往往主邊賤收倉勘而邊商日益削矣其情買關戶引至一兩外者詳也若果一兩一二錢買引今減至五錢有不爭趨者乎况臣部所奉祖制以行塩者惟有法之

一字而已。行于南不行于北。尚可謂之法乎。今淮上見北商鹽課易徵。遂聽其自相幫火。仍習套規。不買邊引。不顧正法。終非可久之道。且北商亦未有以行見引之利。告之者。若使之見引之利。其亟于遵祖制。行正鹽。將若赤子之烹乳哺矣。淮北茂行引四單。每單五萬五千。共引二十二萬。內見引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四道。附行積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六道。以小塩之法。制之。爲八萬七千六百九十二引。以八萬有奇之積。引行十七萬有奇之見引。是以一舊引。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而行。二超掣之新引。視淮南更爲有餘者。利莫厚焉。北商何苦而不樂從乎。且查每年加罰之利。常重于淮北。而稍寬于淮南。蓋鹽臣苦正課不足。不得不擇其編肥者補之。然終無以服其心。曰。代邊商受罰也。謂二十箇月前引。尚在邊商之手。不得爲大違限。何以甘罰二錢。是引引違限。人人受罰也。夫不服其心。而強罰之。亦非正法。課果不足。不若照淮南例。除舊額外。每引明加一錢。淮南以上而加八。淮北以五而加六。免其套搭預徵之害。彼亦何苦而不樂從乎。卽

六十萬之額。再有未足。加以割沒。及江南六縣餘銀。庶亦不達矣。

鹽法議四

一修減平場鹽之價

每歲行正附引百餘萬。誠爲三商均利之法。所慮者。惟場鹽踴貴。有當亟爲議處者。蓋十年前。甚苦塩賤。而病灶近十年以來。又苦塩貴。而病商。往一桶重一百五十斤者。爲價僅七八分。近漸增至三錢。每一引須火鹽五桶。則去價一兩五錢。又去正餘價并包索販濟挑河諸項。經費難以毛舉。及賣與水商。僅得價三兩二錢。必至虧本。如是而多責之行。正附鹽引難矣。近聞兩淮病商脂之竭。憤倉塩之空。極力清覈。改減價值。誠爲疏通根本。然而竊灶未必樂從也。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廣詢博採。蓋有五事之當議焉。一曰覈倉塩。兩淮歲額塩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除開豁逃亡及改徵折色外。實徵本色。主倉塩三十三萬三千二百餘引。耳。視之歲額。僅僅強半。以若干紳蕩辦若干引塩。以待商支。奚啻足矣。乃單塩停滯十餘年。未制。各場額塩亦停下十餘年。未支。及至關支。輒稱無塩。每千引

或給四五百引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違限不得
不賈買以足榜派之數有唾手以任穩姓負騙耳竊
謂三十場額課年年報完報則有鹽支則無鹽不知
此十餘年額課之積畢竟頓于何地乎益場官也總
催也竈戶也吏胥也盡以場鹽鬻之私販無一登于
廳者而分司官又與若輩巧為欺蔽雖有查盤祇循
故事今所望于鹽臣嚴督三分司官查覈倉鹽按其
十餘年來所報完數從何年起至何年止未經商支
已入倉者幾何未上倉幾何務要清核明白一一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法追完盡入倉販以俟榜派之商隨到隨支其所徵
入之課或至克陳即為平價賣作商人火鹽既省上
倉耗費又免久堆消折而價以二錢一引為率時可
以給輪年支商如是則價無騰踊而杜無積騙此誠
甦商要務也蓋此鹽雖曰灶通實姦總乾沒為多一
遇查盤則借稟那支遇商支放則重復徵收資灶受
無窮之害支商受無鹽之苦彼分司官苟非素已奉
公寬嚴劑量亦難以一旦取盈矣是在巡方者一查
行之嚴其殿最庶幾倉蠹以實倉鹽誠平價第一義

也其二曰禁越場以三十場所煎辦之鹽供各商關
支買補充然有餘易至貳貳三四倍于數目惟是
祖制三等榜派支買各有定場于此場支正鹽即于
此場買火鹽乃近年以來羣三十場支鹽之商而併
聚于富安安豐梁垛何垛東臺五場場鹽雖欲不賈
其可得乎彼二十五場者豈不以鹽為業而正鹽則
僅支折價火鹽則委棄莫收如去歲通州分司所申
廟灣一場東南北三倉所積鹽至七百餘堆已榜派
者不肯赴支未榜派者營求不派欲不賣之私販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可得乎以彼五場鹽價之騰踊至此二十五場私販
之橫溢私販溢則正鹽不得不壅此徵錢則彼不得
不徵費乃問其所以舍此而趨彼者何故則曰道里
便也大鹽聽于法豈徇商情之便利而棄此二十五
場之斤兩盡聽私鬻耶曰運河深也夫掣鑿有挑河
之價徵時在司本宜時於時濬況三十六年統濬之
後迭段議工運工議人定人分地每歲委查照各挑
濬者為定例臣部覆奉欽依商杜承煩何不查何疏
通致為支運梗耶曰人情習熟也謂宜斷以榜派場

分爲據派在某場者正鹽火箱俱不許越場又買越必法若楊派之時必須照前院事規不許預先買求及派後告改每月支放完日呈院查考違者必重法誠使楊派官及三分司官精明振作傍法抑情于此易易耳惟是地有遠近則利有重輕前院議將三十場分別遠近近者照舊數支買鹽斤次遠者每兩量加商鹽十五斤遠者不足以病商而反足以增利誠使而可行者夫使諸商散買于三十場而不羣聚于富安五場何踊貴之足慮哉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三

自明經世編

內准旗政編

平露堂

元

曰護商貨商人所以專趨富安等五場者微獨以道里便也亦以地邇人稠懷貨無慮若餘則除淮北五場外尚有二十場濱海人稀崔荷多警厚亡之恐誰肯赴者竊謂各鎮標商輸稅幾何尚有沿途護送費以通行旅耳矧淮商歲供百萬之課乃驅之不測之鄉以逐蠅頭之利卽越場有禁其誰聽之故欲諸商遍赴各場須逐場客爲護送爲獲送計各場灶勇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哨巡非乏也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以相犄角每營以三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

之每營僅隔二三里計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守遊奕而半居守以其遊奕之半夾衛商舟以行而以其居守之半時張應援之勢如有失事營哨必懲并嚴督地方捕官賊在必獲則地方永靖資本無虞二十場不必驅之而自赴五場鹽價不必抑之而自輕誠平價第一義也其四曰窮弊源夫三十場草蕩之地自淮南起呂四距廟灣凡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一里淮北起莞瀆距徐瀆凡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每年煎辦鹽斤不知幾何而所供正課止三十萬三千二百餘引耳尚通欠不與商支則餘鹽盡歸何處以朝廷煮海之利而悉付姦人囊中裝可恨也萬曆二年臣邵覆御史王琢玉題謂禁捕私販同當嚴于經過開津尤當窮于產鹽處所凡私販鹽斤決無越三十場外自爲燒煮者總是各場灶丁苦正鹽之不買火鹽明通私販違禁盜賣該場官攬與分司官知情故縱踴得爲常此禁不嚴雖經兩地方百方巡緝終難斷絕蓋不正其本源而徒防其末流耳

自明經世編

內准旗政編

平露堂

辛

鹽引式中明載捉獲私鹽仍須追究是何場分所賣

撞貨依律擬絞。國制森然，寬格不行何也。合行巡鹽御史通行兩淮管鹽官員，務要常加密訪，但有凡戶私賣鹽斤，查照引式及節年通行事例，嚴行處斷。如行鹽地方，獲有盜犯，務要根究來歷，原係某場某灶轉賣的，係何官攬通同容隱，審究明白，一體重治。則盜不洩于私販，自不得不售于正商，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五日禁里蕩，視制草蕩每場若干頃，皆禁之以長草煎鹽，而近乃漸墾之，以開田積穀，穀之利豈不倍徙于蕩，顧有所甚惡焉者，善乎前鹽臣之言曰：皇明經世編 兩淮總督 楊 吉 奏 平 露 室 蕩即產金，金不能燒灰淋滴，租即克帑，帑不能煎滴成鹽，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乃今貪富豪三釐之租，賣祖宗百年之蕩，皆運司及三分司官圖升租之利，給帖爭先，徵銀恐後，場官分管批文起解，在三分司各有十處莊田在運司，則有三十處莊田，此兩淮運司所以督者，視焉懼府，不肯者曰爲奇貨，自前鹽臣上疏清理，臣部覆奉 欽依，所委副使張鳴鶴等三臣查丈，要見三十場地方舊額草蕩若干，現今開墾成田若干，升科徵租，自何年爲始，租納何處，運司查

明另項收貯，解部濟邊，毋得朦朧隱匿，以滋姦弊。仍造青冊送部查考。迄今十餘年矣，竟無一字報部，據彼疏中廟灣一場已開至九萬九千二百餘畝，又三十六年查出草堰一場，東西南北四圍并四十總開墾逃亡草蕩十萬畝有奇，則三十場可知矣。今又越十年，則所墾又不知幾何矣。開墾日久，草蕩日促，草無從出，鹽將何辦。彼豪姓方畢力于農畝，鹽雖欲不踊貴得乎。是在鹽臣嚴覈請禁庶草，日養而鹽場辦誠平價第一義也。合此五者以平價，價萬萬無不平者，其子行正附引百餘萬，何鹽貴之足憂乎。皇明經世編 兩淮總督 楊 吉 奏 平 露 室 蕩即產金，金不能燒灰淋滴，租即克帑，帑不能煎滴成鹽，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乃今貪富豪三釐之租，賣祖宗百年之蕩，皆運司及三分司官圖升租之利，給帖爭先，徵銀恐後，場官分管批文起解，在三分司各有十處莊田在運司，則有三十處莊田，此兩淮運司所以督者，視焉懼府，不肯者曰爲奇貨，自前鹽臣上疏清理，臣部覆奉 欽依，所委副使張鳴鶴等三臣查丈，要見三十場地方舊額草蕩若干，現今開墾成田若干，升科徵租，自何年爲始，租納何處，運司查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五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編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蔡 樞李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五

此一條論行鹽次第及釐弊要策

問欲行今法次第當何如曰惟判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其次則判定邊引名冊其次則節清商賄以速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行鹽卷第一

平露堂

製擊其次則嚴禁月利以速運賣其次則查刷所書之弊以公派口岸文冊而行撫之事畢矣乃預隔南京引目預行南京戶部改鑄引板尤爲急務此行法之次第也蓋預關引目非但爲邊商邊商携倉鈔到淮倘卽有引目填給分賣固善恐一時引口未卽開到則運司先將庫銀給發邊商早得回邊運辦下次蓋糧斷不可以引目未到使之需次窮旅致悞國課然則倉鈔可以速售固不俟預關引目之至矣而預關引目則全爲內商行本年之正鹽而設蓋內商欲

行本年之正鹽而不得本年之正引則何所據以行蓋如明年行四十五年見鹽則須得四十四年見引今審各邊商所中未賣引見在手中未卸與同戶者大約止有四十餘萬則又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倉鈔耳安所得四十四年鈔勘以爲關引之地耶所以謂之預關者其肯察全在于此該運司奉欽依到日且據各邊商手中倉鈔未投賣與同戶者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四十餘萬引先將庫銀每引五錢五分給與邊商回邊以五錢辦正課以五分爲腳費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行鹽卷第二

平露堂

雖絕無利息此時且急上解應俟行五六年後內商獲利然後漸加引價加至六錢五分如曩日所定倉鈔價數卽止再不必加以重內商之困且令書商鑽占國戶垂涎以奪邊商之利也引價既給仍先于該庫備價起紙速往南京關到丙辰年一年引目到司照新刊積引名冊派與內商下場支鹽仍卽追引價及紙價補還該庫其引背務將借用某年倉鈔填註明白倘各邊商見鈔足用則已如不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則將同戶之引照刊冊序次撥賣

以足額數此明年一年法令初行姑且齊其不齊以至於齊不得不爾若四十六年行引則預令各邊商皆中四十五年倉鈔務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之數該司預關引目預徵引價皆斷自本年爲始不得有一引之參差乃爲復祖制行鹽本意耳其四十四年已前未中鹽糧各餉司及運司俱清查明白俟年順序刊一通欠名冊俟五六年邊價漸加仍照各邊所欠分數如民賦帶徵二分至積引疏通之後即將此引序行以補淮上停壓兩年有半之課此一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行鹽卷第二

平露堂

舉而兩得之者若南京戶部引格模糊從來已久年號漫難檢覈追鏡徒爲故事人皆謂每年改刻木板爲便不知祖制原係銅版未敢易而爲木但如各衙門印引改鑄之例今詩旨明白卽行南京將各運司銅鑄引版年久模糊不明盡行改鑄以新耳曰自明年爲始所行者係今年之引另刻一木戳橫列萬曆丙辰年兩淮運司監引十一大字打于引頭其引紙比舊稍長半寸以便設印戳完足數卽毀之每年如此改刻但改木戳而不改銅版引上仍用部堂

及部司二印顯明辨後而多留餘紙令各衙門逐節填註某字號勘合邊商某人中到某年某項鹽引某官榜派某字號榜簿內商某人承買某年月日下場支鹽某年月日到橋上堆某官驗放某月日過關抵所某官掣摺水商某人成交解細某官督綱某月日江浦京掣某官查驗某月日領水程至某省某口岸發賣某月日到某府州縣投驗某月日某府州縣追繳訖俱要逐行指頂大字開寫明白此則一封之中次第了然一引之中月日畢載老引弊引何從攬捕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行鹽卷第四

平露堂

雖稍費紙筆其實大省侵蝕所關疏理甚非渺小若往日舊引字樣糊塗不可識認紙復澆薄印且無文以致投驗之時毋論場官巡檢莫能別其真贋故引版新式不可不更紙張堅厚不可惜費此皆預關引日中頭緒也何謂刊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蓋既令以一舊引行二新引倘各商所積舊引不先嚴覈則積弊滋蔓清絕無期夫舊引之不可致詰久矣其根實始於單法夫所謂儀字七百幾十幾單准字三百幾十幾單者雖有巧歷無得而稽焉往行套搭則不

得不用單法。前單套後單，後單搭前單，單口各定制。賄消者難于揆補，於是受借庫之實事緒繁，多則影冒者巧於負贖，於是差老引之姦皆整預徵，則取償者緩邀月利，於是慢行蓋之令弊端無盡，皆自單法貽之。今既行新引，則套搭可以不用矣。套搭不用，則單法可以盡絕矣。惟淮南每單以八萬五千爲數，淮北每單以五萬五千爲數，仍舊不改。若某單套某單，某單搭某單，一切刻去，另用新冊查兩淮南商人所積舊引，審其已納餘銀，已完引價者，列于冊前，止納餘銀，未買邊引者次之，遂張清查，果無別弊，然後挨年順序大字寬行，明白開列，只許用一的名趙甲錢乙，不許用即名詭名冒名頂名之類，即引已質當，只用原名，以便臨期命點派算，庶無詭弊。一商不得越次一引，不得紊序。淮南自爲一冊，淮北自爲一冊，千用冊時，卽審各商有無消乏，如果係消乏，方不能買新引，定新課則壓于冊後，俟積引疏通盡完，亦許序擊不令付流水也。此冊既定，每年運司預關引目到司，據冊編會，自無撓越。從來額數，每年中引七十萬五

十一百八十引。淮南常行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淮北常行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近例行九十萬，分爲十二單，今仍據此分單。淮南八單，每年共該行引六十八萬，以新引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僉照舊引十五萬九百七十六引，共足六十八萬之數，分而爲八，每單該舊引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新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引，共八萬五千引，爲一單。數其舊引以改行小益之法，割之，則以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加倍僉點應照刊冊次序，每單實點舊引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而派新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鹽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淮南之定數也。淮北四單，每年共該行引二十二萬，以新引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僉點舊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引，共足二十二萬之數，分而爲四，每單該舊引一萬九百六十一，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共五萬五千引，爲一單。數其舊引以改行小益之法，割之，則以一萬九百六十一，加倍僉點應照刊冊次序實點舊引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二，而派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

與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准北之定數也此冊一定則姦詭易清凡種甲加額之弊賄消借庫之弊賄買邊引之弊一切剗絕此冊定積引名冊爲宜首加之意者也至判定邊引名冊尤有不可緩者蓋今日兩淮邊引有已投賣與國戶者有尚在邊商手中者自邊商不分近日兩淮所行新引皆國戶之引以一錢七八分收之賣銀八錢五分邊商已爲側目乃中出新引見求以一錢七八分售買而又不可得各邊倉盈糧日匱一日微獨二商受害卽九邊亦受國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之害矣其實爲國戶者無其大罪也諸所收買邊引可遂追沒乎該運司亦盡查出按年順序另冊一冊凡內商之行舊引也有納過條銀已買邊引者卽自行引掣盈其有納餘銀而未買邊引者與大淮揚二府食盈買引則按年順序買此引支盈掣運此引之價一槩以四錢爲則盈國戶之獲利厚矣雖守支不爲不久但令子錢倍蓰而足矣不得與見在邊商手中者正價五錢外加五分腳費同例邊商雖外加五分豈足償使費乎此冊一定庶乎邊商賣新引國戶

賣舊引各自分途瞭然易見其邊商所引年行一年不必復入此冊以增纏繞是判定邊引名冊亦行盈之要節也此後則以速掣爲要欲速掣掣非清商賄不可者姦商固例全在阻掣自分引而後節節有賄節節有弊卽一榜派也視場分之遠近肥瘠爲各商之行求去取今榜派既有專官卽姦書不得恣派派畢赴場三分司及各場官嚴緊督催罷見不得地騙正盈商人不得多築大包速運出場早抵橋壩既到橋壩矣不許賄橋壩吏書以單次未滿爲延既呈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矣不許賄運司吏書將底馬故捱不申既呈底馬不許將底馬故捱不捆掣既捆矣掣既完矣不許將引日送司逗遛不領前單既盡後單隨下前單掣完後單隨掣掣畢卽便解捆捆完卽便裝運倘在京掣稍遲責在解捆解捆稍遲責在掣盈掣盈稍遲責在放關放關稍遲責在放橋到橋稍遲則又責在三分公司之與場官各有職守互相規責此在盈法御史嚴爲懲儆不少假借然後能清商賄以速掣掣法行如流而國課不滯矣然掣掣所以不速教全由水內

一商約納月利故運賣此而卑額欠耳益水商自儀所開價後已定內商堆鹽矣然尚未掣解捆也使內商能速掣交與豈不兩便乃水商窺探行益地方益賤不欲運去恐價賤一時難增直通內商使緩待江廣等處地方益價踊貴然後運去且許以月納利息內商豈不樂從故堆鹽少有者無復運足之期未過橋壩者無復急運之念直至水商信到而後急急運所聽掣解捆使人入前此能以此急急解捆之心早交水商則卑額何至壅滯乎故痛懲月利則前此而掣摯自速後此而運賣不遲爲行益之一嘆繫也至于口岸文冊司解之官從來漫不加意近查各運司行益數目有絕大首縣止行三四百引者有彈丸小縣反行三四千引者本部方據銷繳以定考成不倫如此奈爾何施如兩淮運司口岸開大抵解捆官聽憑益所積滑書手通同水商任意擇地其益可多行之處或以官護私益而不肯往於是求少派以自使其益不可多行之處或以上俗淳樸而爭爲趨於是任多派以病民且夫戶口之登耗商情之趨避惟

本地方官知之彼解捆官即未必皆不肯安能盡知遠方事莫若以口岸之多寡付之彼中之鹽道鹽道取原定之成額查其該屬某處許大幅員而鹽引反少某處壤地偏小而鹽引反多行該府州縣務要劑量地宜寡多益寡責取各商認狀存縣具結申道道申益院院行兩淮鹽運發解捆官按此編次口岸文冊行各省直則據其所認之數即可責其所銷之數此後水程違限銷引踰期該道按季提取吏書嚴比摘其通額之甚者解院赴比然後以考成之法隨其後則各該有司不得以偏多偏寡歸咎分派察罰公平而銷繳自無不速矣雖然黜法清肅諸商之隱疾雖消而加罰割沒蠲政之駢枝宜省蓋此二者原非有意屬商不過因正課稍濫借此裨助耳今諸商蠲極倘額課已足則科算違限情亦可矜毋引加罰二錢務當其罪勿槩科罰可也割沒常取盈十萬餘兩商人預度不免益恣夾帶與其厚割沒以益私鹽孰若取正單以通額課則如十五年明旨依擬輕減可也如是則商病全甦官課恒足矣

鹽法議六

此一條論承酌邊內諸商修議務歸中元

且夫法制既嚴則議論叢生議論叢生而法制因之愈嚴矣今自沮鹽壅阻在上則欲增在下則欲減在內商則欲行舊引在邊商則欲行新引在國戶則欲假邊商新引之名而操內商舊引之利試列陳其槩焉何謂在上則欲增也御史楊選之言曰兩淮商人正引歲七十萬兼之收買餘鹽每歲一百四十萬小引耳然龜蕩物力歲可辦鹽三百萬引自商人收買之外未聞有停蓄坐待消化者也即每歲擒獲私鹽亦必賣與民間夫以三百萬引之餘鹽加以七十萬引之正課年年用盡則兩淮行鹽地方歲食益三百七十萬引矣而顧止以一百四十萬小引為歲行豈非官鹽行五分之一而私鹽行五分之四哉唐事崔穎亦謂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江楚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歲仰食只七十萬引聚食安所取足乎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此皆謂引鹽數少欲盡去私鹽增行官引言可徵信者故近歲淮南雖極壅滯然自正額八單外開其夾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

帶尚猶不下八單然則兩淮單引非必不可增明矣故近議欲解套搭有為加斤之說者欲于每引五百七十斤外再加帶鹽一百五十斤賣銀八錢有奇以完額課免套搭此亦酌量出產之多與行鹽之廣而為此論顧審以今日之勢又有不得不為之劑量于其間者所謂在上則欲增如此何謂在下則欲減也往歲姦商夾帶盛行單掣稀少故套搭雖苦猶可坐邀月利今淮南行八單則掣摯稍密益以來帶行之江楚則鹽稍多而價稍賤矣於是率而倡為減單減斤之說為減單之說者曰八單徵解從來舊規但失去南額等府仍行八單故鹽賤不售今宜改每歲止掣六單又每鹽一斤宜令江廣定價一分庶乎易行即少掣鹽一十七萬引似于課額不敷但每引餘銀七錢之外再加徵二錢三分則以六單之名而得八單之課不憂缺額矣顧行引無邊國之分二商鮮利賴之實減掣雖便實賣何堪未見其可也為減斤之說者曰法行八單單數不可減也其惟減斤乎每歲淮南務行舊引二單新引六單須足八單之數舊二單

其十七萬引，照舊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惟新六
單五十一萬引，每引減作四百斤，加帶十斤，每引減
去鹽一百六十斤，其餘銀則仍舊七錢，共該三十五
萬七千兩，加淮北十二萬兩，食鹽餘銀三萬兩，新舊
八單，割及約十萬兩，共得銀六十一萬七千兩，而額
課俗如矣，其所費本，每引餘銀并加帶共七錢五分，
又買新引三錢五分，并買鹽包索割沒諸項，約銀九
錢五分，共成本三兩零五分，捆鹽四百一十斤，過所
賣與水商，每兩以一百七十八斤算，凡得價二兩三
錢，除本外，每引獲息二錢五分，自謂率此而行，則八
單無事，二商均利矣，然蓋以法稱，謂執于正路，不以
權宜際。祖制操以平衡，不以方便啓私竇，每年邊
中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隨到隨賣，隨運
隨製，所謂祖制也，惟法雖壞，倘一京成憲，消息而
行，決不大敝至此數十年來，凡套單也，預徵也，虛搭
實搭也，新舊兼行也，皆所謂權宜苟且之法，法愈變
而弊愈滋，皆由去祖制遠耳，今減斤之說，倘亦所
謂苟且之法，非耶？其意之所主，祇圖鹽少，則便于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十一
條議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十一
條議
平露堂

帶而已，若夫割裂憲章，使良法日壞，損削邊價，使鹽
糧日誦，侈言割沒，使私築有藉，減鹽踊值，使民食滋
艱，皆所不服，願矣，又有欲減作四百五十斤者，其說
每兩儀真定價一百四十斤，合成舊規，每引鹽賣銀
三兩二錢二分之數，每小包鹽解成六斤六兩合成
今每引鹽解七十包之數，江廣定價每包鹽六分六
釐，合爲一分一斤鹽之數，不必加增餘銀，不必六單
行鹽，而國課可辦，套搭可免矣，此說削鹽大輕，增值
太重，于國法人情，通屬未便，與前減單減斤之說，法
雖不同，機智則一，然審今日之勢，亦有不察不察其
情而采用之者，所謂在下則欲減如此，何謂在內商
則欲行舊引也？其言曰：朝廷預借商銀四百餘萬，
今不言借而言徵，惟徵之一字，可以行法，故執敲朴
以鞭笞之，預徵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後，慘
刑血比，總爲歲解，歲解不足，勢必責逃亡于見在，橫
徵不已，將復驅見在爲逃亡，其所以免脫未能者，惟
陳陳舊引爲祖父積累之報，倘得蚤爲銷解，掉臂而
去，如遠坑奔耳，其專欲舊引之亟行者，勢也，但欲行

利則于邊引五錢五分之外漸加至六錢五分使其稍沾利息然後如民賦照各鎮所欠分數每年帶徵二分俟內商債引疏盡即將此引接續行掣徵解餘銀以備兩淮停厘兩年有半之數其每年正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務于行引前一年責令各邊商全完不得少一引也如是則正徵帶徵頓漸有緒商既不苦國課亦完若如近年國戶專利之弊賤收邊引而邊商困厚索內價而內商困又動假邊商名目陳告疏通卽司離之宜亦爲其所困而不知孰爲邊

皇明經世編

兩淮疏政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減而不散過減以爲地方病也是善得減之意也內商欲行舊引矣今淮南雖行舊引三十四萬而不免于套搭臣今令兩淮行舊引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套搭盡除又令超掣新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而獲息過倍是通內商之情也邊商欲買新引矣今淮南雖行新引三十四萬然皆國戶之引非邊商之引臣今以在邊商手中者爲新引從今以後著爲令甲凡內商明年行掣必買各邊鎮今年新中倉勘則邊引速售邊糧不虧是通邊商之情也至于邊商破產業以中正引內商破產業以納餘銀而國戶獨操奇贏之利似應追引時司序發內商減價掣盡始念去本雖微守支亦久准賣價四錢凡內商行舊鹽與淮揚二府行食鹽俟年買則序買國戶之引其邊商新中額引則令內商買行新鹽國戶不得攙越阻壞鹽法此在運司之官分別嚴明邊河無溢庶免邊商陳懇貽禍塞庾此通國戶之情也在于行法初心可謂無遺憾矣顧再有略須審訂者其增減塩斤之說予益諸法紛紛所以未盡善者惟舍祖制

皇明經世編

兩淮疏政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以就權宜故久之無有不弊耳臣今之法正行見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祖制也昨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奏成九十萬爲十二單此定例也至如益斤之稍有增減衆論不同不妨畧爲推敲務求平準雖因時損益而本法率不可易蓋歲行十二單九十萬引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今爲疏其積滯而加益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此不過如曩者標鹽數耳倘司鹽者力搜夾帶嚴禁私販豈此四萬餘引遂爲漲溢乎地方乎胡爲行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千嘉堂

引五百七十斤計之共減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所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制而二之而每引加益一百四十二斤以五百七十斤計之該加引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今以所減銷其所加則與每年單益斤數相符差多引千計耳雖謂之無加可也如欲再減則每引價銀再減二錢亦可每包止賣二兩八錢其益又減三十六斤每包止重四百九十八斤則視每年單益斤數又減二千五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斤又減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雖謂之大減可也又據益法道臣疏引議中謂九十萬引外有江南上元江寧等六縣每歲額行食益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例不解京則是兩淮九十萬額鹽外每歲又多行此四萬餘引之益矣臣查三十六年兩淮益法事宜中刑定江南六縣食益引目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之內臣已于食益議中改正入于正額餘鹽亦奏正數解京則兩淮諸商不獨歲增餘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千嘉堂

案。抑且每年單數又減。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矣。雖謂之減。而又減可也。減至于此。亦云極矣。雖餘益之銀。淮南八錢。淮北六錢。正引之價。槩定五錢五分。如前所議。不因減鹽而少。但彼減單者。欲減至十七萬引。減斤者。欲減至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餘引。然後滿其所願。恐江楚地方。鹽少驟貴。而姦商坐邀月利。則于弊政因。而大損。未必不自此減。鹽基之泥。彼期減十四萬有奇。而臣三減至十三萬有奇。備就人情。揆度事勢。蓋萬萬無不可行矣。姑俟積引盡疏。其指與價復仍舊。買不可易也。或又謂彼減斤之說。其舊引止。願行二單而足。二單不過十七萬引。卽尚除淮北在外。亦何必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後爲疏滯之法也。耶。如此。則舊引合淮南北。但行本數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足矣。不必割爲二分。其塩亦只照舊包五百七十斤可矣。其每引加塩一百四十二斤。亦不必用。如此。則又減塩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有零。豈不于商情甚便乎。曰不然。祖制之廢久矣。必積引早疏。而後憲章全復。上下均利。

如法統今小鹽之法。每年行積引幾四十萬。歷十年之間。舊者盡通。新者不滯。二商咸賴。固計漸充。倘如衆臣前議。則價買仍舊。邀利既厚。况及早疏。通十年之後。毋歲止行。超掣正引。而無滯壓。積引不但永爲國利。亦永爲諸商之利也。又况此法以舊爲主。舊引多行。則沾新引之利者。速而普。舊引少行。則前者有早收之息。後者懷濡滯之嗟。此尤不可不爲之慮者。此審訂塩斤之說也。或謂塩價既減四錢。而餘銀仍舊。八錢。母乃非平乎。曰。近審商人之情。但得減塩。不辭減價。如減斤之說。費本二兩零五分。卽減賣至二兩三錢。謂可獲息二錢五分。今但令以五錢五分買新引。比三錢五分多二錢。以八錢納餘銀。比七錢五分多五分。共多費本二錢五分。而塩價賣二兩八錢。則比二兩三錢。更多五錢矣。此外加帶五分。每年須酌量割沒多少。并餘銀八錢。倘足六十五萬六千之數。則加帶卽在八錢之內可也。倘不足。卽再加銀五分。而十斤之塩。亦不必加矣。彼謂賣價二兩三錢。可以

糶息二錢五分今賣二兩八錢仰又多去五分尚可
糶息四錢五分此皆曲體商情非以已意增減之者
也又淮南之商謂南北一體何餘益價銀在南北錢
有北五錢今賣與水商南則折本甚多而北則獲利
數倍謂宜一例上納餘銀不知此項分別南北起自
何時大抵正餘之價隨時加減原無定額如淮南餘
益之價近加微至一兩四錢五分苦極矣此亦豈祇
在典制者乎

鹽法議七

此一條論運司各官宜擇人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十一 官 平海堂

今鹽法所由廢壞若窮源論之皆行鹽法之官也倘
行鹽法之官本清心以行儉政彼商灶安有不奉法
者及國家所取于鹽課者有限而鹽官所取于商賄
者甚苛自榜派下場築包搭單壘掣解網傾資借庫
以至京掣處處無非買囑事事皆須侈費所費愈侈
則取償愈巧商弊愈滋宦索愈肥而鹽政愈壞可爲
痛哭者此也謹以運司用人急務宜更始風勵之說
詳與主商者商焉今天大抽課居國計之半與民賦並
重司民賦者還擇行取一無所礙獨奈何司鹽課者

一筭脩務便屬污曹春間計史六運司之長察處與
掛議者六人同副而下又無論矣此果苛求之耶若
以賦汙法論處猶輕耳是何長民者之多賢而司權
者之盡不肖耶朝廷之事體教刑名錢穀甲兵事體
雖別責任則同唐宋名臣如程昇裴休呂夷簡范仲
淹輩無不起家轉運表著勲庸迺今時士夫一當錢
穀之司輒然若有所免而待之者亦曰某爲善士勿
以是累之夫錢穀果能累人哉方今邊儲匱竭開井
樵虎財爲邦本立政在人正當選用英傑責成綜理
使官有遷轉之慕人懷向進之思庶圖收拾猶虞其
晚況今各運司所領財賦惟兩淮甲于天下鹽課七
十萬鹽糧亦七十萬共一百四十萬爲九邊額餉而
歲修漕河益河賑濟等銀二十萬貿易場鹽四十萬
是皆經由運司各官之手此其平準盈縮關係宗社
安危奈何以汚濁視也查近年諸運司遷除運使有
不以滋議知府及豪華任子爲之者幾人耶查同副
分判有不以物望輕殺者遷之及善營貨郎請之者
幾人耶年來運使至分司多官除添註遷請外有能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十一 官 平海堂

皇明經世編

南淮監政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以善狀聞以資叙擢者又幾人耶是當遷補之始已預恨其前進之途人不爲名則爲利阿堵在前劣處在後如是而責之自拔難矣今以兩淮運司言之母論僚屬場官六十餘員其磨攸係印本司史書皂快諸役數十百人淮南北豪商姦杜積牙役僧數千百人積弊如淤千頭萬緒莫可究詰此非有剛介之操練達之士豈能于紛紜狡窟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往御史戴金請勒行吏部今後兩淮運司員缺或于各掌知府先舉擇用或于各部郎中越級超遷則朝廷待之者既踰常格而彼受之者益勵初心僚佐有所視效豪猾無所售姦裕商足國端不外此卽近時條畫亦屢有簡才望隆體貌優遷擢諸議歷歷在案臣以爲此官于係甚重當兩淮運使員缺之時除者深念朝廷二百萬錢糧經由此地稍破常格加意簡用宜如戴金越級超遷之議蓋運使官階三品本爲崇秩但人情厭薄匪朝伊夕倘仍舊階雖稱優以體貌終不能行莫若于陞轉之時越級選授如郎中有志副俸者卽超陞參政兼運使銜以勸勵之其

皇明經世編

南淮監政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在外轉卽簡憲副有聲望者改陞參政兼運使銜另加專勅一道俾聲風靈疏理盜法庶官階既異耳目一新體貌全照監司展布自無撓阻侯廉幹者聲考有成蹟查照三品陞遷或晉京卿或操藩臬之長亦有往例可更僕數者倘不其然而府縣得以憑陵司道忌爲踰獵事有掣肘之虞官無超擢之望自非患失乾沒有不掉臂以去者鮮矣此運使之當議者一也。以本司同副判官言之朝廷建官設參置伍矧列繁署詎有冗員該司之事夥矣其大者無如掣捆微解掣拏多在秋冬難以刻期取齊委官多用別府佐丞縣正勘淹數旬離局廢職且天池一泓之水歷劫于艘已掣之空船苦于重圍而不得出未掣之重船急于抵岸而不得入前官到所則責後單之越次而驅之下後官到所則憤前單之軋已而爭之先彼此競掣往往成嫌何若于佐貳之中簡用一人專駐解捆廳以司掣務不論何單盡船亦不拘多家隻數但一到所隨報隨掣則不惟河道常通而無壅塞之苦抑且易于檢察而卸夾帶之姦况冠紳無越盭之恩

其事泯器凌之氣計莫便焉顧豈可令碌碌者處之耶又微解一飾有多索科頭之弊有通同鑽鈴之弊有輕減成色之弊每解正額三十萬兩每錠五十兩零五錢今到太倉率皆輕減剋削其多盡屬浮沉祇益罄國儲其各實邊土恐入骨髓正消之借庫尤多受賄從未比微聽其展轉支吾迨至解期迫促仍復借庫今解又借十萬矣借日益增庫日益減不知何所底止此又豈可令碌碌者任之耶該司事務既屬叢選各官佐理宜簡才賢由今之道無變今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選舉

平露堂

俗而能奏成效者鮮矣此本司同副各官之當議者二也以三分司運判言之淮南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餘里淮北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三十場輿地靡遠幾當三大郡而以三運判總理之其間查理草蕩修束倉廩催徵盜課則有督儲之責整防兵備操練且勇防禦盜盜則有清軍之責修明保甲減察姦細禁遏私販則有緝捕之責照廠探夫修葺鹽河疏通島運則有水利之責督察場官別制吏弊問理詞訟清查盤緘伏暴總摘發隱竄則有明刑之責此

其事體繁重雖須以俊才猶懼不勝乃以貴郎任子及官箴已玷者處之欲令不貓鼠尚好蠅狗墮連庸可異乎此三分司運判之當議者三也先年吏部三原王尚書因見各運司政弊叢多題准以二甲進士選副使三甲選判官及雜以考選前列舉人銓補三年查有成績曾經薦舉或節年考語俱優者副使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官制

平露堂

歸于不振又都御史龐尚鵬疏請慎選監官一欵倦倦于運使之缺則當慎重注授其同知運副判官悉于正途內擇其敏達廉正者酌議選除通行申飭久任起遷責成其有不稱者即為官擇人早為更置不得以貴郎任子廁列其間此兩議者非有更張難為破格且如兵馬司從來不用正途自近日題用遂有以能官運部者即臣部諸案聞額課多者五六萬少不過一二萬猶必擇才而使深虞墮陞豈以兩淮運司二百餘萬錢糧出產之地欲令會計盈縮乎畢賀

易使下不失商灶之心。上不損邊儲之備。所聞奈何。如其重也。而乃沿習近例。盡授鄰旁。輿言至此。能無悼心伏乞。陛下垂察安危大機。勅行吏部選用運司官員。運使官必如御史戴念越級超遷之議。運司以甲科廉正有望者選之。運副選用二三甲進士。及考選前列舉人授之。俟有成績。陞擢超等運使。卽內轉。或擢藩臬之長。運同陞司道善職。運副判陞部屬。如聲實卓異。仍照例行取。以風髦俊。如此庶人心激勸。不自汙瀆。庶政中興。捨是別無他策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終

元

平路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選輯

蔡 樞季直參閱

南洋鹽政編

議

鹽法議入 此一條論私鹽之法

袁世振

唐至中葉諸鹽場多爲藩鎮所據劉宴料理鹽法祇用兩淮一運司之地其初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

皇明經世編

南洋鹽政編

私鹽

千露堂

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官開服御軍國饋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說者謂三代之取民也貢賦而已山海之利乃天地所生以利民有四海之大者租賦適天所欲資國用利亦多端胡區區于一鹽立法以專之盡利以取之如宴之爲自非剝削灶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豈天地生物養民之意哉吁此文學上言耳漢文學顧罷鹽鐵官無與民爭利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置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夫世儒慨斥弘羊

似此數言千古不易蓋天地之利田疇山澤各居其半元纓謂聖人歛山澤之貨正所以寬田疇之賦若盡弛鹽禁以予民必倍加民賦而後可後世民賦之微已倍于古若復不以鹽法佐之民無賴矣且夫弛鹽禁果爲民利乎立法流布尚慮爭馳若無經制豪奪競起賊民搜賚海之利閭井無息有之期故與其捐之以養禍亂孰若取之以寬民力然古今以來惟妄取鹽利能若彼之多者豈真括克商灶如世儒所云哉夫商灶利害與國家共之者也商灶不足國孰與足欲利國而先害及于商灶拙亦甚矣此後世淺計所不爲而謂宴爲之乎夫宴善操利權者也要不遇嚴爲厲禁使私販屏絕故商灶之鹽無不盡疏虞課之入無不盡利真所謂國家大業也如今日兩淮鹽法纔行五分之一而私販實奪其五分之四倘能盡取以佐國計其所得豈獨少于宴哉故今雖設法爲三商疏壅而私禁不嚴雍終不可疏而餉政終難與理耳然則何以嚴之統其要領惟有二端一則申明鹽法以信考成一則申飭嚴禁以重專責而已今

皇明經世編

南洋鹽政編

私鹽二

千露堂

之談鹽政者就不云禁私販爲首務顧人皆知私販之害官鹽官鹽所以不行而不知行官鹽者之縱私販所以愈熾耳凡今天下號稱良有司者皆以盜爲害民故窮法捕緝則有盜不入境者矣又皆以私鹽爲利民故廢法弛禁有私鹽不入境者誰乎彼非盡沽足愛民之名也國計遠而民情近國其近者則忘其遠者故不暇爲軍民捍衛計長久而但以商民貧富分彼此曰吾不爲商但爲民耳於是官望愈清則商向愈急或不令官鹽入境或不消官引一張或故意減值或輒加籌楚或參疏將出而託申鹽撫擦到或追繳引引而不顧窮商資本或議包課數十金而虧正課千百或捕緝大夥有証而以詐騙反坐或開廠以停私鹽或虛比以了故事雖近立鹽法考成何曾妨其陞滿而鹽法道臣見其官望之卓然且迎而相許安能出一語詰問耶大抵鹽法二字從來未講一行作吏率皆惘然即其視巡鹽御史若駢拇耳而巡鹽之蒞之也亦多行直措激揚事查盤訪拏鮮究鹽竄復命舉劾不據銷引所從來非一日矣欲

救此弊所賴巡鹽按臣一蒞任時即將鹽法始終申明昭揭遍示按屬行鹽地方謂祖宗監于前代設立鹽法非爲商賈益富計也從來立國足食足兵兵出力以衛民民饋食以養兵今日民力竭矣國初猶有屯田可應邊旅自屯田湮沒全賴鹽課與民賦共歲入四百萬盡以餉邊猶不免脫巾之患當此時而欲弛鹽禁是重厲民也故鹽法與民賦平分國課則銷鹽引與徵民賦兼重考成今民賦之考成舉矣而鹽法考成尚未盡行自是申明以後各按屬府州縣有司官務要一體商民冊分秦越凡已前阻商虧課堅執成心自今更始毋蹈前轍查得條例一款久經准行事例各省府州縣掌印官派賣引鹽如一萬引繳到不及六千六百六十引一千引不及六百六十引三百引不及二百引徑自提問一萬引繳到不及三千三百三十引一千不及三百三十引三百引不及一百引參問降調一引不繳即係縱容私販阻滯官鹽坐以罷軟罷黜如果引日虛銷以賢能論巡鹽御史查該旌摧參問者具奏施行又一款各省地方

郡縣遼遠獨以鹽法道一人兼督勢難必行。查得各府皆有守巡各道分駐一方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方管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毋季開商人運到鹽引若干如商人不到有何緣由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角文引齎送各該道驗其引目分別功罪其完及幾分遵照先題事理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于十二月終聽巡鹽御史將原簿查取參酌具題勘懲若守巡坐視遷延漫無甄別者一體參究等因各該法守巡及該坐道如遇各商投到水

皇明經世編

商運鹽政編
卷之一

五

下卷

分數春秋二季呈報鹽院以憑參酌舉劾該道與有相成之義未可謂條例中一體參究爲虛文也其餘各運司照此通行如此則鹽法大明于天下人人知與民賦同科鹽政考成于本部人人知與通賦同罰又何患私鹽不緝而官引不銷也耶夫治法生于治人地方各官人人知重鹽法則捕緝私鹽自有自友譬如捕盜豈有成法似乎申飭盜禁亦可以無事矣今欲申嚴私禁事雖詳備乃要旨所在亦惟謹防其源而重其責于鹽法道臣而已蓋私鹽亦多端矣賴要之不越三種其自兩淮出者有夾帶之私鹽有販販之私鹽其蔓延于兩淮行鹽地方者則有浙福川廣之私鹽是諸私鹽來非天降必各有出產從來之處所謂作姦之源也治其源則易爲力截其流則難爲功如夾帶之私鹽既已出場矣則掣犂一開固其其要者邇來大盜既絕雖無一引帶五六千斤如曩日姦商所爲然據去歲協法道書冊中尚有商人員糧二百一十六引每引多八十三斤又三百一十二引每引多七十五斤其多鹽四萬九千九百二十八

皇明經世編

商運鹽政編
卷之二

六

下卷

斤類筭可作正鹽八十七引有奇即一引以餉千萬引即一商以餉千萬商積弊相沿固難頓改委掣之官向多錯謬本其來意祇圖省潤事惟到手輕重任情今欲痛革此弊須簡委添註甲科官專駐解捆廳及河北所矢公掣筆庶幾風靈且令萬商歲省賄掣數萬金安心遵憲毋致犯科誠今日所亟爲振刷者但與其摘發于既掣之後曷若預防杜于未掣之先蓋商人執引下場支鹽必驗以場官此爲舊例近各支鹽絕不將引目投場司徑與廩夫指引任意築買大包場官全不與知即分司官亦不與聞則官可無設矣此後各商支鹽先將引目赴場官處投驗場官遵例置立循環文簿填寫到場日期查明引數登填至出場日亦赴場官登簿印打新戳查明無弊呈報分司庶前途橋壩方作官鹽如有不然至掣所查出弊塩則商人以夾帶坐罪廩夫以窩圍抵法灶戶以私賣懲姦場官以扶同擬罰而該分司官亦逐次紀過重則參論如此則正本清源爲力較易此所謂防夾帶之源者也如與販之私塩在兩淮稽察防禦之

法未嘗不周且密矣淮北則有草灣磨港赤岸清河等八關淮南則有三江大河周橋瓜儀等諸營并白塔宜陵海堰狼山等處巡司而府州縣衛所又各設有捕鹽員役宜乎私塩絕跡矣然亡命之夫千百爲群湖海之雄五合六聚殺傷官捕而未有已也總由淮南江河四達淮北平原千里土輿遼曠水陸浩渙向來法制懈弛禦邊無策以故巡兵虛設反爲私塩護送資也宜參酌各場灶勇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名數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互相犄角每營以三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之編次甲乙如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每營僅隔二三里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則聲勢壯而紀律嚴誰復肯以鎬鋒蹈重罪者蓋營計之兩邑相距大都百餘里而水陸要津不過五六處悉兵勇充運卒毋慮人不足也有功必賞有罪必懲毋慮氣不奮也雖然此亦截流法耳若窮源治之凡私販之塩皆自場出彼其買場塩也朝買而夕即可售售必倍則不難增價以餉灶及其賣塩也朝售而夕復

可買買必倍則不難減價以速化增價銷灶則姦灶不樂售商而樂售于私以故火鹽之價日騰而商因減價速化則民間不樂食官鹽而樂食私鹽以故水商之利日薄而商益困此私賣之多爲害不小况復有高固之家預儲以符而接濟以往安得不縱橫水陸私沽遍地也然私賣必由私煎待其煎而後禁其官煎未矣查淮志所載都御史藍章奏設團煎之法每一場分幾團一團分幾戶輪流煎辦以納丁塩此外多煎之數名曰勑灶許賣商人湊餉擊掣但不在皇問經世編

五福杉關南城瀘溪等爲弊源而侵占建昌一府併侵入崇仁東鄉等縣浙鹽以安仁德興浮梁爲弊源而流入鄱陽餘千萬年等縣至于糧船庄船及貨船滴水蝦醬等船夾帶私鹽則又由湖口而達吳城柘林謝埠撫城等處此源不杜鹽何以行湖廣私鹽比江西較少惟川鹽自夷陵以下乃是蜀咽喉原設有牛口南遷南津三關特置巡司把總兵快哨船巡緝又置橫江鐵索以遏其舟所謂扼其吭而塞其源者法亦審矣若句容高淳溧陽溧水諸縣食鹽遇石拍皇明經世編

私鹽應予可禁矣

鹽法議九

此一條議後生以二府食鹽舊額

我朝典制行鹽各有定額率由循愆即至不可收拾隆萬之間理鹽法者莫不以龐尚鵬爲稱首然多務

宜而達 祖制雖暫疏于一時終起釁于後且其
他如套搭抵驗內商宿怨厚增引價還向見德怨
不同總爲壅滯之禍且無暇深論姑以淮楊二府
食鹽論之淮安府額設行鹽三萬六千餘引揚州府
額設行鹽一萬引此 祖制也舊例俱係各州縣僉
報鋪戶在于儀淮二所家下分買掣過單鹽裝赴本
州縣拆賣隆慶二年該總理鹽法都御史龐尚鵬因
條鋪戶訴稱官鹽價貴私鹽價賤小民圖便買食鋪
戶累併不堪遂將二府額鹽題請改派湖廣江西并
皇明經世編

直隸應鳳池大等府帶賣記夫官鹽價貴累併鋪戶

此敝在行法者非敝在法也稍一變而通之自當疏

理顧盡將二府額鹽不行一引毋乃懲噎而廢食乎

是淮楊之廢舊額盡食私鹽非制也自尚鵬始也至

隆慶六年巡撫御史張守約慮民間盡食私鹽殊非

法紀于揚州府派鹽五千引淮安府派指一千引僉

報鋪戶盡支場鹽然稽掣未嚴多掣滋弊自是以後

吏改不當咸支場鹽或抽單鹽每府減爲一千餘引

而仍一引不行或酌寄復八千引之舊而民間僥便

夫以兩府之地幅員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每府止行
一千餘引非法也即兩府共行八千引亦非法也獨
以迫近海場私鹽遍地禁絕之法稍與外省不同豈
可將典制額鹽弁髦廢之從來鹽臣條議此事疏頗
繁多惟萬曆十三年蔡時鵬鹽法漸弊之疏內議食
鹽一款其得變通之宜可以行官鹽復 祖制近時
鹽臣多采用之即兩府小民亦人人願食官鹽思用
時鵬之策而無如時奈拘牽捕役勒害也何也時鵬
疏中大畧謂兩府地廣民稠盡食私鹽非法但今鋪
戶買架下單鹽其價既高而私鹽價賤貿易不行於
是鋪戶有破產以包賠者蓋商賈爲利而來必不可
抑之使減價以賣閭閻擇價而食亦不能強之使增
價以買不得已而今其虧賠者惟有鋪戶而已每一
僉報百弊叢生富豪勢要接踵而請託姦占猾吏假
手而脫漏至留以應役者皆中下孤弱之戶每鹽一
引賠銀一兩有餘故歷年以來每州縣派引百餘者
只買三四引三四百引者只買十餘引徒有賣引鹽
之名而無消積引之實乃以滋鋪戶之擾益私販之

利長捕役之姦臣旦夕計慮無如一轉移之間使淮揚之民含守支之重值者而盡食出場之小費者敢爲合千人情便下事體於是詳立規則備行各屬僉報舖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買引親自下場關支裝運出場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備委官總攝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舖戶納完餘銀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割沒方准開行仍下每引量加斤數使其所賣足值所費此時兩二府食鹽之議臣部爲之覆奉 欽依者即句溧四縣食鹽舊買

皇明御批 卷之四 戶部奏 下 嘉慶

俱與架下單鹽價高不行盡食漸致虧淮課時開亦爲比照淮揚事例加斤減值刊立規則迄今遵行惟淮揚一府紛更不齊常致扞格今竟不銷官引一畝豈以數千里大郡廢法若此任解政者固不能辭其責而攤官引下各省直使私販縱橫則麗都御史實負之偏也自麗尚屬攤撤之後或解行八千引或解行一四千引其實一引本之能行則今欲驟增多引彼刻寬之徒不曰議復下舊額反謂創始于新增合宜開列款目條析請 旨以便遵守一曰酌引數

大指何爲而稱法也凡事予之以法即不徇乎人情而無有不玩若尚屬攤淮揚之引即予之以非法矣則數萬固不能行即數千亦不能行又何怪其然者今欲嚴禁私販改行官引大修鹽政則二府雖近鹽場亦豈盡法不通之地如何溧四縣雖近新設處置得宜官鹽常通今照四縣之法修明二府鹽政決無不可以復舊額者遵照舊額淮安府行三萬六千引揚州府行三萬引共六萬六千引使其調劑有方振刷得體如彼句溧四縣私鹽自無不革官引自無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戶部奏 下 嘉慶

行若必假以寬政徇以時情難欲行一引不能矣一曰議買引從來二府與江南四縣之鹽惟利于食鹽而不利于單鹽但地方各官慮食鹽在單鹽之外別買引且則食課在單課之外別有徵解是以單鹽食鹽沿革不常今議別無徵解第一意調停食鹽令其常行無弊本部決無加徵之理惟是買引一節未容紊亂審每年額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既于正行見引中用之矣其附疏積引又各買有邊引或見買閩戶之引矣今淮揚二府計行六萬六千引買于

何處惟彼國戶所積邊引甚多該運司既已查明刊冊次序發賣每年先儘內商未買邊引者買之次令淮揚二府買六萬六千餘引則又銷積滯之一端矣凡國戶引價二以四錢爲率不必如邊引五錢五分也其江南句溧六縣食鹽之引查鹽法事宜中已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內照舊買新引赴場支鹽無容別議一日議餘銀該道謂江南六縣食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其該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零例不解京專貯司庫以備歲買倉鈔之用及查事宜規則六縣食鹽之引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內則此引宜買邊商新引此引餘銀宜湊六十萬正數解京庶乎額引之外不另多增四萬餘引正鹽之內又可減行四萬餘引之鹽亦恤內商之一大端也惟淮揚二府新行六萬餘引其引既不在額引之內則其餘銀不必例解如今例解是加增于六十萬外矣據道臣謂餘銀引價比之單鹽俱減三分之一夫見引之價八錢五五分減至四錢不止三分之一則引價輕矣淮南餘銀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淮揚食鹽

平露堂

錢今議減去一錢以六錢爲準合正餘鹽價不過一兩而鹽包斤重則比照句溧四縣酌地遠近爲增多少其實鹽之價務與私鹽相等毋致偏重尅釐使奸販因而撓奪酌量每包減值以賣得價幾何備值以買爲費幾何務令有利息而無虧賠又嚴禁勢豪之占窩痛祛市棍之挾害則正引決無不疏餘銀決無拖欠者此項餘銀却聽專貯司庫以備買倉鈔之用邊商一到速給回邊即復追完內商引價補足司庫循環不絕以應邊因此長久之策也一日革功蹟今淮揚二府各州縣不食官鹽而盡食功蹟鹽夫功蹟即私鹽之別名也其爲鹽政大蠹有萬萬不可復行者蓋所謂功蹟者自其屢獲私鹽足盈斤起數者言也然必大行官鹽而後可辦其執爲官孰爲私摘發其私者擒拿入官方可謂之功蹟若不行官鹽而曰本縣盡食功蹟鹽不知功蹟從何得來此尤與于私鹽之甚者既在捕役爲功之首必在小民爲怨之叢罪之魁今盡裁革功蹟名色悉令各州縣買賣官鹽計口授食庶人人知朝廷不棄此兩郡于法外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淮揚食鹽

平露堂

小均安。共食官鹽。誰復懼捕兵嚇詐茶毒之苦。且鹽有剩鹽。盡得售于官商。何致積而不得散。甘心私販。私賣自取敗亡之禍。春故革功蹟行。官鹽爲利大矣。一曰嚴稽掣。往御史張守約懲私鹽之非法。議令倉報舖戶。領引下場。開支食鹽法。非不善。但稽掣之法。未備。遂至多捆大包。重復影射。無所止極。況又追收之令不嚴。復使拖欠引價。侵沒餘銀。終難徵完。於是後之人。以食鹽爲戒。復行單鹽。單鹽之價。買之則倍于場鹽。賣之則六七倍于私鹽。私鹽必不可禁。而官引必不可疏。職是故耳。且單鹽之夾帶。可禁。食鹽之夾帶。獨不可禁。耶。江南六縣食鹽。抽掣夾帶稽查影射。至今行之。何獨江北不可。謂宜查照時。酌前疏。備行各屬。倉報舖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遵照刊冊。序買邊引。每引價銀以四錢爲率。親自下場。開支裝運出塲。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壩委官總攝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舖戶納完餘銀。每引皆以六錢爲率。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割沒。方准開行。仍于每引比照江南六縣。量加斤數。使其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鹽法

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鹽法

八

鹽法議十 此一條議處停壓之課

賣足價本外。均有利息。人豈有不踴躍樂趨者。且先納引價。然後給引。先納餘銀。然後驗放。則拖欠侵沒之弊。既革。過橋壩委官。嚴于秤掣。則大包影射之姦。自無所容。此惟悉照時。酌往規。節節加嚴。自然行如流水。自今部文到日。該鹽法道臣查照舊額。堅持必行。益前議兵哨連營。則私鹽絕矣。今復議革功蹟。議嚴夾帶。則一切弊鹽。俱無所從出矣。弊鹽無所從出。則兩府軍民。將淡食乎。雖欲不趨官鹽。不可得者。要惟調劑得宜。僉報有法。使舖戶不苦虧賸。小民不病重價。則官鹽之行。非獨爲國計。亦重民瘼也。

且夫捐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此易之明訓也。臣今所謂正行見引。附疏稽引之法。蓋損上益下之道。請詳言其故可乎。蓋自大鹽滋弊以來。實惟兩姦商乘機塞阻。以致掣賣不前。停壓正課。今遂壓過兩年有半矣。此兩年有半之邊餉。皆臣部設法。那湊。勉強支撐。姑俟兩淮壓課到日。又補前缺。是以年年題差。卽中。或卿寺官一員。往淮催督者。督其所壓之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丁

楊堂

耳顧臣反覆思之課至兩年有半連加帶實通太倉正額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今海商疲敝如此果能盡補所壓課否耶非不欲勿減多趨半年然須行十萬單而後可其不欲每歲如民賦各帶徵二分然須力能增三十萬而後可此皆萬不可行故臣念以爲與其急之而終不可了不若寬之而後尚有濟請從四十四年正課商以本年爲完欠官視本年爲參罰事請寬舒利息倍起此臣仰奉皇上休養之仁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俾歷

平露堂

運司亦造一冊報部務與相同其明歲四十五年行今歲丙辰年引本有本年倉鈔者清查借用幾何係何年品務要填註引背及造冊登報明白俟邊商引價稍加責令逐年補中二分以待行用俱要清楚查記毋得混淆一引此該司職案所係巡監御史憑此擬最慎無忽畧蓋積引既銷將用此引徵補歷課儻漏報一引則少一引正餘之價混補一引則紊一引應行之敘又安可不慎重乎此引補中則邊商逐年所欠盈糧不致終通此引既行則內商已前停壓盈課不致缺額此于國計不無少裨而于裕商極爲寬遠俟一百七十萬通課盡完之後即與結絕每年但行額引不復加添總之以損上益下爲策足易之明訓也

楊

奸固擅利權揚

奸固擅利

原任戶部郎中今陞疏理兩淮鹽法道山東按察司副使袁世振謹揚爲淮岡每歲巧奪國課一百數十萬宜及此時返利權以歸朝廷幸職世振備查先

下石楚陽先生故事亦以山東副使管運司事與職
陞官正同而竟不得其用蓋人以運長日之難于展
布故也初部冊十議中尚未見石公原案故祇擬加
扶管事及見後來鮮終乃知事宜慮始於是備悉酌
議上請所以獎藉于職者固甚優所以責望于職者
尤甚厚自奉特遣道臣疏理之宜而主恩彌重
臣懼彌深矣今敢復有他議哉顧惟國戶一節乃疏
理首著其間難處之情有不得不陳梗槩者或謂
處奸頑之法從容以和不宜驟與之較此理誠然切
實固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十露堂

兩矣又加以淮上良商套搭預徵刑拷無措只得將
納過餘銀小票賣與國戶每千兩止賣銀一二百兩
聽其行盜近日淮商上疏可證此項取利無算每年
又巧賺國課銀奚啻數十萬兩此視國課孰多孰少
豈非攘奪天下第一利權耶且國課費無限刑伴尚
有停壓逋欠而彼之罔邊引也必使之告而後買彼
之收餘鹽小票也必使之百方哀懇而後售凡每歲
攘奪厚利皆與商極憊之時求而受之燼而送之不
費一毫追併之力而坐傾國家一百數十萬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十露堂

思奸頑二字宜亦有辨今兩淮國戶非頑民乃奸民
也其所懷奪者天下第一財利之權天子不得與
之爭多少其所挾持者天下第一穩便之術國課不
得與之較盈虧其所假借者天下第一巧詐之談智
士不暇與之辨是非蓋國家每歲所取于兩淮者餘
塩不過六十萬正塩不過三十五萬而國戶每歲所
取于兩淮者賣正引之價淮南六十八萬引每引以
八錢五分爲率淮北二十二萬引每引以一兩三錢
爲率歲賣九十萬引則巧賺國課銀八十六萬四千

餉之利此豈非天下第一穩便之術國課不得與之
較盈虧者耶語云十萬可以通神豈有每歲攘奪國
課一百數十萬而不費數十萬金安排布置驅神使
鬼巧圖豪敵者耶近年來淮上明見塩法之敝欲解
套搭而竟不能解者有爲之操縱者也欲行折引而
竟爲舊引所奪者有爲之掩飾者也項部議行之兩
淮內商邊商皆不遠數千里來舉手加額或上疏或
具呈惟恐部法不行惟恐國戶抗阻則部法豈易兩
商者哉而人徒淮上來則亦有謂部法不可行者則

有爲之關說者也。近又倡爲復三府之說。遍布上下。頃本部已力爲發明。大抵一年不復。則且攘奪國家利權。一年十年不復。則且攘奪國家利權。十年事本甚明。而其說甚巧。故雖有明智之士。練達之才。驟聞羣閥不免移情。豈暇與之辯是非耶。職將陛辭行矣。本欲詳具一疏爲皇上陳之。猶恐赫然震怒。洗滌一番。不免大損元氣。一番即如往者大益。諸奸傾家喪命。固其自取。然斷削已甚。至今兩淮元氣未復。故職反覆深念。惟望此輩幡然悔悟。毅然改圖。思國家安邊之利。不可以匹夫久憤痛。二商皮骨之盡。不可以血牙窮斂。如是。則彼既歸化。職何成心。所收倉缺。職仍與之序賣也。所買餘銀小票。職仍與之序行也。倘更有良策。不必解食搭而人心悅從。不必行新引而國商兼裕。超出乎部議之外。通利于上下之間。職仍爲之虛受也。緣職此行。期于疏鹽法。不期于行臆見。期于培兩商。不期于鋤國戶。此職素心。實是如此。故近日淮南秦晉吳昭慶等上疏。爲鹽法疏通有機。奸回阻撓。可慮。科抄到部。久宜題覆。然姑緩之者。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論

奸回

至

平露堂

仰體皇上留神鹽政。恐追尋前利禍將不測。此職之恤國戶。何啻恤兩商也。而無奈諸國方且蓄養天下神奸爲之主文。爲之結納。于請只圖朝廷法壞。只害二商困極。巧布流言。陰肆蠱毒。則鹽法終難料理。九塞從此震搖。揆厥所由。罪無別談。不知當此時諸奸罔將欲持阿堵何往耶。談至于此。亦可以豁然自反矣。此輩誠能自反而朝廷鹽法立疏矣。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論

奸回

至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七

華亭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蔡 經季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說

袁世振

綱冊凡例

爲更定綱冊派行新舊引法以沛 皇恩以廣部議
永永通商裕國事照得協法啟陳兩淮與九邊相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綱冊 一 平露堂

裏其原皆始於套搭套搭所以不能除者其原皆由
于不行見中之新引祇行久套之積引加以正引餘
課與場鹽之價日踊一口又加以支掣苛斂衙門積
套之費日甚一日內商焉得而不困內商困邊商何
從而售引于是邊倉歲匱內課頻壓鹽法之壞于今
極矣乃至厘人子宵旰司計焦勞特下十謀極之其
大旨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惟正行見引而邊
商之新鈔卽售內商之套搭卽解此疏通鹽法之大
政也又爲減去正引之價槩以五錢五分爲率減去

餘鹽之價槩以八錢爲率并大減場鹽之價輕省如
此如從膏火中而沃以清涼之水衆商有不願遵部
議者豈復有人心者哉然日本道入境以來虛心博
訪人人而就問之節節而細繹之似猶覺萬商情境
尚更有大苦者哽咽於胸膈之間而不能吐也其以
一舊引超掣三新引之故乎蓋部議所以念商者至
懇惟信以超掣爲人之所樂趨只患其少不知趨掣
實人之所樂趨祇苦其多耳譬如醇酒十甕而令二
三人飲之醉欲效矣如今數十人飲之既不苦于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綱冊 二 平露堂
酌而又可以暢懷不亦快乎今查淮南紅字簿中納
過餘銀之數凡三十一單該有二百六十餘萬引內
除消乏銀者納六十餘萬引其實數僅有二百萬稍
縮耳本道剴心極處爲衆商設爲綱法遵照鹽院紅
字簿按資順序刊定一冊分爲十綱每綱扣定納遵
餘銀者整二十萬引以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十
字編爲冊號每年以一綱行售引九綱行新引行舊
引者止於收售引本息而不令有新引拖累之苦行
新引者止于速新引超掣而更不貽舊引套搭之害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三

平露堂

兩不相涉各得其利。如今丁巳年爲第一聖字綱。應行舊引之年。止令行本綱二十萬舊引。不令行新引。一張其新引派于淮南者凡四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六引。却分派與九綱其行之。又加以掛掣附綱十餘萬引。每正綱算派新引五萬一千二百引。附綱算派新引二萬五千六百引。是在向也以四十八萬有零新引而責行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也以四十八萬有零新引而散行於二百餘萬起掣之商。其在食點之中者。既不苦于力量之難支。其在食點之外者。又不苦于冷坐而難待。至明年戊午年爲第二德字綱。應行舊引之年。亦止令行舊引。不行新引。却令第三超字綱以至第一聖字九綱。及附綱照窩數派行。新引已未以後俱照此行。從此以往。行至丙寅凡九年而舊引盡淨。卽掛掣之引是年亦盡。却令漸加新引以補淮北暫停新引之數。此十字綱冊自今刊定以後。卽留與衆商永永百年。據爲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其冊上無名者。又誰得錯入而與之爭。驚哉此法至輕便至明白至公。普至饒益。利無不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四

平露堂

收弊無不降。不待行之數年而卽今鹽法已一旦豁然大通矣。若行于數年之後。不但歲額無停。可以漸爲增加。卽運司庫中亦從此大有餘積矣。昔人論行鹽法。惟劉宴知取予。謂知所以取民。不怨知所以予民。不怨也。今兩淮數十年來。所以征商者。情急之而怨。業至積絀之而價缺。多虞取予之謂何。今連日來以此法與大眾相商。每年正課邊價所費不貲。豈有怨乎。曰無怨也。且無不踴躍懽呼。情願急於終事。昔求脫去而不得者。今惟恐窩本之有失也。況行舊者得舊引之利。行新引者得新引之利。卽往時掛掣補庫皆入綱次第行。鹽無一入不沽。朝廷恩澤予無遺矣。而六十萬與加帶之課未嘗減也。俟數年之後。舊引盡淨。而且可盡復舊額行也。盡復舊額而還引尤可以速售。塞下之粟非但無減。且可漸增而益也。斟酌於取予而庶免于怨。寧敢托空言已哉。蒼戶口可以僞增。而緡錢不可虛餽。每年徵解。不知費幾許。敵朴破幾許。枵楊然猶不免于借庫。倘時下開徵復內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誅求愈急。酷考愈

嚴徒速之寬匿耳。何以疏理爲。自綱法立而後 皇
恩沛。自綱法立而後部議行。自綱法立而後 祖制
復。自綱法立而後正引通。自綱法立而後積引銷。自
綱法立而後邊引售。自綱法立而後套搭解。自綱法
立而後弊數清。自綱法立而後借庫止。自綱法立而
後消乏裕。自綱法立而後抽單絕。自綱法立而後停
壓補。自綱法立而後刑罰省。自綱法立而後元氣培。
自綱法立而後京掣時。自綱法立而後場監賤。自綱
法立而後人情樂輸。自綱法立而後傾寶無弊。自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兩淮鹽政編 疏理 五 千五百五十五

疏理略說

兩淮諸法之壞人皆知之。而不知病根坐在何處。故
漸漸予以爲不可抹藥也。獨不肯謂尚可爲者。蓋略
知病根所在。全因血脈壅滯四字爲厲耳。如人一身
自泥九至湧泉榮衛流暢。何病之有。八邊中乳爲益
法初起之地。如人之首行。至兩淮如腹。又行至各省

直如四肢。近年邊商所中引鈔。携至兩淮。不售于內
商而售于奸回。如人頂中氣脈。不達于元海而偏注
于肩背。爲癰爲贅。于是塞粟空虛。而每歲中引七十
萬之益法壞矣。及內商苦于套搭。十年之間。納銀三
次而尚不得行鹽一次。每鹽一引。納餘課一兩四錢
五分。買正引淮南九錢二分。淮北一兩三錢。買火鹽
一兩五錢。又船脚掣擊諸費。不下一兩。凡費銀共五
六兩。方得掣鹽一引。而今遵定價三兩二錢。賣與水
商。其可得乎。故近來淮商貿易。非觀望江廣躡貴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兩淮鹽政編 疏理 六 千五百五十六

極則常作奸堆積。厚邀月利。而不肯亟赴京掣。以故
江廣連年鹽價。遂至一二三錢。一小包者。蓋內商權于
母而難于虧本耳。即乙卯之賤。曾至五六分。是強之
也。而非通之也。是年水商遂散。及爲徵費之同。則派
淮之鹽。恒以積滯爲常。如人腹中氣脈不達于手足。
而停注于腸胃。爲蟲爲脹。于是歲課停壓。而每歲餘
銀七十萬之益法壞矣。往因魯保行人。益茂課止。壓
兩年有半。至丁巳年。司庫空虛。淮商逃散。部以十議
挽之。兼用不肖奉勅印疏理。而當局者反謂部議。屢

商肯微益緩乃部堂愛國之深謂今歲餘銀卽定上解決不能定下解合前且停壓三年矣奈之何奈之何足歲不肯抵揚則已在秋冬間兩淮上解餘課纔入太倉二三錢尙又微加帶徵補庫微下解套搭餘銀如人病且歎及亟亟以重担界之徒益之疾此雖舍局於未易措手者不肖乃嘔心蒿目設爲綱法以解套搭之虞以通部議之窮不意百年銅疾豁爾頓消人心趨附灌輸恐後旬日間便徵銀三十四萬解入太倉以補下解停壓之課又倒轉疏理一年將上解套搭餘銀還商借庫六萬還司而後戊午內商始得全行一年新鹽邊商始得全賣一年新鈔蓋旬日之間補還下解停壓餘課已出部中責望之外而倒疏之用能令新法早行一年又不在勅旨所嚴督之中是時鹽臺尙未履任惟不肖一人孤掌獨拍有違難以告人者及鹽臺下車百弊具殫嚴約相警新疏題而綱法舉功令著而奸吏懲兩淮鹽法行如流水夫然後新引年銷一年而邊商七十萬倉鈔纔至淮揚卽得與內商對手貿易實銀四十萬又辦下次糧

艸已經賣過兩次而無卸圍不售之患則鹽法之在九邊者從是始得疏通而不滯矣又兩淮內商行新引者有超掣之利行舊引者解套搭之苦每歲二解餘課銀共七十萬金人人爭先輸納兩年來解過三次并倒疏爲四次今日前又在起徵商情躍然則鹽法之在兩淮者從是始得疏通而不滯矣且地方鹽踊由于京掣之不定京掣不定由於鹽本之耗費今餘銀收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引價收一兩三錢與九錢二分爲五錢五分火鹽收一兩五錢爲五錢諸掣掣開爐多費又洗劑盡淨每鹽一引不過費本二兩四五錢而令以三兩賣與水商每引尙有五六錢之息諸商何苦而不遵京掣之定期乎掣鹽至地方鹽臺嚴示初到許賣七分三厘錢鹽許賣八分雖不甚賤然朝廷之舊貨未償邊商之新鈔須售不得不稍稍減斤以爲銷導二引之計倘其不然而強勒以賤彼有累足而去耳然則目前良法舍七八分無以救二三錢之踊茅稍捭過七年積引全消則鹽斤既重非如今之減息鹽本又輕不似往日之耗費雖

欲不五六分亦不可得如是則鹽法之在各省直者從此始得疏通而不滯矣自九邊達兩淮又達各省直商利均平血脈流貫既不貽偏重之害自不生壅滯之端率此而行自丁巳起至丙寅止丙寅而後商利愈倍歲課愈增國家固得以大道生財而泉流自遠即自丁巳迄今商利已通歲課已足兩淮亦不必以套搭縛商而財源自裕故丁巳戊午己未三年之間入太倉者一百七十萬加以搜括解過六萬二次邊商甯新鈔者共八十萬兩淮鹽政亦庶幾稱不壅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疏導

九

平露堂

書

上李桂亭司徒

鹽法

職此行雖蒙主上特遣實由台臺簡拔倘疏理不效非但爲計之憂抑大爲用人之累受命以來朝

夕欽冰思爲淮商解套搭除苛政設一簡便可常繼而行之法至九月二十二日入境受事又以揚郡修葺舊署封砌未完不便防範乃沿途料理鹽務漸次平查諸卷及有商入陸續通接備悉諮詢至天長縣住三日極目蒿思偶得一綱冊之法蓋部議正行見引附疏積引必如此而後三商均利祖制可復此萬世不可易者惟以一舊引行三新引并不有利奈霧商無本耳於是汚吏奸國借此阻撓倘職不來部議竟画餅矣秋間原運同所解之銀依舊套搭衆商已在烈火中又加以三征並急酷拷備至如火益熱商人遠來赴訴皆欲逃竄蓋徵法既已不善徵官尤復加虐所謂三征者征加帶征補庫征下解各搭之銀也職以十月十二日方抵維揚乃出示悉罷三征以網法與大眾相商則言未脫口萬商翕然稱便職乃入別署喚集書算百餘人封鑰牢固將監院紅字簿納過餘銀爲主又集朝綱一百一十人專委馮通判監刻十日內可成矣兩淮共有三十一本大冊繁重俟刻成端差報課茲將冊頭凡例刻爲小冊附郵

兩淮鹽政編

聖訓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士 平露堂

不用高邊便下偷剪俱用厚邊矮錠只此微收一節
司開爐止令商綱商紀自交絕無分文添項卽有少
幾分者令銀匠大錠鑿口灌補仍復打平其人錠又
不知令商人省費多少上解原運同許賂之甚諸商
恨入骨髓片諸運司之官無非屠伯孔虎視商人爲
奇貨鹽法焉得而不壞今年上解仍用單法套搭商
困益甚職從今日便用綱法將丁巳年鹽法爲疏理
之始此時徵銀只用一半了今年之下解將一半還
上解套搭疲商人情鼓舞非止一端倘再用套搭決
又停壓如依此法常行每年六十萬正額并加帶五
萬六千兩分毫不少至九年後便可增國課五七萬
兩九邊糧卹可漸增二十餘萬且今運司庫中卽日

每年可積銀七八萬兩蓋以倉鹽補庫七八萬合淮
揚兩府食鹽四萬縱徵不全可得七八萬兩此皆着
實不虛十年之後便可積銀七八十萬倘邊警告急
但須一紙取用何須貸問寺水衡金錢爲俟將庫藏
清楚另造一循環冊每年報部以便稽查多寡

再上李桂亭司徒

鹽法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士 平露堂

職編反接到部劉催下解餘銀姑免上解解官叅罰
部議正月到揚上解開徵絕不違部法僉商仍用套
搭五十四等單套七十五等單七十五單套九十五
等單今套至八百零一單矣謂之父子孫三套而後
可以行鹽一次已前淮南商甚富尚可勉強十數年來
困極矣每年全靠借庫庫中有銀數十萬全因套
借而窮借庫之銀只五十兩一錠其零數五錢便是
解官截去又套搭極便于吏書徵官作弊百方科索
年來法愈敝商愈窮徵官何嘗有一人不滿截而去
也倘今解復仍前去必盡深藏遠舉未如之何每年
上解猶稍易徵直至下解方借庫湊數而今年上解
已借庫矣運司官苟且了一半事而將難了之局漫

貽疏理。蓋萬萬不料旬日間。弦轍頓改而開徵。一日收銀十萬。如此之速也。今解輸銀之商。雖非上解輸銀之商。而淮商止數百餘家。內亦多有上解輸銀者。償其已完之數。清其應納之銀。割截補奏。頭緒稍繁。又以三院交臨動淹旬月。以是不得卽日發解。非如往者商不樂輸。大費追比也。職至此將及一月。未嘗呵叱商人一語。而子來趨事。絕無間然。從來淮商不肯正身見官。止顧比棍。撻抵。恐其受刑故耳。自職來。人人出見。事事披陳。每遇昔苦。輒爲痛哭流涕。謂許多年臥不帖席。食不下咽。不啻今日一朝見此唐虞世界也。職何以得此。惟善收拾奸弊而已。蓋部議雖善。若不設爲綱法。則梗塞而不能行。綱法雖善。若必盡除奸弊。則窮疲而不能舉。部議之善。全在疏積引以行。正引然以正引七十萬。而責行千二十餘萬之積引。梗矣。今以二十八綱三百餘萬之積引。而行七十萬之正引。何難之有。然每綱之中。往往有納銀數千兩。而竟無一人承認者。蓋皆賣票而脫去耳。其人雖去。而其票固在富商手中。向皆藏匿。惟恐官家執

此套搭餘銀。今解其套搭。今凡買有餘銀小票者。盡許出而超掣新鹽。此大有利事。誰不樂從。此示出而投花名手本。願納銀者衆矣。又往時有抽單之弊。蓋賄買納銀。本年超掣。行鹽者數滿而不能掣。謂之逾額。此本甚多。綱法立。則瞭然易見。然以其弊而除之。則彼既虧本。我亦減窩。何若聽其行鹽之兩便也。又曩所謂囤戶者。非異人。皆各綱中有力內商耳。乘法壞而囤孔。其騙國課多矣。若以法處之。彼亦何辭。然每綱去此輩數人。餘皆疲乏窮商耳。故職一槩擯而用之。方職初至。此輩甚爲慮。慮已而見職相志。彼亦相志。開徵之初。惟此輩完銀最多。已上三項皆鹽法弊蠹。倘一毫風厲。作念何難。搜滌盡淨。然海翁易慮。鷗鳥飛去。而國事終不可爲矣。書云爾無忿疾于頑。必有忍其乃有濟。所謂收拾奸弊。以通部議之變者。旬日光景。實是如此。

復王肖乾邊儲

鹽法

竊惟鹽法之弊極矣。惟其故皆由前人清理。祇各得其一偏。故不可久。第與堂翁相商者五年于茲。實欲

做一國鹽法外不滯邊內不損淮庶令血脈流貫
邊腹兼通自網法行而套搭解兩淮內商必盡活
一日之間頃增商貨數千百萬其逃亡消乏之商皆
不遠數千里奔赴江求復故業每解三十四萬只
須三四日便可徵完去冬弟到此旬日間即補完一
解兩淮故課前歲停歷三年今止停兩年有半矣內
商景象如此似有疏通之望惟邊商一節部諒預關
引只凡有金鈔到司即與內商交易速令回邊又辦
下次鹽糧若得如此豈不甚便但內商所納者四十
五年之課所用者四十四年之引而所行者四十六
年之鹽去歲邊引雖多到司諸商方以辦課爲急毋
論南京新引一時關取未至即至矣諸商既徵餘課
又辦正引之價自有緩急故直至今春南京新引纔
得到齊兩商始得交易而邊鈔五錢五分之價部諒
始得全信于遠人矣又去歲入邊之鈔惟貴鎮以翁
台之穀獨多用六七萬此乃弟公中之私益兄翁台
慷慨特倍恆常凡詳部之文與見教諸札皆視國如
家吾儕任事不當如是耶所恐者此後中引凡四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鹽法

五

下露堂

五年以前一切罷中但中四十六年到此即用各邊
不遵部議往往中已前年分其意欲爭先而不知將
來積滯愈多及見停留惟見年可以獲利惟翁台會
此意即邊商不失所望矣

與商等軒

鹽法

振此行大有關係鹽法數十年來不知經幾名碩料
理而竟未有堅決國課日停商民疲窳夏初選司申
文謂部議新頒益決裂而不可收拾請辭印請毋以
庫銀給邊商此亦台臺所甚憂也今振到任之一日
設爲網法而衆商服十日而綱冊成至十一月初四
日開徵收銀十二萬有零兩淮南商人皆肩摩輟擊爭
相輸納兩淮如此景象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此解既
行淮課仍止停歷兩年有半不至三年矣且非獨如
此而已依振網法目前運司庫中每歲可增十萬千
年之後可增百萬倘有邊警但用一紙取用又何須
借開寺與水衡金錢爲哉俟九年後商課餘銀通減
一錢而國課又可增七八萬九邊糧艸又漸增二十
餘萬此皆以減課寬商得之非以賤商增課得之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鹽法

六

下露堂

兩淮諸商從來不見官府惟恐拘囚套搭動以苦刑加之耳今振易套搭爲調法化苦海爲春臺兩淮商人消乏逃亡者紛紛踵至而見在諸商刻骨感激如赤子之戀慈母此皆台臺一疏旋乾轉坤之力也

復能鹽亭第二書

兩淮鹽法久敝蒙台臺鼎力挽回此時已有生氣惟食鹽一節素歷遠處明疏中謂來除交通姑俟來日部覆欲聽台臺之自酌酌之此其時矣大抵各處食鹽行之有法可以杜私鹽可以克國課亦可以伸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紀行之無法則下場爭買而鹽愈貴滿載爭賣而鹽愈賤賤與貴皆綱鹽之害也况執引影射其害及甚于私鹽頃各處有司謂食鹽不可行皆非事實不過耳滿街竈與夫積囤之說以圖罔上自便耳若食鹽真正流弊耳惟有司不知本道不知即各內商亦不能但知襲司食鹽綱冊時曾喚兩淮內商及商紀人入編酌之矣不但謂食鹽可行且謂可加不但泛謂可加且各自欲爭加職所以將淮北二萬五千引加于九縣食鹽之地者皆內商自欲爭行也及今江廣

之鹽賤而且舉去歲此時水商買鹽已有八分今尚未及二分諸商皇皇然爲九月京掣鹽不能去之處又爲國課慮咸謂此皆食鹽之爲害也揚郡食鹽如通州海門泰州泰興之鹽徑從揚子江挺帆而上高寶江係之鹽皆從儀興通江而上江南北九縣之鹽多賣與官座糧舫勢不可禁其言汙漫雖未可盡信然綱鹽關係大而食鹽欠之職于此豈容一日安寢乎數日來爲此與諸商講說口乾舌敝昨在都府衙門會議甚至有粗暴之徒率衆徑走職印時憤究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通欲職職與諸商不薄也稍有忤合不難揀臂而起此輩射利之情容可遏乎最可惜者溧陽鹽行浙商已將掉尾去矣今禁采石之路則一引不通而藩籬復破溧商謂兩廣以來所與浙商爭訟不休爲欲通行于該縣耳遑暇往江廣耶此言極是但采石之路不塞則覺滿江皆食鹽江楚水商不肯成交今萬不得已永塞采石之路大減揚郡之鹽價淮北亦有另議淮北所批苦者崇府之鹽今年夾帶極廣仰乘台臺復命之時一併條議以成畫一之規庶不令後來

友覆謂今日所行尚未妥確也楚中鹽價迄今止賣七分三厘尚賣不去楚紳此時想不過算疏理矣天下事惟鹽法通塞之機有不容以意逆者顧不容不竭力圖之耳

庚楚中論鹽價公書

承示楚中邇年以來甚苦鹽貴去歲賣至三錢一小包此在通都大邑則然若窮鄉僻縣無從市買雖有孝子慈孫少求薄瀝以奉其親不能得也自聞翁臺未物疏理告鄉三戶莫不手額以為海波餘瀾自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

又遠無鹽之數庶其免夫乃旌節臨揚已將半年所矣尚不聞鹽值之賤也武漢賣至一錢別府賣至一錢二三分此何取于疏理為哉當此時也雖屢引多增斤重猶懼騰踊今乃反就舊額而減之夫每鹽一引從來五百七十斤此定則也每鹽五百七十斤賣與水商取直三兩二錢此定價也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鹽解捆七十餘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價四兩之外在水商之利厚而在地方不苦于其踊此定例也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鹽一旦改而為

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鹽百餘斤即少捆小鹽十四五包矣餘所捆祇五十餘包耳彼水商不肯虧本只得增價以需安得不至一錢內外此非疏理之咎而何嗟夫時政要務惟鹽法頭緒難清今欲從頭說起殊覺踴躍即就減斤一節而論其不得不減之故荷勝亦長姑截不說惟既減徵賤事已明效既承儼然下責敢不盡詞其愚夫五百七十斤開價三兩二錢水商改捆小鹽七十餘包賣與地方每小包取直六分尚亦有利矣況七分乎嗟夫此鹽法未壞之時則然耳鄉令二商交易當然如此即鹽法行如流水矣又安用疏理為哉惟邇年以來絕有大謬不然者蓋內套搭不解鹽法大壞二商所費之本既增一倍于往時則其取價于地方雖欲不倍于往時不可得也如往時引價六錢五分近年賣至九錢二分往時餘銀七錢近漸增至一兩四錢五分往時火鹽頗賤近賣至一兩五錢往時掣摯征解諸費猶輕近則所費不貲蓋內商每引成本常不下五六兩矣而令之三兩二錢賣與水商彼肯甘心乎故必觀望月利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鹽價

三

平露

法緩掣不賣至六兩以外不止水商以六兩外買鹽一引又加以盤剝諸費雖解捆七十餘小包而令之六七分賣與地方彼又肯甘心乎故必閉店擡價犯禁然則不賣至一錢內外不止加以京掣愆期便有二三錢一小包之患故諸公所稱二三錢及一錢內外買鹽一小包皆五百七十斤之鹽也其實非三兩二錢之價也所稱三兩二錢徒有此舊額虛名耳自疏理至揚極力爬梳非不欲以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遽復祖制之舊也顧無奈朝廷預借商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鹽價 王 平露堂

還商賈既欲爲國興商謀又何敢不爲地方謀夫地方泉府也國本也不可以多取也大抵楚鹽一小包六分爲賤一錢爲貴七分歸于賤九分歸于貴而八分則界在貴賤之間故梁撫臺所豎碑初到許賣七分五厘殘鹽許賣九分此猶在鹽法未大壞之時及近來法已大壞而龍鹽亭酌定八分雖不得已亦未甚貴沙楚書見責謂鹽貴不過七分耳奈何以八分引而長之不肯楚人也又何敢不遵諸公之教爲

桑梓一蒿思焉故去歲復鹽道公祖書謂新鹽至楚價必平賤雖不能達至六分而七分可望也是楚士民所願之價也今自去年九月以至今年已未果猶賣七分不上水商苦于鹽壅不行內商苦于納課不前部責還儲雖切隱憂而地方已享賤鹽之利矣顧所以致此者其道何由豈斤多反貴斤少反賤歟蓋諸公但知戊午已前鹽斤之多而不知鹽價之倍又但知疏理已後鹽斤之減而不知鹽價之輕何謂輕則真以二兩九錢買鹽四百五六十斤也當鹽法之壞內商費本五六兩然後成鹽一引今蒿目苦思設法籌筭一切減之又減故買新引則減九錢二分爲五錢五分納餘銀則減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買火鹽則減一兩五錢爲六錢其他掣掣徵解盤剝諸派費一切洗滌殆盡然猶費本二兩七八錢中歲攤揭方可成鹽一引而令之開價二兩九錢實與水商沽利幾何故價至此則減不去矣然鹽至四百五六十斤若再增多則二引必不能兼銷故鹽至此則亦加不去矣雖然視六兩之外買鹽五百七十斤孰多諸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鹽價 王 平露堂

公但知五百七十斤爲多而不知價至六兩之外則費本更多但知四百五十斤爲少而不知兩個二兩九錢尚未及六兩之外即可買鹽九百餘斤此孰爲多少乎今似各懷成心雖鹽已大賤猶稱極貴不知率此而行再過七年將朝廷預借商本一旦公潰每年只行新引五十餘萬却將積引二十餘萬之鹽盡銷于五十萬中彼時更是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而六分之價可以立待矣如不少必欲眼下遽賣六分則水商虧本一朝解散二三錢之價可以皇明經世編

與自公祖 楚鹽

老公祖總理全楚鹽法其所關係非獨楚民蒙澤蓋國計之虛實宗社之安危賴焉夫兩淮之鹽雖行于各省直其在河南不過汝寧一府在江右全爲闕廣浙私鹽所侵惟敵省地最廣無歲解太倉者七十萬售過鈔者四十萬楚居六七矣自治生未奉疏理楚鹽之貴每小包或至一錢內外或至二三錢敵鄉無所歸怨也惟自治生一抵難揚而楚人之餓望生矣

自戊午九月以前尚非疏理之極而然經奉議各疏理雖曰切責之過然止謂不該賣至一錢則每包多賣三分積而算之每歲多賣民錢九十萬何不爲桑梓計如此而治生司書即以平賤相計謂疏理之極決無賣至一錢之理果自戊午九月京掣以後淮鹽至楚七分猶賣不上雖國計隱然可憂而敵鄉已卒賤鹽之利矣夫所謂賤者蓋自然而賤則可久若強之使賤便爲微貴之困如乙卯不勒賣五分乎水商虧本累足魚散至丙辰丁巳便賣至二三錢一小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平糶堂

地方之苦不可殫述此亦勸之効矣若疏理平賤其說多端一爲內商計本餘銀既輕引價又減微解掣摯諸浪費一切洗盡使之賣于水商不至過選月利則水商之費本輕而取息微勢自不得不賤者二也一爲京掣有期則水商不得不急于求售若不急于求售轉眼京掣便成停閣既欲急于求售勢自不得不賤者二也一爲減斤增引往者每引雖云五百七

勢自不得不賤者三也。夫平賤既有根因，是疎理之微勞也。微賤已有實事，是疎理之近驗也。率此而行，再過六年，舊引全銷，舊斤盡復，則淮南鹽價，真是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而五六分之價，可以立俟。此疎理之遠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禁鹽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八

徐孚遠明公 宋徵祥尚水 遜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張 密子退泰閣

周司農集

說

漕河說

周之龍

三代而上，不聞有漕，漕之興，封建之廢也。考禹貢所

稱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

皇明經世編 周司農集 漕河說 一 平露堂

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

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知夏后氏以來，分茅胙土，圻

自爲漕國，各自 卽天子轉漕，不過五百里而止。春

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後，而

漕運所繇，開矣。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瑯

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者，卽今白河也。而海運

所繇，開矣。郡縣而後，議漕日詳。漢用張良議，河南以

東造船五百艘，歲漕東方之粟於閭中，不過數十萬

擔，建元間，天子好大，用粟多，歲漕至四百萬擔，歡喜

昌繼粟閭內，築倉理船，費直百萬萬餘，唐劉士安領

漕事，乃于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卽鹽利

雇傭分吏督之，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

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

運粟至四百餘萬斛，無斗升沉溺者，多其勞力焉。宋

興命溫台發楚諸州設場，歲造運舟共三千三百餘

艘，分綱而運，先是各州置倉，行轉搬法，歲漕可得果

七百萬擔，一變直達，歷弊生，委積發運，實不稱名

而漕綱日壞，皇祐中許元議諸路增舟輪米，克歲計

皇明經世編 周司農集 漕河說 二 平露堂

如故事，江淮楚越之間，騷然煩費久之，諸路綱亦不

集，船愈壞而漕愈減耗矣。勝國都燕，河海運彼，猶

因便乘利，未審于天下之勢也。至我 國初 高皇

帝詔中書省議漕粟于京師，三十年議海運遼東，以

給軍餉，此我明漕政伊始 永樂初建都北平，議于

淮安臨清，建清江衛，河二版，令各衛屬督造運船，尋

令遮洋海船運粮八十萬擔於京師，嗣後罷海運，遼

洋船外增設淺船，至十三年，用平江伯陳公瑄之議

開清江浦，裏河運船徑達清口，而南北始通矣。列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下露堂

相承漕政大倫總視前代爲尤詳乃志漕而兼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構也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貢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充浮濟潔青浮汶濰徐浮淮泗楊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汭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東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于河也我國家發祥淮泗祖陵峙焉虞漕四百萬擔于燕都藉河爲運河決而南逼我陵寢抑而北妨我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其爲患可勝道哉三代以前河東非入海木嘗入淮自漢徒頓丘隋煬帝引汴始東照寧源漕之決實濫觴焉今則全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省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同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蓋嘗按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下露堂

蹟而思之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諸山夾之相盤束不爲患河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此水以爲利即河南有北邙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非岸殊無山俱不能相夾東河至此洩又有伊洛沁汜之水合流故益汎濫亦固然之勢也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汭洛至於大伾北過泴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至殷盤庚始五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枣自武帝築宣房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寧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甚謬矣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元會通河改跡遂堙時都全陵以海運給餉遼東獨議河無議漕文皇帝北遷始猶海運實京師已復會通河罷海運是時河歲爲變平江伯陳公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利賴正統十二年決滎陽鶴張秋又決景家渡全河由徒治無成績景泰四年徐公有貞

乃分流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而河入漣自此始矣
弘治三年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牟下尉氏溢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淤漫四出不可禁少司徒
白公昂司馬崑公性築堤擊渠南非分而主疏七年
復決金龍口潰張秋堤奪汶水入海東昌臨清流幾
絕羣議洶洶謂河不可復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
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張秋之決始
塞正德中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初決單縣
衛鷄鳴臺飛雲橋比徙魚臺谷亭舟行隔而十三年

皇明經世編

河司叢書

卷之五

平露堂

廟道口淤是年河忽由趙皮寨向毫泗奔河口而谷
亭之流絕秋冬復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
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之決俄塞時都御史劉公天
和濬淤修閘厥功偉焉十九年始決野鷄岡由潁河
入淮於是當事者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
地數為敗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閘二
年復淤嗣是歲有淤決而所由無常迨季年徐邳蕭
碭之間漂城郭人民為害滋甚都御史朱公衡開新
河塞西堤障水使之南趨秦溝未幾而沛縣流斷矣

隆慶中決鷄爪溝陳降口因黑羊坡水決城月堤萬
曆初決崔鎮決龍窩固營分決自河經歸仁集便泗
州而河勢遂比淮水城高家膠濟山陽高寶興鹽諸
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
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議者欲開支河濬海口
督漕都御史潘公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
築堤以制河南溢嚴五屬啟閘使河內不得衝開而
蝕漕諸綬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
堤短壁防護末周者連接築培薄增卑方以為即遇
皇明經世編

河司叢書

卷之六

平露堂

異常泛溢緩堤不支至遲堤而極可恃無恐矣然堤
堰難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
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決范口十五年決神符劉獸
醫口決蘭陽銅丸廟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
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已塞淤者漸疏
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
景高口遲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
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河復大為患決汶上決
魚臺決濟寧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之族泗州幾成

魚鼈之鄉。祖陵松柏，橋於水過半，巡按御史牛公應元上其狀。上赫然震怒，易河臣，遣給事中一人躬往荒度之。是年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按臣僉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壩數十萬金錢填溝壑矣。夫黃壩不塞必爲陵寢憂爲運道便，而乘伏落以滄淺塞黃壩，節制黃流，依然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注此所謂水道也。治水者置黃身之高，不究黃壩之決，不塞乃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數十萬金錢又填溝壑矣。麟麟。祖陵蛟龍將騁，徐邳一帶剪焉斷流。河臣劉公東星竟以憂殞。上復赫然震怒，切責大司空，速簡河臣李公順曾公如春往視事。條便宜以聞，俱用勞績平陂安危之機，非以一髮哉。夫歸仁一堤，祖陵所恃以爲捍蔽，故未嘗不堅且完也。今蒙牆冲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澤，伏秋水發，深爲可虞。爰接築汴堤，遏絕黃流，自

歸德至永城築堤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堤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爲。陵寢患又患徐邳一帶運道淺淤，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歷兒莊微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間二生，并挑濬河身，廣蓄汶泗泉流以濟運。遷此二策者，非不可行矣。第欲定計於縣，宜遵何策而可議者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力大不宜與爭，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損東方之地，徐觀其勢所逼，因而利導之，爲力少而見功多矣。盈庭之議，安所折衷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日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邳宿遷其間應桃應築壩塞計四百里有奇，大堵料約貳百四十餘萬，派夫約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堤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計以兩荅告成。專將使陵運永承無患而中州以南幸不爲魚鼈

耳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盡下不可今撫臣其疏稱王家口之地視黃河水面高者多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濶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比大紮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冲不去鑿者不勝於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嚙喉先

東之大滯類仍河南之點危轉甚矧其禍不獨在河南山東且中於陵運矣昔宋熙寧中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捍水今東流既深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用紆恩冀深濳以西之患帝曰東流比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其仁人之言哉今歟奈何爲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焉淤澱是弃前功也塞之又難爲力也無論全塞卽稍塞之其上流銅瓦

廂芝蔴庄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間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建開濟運其事勢固不侔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垆口決黃垆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簡決復塞愈決愈上此已事之明鑒固然之河情撫臣疏憂及此矣要在總河者審地勢集衆思從長參酌不待捧土河漸而成毀利鈍較若數計詎可冥冥決事哉至加之役

亦自不可廢名。按加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中有微湖北接汶泗諸水南達沂沭諸河而諸泉來注原遠流長實爲徐邳案綸且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無令溢漫誠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加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濤之險似于天造地設當與故道並存隆慶中朱公衡建議請其廷臣熟試嗣經言官屢疏下部覆得報可會舒公應龍劉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繼以劉公東星督率諸臣併力疏開渠有成河矣連年粮艘鱗次多由往來安可訖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國朝叢書

中河七

平露堂

加無殺於運祇緣河身所挑尚狹而淺中有微山攻鑿未竟政宜乘此未竟殫力批通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暨壩開使水諸蓄而不洩儻不必借資黃水而運道亦有偏乎頃者在廷諸臣多隨其議而或以爲不可蓋誠見水衡口虛河勢孔亟未免顧此失彼且慮沙壅巨石湖底版石人力難施是或一道不知開韓莊山堰不過數十里鑿梁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十數萬憚此數十里開鑿之艱而日與數千里黃河爲難

愼此十數萬之費而歲置千百萬於洪濤澎湃中試一度之難易自見況設開必須用石開鑿亦非虛糜俟工有次第或移利國驛於新開間以設司道官以綜理沿河乘時酌宜經制備用加之役毋亦運道便計乎人有難于湖不可堤者不知湖濱生地可循也人有難於石不可泓者不知洩水故渠可因也人有難於水不易滯者不知節宣數閘可恃也舊稱六難此捕風躡影之難非實見得難也惟加一成漕向滕嶧鄒澤而背徐邳挑宿向者日漸紛華則慨然喜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國朝叢書

中河七

平露堂

者日漸衰落則穆然嗟以故防加者非溺于桑梓之共利即移于編列之共焚未臻厥成俱者衆矣竊嘗度之慮爲三策有全弃黃河而創爲新漕者上也漕加河是也有半藉黃河而規復舊漕者中也開正河是也有從黃河之決而權爲目前之漕者下也開徐之城南洩水支河是也舍此三者引河挽河無策矣夫今之策漕者無不鰓鰓挽流於新奔之濁河導衝於又弃之小浮橋河若謂故道一日不復黃河一日不治舍故道無河矣嘗河決郡縣親罹沮洳之患有

不贊美策決濬淤者是昧目也。其依近沮陵也。凡河決入潞入滄入淮泗。卽身在淤中。有不惜口沉沒。寢園者是糊心也。議漕者不敢設一奇於河之外。議河者不敢設一奇於道之外。曾不知鎮口以下。行漕在正統以前。原不藉黃惟資汶泗諸泉。自足達淮。水原濤故各清河。後徐有貞公塞榮陽之決。分流授勢。乃自蘭陽東至徐入漕。久之黃詩盛衝。流漕之故道。既採廣傳。水皆至濁。故不稱清河而稱黃河。後何忘其故。各河偶一徙。卽用王挑濬以引其來。惟恐其轉徙之他故。先輩有人以酒爲生。一不飲卽死之喻。由斯以譚河之決者。中州百姓之患也。非漕也。策漕者復舊橋汶泗之流。創新浮加冰之波。二者於漕爲得計矣。但復舊清河。不必兼濬加冰。創新加河。不必兼開邳徐。蓋汶泗上流兩分之。泗淺所必有而賄力有限。兩用之罷調又所必至。舉世人心方詛。蘇合河而漕。開舊河一有涸淺。開加河一有罷調。又安知不以借口廢之半塗焉。河決旣爲民患。卽踵賈讓不與爭地之策。比者河遷。靡有寧歲。城民之遷。又

靡有定地。藉令起讓再議。安知其能不變。夫今決河分股爲兩。一自符離集出小河口。一自泡河經亳州鎮會淮出泗州。策河者其自符離集一股當濬而深之。兩岸爲隄。以約束其流。至出口處。又當闊而廣之。如是者黃流奔海有路矣。其自泡河一股當堵而塞之。卽入賈魯估河。又當疏其下源。以會白羊河。小河口。如是者黃流合淮無地矣。復于汴隄以土者高而厚之。引而長之。歸隄以石者。灰其罅隙。瞻其崩陷。咀陵民室。兩保無虞。庶再觀平成之盛乎。或者又曰。國家建都當極北之地。而財賦充斥。多以東南會通河成。似可無虞矣。萬一沙滯金龍之口。河浮陽武之涯。四百萬擔將焉輓之。膠萊海運之策。儻亦所宜講與。按海運起元人伯顏。用朱清畫以成元都。藉故也。我朝定鼎。卽元故都。北有居庸。南開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而轉輸之路。淮安實當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海運不通。亦太平遺慮也。先是成化中丘文莊公濬讀元史。悉海運之利。建議興復。而羅文恭公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如風雨雲日之占驗。

載在輿地圖中，犁然指掌，若謂可見之行也。然所由
屢議屢修者何？不過動色於風濤巨測中耳。要以海
人行，亦猶陸人行陸，河人行河，彼其習知島嶼以
爲灣泊，審潮迅颶之信，以爲趨避計，可無慮。蓋元
人海運所繇，見敗者以其起太倉嘉定邁，而北森茫
無山，則迴避無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風濤或巨
測，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地高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獨
不見登州有海市，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邪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李露堂

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日舊皆貯餉，水常足
不假濟者二百餘里，海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
嶺，下多礪硿，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
河成，我漕由麻濤海倉二口徑達天津，直沽，大舟自
清江浦抵天津，凡一千六百里，其中山河行八百里。
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
有劉家蓬萊島、沙門、黑水成山諸險也。說者謂：「糧可
得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年可告成功。」此
功一成，當與河運通用，便海者海，便河者河，亦禹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李露堂

水嶺未鑿方三十里奈何愛此三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柳又聞之先臣霍公紹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沒縣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黃河故道也莫若於河陰原武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加壯百倍如導河注衛冬春水平艚舟由江入淮汧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次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此一奇也先臣黃公綰有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殊自陳平江而後荒度代有知補苴其缺苟且目前無能爲國家經久遠夫惟有慨然任事之臣毋諉入數毋設城府毋私便身圖依然過不入必斬乎成而始卽安崇嚴秘密之上又能仰體天心仁愛深惟締造艱難擇人而任久任責成精格重玄膏流萬里則馮夷順命海不波陵運生靈億萬年永賴之計不與霄淵俱敝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微壁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愬人

駕永錢嘉徵字子參閣

黃中丞奏疏

疏

黃承玄

題琉球咨報倭情疏

看得倭酋狡謀非一日矣服中山以爲役餌吾民以爲用市吾舟以爲資包藏禍心由來有漸而薦食上國羽翼既成故臣自入關受事以來夙夜拮据無日不討軍寔而申徽之蓋逆知豺狼之不可馴而宴安之不可懷也今果以協取鷄籠見告矣大倭豈真有和于雞籠哉其地荒落其人麋豕夫寧有子女玉帛可中倭之欲也者而顧耽耽何之也蓋往者倭雖深入然主客涉遠之勢與我不敵也今鷄籠實逼我東郭距汛地僅數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東番諸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暇伺間惟所欲爲指臺嶺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海以起五虎則閩之門

戶危薄澎湖以矚泉漳則閩之右臂危仰吾幸有備無可乘也彼且挾五市以要我或介吾潮海奸民以耳目我被爲主而我爲客彼及逸而我及勞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我無處非受敵之地無日非防汎之時此豈惟八閩患之兩浙之間恐未得安枕而臥也及查倭之人閩必借徑取水于南甌而後分紮南發西北風則徑指鷄籠諸島東北風則慮右突福寧故南甌實上游之要衝前撫臣金學曾曾請改設副總兵于此如南灣故事誠見及此也若過南甌直下獵外洋以趨鷄籠則我臺礮東湧之哨或遠不及偵卽偵及之而一哨船兵勢難壘番遠躡又不敢輕撤烽火寄望諸哨舍門戶而預逆之藩籬也聞警之後臣業擬南中二路各借調十舟協防北路而復移咨浙撫亟督溫處將領設備南甌但隔省望援一時未能使臂而千里微發往返未必如期容再向其緩急以爲之備耳若夫琉球之告有謂借以相恐嚇者有謂假以溫貢道者又有謂中山不能自專直狡倭遣以窺我虛實者臣不能逆揣抑不必深求總之倭必

不能一日忘我。母問屬夷之告不告也。我必不可。日忘爾。母問倭夷之來不來也。

條議海防事宜疏

臣等謹將

臣惟各省海防獨闕爲最急。而各省武備則獨闕爲最弛。臣自入疆以來。卽不勝過計。欲及是時。一振綱之。而倭警已生矣。今雖仰仗大威。小醜潛遁。頗狼心未厭。難忘禍戶之謀。虎視方眈。應抱處堂之慮。則夫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誠疆場所當亟講者也。謹條爲八款。據實上聞。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着實舉行。臣等謹此編

奏中丞

海防事宜

計開

一、修塞遊以定體制。福建海防營紂二千餘里。初設五寨。後添五遊。今復益其二。制亦密矣。乃一遇小警。皇皇焉。若不足恃者何也。聞之陸贊云。兵以氣勝。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分則弱。故前撫臣譚綸鎮臣戚繼光。經畫水寨之制。每寨必結聚二船。每船必上扼外險。蓋合大船則兵力百倍。扼外險則門戶自固。據上游則建瓴之勢自便。其制不可易也。迨後增設五遊。以寨爲正。兵以遊爲奇。兵寨也。

于遊之內。遊巡于寨之中。若寨藉遊以共聲。其反非得遊而可。卸其責也。乃今日之事。有大謬不然者。寨既漸移內海。盡非建置之初。遊亦盡守疆隅。全失立名之義。且向止五寨。猶必合爲二。餘今加七。遊復各分爲四。哨管交則氣弱。備多則力分。日散泊便於偷安。哨近易于影射。此昔近日之陋規也。今合察考前臬。仍復舊制。寨兵必令合隊。據險遊兵必令隔哨互援。小敵則一軍當之。大敵則併力犄之。在上風者追之。必窮所往。在下風者選之。使無所逃。庶寨遊之設。可收實效乎。或謂防倭利于合。防賊利于分。汛時專主防倭。應於上游合隊。汛後專主防賊。不妨使宜分布。此則在事將領。自可隨時變通。要以分而合之。則離合而分之。則易。故分之總不如合也。至于寨遊統制疎密之宜。尚有未盡善者。小埧近連省城。而遠隸北路。其事非便也。請改隸于標遊。而節制易矣。諸山僅烽火寨一哨。地又非極衝。而特設一遊。爲烽火卸責。其制非宜也。請裁其十二船。爲北路標船。餘船改爲礮山遊。兼哨馬坳。芙蓉等處。而設險均矣。海壇。

奏中丞

海防事宜

遊亦南日寨一哨地地非寥遠而設以多船守以欽總且南日既哨苦嶼蘇澳而該遊駐劄練東出守盤垵東岸之船不能越苦嶼而飛渡又不能舍蘇澳以他泊其設非均也合裁其十船爲總鎮標船責守東西二路而并裁欽總改設于浯銅另立一名色把總管領其事仍制南日之苦嶼改入海壇就近汛守而并聽節制于標遊蓋海壇專蔽福清南日全障興化而守禦專矣又湄洲遊亦係南日中汛地前以一哨守之不見其不足今以一遊守之不見其有餘南日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勘案遊五 平露堂

既上分苦嶼一哨歸海壇則下有餘力合徑裁去湄洲一遊以十船協南日海壇分哨信地以餘船改爲中路標船內則分守三江門戶外則周遊一路要衝庶緩急得宜手

一設標遊以備策應夫用兵之法有正兵有奇兵有應兵今者議復寨遊舊制奇正之用得矣惟是營寨相距每數百里而遙其地各有專司其力僅能自保若寇合踪突犯則衆寡有不敵之形分踪四窺則彼此無相顧之勢以故各路將領動請增兵增船顧多

增則勢有不能少增則于事無益縱無所不增猶之無所不寡耳計莫如另設遊兵一枝往來策應使沿海常餘一遊之師以待其急而隨處得借一遊之勢以壯其援此今日萬全之備也查得此中原有北標左翼二遊至二十五年前撫臣金學曾復題設應援一枝爲船四十爲兵三千此閩中往例也又查得浙江二十九年題設洋遊升師三千以兩遊擊分統此隣省近例也閩省業已裁革而浙省見在遵行乃今日閩中事勢較之有更急者臣不敢厚援浙中之例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設標遊六 平露堂

亦不敢求復往日之規但請增水兵千名戰船二十四艘畧倣洋遊之制仍繫標遊之名汛期則分遊南北過歷寨遊汛畢則收入南臺時加操練聞調卽發遇警卽援合踪而行可張寨遊之聲勢遊哨而會可鼓將卒之偷安乃請于標下增設遊擊一員領之以見在遊擊專管陸營以新設遊擊專統舟師而小埕海壇二寨遊俱聽其節制庶幾全省相應勢同率然卒有不虞可恃以無恐乎至於近日所復標遊十船原非初制不過量制臺山埕南之船以爲省城門戶

計耳。額內之溥港，未易綢繆，而外之汎地，率多推諉，不如徑改爲五虎遊專責守。广石以外至五虎門一帶，亦付水標遊擊領之。其自广石以內，另設一營，半水半陸，使二哨以舟師巡遊內洋，二哨以陸兵扼塞溥港，俱付陸標遊擊領之。舟不必另造，取之沒官之船，兵不必他求，取之營伍之選如是，而內地之緩急有賴矣。

一重要防以杜窺伺。閩海中絕島以數十計，而澎湖最大，設防諸島以十餘計，而澎湖最險遠，其地內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中丞疏

重要防

七

手露堂

漳泉外隣東番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據之可以制倭倭據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謂必爭之地也。往年平曾作難，有謀犯難龍淡水之捷，當事者始建議議戍之，鎮以二遊，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偏師，窮荒遠戍，居常則內外遼絕，警息不得相通，遇敵則衆寡莫支，應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視之，後汎而往，先汎而歸，至有以風潮不順爲辭而偷泊別溥者，則有守之名，無守之實矣。竊龍地

屬東番倭既狡焉思逞，則此澎湖一島正其所垂涎者，萬一乘我之隙據而有之，彼進可分道內訌，退可結果假息，全閩其得安枕乎？近有議設叅將以鎮守者，有議添設一遊互相救援者，臣以爲皆不必也。澎湖之險，患在寡援，而浯銅一遊實與澎湖東西對峙，地分爲二，則秦越相視事聯爲一，則唇齒相依。今合以澎湖併隸浯銅，改爲浯彭遊，請設欽依把總一員，專一面而兼統焉。浯銅原設二十二船，澎湖原設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中丞疏

重要防

八

手露堂

六船，陸寨協守四船，今議再添造一十二船，增兵四百名，俱統之于欽總，而另設協總二人，一領二十舟，劉守澎湖，一領十二舟，往來巡哨，遇有警息，表裏應援，臂指之勢，既臨犄角之功，可奏矣。夫浯銅係漳泉門戶，澎湖爲列郡藩籬，今一設重鎮，而有虎豹在山之形，一得內援，而無蛇豕薦食之患，其便一也。頃者越販奸民，往往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今增防設備扼要詰奸，重門之柝既嚴，一羣之航可察，其便二也。茲島故稱沃野，向者委而棄之，不無遺利之惜，今若令該總率舟師屯種其間，且耕且守，將數年以後，膏原

有積倉之富而三單無豫備之虞其便三也至于瀟海之民以漁爲業其探捕于彭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侵若奪而駕之則蹤影可混我若好而撫之則喙息可聞此不可任其自爲出沒者宜并令該總會同有司縣以什伍結以恩義約以號嘯無警聽其合夥佃漁有警令其舉號飛報則不惟耳目有寄抑且聲勢愈張賊險之設水爲海上干城矣

一飭戰艦以備衝掣大海上之戰先闢船次圖器與人無船則人與器皆無所用之矣乃今日造船之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有不可勝言者其方倚船爲命而官胥匠役且倚船爲家出之帑者上而用之船者五且費不時給役不預鳩料不必中程工不必中度及倉皇無措則又料貼聚兵巨科之兵而亦不必用之船也積弊至此求船之實用得乎船不可用求兵之出洋得乎幸而海不揚波漕運偷安者二十餘載而今當其窮矣可復因循舊轍不破格一更新之乎爲今之計一日縮汛當議也約法每船限十二汛而准折造木滿汛而較者照汛于各兵扣賠今之船自七八汛以外皆成虛

具矣此不敢暫試風濤况望其效衝輦之用乎乃官拘于成例兵憚于賠汛苟延歲月隱薄偷安計每寨四十餘船實不得二十船之用則千餘兵而不得五六百兵之用矣國省一船數十金之費而致虛糜二百金之兵餉豈不以小失大耶且邇來將領每以船多兵少爲辭則何不縮其汛而量減其船免其賠而量增其值減一船而得九船之用減一船之兵益之九船而九船咸得其濟不尤爲兩便耶今請將各寨遊船隻不論年汛久近但有不堪出洋者盡行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遣暫免賠汛要自今日鼎新之會卽爲各路更始之初自此以後斷以十汛爲期有不及格者仍得以賠汛之例繩之矣一日估費當寬也昔劉晏之造船計其公并計其私曰去半焉猶得堅船此知輿之爲取也今不問時有貴賤地有遠近價有官民槩以成例格之天上吝其直下吝其材所害者正足相當而所損者乃在公事亦何利之有焉一日責任當專也向來汛船造於各路者有海防佐領監之造于省河者則一聽他人之爲政政吏吏非用船之人則得置身

于利害之外將領無專遣之責則得置身于功罪之外徒使經歷數手侵漁百端多一受事之人即多一染指之弊增一防奸之寄反增一卸過之門蓋今日閩外之事往往如此今請以其責專屬路將凡鳩工庀材賦庸受直悉聽路將與總哨捕盜自爲之謀而有司自省成外一切勿掣其肘如是而猶有不可戰之船則臣得執而問之矣。

一恤水兵以起凋敝夫閩海之禦倭其用則水兵急而陸兵緩其事則陸兵逸而水兵勞乃其餉則陸兵厚而水兵獨薄彼其出沒波濤之中身試鯨鯢之窟即使盡沾實惠尚慮勇壯者裹足不前也乃見面有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恤水兵

七

平露堂

例公費有例賄汎有例又代爲稱貸厚息扣償月餉所餘十不得其三且近年有免汰減餉之議收汎又槩寄其一錢彼又何苦以軀命所搏之微餉徒爲債帥充囊債主生利哉老弱者計無復之姑寄糧糊口壯勇者勢不能忍有相率掉臂而去耳乃總哨捕盜復通同隱匿既避逃伍之罰又冒懸額之釐是免汰之說徒割見在之食以飽虛冒之腹也吾方慮無

餉之兵難與救死而彼且利無兵之餉可以自肥夫非立法初意矣請自今挑選之後仍復其原餉九錢而每次汎畢不妨仍核其懦怯者而偷汰之第向之汰惟其數不惟其人今之汰惟其人不惟其數蓋與其寄于給餉而寬于冒餉固不如豐于養士而嚴于選士也顧餉增矣而不嚴禁措赴則所謂九錢者猶委之谿壑耳欲嚴禁措赴之禁當清科派之源向來銅幣難以盡舉卽一哨官之補而費以百計一色總之補而費以數百計此非事科欵將焉取之況染指一嘗揚眉難翼卽有不法誰能過而問焉故今日一切陋規必大將謝絕不行而後路將以下可禁也必路將防館謝絕不行而後總哨以下可禁也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恤水兵

七

平露堂

一嚴巡督以鼓偷惰昔人云致勇有術致勇莫善乎倡未有已安于帷幄之中而可責人以犯風濤之險者也國家沿海列職文武相制全省則鎮臣統督而撫臣監之諸路則叅遊統督而道臣監之寨遊則把總統督而海防官監之各分其責而亦遞相爲制總非無事之官也乃承平二十年以來恬嬉成習偷惰

成風由上及下，鮮有不溯其職者，以總鎮言之。向者屯割鎮東爲急，漳泉耳。今倭寇要衝，首在北路而大將坐鎮，反居下遊，不但逆風苦轉餞之難，抑且長鞭無及腹之勢矣。以路將言之，移割信地，非不勉循故事也。而智昏于程席之交，舌翕于汎例之入，往來似同于收贄，上下竟歸于共眠矣。以海防官言之，督汎散糧，非不猶存虛名也。一款宴而陋規相沿，一祭河而故事已了。胥徒鼓腹而屬厭，利弊充斥，而罔聞矣。至于各道分一而提衡，則地有專屬，巡海奉簡書，以皇明經世編

黃中允疏 議從軍 古 平露室

從事，則職有專司。乃邇來視師之規，遂成希觀之典。總哨以下，又何責焉？今欲收防海之效，非兵盡出洋，非不可欲兵盡出洋，非將領躬率不可。欲將領出洋，非院鎮道倅親督不可。請嚴旨申飭，先自臣始。每汎視敵之要衝，或將之少弱者，單騎巡行，不時督閱，以爲列職之倡。各駐札道，則汎前十日，親歷海口，簡閱舟師，嚴散糧餉。汎內五月，早暮督察精神，無弗周也。巡海道則往來沿海上下，督巡總諸路之綱維，覈將領之勤怠，閱歷無弗遍也。各海防館，則同寨遊把總一

體出洋，無事成，其偷安遇警，鼓其敵愾，有功爲之紀錄，有過爲之覈查，須臾無相離也。此皆文吏之責也。總鎮則往來鎮東，定海隨在，督師或親馭樓船，當機應變，毋仍一隅之株守也。路將則躬駕標船，遍歷遊寨，每視風汎，南北各期會于島嶼之間，毋仍信地之自畫也。各寨遊把總，則身先出海，遠據要衝，時時存待戰之心，人人勵敢戰之氣，毋仍內港之偷安也。凡此皆武臣之責也。

一議征軍以收實用。舊例每汎舟師出洋，以額兵不足駕用，故于沿海各衛所軍丁，選其慣海者助之。謂之貼駕征軍，大約一舟之中，兵居其十，軍居其五。月糧之外，優以行糧，所懷以同舟共濟，非苟取備數已也。乃衛所各官往往因之爲利，自力者買閑，老弱者應役，非不嚴行申飭，而積玩相因，終成虛應。如有緩急，將焉賴之？近各處藉口增兵，紛紛見告，有謂其駭浪而面若死灰，見敵而隱匿重板，無望同仇之助，反爲先奔之倡者。夫有軍而不得軍之用，猶可言也。有軍而反受軍之累，比可不亟爲之圖乎？近該道有扣

皇明經世編

黃中允疏 議從軍 古 平露室

征軍月糧爲另募民兵之議是不可酌而行之乎。或謂各衛所征軍有慣海精壯勝于募兵者不可更也。則何妨擇其堪駕者仍之而不堪駕者易之乎。或又謂烏合之兵旋募旋汰猶之乎不習也。然暫募之壯兵不猶勝暫役之弱軍乎。且一汛之內勇怯已試額兵之懦弱者可汰而新募之價勇者可留也是又不通融乎。今計征軍每月共行月糧八錢視汛兵之餉所少僅一錢耳。查兩汛之期不滿五月而征軍自汛前倉解至汛畢撤歸常餘半歲之役。今若扣其半歲之食以食二汛之兵當不患餉之不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疏議征軍

于藩堂

經始加河議

開加河

爲議濬加河以濟運便民事竊照加河之議蓋已有年前經翁傳二總河先後具題再遣科臣行視率以工難費鉅旋議旋寢至萬曆二十年舒總河復議開韓庄支渠二十餘里以洩呂孟諸湖之水下達加河蓋雖微引其端而猶未竟其緒也復因黃河南徙運道告艱復經科臣具題勘然亦以費逾百萬工力難

施竟成築舍之議近該職親詣韓庄海口一帶踏勘熟察地形過觀水勢周咨荒度盡得此河源委前有可因之蹟後無難竟之功然後乃知人言不足盡憑而百聞不如一見也蓋先議者謂性義葛墟二嶺地勢高懸砂礫難鑿今原開韓庄新渠業已避高就下水見通流窮吳挑深路便可行漕且近發徭夫挑濬已十完七八矣議者謂梁城等處地多伏石難以施工今勘自侯家灣至梁城水底伏石僅二百餘丈先年試鑿已去其半今若再去一層而于梁城之下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疏議開加河

于藩堂

開而蓄則水可盈漕自無妨礙又議者謂諸湖聯絡難以築堤不便棒稅今議自黃泥灣之下就湖旁實地開渠直達宿遷而韓庄以上則或從旁開濬或就淺築堤亦絕非難事也又議者謂工程重大非百萬之費不可以成功今據估濬河鑿石建開築堤一切之費不過二十六萬金若止役徭夫從容從事以三歲畢工則可省費二十萬兩卽其他犒賞料價之費總計亦不過六七萬金耳夫使其工果難其費果鉅固不可妄興大役以希難必之功若事有可爲費不

甚大亦何可坐失事機以廢前人之績故職今日謂此河斷斷可成不宜再計數十年道旁不決之謀若有待于今日也況此河一成豈直可以預備不虞其他利便有不可殫述者蓋舊河自夏鎮以至宿遷計地四百里而新河自夏鎮至宿遷僅二百五十里比舊河可省兩日之程其便一也舊河借河行運而河性不常去來靡定其去也不免有艱澁之虞其來也不免有漂流之患必不能分河兩行久而無弊也況鎮口上下地形陡峻水不能留故將病淺瀰若新河一衣帶水直達宿遷更無波濤之險其便二也李家口以下地高水溢議者至欲復留城舊河以水浸堤傾淤泥藪不果若新河既成湖水自涸即留城舊河亦可修復新河自有薛水加沂諸湖之水可引灌漕不必全資汶泗其正河強半之水仍可聽入留城舊河以出鎮口蓋新河專行重運其貢鮮官民船隻及回空糧船則聽從其便兩河並行其便三也徵呂連汪周鄉落馬諸湖共計地一萬五千餘頃皆民間膏腴也緣鎮口灌淤及武河沂河直河三口並塞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受骨水加沂諸水不得時洩故乏溫成湖今新河既成兩翼夾峙則東水歸漕自無泛溢沮洳將盡化為良田久困之民可以大甦其便四也徐邵東邵多益徒嶧縣多荒地蓋緣人稀地廣生計無聊故轉徙失業耳今新河既通則民有生意安分復業者自多榛莽之郊變為樂土其便五也新河之工為費既不甚鉅而既成之後所應添設官夫及一切歲修之費計亦不過萬金即將耗出湖地召民佃種照例徵租一歲所入供一歲之用寬然有餘其便六也職知之甚真計之甚悉翻前人數十年不決之案解國家億萬民賴之圖所用止于徭夫可以隨便調發所費不過七八萬兩省直額徵歲修之費可以隨便動支費以三年為期勿以欲速見效事斷于集不必先白鋪張功斷于成不必盡自己出務使河成而國不費功完而人不知此今日所當計而力行者也

河議

治河

伏觀鳳泗祖陵迺國家億萬斯年凝命發祥之地神祇效靈山河永奠者也奈何邇年以來黃河來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湯沐淪胥波及 陵寢 皇上因臺臣之奏赫然震怒特簡科臣行視海內外見者問者莫不震驚職官守介于鄰封衣初同于職內竊自徐沛以南鳳泗以東淮揚以北究水災所起之因及漕渠掣肘之弊私心竊計以爲今日之計與其先事于殺淮則不若先事于分黃與其分黃于既合淮之下則不若分黃于未合淮之上與其暫分而使之復合則不若永分而聽其自去與其僅分其支流則又不若全分大河而使之各入于海至論分黃于未合之地則又不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中丞疏 治河 九 于露堂

就其遠且難者而當就其近且易者庶幾內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何也方今答淮之壅者曰清口之淤也曰高堰之築也然非其所以壅也其所以壅則黃也蓋惟黃之壅淮而不能時洩則清口不得不淤恐黃之躡淮而闖入高寶則高堰不得不築淮既上求于高堰下扼于清口而退縮于盱眙之間則二陵之災又安得不劇也故黃流未分則所以壅淮者猶在高堰其可遽卸乎清口其可遽闢乎周橋雖聞其遂能有濟乎惟黃流既分而淮無齟齬則此三

役者然後可次第舉行以掀積淮未盡之壅閘此先殺淮不若先分黃也然分黃于合淮之後則一瀆相持逆壅之勢如故雖少有所殺而終無救于清口之淤況分之小則新行之水力微而所分之道淤分之大則正河之水微而故道亦淤卽自數年以來王鮑諸口何嘗不留以洩伏秋暴溢之水而卒無減于河上之游波也此分在下者不苦分在上也又黃既分則中流必斷斷而遠則其開濬難而通漕亦難斷而近則其開濬易而通漕亦易故分在遠者又不若分在近也且今海口已壅矣下流已壅矣黃與淮有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中丞疏 治河 十 于露堂

會會必淤矣脫也上分之而下復合之則數十里之間所去幾何殺于上者能保其不淤于下乎移腓股之疾而爲脛腫之瘍吾不知其可也此暫分必不若永分之利也至支河之分議以減會淮之半若曰是可殺黃預尚欲待其強半以爲漕利也不知黃河勢不兩行支通則幹淤幹通則支淤湍湍巨測之洪流能必其就我約束半爲我用而半不爲我屬乎竊以爲正河可奪新渠可窄而歲漕不患其難達此支分

又不若全分之便也今欲分全黃于未合淮之上而擇其地之近且易者則崔鎮舊決口在桃源之下固已甚遠卽近議黃家嘴分河入海之地誠已得之但尚在三十里之外竊恐去淮尚遠他日斷流難濟漕役俱淹或當別就近處如何所議開腰鋪之地清黃尚水交接距淮僅止十里計無便於此者獨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分之一我則欲回全河盡令北注竟導之自漁溝金城由連河灌口以別入于海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分之一我則欲回全河盡令北注而遂斷其東流然後舉清口以下清淮故道全以讓淮而更闢門限之沙大遂其建甌之勢則全淮水力自盛清水自能刷沙不過旬日之間清口之空洞可幾鳳泗之洪濤立殺矣此陵便也黃輿淮既分則自清口上至腰鋪十里之間河流乍斷則當從舊河河口躬兩石牐謹鑰啓閉以却泥沙不過浹月之間淮揚徐沛之帆檣仍還舊觀矣此漕便也陵便矣漕便矣至疏導下流經營海口之役亦非甚難但當前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下露室

詳議爾私計之自腰鋪至海口約百八十里而遙其間經行之地淤而淺澁者十之一假道于諸湖者十之三舊決新衝卑窪衍隰之地什之六其在淺澁則宜濬之稍深俾水足以由可也其在卑衍之場諸湖之畔則宜寬設隄岸稍加約攔俾水足以檢可也至海口則又宜就其遷而寬者開爲經流就其迂而狹者脩爲支派俾水足以滔滔大去可也夫二者由之費十居其四濬淪之費十居其六總之多不由何所議腰鋪支河之費而可令全淮北徙獨淮東下祖陵既登于夷塏運道復置于安瀾其措施最捷其垂利甚遠豈不一舉而收萬全之效暫勞而獲永逸之休乎誠故以爲最便之策無踰于此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下露室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

華亭 徐孚遠閣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水

周永年安期參閱

熊經略集

疏

熊廷弼

河東諸城潰陷疏 請兵餉

臣惟遠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
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請兵餉 卷之一 千露堂

爲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
矣青陽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泥
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
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
莫長莫大莫駿陽孤山嶺山一堵墻酒馬吉散羊喀
馬根單東州會東白家街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
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捨
毀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
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未

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
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弊往來而
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
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
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
無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畏賊不
來或中途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膽折昔金兵
將渡河宋人臨河而守者尚十三萬人金粘沒喝云
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喝之今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請兵餉 卷之一 千露堂

而十三萬兵盡散走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
鶴自驚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
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
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
當復乎 皇上試問群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在
夷虜東內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
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
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
之用且夫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禍皆前

日明自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至無所猜想無待推敵此中外諸臣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再爲皇上明言之夫前日之賊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關一帶僅備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剩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職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竟寬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關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蹙將賊兵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除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藩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撙之兵而今且令兵于虜何無剩餘之糧而今且因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亭

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卒丁二十四營炒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藩西攻廣寧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聽賊以攻我試觀自東塘報東城攻開原而西虜五營卽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三萬騎圍鎮西炒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挾賞是西虜明明已皆爲奴用命而遼藩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餌虎懸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餌卜素諸酋以入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武白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該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向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四

平露亭

搜括催解等項。一真心委曲多方奏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遠不可爲也。此臣七尺之軀。爲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于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邊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省覽臣疏。至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須急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勸限齊備。毋缺少以窘臣用。毋延挨以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擔于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則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請兵餉五

平露堂

敬陳戰守大略疏

戰守機宜

臣惟今日制賊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二曰進剿。三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汎懿蒲濬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令兵併力以勦爲先着。何也。勦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剿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着。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賊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而窺我遼瀋。我猶

守在一面。今水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澗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賊守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具相度地形。籌賊之出路。即可爲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路爲遼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剿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佈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戰守機宜六

平露堂

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賊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擊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以爲一面。如賊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出奇以擊之。東南路悉力以搗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出奇以擊之。北路悉力以搗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如賊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搗巢。以牽之。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

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騎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叢林舊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敵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徽以捉其哨夷。撲其零賊使賊不敢輕出邊且以妨其耕牧之時。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賊境而分其三一設三覆以待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以疲賊于奔命然後相機進剿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制而陰併一路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遠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

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餘萬及圍楊酋于圍上猶用十五萬衆。今賊攻元僧號已併有兩關仄扒魚皮烏喇惡古里弓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衆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二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番數倍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見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惟有召募征調二法遣人以遠守遠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箇月青草不計外計八箇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

開鐵沈懿滿清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戰車火器盛甲弓箭匠役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請塞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餉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下

也臣議開才劣初試行間有凡茫昧獨日夜籌算賊已猖獗如此我已喪敗如此各鎮調發度支轉輸又艱窘如此多計兵則難于應調少計兵又難于應賊今度我兵五而當賊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械整頓猶須三而當一史書云女直兵若滿萬天下無敵前金主阿骨打初起情狀皇上所知中外諸臣所共知金已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緊緊打帳若此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勦賊主我客于法尤

應倍者間臣姚宗文疏欲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亟賜該部議處以便遵行封疆幸甚臣愚幸甚

扶病看邊疏

邊堡形勢

自兩月城守瀋陽奉集以來臣恐賊見西北有備轉掠東南因而散發川將周世祿合永順土兵防威寧吳文傑周一桂合原發王平募兵防禦陽鄧起龍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下

原發湯遇時募兵防賓奠而猶恐各堡孤懸未經親眼相度終自放心不下從六月初五日由奉集至威寧歷發陽寬奠綠鴨綠江岸抵鎮江城復迂道看險山舊遼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遂從鎮夷鎮東甜水站而還計地十有餘里往返十有三日此經行之大槩也自奉集起皆山路至威寧迤東而山險更甚峻嶺巉巖磎河石澗叢棘蒙茸寸步皆艱每遇險輒同官軍步行扶曳而過蓋遼海東山自東北長白山起至西南旅順口止長數千里橫四五

百里節節開障千重百疊此險隘之大槩也威寧背山面河震陽寬奠四面偏山以及孤山酒馬驪塲禾莫長草大奠各堡皆如處複壁中假如以二三萬兵馬糧草聚在一城賊但以萬人占四山頭哨喊搖鼓不消半日而我軍自分必不得接必不得逃未有不隨賊而去者况道里險遠車牛不通糧草斷絕更難右站即賊不來而我亦不能住也按舊邊自駿陽東南至險山寧東江船各處離離邊八九十里皆陡嶺密箐可據守戰自展寬禾各堡掛出東北角外離邊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亭 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其薄且偏而險反在內自阻拔接不知李成梁等當年何見而改此絕地誰以爲功此城壁之大槩也其谷民皆依山居住它山耕種種瘦此現復它彼現復不見寬駿東山一帶遺田可也其堡民皆又移山南止留男子種守田禾賣貨者日雖在舖夜亦包畏潛宿他處以防賊至即鎮江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鎮東各堡僅一察院空署暖裏且然何況邊堡每行山谷中十餘里始見一二茅屋無六七家聚處者中大住歇間搭帳房露處

而不得一樓宿惟至險山鳳凰城始稍稍于一二十里間見一村落每村亦僅七八家十餘家無多也初謂東山居民如西邊成聚可團練鄉民自衛以今觀之亦不能行如鳳凰一堡所屬屯民十四排視別堡爲多然皆散遠在六七十里之外勢自不能舍農種而就團練前劉國綽陳光裕所送鄉兵冊揭皆照排開報實非出自情願此各堡人民之大槩也其守將且秘稟臣曰賊年來非愛寬駿而不攻也無人民無蓄積故置而不取若添發人馬必多積糧草及動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亭 賊赴難之念而引之使來臣問見兵甚少即賊至何以支持答曰吾等實不敢安處城內但遠哨探嚴烽火賊零至則堵之大至則內趨山險以自便發兵防何事而使以重滯受累此官軍備賊之大槩也臣初以賊窺南衛爲慮今山勢險遠如此而馬難遠到也以賊搶村屯爲慮今人民零落如此而入無所獲也假使救援得及轉輸得通猶當發兵防守以壯今日東南之威爲飽日進取之地乃孤懸阻絕又若此臣又何敢聚一二萬人馬糧草于必不能救必無所

逃之處以替戎心而喪軍實前發川將周世祿等俱復調回駐割虎皮驛爲藩策應俟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餘衣甲製備然後發守鎮江鳳城裏路各堡作南衛之聲援壯村屯之心膽蓋今日揣形度勢共合作如此區處而不敢輕險一試也惟是寬緩各堡係傾設邊隘惟恐廟堂之上不達臣之所以不撥兵馬助防之故而以爲臣罪不敢不備述大槩以候聖斷乃臣則獨有深憂于此者大都制賊之法當使之處其分而不當使之處其合分則我得從旁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卷之三 于露堂

書

答石副憲開道 狀宰賽之利

承教以宰賽近託北關謝罪求賞願還所掠機尚可爲而惟恐當事議勦者復生事端爲邊人禍試有如此所慮者卽僕初出關時初甚憂宰賽以入犯自絕又深中奴間終其兇德不復來講而耳與我爲難今幸託北關爲客且先還郎書手史秀才及男女數口以示誠既求矣其以誘殺歸過於我我且無詞以應其以報復謝罪於我我且難于遽絕不趁此機急急收拾更欲伺待竊細算今日許款有數便焉我且度其力終無如宰賽何必爲其所挾而不得不款以示弱則不如因其求而遂許之以存中國之體此其便也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賽款則諸營不敢搶宰賽搶則諸營不敢款與其以一宰賽失諸營孰若收宰賽而堅諸營之款此又其便也宰賽數與其叔緩克不和嘗因領賞先後爭鬪又抄花父子嘗勾合宰賽不聽亦成隙今不許款則宰賽急必和於緩抄以拒我而緩抄又得挾宰賽爲重以要我則就與收之而叩揚其間使宰賽緩抄處螭蚌之勢而我享漁人之

熊經略集 卷之三 于露堂

利也。此又其便也。然此猶其小者也。北關者閭原之鐵門也。鐵直其中而東西虧不得通。而一焉。奴酋之圖遠也。必借西方而先通爲一。其通西也。必併北關而先去其梗。所以十數年來。不惜子女財帛。以交於西虜。而所不併。併北關者。徒以宰賽爲北關。耳。近宰賽已受奴酋婚好。又德其報。誘殺之。信而怨。北關之不報矣。猶宰與奴酋有宿讐。外雖好而內懼其相圖。若不許則必忿。而與奴酋合。奴酋合則北關必信。而閭原益孤。東西必通。而遠益不可支。故許宰賽款者。又所以離東西之交。而固北關與閭原輔車之勢也。此又其便也。如此則數便。反此則數不便。而欲取其便。則莫如今日。何也。彼叩關悔罪而來求我。是其一機會也。嘗見好門面者。動以大言夸衆。雖有機會之來。心欲就之。而猶恐管前言耻於自背。及虜酋忽入犯。則又差人往購。而惟恐其不款焉。騎兵狃而辱中國者。往往而所以近日疏末。有情法。機勢門說。開地方一手之路。誠知他日究竟必歸此着。而不敗。自誤以誤地方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與劉義齋道長 東西虜情

頃者搗巢之役。見小利而忘大害。今邊報旁午至矣。二十年前。西虜土蠻。擄罕父子。動引十數萬騎。蹂我無寧歲。而東虜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時尚孤弱。南北兩關皆爲我蔽。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宰賽等。日斬瀝。兩關之蔽。又撤其一。而河西則虎噬兎。罕尚幼。黃台拱友。諸部長貪漢物。不欲利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弟入遼南。三月來。猶是此等光景。猶幸諸虜尚可羈縻。以皇明經世編。卷之四。平露堂。遂我之初計。謬與諸公謀曰。河西幸緩。其虜心貪而志不大。吾可以餌中也。河東雖急。其虜志大而勢尚孤。吾可以計制也。乃吾方脫口。而搗巢惹釁。河西又急矣。奴酋乘此。搗西虜以敵我。宰懷諸酋乘此。挾秋賞以邀我。奴酋又乘此。誘宰酋謀併北關。以孤我。而河東又加急矣。以志大之虜。嗾性貪之衆。當四面俱急之時。而爲一舉兩得之計。此卡莊之故智。而漁人之大利也。吾不知當事者。何以遽有此舉動也。今事急矣。大將軍計無所出。今日傳箭要搗宰賽。明日下

令要夾關並勦而中情快甚也本無謀人之心而徒以虛聲恐喝使虜之仇我者益多方備我而爲圖我之謀虜之附我者亦相率疑我而有背我之意此又無策之甚者也以弟愚筭夷狄犬羊嗜利貪餌自其天性俱鬼雖怨我而兩與賈路彼固不肯斷也我遣人宣諭以繫其心使急戀於其路之不斷不肯決然與我言仇而又四路撫慰賴蟒虎墩黃台宰接諸酋以除孤其黨而遍解其援助則諸酋皆款拱西一人獨何能爲報令報仇而吾自足以辦之必如是而後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卷之七

千露堂

再擲也

答友人

青陽志地

僕生長南陬不識夷情第考按國初區畫東朔置衛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別其種類以間之使之人自爲雄而不使之勢純於一者何也夷狄合則強分則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諸夷若王兀堂王某阿台輩將分矣而合之則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則日李寧遠始何則正統間海建勾北虜也先

爲患卒被奪其勅書失賣市利不能過活乞哀守臣復請補給或十數道三五道各自入貢勢莫能拒一也自寧遠爲險山參將以至總兵誘此間彼誘彼間此專以掩殺爲事諸部或絕或散而是時奴酋之祖曰教場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塔也其義阿台也寧遠定使誘之已而城下併殺其父祖而奴酋請死寧遠領思各家勒書無所屬悉以與奴酋且請爲龍虎將軍以寵之於是奴酋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名家故地遺民歸於一統而建州之勢合矣自建州之勢合而奴酋始強自五百道之貢賞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逮交近攻兼併南關仄叭諸部而海建烏龍江之勢又合矣自諸部之勢合而奴酋始敢與我爭地要盟寧遠悉其報祖父誓計亦不得不出於苟順以倖旦夕之無事而付之無可奈何矣當奴酋之請死也覆巢之卵可一指拍也孰生其羽毛而長其爪距縱其飛揚而成其跋扈寧遠不得而辭其過也祖宗朝方分之以樹相疑之形而寧遠領合之以成相一之勢相疑則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則縱夷

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隱憂亦寧遠難了之前件而人言顧若彼則謂以告者過也至於分疆起人之說詳在獲疏中矣請再商以數言分之起之於爭界未定之先則可分之起之於何繼祖等立石定界之後則不可分之起之爲地方杜忠則可分之起之爲自家國陞陝則不可況橫江一帶由成化中劉忠宣之說其朝鮮貢道也由嘉靖中李直指之說其遼人麗人共棄之地也何必分何必起而舊鴉鵲關地則又載在遠誌而不待言者此又疆事之定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北平集

二品

與徐耀王職方
日安西席
往者事不謀始輕啓戎端關西虜以起東虜之謀使

得乘隙弄兵壓我邊關是以三月內乞酌東西虜情疏有西虜之釁不可深北關之援不可斷東虜之計不可墮之說益西事不結則東謀不寢勢也亡何貴衙門有復款之議而軍門亦遣僕書云伸漢諸酋俱聽薊門撫款復差通官泄論虎墩兔罕及黃台吉拱兔三大酋爲遠講款竊意西事可得收拾東虜亦將弭伏而地方厚幸矣且西事之該收拾不但於東虜有關係也即以西北夷論矣顧爾爾諸酋未有罪於遼也今年亦疑畏不來領賞問之則曰拱兔以遼東役伊熱夷爲我河流口事所累若伊款未就而我先領賞伊必以兵加我不敢不候彼款消息以爲進止是拱兔之事與爾爾相連爲拱兔而併携爾爾非計也錦義諸夷惟小友青最狡最强屢欲向寧前挿賞一分而馬迨拒之欲搶寧前而拱兔又沮之不得如意久矣自殺降事出反酋因而激怒拱兔曰叔屢沮我擒今偏殺叔夷願以兵助叔必報若款不如死又使人挾寧前曰拱兔款事非我主張不可得許我賞我必成之時該道不從而拱酋恐分已賞亦不欲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北平集

二品

千禧堂

須臾若不許則拱酋之望絕必借友酋之兵以犯我而且倚友酋爲重以挾我矣款成而友酋索謝則供賞之外復添一賞款不成而連兵入犯則不惟拱賞斷友賞亦斷是拱鬼之事又與小友青相連絕拱鬼而至併絕友酋非計也軍門通官諭虎墩鬼罕罕口拱鬼是箇好人東邊無故殺他夷不償他命如何回首今一面使人傳諭如不聽我秋間自家到關口與他講處是拱鬼之事又與虜王子相連爲拱鬼而惹一王子又非計也此兩事之所以當急急收拾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答高俞憲開道

西廡款成

承教宰賽燧鬼及二十四營撫賞俱將停貼謂數十年來撫賞未有如此容易以爲僕修邊增兵所致則僕何敢貪大功往者撫鎮夫圖誘殺事敗致宰賽有前秋之犯時去殺熊鑰事未遠也革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當足時當事者誰肯道一無字有不知淺深者則曰剿之無赦僕心知其不能也有知其淺深而陽爲自家裝門面者則舍其欲撫本情而亦曰勦之無赦僕心惡其不誠也以此查參疏未附

以情法機勢四議爲收拾張本而斷之以兩言曰待漢法不得不嚴不處如榆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牢實則東西糾合益堅而貽邊境以深憂誠知吾之兵力不足以制渠死命又其時奴宰之交止合北關之勢正孤急之將益合東奴併北關以圖我異日仇深禍結終亦不出於款之一着則不如趁其送還掠人稍爲我存一體面而遂收拾之所以力爲前道主張決然行之而不悔者此也獨仗門下同心共濟了當前事粗貽地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一日之安而不止以鮮終邊日後之議此則藉以自慰而不勝其感激者也今日虜勢我輩自知甚明橫行絕幕臨漸海而封狼胥旣難望於我兵我將而其揚義掩取誇一時之偽功種無窮之慘禍似又不可再謀計惟崇垣深塹以固我外併屯置堡以清我內除戎飭器以壯我威保民務農以培我本信賞罰簡文法以勵我氣而外仍用此款法以羈縻之但令款一年而我得修一年之備歲費不過數千兩而我得保全千百人之性命竊意馭虜之法亦不能不出於

此而終守其前說也。

與葉相公

計處達夷

善馭戎者不在一時之順逆而在我制之之術苟其無以制之第見一時之順以爲輸誠而徂之以爲不足慮他日未有不受其禍者我國家久苦海建進貢人多費繁然終不能一減今貢夷十減其二又歲省驛遞車價數萬金雖地未全退而亦以一山峽與我四面奴酋之所以就我約束者亦可矣顧嘗靜而思其所以至此者有虞於我而然乎抑別有虞者姑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達夷

三

平議

資於開原者又被奴以利誘去唆令搶我四額皆敵不能不懼今蒙勸和宰賽若再稍以恩信招致江夷我北關請悉兩寨之兵奪奴後山牽令北救而天兵從南直搗其巢可一鼓擒也奴心然其說而依違聽之自是北關之氣始振而奴酋北併之謀始寢者南關灰以諸部常有擁故主恢復之意顧力不能耳前秋見我召軍買馬西兵四集遂謀叛去事覺誅其頭日三十餘人餘皆陸續來奔而是時拱兔宰賽俱受款西邊無憂又乖奴酋漁人之謀以此恐我兵一動而南北俱起腹背皆潰不得不聽我減夷革價以緩我一時而徐圖再逞此奴酋之情也得其情而因以制之厚撫北關以掣其肩背驅蹙西邊以伐其羽翼招致江夷以散其手足寵厚南關灰以諸降夷召集遺眾以潰其腹心將我不煩指麾而奴酋且豕駭狼顧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此制之之術也三年以來爲此一事日夜籌畫至熟以此人言北關不肯忘仰逞之仇而奴必厚之人言宰賽常勸而奴必撫之人言拱兔不可款而奴必復之雖屢家人謂而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達夷

三

平議

恤凡此非爲北關拱宰計也爲奴酋計也茲幸制伏有緒矣獨地方議論尚不歸一顧疎北關親奴酋甚有謂奴酋不及江南一富家從前竹狀替我一二武弁所誣而爲之去其忌者豺狼難親蜂蟻有疾窮竊爲封疆他日憂之

答麻西泉總戎 論黑守款

今談邊事者大都不出戰守款三說至於三說貼定地方審定情勢而求一當之策以保萬全之圖是固未易言也遼自三岔河開爲兩斷東西各三面臨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卽藩籬之夷三衛海建諸酋已不勝橫矣而察罕又以元裔引弓十數萬虎踞其間尤難與之爭鋒今之所謂戰者不過偷勦奴夷慶虜而已能堂堂正正與虜王虎噬兎罕之衆一遇乎無論虎噬兎能與其部落黃台吉反青拱兎輩一遇乎又無論察罕能與三衛之類聯絡花宰暖輩一遇乎僕有以知其不能也况狐群狗黨恨速蔓結挑一枝而各枝動挑部落而虜王動挑三衛而勾引察罕亦動動河東而河西不能按動寧前而廣寧不能救卽動錦義而鎮兵不及

救誠有如翰教以主戰爲不量者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守而邊長二千餘里在在可入而何處是守無是牆無堅壁而何險是守環軍盡累及堡軍堡軍盡累及營軍而何人是守則其勢又不得不出於款而虜又欺我之不能戰與守也而陽順之而陰逆之而此實之而彼捨之款又焉足固哉然當此戎馬擾攘中而欲討一閒暇日子以修我戰守之備則舍款之外又無別法深計者思有以維款之窮曰非戰不足以固款信有見矣顧以愚見細察之所謂以戰固款者若只勦奴夷慶虜而止則未足示威先已挑釁其何款之固若欲堂堂正正與大虜一戰而服之使之不得不歸命於我則以今日之兵當今日之虜勢又有不能此非謂戰之不足以固款也止唯今日戰不成戰搗於外爲偷爲竊堵於內爲野爲浪而不敢與大虜遇也乃若僕之所謂戰者則不然深吾壕高吾墻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堵壕以收保吾人於內而又大造火器戰車以爲堵截之備王零竊鳴槍當日出入之賊必憚而不敢入卽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而吾人早已入堡。吾本路之力已足以禦之。此與小
勝戰之法也。卽大勝數萬人犯其填吾壕。空吾壘。必
銳開時候。其攻吾屯堡。屯民執械登陴。必能爲我堅
守。一二日以待各路官兵之至。至亦勿與浪戰。但以
火器戰車。結一方城。擡之而前。直衝其老營。如其過
夜。則大砲遙擊之。使黑地自亂。彼欲掠而吾野已清。
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我火砲。又存割不任。
不奔何待。因其奔動而乘之。不勝何待。此與大勝戰
之法也。戰小勝。旣如彼。戰大勝。又如此。勝知入無所
得。且受挫焉。而其氣自沮。其欲自殺。不款何待。此以
戰固款之法也。此以守爲戰。而不爲偷竊爲野浪。以
僥倖者也。日來遼報小友青等結聚於長嶺。柳花父
子窺伺於遼河。此輩固皆受賞於廣寧者。款此犯彼。
犬羊無厭。誠願得遼兩酋之首。以惜遼裘之膽。仲中
國之威。而銷網適至。欲要擒協以示逆。則勦之之法
甚捷。以戰固款上策。誠使偵探得實。則係小友青妙
化等大眾所在。決不可失。此賊若乃奴夷。夢虜之輩。
此不足言元戎之斧鉞。而又奚事哉。

卷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戰守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一

雜著

徐孚遠閣公 李 雯蔚章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姚宗典文初參閱

熊經畧集

書

荅麻西泉總戎

防河遼海城宜

熊廷弼

遼中諸虜在寧前者爲賴麟其力弱而攝乎薊遼之間其勢爲易制又寧前無村屯可捨雖有沿邊各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防河遼海

熊廷弼

僅中軍民多者不過四五十家少者纔二十家不足當薊遼兩實十分之一彼雖惡亦安肯舍大規小且招我之夾勦而與我爲難錦義之間友青已物故拱寇終有信行既欺則不肯輕動虜敗先宰雖虜王于而其年尚幼不能管領諸部正安近鎮城虜亦未敢輕觀而高平一望荒僻越百里而捨則又虜之所諱而不肯爲者其于防禦皆似急而實緩惟沿河諸虜杪花父子恃其強盛結連宰緩諸營每春深草長悉衆牧馬于兩河間晝我肘腋日夜窺伺蝶起將退定

有一檢然後去年如此毫不爽期及去而歸巢甚遠我即欲搗之一雪其憤不可得而比至水結又糾合西虜以窺我遼海其難於防禦有如此故春夏則三月至五月而冬則十月至次年元宵皆屬極累月分而大營人馬必不可不設防之時也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竊謂自茲以往如前所云月分安遣精兵二千騎布置遼海之間期至而往期盡而還以爲常度其餘閑常月分皆秋水泛濕及草枯馬瘦之時不必調發以益疲援至于河西地方與鎮城聲息易接每一將官所守不過三四堡子無村屯可護第令收拾護城壕垣嚴偵遠探每堡貼本路步兵百十人火器助防自可爲我固守一二日以待鎮兵之至似不必代爲防守但明與約曰如賊至爾營堅等官不能堅守城池一晝夜以待我則惟爾之罪堅守一晝夜而求援不至則惟我之罪使人知責任之無所逃設防之無可恃皆承有着力以自爲謀而惟遇有警時節駐鎮兵一技於杏山遼中處所以爲寧錦各路聲援除皆照常在鎮操練藝精蓄銳以待策應

必如此而後兵力不以四分五散而益寡人馬不以年暴月露而口疲各路既人自爲守而無卸責之心鎮兵亦人皆可戰而有敵愾之實此又未可與河東之防法同日而道也。

與麻西泉總戎

清查古種教場

昔晁錯盡禦戎之策終之以卒服習言操練也教軍場爲此而設耳是故隊有隊所總有總所中軍有中軍所以愚論之操軍者不宜遽損兵馬於一塊操幾旗插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寅集而辰遂罷也先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查古種教場

不

分地列隊令各隊立其位下每隊擇五人善射者以一致九隊與隊技熟矣而後合之于總總與總技熟矣而後合之于中軍大操焉倣武場馬箭之法每隊暨三把令軍士穿盔甲跨弓刀馳馬而輪射之使人與器相習馬與人相得猶未也又中分各二十五人爲主客俱挽空弓執連鞘刀逐於一處便知矢左則避右刀右則避左猶未也隊與隊逐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逐而合之於中軍然後分主客而大戰焉逐於開曠之間倣而合倣而分倣而止倣而馳倣而傾壁

血驍倣而分軍邀擊當是時猶咫尺幅之地不足以容吾士馬而擬其決驍也况肯用之爲禾黍之場乎所以前人設立教場寬者周圍七八里五六里窄者亦不下一二里原有深意而遼將弗知也第謂挂幾

旗插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便是操法虛演武廳前數丈之箭道便足完吾操事而此外皆空閑無用之地于是種麥設種蔬馬種勞與豆馬而將將相傳遂爲世產占其軍以爲種地之人占其地以妨操軍之事而一旦馳不教之人以戰宜其披甲如負板控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查古種教場

不

如捉龍弦未引而矢先落刀未抽而指先傷敵未見而魂魄先飛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夫如是矣而不收此鎮日寧遠公重來占種教場不操一軍各路尤而效之十年于此矣僕欲幸者久之仰惟老將軍廉能宿望度越尋常舍已從人不分彼此是以不知忌諱潛有斯查蓋不徒舉占種之敵風從此斷革亦欲使操軍之常套併行改正而以前項之操法操之所以教兵教將曉然于練習之政而一振其戎事也

約諸將

兵馬操演

邊吏之弊無事而苟安有事而張皇所從來矣此中虜患春秋二防並重而秋防更急目今夏盡秋來風高馬勁虜且乘我收戍復圖犯搶而我則軍不成軍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射打不成射打曾不思一爲料理而惟高坐以待其來嗟此才遺其與幾何近有謂僕者營伍疲敝已久一時整頓實難爲力此其說固然顧以僕思之軍誠弱矣而就中精壯者固自不乏未嘗挑選不可謂無軍也馬誠缺矣而民間畜養者或不難尋未嘗買補不可謂無馬也器械誠不全不堅利矣而製造各有所司自可刻期取辦未嘗收拾不可謂器不足用也射打技藝誠生疎矣而牛服馬乘尚可訓習未嘗操演不可謂軍拙不可教也前此一二十年不一選練以至今日今又不然復待何時矣三馬同駕而一馬病則兩馬不前言相累也今每營強壯之軍已不可多得而復以老弱者雜於其間無事而彼此相推有事而勇怯同死此何可不蚤自汰選也兩人持器鬪而強者鈍弱者利則強者必傷言所持勝也今諸軍之本事已是不濟而又無

皇明經世編

熊曾聚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利器以佐其拙射人而人不死斫馬而馬不傷此何可不早自收拾也令甲總兵以下跟伴俱有定數今每營擁精壯殷實者爲旗牌答應牛伴門役不下數百名而止以一種匠職者充伍每禁革則託言此皆從將官出征者而不知若輩皆高冠綉褶倚勢囂軍乃號頭隊長之所不敢仰視者也責之操而入其伍下責之戰而聽其督率不能也此何可不盡歸人伍也今諸君之言曰吾非不欲收拾營伍奈軍缺而以請不補也馬缺而以請扣子銀撫夷而每匹止給十兩且責其美也火藥缺而以請恐查盤短數不發也弓刀缺而以請不卽給卽給而頑鐵無用不責局造者以鋼利也吾武人也賤一再請而且怒且黜與其怒且黜也吾且混此情固有之獨不曰此爲戰需也生死所係而不可以性命爭耶若操演之事豈亦有請而不應者而亦經歲不行又何說也古者將識軍心軍識將意不但知其姓名已也又識其年貌而熟其本藝某強某弱某生某熟某工某拙一一記之於心而一旦有事呼其名而遣之無不立應也今諸

皇明經世編

熊曾聚集

卷之六

平露堂

君自旗牌答應伴門役而外。而記其姓名者有幾。識其年貌而知其本藝者有幾。甚有併旗牌人役而亦不盡識者。卽不幸而遇敵。急難呼救。其人且私幸主將之不識已姓名貌。而望望然去之。不掉首一顧也。僕甚爲諸君危之也。

與徐耀玉職方

援遼兵馬

得輪教談遼事。歷歷中竅。卽身履其地。亦不及此遼州變遷變速。必有一日被門下一語道盡。僕私憂懣懣。只爲此一節。晝夜不敢放過。自春夏以來。遼報數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室

數至。因地方不入塘報。以此不敢專言之。恐以爲張皇。爲連叛而第於他疏微及之。卽如旬日內復引重兵壓我境上。一而再。再而三。此舉動亦何可常也。存遼之術。舍召募之議。更無別法。然人情悠悠。不但司農不肯如餉卽地方中亦無人認承。僕恐悞事。不得已苟且收拾敵兵羸馬之見在者。以爲支撐。今年之計。所見寺馬乞免扣價。極知爲格外之求。然不如。此則不如勿兒。賴貴衙門議召募。尚欲以數十萬餉望之計部。若於此而以常格自待。計部必且借爲口

實卽僕所見行修練急務。亦以無馬自阻。而不復振。將復奈何。又細看東虜意思。將來不得遼。必不肯已。欲得遼。必先取開原。欲取開原。必先併北關。欲併北關。必先與北虜合勢。而其併之之法。必先于新禁南關內屯聚重兵。無日無時得尺得寸。而蠶食以逼之。此其路也。若開原增置重兵。以固北虜之效。助北關之勢。沮奴酋之氣。而又增兵于清河遼瀋間。使渠內顧巢穴。而不敢北出。方爲得策。蓋相度形勢。知虜之必出於此。而吾必不可不如此以待之。非漫談也。來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十露室

教謂南北阿寺尚可括三十萬金。以應遼急。似應一面請發十數萬來。使地方官先行召募。不得借口無餉。苟安旦夕。以卸其責。而召募既集。糧草一不繼。是謂之與恐計部此時亦必有懼而不敢不應者。此以子授印法也。惟留意。

與李霖家本兵

召募刊髮

召募之役。去春台議聚精銳。以屯要隘。至善也。後僕酌量緩急。以河西有鎮兵。遼路增置亦密。而河東刻營獨疎。澗有事不相及。又奴氛甚惡。會議添協設將。

行於遼闊致意焉。部署雖小異，而聚精銳以備戰陣之意則未嘗不同。假令增募之數，得如原議協成，其爲協路成其爲路，左提右挈，彼此相望，豈不成一軍容氣勢，而竟以詭言中輟矣。僅僅募得一半，而又填之于堡，項之以道，房之于標下，兵既不以合營，權又不以屬將，營之事理，殊欠穩妥。又聞原募有聞西二百餘人爲親兵，多亡命之徒，兇淫無賴，居民不保其室，而領兵千總亦西人，恃其不屬協營，與協守抗禮，而曹弁爭之，遂致構成嫌隙。尤覺不便，竊謂文武同城而處，便當悉以軍事相附，何必自己管領。無論臨陣不聽武官督率，卽設防各處，無人鈴束，騷擾之苦，甚于夷虜。此地方中一害也。夫增兵者，爲其合衆爲強，威夷狄而安百姓也。今東零西散，不爲夷狄感，而爲百姓害，明增之謂何？兵不成旅，而徒有副將遊擊之名，則添協設將之謂何？以愚計之，見募之兵，除遠陽道外，聞原寧前兩處當盡散遣，聞原仍舊添募將慶雲，仍舊備禦，威遠仍舊堡官，不必留此半殘無用者。虛糜新餉，長爲人家口實。如應兵營散爲虜所乘，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須收堡兵，卽道兵還歸營路，以令其勢。其西人之在聞原者，仍應散遣，得召遼人千數，使新改副將遊備成一模樣，總之此事只有兩說：欲募則當募，以收增兵之利；不募則當盡停，以去餽餉之害。若不及今交與地方議，一長便，而因以責成之，則今日受成之人，非前日預議之人，陰欲藉兵之力而陽且避增之各得濟，則專其功而不濟，則不同其議。他日之憂，猶老先生與僕當之。况糧餉難繼，計部不認，今雖勉強代爲措處，其何能久？此尤貴衙門他日無已之憂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與五道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椿銀承假令椿銀追之如數如法則正兵營之椿不勝追而大將軍之語不勝塞此舊當事者所以礙于顏情而一切從寬政也今既官爲貿易以實馬給軍自應照年追格以實法加軍近來追法似乎太少少則軍不知畏而以倒馬爲常事至于閩戶軍買一節其爲軍餘苦累充安亟加禁止軍餘者遠之根本而正軍之所自出也留得此輩一旦緩急猶有所恃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昔人有成言矣且既云官買而又私聽其半索于戶聞此爲何名則何若明明派之地畝猶爲名正言順而不使人受此不明不暗之苦乎居今之地無改今之俗雖歲給年餉百萬不能填死馬之壑而況以千零萬落之人戶填數萬養軍之壑也哉

再與五道

寄馬

遼左營伍爲驛遞所蔽極矣往者行議誠欲求一堅決法子割斷葛藤使營驛判而爲二以絕撥差之累頃承敘清差駱獎諸款大抵皆目前調停尚無毅然一定之說而至於中間條理節目亦多所未詳恐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寄馬

此事終無裨也夫今日驛遞之所不足者獨馬耳驛馬不足則營馬終不能幸有馬矣而領養無人苟必待勾原軍而後付之馬何時而得到驛也有軍矣而養贍無資苟不盡查其牧田而還給之驛何藉而得存軍也查本兵撫遠時曾以驛馬不足議動年餉馬價買補其大旨以買驛馬以代營差省營馬以備操用是補驛馬即所以補營馬况營馬不以差累將來倒損自少又能節省以與驛遞通融其顯馬一節則以驛軍遞者未能遽勾缺者未能驟補就于附近該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驛馬

驛馬

驛馬

驛馬

驛馬

驛馬

驛馬

驛馬

與聞副憲海道

買馬官大

宣大張家等市口九邊大馬市也夷中最信喇嘛僧

信每年易換夷馬或一二百匹三四百匹爲一羣至則總估其直以六七兩計美仰中有直二三十兩者亦不易價彼中官民轉相貿易快爲重利故雲中大部多馬販子之號而人乃有言其進境卽死者此忠順營所宜之馬非僞馬也貞馬有定價不論老病瘦小俱可支掣入境卽得領分官價而僞馬則皆肥滿體色與真間市易者若果如人言則今非燕臺索駿之時彼中將帥與各處商人市此死骨何處發還乎然而遠中官只欲護住馬價買撫賞以媚夷遠中人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只欲留買本地勒高價以圖利往往持前說相混而當事不知者亦深信以爲然此惟軍門與寧道曾宦于其地者知之宜他人有所不知也去秋差左都司往買八百餘匹皆粗蹄大項寬腰厚膊最耐奔走春之閒大得其用今查守道所轄各營舊馬缺至于匹騎兵營新募兵一千六百餘人及清河募兵尚無一匹而王鎮守官副將內丁共八百人亦皆無馬兒給項坐買官民自養所騎馬應急然僅得三四百匹價甚高而馬又不耐此外復無可覓處萬一秋冬虞

復大衆徒步之人何以應敵今當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宣大速買之擇其高大者入伍抵價外面以稍矮小者發驛及市與民間猶不失半倍利此最便宜事也然一向躊躇無人可託惟萬副將化孚善相馬宜大又其生長宦遊地方熟經夷情不受牙白欺且與彼中各將俱相識能以情諫而其人又停安其家又素封非以此爲利者今夏防將缺當遣之往而第以遠陽一開將爲之輔行併隨行員役速速許報以便早發轉盼夏盡秋來胡兒又至舊道已去舊撫將行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新撫鎮尚無消息遼陽半壁惟弟與一病副將耳不得不身任其事預爲料理也

答戴通判

馬政

承條議求寧監牧馬五款鑒鑒可行亦既無遺議矣顧又思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雖有其法而苟無其人與無法同雖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與無人同夫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者遼東之苑馬寺衙是也猶之乎銜屯田而不屯田銜備兵而不備兵也大海道不歲分年例馬價近五千金耶官名苑馬矣又募牧有場

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圍長有官而所轄軍律海復東
昌益州數處且多緩者其監馬之不能充而又分半
例焉何爲者也以愚論之亦直以其事責之而已矣
歲額監馬一千二百匹除損耗外以一千匹爲率分
五百匹于各道而以五百匹付該道自充所轄操備
不許復今年例銀兩以自己所畜之馬供自己所管
之軍官苑馬者卽不爲馬政計不敢不爲邊事計也
其分撥各道者不必使軍零碎闕支以滋庸佚之弊
撫院每歲秋又開撥該道總解廣寧過堂轉發各道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兵部

馬政

七

平定堂

操備堪者收不堪者退官苑馬者卽不爲各道計不
得不爲撫院計也故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院奏
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官苑馬者卽不爲生息
計不得不爲考成計也此責事之說也僕嘗謂一方
之利自足一方之用而人自失之遼馬嘗蕃庶矣吳
孫權不惜南方珍物多方購誘公孫氏而不可得者
總爲其多馬耳誌載國初養馬四十萬匹設苑馬
太僕兩寺卿經紀其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始
有年例之發乃近來年例以撫賞故不得盡市馬而

有可產馬者又無一人爲之料理可數也牧田五千
五百餘頃視屯田一萬一千分可徵糧十二萬石牧
軍又領倉糧萬石又牧丁六千餘人歲可徵僅銀及
官吏師生俸廩等項納又二千餘金是歲入可二萬
餘金也假令察若監沐若官僅若人屯若田復若歲
入二萬餘金以買馬豈不歲得戰馬千數百匹而乃
今年依數十匹發驛明年使數十匹發驛記符則俟
不則已焉按軍告則俟不則已焉而又譬如狗如鼠
之物只此一事而其餘可類推也有其入而不責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兵部

馬政

六

平定堂

事此遠之所以不可爲也

與王振宇總戎

修築邊城

前承較製演火器諸法當已通行各道打造火器修
築有日矣至于末論修邊一段千實萬實他人爲大
將軍者誰肯說到此處他人爲大將軍者第曰我善
爲戰我善爲陣殺賊而已矣夫說到修邊防以資守
備便以爲怯而不肯出諸口不知遼邊長二千餘里
左灣右曲東隔西斷其勢最難應援而虜之去來倏
忽風雨雖有兵馬設防經年奔馳而不得與虜一遇

亦其地使之然也。僕嘗謂無邊以爲戰戰不勝無邊

以爲守守不同無邊以爲款款不久與其搗于境外

不若戰于境內與其待虜入境而與戰不若阻虜不

得入而無待於戰與其費錢撫賞而使虜不入不若

費錢修邊而使虜自然不得入。利之說詳具公移

及李頤老書中其言似怯懦而頗爲實談然不肯爲

他將軍道也。今之人皆謂遼土砂磧難築而來教則

謂寧前土脉堅實延鐘砂磧尚且築邊遼鎮何獨難

築真足以破世人悠悠之議顧麾下初王猶止見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終卷邊城 千言餘字

前一帶若見正安以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見海遼滿

鐵開原一帶土脉其決然以爲當築又不知其何如

者我輩在封疆只要幹實落事今年誇戰功者屠毒

官軍驚恐君父竟成何事成大將軍鎮薊時何曾

與虜廝殺只修了一道邊牆而至今稱其功越後將

軍馳至金城何曾與虜廝殺只屯了兩年田而先零

困服此兩公者古今名將也其足爲修邊屯田樣子

僕敢舉此以爲麾下望亦深服麾下前劄爲實譴異

日成就可與兩公並驅後先也

與楊滄嶼中丞

屯軍火器畧市

修屯之說見于去秋疏中詳哉其言之矣業已蒙

旨先行而向來地方中全不料理及行查荒田數日

有營衛稟示而屬令不得盡報者有言田若屯成戶

部不察大餉軍兵專領倉糧不得實惠者而宋掌科

又持兩說一要倣李順德水田故事一要屯種橫江

新地尤屬支離夫南北天將地利人情皆不同此中

春夏少雨又土善滲而人不習水耨且其勞謂合

陸而水爲真任事蓋以議僕任事不其也嘗聞其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終卷邊城 屯軍火器畧市 千言餘字

人云西路荒田既有二三萬頃東疆新地三百里如

何只有六百頃六百頃者勘疆疏中數也卷摠二十

九年奉官張拱辰等議令新民仍種荒地逐畝量撫

賞銀以慰首意故有此數而勘疏采之高山崇嶺中

那得平地可屯蓋以議僕漏報疆地也其撓亂之事

大率類此國初各邊皆以屯田自給兵食未嘗不

足迨後雖發年例亦不甚多而今則以天下全力奉

九邊中原之困極矣從古夷狄之禍莫如晉宋猶以

南渡支持百年而中原百姓一呼而起雖強盛如秦

如隋如元。覆亡若反掌。僕所以有懷憂恤。妄意紆中原。佐度支。瞻邊氓。而不自知其不達時務也。今已矣。獨修邊治保。大于戰守有裨。如此則十五利。如彼則十五害。灼然在前。不能不有望于今日耳。今春舍筭各道零竊起數。河東自去年至今。今年二月。開原遼陽兩道各十起。海盜道絕無。河西寧前道五十二起。分巡道八十四起。所鈔累人數十倍於河東。至有一臺軍而決至一二十次者。堡官將官候類叅者亦如之。蓋軍不勝決。官不勝叅。而詳亦不勝批也。此有牆無自。則經世編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九

平露堂

平露堂

牆之證也。河東荒地。海州汎溢。開鐵間。漸漸壅到。墻下。遼陽今春告壘。納科者一日百人。而河西沿邊一帶。何敢開種。一畝此又有牆無墻之證也。昔人謂不垣塞。則寒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壘也。寒下下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此確論也。併屯置堡之法。在他處村屯俱盡。無可併者。而遼陽海蓋兩處。似宜行之。今各屯雖有臺座。負面寬不踰丈餘。遇有警。率一屯男女十其上。恒數百人。老幼既以踐踏死。而壯者射打又不得措。手足無論今皆坍塌難守。敕使楚砌

完固。虜以二百騎衆攻之。不三時而臺上矢盡。繼以礮磚礮盡。而束手下矣。假如虜以二三萬騎分投專攻。可半日而下。我百屯恐虜有去年長定之尅法。在不煩再計也。僕嘗謂臺倒此禦小虜散掠。難禦大虜專攻。禦專攻者。斷非置堡不可。而或者不以爲然。詢其故。則云萬一失事。臺固猶可。若去一堡。便是失陷城寨。地方官如何禁得。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開原西北一望丘墟。惟二三屯踞然獨存。曾過而觀之。或磚堡。或土堡。皆有那堡。壕三道。壕身皆茨榆纏結。而外則多設蜀把風障。以樹疑。所以虜不敢偏難及。邊而反得存者。實賴于此。若使遼海俱倣此行。何不可保守之有。至于騎射虜之所長。火器我之所長。戰車雖于零竊。騎槍當日出人之賊。追者有所不及。而大虜數萬之深人。不去者必得此物。而後足以制之。不然。雖合全鎮騎射火器之士。而終不能與之浪逐于平原之下也。竊謂他處戰車或可已。廣寧遼陽海州三處。似宜置造以防大衆。今春曾置雙輪車數輛。有半肩單輪之輕快。而無其搖動有舊制雙輪之堅穩。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九

平露堂

平露堂

而無其重薄且安置火器多而不煩前後宛轉頗利于戰嘗見往年楊和寨岫巖七里沙灘之役虜橫行境內數百里大帥統領全遠策應人馬三萬如鼠遇貓藏頭膝下而不敢一喘假令當日備有火器戰車以騎兵彌縫其間方陣而前且打且進何至不可逐虜而縱令旬日從容覓吾人而去也今記者第曰戰車止可立營不可合戰也追堵不及事也如使戰車而至爲立營止爲追堵當日出入之賊誤也戰車信無用之物矣而又矣事哉要之支持小虜猶易爲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力惟禦大虜之法非保決不可以守有堡矣而無火器戰車以擊之則我不敢與虜戰而堡終不可守非大器戰車決不可以戰有火器戰車矣而無堅堡以待之則或立陷或野掠而火器戰車終無所致其戰此蓋相爲表裏缺一不可者也

答潘陽王遊戎

修屯

承示圖冊一覽如身親區畫快甚快具井田之法溝塹封植左右縱橫周制寓兵于農伏至險于至順原所以限戎馬也行之于廣寧以東及海遼藩關一帶

深于邊防有裨但以此爲名竊恐愚民驚惑而世人無見識者復笑爲迂濶反爲不便前日月田之式不過欲照此案非謂照此行也且地段可以井收者井收之不可井收者畝分之惟將軍能心計他人則不可與于此恐此法一版定而不能井收者悉置之不復報也今第照民間見行步笑事例笑報至墾種已定然後下令沿邊軍民所墾田地各就自己分下地段不拘多寡俱于四至堀溝曲直其徑以就車塗庶幾其行易而人始不驚耳然此乃修屯以後事也今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答李孟白督餉

海運

大議通海運而並設陸運以防海運之不虞允爲全慮但陸運必不可行蓋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達廣寧數百里皆國領河礪自廣寧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石已盡人車之力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遼中店食價五分不得一飽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是價銀五兩而得水三百也去年遼海間計奏運糧取用民車民

牛幾激大變。今仍用之。誤耕農而拋荒地。遠想未
息也。自奎起至遼。至瀋。至開鐵。或二三百里。或六七
百里。車牛已是累苦。况自關至遼千里之遠乎。卽歲
計該糧七十餘萬石。總在蓋套起運。見在車牛已是
置辦不前。而尚有餘剩車牛。到關洪進手。駱駝推軍
夏極西一二地方出產。他處最難養活。與馬騾。遍他
出產而易養者不同。買及于頭往返萬餘里。動輒經
年。而養又未必活。卽活矣。而每頭短運可二石。若長
運。月運。歲運。僅可一石五斗。而費視車牛所減能幾。

皇明經世編

卷之

運

平蓋套

愚亦以爲未可也。然此猶可言也。自關外至杏山以
北。一線之路。左海右遼。邊與路相去遠者十餘里。近
僅四五里。一路墩烽失守。哨探俱絕。往往遠于裝我
巡路人役。截擄商民。今聞車夫騾馬在途。勢必聚衆
來搶。我少營兵不足護衛。多營兵則往來奔波。計運
糧十萬石。往返數百回。而人馬累死者不可勝數矣。
國初歲餉漕糧數百萬石。全由海運。委難常侍。故開
膠萊運河爲穩久之計。然運道雖止。而淮登商民買
賣來往于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糧既

難如數。勢必截漕于淮。再截于天津。而截漕于淮。則
成山嘴爲必由之路。必犯之。今卽不幸而稍或損失
亦所不能顧者。况糧少而行之。以暫與國初事體
不同。至絕漕于天津。則或由中道。或由北岸。徑趨蓋
套。與三岔河起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陸。而犯前難
也。登糧至蓋州套。來糧至三楨牛爲遠。必欲盡卸蓋
州套。海益道之議。良可允行。若論愚見。國初運糧
自登萊旅順海益三岔河入。循遼海而北。直抵開原
之老米灣。此故道也。今卽不能抵開原。而三岔河則
確確可到者。查蓋州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
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方謂蓋套比三岔河爲遠。而可
更言北汛口也。總之登萊糧運。俱當定以益套收卸
爲主。至謂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欲聽商民自運貿易。
寬其文法。許帶貨物一二。此富遼之策也。惟遼左河
東河西千里。驟脫僅傍城就近耕種。而一歲所出
僅支本地一歲之用。如遇小歉。便作大耗。以別無來
路也。去年頗有收。自客兵一到。米價平值三錢。今春
農作方興。忽遭奴酋虎患。兩禍並來。人人逃竄。誰敢

皇明經世編

卷之

運

平蓋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耕種及事小定又苦無雨比及獲雨而耕種又已過時惟可種豆與雜糧後而天時又不可知者縱使民間蓄有餘糧何可再括以饒饑軍而況乎其無餘也此其不可行亦不必行者也以上數議皆提實效答以備採擇至愚見亦有欲請教者謬附于後夫運糧與用兵爲終始今自敗餉以來一人一馬一甲一刀一鎗一箭一銃東遶一城一堡一墩一案等項俱要從新做起而兵期未可卜也然則運期可卜乎似應急造海船爲經久計假如造船四五百隻費不過三萬餘金既可長用而事完又可變價此不可不預計也漕糧本可常載登萊兩郡未可全恃則廣羅于淮陽一帶由海道運順保河間臨德一帶由運河入海運未薊一帶由潞河入海運以濟漕登萊之窮此又不可不預計也前與官賜初偶計遼餉歲該七十七餘萬此每軍日計二升專以本色言也今聞導意欲以本色兼折三十五萬亦可足數是軍口一升也舍升視民升僅七令何以飽軍腹而銀又不可食且軍口支餉五分除米二升尚有應支折色爲鹽菜薪

水之資卽謂兼領折色本有束腹減口一至此者愚謂七十餘萬之外尚望寬擬一二十萬之數然後七十餘萬可保其至遠而無虧若拘定實數一或差池而所誤多矣此又高明之所宜酌也

答周毓陽中丞

高南村改之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台翰言馬帥密約宰矮卜三首殺奴討賞事情何馬帥信之輕而見之滯也用夷攻夷之說從來有之如漢誘南北庭自相屠殺而我得乘敵以臣之之謂非餌虜而委曲求助也唐無何奴吐蕃取天下復天下皇明經世編卷之四平露堂長安東都之援今古寒心卽我文皇帝用三衛時難而左臂之斷至今爲患古名臣善用夷者惟汾陽一人今有汾陽其人否三首有感思畏威如藥師羅其夷否慈普體而頗大賦性頗直要賞則快賞安能姬姬作効勞語以爲騙局而宰矮狡黠慣作伎倆彼見春秋賞有成例不便開口故借此以增賞賞一得而歲以爲例安問親奴卽質有親子頭口二三人而彼亦索我一官爲質卽明明淪盟我終未敢殺質以運籌窺亦被挾拱手而還之攢刀說誓此濫套語遠

中何虜不攢刀何口不啗些禽獸無恥未足恃也況就稟中情節不止卜見亥子爲可疑卽如所稱宰賽不欲燒兎卜見亥子知臨時自來先討些賞如宰賽差使往約北關解仇同盟金白二酋謂宰酉向無信實且恐宰酉不忘前仇誘其於外再有貽兵尅彼兩寨等情是宰酉且踴躍卜先驅賞也是金白且信宰酉不過而恐其暗圖也安望其爲我同盟親賊而馬帥遽問左聯金白右連三酋一鼓掃蕩何言之易也卽令各酋同心同盟爲我殺賊真確無疑且問三酋之師進于何路欲繞北關之後從東北務入則三酋必以爲遠欲從北關境過則北關必以假道欲從我內地直入而我輩未敢保也且問三酋之師進于何時欲附大兵同進而我兵將安在甲馬安在器械色色安在約之此時得無早計欲如馬帥自言帶領家丁另一作用竄恐未能圖奴而反爲奴圖吾輩亦未敢保也況用夷而勝有勝之害不勝有不勝之害無窮端壞本可悉陳總之中國之體自尊中國之力自全偶一鯁挫而遂卑隨辱解何殺豈不可知之虜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御批

五十五

五十五

求其助無論中奴之誘與否而其取笑四夷貽譏萬世亦已多矣初入部門一二相和言及此者弟頗以爲非載承明問不敢不以直對但役舊原欲借此効小勤驅賞討今既勘破勢必羞忿宰與馬帥善作善收切勿說明不用木意弟借北關不諧爲辭而委曲謝之或設他辭以緩之使其不疑不怒不然是一奴求已而又生一奴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御批

五十五

五十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二

華亭 徐子遠閣公 李 愛舒章

宋徵壁尚本 周立勳勒由

姚宗昌瑞初參閱

熊經畧文集

書

熊廷弼

與元掌科

論用間

自開原破鐵藩一帶逃而遼陽孤注人言賊且造船從遼河上流而下取遼陽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從鴨綠江出海繞族順截糧道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方欲斷三岔河浮橋我不戍守可危也而弟又謂不然賊正不必出此也賊直以強欺我無兵無馬徑取遼陽此其正也或謂我兵稍集我人効死背城借一未必遽得志若繞我之背出南衛而反斷遼陽于其北南衛無兵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若冰合時從開原徑道橫趨廣寧不兩日至城下而反斷遼陽于其東廣寧備虛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此其奇也可危也而賊未必出此也惟自三路得利後益以開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畧集

論用間

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畧集

論用間

二 平露堂

用足矣至于救危實者尚不在此法家云符用先天一氣將先自己元神我若兵馬壯楚虜自爲用不然而虜反借我以用此又人棄鬼弄人之說也

答李孟白督餉

附注

頃于玉田道中得展台函三復大有謂陸運未可行則天津截糧永平召買難以達于關外而不知陸路有關海中固無關也同一海汊形如菱角登萊天津蓋套各居一角而舟行其中間各指其所至而至之所謂北岸者猶天津之往登萊稍傍南岸云爾實由

海中徑望東行。稍向北轉而趨葢套。甚明白易見也。

昨會薊州餉司李君。甚言海運之便。陸運之艱。及會

薊州豐潤各州縣官。皆山東人。其說皆與李同。而豐

潤李今又云。去年每一小車運草五十小束至山海

關。給腳價二兩八錢。至典賣車驢不得歸。後增至三

兩。而車戶俱逃。無應者。及問此車可載米幾何。答曰

三石。是豐潤去關僅三百餘里。而運米三石已費腳

價三兩。若自關至遼陽千里。小啓前謂每車三石止

費銀五兩者。猶屬窄算。而沿路虜賊搶奪之虞。軍民

護送之苦。且勿論也。或曰。今年召買原少。故漫言海

運。而假途陸運。以見其難。予必沮之。即異日乏興。且

有詞于予。而不知目今登萊不數旬。已運至十數萬

石有成。故天津永平直向旅順。以達葢套。亦有舊道

海運自可行也。每晤登萊士夫。言彼處米極賤。小錢

四十文。僅值銀四分。而易米一斗。當北直三斗。今歲

又大熟。順水保河一帶米俱賤。而歲俱熟。召買自可

多也。誠使及今設法廣糴多方募運。以至冬初。奚當

百萬。此區區之愚也。不遑欲多運。以活軍命。省費以

節度支。而實未敢定沮陸運不行也。

答周毓陽中丞 用慈首機宜

承教言。前差人同通事赴慈營。未見慈面。說慈見今

病還未好。上不得馬。將齋去。論帖收下。推無識字漢

人。竟未觀看。又據劉世勳稟。腦毛大諄諄要自舉兵

殺奴。然事權在慈。恐難擅舉。云云。仔細推之。恐慈非

真病也。非與無識字漢人也。腦毛大亦非未習與慈

謀也。或者慈知我之急在此。故作一不照管之狀。以

要我腦毛大知我之急在此。故勸慈不照管。而已欲

照管。以係我而圖遂其吃果之願也。竊謂慈既作此

不照管之狀。以待我求我亦宜示一不緊要之意。以

觀慈後慈乘于牢騷有狐兔之悲。于煖杪有輔車之

慮。先存一個不容奴賊意思。而又利吾財不能捨。必

復與腦毛大商量遣使來關勸我。我又因而誘之。如

再作模樣。我又因而緩之。而慈又遣人勸我。我又因

而誘之。許之。然後緩急操縱之權。皆在于我。無論慈

之殺奴真與不真。我之用慈成與不成。而我皆不失

其氣。若慈原無殺奴之意。而全憑挑激。恐慈不易動

也。且以我激虜不如以虜激虜。懸去奴賊千里。兵過必假道于抄。緩境上若抄。緩諸酋不以宰塞骨肉之憤。趕懸于懸。而借其兵。懸亦未肯運動也。何也。情本不相。關勢亦不相。及前小啓謂懸未易使喚。皆此也。此時能撥弄懸者。惟腦毛大。腦毛大殺奴之念。未必勝圖利之念。而我一足其圖利之念。懸遂懈其殺奴之念。且據稟我親去與懸商議。萬一不從。我起我大兵。及哈喇哈兵。願與助力。効勞。恐無懸請傳調大衆。而獨起所謂非奴賊敵也。只此一箇中間情。尚費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熊樞纂集 而整齊兵立

五 平露李

籌度。來教謂中間運用似不宜急。今日用夷妙法。全在不宜急三字。乃日間邸報紛紛言此。得無欲速之甚。而翻令吾輩益無所措。緩急于其後耶。

真官掌科

刑西虜總宜

項用夷攻夷之說。章滿公車若謂將百十員。徵兵十餘萬。皆屬無益。而今靠此為滅奴第一妙著者。誠如是。則經畧拱手受成事。而亦可免于徵調之苦矣。然而撥諸事實。有不盡然者。虎懸爲人無遠畧。雖族姓諸部。控弦約十萬。然皆自爲政。徒以名位相係。屬宰

皇明經世編

熊樞纂集 而整齊兵立

六 平露李

賽與援免抄花諸酋。爲泰寧福餘種類。非虎懸元孽也。雖附懸而亦不共聽調度。宰與諸父弟姪多仇。怨今被擒。莫有憐者。雖不無狐兔之悲。而諸營與賊俱有親戚往還。心既不齊。而力又薄。不能制賊。又不敢借兵于虎懸。引狼入室。致滋踐躐。虎懸于宰賽既痛癢無關。又距賊千有餘里。風馬牛不相及。終料賊不能侵害已。誰肯無端於人與兵構怨。且西虜專用騎利。于平原廣野。而以施于山林險阻之地。與馬步兼用者。爲恐亦不能符得志于賊也。宋時交趾願出兵助討儂智高。狄青奏言。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方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夫蠻夷情願助兵。狄武襄尚不受。況挾貽以求。不願出兵之虜。而爲四夷所侮。笑此誠不可不慮也。非謂用夷攻夷之說。爲非是。而以西虜不必挑激也。陰間之。而借以疑沮東虜。則可明挑之。而伏以討滅東虜。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有意無意。則可急奪之。

而使其日驕日扶則不可薄嘗之而視為不緊要之餘著則可厚望之而棄為第一件之勝算則不可要使張弛操縱令虜入吾彀中而不覺吾所以用之之意方為得策至于此處未必可用我今日未必能用此處做去自驗而今且不欲盡言也。

與周毓陽中丞 守藩兵馬

守藩之說誠人人能言之而不敢任也各鎮將固慮兵馬寡怯尤苦糧草缺乏即餉司兩監軍及各道皆不敢擔承何也慮寡怯而畏不敢守猶得以軍令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

平露堂

之若糧草缺乏而饑不能守雖有人敢往而軍令固無如此餓軍餒馬何也以此躊躇未敢輕易斷送再喪軍實寒遼膽以助賊勢非專慮兵少引賊也非甘令柴李與劉楊各將帥兵團聚一城也非推其責于遼鎮總兵而以內虜東夷重煩老年丈之分明也且兵少引賊非謬處也設即遣賀征夷及開鐵主將新舊王客兵馬專往守藩總計不過萬五六十喪敗之餘以守坍塌傾圮之城而當數萬聚攻之賊恐雖有柴李應援而守者不能待也何也中固丁字泊之役

固足監也況即此征夫一枝人馬已缺糧草賀帥屢攢眉向右監軍道言兵饑馬損不能當賊而柴李恐亦不能以石填腹為征夷援也弟到遼七閱月矣僅十月十二月故本色而內且有兼折色者賀征夷一營馬匹或存四百而死八百或存七百而死八百或存九百而死九百猶曰將官不惜馬也閒道于自募兵馬亦既惜其矣原額一千九百七匹而死除五百七十七匹此糧草之缺乏明效大驗也去年併藩于遼而藩固在也非素也揆之當日賊勢人情不得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八

平露堂

然今年藩則確確當守矣原疏十八萬毀陽清河撫順柴河各三萬鎮江二萬金復海各一萬而遼陽僅二萬且作外援者謂各路以進兵據要害持賊于境上賊不敢入犯遼陽遼陽緩故止需兵二萬非謂各路無兵牽制賊賊得悉眾犯遼陽而我可以二萬守二十里之南北兩城子也撫順一路雖議用三萬而疏中自有或三路牽制而陰併一路之說非一路定止用三萬也即一路原議三萬亦謂三路俱集能彼此聲援非聲援無一而一路可僅僅三萬自完也

今見存兵馬除營寨皆兵未敢算數外其餘則劉帥
領萬餘分駐而守矣川兵一萬一千餘割營城外矣
楊帥領山西募兵及新配義武九千餘皆烏合未練
不能出防矣新到田萬午土兵未便據外撥矣此外
則賀之一萬一千有奇柴李之各九千有奇而止耳
守藩須將前兵撥一萬登陴二萬拒戰于城外三萬
分居寨虎皮驛策應而遼城僅存二萬卽處遼實
藩且不論而糧草缺乏實是無法區處此則惓惓仰
望于老年丈之所贊之者也

皇明經世編

熊經集 卷之三 牛藩兵餉道臣

九 平露堂

與內閣兵部兵利

前小疏言方畧部署四路分番迭擾或並進或陰併
一路而三路張疑指兵衆既集進取時言也今兵衆
未集不獲如前算又無將見衆生食遼陽聽遼東自
消自盡之理不得不用扼要法專守藩路與賊相持
俾賊不敢別有遠圖而後可保見在地方于無虞蓋
清河城已屠叛陽寬奠民已散處村屯而其城皆空
卽賊至得竄避山谷自便賊既不獲如攻開鐵清撫
城郭之利又憚藩兵逼近巢穴不敢遠入而久頓于

其內地然彼鎮江南衛可保無恙而北規東進皆藉
此始基此藩之所以不可不亟守也雖然守藩孤注
也當之東南四十里爲奉集堡可特角藩陽奉集之
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特角奉集而奉集東北距
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
或入馬嶺單皆經由此堡亦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
藩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
三二萬人則易爲賊撼而遼陽孤此兵之所以不得
不多非可見在人馬辦也藩陽隔代子潭河兩道奉
集虎皮隔代子河一道每山水漲輒瀾漫七八里月
餘不消又無船渡苟不預爲兩三月之儲而一日斷
食則立斃此糧草之所以不得不預非可陸續供饋
應也諸將帥精神不提提則偷事體不指揮則誤人
衆不彈壓則亂此補道以駐藩陽之不得不亟非可
尋常他道比也四路部署之不得轉而出于扼要守
藩已非本圖若猶不得應手幹辦而不肯無所效其
犬馬矣業已置孤軍于虎狼之側處不得不守之勢
則廟堂之上似亦處不得不應之勢遼之存亡國

皇明經世編

熊經集 卷之三 牛藩兵餉道臣 十 平露堂

之安危在斯舉也。

與崇李賀三總兵

戰守方集

往三鎮連駐虎皮三塊一帶距賊巢一百二十里。即有事未能奔到而去遼陽僅六十里。聲氣又易接也。今藩城距賊巢九十里。內撫順遼遼五六十里。皆爲賊據。實止三四十里。可搖鞭立至。而去遼陽且一百二十里。則聲氣之接又難。此兵法之所謂孤軍置之亡地而後存危地而後安者也。今據城立營衛以戰車威以大砲環以深壕。師以樹木周圍。層層固于鐵桶。雖十萬衆至。其如何。古名將有提孤軍轉戰千里者。今以三萬之衆守一斗大鐵包之城。何難。何難。亦顧我耳目之明。不明營衛之周。不周情意之調。不調志帥之尊。不尊精神之提。不提主意之定。不定何如耳。凡安設哨探要遠不遠。而賊有情形。我不得早聞。又要周不周。而賊從他道。我不及隄防。又要一路接連。不接連。而恐被賊中斷。又要不時暗查。不暗查。而恐軍打瞌睡。此所謂耳目之當明者也。每夜城外四面扎營。日高無事始散修守。每日演按戰車火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和昇集 戰守方集 下 平路守

免使臨時脚慌手亂。每放馬不宜遠。不宜千百成羣。

每伍或一人或二人放馬五匹。遇晚挨次收回。有事

一傳即至。不得仍前撒放野馬。使賊至而馬不得到。

馬失而官軍不知。每伍同錫同寓同槽喂馬。不得仍

前你東我西致同駭不得互相覺察。將官不知軍士

何往。又輪派將官遇夜在營係放守宿。枕戈臥甲以

防不虞。凡百戰守事宜。書檄所不能盡者。皆一一謹

備毋疎。毋漏。此所謂營衛之當周者也。今大帥與大

帥盟。衆將與衆將盟。自矢同心。豈非佳事。及竊觀昨

爲城工丈尺與方鮑二將爭講兩事。是大帥中尚有

彼此而何況衆將。一鎮下尚有彼此。而何況三鎮。此

小小事尚忘歃血立盟之意。若有大于此急于此者。

更復何如。又如輪邊撥夜。鎮十日一次已欠停當。

及三鎮同遣。又只聚在一處。此蓋同心之濟明是恐

怕一處獲功。故大家聚住。圖相牽制耳。竊謂平居同

商量修守同幫助。遇敵同奮勇。斬級同功賞。此可同

也。分遣撥夜及設法。技巧撲斬報功。此不必同也。又

善同盟者。貴在功業相勸。過失相規。今或有違錯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和昇集 戰守方集 下 平路守

明知其不然而卻皆如不看見者動曰我不好說得
必待賊到而前而後好說得耶陽和好而陰坐視其
壞此一節最害乃公事夫事皆屬公而何分人我心
未能用此以至於功業不濟
求相濟而何妨商駁此所謂情意之當調者也今軍
士不聽中干把號令中干把不聽將官號令將官不
聽大帥號令所謂漸上之師兒戲耳細看還是大帥
有些欠處若大帥安排有條理而官軍謹敢亂我將
東有紀律而官軍謹敢犯我凌駕有威風而官軍謹
敢玩我至于遇警臨敵又全在拿定主意而不亂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于露堂

前月二十九日撫順邊砲一傳而諸將即率馬兵不
待整隊向東亂跑假令賊兵果來而此兵可往迎而
堵住之耶區區愚見原欲三鎮據城對打勿輕開營
與戰以老賊頓賊賊三日求戰不得其銳自挫而遼
陽各路或徑趨揭穴或整隊赴援賊聞必走走必亂
而我尾其後以乘其亂兵法所謂擊其情蹙此必勝
之道也此吾之所謂主意也若賊以大兵按營不動
而旁出以散搶村也則我亦照前所畫營圖擺設車
砲軍伍不動而間出騎兵以聚而擊散搶之賊亦必

勝之道也此又通于主意之外者

答監軍道邢參議

備禦滿陽

前檄賀李兩帥照管平虜一帶柴帥照管長勇長安
一帶邊堡者謂各屯兵在滿在虎皮驛備聞西虜入
犯則發兵策應非謂分兵往邊堡設防也乃柴帥則
竟撥各將領兵駐防各堡矣萬一東賊犯滿陽或綴
滿而犯遼陽何以相及樹柵落壕誠知軍士億苦而
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滿城周圍一千四百二十八丈
每面營盤又各擴十五六丈併四門戰車安置宜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于露堂

作一千五百丈算每車一輛分中占地一丈五尺應
用車一千輛每一丈五尺車專占地五尺而中空僅
寬一丈也一丈空內置鎗砲手兩排翼車而立以助
車砲之不及每排置軍五層更番迭打又置軍五人
專管車上安放裝點諸事是一車用軍十五人共計
用軍一萬五千人也城壕八百四十餘個每壕置軍
二人整旗張勢四望賊形以爲城下耳目是用軍一
千六百八十人也每十人應用火頭一人是令前兩
項用軍一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也今查李賀兩帥

與毛兵潘陽遊擊三備禦兵數除前項用過外尚有萬人可充遊兵者而柴鎮及鐵騎營兵馬不與也如以城南一面算之該面三百五十丈用車二百四十輛用毛兵三千六百人城壕二百五十個用毛兵四百一十人火頭四十零一人而其餘皆遊兵也以南神二萬三四千人如南面守車守壕法算派三面而遊兵尚九千餘人不虞其少也大抵守戰之法全要疎疎落落使人得展其手足若如來教二丈五尺空內用五十人擠住一塊便一毫動轉不得況一車之空僅僅一丈亦未有二丈五尺寬也前派信地質管東北兩面李管西南兩面而毛兵則全在南城一面以一帥本等統轄外再攝毛兵分數既覺偏勝照管亦復難兼不如南北門以東付質以西付李南門東門付質西門北門付李而至于兩帥遊兵往來視賊所聚處而共以全力應之絕不可有東西南北之分又須左瞻右顧勿破賊賺聚一面得乘虛而進也城下車人安置之外馬道亦無多寬而周圍自不甚遠遊兵往來只宜用步不宜用騎假如以五千兵騎五千

馬決驟千一條窄道之下而人馬攪做一團寧復有置足處耶況飛矢亂橫馬驚而亂更有可虞者西兵遇敵遂急則下馬立聞謂其亂實而可用力也此何獨不然竊謂馬匹俱當逐隊逐伍捨住城內一傳追逐則認隊認伍騎而馳之自不至于還混也西虜警報無時潘陽及三備兵出人無常不宜派在城守之數不然則兵應乎西賊出乎東臨時派補守車掛空又不免于忙亂矣今吃緊者全在前札拿定主意勿輕開營瞻氣要大神情要閒教語不在兵之多寡也兵法守半而攻倍漢來欽以兵二千取畧陽深入隗器心腹如今賊之所謂老寨者蓋合公孫連兵數萬攻圍至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而屢月不下卒以疲器而隨被破滅劉錡赴東京任過順昌而金兵偶至時城守一無足恃倉皇用車輪城上障蔽視今之砲車木柵何如而卒以五千兵破兀朮之數十萬彼獨何人哉而諸帥若之何以千里畏人也計算見兵自足濟濟無須調發且與其聚處一城使賊窺我兵之處有于此而無外援以困我就若在角一騎一角一

進一節以疑賊卒感信得因形借勢而微利一萬一也惟門下與諸帥熟計而審處之方作守聞報賊兵不知其數深入古城城札營離藩僅六十里已數尤副將張內兩標將馳應無何又以出境報得無嘗試而懈我耶此等舉動尤宜深汲更語諸帥勿作賊恐我之進勦而故作此勢以疑我而自固者看也

答監軍道邢恭議 丁謙排兵

承教丈地用人三排者此數步之內兵刃交接法也。不得不密今荷城作營內高而外低壕深而岸峻而

皇明經世編

龍經集

卷之二

千露堂

又匪以不易填之壕不能動之楓柵外之矢不能及城城下之砲可及柵百步之外賊且不敢近柵一步覺前算擺守之法力盡有餘如必用三排假如交接千數步之內不將丈地十排而後可耶且今止用兩排者正欲其疎以爲遊兵地也如一而無急則遊兵即于其疎處補以大砲及火鎗手而兩排之兵仍占信地不動不亂若兵已排實雖有遊兵無越戰車排兵而向外射打之理勢必那動排兵讓一射打之地而排兵亂矣夫豈則少可對多亂則多亦見少若必

那動排兵讓地射打又不如竟將遊兵備足疎空以寬拿皇那移之亂但其法太緩而欠圓動耳即定以三排排五層則此一千丈之空只須五千人而兩鎮及毛兵除前擺法外尚餘萬人即于其內撥補疎空尚餘五千餘人即除跟隨哨撥差使二千餘人尚有三千可充遊兵者若無此數是將官隱匿逃故不報而徒持片籍爲狡餉計也仔細籌度還以丈地兩排疎活爲常遊兵二千太少須定四千人平時散居四面有事聚在一二面即于所餘萬人之中擇其精者

皇明經世編

龍經集

卷之三

千露堂

充之亦自殺用無已則將守壕一千六百八十人撤下排營而以南衛兵每壕二名充數亦可至于守虎皮奉集爲藩聲援斷不可遲況目今糧運車牛人夫往來商民絡繹道路而馬匹撒放野甸者又遠近彌望萬一賊以二三千精騎徑衝大路疾來疾去風吹草動其爲驚擾沮喪所關尤非小可頃聞柴帥入馬盡赴瀋陽遼瀋一百二十里竟成中斷大是憂惶無措即使陸續步須兵刳亦須留作奉集之用况遼城之大兩倍于瀋有奇戰車僅五丈地一輛而城下擺

守不及八千餘人。川兵又要騰那活動別用。有兵無兵。此門下所深悉。非不佞有所悵。吝于其間也。

答監軍道高參政

練步兵練車營

自正月以來。創設各局。打造戰車。鎗炮。併各火器。又爲請發內府神器。各造火炮。晝夜處辦。殆無遺。方夫獨爲守而已耶。誠欲練步兵。練車營。以火器之長。勝弓矢以步兵之長。制虜騎。以土兵之長。尊險阨。爲漸逼漸進之計耳。日于濬奉發往車炮。不過暫借。以自衛。諸將遂安處家。當視爲不可那動之物。大非初意。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經畧集 練步兵練車營 下 平露室

是以有昨日團練車步之檄。西北將止。慣捫弄馬兵語。以步車之法。誠非所習。非所長。然天下無不可學之事。不可教之人。昔蒙古圍襄樊。劉整語阿木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輒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爲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破襄陽。沿江直下。而宋遂亡。大北人不習舟楫。而元卒用以亡宋。試觀劉整輩。雨中盡地一段精心。那得不習。然今車步非有難于舟楫也。而爲我之劉整。阿木者何。

八哉。前嘗密言。兩鎮率騎兵結車營于撫順。以持賊。而別用川土兵。間道批搗。正與來教意同。但兩鎮相持之時。但遇機扼。亦須進取。可曰。吾未曾練有步兵也。第止境上而不進。如必進。則步兵信未可少。就已所轄之騎。練練爲步兵。未可以已也。

答李孟白督餉

論屯田

來教謂。今人以用夷屯田爲策者。西夷統兵殺車夷。必無之事。屯田先尋空地。彼尋閑人而議定。亦無期。不如聽其用者自用屯者自屯。此誠委曲以調人情之說。弟非不惟策是聽也。夷果用我。可藉其兵屯果屯。我可因其食。當邊鎮徵調中原轉輸一空之時。得此一助。以爲朝廷保殘疆。經畧救危。尙尤其所欣然樂聽者。而無奈其行之不效何也。夫不效可也。不自惟事體之本難。而惟答協同之不力。一似經畧把持于其間。而不肯用肯屯者。夫非有胸有心人也。而肯如是耶。自四千金之一委于塞外。而虜無感念。且多侮詞。各邊市之報帖。且在此。既前事矣。河東開原一道所轄。無論已。遼陽平爲虜場。大路以西。在遼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經畧集 論屯田 下 平露室

陣處在蓋道陣海橫亘不過四五十里，一網巾邊熟地耳。大路以東，皆崇山峻嶺，東西橫四百餘，南北長六七百里，無長太平坦處也。自東北長白山發脈抵西南旅順海口而止，一路分枝開障，每障爲一峪，每峪有一河水淙淙然，石齒齒然而不可也。民皆依山居住，乞山耕種，今年乞此塊，種瘦又乞彼塊，顧安所得空地。昨東巡自奉集過清河，歷寬靈至錢江，從鳳凰城甜水站中道而歸，徑行千有餘里，何處不見每馬上歡贊盡以鄉人，且疏言親往寬靈屯田候皇明經世編

熊經界集 卷之三 主 平露堂

旨而蒙屯田者，揣摩于二千里之外，又何惑耶。若三岔河以西，委有空地，但高平一帶，先須開河，數道以洩水，在寧錦一帶，先須增兵一二萬，以防虜，而其事恐亦未易辦也。金人語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過河矣。今者寔類于是，此時正經事，尚不暇給，何暇爭執此事。惟恐當事者恃此一段議論，謂必可行而遂緩措餉之意，亦須早催部覆，差官查勘，或專責督撫進止，以免于迂與之誤事，留則議多，此不可不亟留意者也。敢因同心之教而併瑣及之。

項雖臥病，遊魂未嘗不繞藩奉而北也。得年兄親往督視諸營，官軍自是警惕一番，而弟且得片時安寢于枕上，仰賴何似。賊大眾見屯撫順城下，去藩奉各僅九十里，然邊裏五六十里，撥夜皆已撲盡墩臺，皆爲賊哨，名九十里而實止三四十里也。月夜鳴鎗一聲可到，城下兩飽側身虎穴，隄防自不待祝，但恐防哨官軍如于文魁輩，必至于誤。前一回鄉爲弟言奴在遼露宿，時合營圍坐，傳箭傳觀，至曉不輟，豈我軍皇明經世編

熊經界集 卷之三 主 平露堂

而反放心安睡耶。寧日間假寐，勿夜間失覺，兩帥與諸將當設法議察，而提徹之。至于藩奉城下，尤當照行，勿以囑付多而反成漠漠也。此其一。賊之撲我，擦夜也，或數人或十數人或數十人或百十人，舉無遺著，諸鎮將見此，豈不心寒，豈不面頰屢屬令照賊算我撥者，還算賊撥，竟不見行項，又許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卽陞將官，卽加總兵官，懸賞如此，而亦未見應也。豈謂擒賊須擒王而不屑于此輩耶。斷賊耳目，開我耳目，關係甚大，幸語兩帥督諸將，亟圖

三千紀總之功。卽諸將之功。兩帥之功也。此其二。大砲戰車。團練步卒。而夾之以騎。此據衝涉險。進入賊巢之具。非爲守城設也。詳在前檄中。而西北諸將。以不習爲辭。則阿木劉整。以北人習水戰事。惟年兄詳告之。且問諸將他日進取于險阻。不能用馬處。當何施而可。幸與商一法子見教。此其三。今潘奉泮城部署定。操習熟。而守事備矣。當進而日。講求勦賊之步。步步算計等賊之法。夫撫順我之城。馬根單一帶我之邊也。賊可來。我更可往。甫遼陽而進。守潘奉由皇明經世編

熊商畧集

卷之二

五

平

平

平

藩奉而進。逼撫順。此始謀也。兵馬陸續漸集。今冬卽不進攻賊巢。可併撫順。而不一往乎。往則家當作何樹立。駐劄作何鼎峙。遊徵作何分布。策應作何調遣。以至運帳刀十一應行營之需。皆不可不預備者也。此其四。操練之數。何月不行。操練之事。何日不說。乃諸鎮將自一二蓄養內丁外。皆視營兵爲無用。而不屑操。不惟不操也。且使爲內丁。廩役且奪其馬。與內丁騎而代爲喂養。及騎瘦又換又奪。而營兵第終年空負養瘦。而不過夫軍無常強。主將鼓之強。則強亦

無常弱。主將摧之弱。則弱。誠如是。雖使岳家軍到。今日亦將逃亡乞丐。不暇而矣。暇能軍幸語諸鎮將。以視內丁之心。視營兵則無不強也。以收拾內丁之心。操練營兵則無不可戰也。一將官以百十內丁戰。何如以一二千營兵戰。一大帥以一二千內丁戰。何如以一二萬營兵戰。是大有益于自家者。此其五。今兵部勅云。援兵到遼者十餘萬。屢欲查一確數。上疏催討。後兵竟不肯實報。豈以見兵果足而不欲我再討耶。夫侵扣逃故。錢糧以實已。如陳倫輩之所爲。知諸將所不敢而必留逃故。以便募。則誘彼盜益。此惑軍心。亂營伍。亦今日弊政所當亟釐者。每報冊大帥憑各將各將憑千把總。千把總憑字識開數。中間侵漁多字識串。千把總分用而各將或未盡知也。間有知而偶一染手者。碍口不敢言。又恐與每月支糧數不對。致惹究問。而不敢實報。不知但求此後清楚。不問從前過差。曾有誓言。何諸將之不相信若此。法曰。將識兵心。兵識將意。爲將不識管下軍士之姓名。而貌技藝數目。而但憑千把總與字識。以爲多寡。此平日什

皇明經世編

熊商畧集

卷之二

五

平

平

平

平

平

伍之法。不立操練之道。不熟也。爲大帥者。不與有失。耶。李諸將。將今查務。以資河免。滋駁授。而其本尤以立什伍。勤操練。爲主。此其六。去冬今春。馬死殆半。許自容討馬。價十萬。部中止。發六萬。除付一萬與商人。駢存信市買外。其五萬兩。兄頗關上。今所靠者。惟此見存馬匹。若再不驗喂。不知諸鎮將。憑何馳突。此時草肥子實。凡馬長廕。全在七八兩月。若過此失廕。而馬不能過冬矣。夫馬軍之足。將帥之足也。不但立攻兼可。故分此其七。昨川兵東行。前後參差。一路騷然。皇明經世編

龍經畧集 卷之三 主

千露堂

奪民牛車運送。牛竟烏有。發防虎皮驛。一帶盡牧馬。于民田。病中聞此。恨不按劍欲往。且恐不止。川兵爲然。去年大軍駐虎皮三塊石。害人田禾。開人糧窖。致使人逃地荒。此大將及諸帥所嘗過而見也。卽賊未猝平。亦須留幾庄民作官軍地主。亦一便事也。川將自棄軍法甚。而縱放克若此。項童副將不肯總攝已辭矣。會問李嚴加中。飭無試吾法也。此其八。法曰。知己知彼。賊有李永芳等。金之郭藥師。元之劉整。李文煥輩也。于我虛實險易。無不瞭然。而我獨聞處聞。

室。無一亮隙。可窺今賊兵馬步若玉。某子妍某頭目各轄若干。用兵誰智。誰曉領兵誰前誰後。誰爲奴賊所信。誰爲軍中所服。賊心是否懼勦。人心果否荒怨。關險何處難攻。何處易奪。地方何處可戰。李永芳等何計可招。何方可間。此皆大帥所當預求。明白于胸中者。幸秘問之一。一見狄。此其九。前大帥及諸將。耿血同盟。誓共殺賊。此封疆之福也。近雖爲軍馬砲具。彼此爭討。亦是自爲營伍著力。及十二日之役。而一提兵拒之于北。一率衆逆之于南。彼此相照。不約而同。卽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何以加此甚。聞而喜之。會兩帥幸爲致此意。仍期此後。將官軍馬第聽公撥。不必預討。併此些須痕跡。而亦民之。豈不更和美。更妙適乎。此其十。以上款件。皆擬親與諸鎮將面訂。確今病不能起。敬一一以託年兄商之。

皇明經世編

龍經畧集 卷之三 主

千露堂

與登萊道陶副史

海道運糧

頃陳中素直指附寄門下一稟。言收糧陰同知畏經畧如刀鋸鼎鑊。勒令山東運官將船盡赴三岔河交卸。當速爲爰置。不可以一朝留。又言此河逼近虜穴。

卽前日遣人斬斷浮橋投官役三百餘人之處橫至
搶掠殺傷固自難保且由蓋套至河三百里一路淺
碍向無船行無人識路飄流之患又不可測云云何
信之輕而言之易也奴遣人斷浮橋殺官役三百餘
人是何年且出何塘報自蓋套至娘娘廟內海汊中
行自廟入河寬五六里深不可測何處淺碍飄流何
曾船行無路此近日陳張兩同知親勘甚的圖說甚
明而運官爲是言以欺門下者過也不然何船自天
津中道樂亭北岸來者皆由套至河不淺碍飄流而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界集 海運遺稿 卷之三 平露堂

疆之難測而故欲置此以爲東人苦減念車載道遠
而取捷于此以稍分其難也項藩陽乏食二日不依
中夜痛哭亟檄運船分移三河交卸以圖捷速後餉
部移書言糧以過海爲難多運一週爲幸若樂卸三
河便少海運一週不如以大船載七白石者卸套載
三百石者卸河庶幾兩便而不佞卽欣從之未肯過
執若輕信捏詞遂欲變置一宜而併以爲三河收卸
諒非所願聞也去年門下曾爭蓋套矣今日之三河
前日之蓋套也門下雖未履其地但虛心以觀天津
樂亭海口芝蔴灣各處之如何而自可以折東人之
妄不待其辭之畢矣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界集

海運遺稿

卷之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三

華亭

陳子龍鳳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聞公

彭賓燕又

王之翰大參閱

李我存集

疏

李之藻

清譯西洋曆法等書疏

茲者恭逢

皇上聖壽五十有一，蓋合天地大衍周

而復始之數，御曆紀元，命曰萬曆，則億萬年無算之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洋曆法

卷之一 平露堂

壽考與億萬年不刊之曆法，又若有機會之適逢事

非偶然，而其紹明修定之業，當有托始於今日者。邇

年臺監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

食，既差定，則定氣，而皆舛，夫不能時夜，不風，則莫

詩人刺焉。然若吳天敬授人時，堯典之所首載，以國

家第一大事，而乘訛襲舛，不蒙改正，臣愚以為此殆

非小失矣。天道雖遠，運度有常，從來日有盈縮，月有

遲疾，五星有順逆，歲差有多寡，前古不知，藉後人漸

次推測，法乃纂備，惟是朝覲徵求，士乏講究，問有草

澤遺逸，通經知算之士，留心曆理者，又皆獨學寡助，

獨習師心，管窺有限，屢改輒終，未有能確然破千古

之謬，而垂萬禩之準者。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

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

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書籍

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

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

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

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

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而南北，其北極出地高

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

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

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

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

各自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

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

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

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洋曆法

卷之二 平露堂

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日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日太陽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皇明經世編卷之四 李我存集 三 王露堂 非此不備。十日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日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日月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下，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

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勾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爲禁，五百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覈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足。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况見在臺監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跡斷，縣堂方案，尚不知爲何物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同事而較也。萬曆三十九年，曾經禮部具題，要將平素究心曆理如某人某人等，開局繕譯，用備大典。未幾，明旨雖諸臣平日相與討論，或窺便樂，但問奇之志，雖勤摘襲之功，有限。當此曆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矧其獻琛求賓近集輦轂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後抱遺青之歎哉！洪

武十五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命儒臣吳伯宗等
譯回回曆經緯度天文書副在靈臺以廣聖世同文
之化以佐臺監參伍之資傳之史冊實爲美事今諸
陪臣與修實學所傳書籍又非回回曆等書可比其
書非特曆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
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
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岳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
小高下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
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
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誌之書能載各國
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
脉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
皆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
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
爲制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
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
有裨世用深惟學問無窮 聖化無外歲月易邁人

壽有涯況此海外絕域之人浮槎遠來勞苦跋涉其
精神尤易消磨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
傳濫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類髮已白
年齡向衰遠方書籍按其義理與吾中國聖賢可互
相發明但其言語文字絕不相同非此數人誰與傳
譯失今不圖政恐日後無人能解可惜有用之書不
免置之無用伏惟 皇上久道在宥禮備樂和儒彥
盈廷不乏載筆供事之臣不以此時繕繹來書以廣
文教今日何以昭萬國車書會同之盛將來何以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曆數與天無極之業哉如蒙俯從未議 勅下禮部
亟開館局徵召原題明經通算之臣如某人等首將
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進呈
御覽責令曉人子弟習學依法測驗如果與天相合
即可垂久行用不必更端治曆以滋煩費或與舊法
各有所長亦宜責成諸臣細心斟酌務使各盡所長
以成一代不刊憲憲毋使仍前差謬貽議後世事完
之日仍將其餘各書但係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其
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

制勝務須西鏡敏速購辦始末疏

此疏計西地東原右之

臣思火器一節固有不費帑金不侵官守深於戰守有裨而可以一騎立致如香山無夷商所傳西洋大鏡者臣向已經營有緒茲謹循職言之臣惟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恃以得志於四夷者也顧自奴倡亂三年以來傾我武庫甲仗帶載而東以百萬計其最稱猛烈如神威飛電大將軍等器亦以萬計然而付托匪人將不知兵未聞用一器以擊賊而昨者河東騷陷一切爲賊奄有賊轉驅我之人用我之砲佐其強弓鐵馬愈以逆我顏行我師否賊扶傷左次堂堂天朝挫於小醜除兇雪恥計且安施今自廣寧山海至於京畿步步須防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堅致遠什倍於前者未必能爲決勝之計則夫西鏡流傳正濟今日之亟用以助宣神武鞏固金甌機豈偶然不可以坐失者矣臣聞往歲京營亦曾做造此鏡然而規製則是質料則非煉鑄點放未嘗盡得其術臣今所言另有來歷昔在萬曆年間西洋陪臣利瑪竇歸化獻琛神宗皇帝留館京邸縉紳多與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我右集 西鏡七 平露堂

遊臣嘗詢以彼國武備迥無養兵之費名城大都最

要害處只列大鏡數門放鏡數人守鏡數百人而止其鏡大者長一丈圍三四尺口徑三寸中容火藥數斤雜用碎鐵碎鉛外加精錢大彈亦徑三寸重三四斤彈制奇巧絕倫圓形中訕聯以百煉鋼條其長尺餘火發彈飛鋼條挺直橫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內折巨木遠堅城攻無不摧其餘鉛鏑之力可暨五六十里其製鏡或銅或鐵煅煉有法每鏡約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車有地平盤有小輪有照輪所攻打或近或遠刻定里數低昂伸縮悉有一定規式其放鏡之人明理識算兼諸技巧所給祿秩甚優不以廝養健兒畜之似茲火器真所謂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於天下之神物也臣嘗見其携來書籍有此圖樣當時以非素業未暇講譯不意瑪竇先朝露書遂不傳臣與道義相契躬爲殫殫禮官奏賜堊邱風聞在粵夷商遠荷天恩一向皆有感激圖報之念亦且識臣姓名但以朝廷之命臨之俱可招徠撫輯而用也昨臣在原籍時少詹事徐光啓奉勅練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我右集 西鏡八 平露堂

欲以此鏡在營教演，移書批臣轉覓，臣與原任副使楊廷筠合議捐貲，遣臣門人張素開闢佳購，夷商聞諭感悅，捐助多金，買得大鏡鏡四門，議推善藝頭目四人與像伴過事六人，一同詣廣，此去年拾月間事也。將臣復命回京，欲請勘合應付，催促前來，旋值光啓謝事，慮恐鏡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萬一反爲夷虜所得，攻城衝陣，將何似當，是使一腔報國忠心及啓百年無窮殺運，因停至今。

諸人回懇，臣與先啓廷筠慚夷商報效之志，今滿途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鏡九

平露堂

暫失，幾輔爲疑，光啓奉旨召回，摩厲以須，而臣

之不才，又適承乏軍需之事，近聞張素自招資費，將鏡運至江西廣信地方，程途漸近，尤易馳取，兵部馬上差官，不過月餘可得，但此秘密神鏡，雖得其器，苟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術不盡，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絕亦無大裨益，又其人生長廣海，萬里遠來，抑或沿途水上不服，有亡難料，必須每邑備致數人，以防意外之絕之虞，相應行文彼中制按，仍將前者善藝夷口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多益善，合用餉餼。

原議夷口每名每年安家銀一百兩，日用衣糧銀一百三十六兩，餘人每名每年銀四十兩，緣此善藝夷目等衆，雖商倚藉爲命，資給素豐，不施厚指，無以勸之使來，臣等共竭私家之力，不過如斯忠義相勉，此曹亦無餘望，若論朝廷購募，當此喫緊用人之際，不妨更從優厚，用示鼓舞，庶肯悉心傳授，如謂贖費太重，則今各處所養無能之將，無用之兵，歲糜若干，寧堪查覈，此當計實效之有無，不當算錢糧之多寡者也。至於試有實效，一鏡之用，真抵精銳數千，防護此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鏡十

平露堂

鏡，又當如護連城，勿俾奸細竊窺，致有疎失，必須再練黑虎萬人，配以精甲利兵，翼以剛車壯馬，鏡以智勇良將，方可畀以此鏡，成師而出，鼓行而東，恢疆犁穴，計自無難，因而依法廣鑄，傳衍尤遠，每邊各有數門，每南應無虜跡，漸可汰兵省餉，休養元元，利益不小，至於鑄造之妙，耐久不炸，鐵不如銅，但其所費不貲，有非今日財力所能辦者，仍當就彼番舶多方購求，地方諸臣，慮無不氣厲吞胡，忠先憂國，是區區者而不能致，則亦臣愚之所未信矣，臣又惟致鏡尚

易募人實難道里固遠近懸殊警報則歲月難待憶昔瑪寶伴侶尚有陽瑪諾畢方濟等若而人原非坐名奉旨遣還人數其勢不能自歸大抵流寓中土其人若在其書必存亦可按圖揣摩豫資諳諳是應出示招徠抑以隄致在衆夷商招示國家廣大如拯之意今毋疑阻愈堅效順之忱者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聖明俯允勅下兵部覆議停妥馬上差人填給勘合一面前往廣信府查將原寄大鏡四門督同張肅陸路押解來京一面前往廣東貴文制按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鏡十一 平露堂

衙門轉行道府招諭前項善能製造點放夷目諸人仍前赴京報效及將陽瑪諾等一面出示招徠以廣羣策伏惟聖慈俯垂裁擇

謹循職掌處城守軍需以固根本疏

頃緣河東失陷畿輔震驚都城守禦合用器械銳砲火藥奉旨嚴限責成臣最菲劣蒙恩拔擢卿寺監理軍需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始奉部劄至五月初二日始領禮部所鑄欽給關防則臣之受事實任奉旨再旬之後也臣惟事關軍旅呼吸安危部

堂具疏之時臣即豫會坐門熟賊九卿臺省司馬之屬於前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徧閱城樓見貯甲仗缺者議補損者議修蓋臣固不敢以嬰城爲下策而致弛墮戶之防亦不敢謂坐井之足窺而不師募策之益或者議集於盈庭而臣奉令承教亦可幸無罪也乃諸臣言人人殊有謂每塚宜設懸簾捍矢石者有謂宜用挨牌塚口遮護者有謂宜用折角鏡砲望下衝打者有謂塚口各懸滾木與灰甌炸炮並擊者有謂宜多備草束加硝黃擲焚攻具者有謂宜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城守三 平露堂

以斷守軍驚潰之路者有謂宜於兩臺相望處高結戰棚擊駕城外射打近城城徒者有謂宜立高大旗竿上繫東者有謂宜設陷馬滾輪貽置品坑者此皆各行忠盡以衛社稷第令錢糧饒略不妨並蓄兼夜調度得人時非禦侮石畫第其間用有緩急故持議人有異同酌以時宜參之事力又當先其急者同者約畧而論防禦之需大率長兵短兵二等長兵禦賊於數百步外銃砲爲先輔以毒弩勁弓俾不得逼

近城濠此最穩者萬一逆賊有以禦我昇其攻具薄濠薄城此時短兵相接鋼斧長刀鉤鑊虎叉其必用者矣炸炮灰瓶滾水礮石諸機巧亦所協用者矣第其中有當計門而設者滾木架懸柳蟻附撞車架橫擊機梯以至懸開之繩板箭樓之銃砲城樓將臺之號旗濠橋外埋伏之釘板蒺藜此類皆須豫置各門看啓移用有當計舖而設者金一鼓一柳一以傳暗鈴人小桶一二以備撲救以解煩渴有輪火爐一以備燒燬又設大鐵佛郎機四位虎蹲連珠湧珠百子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城守

平露堂

二把五塚五軍今廢其三或以備一時之乏也又長柄料水斗一便挹注也燈竿一枝燈籠二個黑油單全備夜照也以上按塚而設皆不可少此臣會同諸臣酌議分派之大畧也而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盔甲廠一處不惟遠地難於取用抑且積聚或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窰外築牆垣每庫細藥萬斤再搬貯粗藥萬斤總計都城九門重城七門合備粗細火藥三十二萬斤此外應備滾木架六十四座撞車架三十二座釘板三百二十扇生鐵炸炮四千八百箇鐵蒺藜六萬四千箇灰瓶一萬六千箇都重城樓角樓箭窠通共一千五百六十眼上一層用佛郎機餘用鳥嘴夾靶三眼快鎗等器內外城舖舍共二百九十六處城塚二萬七百七十七口共備大梯郎機一千六百零八架鳥嘴等銃夾靶等鎗共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三件虎蹲等砲一千一百八十四位火箭五十九萬二千枝毒弩照塚口之數箭百枝火爐金鼓木梆照舖舍之數水桶倍之刀斧鉤鎌虎叉各八千三百一十二把

李我存集

城守

平露堂

軍器架料水斗燈竿各四千一百六十五柄燈籠燈
罩又倍之其他懸簾戰棚諸類應是臨時酌用若至
堅壁清野之時近城高樹附城房屋勢所不啻皆我
滾木礮壘之資此時庫藏非饒未須豫設其旗號厯
甲弓箭長鎗腰刀防牌則萬曆四十七年新所修造
者堪用尚多但彼時說談節省所備僅半今須每門
各增厯甲三百副其增四千八百副僅足以供門軍
披執之用至於城軍原未議及臣茲豫計城軍器械
其數若此然而臨機損益變化若神自有總督重臣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城守 五 平露堂


至之非臣之愚所能豫定於今日者也臣又往諮協
理食院則謂刀斧甲冑諸器京營俱有須修不須製
而慘慘欲臣先造戰車六百七十輛以供教肄此爲
水衝惜無措之費爲臣惜有限之力與有限之光陰
先於其急第使車營嚴陣於郊而城下之戰可紓也
老臣計慮深確臣其服焉以理論之 祖制設有城
守營軍有一原卽有一軍有一軍卽有一器居恒持
以操練有事挾以登陴誠不須更爲造辦然而承平
習玩卽如近議修補甲仗一節文移往來已非一日

而條議願修條議營修迄無歸着倘更臨期有缺臣
愚將毋執其咎乎合無容臣查將兵仗局戊字庫盛
甲王恭二廠見貯前項軍器有堪用者且抵前數堪
修者照數抵足運發各門收貯以備城守之用其餘
陸續整理會同驗收存貯兩廠以備邊鎮取討之需
其無見貯如滾水架撞車架之類必須作速分造事
不宜遲又非一手一足所辦臣愚以爲凡屬木製架
座板扇應借營繕司凡屬水桶水斗應借都水司而
至於銅鐵火藥器仗之屬則虞衡司盛甲兩廠原自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城守 六 平露堂

專官蒞事又不待言諸皆擇委賢能庶幾衆擎易舉
內除戎政府舊造大斧一萬五千把原以豫備城守
不須另造及有獨木柄三萬根議加鐵刃今就用爲
刀又鈎鎌之柄其餘在營舊敵甲仗等物雖未交廠
據咨已有成數就彼核實速估修理足以供其操演
似此分派各項軍需俱有要領繆綢根本將或無誤
獨有一瓢十昇推委棄置而又浮慕節省之名不究
實際之用費銀一兩實用不及五錢器則以節省而
恣其苦窳官又以節省而頗礙苛求衛竈需索實繁

有徒積習營寨法不可試稍一清潔誘帖盈路是以
大家苟挨歲月以致武備之日壞而今何時哉臣願
自今軍需修造悉遵舊估免其什一扣除有獻新巧
車制銳制堪以施用者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
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
用而不以卒與敵乎至於作奸冒破法在必懲更須
申飭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不貫即斬弓人
財貫即斬兩人今六曹分秩笞杖不得擅擬極大奸
猾叅送之後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卷之十一 平寇堂
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須造
器之時三復查驗倘有作弊不堪有司扑造堪者必
鑄官匠姓名送營之後試驗不堪生名輒賈臨敵誤
事必斬以徇治軍器參用軍法理或妄然則亦庶知
敵乎然臣所虞仍不止此京營行伍耗蠹振作實難
率情市游昨甲令乙操演已同戲劇見敵委而去之
猶械如山未免徒以資寇則遼東之近事可鑒而臣
心滋戚已所願與在事諸臣共有勞怨以補救於萬
分之一者也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相熊伯祥參閱

李我存集

議

李之藻

鑄錢議

自古支告懸罄而鑄錢議起錢之利弘矣不增賦不
制商人主者手陰陽之治而官天地之爐朝下令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四 李我存集 一 平露堂

鑄而夕用富焉第令多鑄而可必其行則一治之鑄
真可當數州之征鼓索之夫倍賢于礦稅之使計臣
熟計而有慨于中於是乎議給商于是乎議餉軍于
是乎議開諸道之爐于是乎議通輸納之路津津乎
雖指而泉流日可見之行也者雖然多鑄易也多鑄
而閤且奈何多鑄而官私混且奈何多鑄而利不償
費且奈何夫壅滯之禁何啻三令而五申然而行錢
之地有限也毋論遠者卽都門之外不盡以制錢行
矣今今之計納煥發則銀錢兼收市井貿易則新舊

互用亦可爲委曲以調之而非其要也錢法之視自
不肯多蓄始耳錢者年號以爲政者也年號之不能
後天地而老也亦明矣今試以開嘉靖之錢視萬曆
之錢價矣若而富者肯蓄多藏厚收以自爲困乎積
金以奉人逾日而息增蓄錢以實藏開歲而必賤彼
日惴惴焉更鑄之是思惟恐錢之不化而爲鏹而何
以行之說者曰爲大明通寶可也而非臣下敢言也
無已則明下新舊兼鑄之令而示以舊者之必復行
也而可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第毋太低昂其價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四 李我存集

一

平露堂

多寡布之新者十六舊者十四是或一說也然而盜
鑄不易防也寶源之鑄式一孔耳他有贗者人故得
物色之諸道之爐開而數十其孔式一而銅不盡一
焉銅一而火色又不盡一焉金有白非銀也銀有黃
非金也有識之者矣而不識者多也石火之所鎔必
異于木火榆柳之所鎔必異于槐櫟有別之者矣而
不別者多也何也所爭者微也出孔多而作奸犯科
之民譬奔于深林而鼓舂于大澤行鄧氏之錢而人
莫能詰也詰之則罵言于他省耳是上與下共擅此

陳也。而銅夫盜鑄者賤售官鑄者不賤售其究也盜鑄者必行官鑄者必不行不行則勢不得不隨之俱賤俱賤而所得者不酬其所費則又可慮矣。銀爲母錢爲子曩民間銀一兩值錢四百有奇。自水衡之錢日散于工匠。權稅之錢日溢于都市。而錢忽賤。溢其值于五百之外。是多者必賤之徵也。又况夫明益之以官鑄而暗耗之以私鑄。擊而內之使賤。而尚云不惜工。不新費。猶可行之。而必有利乎。五行之理。金無餘氣。鼓鑄雖廣。銅不加多。數月之間。銅將踊貴。以貴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府集 三 千露堂

異其銅色。精其肉好。俾盜者不易模擬。可以省工本而通商賈之輕費。第鑄不可使之多。而孔不可使之旁出于他所一責。成于行在之寶源。而于以見人主獨操馭富之機。或者其有賴也乎。嗟夫聖王治天下因民之情。與之宜之。不深強也。令民情不以錢幣而以銀幣。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勞。午而積金之府歲拓。明奪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強而行之。無乃藉青蚨以愚黔首。天下攘攘。其亦有龍夫惟捐積積。施恩惠。大盈不朽。蠹而公私之費自克。不然。雖萬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府集 四 千露堂

物爲銅無益于數已

黃河濬塞議

世皆以防河譬防虜。是殆未然。虜。而水。可測。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水也。信惡在。在于就下。就下者性也。漲涸者時也。順其性。乘其時。漲有漲用。涸有涸用。不得而違。不得而失。不得而膠足之謂。以水治水。其事半。其功倍。非惟無害。又可以興利。古黃河山大徑而東北。播九河。逆而入海。初未嘗道汴。奪泗注淮。如今日之河也。其所以道汴奪泗注淮而南。非艸工。非

人力河由大伾東北行歷千有餘年有時淤有時決屢決屢淤淤於下大抵決于上其道屢變小變者不可勝計而其漸東漸南以致今日之河則變遷之大者也然而就下之性固無改也當其行正河正河下也當其旁決正河淤高旁決之地反下也其決而復塞淤而復通捐金錢勤丁壯治得其道亦獲數年數十年之安瓠子以後諸大役是也禹疏九河其道不然不與水爭地不以力強水陂澤盈川幸因其勢河之來也夾雜淤砂奔騰千里大抵行建瓴之勢則駛行平漫之地則緩駛則深制緩則沙淤大伾以下地漸平漫無復建瓴禹因其勢疏而九之禹非不知水合則駛而分則緩其勢之必至于淤而始且徐觀其勢以聽其自淤旋亦聽其自併其併者洶涌奮迅以入海而其淤者室泰安徐以爲民利故冀土則壞上上而所謂九河久之亦漸歸于渾誠今平原渤海之境往往有九河故跡存焉而儒者以爲沒于碣石之海則闕于地員者之說也禹跡既遷殷都屢遷漢唐決塞時勤無改北流之舊至宋而漸決于東東多山

麓勢不能滯而成川已而漸南以合淮河以河之濁投泗之清固空不旋踵而壅且潰所賴上殺于三門中激于呂梁下激于淮安滿浦之石錮牙往往行數百里輒一激之使怒俾其翻騰跳躍以入于海而水由地中彭城上下皆幸而無沉湮之患蓋地設之巧與人工之補救參焉其漸而沉湮也河身高也其河身之高也水流漫也其水流之漫也由徐呂二洪之擊無復衝激之力也不激則淤淤則高歲淤歲高遠者毋論卽回視二十年前相去始以何計邳山一帶大抵深谷爲陵挑濬固難措手既防方亦有窮徒以水壩彭城數萬之生命係焉不容不竭力加隄今隄高已與城等而水漲幾與隄平矣常伏秋時卽使多方防護保無螻穴然而城中井水自溢沈寃產虜人各求生溢決不免三山塞塔山決塔山寨狼矢決掃濬衝迅形便勢趨人力又從而加功焉一番步決一番淤高而說者曰吾始以人力塞之卽就故道行且自衛自深不挑濬而河流順軌也不知數十年以前水由地中偶爾一決未甚高壘此法高或可用今茲

又經幾決淤上又高幾尺矣。舉踣蹶之水衝二百里淤墊之河沙壅而水力不厚豈惟河不可成行且更益之疾談河容易誠欲塞狼矢之決必須挑徐邳之淤調夫數萬指金數十萬二百四十餘里間淤者闕淺者濬棉濬者取直潏然先具一受水之渠而后可以引之使必趨而后可以塞之使不決勞費不惜惟斷乃成然而一勞永逸尚未可以若是幾也人力所關與河流自衝自刷者終是不同尋丈淺淤全功盡壞幸而成河徐邳二百四十里內其自狼矢三山塔山而外險要之處徐州尚有房村牛市口梨林舖李家井棗杞灣壘壁有雙溝曲頭集睢寧有馬家淺王家口辛安邳州有羊山是頭灣張林舖沙坊處是掃灣時上防守此不決而彼築塞之勞亦何年得了乎且又安保徐城之必能無恙也且夫治河以爲漕也今狼矢之決有梗于漕吾不得不塞此而後朝食今董家溝之根道自若也則是決而無害于漕也無害于漕而其勢則舍高而趨卑淮蛤蟆連汪周柳黃墩落馬諸湖此皆蒼莽陂澤不爭之地幸無城郭田

慮爲民災害而又南北皆有山坡受衝相屬可省防守之勞此地若幸成河天假數年之逸所懼北涇河及南注直河口水高運阻咽喉不無梗塞然而水勢不來則已來必衝深衝深必平暢去歲渠流峻隘漕輓空艱今春三股通流董溝更爲深廣平湖直潏揚帆徑上而漕友食焉漕通一年一年之利亦詎非行河者一年之功乎若慮北涇河則湖河地形原高黃河漲時山東諸水亦漲先後不爭旬日雨勢相抵縱此能淤彼亦能淤慮在沂薛諸水自夾沙上而不慮黃河爲之梗也所可議者前此估工儉費兩岸庫薄絳輓有路捍禦無力若如高寶湖閘大發金錢增築高岸自是百年永賴非特捍黃亦捍諸河而今固未暇及此耳數年以來黃河屢決屢塞辦運樁岫派夫派船淮徐之間民力竭矣官法弛數奸宄橫行塞決工小徵聚尚爾懲斯挑河工大支費將何措河工帑貲按簿則有稽實則無逋欠侵挪往往而是遼陽失事借鑑者尚耽耽有欲炙之色何處從矜時交困時索多金以供此大役耶然則塞決固當緩

圖挑河亦難驟舉若果大挑黃河亦當且留狼矢一口以遏水道然後人可施工不挑先塞川壅而潰殆於不可或曰狼矢之決屢矣往皆隨決隨塞今云勿塞安有身任河防而坐視其橫決不治者曰此有兩說往年運道必絕徐呂二洪狼矢不塞即無運道今重狼之行加河十五年矣不經徐呂無事挽回舊河是不必塞往年河身未高今數十年來又經幾決河身日高然而狼矢溝之窪下如故也舍早趨高雖神禹復生知亦不易必是大挑是不可塞吾非能保河

夫自水寒渾暑而外歲可停三百日每甲一百八十丈里數夫數相參究爲之程五萬人再歲之力綽可集事見夫不足踰募克之不則再遲一歲河流不變覺有餘日又可漸濬展寬但得督工府佐家事視國終事如始不賣閒不虛報而司道以時覺察之責夫實工平以勾股笑以方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有司免調發之煩帑藏鮮目破之費可以大寬民力而運事又無所妨吾所冀者成功不責于俄頃則接督不止于一人心之不同計將中變此則議定請旨要以必成權不旁撓官必久任天下豈有不可成之事哉河成餘力只宜展濶加深不宜輕易放水水由諸湖若果安瀾無恙奚必勸歸舊河若其積淤變更別有潰決之兆吾以所復舊河虛腹待之聽自乘漲衝豁既無別路可趨不還故道其將安往此亦復舊河之說也而事之難易力之勞逸費之多寡則差數相去遠矣近見狼矢塞決先挑正河小渠塞既不成渠亦旋塞部意直謂當于正河上口高築沙壩下口亦然將挑先壩此不待言而沙壩取其易潰水勢無常△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土

平露堂

笑孫定本潰則人力挑渠一潰則水到成渠挑者有
緒則聽其潰入頭緒尚早則防使母入大抵湖不蓄
淤水不驟改一旦潮淤水改而吾有以待之待其自
來勝于強之使來入之力一水之力千以水治水雖
是老生常談然而此外必無奇也舊河復諸湖淤二
百四十里之污潦盡化腴田以益徐邳窮民民必富
以裕徐邳糧額糧必盈每見潁河田土河淤水退其
收數倍所謂因敗爲功轉害爲利此又治河以好之
餘笑不淤旣幸有河肯淤又幸有田望望潮淤恐不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二

平露堂

扶其咎今又置狼矢于度外奈何曰朱旺不塞不爲
失計于祖陵初無涉也自淤自塞究究水常以人力
勝之司空裁抑諸璫乘機譟構此不足鑒當時河由
朱旺口彭城水患却幸差緩惟是淤河未鑿而重運
之灌輸無他虞矣曩日者因淤棄河河不治不治乃
決則崇在淤今日者有淤濟運遲不誤不誤則聽其
自決而吾可徐爲之治則利亦在淤利與害固相乘
相準矣準利害之重輕乘派涸之消息而人事須急
於機會自來起舍勿誤率巧而遲毋寧拙而速河
成而財不其費河順其性民亦安其生眼前論功雖
無可紀實心爲國得笑滋多朱旺口決時大浸延于
三省諸司會議各欲保其境土庇其人民聚訟紛紜
疏塞迄無成議今徐邳一家也抱此注彼水利水害
楚失楚得從長定計一獨斷而可成其事易于往年
可以決排惟意大省水衡錢鉅萬計而直爲此炭也

山海關西虜撫賞議

議得定墩免懸撫賞舊在廣寧一帶廣寧棄而山海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高

平露堂

開東四百餘里之地。蕩爲飛鱗。我與慈遜不相接。安
所從索賞於我。乃茲議其撫賞何也。慈雄長於東北。
我不撫。奴將嬉焉。夷與虜合。我益不支。難一。又目今
衆頗諸部皆受撫。去懸貪漢物。我不往撫。彼亦且來
索。而我不服拒。難二。故不若因而用之。職是以有用
夷之疏也。然而職所謂用懸者。非教孫升木開具需
索之端。恣其銖銖之欲。如金繒茂幣之謂也。又非漫
聽撫夷猾弁。私搆近邊小酋。巧立名色。多方恐惕。非
惟內誑督府。抑且外誑慈酋。我費其什。慈不得其一。
者也。固將用肯綮之人。如王世忠者。直入懸庭。交關
闕氏。欲以自固之策。激以事奴之厲。動以復仇之說。
欲以興滅之名。彼雖犬羊。亦有血性。婚姻仇怨。理所
不忘。而就中又以撫賞啗之。使必摧尾而來。故撫賞
者。吾所必用。而非所專用。且爲恢復廣寧。縛獻孫得
功而用。或功有可錄。而嗣以示信。或情已畢見。而稿
以爲招。非無端糜至塞下。而傾儲給之。如今日之所
云者也。有廣寧則還以廣寧之賞。無廣寧則吾之賞
抑有何名。賞之費。又惡從出。公。我失廣寧之地。復任

廣寧之費。無論我實不堪。乃慈舊負協功廣寧之約。
今無恢復廣寧之功。無端而挾百萬之賞。誰敢虜爲
是者。不亦大可訝乎。今云斟酌於新舊之額。歲費約
銀百萬。再四商確。似不吝嗇。則是督府已有成數。本
兵已有成議。事机呼吸。閫外之計。其誰得而遂制焉。
然而既尋廣寧之賞。當傍廣寧之額。總之不離舊額。
者。近是吾母狗諸弁之說。擇人而使。與慈面自講折。
以廣寧之役。與不復決撫賞之行。與不行。果發兵而
復我廣寧。我分軍合營守之。如古戊巳按尉賊來。爲
我打圍。師出爲我犄角。吾論功而旌之金帛。或計口
而給之米布。譬如內地調募。庸獨無庸。悉所不吝。而
不然者。尺寸之功。未據膏血之吮。何窮。卽今十萬百
萬已屬難供。況有明年後年。又將何繼。沃焦奚益。歲
幣傷體。不俟借筋以畫。而後知其不可也。今 天子
宵旰東事。非靳帑也。帑發而用之。於邊有常有。不當
測督臣任之。譬如暴棄。爭一着之先。如識前議先机。
一着情有所必。揣批有所必。應乘其未動。誘之以戰。
勝拓地。而賞賚施焉。彼自張仇。彼自禦侮。吾因其勢。

而導之。出我戰物。用意表何。於以。及。其。則。人。不。必。有。定。額。年。不。必。有。定。例。一。切。緩。急。厚。薄。我。皆。得。而。操。其。權。是。中。國。常。尊。而。諸。虜。爲。我。折。衝。使。也。不。然。而。聽。殺。奔。之。聲。說。乘。危。要。成。撫。賞。驟。增。名。曰。歲。額。將。來。彼。勞。視。爲。應。得。之。物。受。之。不。思。裁。之。卽。怨。置。豺。狼。於。肘。腋。猜。猜。而。起。又。何。以。善。其。後。哉。今。天。氣。尚。炎。熱。若。驕。貴。惡。巢。不。出。必。未。據。衆。臨。閉。諸。弁。講。賞。必。是。小。善。貴。美。教。之。指。一。科。十。乃。是。從。來。宿。弊。謂。安。乘。其。未。來。先。往。講。折。與。惡。觀。百。理。論。情。通。使。知。數。日。之。講。利。歸。羣。皇。明。經。世。編。卷。之。二。李。我。存。集。五。平。露。堂。部。今。日。之。講。利。歸。虜。主。官。弼。之。說。契。丹。用。此。道。矣。而。又。使。知。曩。日。撫。賞。濫。惡。相。欺。今。茲。撫。賞。實。堪。嘆。着。卽。使。稍。裁。原。額。累。亦。以。爲。望。外。之。恩。而。況。我。固。厚。之。有。不。感。激。報。効。者。乎。然。後。相。與。訂。盟。鑽。刀。說。誓。既。誓。之。後。承。堅。無。改。縱。使。從。征。不。贍。但。令。保。塞。有。餘。此。數。十。年。之。計。也。總。之。費。不。在。鉅。在。於。當。机。如。謂。奴。餽。金。銀。無。笑。我。非。多。何。不。能。使。爲。我。用。不。惟。堂。上。天。朝。無。與。奴。爭。如。爭。獻。聽。命。於。胡。餅。之。理。卽。奴。氣。驕。志。滿。亦。恐。未。屑。媚。態。釋。怨。爲。近。交。遠。攻。之。拙。也。職。以。爲。今。日。者。

朝廷母斬百萬之怒爲異時憤事者口實而督府母
的仇安亦母輕信諸弁而輒疑歲額以爲諸虜異時
之口實且仍用一肯綮之人以往而不然者寧儲之
以爲軍實與輕略林馬飽士外國守而內修恢復之
令意者其有益於國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卷之二
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甫

宋存標子建參閱

丘中丞奏疏

疏

鎮合投降降疏

投降真夷

丘禾嘉

題爲投降真夷事五月二十六日據西協副總兵都督同知張洪謨稟稱本月十八日該本職至沙河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十五

丘中丞疏

面商黃副將公同真差本營降夷紅旗把總朱友才并該將夷丁馬代等督同節次投降真夷李浪鬼等共一十四名於二十日從三山營地方大古路口出境偵探夷情去訖已經塘報外今於二十五日有前差降夷紅旗把總朱友才等從本路進境稟稱哨至境外離哨約有五百餘里地名陶墩兎探得住牧夷官鎖合兒行哈喇等係漢吉係男男婦共約有一百五十餘名引領已過盤嶺才等前來報知又稱據投降夷官俱稱尚有夷官束半并束半口兒卜得仕等

三名見在老河北山住牧俟各夷進境安插仍令各夷前去宣諭招撫等情稟報到職據此看得西夷絡繹來降實天使歸順且不煩一矢相加將來盡入我之樊籠矣但事閱真夷投降重大本職未敢擅便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批降夷必爲我用命方可收置牆外請旨定奪該協卽委的當官細詢來歷此後應作何安插詳悉報院乃爲具題事干夷情來可草草仍同黃協商之速速去後隨于本月二十九日據該協張弘謨呈同前事先于本月二十五日據朱友才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十五

丘中丞疏

遠哨接獲投降降夷官鎖合兒哈喇等隨帶部落男婦共一百五十餘名口引領已過盤嶺緣繇業經稟報訖今于本月二十七日據報各夷從三山營大古路口進境該本職會同中後所黃副將商確卽捐資備帶牛酒布物親詣該堡隨喚各夷羅于帳前給賞逐名點過精壯夷丁呵都庫等四十二名夷婦六十口老弱男婦四十三名口以上精壯老幼男婦共一百四十五名口俱一一隔別訊問來歷以防狡詐之情當據夷官鎖合兒哈喇等供稱原係義院口食賞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臣等

臣等

夷從來忠順天朝不意東奴百犯將我等趕逐無功
並未隨奴作反今因失離巢穴情願投進有恩報効
各俱相向到職據此看得西虜勾奴入犯罪惡已不
勝誅師有來降回無容撫之理矧狼子野心真假難
料豈宜收置內地但見各夷窮無所倚略似人形如
前果投奴隨東豈無衣食若此猶甘凍餒今攜妻
孥子來歸其情似真誅之誠爲不義恐絕後來之望
卽欲逐之又虞驅之歸奴添其羽翼計今莫若收一
夷實少一夷之患且不煩一矢加遺不必動需功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臣等

臣等

殺之仁體上帝好生之德倘或傾心報効未必無小
補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受降如受敵自古慎之況
東西二虜合併以叛中國何家不與而欲撫之乎臣
履任來所以一意剿殺不特出塞斬獲頗多今離境
五六百里移帳遠徙未必非剿之之效也惟是二三
零夷從奴則力有不及歸順則畏我王章徘徊失路
拊竄來投以鳩形鵠面之人携妻孥子而至量無他
意臣特令處之邊外協臣張弘謨謀給以坐口屬夷
撫賞之半似亦可行然而臣之意實不在此卽協臣
容有未知者用兵一遣必先了敵人之情形乃可制
勝今試問諸將奴酋近日作何勾當其前日捲甲而
西半途而返委屬何故有能言之者耶三十六家既
云住牧遼何其出沒喜峰青山之間者誰氏之部果
遂無陰相往來耶誰爲謀臣誰爲猛將卽有神世衡
行間之智亦必預知野利天都今可按名而數耶其
導之者何人窩之者何地聚族而謀者何途之出有
能先知而風戒者耶若無一焉祇憑哨馬爲耳目恃
騎射角勝負以文章誇勝略臣未見其得也知長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臣等

右夷飢困飽饑雖夷之常態而祭龍養虎之計思人
臣於此中思以夷致夷即寓以夷攻夷之法所以謹
使牧之內地良有深意亦欲借此得如上節日額用
之何如其往日撫賞徒示羈縻無絲毫益若以今日
之進行撫賞於馳喙之後或可得其效命不則有古
人服舍叛誅一法在又何愛焉雖然非稍假便宜抑
或奉行不當臣寧爲割毋爲撫蓋學高仁厚之論臣
能有運籌而不得不如學閉閣譯西域者之爲愈也

備陳遼事疏 遼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趙爲遼事漸難支持遼臣漸難展布健將臣所親嘗
爲 皇上歷控乞賜裁察以便後人肩承以無虛時
日東臣自崇禎三年八月獲任經今十一個月寸體
未復遼東無地何敢再言然臣有真苦而不敢陳事
有當面而不敢謀臣之苦即後人之苦今之責即後
人之責是人不容已下言者值處以獨微軍需匱缺
臣力持憲法嚴禁駁發清查通欠還補逃亡雖買馬
過甲賞功等費未此請之該部而管伍整飭漸次改
觀出軍改畫頃多誠斬遼人久經驍縱不無忌臣嚴

急然賢者不乏與之言忠義言節省竟有割國奉公
厲兵秣馬不墮惡習者臣言以爲人心可用自此西
苗遠徙東虜不敢南窺物力稍辦便當進取遂營倉
廩以蓄根柢舉屯並以裕軍儲備卓牛以資轉運修
墩臺以明烽火搜廢銳以須戰守而又議省閑寧入
防土兵本處坐糧之半以節糜費先事戾戒一日而
爲數年之慮如倉廩一項費六七百金悉追自前人
吐棄者車與墩臺各營自造皆不費朝廷緡錄屯政
初行民多不便臣委曲開導無不願納計今秋可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遼事 六

皇明經世編

丘中丞疏 遼事

七

平露堂

聖明愛念邊上與計部諸拮据將士亦為感動所以向雖壁欠兵自不諱又論諸將當此艱難譬如家人父子同心禦侮寧計有無又導子弟之為父母者得一分做得一事寧遠德色今年南北亢旱儲糧為急臣悉心料理意欲以今歲之所餘留來歲之用而臣之行愈苦所謂無米之炊亦及爰乎不繼矣戶兵工三部每歲輸遼悉有舊案自去歲至今臣無分毫強貼所以遼人不知猶有奢望即裁一官清一餉減一無馬丁之二錢不知費盡幾許唇舌猶時時責備皇明經世編

臣之所以難也恢復一節本待薊鎮堅完求還舊額乃堪舉事自知增兵增馬徒煩紙墨是以未敢申論撤東江一疏亦竟無人照管戶部且云復金之議方堅臣何能為今防援修築儘多可議去冬謁樞臣于開門會為拮及每望中朝當大款節稍為斟酌略使有餘容臣等收拾遼土仍為強遼實遼則進可當恢復可備緩急而今已矣孤峭之人不能自持其嚴急之性惟見燎毒者常於初起時刺破可殺其勢日漸平復不知一剗而病者不耐且有代為俱者矣今

皇明經世編

丘中丞疏 遼事

八

平露堂

雖去位不忍終恕願忠計諸臣一過聽之四衛寧濶似不可樂倖海嶼渺茫似不可留兵屯凌工成似宜審機待時酌量彼已不可輕進廣寧義州見有減郭似室連圍入蹙無以資敵臣言賊墮之便不能復若據之患且在腹是九城之憂也若夫遼事掣肘當一其權遼費不支當足其用遼官大允當停其選遼將太驕當鋤其色遼兵堪鼓當作其氣臣東江初疏原未發抄請下廷議臣十一月來學古聖微較之義期化虛為實轉怯為強如馬頭尚提未嘗不叙及諸臣皇明經世編

為賀臣復書云借此壯軍聲則可遂日擒奴滅東全未全未嗟手斯言豈第為一時情事而已乎臣識淺胆小不能跨步然猶以身後之痛癢總總為國手告政使針砭無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大馬為王之愚忱也

表性無常疏

嚴置降表

該臣于六月初二日題為投降真夷事奉聖旨表性無常投降豈足盡愚據報稱精壯男婦又云略似人形卽此尚自不斯何況察其隱情丘禾嘉既欲以夷

收表又云寧剿毋撫亦未確有定見雖安插邊口與收入內地不同然往時受賞極表崇作奴孽雖爲前鑒近本內帛情該部遂與樞輔詳酌具奏不得易視輕信致有疎虞欽此仰見聖明防患之周計在事諸臣察察欽遵臣卽往南可無慮矣第滾古侄兒鎖合兒等帶老弱一百四十五名口來降以爲誅之悉絕後來之望遂之又虞歸奴莫若收一夷實少一夷之患且不煩一矢不須功賞更覺勝于剿殺而又僥安邊外徐窺其隱此協臣張弘謨之議也以夷致夷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寓以夷攻夷之法明使其作我外藩陰用之通我耳目再假便宜使臣等另出手眼有一番作用得二虜情形以圖制勝此臣之議也弘謨議正臣故因之臣議竊雖弘謨恐不能用臣竊謂既欲爲朝廷有此大事行得不輒其以身任利害所以有前疏終又恐有貽誤未信者故于疏末亦復爲寧勦毋撫以破群疑耳並不確也諒曰大匠誦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中變化生心儘自不能誨人處緣彼時臣未移南關後得諷即于言貴則將除夷無臣忌難用以後

便已之而不收之意決矣續至六月十九日接弘謨稟爲哨探夷情事內稱有劉國元帶同前投真夷阿角克等哨近老河瞭見夷人住牧隨藏馬林內角等直赴夷營初時各夷甚驚據山哨喊角宜諭天朝大恩各夷望南叩首皆願來投今有夷官束伴旦兒帶領卜打什力喀素等部下好人七名先來計信該本職看得各夷俯首伏降實出朝廷威福所致卽本職備極苦心總不過爲封疆起見不意前牧之夷明肯見疑部咨閣部查議胡敢再收自取多事但念各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既來不便驅阻應否撫恤合請明示等因到臣本日又據寧前道呈前事該臣批以夷致夷卽是以夷攻夷著數本院籌之熟矣非本院不能爲卽付托恐未必如意今本院既陞無貽此不了之公案一切請命閣部應行應止遵閣部行蓋此等邊情關係重大前人議而欲後人任文臣議而欲武臣任甚如今日撫臣議而上之欲貽爲樞輔任非惟見各不同徒煩議論止恐剿撫無據推托互乘何如一刀兩斷除鎖合兒等已安插邊外以後一意勦殺一名不收之爲得

也臣因此竊有慨焉封疆上事求可而功求成平心
摺質者能有幾人記臣在開平用降用叛得豫永真
情事事以爲之備卒能以三千殘卒收克復之功而
饒臣者已無不至是時臣孤立惟知辦已事不顧人
謂臣能保定若身先去而以用降用叛之局貽後人
一不當臣之戚亦已久矣

回奏遼事疏

題爲遵旨具奏事崇禎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兵部
咨爲遼事漸難支持等事該臣題前事本月二十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丘中丞疏 靈寶縣志卷之十一 平露堂

日奉 聖旨丘禾嘉疏論遼事自述料理多端知道
了本內四衛海嶼屯凌廣義等處進止機宜休奏雖
多未有確議屢諭部臣還臣從長商酌還著參議書
一具奏據稱撤東江疏無人照管是何說還明白奏
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又于七月初六日
准兵部咨爲後臣巡歷抵承等事該臣按直隸監察
御史王道直題前事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嚴
與虜爲陸狡謀臣湖井繕修要害訓練雄趙哨探嚴
明甲仗堅壁何恃無恐據奏聞外情形實屬依然未

傍私情互致猜嫌將年來任用諸臣中誠屢言沒無
省惕分憂共命之義何在至屯凌修築勝算安周還
著樞輔及該撫速遵前旨確畫具奏其餘亟應修舉
事宜該部酌議速覆欽此欽遵併咨到臣該臣恭繹
明諭一則曰屢諭部臣遼臣從長商酌還著諮議畫
一具奏再則曰還著樞輔及該撫速遵前旨確畫具
奏仰見 皇上注意危疆雖臣以庸愚招罪猶不遽

棄臣卽捐糜從何補報顧今日之事謀者不必任任
者不敢議如臣撤東江一疏不過畢臣之愚舊樞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丘中丞疏 靈寶縣志卷之十一 平露堂

卽參臣脫卸中間果有一語爲脫卸地死有餘戮臣
固無有也因心傷經撫不和皆起于議論不合臣何
必以空談債事自是沿海爲家橫豎立局臣皆唯唯
雖然臣所不能知與力所不及到迄于身將隱矣猶
往來於胸臆間亦以在遼而不策遼與去遼而聽誤
遼皆負 皇上爲罪滋甚故有前疏始就臣議一割
陳之臣謂四衛不可幾倖者今築右屯井借爲發軔
鼓行而東者卽以島取金旅覬蓋窺海奴卽腹背受
敵然而水陸懸殊人自爲政勢難湊合水師果進遼

未必能應遠或可渡水師未必如期與治雖除島心
未一取與守政不易故曰不可也臣謂海嶼不可留
兵者自坤嶼東江費已無限雖有存屬國接難民之
小利然泥沙我膏血草菅我性命得失孰多是安全
師歸逆使先收廣義而後水陸交練揚帆策馬兼道
並馳仍不失爲用海卽恐一旦鮮折入于奴姑留一
枝案鮮險要可耳何又散處各島不得其用乎至于
屯凌工成似乎可進顧右屯勢處南偏去柳河尚百
八十里地平行能致虜不能大創增兵增馬六十萬
皇明經世編

丘中五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外將乘人乎抑人乘我乎謂賊必不據不墮謂我可
乘其分以爲利卽踞之墮之可臣愚未詳也臣竊窺
東方大勢必在廣寧故妄意撤東江以爲不煩措餉
而得三萬見在之兵机事便可立就及既定登撫乃
疏請還閭寧舊額以一切練兵選將聚草屯根買馬
繕器一如馬隆取西涼聽臣所爲勿多議以廢時且
勿虛喝以啟戎心內外相成事事爲備爾乃馳入廣
義踞其壁壘虜覺來攻漢幟已立矣以三月聚根守
之擊其惰歸積漸而往可得志也凡兵能制人者首
皇明經世編

丘中五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地利得則進有依退有據不然雖背鬼萬騎誰
能橫行匈奴中乎若凡凌修築開壕塹立寨柵自是
眼前急務樞輔言衆謀未一祖大壽力以身任遂覺
三軍俱有猛氣其權變審也臣去位之人深慚出位
兩蒙聖問閣筆再四不敢不以所見上聞伏惟 皇
上矜其無知免其罪戾臣愚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聞公

李 文舒章 選輯

董雲中士開泰閣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

疏

朱熹元

恭報通賊情形機宜疏

卷之十一

切照永寧土地不過當一大縣兵不滿三萬人逆酋奢崇明以旁枝拔起蒙恩獨厚故部微調冀其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朱司馬熹元 恭報通賊情形機宜疏 卷之十一

效前撫臣徐可求誼激遼事與疾赴渝屢次催發百計支吾初則止報三千繼而願增一萬及誣得安家銀四萬兩即分投行賄都司招占納叛及點發之日樊龍兵數突增數千可求見其狂悖溫言慰勞許以擅宜處給而龍方用手一揮萬衆叢集槍刀並加登時慘限道臣孫好古驛口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洪應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參將萬全指揮王登爵同時遇害巡捕佐領官員併士民破殺尚難查紀是日援遼總兵項守魁阿木樊龍借兵

五百併盛甲器械代與黔名詎料城內舉事城外亦起魁被毒打自縊妻妾鎬重悉爲賊有部下水寧哨千總鄒世賢仍歸於賊獨吳民望張虎等會卒空奔奪船奔脫至雲陽縣尚有七百餘人知縣朱殺臣捐金養之仍得赴省九月二十一日臣據永差方正清走報前情當查聞司軍器不滿數十件鎮遠營兵不滿五百名一面調兵修備一面行文無論及撫之不得乃謀救重慶不意奢寅自統勁兵四路並進至十月初一日聲息漸近通採輿論咸謂內江有河可斷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朱司馬熹元 恭報通賊情形機宜疏 卷之十一

龍泉有險可塞而一時無將無兵行燦成都府署印重慶府同知余新民薦報效官古安庶冉世琪周邦大袁中繡等四人可用又茂州衛指揮羅英領兵二百到省臣發周邦大領募兵一千協守內江發羅英同雷安庶等三員共領調募兵二千在龍泉山據隘御營又令指揮張懷率兵三百至城外二十里沙河舖防禦以通塘報十五日於番衛指揮余弘緒等龍安土通判李泮各領兵五百茂州土官坤汝常等共領兵四百鎮西指揮百戶楊有功曹羽共領兵四百

但到省臣又令加街都司周斯盛指揮秦明遠常恭
加街都司劉訓其募兵二千各分四門結營以待賊
不意賊初九日至內江縣知縣何起蛟先已敗奔初
十日周邦大與賊遇於資縣唐明渡戰敗投降十六
日賊到龍泉山至十七日鏖戰自辰至酉瞿英同雷
安熙袁中諸聚寡不敵俱沒于陣獨冉世烘陞崖得
脫張燈聞風即棄兵遠遁臣見賊鋒甚銳隨於夜二
鼓赴四門各欽兵入城堅壁固守先是賊將發難適
布細作三次差人催促留守建南頭日黃光輝通夷
阜明源世編

朱司道會
金剛院記
千露

其叛臣行巡上川南道副使趙日亨遣指揮魏民望
督光輝明計斬之搜獲相通真筆在省劉訓與何若
海赴期謀爲內應欲殺教甘聰鄧胡萬明等密與妖首
劉文選相迫在城內私自招兵千餘水寧僧覺照應
天等五名假扮石柱差人希圖行刺今城方大德羅
尚錦余應龍等四十七人預先投降給有免帖按臣
尚敬貽苦調兵標兵楊選可等二名臣差金十勝等
十一人皆與賊通仍攜回文上城或欲燒祿米預備
御營等食武蘇燒三司庫銀各衙門棄間引賊率皆

敗露簡州生員王廷弼爲扮乞丐在城下投生土通判李泮昂解臣處臣就其衣縫搜出倡亂符帖數十紙俱陸續梟示正法臣與司道省目不交睫日夜嚴防而鄉紳周宇等舉人齊芸芳等生員胡祖烈張瑜等皆能協力齊心在城諸姦搜查畧盡始得專意與相對壘賊寅初來不過四五萬崇明與黨爲宜先後擊至則已十有餘萬大約濫合江安仁懷桐梓永川榮隆富內資簡等州縣殘民與無籍之徒悉被驅使且啖以財色繩以嚴刑不得不爲效命每日專用竹笆皮洞以當矢石齊放毒弩以射塚軍忽燒城門忽挖城腳鉤梯多于比櫛殺人不啻草菅繼而雲樓陽橋土山旱船留竿火鎗等攻具互換疊施城中多有望見驚死者按臣薛敷政臣與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副使戴燁胡承詔恤卹員外劉可訓併府縣將領等授兵登陴與賊相持半月後都無人色度賊已驕至十一月初二日臣選勁卒突開北門斬其渠魁王道達奢崇義二人先鋒廖鎮權亦中彈死賊膽稍寒嗣後西南東三門相繼疊出屢獲奇捷至十一月

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卷之五

平餘寇

二十一日巡王南迨趙日亨並指揮魏民望劉繼勳等率並下高陽兵二千偕州府嘉祥兵一千松潘監軍司馬段師文領兵一千三百入省城內軍聲益震四門通其首有餘戰擒斬併銃矢砲石打灰共五千二十五人溺水者不計其數願賞者當即給明臣料與當必有伏義者屢次出示遣人行間賊日羅乾象胡汝誥胡汝寧被虜生員鄒蔚然范祖文胡肇康奉諭率降臣令立功自効自後日具賊情密報至正月二十八日四門大戰從朝至暮殺傷甚衆拔摩不支

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卷之六

平餘寇

後陸續中報擒斬逃賊甚多又據叙瀘道報稱奢崇明睡一小床偷渡瀘州河由茜草壩小路逃回巢穴訖又據巡下南道叅政王世仁揭帖內開崇明於初五日歸巢奢寅雖未見的確然各處已無蹤跡入云潛入理亦有之等因比查各處陷沒州縣率俱恢復祇重慶尚占臣差人督促巡上東道副使徐如珂率同知趙其杰併平茶邑撫石砦陳同知等兵分道攻打又發石砦秦良玉兵一萬三千直走重慶協力恢復去後至本月二十六日忽據叅政王世仁副使徐久德報稱雲南沐兵在畢節激勦水西攻陷畢節又發兵圍黔來助苗苗兩日連接數報與符國禎等合取建武等因到臣看得逆苗父子以小醜而逞大變臣守土無狀偶爾遭遇乃相持百日不能力啖其肉致令遷歸巢穴臣寔定規之今賊衆十餘萬殺傷逃散者已去十之七八夜陷州縣衝所四十處率已恢復若乘其喪敗用張健伐必先復重慶以孤犄角之勢給邊糧以防用腋之憂若未西鎮雄烏蒙等司頗有狐兔之憐喜作大羊之關據所傳報殊爲可駭亟宜

宜諭，便令效順。一面分布重兵於涪州，合江、建武、仁懷四路並進，賊諒不能掩翅而遁矣。至於招散脅從，尤爲急務。查賊黨羽多疲勞，迫水人即吾人也。順而貸之，何必苛求？伏望 明旨頒諭，但其部下能擒逆賊、崇明父子者，即准世襲，撫仍加厚爵，而得者分其地，則內外四里百姓皆感 聖恩之浩蕩，而且懼賊之貽累，必爭先効力以保身家，而取富貴何患？夷氛之不靖也。至於樊籠關日久，似亦不難破滅，但各兵方聚，帑金未到，萬口嗷嗷，無計可措。今郊原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致誤軍機，庶逆賊合從可消，而官兵進取有賴矣。

還議將領疏

巡撫臣

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據叙瀘道報稱：逆賊逃回之日，黨衆尚有六萬，渡瀘僅止一萬，餘俱潰散。崇明獨臥一小牀，偷走茜草壩回巢，等因。爲照逆賊既歸巢穴，勢必糾合隣司犯我。若不先剪重慶，斷其犄角，而宿重兵於瀘合，仁納以待，待剿則門戶得以出入無忌，且將復聯渝州。至於省城重地，向來無備，今賊雖退，尤慎防關合行查議爲此。仰司官吏即便會同按都二司各道逐一查議重慶作何恢復，即今上東道所督漢土官兵之外，應否再添官兵策應？瀘州合江、江安、納溪、碁江、仁懷一帶，係賊門戶，某處應置兵若干，省城重地應留兵若干，石砬土官告稱願復屯慶回司，應否留攻逆賊，逐一議妥，具詳報院施行等因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張御史紙牌，照得時當叛變，正需將材，今照諸邊及永州各處一時並缺，萬難久遲，令行議補，爲此仰司呈堂即便會同按察司作速查議各邊員缺，應否就近陞補，蒙此移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按察司該本司署司事右布政使林宰看得會賊逃
逃會合爭機追剿但大兵未集羣庭有待各處要官
急宜命將把守查得叙瀘一帶瀘州爲賊咽喉上而
長寧高珙建武接壤鎮雄十餘處皆羊腸鳥道在左
係賊出沒處所急當防禦原設叙馬瀘參將當循例
增置以當正西一面又合江當賊之北上而仁懷下
至落洪赤水衛綦江皆賊必由之路水陸兼通若無
重兵防堵則賊牽制瀘陽而暗從北出合江何以能
守播亂時原設有合江參將仍宜急補以成敘瀘倚
角之勢第十一軍九帥事多推讓各路信地俱當專聽
約束方可齊一以責成功今查得原任鳳陽劉銓留
守今協守南城范繼道名色把總今協守北城薛來
衍此兩員者在城守能保障乎一友在出征可決勝
於千里合無以繼道題管叙馬瀘參將其自仁懷以
上至鎮雄聽其分布以率衍題管合江守備事自仁
懷以下至綦江聽其防守其兩路兵馬各聽提調則
官得其人入得其官可戰可守其以同疆圉而鐵醜
賊大有裨矣其員缺候事下口另議裁革等因回覆

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周養看得會城簡練營兵以
爲防而石往順性重慶以恢復無容復議外惟是瀘
州乃奢酋出入門戶叙馬通乎烏蒙合建達於古蔺
而鎮雄夾雜其中菁險山高夷多漢少合則孤兔遠
難以夷而攻夷求若蟻蜂必須闖入而闖出則選能
將督勁兵以遏瀘州賊突之路委爲急者查得南城
原任浦口備禦新加銜副總原議管永寧參將事范
繼道堪授以敘馬瀘參將凡敘馬建武一帶之兵聽
其約束庶賊不能以精銳再出江安納谿蹂躪我內地
至於合江亦徑由夾子口直抵奢酋巢穴上達嘉猷
下接重涪亦委須一將一隊爲瀘精角查得加銜遊
擊薛來衍堪授以合江遊擊其江津綦江一帶俱聽
應援考諸征播蜀之東南守城護餉各增兵將而今
日事勢委當亟爲設立者也等因呈請到臣該臣議
照抗敵推鋒同需將領而分疆畫守宜設偏裨昔年
播亂僅隔綦江一邑自處賊巢之中尚調各省大兵
增置將官若干人方奏蕩平之績乃今蘭賊蹂躪州
縣四十餘處東衝西突全蜀震驚蓋以將領寥寥事

無專責故也。查得永寧一帶與水西烏鎮等處比鄰，原設參將久已報闕。當茲逆賊狂逞，郡夷蠢動之時，則設偏裨以資彈壓，誠不容緩。應自仁懷以至鎮雄，敘盧建武一帶設參將一員，至於合江征播時設有參將，此地既爲蘭賊出入門戶，又當重浩上游，思患預防，尤宜備禦，亦應設守備一員，各畫地分理，爰照范繼道薛來銜，皆一時名將，在繼道以酉亂入省，在來銜以隨父還陝，經過成都二官遂同在圍城中，日夕登陴，分門戰守，各一百晝夜，勞苦備極，今見在督兵剿賊，各擬事平優叙，合無即以范繼道管叙馬瀘等處參將，薛來銜以合江等處守備管參將事。此二臣者，皆可防邊討亂，用寄干城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將范繼道實授參將，薛來銜實授守備，各照信地彈壓分理，仍各統兵剿賊，俟事寧另議改補，儻效有奇績，破格優叙，地方幸甚。

會勘催兵科道疏

會勘催兵科道

查得科臣明時稟道臣李達誼激遼事，身請催兵，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是書卷上

一

蜀之日，意氣甚銳，一片熱勝，人所共諒。前撫臣徐可求蒞任未幾，促之東下，驅勉共事，分所宜然，不意逆酋久蓄異謀，突發大難，觀其慘殺之日，而有偽號告示，張掛四城，而永寧遵義俱於數日內前後交發，則知二臣實來嘗激也。惟是勇於任事而之長慮，却頗之謀，急於踐言而少籌咨參酌之雅，變出異常，衆皆歸咎，臣等揅據輿論，其失有三：從來用土兵必用官兵兼制，二臣獨持議不用漢兵一人，不知渾河之戰，秦邦屏雖妹嫁石砮，實忠州人，久在省城練兵，又有戰將如周敦古、鄧起龍等督之，故皆肯效死，非盡土兵之力也。乃衆口力爭而固執不已，故自建昌建武應募而出者，則却之使返，逆賊崇明止發四千，又必欲迫之盈萬，開門揖盜，禍所從來，其失一也。蜀中自來徵調，例無安家，二臣忽倡一兵二十兩之議，蓋因收砌之後，人情惶怯，非啗以厚利，不行勇往，其意甚善，然亦當度蜀之力量能辦與否，及部微減定十七兩，計兵三萬，需餉五十四萬，雖有發帑之占，譬之萬餅，人不肯信，乃欲以一月內盡皆應手，以致搜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是書卷上

一

招借處處懸轡逆首規知空虛其謀益決公家未受其益而桑梓先罹其害其失二也逆賊所與謀議多係內地之人二臣曾遣村官赴永寧催促其不軌光景諒已萌芽即渝城一偶犬羊叢集肆彼野心豈知國法宜垂爲體察以防意外乃明不炳於幾先身獨脫於虎口何以謝衆者於地下其失三也至於僞扮撫臣之肘鎖揚言土宇之刺面皆構賊奸人造成套局以混聽聞與二臣實不相涉大抵慷慨任事之人多少雍容集思之度不幸而身與變會遂滋多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平露室

顧其身爲皇上耳目之臣日擊東方潰決之勢苟利社稷惟力是視意外之變原難逆料求全之毀實有可原臣等不敢曲庇亦不敢枉其實也

報總督移鎮辰沅疏

請備官發餉

臣惟蘭賊之變於茲一載賴督臣張爲政攻戰驅逐粗有頭緒而不意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命救黔改鎮辰沅大旆一移人心洶洶竊惟近日事勢未西諸土夷交起助虐賊有翼虎之勢我當强弩之末視之太易爲之益難欲清蜀寇必須會集各省速救

黔禍蓋諸夷惟聽命于水西水西帖而四省俱無虞也蜀之救黔必須由遵義遵義距平越不過三站實水之左肘蘭之後戶既斷其交通之路又阻其衝出之念一舉而兩利也乃遵義道臣經年虛位新補僉事趙邦清該督臣趙改川壯尚在候旨未任雖經督臣檄鄉官副使王景暫停巡視往監軍務乃自四月與臣相別八月尚在南川鞭雖長其及馬腹乎水西阿烏迷等數萬衆業已退去乘人心未附流離思返之日命將激衆鼓行而前新疆之勢可以復振且咫尺平越聲息相通水既懼逼蘭且顧巢策之最急者也顧此非可託空言必須有將有糧有精銳敢戰之卒而又總理分理各專一局庶可以委任而責成功今三大將一趙害二患病去矣新委副將龍萬化痠癢不起矣監司三奉差五告病矣獨參政吳國仕入南川副使李仙品劉納谿監軍僉事劉可訓入長寧建武耳此下餘里內賊衝出大道有九而曲徑小隘不下百餘處安能一一設防况三邊荷戈之上缺餉二載數至百有餘萬而見集江干賊卒十有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平露室

萬正當喫緊之會，絕無分銀可支，報警告饑，紛如雨集。臣欲徑趨邊義，則敘瀘一帶賊船已成，皆謂臣避衝而就，倘臣欲專駐敘南，則東南下流日夜報急。又謂臣圖近而舍遠，臣自四月至今，每見推官馮鳳雛求救之文，未嘗不泣然流涕，而有心無力，竟不能庇臣罪，深伏望皇上勅下吏兵三部將臣議罪，祇斥逐簡才，望前來任事，併選廉勇大將立與限期，責成討賊。主臣前請帑金五十萬，伏乞允發，徑解軍前，務俾實用。是中兌解餉銀，仍令查解，內有分蜀皇朝希世編

卷之四

主

下

恭報蘭地善後機宜疏

蘭地善後機宜疏

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酋掃穴，又慮酋黨懼死，負隅多方曉諭，令其遵古擒酋，建功贖罪。去後，適有各路追將，堵截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建功，有父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協獲偽都督李遠，送交金貴及各宗明良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

皇朝希世編

卷之四

主

下

賄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湖，江河水安，不寧與詢，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滿常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前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上為利，嗣以養兵為累，故譚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得而得之，即欲仍置宜撫，將與之誰人乎？況不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二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闢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度心明賊之間去一虎牙，復進一狼手，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勸，所以通血脈，使用牙諸之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于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為上司而寬其文，謝在黔以為鄰夷而苛之，不較於謀，既久，一朝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世口古未有之變也。尚可因循苟且，不為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眾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為界，自河以東

龍場一帶悉以境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水寧悉以

還蜀乾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通義建武互相犄角

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夷保護內地計

無善於此者若當事以為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

平鎮遠之例蜀自都縣黔仍衛所雖曰驍技亦無不

可臣不敢倭間輒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察人情

似不得不出於此惟聽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

裁耳至于商業已無當無家入險遠遜或旦暮擒

縛或遲以歲月遞未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屢

稟明新世編

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奏將材兆聘提兵一

萬校衛昇子傑羅等開而入大分該撫臣即帶合營

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搜等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

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困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得

而又借小民之仇倘未復膏血盡不戴日焚最爲

可慮臣憂心如焚不能朝夕顧土既清番宜確議一

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伏乞皇上俯賜裁

定仍勅部院會議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夷

界之地奠安于萬萬年矣

簡兵屯守疏

簡兵屯守

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隣奉 旨協援屢

接黔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

調集一面檄各將事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

一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

義監軍僉事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撤正

月十五日渡河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臣

遂飛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于正月三十日

點發過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兆

皇明經世編

傳等廿三日於白蟻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

奇分三路包截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又據

大將李維新塘報副將秦衍祚等前進赤水一路初

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大路來截各兵奮

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坐營劉宗良等前進

龍場一路行至委馬司賊跡搖鼓渡河衝鋒追殺其

斬級三十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

不出捉獲黔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

沮未敢遽進等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

兩處屯扎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首盜起未能前進臣思嚴兵待敵已歷一月賊雖遠達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備師未可深入隨於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不寧減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我圍獨是仰奉 成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以慰 皇上西顧之憂臣之罪於是無可贖矣願錄緣所處實難敢誦言而無諱可乎大奢崇明父子雖未正蒙衝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獸奔鳥徙仰人鼻息所恨者安酋原非戎索甘爲通匪耳臣從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黔普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夷之鼓號雄無如 仲賢雖奇前歲犯占前一戰而擒斬厥後領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甘畏之也低足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既行退以誘我又把險以邀我高山密箐倚木皆巢深淵峭岸無處非窩重以陰雨晦暝宇觀大目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出山之虎而難逐延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爲三逆即殺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於事此一難也兵既深入夫

運必不能前探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刊鈍難知即戰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伺力邀截必犯脣歸之忌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黔專進綠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爲信地計黔省至綠廣爲程二日錄綠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 自瀘州至永寧爲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爲程九日錄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噉然待哺畫地之餅難啖無惠之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不支言馬援平交廣狄青取崑崙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首當時未開隣夷有如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酋穴酋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衝奈地當全蜀之衝羣夷咸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杜竊發臣所爲日夜傍徨寢食靡寧者也願臣不獨爲蜀憂且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魏忠賢

十一

平露室

黔寧蜀尚有氏而黔已無氏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爲兵不耕何繇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擾之害遂假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前跋後蹙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勁骨門應有餘西南十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捷伐之功勿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剪除枝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也臣方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仰望聖明立議例黜俾存殘喘高厚弘恩銜戴具有極哉

直陳黔省情形機宜疏

鹿勳跪

臣一介庸愚荷皇上重任屢奉旨責成條畫敢不矢庸竭駑期效萬一白璧照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線通道進西畢乃赤水四衛又被苗間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魏忠賢

十一

平露室

祇有營哨各兵畧爲裝點該先任按臣傅宗龍以伯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掠屯堡迄今滇路流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行狼狗佐等處築城數座漸進逼賊大剿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西隔河立哨日夜耽耽警則騎虎安能復下巢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彼逆彥遂入東川舊洞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荷面屢換或專言剿而殺其獻功之人蓋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捷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寓撫專誦致人之法嚴爲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摧鋒兵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及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望陣紙兵墨若參贊之職自未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害臣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通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口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即行汰革其地方最

爲害者在於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糜費無可攝定
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
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
馴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足
良民況六衛腹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
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變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
申之逆則必剿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其撫毋此收而
彼殺肝腹之間安靜安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
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詭匿以定煩累省差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朱司馬集 建勳 五 五 露堂

倘有限安位一駭黔子夷漢相積各日爭政正夷選
告終之日仰仗 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
氛以少靖疆圉矣
請四年新餉疏 兵部
臣自二年三月抵黔查部撥餉額實滿百萬及安位
納款臣於三年止請四十二萬家戶部覆奉 明旨
亦依此數但內如楚蜀協濟及上府額派銀共七萬
四千餘兩乃十八衛營哨官吏各軍月支折俸又銅
仁新增兵餉併於內支給况土府銀米向來不納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朱司馬集 建勳 五 五 露堂

若粵西折兵銀二萬八千兩監課銀六萬五千兩皆
未有解故昔年止欠餉九箇月今缺一年矣臣思疆
固多故物力艱難敢不加意撙節但審時度勢黔兵
之不能遽罷者有三夫安位雖云帖服然在我之藩
籬宜固神氣宜張臣扼河築城列兵守險益以守萬
戰非以撫弛備也夷狄犬羊亦何常之有雖懷以德
當示以威是真之不可罷者一也安位之叛皆內地
苗仲分頭濟惡西得漢民猶驅爲奴隸而苗則恣意
慘殺曾無遺種今兵革既停依然不納糧馬腰間所

佩皆安商偽劄若不棄此其力一清餘氛默忠終難
消弭且其窟深等處勦雷震力去年五月內總兵胡
從儀率參將陳謙尹志道等攻狼壩喇之賊三閱月
而始得賊首十月內林兆鼎率副將王國順楊正芳
參將陳謙等攻擺金盧山亦三閱月而得賊首至於
大猷司各賊雖連破七國而副將商士傑參將范邦
維除歲未得撤師近日又募九股甯江之役此兵之
不可罷者二也查黔自酉亂降新添平越以至平清
偏鎮止因征調轉運與夫驛遞夫馬之累逃徙幾半
皇明經世編 本司馬編卷之十一 兵制二下 平清堂

養紀錄標兵二千外計三萬四千人歲該餉銀三十
五萬兩計無所措臣見在清丈新開疆土業與諸將
約每年以新土所出抵餉二箇月俟丈完另議大約
數中可減七萬兩除粵西折兵銀聽解充邊餉外其
鹽課六萬五千兩已奉 明旨四年停止不敢再乞
惟前於湖北湖南長寶衛水辰常郴靖八府州屬加
派餉項內撥二十七萬七千兩零以濟黔省其各屬
州縣有以別項預爲勒支者務須備足俟數年之後
封疆諸事一一告成生聚教訓漸有勝勢然後議裁
皇明經世編 本司馬編卷之十一 兵制二下 平清堂

議減庶無後戢再照黔發援兵一千二百名查各省
通例皆係自給月俸但黔中事事皆仰藉於人與別
省原自霄壤况楚餉已減十之六七舊欠徵去一半
臣竊度兵三次行狼獾賞盡於月餉取給再欲解餉
贖兵等實不能任乞 皇上勅部酌議 允臣所請
封疆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董雲中士間參閱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

疏

朱燮元

列城善後建衛世守疏

建設成中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
自河以外六日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十七

一

下

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附背之
勢當為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土財用原自相因泰
桴聚議必須分本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
惟鼓舞激勵用為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
窺伺之漸諸備陳之安舊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
普定適中之所為二岔衆水至此始匯為河織金臥
這等首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驛行參將范
邦楨在地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
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

化處將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上旗進北與平
衛相對為思臘河係應撥阿奎阿龍等各酋出犯之
路臣驛行遊擊金良田離平衛西三十里地名樂平
為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紮又都司僉書任先
覺率里民於七百房延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
里由思臘而北為鑛箕龍又進北十里為鴨甸河又
進北三十里為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之大隘
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臣與
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於距威清六十里
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
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撤出各兵割於
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
章載勳等各將兵於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
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於鑛箕龍建一座皆上據
高原而下瞰長流即一葦片刀無不 然者自鴨池
進北三十里為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
堡又進北四十里則為六廣此酋千百年通省官道
也天啓六年該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十七

二

平

官王國禎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塲大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名數畝仍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禎責成將官方國宏劉鎮藩於六廣河岸建城一座又於迤北三十里虎塲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自此迤北三十里爲黃沙渡臣行袁桂芳於九莊地方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爲明家渡先是崇禎元年督臣張霍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名明經世編

朱司馬藏草

建城序

三

平露堂

各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泰將牟文綬展拓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今年二月又於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遠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數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塲九莊築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酋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狹窄居民多在北關商變將債聚盡焚以致大餓臣行王

國禎楊正芳陳謙彭應魁張奇齡孫志學袁可成覃載勳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二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宇備築紹州署州事都事馬登臨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該防盜賊竊發用以內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酋代修其赤本衛普中所摩尼站多被毀掘該道參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計成各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於菁石因於山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窯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其效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犒工所俱載部冊爲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悉其苟且搪塞於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止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具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

朱司馬藏草

建城序

四

平露堂

區田土闊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 息易間哨探聯絡若守之得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効勞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屬煩 明宜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禎爲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豁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

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升等處皆係內地祇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學爲守不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千露堂

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於易江內如鴨池教塢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教塢則以六廣虎場九莊易栗爲四所劄佐小窩礮四級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窩橋義隴乾溝樂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將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那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重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代

擬 聖裁

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因爲首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禎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祥狼遊擊劉鎮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劄遊擊袁桂芳破箕隴僉官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教塢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下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 宜設指揮各二員下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千露堂

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客臣酌議叙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勝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平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虜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業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疣且便控制伏候 聖裁

一監臨提調衛所既建將上恭布則勢易相嚮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禎巡防沿河一帶奉有 明旨如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并中間統馭全

張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管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數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二道屬威清安平則安順府爲提調屬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伏候 聖裁

一官俸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開添官必資俸廩設戍必需口糧相應即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峒擺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授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祇可用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今應照 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廩亦就中取足近日見兵除下六衛省城併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開兵可漸裁今方寓戰於耕後可即兵爲軍其田見在清丈地方豪強侵占影射負因不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伏候 聖裁

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經臣親閱二遍公署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七

平露堂

市雖云草創亦可禁止街市團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敷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靖氛恬波平俱蒙 欽命新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鐵箕隴六廣九莊虎場開科得站門機尾灑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 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勅吏部選授伏候 聖裁

分界酌議黔蜀兩便疏

黔蜀分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永寧衛與蜀各永寧宣撫司懸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菁峒或彼掠買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爲黔蜀合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構叢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 祖

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於情而當於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闇謬列五款於左統祈 聖鑒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水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二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者今黔蜀紛紛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子遺多有不保生命者近聞邸報吏部已陞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黔蜀分界

九

平露堂

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資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院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為率順集父老將街址逐一踏勘某為黔某為蜀某為宣撫司各查出原任週圖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也

一蜀鎮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地方用兵隨處屯駐如松潘越雋遵義建武皆有舊駐劄署今各賊既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牟尼赤水南則苗苗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友在腹裏查

此衛係黔省按臣出巡考察與提學道臣考試駐劄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曾不得聚廬而托足焉夫以今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於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佔十里縣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淪形勝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為要害舊有衙署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或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

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進西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為川貴參將兩省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發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及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為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

一四川叙馬瀘道駐劄益四川之有叙馬瀘兵備調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

朱司馬疏草

黔蜀分界

十

平露堂

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叙府，巡道已駐瀘州，獨叙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叙城，相即建武水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竊者永寧官撫司棄爲外夷，殘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蜀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叙瀘道賢移入永寧衛官撫舊基之內，其於建武肅衛相距不遠，旣便飭兵蒐束，兼可鎮戍銷萌，似爲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其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稀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下

一宜撫司內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視，審據降目并蜀人習蘭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阻，惟古蘭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輸當，驛馬蜀人自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總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據衆議謂右二善藩籬要害，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題奉 明旨賞

格頗優，借上酬功，不煩另發二也。效忠者即給土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役，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解圍、擒斬魯仲賢等，甚至賊當陣斃其妻子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于險，舊湖汝高先赴義於成都，又單應台、郭价、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鯤之招，仗義擒虎，共出效力，皆應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稿，深籌熟議，欲建長官司，俾令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槩。至於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下

回奏新舊田賦疏

清江州

淮安平道副使楊先芳查議得：照省自遭大難，軍民殺戮之餘，或留虜庭，或避別境，不可謂非流民也。迨撫定以後，有自水內送出者，有自他省旋里者，似已強半復業，惟是十年音信雖杳，而當日生齒甚衆，或仍有未出未旋者，懸以望其指歸之日，則預溝所以待流民者，誠急務也。查沿河新屯一帶，地土廣衍，無

募最多或有官兵不能盡舉者畧留少許以俟歸鴻
許其開墾成畝寬以十年方議起科異日即爲科田
豈惟予遺有資即屯制亦相徵矣至於黔省額軍承
平不如國初叛後不如承平近查缺額官軍數可深
見乃議者曰議勾補而開省遠絕緩不濟事矧勾一
軍多一事之擾而黔省且不勝勾也惟是加意招徠
似爲實際而上焉者不勝其撫摩下焉者又不勝其
薄削正額不已繼之雜派耕耨未畢呼之扛擔甚且
清屯一番徒委瘠薄而膏腴無恙故不曰清糧而曰
皇明經世編

本朝馬說事

清山司

于嘉金

加機蓋田則猶是而糧併之就其常譚可知夙弊矣
夫衛所各官方斧方刀以樹驅軍之幟則聚者難保
其不散而散者可令其復聚乎欲令舊軍歸伍請自
慎選衛官而正已率屬鉏耰釐弊即本道亦有不能
辭其責者等因又准總鎮王國禎手本前事該本鎮
查得黔省夷多漢少緣通一線之路置衛設軍雖以
漢制夷則始有軍而未始有民也漸次開闢類皆楚
蜀江右商旅流寓之人墾土爲業未嘗輸賦與上司
苗夷雜處叛亂之後頒命於干戈者十去其七故

之絕田而餘孳子遺之民尚甯之以爲已物其無流
民復業可知也其所謂軍者類皆楊粵楚豫之人抽
調戍守屯有常額與苗寨相錯或單丁故絕或兵火
逃亡十存三四故屯多拋荒勾之則隔省遠絕竟不
能補伍即有招復難數舊額其無屯軍歸伍可知也
故絕田則應給兵以耕而抵餉荒屯則應招徠開墾
以贍兵以土地自有之利養守土衛民之人漸成土
著兵農合一是在文武將吏設誠力行如本部院所
謂清屯田練軍與之題陞加級查賊絕併科田以
皇明經世編

本朝馬說事

清山司

于嘉金

備遷陞行取者等因各回覆前來該令司農勘相同
前因呈詳到臣該臣查得黔省自撫西酋之後軍民
漸次復業臣與文武諸臣勉求緩輟分出新屯舊屯
科田三項蒙皇上就臣疏疏穆然深念仍恐流民之
未歸各軍之失伍覆載弘仁洞徹萬里臣雖衰庸敢
不効末議以佐德意該臣等看得原疏所開絕田者
必其一戶盡被屠戮始謂之絕若戶丁尚存與在逃
新歸者即入科田之列其有土紳在外即未歸而先
求田者查府縣有冊案亦即給之若其來歸而原無

業者則如道臣楊先芳所議將沿河曠土隨便給耕但恐其不就招徠斷不忍絕其生計也至於各軍在承平時已失祖額十之五六亂後更不可問若拘清勾之例止益追呼之擾不勝擾且不勝勾也計惟有清查屯額爲喫緊第一義蓋軍雖缺而屯固在按籍而清其原屯按屯而查其畝數不問是軍是兵是民果精壯願耕者即聽注冊服業兵耕之則除其月餉民耕之則輸糧贍軍兵與民即軍也軍歸而耕之有一軍可省一兵軍即兵也以屯爲招局課耕而不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屯

拘其籍以耕爲實者與業而不田其伍只求人人精壯處處舉闕人壯則耕戰守呼應自雲田墾則軍兵民子販皆裕處此荒敗之區不得不爲通變之計二三年來如龍里貴州貴陽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等衛俱被破殘破其集軍九千六百九十七名都勻平越新添清平興隆等衛黃平一所雖未殘破止存軍二千五百八十一名迤西水寧畢節赤水易散四衛普市一所殘破更甚已招回軍三千四百六十名業經不次申飭先將各荒上查清在案責令各官

設法招徠務令七分在屯三分入糧每歲年終以開墾之多寡爲官評之殿最仍應需之歲月漸漸生聚非可以旦夕計功也

查明蜀省二界疏

水南地界

一日遵義府沙溪地界遵義道按察使盧安世畢節道副使王台彥總兵官王國順會勘得遵義之有沙溪天旺里也在平播時已定乃水西唳曉其詞必欲以萬曆年間李察院之疏爲憑及簡閱原疏夫亦何嘗不明疏內有遵義縣清潭沙溪等里字面又云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屯

渭河至沙溪場陸日之地令水西照舊住種認糧等語乃知同一沙溪而一河爲界在東爲里在西爲場至彰明較著矣天啓初年水蘭安族遵義孤懸人民逃竄彼時府城尚失守安問沿邊一帶版圖哉沙溪督亢之地輟爲茂草一望無烟以故苗民荷插從事於遵民棄而不耕之地日復一日遂聚廬而托處焉非旣撫之後設立邊將敢橫行馳騁深入內地占據也迨崇禎三年撫局已定遵義設有沙岩等七隘可恃無恐舊民自遠方逃回者各尋故業則沙溪已爲

夷民奄有矣。問之水西安位。以一孺子蒙不曉事。全憑口把主使。亦如人家少孤之子。父祖所遺山畔田畵。全未口授。是鄰是已。亦易得而知之。前此之執客不退。無怪其然也。崇禎六年奉 旨清界。黔蜀督撫兩院從實回奏。奉有 明旨。責令退地。今三職奉兩省四院憲行。於七年四月初十日。抵遵義府親履鎮南。陞沙岩營。沿河一帶。噴集舊日里民逐甲清查。水西安位亦差。漢把陳國基。隨道往助。已曉然于順逆之形。向昔之勢。噤口無說矣。忽有水西頭目小烏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誌者。水內之雄。百夫之特。偶有憾於安位。間有清界之舉。將沙溪天旺二里數年不明之上。質耐以獻。開其其明。騎負固寨苗。聞道鎮既至。又聞阿烏。遂投阻。難以合。細各各震恐。不相驅逐。客安軍。惟其味。天隨將沿河一帶。立碑七座。西水東遵界限分明。從此以往。遵義舊民可以復業。而每年一千有奇之銀。不累別里。包儲可了數年未盡之局矣。然而議尚有。以遵義今雖新。原屬播土。已非腹象安盡之地。而沙溪一帶。又屬府城。其與夷為鄰。萬苗聚堵。如

蜂如蟻。即如清界一事。頃 聖明天語諄諄。黔蜀兩院。舌敝唇禿。乘微如雨。數年尚同築舍。直待兩道一鎮。穿臂冒險。拮据念旬。而始帖然。第道鎮為 朝廷清界。不能為遵義守界。萬一道鎮來而遞道鎮去。而復來。彼衆我寡。彼近我遠。彼強我弱。將柰之何。是必嚴諭沙岩鎮南諸將。操練兵卒。摩礪以須。防衛耕民。倘有越界侵疆。占土者。奮勇截殺。不得以壞撫局為名。偷安異懦。藉口卸擔。庶役吏割斷覲覲之心。邊民得受清寧之福。西南不拔之基。永奠於今日矣。等因。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會詳到臣。該臣看得。水西有沙溪場。遵義有沙溪里。止以一河為界。遵義府因地方隔遠。且遭兵火。久失清理。以致維苗混占。拾有五年。即安位幼穉。通未之省。今兩道一鎮。穿臂冒險。親行驪助。經二旬而始得條緒。各苗聞風。俱各遷避。立石七座。界址已明。又據遵義道臣盧安世。報稱定界之後。五月初二日。西日小阿烏。將逃將游。朝柄父子。自火炳峒內。擒解虔。奴具見效。順以後。責成監將。嚴飭干。自無他虞。無容再議者。也。

一日龍場壩水蘭地界查得龍場者乃水蘭各寨之夷每遇辰日聚集交易之所迤南爲正西里迤北爲以賦里先年自奢崇明襲授宣撫即與水西奢社揮爭此二里屢屢發設該兩省撫按各臣具疏該科參部覆內開爲照水蘭相構各統一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頗未詳哉其言之矣顧黔蜀之處分微有異同則水蘭之紛爭終難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實不宜爭正西以賦之地致起釁端併臆別其請不法狀而欲革其襲替以及其父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社揮之計遂失其何以服水寧之心乎蜀撫言社揮不宜假崇德崇儉之名紊亂宗派以陰釀其爵土而欲將正西以賦二里查非貽償不論管業久近斷歸蘭州如此則奢實之欲足矣其何以塞水西之口此科臣所謂兩撫之處置皆未得其平也今照兩撫併按臣疏會謂必須勘明地界以杜後日之爭端夫天下無懸斷之事則勘之誠是也但以賦正西之地在水西自社揮始侵占者乎抑自社揮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蘭州自崇明始被占者乎自崇明以前或貽償或侵奪

者乎此則不待勘而可知者也僅自社揮近日所侵自崇明近日被占則蘭州守土自應還之蘭司若侵占不自社揮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亦何待勘哉科臣謂不索於竟臣未來之前以此詰奢實應無詞置對矣等因萬曆四十六年內兵部覆奉神宗皇帝聖旨是這處置水蘭事宜俱依擬行其正西等地着該撫按官即與查明管業不許互構爭端欽此欽遵在卷查此案已刻載蜀誌則其地明屬水西矣但水西始雖力爭後忽和好仍將此地安插蘭夷與本部諸夷交錯而處反奢崇明父子敗避則專以龍場尅仲爲窟水西不惟不問且竭力護之臣每遇漢把訴辦輒責之曰既係爾家故土何以有蘭夷蘭夷所處即是蘭界各目亦自語塞今據蜀省所執以尅仲壩爲蘭界臣查有蘭夷奢實見住此壩即此是界亦最分明外如正西汚陽白兆岩上岩下等處俱有蘭夷存民無恙則原日舊址固盡在無失也獨是龍場尅仲等處深入夷穴間關以來曾無漢

人得住自天啓二年臣因追拏奢賊始發總兵官李維新併副參林兆鵬王國禎譚正修等親入其地俱云此地距大方只六七十里離永寧實有六日山峻水深不產稻穀旁有滑石峒一種羿子天生弊惡如蟻如蜂即水藪不能制多棄爲陲脫臣惟禦夷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使再聞剿苟且水西業已納款豈殘蘭尙敢負固每持議欲四川總鎮差官帶舊日賄日過河查明蘭夷住址俾照往例納款認換毋許憑陵則界限既明而尊藤可斬乃總兵侯良柱併叙瀘道臣常任賢持議必欲於龍場壩設將添兵強臣劉洪儒據議移咨商之於臣臣竊以爲不可大抵守邊者扼險未聞入險此地枕在夷穴四面孤懸限隔一河不便接應據議築城守渡設哨轉運捐有用以事無用無論經費不貲且內激蘭夷窮獸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壘端一開未易收拾昔年四川撫臣饒景暉欲差一官住龍場生鎮緊撫臣張鶴鳴上疏爭之具有成案臣雖衰庸亦有血性豈敢不圖疆陲而苟且容責但考之成案實之輿論慮豎之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千露堂

不過如此疆場利害理當暢言未敢創可喜之譚以釀無窮之害此臣迂愚之見與獨相左者也

水西夷漢各目投誠措置事宜疏

招置校談

臣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准兵部咨爲塘報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貴州督按并安位安祚遠各題奉緣由俱奉 明旨兵部看議具奏欽此案呈到部看得安位安祚遠穴中蟻鬪各詞叟據安位疏稱祚遠爲叛主據祚遠疏稱安位爲叛朝廷而該督按詳報情由亦各異同在督臣惟恐開封疆之隙在按臣則欲挈掃而臣部執其兩端參酌事勢無論安位在特據龍場侵沙溪即孽位灰後諸把弄權不請命 朝廷遽立隴氏之子且申文謬妄口中興曰天與全無顧忌儻置之不問聽其自逆自立不明不自養成尾大之勢西南半壁從此無寧宇矣論法自當聲討况有來歸退地所向無前視水西餘孽直府展耳在我固不屑因入成事以自居於不武而以吏攻吏亦 朝廷操縱之法未始不可酌而行之但今安位已服 天誅而祚遠亦患痘斃以水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千露堂

片地爭戰正未有已合 勅該督按查醜與安果否
嫡派中與天與等語是誰奸把僭稱不告 朝廷擅
立宣慰是誰奸把主持一一查明擇一親而賢者立
之庶穴中之鬪可寢而西南一隅不致於騷動也崇
禎八年三月初七日本部題初十日奉 聖旨安易
俱斃亟圖善後已有旨了據報擅立隴氏呈詞狡肆
着該督按詳察情形熟籌措置仍一面將操縱機宜
明白馳奏不得玩延釀釁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查
煩照 明旨內事理定限八月申明白具奏等因到
臣准此又於六月二十二日接聞邸報內見兵部覆
順日投誠一疏內云改土設流不如分土世官似屬
長便區畫之策則惟有分別黔蜀各轄以蜀資賈以
黔責黔相機操縱之一法而已如舊土蜀轄也聽蜀
撫規畫水西黔轄也聽黔督規畫有來歸者即以祚
昌爲例率萬人地土至者授指揮率數千人地土至
者授千戶率數百人地土至者授百戶歸附既衆負
固者孤等亦當回心向化此中國治夷之法於計最
便但日前順目無幾而逆目實繁有徒若執一行恐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七

楊雲龍疏

五

下露堂

釀他變漢法戎索該督撫身在地方自有機宜又非
臣部所能遠度矣四月二十六日覆奉 明旨內有
水西各日有無合舊圖新相繼來歸者一以祚昌爲
例着該督宣布恩信招徠懷來乘時綏定欽此該臣
遵奉 明旨就經牌行帶管畢節道臣楊森併總兵
官范邦雄宣諭外該臣案查先據宣慰司安位妻祿
氏社柱并目把杓佐化沙周世儒等呈稱畢司與普
安車川鎮舉等府原係同派分枝百世相沿互相借
繼如昔年安紹慶離懷王之例今畢司宣慰安位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楊雲龍疏 五 下露堂
嗣當立于係地方時不容緩就經齊集四十八目一
百二十宗親一千二百夜所及掌衛漢把鄰近土司
億萬叟童選立親枝賢能萬舌同推鎮雄土知府隴
懷王之子君長且賢况係祖父老宣慰安國亭正派
重孫例當入繼卜定官名安天與承頂本司宗嗣統
制園司世篤忠貞報國從此立見太寧司運中與有
主毫無他意大慝與情懇祈會題等情據此又據宣
慰司管下頭目白沙承則阿烏謎察架喇白你等呈
爲遵奉簡立親枝以正名分事照得宜慰安位陡疾

身亡。時衆日未齊。比在大方日。把驚惶痛傷。恐受撫之初。民心搖惑。議借鎮雄之子繼襲。隨具申詳。蒙恩鑒察。不容以隴易安。各日感激。難各合慰。竊念平司世守西南。歷代附順。自祖需翠蒙太祖高皇帝授中順大夫。世襲土官宣慰使。加鎮國大將軍。三珠虎符。傳流至安佐。生安萬鍾。萬鍾生萬鈐。三子。萬鍾承襲正德年間。被逆殺。無嗣。奏經勘問。令親弟萬鑑繼襲。鑑生安仁。銓生安智。鑑因病故。安仁年幼。詳令萬鈐倡官扶任。安仁既長。萬鈐還職。退居臥。這後安仁病故。遺子安國亨。年幼。又負詳令萬鈐倡官扶孫國亨。既長。萬鈐仍又還職。退居臥。這養老。國亨長子安民。早故。次子安福。臣承襲無嗣。三子堯臣承襲。生今已故。安位。安銓子安智生安國。順生長子安邦。邦生今臥。這安世。見生長子安承宗。舊案宗圖可考。議親議嫡義順禮。即錄萬鈐兩次扶讓之賢。亦難張奪。就該各日會集。謀夷耆老大小夷。聚照依俗體。順立臥。這順目安世長男安承宗。爲已故宣慰安位宗嗣。非周世儒等假借鎮雄之子。致煩本部院駁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王

平路堂

據此。又據四川烏蒙府呈爲懇察原情。俯允夷俗。以服夷心。事。切照畢府護印撫子女官隴氏海萬乃鎮雄府加銜參政祿氏之女。母子効忠報國。朝省皆知。禍緣前奢作叛。糾股水西頭目安邦彥等協從。比時安位尚未出幼。位母孤孀。難制。暨後該司再四懇求。氏母欲聘畢府長女祿渝爲水西正女官。母云水西烏蒙木係世代親姻。但烏蒙世稱忠順。該司不合從逆。既要求我孫女。必須聽撫。悔禍自新。方便。至此親事。後崇禎二年。邦彥就戮。該司聽撫。崇禎三年。差九拾頭目前來求親。見得悔過聽撫。及母命難違。只得詳允。至崇禎五年。該司公出九十九件夷禮來府交與兩府。祖宗約定八年內。于歸。不幸安位病故。切思夷俗。原與漢禮不同。凡生女子。一許某。有爲親。交與之後。稍有不幸。則女之冤靈。送歸伊府。交割婆家。祖宗設若男家不幸。女送伊府。立正。以聽承繼。今位雖故。畢府長女。委係該司目民公禮定爲女正官。交與祖宗明白。生爲安氏人。死爲安氏鬼。伏望軫念。母氏存日。頗效微勞。畢府拒或。不容放逆。母子忠順。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王

平路堂

旨見存懇賜俯允夷俗送女輒淪爲水西正女官其
繼後之人專候上可定立俾氏女免致終身失望
天朝興滅繼絕之恩爲不孤矣等因又據烏撒府土
知府安其爵呈爲懇給冠帶安置女官以服人心事
竊照子承父業雖爲正道妻繼夫職實係倫常。有職
妹安其性。婚嫁安位。原係命妻乃自名正言順當已
通報三省不意安位物故西日離心。地方混亂。早職
所懇。惟在安置職妹。管束民心。惶若不賜安插。不惟
職妹無歸。亦且各日無倚。尤恐鄰夷不忿。爭搆終無
皇明 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附錄後漢書

七

平定堂

了局。懇乞大彰舉廢之典。憐念寡孤。賜給冠帶。安置
職妹。庶西日權歸一統。衆夷干戈永息。等因。各申呈
到臣。據此。該臣會同按臣胡 看得安位故後夷
漢各日把紛紛圖立。臣查龍懷王雖安國亨之孫。與
安位稱同堂兄弟。但係庶出小枝。且無以隴繼安之
理。臥定宗派。雖則倫序相應。而久處膏中。衆心不附。
若烏蒙之女。雖許嫁而未婚。安其爵之妹。雖已嫁而
彼逐皆於理不順。臣已俱行禁阻。即於三月十六日
隨委標丁中軍參將譚正修督率官兵二千員各前

往軍節坐鎮。以禁各夷爭構。殺再差總鎮標丁加
銜守備李先躍標下參謀遊擊鄧爵然前往大方傳
諭。俾各恪遵。迄今去後。隨據臥遠頭目安世呈。爲遵
旨分官以息爭鬬。并獻宣慰公地。聽候設置。以安邊
夷事。照得早日與新故宣慰安位同祖視聽。深切派
嫡。凡遇絕繼。承續無疑。去年安位身故。無嗣。遭奸化
沙化渴剝光祚。周世儒楊啓鸞。艾天中等。謀劫強鄰
盜印。私與鎮雄妄議。龍懷王之子承襲。荷蒙上司不
容。以隴易安於時。頭目白沙老烏。謹察架喇等。感恩
皇明 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附錄後漢書

天

平定堂

奮義求立。早日在早日思維繼業。必奉公推。不敢冒
承以下。明禁尋蒙兩省題疏奉 旨有改土設流與
分官世守。孰爲長便。欽此。仰蒙本部院念改土必盡
去夷。不可勝誅。而費餉必大。若分官尚可留善。不但
止武而施仁。亦寬足以諸夷畏威懷德。若蒙架喇老
烏。謹那則白鋪。安正中。阿往龍革。白徐安。白熊世忠
隴勝。阿沮等。同李奇芳。周廷鑑等。俱先赴見。首沐恩
。查宣慰部黨已救過半。漢把五千盡出。畏誠無。奈鎮
雄執印以公。白水勝之地。水勝乃黔土也。豈可益蜀之

強夷化漏襲莫德之況化沙籍鎮雄之力表裏挑激
百計周張欲逞一往以搖三省不使部院德威禍亂
何可輕言甲日居在火掌木空河外處此惡黨歸宗
阿母述織金納恩魯歸之中冀恩而出見不能懼禍
而守備獨切節本委官遊擊鄒蔚然指揮雷瑞傑并
漢把李奇芳周廷鑑等傳示憲令甲日何敢不遵惟
是分官一節各目有見管原業者有借管他地者有
兄絕弟繼者而弟或兄受者有人存而地爲人奪占
者有地存而人亡無留者增削悉在上臺非甲日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本司馬年

萬曆四十四年

元

敢妄言其宣慰公地以著則高化角木勝火堂架勒
安架助都榮徐隴盼等上宅吉插白兩朵內莊則徐
雪華化處土橋哥落比那仲已仲女本捏租窠采根
沙達那等西黑阿東普以墨四普罵箇等白勒達寨
官慰既已無嗣地方應行歸籍各目必有假借呈獻
欺冀一時榮利者惟甲日親同宣慰各屬正長報獻
始合順言收設乃居公道再照甲日先祖安萬餘等
本上河委命兩次借職宣慰扶立安仁安國亨父子
保其全地揚而還之國亨特負警奏多年今茲之官

何敢再執伏候詳允將附近火掌朵徐地方官給管
理并給本管地方世守執照仍比照往例給與及弟
安然安華世守原土執照一體頒賞等情據此又據
頭日約佐化沙化漏歸集劉先昨陣萬興楊啓鸞李
時芳楊淮等連名呈爲傾心獻印獻土懇乞開恩分
別功過具題早結新疆大苟事竊照老烏欲立臥這
借竊異常廢立譯已終成尾大不掉悖違法度憲行
佐等懼切履雷怒增髮抗方議差漢把王允中投告
控訴願將印土歸納朝廷隨舉義兵追逐奸逆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本司馬年

萬曆四十四年

元


烏謎內無容身之地始脫命以賒生佐等有訴在前
案案憲諭近准委官李先躍傳宣又幸蒙中軍廳譚
參將按臨合將本司印信及合同地土投納獻明衆
口同詞再無他意獨分官世守之議實係聖明恩
造又慮奸逆生讒中阻敢昧罪懇求俯念羅施地土
十里提封今俱相率投誠乃上臺德化所致所有世
職官宇應乞題准明命下頒庶夷民無有疑畏大
局底定等情據此又據大方專屬漢民總統頭人楊
啓鸞陳萬謀楊德丁士林孫應俞炎一成黃恩高凌

弟等統領十三街鄉耆王青雲江月清楊舉善李春
學周實彭汝順鄭開陽尤翰林黃應宜等五十多人
連名訴爲率衆歸投等事覽等一十三街漢民共計
萬有餘戶入籍在內歷年已久今不幸宣慰物故各
目爭立開本委傳諭不准繼立民等自應歸投必要
萬口一聲方敢傾心出見今幸各各投誠訴乞賞給
遵照安插等情據此又據衆將譚正修守備李先躍
等各稟報稱職至大方畢節便宜恩威就經給示嚴
諭安插外於時屢有接踵投出累繫臣量簡飭回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疏章
崇禎癸亥紀事
平露堂

業不能一備述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胡看得水西各酋倚險負固千有餘年從來疎節濶日未能深治今安位故絕紛紛爭立臣遵奉申明皇上德威三覆曉諭夷漢各酋俱改心易慮具呈獻土獻印用夏變夷實維此時臣查該司有宣慰之上有各目之士宜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聽分守惟將田土戶口查勘造冊徵其賦稅則一切邊夷皆我赤子其大方西漢谷里比那各要害處所悉據衆誠宜各舉巖城分道各將悍兵彈壓自

可不振興咸米銷及側維是苟而初改措置力辦不
得不寬以文法普示招徠查雲貴兩省處處皆設土
司即如定希彈丸一小州亦立十七長官司二三百
衆勢分力弱並未敢有跳梁者 祖宗成例似可做
行其臥這安世保正枝首先獻土化沙亦係親枝其
呈獻印似應各加土知州職銜世襲以示激勵其各
頭目輸心向化者應各授長官司俾令世守漢把李
奇芳周廷鑑劉光祚陳國基袁倅陳萬典楊啓鸞吳
道端丁士林等招集納款者或盈萬或盈千合照部
呈明經世編



分別授以世官一切粮額各僱鬼最苦官慰之荷
應照夷額十中減二以甦其困所遣撫諭各將深入
化導俾各效順併應錄以示激勵臣愚未敢擅便
謹將各首情形併措置梗槩先行馳奏恭請 聖裁
額臣尤有說焉夷地深險步步羊腸犬羊之性一日
數變莫好協之其役百出勢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
力撤築一面剿除頭使庶可建威消萌計番長久懸
省儉務務剗一切經畫事宜尚有疏所未盡者
臣臣會同按臣陸續具請除安祚遠所獻蜀省雜所

土地移會四川撫臣會勘明白併呈詞謬妄查明究
擬另疏奏聞外伏乞 聖明垂鑒 勅部覆議行臣
等遵奉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

皇明經世

卷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牒

鄆人 徐孚遠聞公 周立勳勒回

宋存標子建泰聞

徐文定公集

疏

數陳末議以珍倪商疏

選錄

徐光啓

臣伏蒙 聖恩清歷官家職在珥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而 上憂臣辱古今通義四知多戰卿士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錄一 下

駁臣雖驚下其忍坐觀國郵隱情隱已乎臣伏見奴酋作逆以來措餉調兵經營浹歲終于費軍隕將三路敗歟此皆我謀之不臧非賊之智力果不可敵也臣生長海濱習聞倭營中懷憤激時覽兵傳竊見兵家簡切肯綮之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龜錯之言四子敵也管仲曰論用而財無敵論工而工無敵論乎制器而制器無敵論乎選士而選士無敵論乎政教而政教無敵論乎服習而服習無敵論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論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無

敵如是然後可以正天下矣龜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上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此兩言者雖當世所習聞實自古不能易也若使兵雖而不精技疎而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諧分合無權而能戰勝守固攻取則管仲龜錯為愚人矣臣聞昔飛用兵明日將戰必先會集諸將度敵之所以勝我者因謀我之所以勝敵者展轉數四計定而出試論近日遼東之戰我有一可勝敵乎敵有一不勝我乎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顏矢中其背是總鎮監督尚無精良之甲冑況士卒乎杜松劉綎潘宗顏皆偏師獨前豈非無紀律乎兵與敵眾寡相等而分爲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敵四豈非不知分合乎戰車火器我之長技撫順臨河不濟聞錢寬奠皆離隔不屬豈非無政教乎出關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險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識地利乎哨探無法乎如是而求幸勝果必不得之數也今日前補救事宜如調選近地邊腹兵馬以臨防遼東堵拒山海遼洲西寧莊

浪久練騎兵，以爲後繼。與夫京城稽察營操，督視整
棚，預備一切事宜，已經中外臣工斟酌上請，臣不敢
瑣贅。臣之愚慮，以爲戡定禍亂，不免用兵。用兵之要，
全在選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
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
爲不然，則強弱相懸，如卵投石。主則靡爛，奚論衆寡
哉。雖調集百萬，亦空費民命，徒費資儲而已。臣愚以
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趙錯之說，一一細講而力
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異能之士，豐其餉給，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一 三 平定堂

也。亦無幾人。既負異材，必須厚待，其製造器甲衣裳
屏履，亦須數倍常格。此其勢自不能多。然而一人兼
數人之餉，卽一人當數十人之用矣。昔齊桓之募士
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穆之陷陣三萬，越勾踐之
君子六千，周武之同心三千，皆貴精不貴多之效也。
臣志圖報國，于富彊二策，考求諒度，蓋亦有年。今雖
年力向衰，多嬰疾疾，而一切選練事宜，願覓一二弟
回條緒繁多，未敢瀆塵 聖覽。如蒙採擇，施行容臣
另疏逐一詳奏。倘臣策盡用，不能起期，見效臣甘伏
輕言罔上之罪。若有法無人，有名無實，拘泥常規，因
循積弊，諸凡選募製造操練等事，一不如法，一不應
手，是皆繫驥驥之足，而檻猿猴之勢，此其不效，餘用
之未盡。非臣之策失也。臣惟多難興邦，往昔格言旋
幹化機，在于人事。國家承平日久，綱維盡弛，幹國寧
民之術，廢置不講。今日之挫敗，或者 上天之仁愛
使 君臣上下，惕勵振作，而免于大受也。臣願我
皇上上體 皇天警告玉成之心，下念臣民潤澤塗
原之痛，赫然奮發，聽言用人，激厲臣工，率作興事，卽

外威內順於萬斯年。師區逆虜何足煩。聖明宵旰之憂。如或不然。祖宗三百年生養之赤子。海內億萬姓。登場之脂膏。後繁哀聚其難。若彼耗散。失亡其易。若此。尚不思同心其力。推求所以然之故。而改絃易轡。天下事豈堪再誤哉。臣忠憤所激。忘其越俎。冒瀆宸嚴。不勝戰慄。頓越之至。

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選練

臣竊觀燕臺形勢。北隣戎虜阻絕之區。南控中原廣衍之處。非若陝洛河東。蜀漢荆襄。河山四塞。遷徙亦便。明經世編。徐文定公集。卷之五。平露堂。可暫安扼險。猶能自固。故非兵無以立國。非戰不能守土。是京師者。必戰之地也。遼左爲京師左臂。負山阻海。隔閼華戎。陸走薊門。有直達之便。水走天津。一帶。有四通之勢。若遼左不守。強敵坐大。山海以南。處處設防。費且十倍。守遼左。故遼左者。必守之地也。勢在必戰。而無必勝之兵。勢在必守。而無必固之策。則豈非數十年來。固循弛廢。實使之然乎。夫奴酋之地。與人不過一縣耳。以中國較之。地千倍也。人千倍也。然而屢遭敗衄。覆軍噴將者。則奴之善用其小。而

我之不善用其大也。戰者角勝之事。非才力智計殊絕于人者。不克也。語曰。才過十人。謂之英。過百人。謂之雄。過千人。謂之俊。過萬人。謂之傑。是有十人者。必得一英。有萬人者。必得一傑矣。諸葛亮出師。指趙雲鄧銅等。以爲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故知戰勝。必待于精兵。精兵。必選于大衆。一州之所有。不能當四方之精銳。明矣。今地大人衆。而不選不練。徵兵十萬。大半脆弱。集合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路。奴則廿年選練。犀利精強。本首號令極嚴。章都用兵有法。又恆以大敵敵我。偏師漸次。擊除能無盡乎。蓋奴雖寡小。能用一方之精銳。我雖衆大。未嘗合天下之精銳。故再戰而敗。非不幸也。今民之制器。選士。教政。服習。皆與奴同。則千倍其地者。必千倍其強。豈有不勝之理乎。若但言徵發。不言選練。此如擔雪填井。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矣。臣之前疏。以爲必須選練者。正此意也。今日之計。遼左宜一面應接。一面鼓舞。各邊宜盡法挑選。量行調遣。以支目前之急。朝鮮同敗。阿宜遣使慰撫。亦須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七

七

重加賞恤使整率兵衆列營境上莊園僅存宜數厲振作與鮮兵南北相應以成牽制之勢至於高求至計必須選募海內奇材速赴京師精加練習爲守戰之備然後可以內壯京營外援遠左或與主兵爲唇齒或調客兵爲犄角無施不可此謀已經諸臣疏請至再至三但令各州縣召募解京恐所選未盡合式遂令却返不止空費安家銀兩尚須給發廵往資糧苟因循姑用未免又蹈去年覆轍展轉思惟終須就地選募似屬長便伏望皇上勅下閣部大臣博訪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八

八

等第填注格冊就行選委將領各給安家承鞋及在途行月糧陸續起發赴京先下三大營中選擇良將或別有簡用務須謀勇足備諸曉節制者職司練習隨到隨練精選教師擇取實用技藝群居聚處日夜講習務令透曉精熟候人衆稍集合營團練其選士之數不必限定多寡亦宜酌量每省直若干裏多益寡悉聽從便總合大數少則不必取盈多則儘數遣發如錢糧委係不敷所餘人數量行賞資許待後次取用差去使臣應給勅書關防稍假事權因令延訪眞實將材保任舉薦量移選擢以備緩急又令訪求精巧工匠一體從優起發聽用乃至甲冑軍火器械有精巧異常及本地所產器甲材料亦應製造博買解赴該部或給發操演或依式成造其選士所用安家行糧在途月糧及買造精利甲仗一應材料等應於本地方設處到京以後月糧監率徵賞等銀應於該部支領其使臣與撫按以下宜令心并力共濟時艱若有騷擾地方徇情選舉濫收罷弱空費資糧者責在使臣其有偏信所司朦朧推委故稱乏缺無意

急公者責在撫按司道聽令互相糾舉其荒蕪無法
虛應故事惜費憚勞推托沮誤者責在將吏有司聽
令不時參奏其起發在途生事擾民凌虐誅求脫逃
更換者責在領將事發嚴行正罪其技藝不開行陣
無法賞罰乖誤科赴財物者責在練將聽巡視衙門
綜核殿最一應在事官員俱候選畢練成課其強弱
堅瑕分別等第以爲功罪嚴行賞罰在外文武將吏
一體考覈本地方所選士衆冊報吏兵二部查核等
第多寡依考功法分別黜陟此舉若在必行又能人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九 平寇亭
人盡力事事合法將聚有虎豹之勢散有率然之形
進有雷霆之威退有金湯之險不過上等精兵一二
萬人戰可必勝守可必固矣倘處各地方錢糧無從
取給宜令撫按司道官實查各屬庫貯銀兩卽非在
在充溢必有一二堪以動支那借者前後官司地方
耳目誰能掩覆且同舟求濟逃而安之而坐視陷危
賢智者不爲也臣民慕義捐貲尙蒙 皇上優加激
勸必有源源而來者亦可隨處給用也若處餉司缺
乏則新兵教練少止數月多止一年截長補短半歲

爲期半歲之餉多不過二十餘萬各衙門宜念勢在
危迫悉心并力那移計處常亦無難敘練既成就可
選汰各營罷卒并名抵補外若遠鎮內若京營以至
保河通津薊永昌密皆可轉弱爲強亦不無新兵餉
給矣或疑時事方艱無暇選練臣謂正惟無暇故宜
亟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
成督臣胡宗憲促戰不聽將行軍法撫臣阮鶚力爭
得免練成之後所至克捷斯亦前事之師也伏望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 平露堂
皇上不棄芻蕘之言亟爲桑土之計立賜施行庶幾
早圖一日早濟一日之用不然者遷延觀望坐視時
日後來事勢逼迫計不得不出于此然而愈無所及
矣再予 天威不勝戰慄頃越之至

遼左陷危已甚疏

守遼事宜

伏見逆奴稔禍建國僭號攻陷開原將士覆沒遼陽
肅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勢非昔年
之俺答實宋朝之兀朮完顏亮也 皇上一聞警報
疑用經臣舉朝人心翕然慰藉然臣之愚慮譬如枯

天風浪而行船渡海，經略則能師矣。其餘篙工，棹徒尚賴多人，帆檣單艘，尚須多器，多人又須便習多器，又須精好。若一有闕欠，一有龕疎，能師雖精心妙手，亦且無如之何。況闕欠龕疎者，非一人一事乎？必得上下中外，畢慮虛衷，力者盡瘁，智者殫竭，晝夜圖畫，患乎汔濟。臣實腐儒憂心如噎，謹率固陋條陳，畫一彈所言者，或似一時難辦，然醫人用藥，視病之所宜，不問病家之所有，苟非此藥，不愈，雖索之遐方，售之重價，畜之二年，豈容已乎？臣自三月下旬建議，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一

守邊

十一 牛路堂

計開

一亟求真材以備急用。臣竊攷前古承平之後，漸資漸弱，因而紉解網弛，迄于不振者，病在乎拘泥常格，因循積弊也。于今所急，莫如文武吏將，第恐資格序用，加以弊竇，倚門仰用者未必才，才而用者未必當。兩者皆足敗事矣。取人用人之法，臣多有其說，未敢瀆陳。目下權宜似應令在京諸臣各舉所知，不論大小官員士庶，及罪廢人等，但有文武材略，乃至絕技巧工，開具所長，今應作何錄用，各送堂官咨送吏兵二部，再行傳訪，各隨相應職事，或推陞，或改調，或咨取，一一置之在京衙門，及畿輔近地，以憑隨時副急。逐便差遣，所舉人材，建有奇功，舉主分別賞擢，若誤國債事，亦隨其情罪重輕，連坐舉主。在外撫按，下及守令，坐名薦舉，類奏咨部，陞調取用，茲依前格如此。薦有實才，官有實效，絕勝于臨事倉皇，而莫知所寄也。

一亟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戰守。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奴大勝而我大敗者三矣，豈可不知其所

以然乎？臣無論其精者，即甲仗器械行陣為匹，乃兵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一

守邊

十一 牛路堂

家能逐我亦事在不加有事者何以不知知則何以不求勝者而擊不幸之將士載有用之軍資須諸無底之窟也據朝鮮報倭奴寨北門鐵匠居之專冶鎗甲向亦間其做工所居延袤數里臣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賊兵所帶鎗甲面其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之故鮮營對壘被奴步兵驟進將拒馬木登時撤去鮮兵其鎗就前而鉤可奈何者甲堅故也我兵盛甲鉤鉤銳鐵得臂之外有同徒但賊于五步之內專射面胸臂必擊誰能抵敵此外臣不敢一一煩稱只求甲胄一節可以類推況又與之大小火器二萬平大抵此西勵志四十年尊禮謀士厚養健卒博容容議簡練訓齊其製器選士政教服習不令于法者鮮矣所恃者我之地大人衆欲索巧工欲購美材欲求精堅犀利勝奴一倍再倍以至十百倍不爲難耳今直幸而不講講者又嫌爲迂緩必欲取辦目前則有仍前朽鈍而已何時得勝敵之器而用之也今宜大破常格于前項薦舉人材擇其知兵有識心計智巧者專領器局仍博求海內名工名器尙推製造一切

盛甲面其臂手刀鈔矛戟車仗牌盾大小火器之類務求精密堅緻鋒利猛烈數倍于奴求精之法宜除積弊立成規酌舊法出新意或令用者自造而給之或令造者自用以試之其間法度縝密臣不敢臆列但得其人以法聽之可也一亟行選練精兵以保全朕伏自奴變以來中外臣工百爾所思矣臣展轉揆度竊緒萬端而獨以選練一事再疏座前者誠思千籌百計總以精兵爲根本若無精兵雖多得良將無可用多有奇謀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結外援弗敢用也奴酋積強久練步騎俱精昔人稱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兼而有之矣我兵南非主客十餘萬衆豈無良將勁卒止因不選不練無器無法如卵投石薰蕕同盡耳今只謀募議調如昨年故事雖多至數倍難免于敗即使精加挑選人人出賊之上又恐技藝法制在在各別難以合營且諸方各有所長各有所敵其長者或宜于昔不宜于今必求齊衆若一分今如意守莫能攻戰莫能敵計非選練不可選練之法又須大破舊

格將前項薦舉人材情加簡擇當事者虚心降意問以選取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仗制度各令條對擇其尤者斟酌詳定一體遵依酌遣若干員前赴各該地方如議行事其前後差出文臣須重其事權以便彈壓更令廷臣推舉重臣二員總理江南十省直江北五省直及各邊選練事務委任責成他日若以器械不利卒不可用再致敗衄者坐以失誤軍機之罪如此必不敢冒昧阿徇苟且塞責矣或疑屢敗之後人必畏懼不應臣以爲畏懼者就令肯應原不得入選也億兆人中素懷忠義自矜材武願奮功名者不知其數獨足如常調募決不肯浪放遠東若差去各使臣行文榜諭或與由講細商爲言今日選練之衆宜與爾輩一色精強所用如此甲冑如此器械如此銳砲所習如此技藝如此營伍如此號令今日如此給餉如此體貌他日如此進戰如此退守後來如此功賞如此勳名豪傑之士必且人人首肯灼知此行大異昔日前有萬勝之樂後有莫大之榮寧應氣求開風拔踵矣何患不肯應乎若不能重事權嚴

責成除宿弊一法制捐厚費廣招徠臣恐所募上策未必大異于前也

一應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易稱設險守國平居且然況值門庭之勦寇乎臣歷考前代兵政之強兵勢之弱未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戰之地無可戰之兵而求萬全無害非有度外奇策苟克有濟臣再四思惟獨有鑄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於都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壘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炮中層上層以漸差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共此大砲位平時收藏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衛門間有警急卽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衆一時殲滅矣臺大銃大則城只須十二座形截或小量應加添再將舊制敵臺改爲三角三層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但造臺製錢多有巧法毫釐有差關係甚大須于前項薦舉人材中求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急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

臣召募賞給皆從後項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尤宜訪取教師自速訓練全敵庫所貯舊有鳥銃佛郎機等項火器亦須逐一整頓仍令及者自修或修者自放勿致濫神疎畧以備城壕樓臺擊賊之用臣再思惟前項火砲除量人者宜守不宜戰宜都下不宜邊城難以頒給外其二三等者目今遠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用自此則未及成造即成造之後若無情兵恐反爲敵有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將盡以藉寇他日更無後若矣必得堅甲利兵銳上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七 兵部

知見在邊腹兵馬皆非奴敵卽再行擄發或廣行招募加以練習而有一事不如臣言不令臣法終無戰勝之理惟宜用臣此說大修守禦之備而堅壁清野使賊退無所掠進必被殲卽守在遼東賊必不敢越數城兵驅深入口下調募官兵宜盡取各邊精騎不必求多再行募選南將南兵長于守城者令其至盡分發諸城協助防禦蓋邊兵不善守城遼東爲甚如近日遼陽脩守全賴川兵此一驗也若其敵小勢輕可戰亦戰氣弱情岫可襲亦襲不拘一法相機進止卽人知今日調募未嘗責以必戰亦無有抗違不前如宜鎮永順者矣遼城堅持數月內地盡法選練成師之後便堪大戰漸次恢復各城因而相機進剿亦不爲難且令西非諸屬聞風膽寒也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八 兵部

云能戰然後能守故宜城外紮營以待敵至臣豈不知此爲正論而今所陳乃是嬰城固守之策蓋臣實

尚須分遣人員如法指授臣又見方今言守城者皆知此爲正論而今所陳乃是嬰城固守之策蓋臣實

繼以敗將俘軍羈留爲質且休且誘遂入牢籠贊幣
餽牽交酬還往鮮奴之交已合蕩然無復東方之慮
矣從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遼射天遙圖殊未可
量即使遠左尚有而鎮江寬奠再一有失朝鮮又爲
異域後來令小攻大鮮或不從脅求假道易于反掌
况奴之狼戾無親諒不莫厭弟督至親皆殺而併之
何有于鮮哉二者居一焉仰我水陸萬里皆爲寇塲
矣晉楚爭鄭終春秋之世者爲其左投左重右投右
重也今結好朝鮮既是奴之狡謀則聯屬朝鮮卽爲
我之誘等臣考古制天子使人夫監于方伯之國漢
開河西四郡通西域置護羌校尉已授尉都護長史司
馬以控制諸國斷匈奴右臂監者察其情形護者扶
其顛危也朝鮮形勢略似西域寇氛之惡亟於匈奴
安可置之度外乎皇上數年宵旰殫財竭力爭滅
國于強倭之手望而與之今者不賴其用而存以資
敵失策之甚者也經臣楊稿咨行該國激以大義勉
以自強是矣大義彼所以請其如強威後計誘脅百
出宜須日夕提撕至于自強之策則該國素習文弱

豈能強勉臣之愚計謂宜微周漢故事遣使宣諭因
而監護其國時與闡明華夏君臣天經地義加以日
逐營勸使念皇上復國洪恩無忘報答再與點破
奴賊之巧圖惡併是其故智要盟僞約豈足依憑鮮
之君臣明理蹈義如此而命耳提掌無感動奮發察
彼心神無二就與商略戎機令其漸強可戰可守若
被誘脅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一面密切奏聞以
便措置防範大都出疆機事難可豫擬揔其大指不
出監護二端倘合濟師及他申索亦宜隨時度勢對
酌聽許如此卽狂謀無厭可以犄角成功若暫守封
疆亦是輔車相依譬之奕棋雖布開着實得外勢必
勝之術也此項差違宜用人臣但恐事機難料仍須
回顧國體若選服名將乃是戰守急需使事所重又
非今在武力泛遣弁流充職祇以辱國債事而已竊
考詞臣奉使該國自有成規臣今自薦願當此任遠
事激切不必多抽士衆只須議定餉給聽臣選擇參
佐義從二百餘人中帶巧工教師以便相機應用臣
本文儒未習軍旅時嘗禪衍之功何敢遽以自許至

如古之其使將其子弟上之有服于辱君命臣雖不
敏竊自思遠之心知北來之客奇道雖事功起而
勢非強漢機欲甚深且應密密出師之日身入于群
實重虎口安危乎及宜資推變事情遂賢難拘一律
如蒙 聖明特遣受命以後傍望情設便宜以未克
濟

按遠將非關日夜謀思勤奴以爲利我又自無
滿也徒使之焦心勞力深謀密計整棚訓練圖
自衛之策而我又增無謂煩致有過歲之事即奴
又向當夢想及此良奴之事真極精分令有法而
及東事者但以爲長丁弓馬而已想由望敵先奪
至于今未能知彼故也

又按敵臺果如法不附城無害即四面受敵無害
弟難爲慮始者言故累疏皆云切附門坑而遠計
者皆惡奉爲敵有不思得臺即得基也近歲寧遠
被攻完城至五十餘甯重破矣夫炮一擊城賊至
萬七千人老商甯遷安有人臺貯銃百倍堅城
遂以委敵者乎

又按西路既敗奴賊威懾朝鮮與之連好傳所謂
從於強令宜其罪也第此語得諸經略疏中非無
徵之古而鮮人辨疏極力抵諱且語意與此疏相
應爾曹曾未發鈔不知何從洩之雖然若果行此
鮮國君臣必相名從練得鮮兵二萬可以坐制奴
賊而鮮君亦無他日之禍矣

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選兵製器

該吏部題爲都城防禦宜周乞免訓練之臣以國根

本事奉 聖旨是徐光啓聖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四 平露堂

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事務欽此臣猥以淺陋職在

詞垣兵旅之事向未經歷頃因東事急迫屢疏論劾

苟求效芻蕘之益非敢爲媒進之階也誤辱 聖恩

三頒綸命擢貳端尹兼列臺銜驟越四階踰超前輩

以不材之資值孔棘之會度德揣時恐終不勝其任

至於選練一法將欲使智勇材藝人盡其長工械技

巧物究其極然後可以折勁敵之衝保金湯之固此

則臣之愚見臣之風心始終不敢於 君父之前轉

換一言亦不能于僚友之間遷就一字必係臣言必

用兵法則臣之三疏具在矣

改行而兵不可明

臣任其咎如言之不用臣亦知言之不用而臣且日

前事勢日艱支費日復一日倉卒有警臣謹之責舉

如醫師治病不憑其方不用其藥但以他人之方藥

令其炮製修令其且并炮製修令之器具材料而斬

予之爲醫師者得無拱手而承不救之罪乎即使百

凡如志而教練未熟之果必不適於口服未成之衣必

無救於寒矣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俯允臣言使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臣 王 孫 堂

展布四體以圖尺寸之效如或不然恐無補於事有

悞于國既負技擢之恩且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爲

此先將一二急切事宜畫一上請伏乞勅下該部作

速施行其餘客臣陸續條奏臣不勝願望祈懇之至

詞聞

一議待上臣聞古之兵皆稱爲士居四民之首或稱

君子貴之也貴之者所以勸爲士也後世視如隸役

有身家顧體而者不入其中十人之英便欲登爲將

領所以卒皆孱弱軍無練銳岳飛治兵用其勇力層

累擢用其尤者便置親隨背曉軍皆軍統制而下與

之抗禮猶賞與常勇健無比凡有堅險當之卽破然

臣尚似畜家軍不能盡爲背曉也臣願一軍皆依此

法初到募兵除不及等者退去不用外收用者考其

勇力捷技分爲隊兵鋒兵二等一體教練隊兵進益

陞爲鋒兵鋒兵之尤者陞爲壯士壯士之尤者陞爲

上士上士待之如武舉之禮壯士待之如武學生之

禮每隊長哨官缺于上士中角技補之千把總缺于

隊長哨官中角技補之將領缺于千把總中角技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臣 王 孫 堂

之其有殊材異能比併無對可徑補將領以及上士

者不在陞等之例其隊兵應照例給月糧一兩二錢

四等兵士每加六錢上士照東征事例月給三兩而

此若給本色以時估扣算其操賞銀又須從厚以示

激勵及冬衣布花皆不在餉銀之數至于大小將領

臣欲使于兵士不得剋減一文但不恤其私情優其

休給徑求以法是使人不以道也既恤其私犯者不

貸而又激以忠義昂以功名向上者必多矣祇今遠

左用餉不貲司農來兵臣又一一求多實是點金無

衛似此勉強支持，不得不從其薄。臣又何術可以濟其不足？臣又何心必欲強其不能？臣所知者，養士如買市物，價高一分，貨值一分。臣請與兵部約曰：量有若干之餉，可付若干之兵。請與戶部約曰：欲練何等之兵，即發何等之餉。如臣所謂隊兵者，只可以守堵，所謂鋒兵者，可爲守城游奕。所謂壯士，可以小戰取捷，所謂上士，可以大戰破敵。用之多寡，以敵之多寡強弱爲度，如是而已。倘謂今京營之軍，月未一二石，何事新兵獨須厚餉，不知替軍操日不多，且質明而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兵 五 平露堂

卷之一 一 五 平露堂

散正須各尋生業以餉其口。若食餉一二石，又須日肄習，必皆化爲餓殍矣。營軍所以不振而易譁者，病根在此，非獨性異人也。今之新兵，可使各尋生業，乎都下貧民傭工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之月，永不蔽體。臣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須四分差等而上，愈精愈厚。按復國要編，東征兵士月餉三兩六錢，朝鮮供億在外，然而功實未著。當時諸臣不能無罪，臣雖竭其驚銳，但能使無虛糜耳。食今日傭工之食，而欲收岳飛甘峴之效，臣不能也。

一議揀選遠近用兵多而不精，前效已見。兵不選而速練如鎗鐵，求金春砂，作米畢竟無有虛費工力也。因循用之，有名無實，自知難以勝敵，心念只在脫逃，所以臨敵先潰，覆敗接踵。臣之初議，謂須精選勇力捷技之士者，謂其體質本領，既是人間英物，必能以忠義自許，必願以功名自見，如此而加之政教服習，取數既少，即糧餉可以從厚，器甲可以求精，以之禦敵能保全勝也。目今調募未見盡一規格，恐地方奉行無所依准。臣願與部司議定冊式，頒行各該地方，每募到一名，試驗填註，必期合式，方准收用。選舉依式造冊報部驗收，其不合式而濫選者，與冊本合式而點驗不對者，除照例退還外，仍各罪所由，庶幾無虛糜。人有實用，所定格式大略以膂力便捷技藝三事分別等第，其膂力能提石二百斤以上，行動如常，蹕起高三尺以上，跳越過六尺以上，形軀大而雄猛，小而精悍，年十六以上四十以下者，即准合式。等而上之，乃至力及千斤，捷驗丈數，日行數百里者，各第高下，分爲二等。其現有技藝者，分爲諸純熟精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兵 五 平露堂

卷之一 一 五 平露堂

妙三等若力不及格年過四十而便捷技藝有一在
上等者亦准合式三等人數安家銀兩量行差等厚
薄候着舊之日再行考驗上下其餉教練之後日成
月費升降其等內外各官員若一處人數不足應
于他處通融足數不必拘泥取盈多費有用之餉遠
致無能之人也

一募軍資臣惟凡人之情皆有保國保家之公心皆
有好奇好勝之習氣勇壯之人無有不可戰者顧處
置何如耳我能制敵何憚而不戰敵能制我何恃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 平露

戰從前屢敗皆敵能制我我無以制敵故也欲我制
敵先議器械敵敵不能制我先謀盛甲奴賊盛甲面
具極是精堅所用長鎗飛鎗透甲箭極是鋒利今欲
制其利兵必用通身純鐵精甲又須輕便欲制其堅
甲必用如式鳥銃更加奇巧此二物每人一具斷不
可少其甲衣甲裳頭盔面其護項護臂掩心臂手輕
帶等皆須熟建鐵十斤折一并皮帶布襯煤炭工食
欲求精好所費不計酌量中等費用每副非十二兩
不可鳥銃欲求精 所費亦多酌量中價非四兩不

可此外每人用鎗叉等長短兵器一具腰刀一把及
捱牌奇器等其材料工食酌量中價非每人三兩不
可已上諸項皆須給銀付餉司兼管臣等監督將士
自行製造方得對身對手且身命所係惟恐不精必
無濫惡至於目下操演合用內府祿庫原貯盛甲兵
器大小神器硝磺等項察臣等酌量移會應給發在
徑自給發應奏請者另行奏請若戰車之制臣擬用
數等一幅重大車只須臨時查制民車賃用一雙輪
戰車一獨輪輕車一大小砲車須工部給價付本營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一 兵

天

平露

自造寬馬市馬止堪騎坐必用戰馬須本營將士自
買自養其買價或太僕寺勦支庫銀或於俵馬地方
收折解寺給發其養料或戶部撥給牧地或於寄食
地方收折料銀解太僕寺給發目今先新勦下工部
速發料價銀數萬兩并會有材料鳩工局造
一議近募新營創造百無一有各執事員役雜流皆
須逐一選用召募皆須俸給遠者更用安家銀兩新
兵出自民間全無武藝急須選取各色教師一應置
造又須召募工匠或材官武士現來投充者亦宜收

錄以開竊用之路皆須急用安家糧餉并臣衙門公費乞飭戶兵二部速行議措餉銀數萬兩施用其教師工匠役吏人等每募到若干可省遠方召募若干客臣等不時移會兵部行文扣減

一議徵求軍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礮及軍火器材料教師巧匠有遠方所有近地所無者須一一徵求以便傳授製造乞勅兵部移文南直隸撫按募送長鎗又銃鈎鑊等教師各十數名浙江募送長鎗刀牌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礮桿木鎗一千根虎藥數十斤福建募送俞家棍教師一數名製造大小銅鐵神銃巧匠十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礮木棍桿二千根廣東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銃巧匠鎗甲巧匠各十數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砲各十數具鐵盛甲十數副湖廣募送土司刀牌藥弩教師永保鈎鑊教師苗刀鉄匠各數名買解等藥數十斤苗刀百只雲南募送土司皮甲匠十數名買送皮盛甲十數副沅江麗江及土舍蔣郎藥弩各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兵

无

平露堂

十張藥數十確貴州買解銅仁土苗木鎗桿數百根苗刀數十口河南買解嵩縣長鎗木桿二千根山西買解五臺礮桿五千根山東募送鎗銃鈎鑊竿子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木鎗桿二千根宜府大同寧夏甘肅各募送善造礮甲火礮鉄匠善製生熟皮匠各數名其他各師名工名礮容匠等再行體訪或行文本處或差官召募置買若地方官能一一訪求量行募送買解具見體國忠誠公行紀錄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兵

手

平露堂

一議勸義伏見兵興以來臣民慕義捐貲者如委壑逝波不見其益且木立賞格人誰樂從臣以爲輸財助餉不若使輸餉募兵也官選兵不若使人人選兵也品定爲三義激勸之法其一有財者告明官司自選其士給與安家銀兩盤費到京依式置造精好器甲着伍之後官給糧餉者名曰義募所募之士聽臣等選中類爲一營自協忠營後來兵士得有功級其募者酌依部斬事例每二十級准敘一級其一有財者自選自餉安家器甲行月糧俱不煩官止于本地告官驗送着伍之後不論年月通行資給名曰義餉

所餉之士聽臣等選中。類爲一營。曰人義營。後兵士得功一級其餉者亦敘一級。此外有不能輸貲而能招徠豪傑于所在官司驗試起送者。伍者名曰義應。聽臣等選中。即于兵士冊籍填入薦者姓名。給與依期後來所薦之士有積功至指揮僉事積賞至十級以上者。薦者分敘一級。願賞者聽其三項義人陞至指揮僉事以上。願就文職者分別品級從優收授。與恩蔭官等。願以功贖罪者酌量情罪輕重功級多寡准與減免。文武職官廢闕在籍者酌量起用。若三義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五 三 平露堂

人身在行間別有親斬部斬功級者。另自陞賞。不相侵併。共餉至十名以上。募至三十名以上。薦至五十名以上者。所在官司或送扁額或行獎賞。先示勸勵。如此人自擇人搜採必精。義士不枉費兵伍得實益矣。但臣所統率盡是腹裏平民。生來不見兵革。若并厚餉重賞。精甲利器。堅車良馬。教練成就。尚不堪爲援遼之用。況於自募自餉者。豈容勉強調發。以塞鸞義之途。亦須練成之後。人人智勇。然後推皇上下所用耳。

按此時無望發帑。不求加派。故有餉義一欸。而風聞者亦多重跼而至。輦金而來矣。道事多掣肘。皆廢然而還。藉令此輩得用。固可有經費之什一。卽不然而遂發帑金以五六百萬計者。便如段熲言三冬二夏足以破滅也。事半功倍。惟此時此勢爲然。自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五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九

陳子龍臥子 宋徵聲尚木 選輯

鄒人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愬人

謝廷禎疑月參閱

徐文定公集

疏

徐光啟

兵事百不相應疏 練兵

臣本庸儒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
勢艱危主恩隆重宜不容辭業於本月十五日條陳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練兵 一 平露堂

急切事宜十款恭候命下同各該衙門逐一施行然
以未奉欽敕諸凡事理皆約略言之實不知所練何
處兵士爲數幾何也如臣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
二萬人就於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二千間工部
陸續支給器甲車輛材料四十餘萬兩戶部每年支
給糧餉五十餘萬兩一應軍資得各該衙門逐一應
手臣再求副貳贊畫四五員博選良將數十員一面
造器一面練兵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
成軍而醜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

得內府廠庫大小火炮多如山積若以此二萬之衆
與京營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改造大砲堅壁
清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刻之間盡斃於堅城之
下此臣之本計也若製造未精教練未就雖十倍敵
人之衆必不可戰遼東三路可爲殷鑒矣然臣近商
之戶部諸臣咸言此餉毫無措處日今通州民兵日
給亦係借用不可爲常計在工部亦復不易而通州
先到山西民兵數萬三千尚皆露宿日今天氣漸寒
若非速建營房將何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
然則如臣所計約略二萬人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
兵部議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募兵并近擬召募入府
民兵約共六萬之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盡屬於臣
此則臣力所必不能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且目
前日後皆有危險之形不容不預陳於 皇上之前
也大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
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正能選練三千
人爲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無人衆後來總理薊
鎮譚論爲總督兩賢提學司道編裨皆一時之選又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練兵 二 平露堂

以浙中舊練精兵三千爲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爲出塞之舉，畢竟不能止增募南兵二萬月餉一兩五錢，教練三年而成。又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敵臺千二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入爲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之間也。恭練兵之初，其難如此。臣無譚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慣戰之精，兵長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渴饑，卒於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能乎？此臣力所必不能勝者也。戶部舊新餉支吾遼左，尚若不給，新兵糧餉若薄，與無兵同，即使約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無兵同。應須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料價而一甲一統皆須數十口工。何時齊餉堪以針敵，至于營房一節，三衛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須在日今半月內完工。過此，涼寒一至，土功難成，兵無着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大衆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悉令露處寒風朔雪之中，人情當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練兵三

平

如既爾飢寒，救命不給，何由朝夕訓練？萬一寇至，又負六萬之虛名，必將責之以戰。初甲鈍戈，裸裎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日前日後危險之形也。夫以天下重徵登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而且黜陟在前，險難在後，正如未經力作之人，偶遇主家事勢急迫，勉強負荷，即一夫之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還以五千人之擔，而悉委之，又使曠危涉險，此其人惟有顛蹙而已，更無他矣。一人不足惜，如憤事何哉？伏望皇上立刻救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用衆六萬，丁三處安插者，戶部合當豫計餉銀若干，於何出辦？工部豫計器甲車輛火藥料價若干，于何支給？兵部豫計馬匹料艸若干，於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豫計，每處兵人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何安頓？建造營房，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安當然後，倣譚論戚繼光事例，分命廷臣三人，各設副表，酌量費畫，并應用員役，分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之後，亦只宜製造大砲分守近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練兵四

平

出城而已必欲與奴賊之兵交鋒故沙白非博選天下奇材一二萬人製造器械一人食數人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臣先後四疏語意皆同先資之言不敢有忤然臣陳說雖多無一當時之用而猶敢冒明恩命者尚冀出身任事之後將行其言倘俾手一成也今臣身用矣而臣言決不用矣明知灼見無俾可使而猶因循時局勉屈支吾今日知事之不可而謂之可是謂欺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爲債軍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爲也儻終不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五

用臣言請乞 皇上別簡才賢以膺斯任臣不敢受事且品性疏厚職以爲本無才將輕言冒進之戒臣有於外草野感戴 聖恩而已

實錄纂修官董宗伯其言論曰臣按宋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固有濟師者背嵬五百爲之先驅耳此皆所謂百金之士也招之者在先得數人使其以類轉相羅致如一燈之火燎爲千燈河朔少年前楚奇俠寧患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實不下十餘

金耳問左健兒負戴屠醢身不出里數金可得青遠戍沙塲以項顛僥倖哉惟甲田湯手無復人活者定計於逆方復應募雖得數十萬但可譯耳此號所謂非博選天下奇材教練一二年決不可用是實歷語也

又按今之兵皆不可戰今之主將亦知兵之不可戰耶抑否耶然而皆令之戰矣總由身不在行間生人死生我無與也豈有身不在行間不與三軍共歟生而可以司三軍之命者乎果與三軍共歟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六

生必將計其所以生必將計其所以無死必將計我之所以禦敵所以制敵而戰可勝守可固矣無論古昔卽近世文臣如王靖遠之於滇王威寧之於虜王文成之於遼藩院中丞譚襄敏之於倭皆身行行間者也況武將乎

巡歷已屆實陳事勢兵情疏

其附

臣本庸愚誤蒙時簡昇以戎旂其間兵之大勢與臣之本懷絕不相蒙前後諸疏詞窮意悉不敢繁稱以

演 聖聰惟是隨時就勢經歷已來所行事宜義應

入告且有事機關係連後輯酌以求允當者不得不
據陳於 皇上之前也。至三月二十日以後前後
巡歷通州昌平二處據山陝河南三營冊開原額民
兵一萬六百名內除三月以前沿途遞故并選取援
遼上等民兵外實在者止六千八百三十七名向來
行文清勾陸續解到逃兵并臣所募補救師家丁等
共舊收入百三十九名今七月見在食糧民兵七千
六百七十六名此臣所轄三營兵數也臣自三月受
斯前後逐名點選覈其年貌程其勇力除已前選去
早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援遼今營中俱無上等等外止于中等下等內選出中
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已
上二等稍單教練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堪
為火兵雜流其餘下等三則俱不堪用正因此時營
房未完商其稍止者供應力役大都三營之兵非田
野小民則衛門人役自來不識兵戈比於近年調募
各路軍兵已為下乘又於其中選去上等援遼四分
之一即所謂上者未必果上而所謂下者真放下矣
故據臣所見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

并入可克廝養者不過四千求其真堪教練成為精
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此臣簡選之大略也廠庫
領出監甲止頭盔可用其盔甲止可披戴操演稍令
習於負重臨事無一足恃者器中止有鋼快刀可用
其餘亦止堪操習它若臣所酌用鎗斃鉞鎗鎗長
短器械等全然未備除借發價值於近地置買雜木
棍一千二百根暫時應用外有河南領兵守衛丁呂
試捐俸一百餘兩差官置買嵩縣槍棍等桿木到臣
又借支錢糧陸續製造鈞鑲鎗鉞等二百餘件其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出湧珠佛郎機三眼等大小砲位炸裂極多悉不敢
用止有鳥銃一種曾經試放不壞陸續改造機狀分
發演習其餘應造者料價全無悉在停閣此三營軍
火器械之大略也各營中等三則先委旗城官廚學
信督練官金秉忠等編成隊伍分委教練官徐忠等
率領教師習學器藝今委中軍都司錢世順總率訓
練習學鳥銃及長短諸藝其合式中的者十有四五
若專心習學再經數月即能者十有七八其不能者
不下強也此三營教長之大略也從來操演之法皆

用方營北邊賊陣却用回營臣酌古準今定爲營部
哨隊伍皆用方圓曲直銳伍法自五人以上至於數
十萬散可散操合可合操應得曲直繁簡之衷且於
操練之中卽寓戰陣實法頒布演習先習伍次習隊
以漸成營但皆步兵未及騎戰其步營遇大敵又須
戰軍大砲一時吏士多有精曉製度諳習施用者若
無錢糧成造而欲練騎兵又須堪戰之馬及合用鑼
甲亦皆一時難得未敢遽言此練習營陣之大略也
總而計之大都徵調之人習於兵革召募之人有志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其情九

平露堂

向作此兩者練習尚易獨劍派之兵非惟無此預習
無此技能兼亦無此見聞無此志意譬如村學蒙童
未識字義欲令歲月之間遂能揭管爲文遂堪入闈
尚試爲塾師者固甚難矣如是而質地可學猶尚易
也其如各州縣官誠心體國者不乏苟且寒責者較
多中間有人半強壯者亦有大半老弱或難以疲瘁
殘疾者如臣愚見中等之兵稍堪指教亦極費力下
等大半悉應退回祇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惡教尤
與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

乃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徵調來者向入尺
籍加以拊循便無携志卽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
厚餉卽教習調遣久暫遠邇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
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三省之民獨異於是臣自四
月中簡選將畢有陝西河南民兵告乞移文速給安
家銀兩者迨後日日漸多以致全營未告臣叩其因
繇皆言應役之初地方官司給與印信執照及開款
告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援遼又以二年爲限限滿
卽另報更替一年之後仍再給贍家月糧銀六兩俱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其情十

平露堂

於加派銀兩動支臣見此執照條例不覺喟然而歎
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有也其
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卽人人日日只
丐承斯之至亦隱力藏巧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
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去臣等兩年勞勩盡
付東流矣卽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日
今月得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於內顧每年
縣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於加編新
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一錢米六十用

此月餉卽於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
久何必使成者怨思居者仇讎教習之難如登山留
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臣所見公文
批照正陝西河南兩營於山西止見私幫批照獨平
陽一府聞有更番之議未見明文中間事體略不相
同乃其人尤多老弱至於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
則三省一也二年之限今已一年口今就用新餉銀
入給六兩正可多留一年一年之後若評之更番其
來代者又須別給初年安家銀如河南餉人兩如陝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兵部

卷之二十一

西餉六兩又須通新教習於費更多於事無益若不
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六兩歲不可少而其人
怨愈愈深相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
自今以後可將更番贍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理
月餉六錢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
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臣所敢任
也臣竊見古來行軍用兵亦多有更番者然其人素
皆練習亦多有久戍者必有法使之樂從若如今日
之措置而能令可久又能令可用臣愚不敏未之嘗

聞伏乞 皇上卽敕該部將臣奏陳中理酌量人情
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爲可辦當爲可安
勢爲可久或有未妥不嫌改弦易轍以求至當臣攝
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如或不然恐遷延日
久耽誤愈甚它日計之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
臣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亦願當來者勿謂臣今
日不言也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

謹中一得以保萬全統 城守臺鏡

本年四月該吏部題爲緊急軍務等事內奉 聖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兵部

卷之二十一

少詹事徐光啟卽令回京欽此臣原以疾請告奉
旨回籍恐途中醫藥未便暫居天津調理旋已戒行
不意求事敗壞仰蒙 皇上念臣犬馬之忱期臣渡
溺之用雖病體未痊而義無反顧遂於本月十六日
輿疾就道十八日到京二十六日 陛見念臣本以
腐儒叨官輪累東事之初全無責任何需多口招尤
自棄於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
臣言然後可濟又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
惟無及於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

用由今思之皆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得強兵必須堅甲利器實選實練量錯口器械不刊以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于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使合嬰城自守營壘大砲待其來而殲之猶為中策奈何盡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砲皆為敵有這用攻城何則不克彈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講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咎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不思變着雖徵調招募更如前日而奴之勝勢已十倍於昔矣況未必能如前日乎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辦遲之數月然後可得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整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易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起聞以西只合料簡大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今至廣寧前屯寧遠諸城助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

列兵營火砲於城壕之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必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枝葉遠攻者必圖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取覆敗今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礮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砲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午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如即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際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鏡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鏡如法連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臺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亦與薊鎮諸臺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鏡城也臣昔聞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黃克纘浙江

按察使陳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遺書克紹又其轉致書於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當在承問亦非獨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卽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鄙人見之必肯安心同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姦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臣轉展思緝別無應急之算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含皇無計必且出於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同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尙相咨問皆以臣言爲是也昔者晉楚爭鄭鄭之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公子駢曰蔡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諸從楚駢也任其咎所云任咎者謂誤國則伏其誅也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炮悉皆合法而它日有一賊一馬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旣安就用此法行於邊境各處守城其易兵數必然減省省兵之餉并以厚戰士以請器甲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如罔聞乎伏望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

不幸其言論此事經費未嘗量度估算恐亦無多耗令多費乃是萬年本計古所謂金城鐵壁倍勝積金於庫藏而它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望比遼左千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上地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強兵決勝之計略具前上諸疏中容臣卽口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欽命施行今未敢盡陳仰讀聖聽也

按東事數年既未能戰又不肯守城外列營寇至則潰遂爲膏肓之疾家經略在承平曾遼親吏來咨求守禦之策深相憑信遼陽之行意謂足可倚仗反寇至之日與張忠烈高監軍定議守城分派信地矣俄然變計城陷身亡蓋有必死之忠而爲必生者所誤也曾不思必生之道無過於守且戰者自戰守者自守兩不相待也奈何言戰則盡撤守備而聽之一敗卽以城予敵耶惟邇年寧遠之守屹然不惑遂得以扞上障滔天嗟乎封疆之臣鑒之哉

世言惟能戰而後能守者於賊初入境之時遣奇

兵扼要設伏以擊之使不敢近城耳若夫賊既臨城之後惟有大治守具使我備既定然後分遣壯士或縋城或鑿門或劫之或誘之使之多損士卒不能久攻可也若列大營於城外平衍之區待敵之來爲背城之舉萬一敗北無論城隍盡撤守禦卽守禦粗備者一見敗形衆情便具并城不可全矣

申明初意錄呈原疏

遼兵集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七

平露堂

竊惟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等日見遼東三路敗畧失亡甚多主憂臣辱不勝感憤尤可惜者驅遼腹之民而盡斃之後難調發尤可憂者盡中外之火器而盡予之後難抵敵也故再三陳說大略謂兵不在多只宜講求敵之勝我若何故因思我今勝敵者何法商量定算務出敵人之上其下手之處今在先造精堅甲冑鋒利器械大小火炮次用厚餉挑選召募海內奇材異能之士博選教帥統以良將馭以嚴法敝束伍以立陣兼車砲步騎以結營務使人皆壯勇技皆精熟遠擊則百發必中近鬪則一可當十

而又臂指相使分合如意疏行密陣勢險節短如是者器械之費一人當十糧餉之費一人當三然此皆如臣所計精兵只須二三萬役不過二三歲大略費五六百萬可以竣事矣乃所造器甲尚留爲千百手之用費猶不費也不圖言之曉曉一不見信諸凡區畫未免拘泥常格因循積弊終於棄置堅城糊塗浪戰臣之原疏所謂撥雪填井有損無益所謂如卯投石至卽糜爛不幸而中矣卽今再行調發召募以備應援圖恢復亦須細細向求一切甲冑車輛軍火器械揀選練習必用何法可以大勝于前必用何法可以倍強于虜然後一意從事如設的而求中立表而求至可也若止如前行徑則既以之再敗矣今將何恃而必勝乎四年以來非無良將也兵不精器不利良將不當儒將之用無非勁卒也不選不練無器無法勁卒不當弱卒之用非無厚餉也人多而粟少金賤而物貴厚餉不當薄餉之用今求必勝之兵必將悉反前敵而後可臣嘗言養兵之要有二曰少曰飽曰好雖其少所以飽也惟其飽所以好也惟其好所

以少也當議速凍之格選用之初須年三十以上四十以上力舉五百斤以上穿鐵盔甲四十斤以上又須精悍越捷有根着有保有不合格者不取也合格者謂之隊兵隊兵之中能習演一藝以上精熟可用者即爲鋒兵鋒兵每月給餉二兩一錢安家未鞋銀二十兩其能舉六百斤以上者每加百斤每日加銀一分隊兵未習藝者先給月餉一兩五錢待藝成照例加給其鋒兵再令教習有各藝皆精超出儕類者以漸加增至每日一錢而止謂之壯士壯士之中又拔其尤如弓矢于二十步外三寸之的百發百中者烏龍六十步外三寸之的百發百中又一號連發九連略與射矢同疾者大砲能於三五百步外立的命中又裝打退疾連中數次者放鎗刺劍俱能于方寸之的百發百中者其餘各技悉立一比較之法而百試不失者謂之上士其餉亦以漸增加至每日二錢而止其日食二錢者仍歲給安家銀十兩若選募之日就可充壯士上士者即與應得餉給如此情卒遇合則等得二三萬人配以車騎齊以法制束以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九

仇嚴以賞罰用之戰可以勝用之守可以固此臣之所謂兵也其造甲須通身全具以能禦烏砲爲度刀劍之屬以連截數釘爲度槍之屬以截鐵不損爲度大小銃砲以倍藥倍丸數發不損爲度此臣之所謂器也總之則所謂器械之費一當十糧餉之費一當三不容損矣苟卿論兵謂慮事欲熟而用材欲泰蓋慮熟而用用得其當雖泰實者也作室必須木石成飯必須水米若欲末芻成室搏沙作飯省則省矣其如販壞何哉臣書生之見何敢自謂勝籌所言曾未施行何自得自明驗所以不能無言者爲今日之虜非三月以前之虜又更非三年以前之虜也臣自成化入都嘗爲人言今日之奴蜂蠱耳一失策必且化爲豺狼再失策必且化爲虎豹所以冒昧陳言爲積朱牯牛之計今果化爲虎豹矣所以然者非在土衆之失其非在全錢之耗散非在土地之淪胥也益在聲中外之大小火器而盡子之耳三路之敗見于奏報者一萬二千朝鮮奏報者七千遼瀋二城從京庫解發及各路長兵攜帶并舊有守禦者豈止二萬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九

約火器四萬火藥不止一二百萬皆拱手而授焉今
將何以禦之又將何以勝之易不從此等喫緊之處
一計算乎謂賊有之而不能使用者皆粗瞞虛想之言
萬無一有之事也臣猶記壬子之歲朝鮮奏稱奴酋
遣使市硝磺于該國辭以原無出產每從天朝市買
限有歲額無可售者則賊之經營此物有年歲矣豈
其得之而不用乎四十七年冬月演放鎗砲見于阿
利之說招用浙二兵大鐵賊聚被束賊連放大砲而
潰見丁進日之傳報即又何嘗不用乎故如臣所云
製造選練者在三年之前可以必勝其在今日即有
精兵利器而勝負之數猶未可定臨期應變尚在主
兵者別有妙用非臣所能豫籌也況兵未精器未利
而可值待千萬一乎臣竊恐當事諸臣狃于眉睫之
論以舊日之奴待之也故敢爲剖析如此但此意可
使當事知之自爲必勝之策不可爲士卒遽言之生
具畏難之心如臣此等章奏俱不應發投而報房無
知往往竊騰傳播大都今日兵機要務言出口而敵
先聞矣使得因我備以備我用我謀以謀我皆不可

之大者且才臣策士習見時情如此雖有奇謀秘計
知其無益不敢言也伏乞赦下所司一切本揭關係
兵事者著實嚴禁不得妄行抄傳違者以漏泄論罪
庶令玩法者知儆抱奇者獲申矣

實錄纂脩官董宗伯其昌論曰臣按國之大事在戎
暫費水寧昔人所避見小欲速祇誤國耳李信用
兵二十萬視王薊六十萬費孰爲省究何益於勝
敗之數哉徐光啟所謀練兵費二百萬撫臣計臣
相顧愕眙見謂費多而效緩詎無以應營緒未畢
一費中止至於招募四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而
後覈具乾亡不亦晚乎夫以肩越虛恢之腹而以
寒陋掣任事之肘可數也

略陳臺鏡事宜并申愚見疏 建造臺鏡

先該臣前後奏陳京師固本之策莫如製造大鏡建
立敵臺可以一勞而永寧警費千前而人省千後表
旨下部覆稱興作甚煩經費無出況工部原無額派
邊方軍需錢糧近蒙 皇上允發帑金肆百萬兩未
經分受今以敵臺工料銀兩責成該部實無所出若

非皇上重念根本計。另經今。則此臺此鏡必無可成之理。臣見日下邊左軍需。急如星火。亦知發帑。恩。可。屢。而。冒。為。武。備。假。欲。自。伸。其。說。違。時。誦。樂。之。戒。然。而。實。不。收。也。昔。人。論。兵。皆。欲。識。時。務。明。彼。已。古。之。遠。器。不。過。弓。矢。五。代。以。來。變。為。石。礮。勝。國。以。後。變。為。火。器。每。變。而。趨。于。猛。烈。則。火。器。者。今。之。時。務。也。邊。左。再。敗。之。後。賊。則。昔。無。今。有。而。且。多。我。則。昔。多。今。少。少。而。且。劣。我。雖。舊。有。用。之。甚。拙。賊。雖。創。有。用。之。甚。工。如。近。攻。遼。陽。東。門。賊。來。止。七。百。人。車。載。皇明經世編

今野戰亦不用弓矢達射騎兵衛突必置小大火箭于前以挫營而來度不中不發如遼陽之法用之臣不知今之言戰者其又將何以應之此自今以後戰守皆務也亦彼已之情也臣二年前慮欲使戰勝守固又不欲使民命盡而國財殫故言守城必造敵幸必造大小火鏡一一如法而後可言戰必須多用大小火鏡載以炮車雜以戰車又須堅甲利器厚餉精兵一一與鏡相稱而後可不敗謂預知賊勢之至此也而不幸已至此矣為今之計比臣昔日所言宜有過焉豈可不及乎蓋今日之戰守而無大小火鏡他猶空手遇虎狼也有鏡而無堅甲利兵猶手太阿之劍而無柄也數者皆備而不能深求施用之法合戰之難是有劍而不知制劍之術也若置鏡于城之外以守賊不殺之民而挾鏡以戰是又何持太阿以柄授人也夫兵器之烈至一發而殺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鏡極矣無可加矣若守而無臺以用之戰而無堅甲利器精卒以稱之必將如前二次遂為賊有攻機事不密賊亦竊用其法自此之後更無它術可

以禦賊。可以勝賊矣。此說皆古之再見。或見信。然而不得不言者。緣西鏡一節。取器取人皆等實爲始。事若不盡如臣法。寧可置之不用。後有得用之者。若但知募用之。而不講求其所以用萬一慎重。至于不可枚舉。則區區報國之心。翻成悞國之罪。臣所以展轉不安。寢食俱廢。不得不瀆陳于君父之前也。望皇上采聽臣言。欽定數目。慨發工部應用。成就此功。他日不論邊境安危。但屹然稱金湯之固。卽此所費金錢。與積諸庫中無異。且覺更有利益耳。若云東事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方志無服於此。則臣以爲都城用財。似是大工同例。不必於東事相涉也。卽今卜素生心于北。火酋側目于西。儻有變動。豈其專力東方。弃而不應乎。不及此。皆一爲根本之計。恐它日之不暇及此。甚於今日。且此功旣成。醜虜聞之。絕無深入之志。正可專力東方耳。宋祖建汴京城。紆斜廻曲。極便于守。遼人淪盟。韓琦范仲淹議脩京城。爲呂夷簡所沮。政和間蔡京脩之。悉改舊制。方面如弦。後狃罕見之。曰此定易攻耳。使宋人無改燕祖之制。早從韓范之說。卽有靖康之

豈豈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若更罷修政立事。一意自強。卽燕雲可復。遼金元迭起相殘。願將乘其敝而取之。歟。政窺左足于大河之南哉。前事若斯。抑亦今之股鑒矣。伏惟聖明裁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徐文定公集

宋徵輿韓文參閱

疏

擬上安邊禦虜疏

真大遼事

徐光啓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一百一

平露堂

臣竊惟方今九州清晏，百蠻重譯，所宜備者非虜而已，非虜之中，宜大為其項者，五路狡馬，犯順竊入，我塞垣，擄掠我財，直今雖竄居遠外，虜王方為之請，竟未有成言也。霍食之臣，久欲効其區區，以為邊陲萬之助，適與事會，不容默然，敢畧計虜情時勢，稍及備禦之要，而終之以根本之策，惟陛下垂聽，人虜自辛未款市，十餘年矣，款市者，兩利之道也，而戰兩陽之道也，即虜亦自能熟籌之，是以至于今無變計，則虜情可知也。近歲以來，諸酋每恍言中國交市，財物多短少，濫惡不如昔，忿忿欲起，則夷婦言老僉各歐刀之誓，在老婦在，終不令汝輩為此，昔昔彈壓

之以技無動耳。五路台吉親虜王介弟，狡馬凶悍，又以擒執史酋，功賞未厭，曉曉累年，至于今竟爾跳梁也。此寔諸酋共聽其所為，有一桀驁之標幟，及我聞罪，則又辭以虜王不知，諸酋不與，又從中講解，罰服而可以無失款，是本計也。然彼定知我他人事，事未可測，亦未嘗不慮我解罪，是以其翼蔽之而還，竄入石谷，雖瞻取衣糧，鹽壯馬匹，定為虛聲，賊我耳，捉賊為之偵視，夫亦倪我動靜，以自為計度，其勢當不復來，即來而我收保，成嚴整，擁以待，入則截殺，去則追勦，如是而已。此督撫及將領諸臣責也，其或虜王果為講解，罰服，則宜視其可否，計利以聽，此亦督撫諸臣責也。大抵今日之事，雖一酋作難，而款貢之全局尚當未變，何以明之？五路累年索賞，諸酋寔無與為助者，若弗聞也。今關入而又寔無與為應者，明示我以降討，犯順皆五路事，諸酋不與也。一矣。虜王虜婦始亦禁止，後亦譴責，雖真為未知要未嘗諒言左袒之二矣。茂茂邊之守固，如無人焉，來既不知，去尚不覺，蓋五路未犯之先，即謂我譯人語，史隨功賞事。

斯，入犯也。其氣急矣，而竟不為備，既不為備，而彼竟未敢縱兵深入，則其意但在挾賞，不在併逼。一失去歲虜王擁衆入，離城百里而不敢近，猶與之備，則其耳去其獨去歲而已。戊巳之間，已當擁衆入，稱非賊，苦旱野無青草，欲借粟數萬存，怪臣以成何事之執弗與，亦耳耳去。果欲為難，豈待今日四矣。有此四者，臣以知款尚未變也。雖然，款雖未變，而不可不虞其變也。款不變，可以無戰，而不可不求我之可以戰也。自受款以來，則云以市賞為餌，以戰守為實。幸以

斯隊之營，安能轉圜。至于大小將領用者，未必盡其才，才者未必盡其用。精神技術什九用於逢迎，什一用於封殖。有能以簡稽練習為事者，百不一也。周循之極，不得不為廢弛廢弛之極，不得不為單弱單弱之極，不得不為退縮怯懦。皆自然之勢耳。以故千嘗則股削以中，旁欲有故，則多方以避。虜鋒或闖入邊，俟其飽而去，則遠蹕之，得其老弱一二級，遺器數事，解張以為功。上下相蒙也。邊事如此，安得不生戎心。所幸者，虜尚貪我財物，亦諸奴酋中未有能以勢力殺焉。諸部者，脫有一架虜生，其間合小攻大，并敵一向我之憂，豈徒款不足恃而已。夫旁之勢固未至于此，為我計者，則宜綢繆固防，克詰張皇，就合虜之勢。一旦至于此，而吾可以無患，不然駭而圖之，噬臍之悔，豈有能及者乎。臣之愚以為為今之計，先求我之可以守，次求我之可以戰，次求我之可以大戰。何謂守，垣牆斥堠，墩臺校隊，哨望之宜，備禦之固，是已。何謂戰，截殺追奔，掩擊應援，厲兵秣馬，後發先至，是已。何謂大戰，凡兵不可以戰，即不可以守，盡一城邑，駐

營壘皆然也。守邊之視守城壘，卽又異矣。經數千里之地，無所不守，無所不戍，敵我衆而反以寡用。彼寡而顧得聚形，如有兵百萬，百分之不過萬人耳。敵擁數萬，求其數倍我也。此萬人者，敗而彼百萬者，悉居無用之地矣。則深計其終勢，不得不出于大戰。何者？散而守，不若聚而攻。算衆寡，理所必至。昔人有言：「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周伐獵狁，漢空幕南。文皇帝三犁庭，皆以此也。今日之勢，誠于信地守望之外，選練得勝兵十萬，分隸諸邊，平居守禦，則往來應援，朝匪茹，則大出兵修永樂故事，如是斯萬全矣。臣故謂求戎之可以大戰者，此也。夫是三者，今將求之如何？設險阻，整車馬，備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嚴節制，信賞罰，數事而已。臣固不能越世俗之常談，國家之功令，而創爲說也。特臣于數者之中，更有兩言焉：曰求精，曰責定。今此數端，非不矜然，其失大抵皆粗而不可按，虛而不可核。如所謂以麀爲飯，以傘爲羹者耳。苟求其精，則遠畧巧心之士，相與講水經，歲而木盡，苟責其實，則忠公憂國之臣，所爲太息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涕者，十倍于賈誼而未定也。臣請言其一二。所謂設險阻者，烽堠也，墩臺也。烽堠之制，欲堅欲密，然可以傳警，不可以守禦。最利守禦者，則薊鎮之敵臺。邇年所繕，稍有次第，可推之諸邊者也。然臣以爲可當今日之虜，不可當意外之虜也。竊以爲今所作者，更宜減半三分之一，而三倍其厚度。矢石所及，聯絡如散加之勁卒利器，守可必固也。所謂設險阻者，此類是也。騎兵與馬同命，故曰寧傷于人，無傷于馬。而平原易野，大兵深入，計非戰車如武剛偏箱之類，則不能載重致遠。列營守衛，顧其相視，芻秣之宜，輪轅輻輳之制，如周禮考工記所載，及師皇馬援輩所論述，棄置久矣。今邊地名爲戰車重遲，粗惡累不堪用。至其賦予芻秣之費，半給人食，以其半餉馬。又安得雲錦成羣也？宜核定精求，務令驅駿騰槽，機屬微至，車攻馬同，嗣響周宜，以薄伐大原，不爲難矣。器械之利，未易偏言。大都甲冑，于盾欲堅，以侵兵，亦欲精以利。弓矢之屬，欲入深而致遠，其范金合體之類，悉有定法。今將吏未盡解也。攻守器具，如墨翟子所載近代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將所用不將史未盡習也。量利者則無如近世之火器邇來諸將所造諸家所說較昔爲精矣。尚有遜于此者。則尤宜早計也。蓋乃中國之長技。而今虜中亦有之。恐異日者彼反長于我也。人部攻守之備。無論其軍器馬火器爲其材。其工巧其費銀其口力多。其造者自爲用上者備。然後可以爲良矣。將帥之才。武科可得什一舉薦可得什三。武科限于文學。舉荐亂于毀譽也。兵書所稱將帥所貴不遇權謀陰陽形勢技巧陰陽明將所不道。若權謀形勢技巧之屬。或見于論述。見于談議。見于比試。見于造作。一一可以耳目計錄。而分也。人罕兼長。不妨偏至。要在將將者如意。斷量隨方授任。卽真才可使入發。而草澤英雄亦令絕就。雖禁于以建威銷萌。兩利而俱得之。夫若目前選將。卽則有述可稽者。莫如前効而有實可據者。莫如治兵以此求之。亦可得十之六七也。選卒之法。有四。曰。口力曰捷曰技。皆可以度量權衡。一一試而得之者也。今之將領。平居既傷怠緩。有事又苦倉卒。竟未嘗淡求之。口惟勇者。皆不可以度量取然。

亦可以耳目試而得精卒。然後習視以練目。習聽以練耳。習超越趨步以練足。習負重挽強以練手。習五御以練馬。習五兵五當以練技藝。卽三軍之衆人。人皆勤矣。卒練而後可以言節制。節制者分數形名金鼓旂旗用衆之然也。易曰。帥出以律。將不知律。雖有強兵利器。戰則爲人禽矣。夫惟用律而後可以論奇正虛實之體。而後可以妙揚奇伏備之用。而後可以進攻圍絕脅聚散卷舒進退之勢。滅以彼勤卒。明將訓之。管其簡閱。月要歲會。教訓既成。能令三軍之衆若使一人。擊首尾應。勢不得以已也。如是斯可謂節制之師矣。節制既定。然後謂之成軍。然而軍非賞罰不成。成軍之後。非賞罰不行。何者。投入于險。非威嚴弗克也。休人以威。非厚賞弗附也。故罰所以殿民于兵。而賞所以誘民使安受其罰。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人以爲此慘焉之言也。而臣以爲此名將之言也。夫不能殺者殺一人。而其下怨殺數十人。而其下叛矣。能殺士卒之半而不怨不叛者。其賞厚而其法明也。誠用何者之兵。誘以重賞。實且

信威以重罰且必使人懷德畏威有連克之心而無退生之計如是者有兵數萬我可以折筆使虜不然則驕而出之大漠之外耳又何論虜勢之強弱與款之固不固也總而論之有地有器有將有兵有法而後可以守能守而虜至則殲焉卽謂之戰必不得已而用大師焉卽謂之大戰要在急爲之計徐俟其成威師之後勢常在我我能戰我能守卽款可也不款亦可也否則不能戰不能守不款不可也款亦不可也卽款而愈久又愈不可也此不兩立之勢不再計之策也雖然難言之矣臣所謂戰守之具者七而無一不備財也臣欲于七者之中求精焉責寔焉數倍于昔則亦宜數倍用財者也今之邊日不暇給矣諸鎮年餉缺者以百萬計邊臣補綴目前尚有損公肘見之苦而欲爲臣所欲爲是無米而令炊又使之具八珍五齊焉其勢必不可得卽臣亦空言也然而臣非敢爲空言也考之前事度之後事勢不得不出於此而陛下果欲爲此亦無難致焉蓋有根本之至計於此曰務農貴粟而已古之強兵者王如周公

太公下至管夷吾商鞅之屬各能見功于世彼亦有不從農事起者如周禮三器管子閑寒閑戰書詳哉其言之也顧道術有純駁作用有偏正耳而後世言及富強遂以管商目之至不足比數沿至唐宋以來國不設農官官不庇農政上不占農學民不專農業嗟也久矣農者生財者也含生之類無一人一日不用財者而獨不講于財所自出今世農人不遇什三農之勤者不過什一然則一人生之穀十人用之財安得不謂財之誑也廟堂之上非不焦心蒿且閭閻之道種者轉了溝壑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非不悲號疾痛而根本之計終置弗講此臣所爲痛心扼腕長嘆而繼之以泣也臣所慨者非獨爲諸邊也而此事所關諸邊最重又最急且如今邊鎮之兵月給不過七八錢少者四五錢卽盡得之以易粟不過數十如農事興則粟賤令粟價減十之五是邊兵得倍食也減三之二是得三倍食也此其利害相去遠矣與農事之術臣以爲邊境所宜略有五事五事之中宜改闢者二宜創建者三陽策之召商墾種入粟易引

今改徵折色而趨以大害也軍儲之今也作匪後收
子粒今展轉易工不可完而額以大耗也此二者
古之良法而今已大壞壞而不可卒反似宜亟圖其
復而稍更其制者也近世營田之議謂聖田若干
某爵民未必應也臣以為遠方之民欲其挾束背就
荒遠艱苦力作守而弗去計非武功世爵不可也設
科日以誘入棄之民宜可行者在疑上著之民不能相
容則更立學校諸科舉中式之類別自爲額不與上
人相參計無不可行也今世末業之人至衆而本業

皇朝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七

平糶

至少宜有添以賑之使去末而就本如古之法制賤
商賈尊農人使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勢不得不我從
矣此二者所宜創爲之制以勸人于本業者也然而
有未盡于此者額 陛下深詔大臣一意講求或遣
一二幹濟之臣明于相度開塞之事者分詣各邊詳
諮博采大臣總群策而效之無一序而衆喙無恐喧
而廢食行之數年計必大效食足則明自充財足則
惟我所爲如臣所云備邊七事漸次修舉精水于常
格之外綜核十名定之內悉無難者矣趙充國之于

漢鄧艾棄賊之士魏韓重華之士唐皆用其時者也
魏絳之和戎也曰戎狄薦居土可賈焉又曰邊疆不
聳民狎其野稍入成功以是爲利也而管從之既盟
諸戎而史氏嘉其功曰修民事田以冒然則昔人之
和戎以利農也今款而廢農焉臣是以知其不可也
雖然臣之爲此說也不知者將以爲迂而不切緩而
無及矣臣井不知其迂且緩也計今歲年凶缺 陛
下已發戶部存積及開金濟之戶部太僕盡 陛下
必出帑全作之勢不得已因無待臣言之也獨農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七

平糶

一策實須數年乃得見效報緩就于後故須急歸于
今計今邊事過可支數年以數年之間畢力就此一
口有事而縹緲折衝已畧具矣此是錯所謂安邊足
用之本而萬全之策也臣行臣之臣一意振刷意計
之效臣始有不能盡言者不然而一往廢弛他日之
害臣始有不能盡言者二者之中邊境安危之本惟
陛下裁度而施行之耳輒率長民命幸甚

屯田疏

屯田

職其疏上言屯墾事宜奉 聖旨力作興荒禁私疏

獲最得也鹽要領部計正在集議近所奉者一併奏酌務期必行還詳加條畫來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竊惟職所司舉田一事有用水除蝗二法鹽菜一事有晒鹽一法其爲綱領五端謹將各端細分條目開列進呈上座 御覽伏希 聖明裁擇施行

舉田第一 凡二十八條

一京東水田之議始于元之虞集萬曆間尚寶卿徐貞明踵行之今良涿水田猶其遺澤也職廣其說爲各省宜舉行墾荒之議又通其說爲旱田用水之議然以官酌招致狹鄉之人自輸財力不煩官帑則集之策不可易也集之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非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塲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令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按集所言海濱之地今斥鹵難用其可用者或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上 十

墾行而海內荒蕪之沃土至多棄置不耕坐受匱乏之歎非計也職故祖述其說稍覺未安者別加裁酌期于還行無滯今并條議事宜列款如左

一墾荒足食萬世永利而且不煩官帑招徠之法計非武功世職如虞集所言不可或疑世職所以待軍功今輸財力以墾田而得官與事例何異則職嘗辭之矣唐虞之世治水治農禹稷兩人耳而能平九州之水一粒天下之蒸民當時之經費何自出乎蓋皆用天下之巨室使率衆而各效其力事成之後樹爲五等之爵以酬之禹貢一篇所以不言經費第手則壤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故曰建萬國以親諸侯若必以軍功封則生民之初何所事而得萬諸侯乎後來兼併之世乃以武得官則生人而封比之終人而封者猶古也况虞集尚言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所擬者不啻事不陞轉不出征空名而已田在爵在去其田去其爵矣卽世襲又空名也名爲給之祿祿其所自舉者猶貪力也事例之官爲天下之最大害者爲其理民治事完日耳衛所之空額安得與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上 十

例比乎今之事，例或不過六十萬，此法口不設年而公私並施，即例可罷，事各器尤宜出此，但恐空衍無實人，本衆趨故必以空衍爲根著，而又使得入籍登進，以示勸，比狹鄉之人才必衆，進取無因，以此散之，自然廣衆，又疑上著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利舉鄉試，不與土人相參也，以此均民而實廣，庶甚易矣，或又疑舉額加增，則仕途壅滯，不知今之壅仕途者，非科貢也，事例也，今舉田入學，其中式以漸增加，若增至百名，則舉田已得于萬畝，歲入至輒亦得皇明經世編

太衆耕舉無田，任進無路，則去爲本富，貧富首多矣，本富本官也，茲富者日萌，爲我大憲，而他日爲我照憂，去此不已，尚恐言哉，今均民之法，行而人漸北，使本富貧富之民，皆爲本富之民，民力日紆，民俗日厚，生息日廣，財用日寬，唐虞三代，復還舊觀矣，若均漸直之民于江淮齊魯，均八閩之民于兩廣，此于人情爲此便，而于事理爲最急者也。一虞集言三年之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其額，以次漸征之，職今言開墾之日，卽定歲入之米，何也。皇明經世編

籍之人彼應募者又何容此兩年之入乎

一耕墾武功爵例 二人耕水田十畝入米 石

二十人耕百畝八米十石爲小旗內以五石爲水各

糧餘半納官 小旗給帖許立籍廣種 五十人耕

二百五十畝入米二十五石爲總旗內以十二石五

十爲各糧餘半納官 總旗許嫡男一名考縣童生

一百人耕五百畝入米五十石爲試百戶內以二十

五石爲俸餘半納官 試百戶許縣考童生二人

一百五十人耕七百五十畝入米七十五石爲百戶

內以三十石五十五爲俸餘半納官 百戶許縣考童

生三人 二百人耕一千畝入米一百石爲副千戶

內以五十石爲俸餘半納官 副千戶許縣考童生

四人 二百五十人耕一千二百五十畝入米一百

二十五石爲正千戶內以六十二石五十爲俸餘半

納官 正千戶許縣考童生五人 三百人耕一千

五百畝入米一百五十石爲指揮僉事內以七十五

石爲俸餘半納官 指揮僉事許縣考童生六人

三百五十人耕一千七百五十畝入米一百七十五

石爲指揮同知 以八十七石五十爲俸餘半納官

指揮同知許縣考童生七人 四百人耕二千畝

入米二百石爲指揮使內以一百石爲俸餘半納官

指揮使許縣考童生八人

凡應募者不論南北官民人等但各自備工本到

開墾地方或認佃無主荒田或自買半荒現墾之田

卽于本處報官府縣內與查勘丈量明白編立版口

號數開造魚鱗圖冊知糧木道就令開墾成田入米

之後該道仍親詣大勘申詳題 請給割俱准世襲

官明 附世編

職銜與衛所官一體行事仍給割文令嫡親子孫第

一任考試有司照驗帖文事理仍照同官五員連名保

結卽與收考其以他人冒頂保進者依冒籍律同保

連坐向後如闖田闖米本身及保進子弟俱追徇革

職除名或雖納米而無實墾田畝者罪同其自闖千

戶以上本身願改文官職銜者或文官已經休致而

願進階及加銜加服色者咨送吏部酌量相應職級

奏 請定奪若熱戚大臣雖不以衛所職銜爲重而

能爲國爲民將自己莊田開墾成熟者聽其推及族

姓或自願請給。恩典者該部代為陳奏，取自上裁。一凡墾田者，若買到有工半荒之田，此田原有本地糧差，但要于本等糧差之外，另自納米為水田歲入之數，其貢欠本等被差者，先將納米扣足後，著歲入所墾之田，若是被荒地上，未入墾額者，聽憑告官開墾。水旱耕種，止納餘米。官民軍屯人等，不許生端糾索擾害。若是民田拋荒，無主者，聽其告官佃種，止完承佃之役。本地應由糧差，有司不得指以舊連勒令賠納。開墾成熟，原主復來爭業者，遵奉恩詔事。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室

例斷給荒田價值

一凡墾田必須水田種植方准作數。若以旱田作數，必須貼近泉溪河沽洶泊朝夕常流不竭之水，或從流水開入腹裏溝渠通達，因而畦種區種旱稻二麥棉花黍稷之屬，仍備有水車器具，可以車水救旱。築有閘閘堤岸，可以捍水救潦成熟之後，助果水旱無虞者，依後開法例，折水田二體作數。若不近流水無法可以通灌，而能鑿井起水區種畦種成熟者，用力為艱，定以一畝准水田一畝，其以若干畝准一

畝者，止納一畝餘米。旱田餘米，除旱稻小麥，准作米數外，有以黍稷豆等上納者，照依時價加添作數。旱田通水灌漑者，即古人井田之制，損地愈多，其田愈減。今定准折之數，除有見成河沽泉溪洶泊之外，其以實地開作渠溝塍岸者，每百畝損田十畝，即准水田百畝。損田五畝，准作五十畝。損田三畝，准作三十畝。損田二畝，准作二十畝。三畝以下，不准作數。一凡實地種水田，須多開溝澮，作徑畛，費田二十分之一。以上方為成田。近大川者，減三分之一。寧可過之，無不及焉。若平原漫衍，無徑涂溝澮，幸天雨水早，無備者，謂之不成田，不准作數。臨時全要查明造冊，其成田入米授職考試之後，復有水旱災傷，以致拋荒不能速復者，許告明于別處墾補，其拋荒不服，止以納米搪塞者，事發本身子弟俱行削革。餘田沒官另募墾種，有首告者，以沒田一半充賞。

一凡水行地皆可灌，凡地得水皆可佃。故地須水灌，必委曲用其水。水須地行，必委曲用其地。凡應募人聚或買或佃或認開墾荒所承地上，倘去江河溪澗

稍遠中間開通溝洫蓄洩水道須從隙田經過要從附近人戶買田開濬者須憑地方人等議同和買此于時值量加半倍多至一倍爲止墾戶不得以應募爲辭抑勒強買田土亦不以方員爲辭高求價值違者許各具情赴官聽候裁斷

墾田用水其間開塞築治之事有與地方官民相關者或利害互相掣執工費互相推調院道宜選委賢能官員親詣查勘酌酌調停務期兩利無害一切興修工費有應屬原係官民者有應屬墾田官民者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四十五 平露堂

有共利共害應均攤出辦者俱須從公裁處無得曲徇一向之詞致有偏累亦無得因其互爲緊從廢闕以致有害不除有利不舉兩下亦宜平心聽處如有偏執成心誣陷乖伸者各行盡法究罪

墾田上處有大工作如開河築壩等項有肯力造辦者有集合衆力造辦者俱報官勘明興工功成報勘如費銀一千兩准作水田一千畝一體授職入籍但無人不亦無官條此外本人別有開墾地畝照數納米給俸

一邊方緊急去處于耕種地所造如式甲冑容心嚴臺一座約用銀一千兩者准水田一千畝要高大多費者勘實遞加准田之數但造臺受職者止許受職入籍亦無入米無官條此外開墾田畝照常入米給俸其所造敵臺平時即與本官居住仍令于臺上各備大小火銃藥弩等件遇有虜警策戶下壯丁于臺上射打若殺賊數多獲有功級照依邊方事例一體給賞其能自備馬匹盔甲軍火器械本官率領戶下丁壯遇有零犯大舉與官軍犄角殺賊獲有功級而願陞者于屯衛職級之外另陞職級悉依軍政事例給賞世業此項職級與耕墾無與不存闕田闕米準除職名之限願賞者聽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四十五 平露堂

一衝邊要地人人憚往獨能築治臺堡開墾地畝者與內地難易迥絕應照遼東諸生順天鄉試事例特立邊字號令其中式稍易以示激勵

一今撫按司道職掌皆帶管田官不須另設第人情各是所習客安所近須擇其富意明農者使居其任可矣獨府州縣佐宜歸併他務選用一員專理以便

責成、

一開墾大處所並用河道兩處正佐聽在京九卿科道訪實具奏通知農田水利及有志富民是國者從優選授或末家保來而自願告竣查無規避情跡者聽果有成績從優陞選或如衙曹事其任久功多者破格超遷以示優異或就丁本處超遷以便責成

一議者言荒地有司多有隱匿核稅者故以荒為利最忌開墾此或未必盡克實案即以給官中公用或抵補荒糧亦屬非法且境內之土盡闢人必聚何慮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定公集 第四 三 于露堂

無財用今後功令既嚴就舉既衆若猶仍故習生端藉口或詭言境無荒蕪或禁止和買或抑勒承佃如此沮人心挽成誠者該撫按司道訪實奏處

一新授指揮以下官員俱用附近衛所名色別稱屯田職銜如附近某衛者即衛衛某衛屯田指揮使位本官之下如指揮使即序本衛指揮使之下本衛指揮同知之上也若此地官員既多願自于緊要去處設立屯衛衙門及屯學者聽其行移文宗若關係職級等事俱經該本衛印官申詳院道若田土錢糧事

宜得該府州縣申詳或有急切及有即暫明事特從自陳告院道不問本衛所之責

一屯衛所官員除有軍功世襲外其餘俱以耕墾人未爲事不在征調之限其戶丁夫除自願應募充兵者聽其餘不許邊方將官明強勒充家丁以致人心不安良法沮壞如有故違者可被害人輕則陳告重則奏請處治因而煽詐者計贓論罪

一凡以墾田授職者通不許私自頂名代職違者以假官論子弟考試者以計藉誣其田沒入官另行召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定公集 第四 三 于露堂

募耕種首告者以沒田一半充賞

一十員入學俱於附近衛府州縣總計與考童生二十名進學一名生員五名科舉一名科舉滿二十五名題准如額中式一名候本學生員滿二百名別立屯學該縣縣十名增廣十名四年一貢滿二百名各設十五名三年一貢滿四百名各設二十名三年一貢學生止用名目推貢其應膳銀俟成功之日財用充足另與該處貢生衆人進士牌坊銀兩俱照京府事例行文給籍支給

一鄉場中另立屯字號不論京官每月銀二十五名中式一名會場不必連加甲村之額會場鄉色要聞見有某處屯衛原籍某處疎墨卷要照原籍地方開填而莊中字樣不得用屯衛地方開寫聚侵莊上之額後果鄉試中式數多聽候臨期另行題滿定奪一若止願二田不願入籍居住者或於長官入籍額外多墾者皆免其歲入餘米正定本用上編差一間墾成熟之田不許地方豪右用強奪占用偵勘買違者赴合上同陳告處治其墾田納米之外被

自明

人

人

人

有言本許係時徵課立各衙門不許指以官價爲名被估勸買違者亦聽被官人陳官處治如衙門人役抑官抑買者告發計贖論罪

一各省直漕糧江南民運白糧耗費最爲煩苦自今京田以後屯衛所官員人等有於近京去處收穫餘米自出縣力販運到來白糧十戶部光祿寺等衙門品計十戶部倉場總督等衙門申明即許將今式糧本照例上納當與印信倉政執照類總移文彼處漕

運道等處門官十戶部照數查驗解正其貼後

等米合中水勝等銀兩免其官運其民戶頂扣除本名父子皆族親名下應納銀米者聽其盡數扣除有司不得難抑勒重復徵收違者許被害人徑赴合上同陳告處在京各衙門仍照軍民糧運見行規則刊刷易知單冊給與納戶以便交納扣除

自明

人

人

人

一律法有流罪三等久察不行大率比附軍徒引例擬擬罪其故當因杖流入犯二三十里之外了無拘管亦無資藉勢難存立不若軍徒既有衛所緊連官長鈴束新軍亦有月糧三主吏犯亦有站銀分少資糧口故流罪廢而比附軍徒勢不得已也今既設立屯衛官員皆在嚴處之地若將流罪人犯解赴收管令自佃徒以當差操擺站印得暇田食力務本替生以此聚人辟土正合古人徙民之意亦不至牽合比擬使罪不麗法法不當罪矣犯人本身除有血戰功較照例陞賞外其餘墾田種多終身不得除罪受職其子弟以墾田項招人來考試上進者聽一既墾成熟而棄去者如未授職名另募人耕種已授者革職除名遷下田畝亦另募耕種所在有司軍

舊時司衙門不得貼以長田貼役養或旱來產鹽
條等項各日勒作官田以致逼沮人心棄置水利
其旁畧者無開墾之勞本身授職與子弟考試准其
半給半給者如耕二千畝原該指揮使子弟八人與
其今上校訓千戶四人與考也若委係邊地危險或
兵荒饑饉而能應募補缺者仍准全給

用水第二 凡六條

一職寫謂欲論財計先當辨何者為財唐宋之所謂
財者雖錢耳今世之所謂財者銀耳是皆財之權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公集 用水 王 千嘉堂

非財也古聖王所謂財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曰
生財有道生之名粟也名以銀錢為財則銀錢多
病矣而一是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其未然也銀
錢愈多粟帛將愈貴國之自愈甚矣故前代數世之
後多患財乏者非之銀錢也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
又不能多生穀也其不能多生穀者土力不盡也土
力不盡者水利不修也能用水不獨救旱亦可弭旱
漑既有法澆潤無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間水土相得
興雲蔽霧致雨其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獨救潦亦

可弭潦疏理節宜可蓄可洩此救潦也地氣發越不
致鬱積既有時雨必有時暘此弭潦也不獨此也三
夏之月天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候若偏地耕墾溝
洫縱橫待水于中資其灌溉必成大用之水先臣周
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夫滿
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違數害調燮陰陽此其大者
不然神禹之功僅抑洪水而已抑洪水之事則決九
川距海濬畎潄距用而已何以遷日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舉而萬事畢乎是故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公集 用水 王 千嘉堂
能為利亦能為害不善用之則為害善用之則為利
欲違害而就利尋求體勢不越五法盡此五法加以
智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田之不得水者寡矣水之
不為田用者亦寡矣用水而生穀多穀多而以銀錢
為之權當今之世銀方日增而不減錢可日出而不
窮又以宋臣李綱所言節用救焚費實開閭閻遷諸
法設誠而致行之不加賦而國用足豈虛言也哉謹
條列如左

用水之源源者水之本也泉也泉之別為山下出

泉爲平地仰泉用泉之法有六。其一源來處高于田則溝引之溝引者於上源開溝引水平行今自入于田諺曰水行百丈過牆頭源高之謂也但須測量有法卽數里之外當知其高下尺寸之數不然溝成而水不至爲虛費矣。其二溪澗傍田而卑于田急則激之緩則車升之激者因水流之湍急用龍骨翻車龍尾車筒車之屬以水力轉輦以器轉水升水於田也車升者水流既緩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運轉其器以器轉水入于田也。其三源之來其高于田則爲梯田以遞受之梯田者泉在山上山腰之間有土尋丈以上卽治爲田節級受水自上而下入于江河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開河導水而車升之急者或激水而導引之開河從溪澗開河引水至其田側用前車升之法入于田也激水者用前激法起水于岸開溝入田也。其五泉在下此用在于彼中有溪澗隔焉則跨澗爲槽百引之爲槽者自此岸達於彼岸今不入溪澗之中也。其六平地仰泉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爲池塘于其側積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用水 卷一

千第 子

而用之爲池塘而復易明者築土推泥以實之其則爲水庫而畜之平地仰泉泉之潰湧上出者也築土者杵築其底推泥者以椎推成作孔膠泥實之皆今勿漏也水庫者以石砂瓦屑和石灰爲劑塗池塘之底及四旁而築之平之如是者三令涓滴不漏也此畜水之第一法也。

一用水之流疏者水之枝也用也川之別大者爲江爲河小者爲塘浦涇浜港汊沽澇之屬也用流之法有七。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疏導者江南之法十里一縱浦五里一橫塘縱橫脉散動勢疏濬無地無水此井田之遺意宋人有言塘浦欲深濶謂此也。其二江河之流自非急澗無常者焉之障與壩壩而分之爲渠疏而引之以入于田田高則車升之其下流復爲之障壩以合于江河欲盈則上開下閉而受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職所見寧夏之南靈州之北因黃河之水鑿爲唐來漢延諸渠依此法用之數百里間灌漑之利歲潤無方寧城絕塞城中之人家臨流水前野之遺澤遠矣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用水 卷一

千第 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定公集用水

至 平露室

因此惟之海內大川。彼此爲之。當享其利者亦孔多也。其三塘浦。涇濱之屬。近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其四江河塘浦之水。溢入于田。則隄岸以衛之。隄岸之田而積水其中。則車升出之。隄岸者。以禦水使不入也。大則爲黃河之範。小則爲江南之圩。宋人有言。隄岸欲高厚。謂此也。車升出之者。去水而菰稻或已菰而去其水使不沒也。其五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于下流之處。多爲牐以節宣之。旱則盡閉以蓄之。潦則盡開以洩之。小旱潦。則斟酌開閘之爲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爲水。平之。碑。置之水中。刻識其上。知其間深淺之數。因如牐門啓閉之宜也。漸之寧波紹興。此法爲詳。他山鄉所宜則倣也。其六江河之中。洲渚而可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牐壩以節宣之。其七流水之入于海。而迎得潮漲者。得淡水。迎而用之。得鹹水。牐壩退之。以蓄上源之淡水。取所見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盡然。遺鹹而蓄淡水者。獨寧紹有之也。

一用水之蓄。蓄者水之積也。其名爲湖爲蕩爲澤爲

洵爲海爲陂爲泊也。用蓄之法有六。其一湖蕩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田低則隄岸以固之。有水車升而出之。欲得水決堤引之。湖蕩而遠于田者。疏導而車升之。此數者與用流之法畧相似也。其二湖蕩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爲害。可爲利者。疏導以洩之。牐壩以節宣之。疏導者。懼盈而溢也。節宣者。損益隨時。資灌漑也。宋人有言。牐壩欲多廣。謂此也。其三湖蕩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利也。吳之震澤。受宣歙之水。又從三江百瀆注之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其四湖蕩之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其五湖蕩之瀦太廣而害于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江南五湖。分震澤以入江是也。其六湖蕩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除水而菰之。麥。菰麥以秋。秋必涸也。不涸于秋。必涸于冬。則菰之春麥。春旱則引水灌之。所以然者。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給也。

一用水之委。委者水之末也。海也。海之用爲潮。汐。爲

島嶼爲沙洲也。用委之法有四。其一海潮之淺可灌者，迎而車升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閘壩隄堰以蓄之，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焉。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屢傾溝治者，則爲腫爲癰，爲竇以遏海潮而節宜之。此江南舊法。宋元人治水所用百年來，品廢矣。近并濬治亦廢矣。乃田賦則十倍宋元，民貧財盡，以此故也。其濬治之法，則宋人之言曰：急流橫乘，緩流撈剪，汙泥盤吊，平陸開挑。今之治水者，宜兼用之也。其三島嶼而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二十一 平濬堂

可田，有泉者疏引之，無泉者爲池塘，井庫之屬以灌之。其四海中之洲渚，多可田，又多近于江河而迎得淺也，則爲渠以引之，爲池塘以蓄之。

一作原作，諸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潛者，池塘水庫也。高山平原，與水違行，澤所不至，閘濬無施其力，故以人力作之，鑿井及泉，猶夫泉也，爲池塘水庫，受雨雪之水而蓄焉，猶夫湖也。高山平原，水利之所窮也，惟井可以收之，池塘水庫皆井之屬，故易井之象，稱井養而不窮也。作之之法有五，其一實地高，無水

揭深數尺而得水者，爲池塘，以蓄雨雪之水而車升之。此山原所通用。江南海隅，數十畝一環池，深丈以上，圩小而水多者，爲良田也。其二池塘無水脉而易乾者，築底椎泥以實之。其三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爲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潯畦種菜，近河南及真定諸府，大作井以灌田。早年甚獲其利，宜廣推行之也。井有石井、磚井、木井、柳井、葦井、竹井、土井，則視土脉之虛實，縱橫及地產所有也。其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恒井筒，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四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爲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他方之井深不過一二丈，秦晉厥田上上，則有深數十丈者，亦有揭深而得鹹水者，其爲池塘爲淺井，亦築土椎泥而水暫不久不若水庫之涓滴不漏，于百年不漏也。其五實地之曠者，與其力不能多爲井爲水庫者，望幸于雨則歡多，而稔少，宜令其人多種木，種木者，用水不多，灌漑爲易。水旱蝗不能全傷之，既成之後，或取果或取葉，或取材，或取藥，不得已而擇取，其落葉根皮，聊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二十二 平濬堂

可延旦夕之命雖復荒歲民猶戀此不忍遽去也語
曰木奴手無凶年高皇帝令民每戶種桑二百株
種柿二百株種棗二百株用防饑歲仍命有司時加
提督務求成效不在起科之數栽種過數日造冊周
知洋洋聖謨垂訓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五

平露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尚木

編輯

徐孚遠開公

何 剛愨人

張安茂子美泰閱

徐文定公集

議

徐光啓

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

宗祿邊餉

嘗觀近世之故以爲 祖宗之良法美意有久而不
得不變者待後之人善通之而奈何其竟不變也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宗祿邊餉

平露堂

宗祿是也有久而必不可變者待後之人善守之而

奈何其遂變也則邊餉是也何者 高皇帝肇漢宋

之轍分上子弟殆遍天下不任以事而厚予之祿起

欲使瓜瓞綿延蕃昌鴻茂而且無披枝傷心之患而

已至下今而其體不健有餘無罷有罷無憾則 高

皇帝之始謀也大謀之而不明著其所以然也此所

謂國之利器不以示人也嗚呼王祿萬石八降爲奉

國中府猶二百石豈不知二三百年之後竭天下之

力不足以贍哉願以爲窮則變變則通善繼述者師

意不師述必也有聖人焉爲之後矣至于今而歲祿

殆千萬石倍于歲賦國已竭民已德而宗又不勝用

奈之何無變計也然而爲之策者不過補偏救弊綜

其實止兩端曰查覈曰裁減而已夫僞而計覈益而

計裁不謂非石畫也至于無可覈無可裁而窮則此

十年之計也則又爲之說請以今各府之祿額而均

之後此有增爵無增祿此于名井不可曉也至于分

之又分其勢不可瞻而又窮則此數十年之計也何

者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宗祿邊餉

平露堂

爲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麗屬

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麗屬

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餘

一倍也頃歲甲辰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

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

夫三十年爲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兩男子此生入

之大率也則自今以後百餘年而食祿者百萬入此

亦自然之勢必不可減之數也而國計民力足共乎

查覈裁減分祿足用手豈有是理也哉欲爲百千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年之計愚以謂井間之四民之業不可欲其爲四民之業愚以謂井先導之本業不可普夏殷周之世有天下者達至八百天子孫千億無置祿者分之土而人自爲食也卽無田五等之爵與今制異其五等以下卿大夫士莫不以次受公田爲祿入而與其民相與鎔理而樹藝之觀雅頌所述則當時之公卿貴人所稱土伯亞旅者莫不原隰藿畝首生粟帛而衣食之故人衆而無聚不足之患大財者生于地則不竭匹夫匹婦而不耕不織或受之飢寒焉今將使百年之後坐而食厚祿者百萬入爲祿當萬萬石尺布千粟皆取之民間民又且益衆而由今之道民之游惰者且益多于何里之哉謀入國家計百年之後未遠也夫猶且若此矣則當事者奈何不借前箸一籌之也愚之迂計以爲方今首務莫若禁人于遊惰而教人于生穀上貴粟民務本盡心力而爲之則海內之地曠弗耕者數年之內塞關常百倍于地闢則請勿科其稅裁十一以爲公田而今將軍以下各以次受地自爲永業而息之其見今各府有額浮于用者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先從庶入中尉始當受祿則捐三四年之祿買田賦之度其入可當歲祿而止諸故絕者其近田業卽以入官賦諸宗也諸宗未受田者勅依限田法不得畜田業其有田者令得賣以賦他宗其受田而能生息庶阡陌者聽所以勸受田也受田者之餘子比于正支厥古餘大量授四分之一通戒之至盡弗授矣如此數十年而將軍中尉以下各有永業不以煩經費且朴而食力可量施以有司之法而不至于有閑其秀民之能爲土者亦足賴也工與賈則農之自出若商而自貨千里惛生他如可遂禁絕之縣官之所共給下至郡王而止斷其于國計十倍資而小民之輸將十倍易已所疑者以爲如是則涉于更張愚以謂更張非盛世所諱也不更張必且茲急而自絕是可慮耳且祖訓明言郡王子孫材能堪用者考驗授職陞轉如常選法是仕宦一途高皇帝開之矣可以仕不可以農乎俱用餘郡王以下各存唐制授田頃畝之數則以田易祿矣不可者不虞非祖訓也植出城郭原非明禁因時設法防井墾耳今爲農若

工賈者令不得越境。事不獲已，則給以有司之贖。仕而遷流者又祖訓也，卽不虞施禁也。大溝之派，倘不得繩以有司之法，然治人而無法，亂之道也。戎者八歲之典，視齊民而量寬之乎？不愈于賡身輿阜而甘榜笞者乎？且輕則降重，則雖但免刑，且不發賞罰入仕，且然，況其下者？又不虞非祖訓也。古今叛宗，非負貴勢，則都廣地擅強兵也。今親郡王食千縣，官受田者止將軍以下，大者比于封君，小者齊民耳。兵民之間，分不相攝。大將封君，齊民自爲矣。蓋其勢大抵如今之屯田，所而且無成伍之備，與古之封建絕異。卽又不虞衛兵也，數者無一而獨憚更張之名，以治後之人。後之人臨其計，不出于是，則上流何底焉？儻其計出于是，而更一二十年，不亦事倍而功半乎哉？若夫邊餉之難，有異于此。何者？彼非有日長炎炎之勢也。祖時屯政修，商輸粟實邊，以易鹽。而大農無煩費，令此法至于今無變。卽邊地富十閭，而且無耗蠹之患，何也？地日增，則粟昂，積粟昂，積而金錢之用微，貪黷無所萌，而股肱者安所恃輕責矣。

自屯政廢，政壞而歲以年例請遞，加至二百七十萬也。大農之金錢竭，不足以奉戰士，而兵實力日耗。兵額乃日虛，此何以故？把握之物，便于出入，而分毫取給于上，其勢易于相蒙，愈增愈耗，有如漏卮，亦自然之理耳。大邊卒之餉，故薄，將非能減以自奉也，其用又非必盡媚虜也。其衛大都以虛名冒餉，遇閱視則募白徒以來，或展轉應名，如環無端，尺籍伍符，恒桓繞虎之士，半化爲橐中裝耳。旣而詰其橐裝，則卒長以本校投以奉偏裨，偏裨以上，愚不知其所之矣。蓋隆慶中，省郎某上言：大吏之歲租以萬計，而廷議云：果有之，可裁以餉軍，噫，是何言歟？爲今日之大計，有三具，始莫如興屯政，詳求昔之人如宋文恪、黃忠宣、葉文莊輩所建，暨者設誠而致行之屯政，修而軍食星加，以今日之年例，可使無掣矜露用之患。則邊富矣，邊富而繼之以益吏，蘇益吏，甚者王介甫新法之一端，宋人以爲大耳也。然而愚不敢以爲非也。有群羊于此，使猛獸將之而爲之節其食，食不足，則姑縱之，使噬羊以飽，彼若爲餓豺狼，爲噬羊以飽，何厭。

之有，則何不飽其食，而樞制之，使必無虞乎也。稽今彼駭虞乎吾地之宜，益取厚矣。故益吏祿者，非爲吏也。如是而可以報廉，不廉者可以必吾罰也。罰必矣，而後可以核虛冒。核虛冒之法，請先定爲賞罰之格，以精選練管諸治兵者，欲令定著一編曰選練條格。凡選士必辯其勇力，捷技四科，取之皆有器式，程度有鉢兩尺寸可按數也。加以身形年貌，兼記詳矣。則編以爲尺籍，如國史年月表縱橫書之。旣選旣練，日或月要有進退，則按籍呼之，依式試之，遇支放，又

政最急，以此若爲今所爲而無變計，吾見法必不可行。弊必不可祛，兵必不可強，處必不可制。此無容疑之勢，不再計之策也。雖然，愚所陳者二事，皆今之急，而且迂言農事，其爲梁肉攻疾矣。然而愚誠見其必然者也。抑非愚之術，而太公管仲之術也。又非獨太公管仲而孔氏生財之大孟軻工道之要也。近世以來，關于大計，不以爲恨。鄙，卽日爲迂緩，一齊蒙昧，怒噬糜食，薄太公管仲并孔孟語置之。并二祖之法置之。遂令國日貧，民日蹙耳。嗚呼！明此道者，熟營古今之際，誰不以此興，以此亡。豈輕也哉。一日而得太公管仲其人，也。宗祿遺計，雖不問可也。

漕河議

夫漕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中都之中，自上供以至百官十二軍，仰給萬里之外，歲轉輸數十百萬，不經而馳，豈不爲利然。而漕能使國貧，漕能使水費，漕能使河壞九州之地，生人所居，無不足以養人者。唐虞萬邦降而七國，其地產人力，度不自給也。今使遠方之民，駢胝而作之，又跋涉以輸之，則輦轂之下，坐而

食之其人庸德無咎見九卷之八。倫生而國又有治河造船諸經費之歲出不貲子見九卷之八。雖曰若父有二子一勤一輸使勤者養其父又給其輸者父又時出所藏以濟之而輸者益始此三相盡耳。故曰漕能使國貧也。虞書六府始于水終于穀通和充治而成焉。則水者生穀之藉也。如今法運東南之粟自長淮以諸北山諸泉涓滴皆為漕用是東南生之西北漕之費水二而得穀一也。凡水皆穀也。亡漕則西北之水亦穀也。故曰漕能使水費也。大禹治河數千年來惟馬遷能言其意以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高地故降水至于大陸夫大陸之地北高十餘當百尺以下南高于淮當百尺以上禹豈不知北人衛南入淮之便也而必釀二渠引之俾行高地者何也水驟下則亟行高地殺矣而又使河以北諸水皆會于衛渾恒衛以出于冀河以南諸水皆會于汴泗潁淮以出于徐則龍門而東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衛南不浸淮河得安行中道而東出于兗故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有

漕以來惟務疏鑿之便不見其害。自隋開皇中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人以為百世利矣。然而河遂南入于淮也。則隋場之為也。自元至元中韓仲暉始議引汶絕漕北屬漳御而永樂中潘叔正之屬固之以成會通河人又以為萬世利也。然禹河故道橫絕會通者當在今東平之境而邇年張秋之夫亦復近之假令尋禹故迹即會通廢矣。是會通成而河乃不入于衛必入于淮不復得有中道也。則仲暉之為也。故曰漕能使河壞也。然則可廢乎。曰當世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

平露堂

無堯禹未可廢也。當世而有堯禹未可盡廢也。請略言河漕之事。夫漕之用河之梗漕百年以前無有也。河稍南而逕以為傷地脉虞祖陵數十年以前無有也。茶城以東迄于淮陰故引汶濟逐漕清河耳。至于今尚在人口也。金元而後成弘而前河數出于穎壽之間。即河又何嘗不南。古今善策河者皆言不與水爭利。而今者絕河之中道則河窮又使之北避運則河又窮又使之南而遠避。祖陵則河又益窮。河所出者舍徐邳開三道安往哉。水窮則溢何得不

累歲決也。決而國之獨有築塞開挑兩事耳。每大舉無慮費金錢百萬。而經始國終必以自日爲程。未及詳究熟籌。近爲數年之計也。以爲稍遲。卽妨來歲運矣。諺曰。決行無善步。以若所爲。故當得兩岸之報。而甚乃有事欲速成。財若不給。中道而忽省其估。以債厭庸者是亡策也。今茲已壞。來茲復然。國財民命。歲不得不捐數十萬而壅委之。此豈非坐而自敝之術哉。識者憂其敝百爾所思。則有議復海運者。議卒業膠萊者。議遡淮遡河而沁入衛者。數者皆爲國也。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徐文定公集
清江
十一
平露堂

渠欲費重。國不任也。且向所謂跋涉以輸之者。進而出死輸之。逾不忍言也。又不任稽校也。清江所用富室力保足任其人。今委之素無根柢之衆。莽莽風濤。開船之后。誰相司察。卽未經漂溺。而罷辭以還。又孰知其情與否也。故海運可爲而不可爲也。無已。則有一焉。破拘攣之格。開功名之門。去米鹽之計。結紛紜之論。捐人利于民。以易其死命。而又有法以通之。使其利卒歸于國。令小民供分外之役。而得格外之償。人臣有朱張之功。而無朱張之罪。國家享元初之饒。而永無元末之害。是可行也。然而未易言也。膠萊之議。累起數廢。近有爲七論以難其事者。夫土石可鑿也。渾沙可避。海險可習也。分水嶺之積高十二丈。可節宜也。運限可寬。而財力可屯。勉辦也。六者皆可說也。獨河成而無水。以濟不可說也。廉謦滄海之闊。四百餘里。地形既狹。而南北平分。無徂徠泰山諸泉可資。無南旺安山可澌。無洸洸泗河可借也。若其積高之處深之。使自南而北。與海砥平。直滑徑其間。此萬不能也。何者。分水無嶺形。而有嶺名者是。泰岱之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徐文定公集
清江
十一
平露堂

氣而成勞諸山之過脉也淺嘗之而礪礪爲阻方
已難矣更深之未易言也故膠萊之議必先索諸泉
源湖澤可用借資令會于都泊以爲十門分水若會
通之南旺桂林之龍盤必無竭涸之患然後可若其
否也宜遂置弗講者也沁水之順流入衛主便也第
欲迴河而至沁口猶用河也河未可置弗治也河治
卽南陽無阻焉不由沁入運從枕席上過師哉急溜
如傾盈涸無時二洪之近猶憚畏途更西千里而其
爲二洪也多矣若過淮而遂置河此或可也然而經
皇明經世編
洪澤入壽潁洪澤之風清昔年之高寶也風潁而上
灘溜之險盈涸之無常猶黃河也正陽而下舟行千
里難爲小正陽而上舟行七百里難爲大也朱仙鎮
而北至惠濟橋惠濟而西至河口卽洛舊河開支渠
計如朱仙止耳若河流淺狹輓舟迎湍卽須易舟易
舟之費鉅也若展河治溜令漕艘直達卽河工之費
又鉅也且引河入鄆由鄆入潁由潁入淮水趨下易
矣如廣深焉不虞開門而揖盜乎哉儲河伯不靈異
日幸合注于淮以扼鳳泗謂多口何卽不然也然而

河亦未可遂置也前代之漕有不藉河者焉有不治
河者乎今日之河卽棄弗治而數年之後日以墊隘
不能徙乎南徙而復爲蒙壅不危泗乎北徙復爲黃
陵獨不絕會通乎絕會通安所稱南利乎棄會通不
幾于舍安而就危舍近而就遠乎是故過沁潁而必
無患也河亦未可置也然則將如何漕不能舍會通
耶如可恃耶昔歲之失策安在耶朱旺口之漕萬全
耶欲圖長久之計又安出耶曰漕不能舍會通也內
地也安流也水盛可以爲資也成功可固也益之以
皇明經世編
漕道河通汶則愈安也豈惟直河異日者東通于汴
舉全河數百里而悉避之又愈安也故會通不可廢
而漕可恃也獨惜夫財計詘而加之功僅僅耳倘異
日者積旱而水不盈漕卽經途險澁得無遂以爲漕
尤乎哉然而非失策也增修焉足矣治河之役前政
之失策與否也愚不知也朱旺口之漕果出于萬全
否也愚亦不知也大河者地事也通歲之言河也不
師于地而聽于天地者一定屢遷之形勢而天者或
斯或恒之旱潦也不以地之形勢投策之得失而以

天之旱潦定人之功罪譬如治病者不以脉理經絡察臟腑之虛實而以非時寒熱爲之候也寒則答寒熱則答熱雖虛偏與庸醫等功寒卽投熱熱卽投寒屢更而其人亦坐憲已河上之事漕通卽爲功漕病卽爲罪竭大財殫民力而疏且塞焉卽爲功俄而益或且涸焉卽爲罪疏塞不必是也幸而雨暘時安流焉卽爲功疏塞不必非也不幸而恒雨焉恒暘焉雨則溢暘則涸卽爲罪癸卯以前積旱者數歲矣癸卯以後積潦者三年矣一總河也塞黃壩則以旱倖其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漕河

左

平露堂

成矣蘇莊則以潦著其敗者也一總河也急治卽則以潦顯其長緩治黃則以潦見其短者也一漕河也在辛丑則以旱營其瑕在甲辰則以潦全其瑜者也一徐州一清口也昔旱則以爲千難摠集今潦則以爲百全無患者也嗟乎使昔如今潦卽黃壩通而徐呂不涸旱而不甚卽徐呂涸而三仙臺不淤使今如昔旱卽黃壩塞而蘇莊不決潦而不甚卽蘇莊決而行堤未必盡壞使昔不因旱改轍從權濟運而一意治漕卽漕早成使漕早成而獨防黃壩之南卽王家

口不開黃壩全淤行堤仍決而豈必有加于今且惟以天之旱潦爲人功罪故一有遷改輒議更張又不以地之形勢定策是非故財力空殫原非實見蓋始而卜度言之旣而卜度聽之又復卜度論之亦復卜度斷之患在南則從事北患在北則從事南及臻厥成則并民財國計皆以付之非時之雨暘而已王家口之議常禁矣勘視地形臺中嘗言之矣不省也至于無可奈何而曰王家口高于濁河口若干丈尺耳嗟乎此何待言上流百里而懼不高乎今此時而舉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漕河

太

平露堂

南北新舊諸河從源達委皆能知其積高積下之數一河之中分別測量又能知其通高通下之數地形水勢可以指掌示而聚米畫乎于是焉錯綜之參伍之則其受病之處必可知也則其開塞之宜必可知也他日者卽旱而其處任其涸卽潦而其處任其決又必可知也卽爾時之開塞踈矣而形勢之說尚在猶得追論之覆核之以爲改絃易轍之助今而無可憑矣但以錢穀之省土方之減蘇莊之決南陽之淤指爲瑕疵耳卽欲議諸天行一爲解嘲而不能舉其

尋丈之數猶十度也故曰愚不知也朱旺口之功當
言形勢矣未盡也然則今日受病之處全在昭陽耶
抑徐呂而下尚十之一三耶若云尚在徐呂則李家
口之清流汨汨爾若云全在昭陽則二洪之淺濶故
在也南股下于北股矣耶王家口之功加廣深矣及
春水未生并力截河遂可全河而南固也地而既下
矣卽丙午之歲又復潦如甲乙能保無溢而南以害
蕭陽或徑黃岡舊河以入白洋且南害永夏否也萬
一有之則蕭陽永夏與其在豐沛魚單也何異若待
夫時賜也而無害則其在此也亦猶在南也又不知
肝虞之夾蘇莊而趨銀河也銀河之廣深視今日之
新河何如也將銀故不能容耶將銀可容河綠水盛
而演溢四出耶今日之銀河將已淤減無影耶將亦
漸次復漕猶如疏濬猶能宣洩耶凡此皆不能舉其
尋丈之數決其然不然之情故曰愚不知也然則何
由知之曰禹鑿龍門夾大河豈真有庾辰童律爲之
使哉其測量審覈見諸書而已谷刻山澤垂典將作所
以能辨江河之淺深識原隰之遠近度山阜之高下

制疏塞之利害也三代而降國有水工上有水學亦
猶是神禹之遺焉今之時有水工如鄭國者乎有陂
門水學如都賈單鵠郭守敬其人者乎欲知方圓必
以規矩欲知高下必以準平故尚書大傳曰非準無
以得萬里之平而今之名能治水者曰水平遠至數
里十無一準遂置不用不亦謬哉裴彥秀制地圖圖
體有六其法以準望爲宗以考高下方邪迂直之校
以定道里以設分率其說以爲峻山鉅海絕域殊方
登降旋曲皆可得而定者斯則準望之爲用大矣守
敬之在勝國也嘗決金水復唐來開會通導通惠相
視河渠泊堰數百餘所又嘗以海而較京師至汴梁
地形高下之差又嘗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
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
灌漑田土具有圖志蓋守敬敏才宿學其創設歷儀
協務考驗故于測量地平尤爲精絕然而度無他術
也準望已耳今誠得守敬其人令傳求巧工斧史爲
之佐史西自孟門東盡雲梯南歷長淮北逾會通無
分水陸在在測驗近用準平遠立重表卓船橈樺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四

九 手露堂

地制器方田勾股隨用立法借如一河之中從源至委廣狹深淺爲之總差或以里計或以丈計又爲之細差凡河皆如之其在已廢已湮之河亦如之一切隄防障塞支流通渠陂塘溝澤皆如之又以諸河之身參互校量爲彼此相視之差兩河相距之間縱橫校量爲山阜上田經緯之差又鑿井溝驗察其沙土勢濕疏密厚薄爲上性之差其隄防陂澤參互校量亦如之務令東西南北數百里間地形水勢盡識其紆直倨勾又盡識其廣狹深淺高下夷險燦然井然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四

十 手露堂

之中畫地以守歲月測候凡旋遶沙上暫傾圻岸新成淺淵皆量度丈尺以上所司所司即依原定形勢參以天時旱潦議擬得敵通融計筭如是即可如河行急緩之勢也河身變遷之期也即又可知夫當夾之處也與夫運行之河也此則所謂屢遷者也定形爲經時變爲權本與標相印症與脈相合夫然後築塞之機宜疏導之方略可得預籌主方之數錢穀之額可得計量工程之虛實目破之有無可得按核臺省可得駁論司空得可奉覆公忠廉慎之官可得見長貧冒闕茸之倫可得著罪遠近可得辨其詆欺前後可得杜其推諉有實試功能而不幸遇二三十里若數年水旱之憂一時盈涸之變亦得有所據以明其非幸矣斯則師于地不聽于天向所謂可得而知之之術也既已知之則今日之河當奈何且河臣言之矣南守汴堤北守三堤任河遊衍其間不亦可乎且夫西南循汴東盡歸仁以護汴也北守大行副之緩水以護運也南必不可令亂江北必不可令侵汝所宜倍加封築日省時修者也若南北之間新故三

道既已知之。卽又非徒任之而已。何者。彼所欲趨與所欲舍。吾可得而前策之。預計之也。夫水猶兵也。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此兩言者。兵之要也。水之道也。有所欲開。毋若先之淤墊。欲極度。所必趨。濟之以待其隘。將深此爲先之。有所欲塞。毋若後之水。屬理。孫洙然不顧洶之汰之沙礫。在後此爲後之。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此之謂也。今也不然。莫能迎之。愬而隨之。彼務亟去。吾將遏之。彼不欲來。吾將奪之。用刀見功。多寡難易之間。不亦遠乎。不寧惟是。若或全河未望。頗岸傾仄。乘流急。王偶成溜。淺灘驚瀾。如渴俗稱。神物吾灼。知其數。卽不必輕保。特使或疏。月河或傍。落具去之。其下必移。而上以次錯。戒爲功。不難此。卽李公義之故術。亦吾手。渡馬湖之資。奚事覆巢。殺卵。以疑鷄。鷄哉。曰。三道遇。自窮而變。通于河。則宜其或不當于漕。奈何。曰。銀河北。依大行走。豐沛出。全漕。今夾河所經也。此直漕者也。漕河中。內堅。城集分爲二渠。一從郭暖樓出。鎮日。今夾河所去也。一從苑家樓出。小浮橋。今輓河所

開也。皆直漕者也。獨符離河南。由司家道口。經符離道。暉寧。出小河。曰。此則不當于漕。昔之所以潤徐呂。營泇河耳。泇而足恃矣。進乎此。則通沂于沐。增修焉。亂流而入。則出小河之下。故大行堅。卽以運付。泇可也。曰。今之世。有郭守敬其人乎。曰。數學淺技也。才不經世。政自不習耳。語不云乎。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果手之也。亦豈必遂無其人也。曰。苟有其人。上而庸之。營盡其術。將須時。曰。焉。河勢遷改。將迎開塞。將須時。曰。焉。猝遇水旱。遽有變易。或黃或泇。或在會通。皆難逆料。有所飭治。弗須時。曰。焉。漕有常規。其可待耶。曰。固也。愚將言之。益河可待。而功固不可亟焉。夫大行旱潦。水爲縮。縮事之無法。氣者無甚于斯。費至百萬矣。計須審密。事難卒辦者。無甚于斯。而規制一定。莫或變通。務速其功。以赴事期。畫未必審。而費不可追。豈非耗財損功之道乎。竊惟永樂間。會通已成矣。而淮徐臨德。通行支運。先朝于此。始有深意。益唐開元中。吳璠卿請建武牢洛口。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漕。遠邇不愛久耗。比于

購平長運利便。信有餘而劉晏因之。江汴河渭各
缸通運。江積揚州。汴積河陰。河積渭口。渭入大倉。歲
漕自萬無升斗溺者。然則四倉支運。用此道也。自支
運變爲兌運。兌運變爲長運。丁是一舟一戕之間。運
往萬里。不得不遇洪。不得不防凍。而漕限乃不可夷
矣。漕限不可夷。而河又數變。潮則議濟。他徙則議挽。
務強河以從我。又假爲之限。而費乃滋大。且未及熟
籌之也。爲今之計。欲令我可待河。而河不能爲我難。
假宜稍采支運之忌。廣故倉于淮安。仍建一倉于濟。
寧諸總運艘。可船用十分之六。從水次運輒至淮。以
須後命。量度河勢。而取進止。若河道利便。則徑赴濟。
寧倘河流未馴。卽起貯淮倉。而運艘運還。以赴次運。
度至淮者。遠可歲二運。近可四運。至濟寧者。歲再運。
故曰運軍十分之六而足也。若河累未馴。工役未竟。
不論多寡。悉貯淮倉。迨河馴役竟。卽盡掣南船自淮
赴濟。加黃並行。循環轉運。數月之間。亦盡足累年之
積矣。是不過用一二歲漕。伸縮其間。而河有變。可以
竣其定。河有工。可以竣其畢也。所謂存廣運而之濟。

寧者何也。至徐而河患未離也。且由沔則未至徐也。
故濟寧衝地也。所謂至濟寧而止者何也。夫京軍之
食于漕者。若萬人坐而養驕北國庖之蠹。而造物
者之所忌也。自古禁軍皆選征戍。或屯諸州。謂之就
糧。所以均勞佚。省轉漕也。今欲略倣此意。以京軍十
二萬人分爲六番。番二萬人。向所稱南方免運旗軍。
十分之四者。故行漕艘若行權也。移而賦予之。令循
環轉運。自濟寧抵通惠。歲可三運。不及則再歲五運。
而四百萬可畢至矣。二萬人爲番。卽春秋蒐乘。滅六
分之一。且冬夏無訟也。是不廢操備也。以爲爪牙。爪
士不宜代南軍。則水樂間不嘗赴南都支領月糧乎。
宣德五六年。不嘗令五軍操備。旗軍擺堡運糧赴宣。
府。燭石乎。景泰三年。不嘗撥營軍七萬運糧赴口外。
懷來乎。今予之舟楫予之行糧。間歲一行。往返再閱。
月無南都之遠。無江河之險。無擺堡之勞。無陸行之
艱。所運者。又已自所食之粟也。而謂不堪耶。且南軍
免運十分之四者。非佚之也。責以辦料。方諸舊則從
輕焉。而歲有餘貲矣。可用減民耗也。備急之也。或裁

以優南北諸軍之在漕者無不可也。所爲積于淮倉不嫌累年之蓄者何也。此非獨可以待河事而止也。古今言漕者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嘗考宋制于真州置發運使。立轉般法。歲漕荆湖江淮兩浙米六百萬石至真陽楚泗轉般倉。回紅從通泰載運。還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船運米入京。而轉般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人以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崇京爲相。悉收糴本行直達法。遂致汴京糧儲不繼。故宣和中仍降度牒香鹽。兌糴本行舊法。以至南渡百餘年不廢也。今之漕糧。直達京通歲內則運改折色。無可代糴。豐則取歲額。平耳無內加糴。以故京儲之積日寡。而又江西一省減于宋漕十分之五。江南七郡增于宋漕至十有餘倍。以故江西湖廣米價常下。極傷農。或通負折色。江南七郡米價常騰。其望改折。猶望歲也。淮安故楚州也。其運鹽之法。今本易可更。亦本暇具論。第漕猶

宋漕耳。誠于常盈倉。每存二三歲之積。或更措置金錢。或歲益。以免運官軍辦料所入。充爲糴本。使豐年收糴凶歲代發。一依宋制如此。卽江湖二省江南七郡彼此之間。酌量贏縮。歲有羨也。豐年飢歲出入之間。酌量贏縮。歲有羨也。延轉數年。則餘一年之蓄。更數十年之通。而足食足兵足民。舉積此矣。區區漕河數年之水。呈一二歲之工役。何所不可待。又何足慮之有。曰。此管子輕重之術也。利則博矣。其如今之財日不暇給。何京儲之望漕也。如農夫之雨焉。又安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財用闕乏。苟有便計。卽主伯亞旅。猛省奮發。盡出所有。共殫心力。以圖饒羨。其事產素裕。稍無失策。便足支持。若復逡巡須假。坐待屢空。猝當大費。又不獲已。捉衿見肘。計無所之。其爲日不暇給。何時而已哉。曰。是則然矣。果行之可爲百世之計乎。曰。吁。此豈百世之計乎。富人之家而計轉徙逐什一。此權宜之術。就令可久。不謂本業焉。必求本計。其惟禹功哉。禹之治水也。非在其疏濬決排也。禹貢之外。嘗自矢其功曰。

予決九州距海潞猷潞距川猷潞田事也則禹之治水功在治田也孔氏盛稱其績略不言封山濬川而曰盡力溝洫勝禹自知矣然則八年禹蹟其獨左伯益右工垂而已也蓋步武而與后稷偕若蚩與距虛然相藉爲用故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泰庶艱食鮮食也此何故也治田者用水者也用水者必將儲水以待乏者也水之用于田也多水之儲以待用于田也多則其人于州者寡矣九州之田曰土曰作又曰其藝曰底績終之以府脩土正則爾時九則三壤大氏皆田也所以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夫大雨時行百川灌河此田間用水之日也今舉山陵原隰之水盡驅而之于川川又盡并而之于漬時遇霖潦安得無溢且決哉善乎周恭肅用之言也曰使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惜乎其法止于疏通溝洫耳未盡也夫溝洫者所以行水非所以用水也水從高注下皆自田間若臨理溝洫四通八達此爲增河使多非減河使少矣禹之決九州九澤互爲用者也決者洩之以爲利陂者蓄之以爲用也周禮柏人掌稼

下地以溝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逐均水以刻舍水以潴瀉水曰瀉決川之謂也曰蓄曰防曰舍曰澤之謂也曰蕩曰均者用諸田間之謂也故曰互爲用者也夫下地者對高地言之也山有上正有宛中對上正言之則宛中卽下也故南方之善田者曰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斂力耕而肥勝之書有榆田之法由此觀之苟有水焉無高不可用也今欲治田以治河則于上源水多之處訪古遺迹度今形勢大者爲湖澤小者爲塘澤奠者爲陂引者爲渠以爲儲待而其上下四周多通溝洫灌漑田畝更立斗門障堰以時蓄洩達于川焉大都滿水五頃以上可漑田百頃旋行旋積卽此湖塘壩畝之間土田所滲漉風日所耗損隄防所蓄止爲水既不貲矣此爲田逾益水逾損減河而少之之術也水壅則潰疏則行流激則濁紆則清必無患累決又無患亟淤已恭肅之言治田而獨言溝洫也是謂大川通流引之達漕可用漑田也大川之可漑者多矣若決河而引之漑或末可也若決自溫洛而下尤未可也禹陂九澤皆

江河之上游也。鄭國鑿滎用溉，注填闢之水，得淺澤也。夫用水治田者，不在其源，必在其委也。在其源者，諸源積聚，未爲江河用之之法，則爲湖渠，師堰焉。史起治鄆，召信臣治南陽，馬臻治越王，元緯治鄧之類是也。在其委者，平江漫衍，不虞衝決，用之之法，則爲塘，治圩堤焉。鄭氏父子，單錡諸人之策，江南虞集之策，京東瀕海之類是也。夫夫黃河以治田，猶之手握盜也。故曰：水可也，嗟乎！今天下亦置其矣。食指衆而生焉者，寡也，難乎哉！亦爲之而已矣。介甫之敗于宋，

皇明經世編

无

千露室

也。其行之非也。于贖，訛之是，徐反安石而不免爲庸人之所目。因是而爲禹功也，是懲于堯而廢食也。此功成而大治，乃此是用其給印近納賦總而遠貢輕徵也。可印不然，而舉今之全漕，裁用其半，以資京師也。亦可印，而河之緩而或行或止也，亦可印，舉禹之中道而還之河也，亦可印，所謂當世有堯禹，則漕水可盡廢而可以略廢者也。是百世之計也。

海防迂說

制倭

有無相易，邦國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

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亦百年無患也。高皇帝絕其貢，不絕其市。永樂以後，仍許貢市，許之盛，彼中所用貨物，有必資于我者，勢不能絕也。自是以來，其大物漸繁，資用亦廣。三年一貢，限其人船所易貨物，豈能供一國之用？于是多有先期人貢，人船踰數者。我又禁止之，則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爲盜盜，而後得爲商矣。當時海商多倩貧倭以爲防衛，交通既久，烏合甚易。邊海富豪，向與倭市者，屬禁之後，又負其資而不償，于是倭船至而索資，且復求通奸商，竟不償復以危言撼官府。倭人乏食，亦輒擄掠，如是展轉，醞釀復有群不逞輩，勾引鄉導，內逆外憤，同惡相濟，而陳東徐海章爲之魁。于是乎有壬子之變，譬有積水于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則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出。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壬子之禍，則潰而四出者也。若欲積而不出其勢，不能立有強勢之所不能，而名爲百年經常之策，又舉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手

千露室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刑部

王

平露堂

世而持之。可乎哉。當時若得才略大臣。假以便宜。得破格。聲正逼。彼我之情。立可久之。法除盜而不作。商禁私販。而通官市。可不費一銀。不損一人。海上帖然。至今耳。未秋。臣執清正剛果。倫以禁絕爲事。擊斷無避。當時譁然。卒被冷劫。憤懣以死。至今人士。皆爲稱冤。寬則冤矣。海上實情。實事。果未得其要領。當時處置。果未盡合事宜也。此如癰疽已成。宜和解消導之法。有勇醫者。憤而割去之。去與不去。皆不免爲患耳。壬子之後。當事諸公。人略分爲二議。張半洲經阮山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刑部

王

平露堂

之竊謂此時戰亦可也。撫亦可也。旣撫而後殺之。則梅林不能得之于上。事之無可奈何者也。曷爲隱諱其事。使其門下士作爲文章。盡稱招直而殺之者。胡之始謀。展轉文飾。目爲奇計。刻書盛行。天下後世遂從而信之。遂從而奇之。遂從而勅之。信之猶可也。不戰之名。法誘之名。詐殺降之名。不武。又曷爲而奇之。而勅之乎。且無論誘殺不可。若果誘殺王直。爲胡之本謀。是則滅賊爲期。戰撫一致也。方俞大猷初沮其事。以爲當戰不當撫。曷不明與計事。共圖殲滅。乃至戰撫相左。道事不成。謠言恐爲命將所笑。至以縱倭委罪于俞。逮詔獄。論死。後俞上書訟功。徐文貞階陞錦衣。炳爲之多方營救。僅而得免也。揆厥原本。蓋由此公才雖揮霍。非能實用正兵。故無必戰之意。其議招撫。亦止爲一時副急之策。非能實見古今內外經常之勢。故苟圖結局。終竟不成。便成愧憤。因生殺。猶果若真見寇賊緣起。灼知事理當然。因而講不敵之法。圖百年之安。曷爲不能明白指陳以聽。睿斷。就令事勢阻滯。不獲終守前說。我之得策。固自在也。何

足愧情移罪他人。何須文飾掩昧事實哉。造言弄筆誇誦張皇。所得其小易世之後家傳戶誦遂無從考見當時之實事。亦不復通知內外之實。使人人墮其雲霧疑悞來世所失甚大矣。自時既後倭自知譽重無由得言實也。我退海亦莫實戒嚴無敢通倭者。卽有之亦渺小商販不足給其國用。于是有西洋番繙者。由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若呂宋者其大都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倭去我浙直路最近以十步內也。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徐文定公集 制倭 三 下露堂

武聖吉都臣主之號爲閑白國人稱山城曰殿下稱閑白曰大將軍然亦未敢倣然出其上而如安之來昌言山城已爲平信長所滅蓋恐山城在我終不王秀吉故面諛我耳其實山城君故在也秀吉者起微賤李故閑白信長驟得幸爲大將軍別島信長爲人雄傑多智略前是六十六洲各有君長不相統一至信長征伐四出略皆臣伏無敢異此人智計巨測十倍秀吉似之數年公爲我大患而忽爲其下亞奇支所弑秀吉聞變遽起兵擊滅亞奇支遂代信長之位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四 平露堂

者文弱之國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舊矣。秀吉承信長之後。其欲逞志于我。無異信長。顧其國中未能大定。卽如薩摩一事。經營如此。危殆之勢。抑可知已。而欲渡海萬里。與我爲難乎。彼非無心。時與勢未可也。卽先取朝鮮。以漸圖我。力亦未及。何以知之。以其用義弘知之也。以其異日得朝鮮而不能有知之也。而固緣際會。以有破國之事。日本之海島曰名護屋者。秀吉之耶塢也。營立宮宇。絕壯麗。地震毀之。再造再震如是者三。吉大懊惋。而朝鮮之國俗。絕重世類。下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姜

平露堂

取若假大國之兵威。壓一竟而取之。以歸我幸甚。吉遂大發兵入朝鮮。鮮之南境多高山。林木巉險。連亘其易守。顧以爲彼取侵。疆于我而不知其陰襲之也。故倭能枕席過師。以至王京。至王京者。爲中路。其先鋒將行。長至之日。以犒師。薄爲名。遠殺其大將。栗某而入國。王勿遠。不知所出。間携其妃走平壤。達義州。而兩王子東北行。相失。遂爲東路。副將清正所獲也。此語聞之。東征將士。將士聞諸朝鮮之村學究。真僞不可知。卽朝鮮與當事。皆嘗抗言辨誣矣。特其破國之易。無理可推。聞此言也。無能不信之。于是國王棲守義州。日夜告急于我。而先是海商陳申暨許儀後。先後遣問書于我。告以秀吉謀入犯。東南稍戒嚴。而中外泄泄。無能先得其要領。至義州告急。鮮盡爲倭有。亦無能知倭衆幾何。遽以遼裨將祖承訓率三千人援之。祖戰將然。衆寡不敵。遂覆沒。僅以身免。而宋桐岡應昌往經略其事。沈惟敬者。構李人也。少習倭事。解倭語。譎詭無朝。以策干石東泉。星東泉遠信之以屬。桐岡惟敬因得入行長營。而封貢市之議起。行長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姜

平露堂

者秀吉說臣也其人仁信秀吉倚任之其事皆屬焉
清正爲行長鄉人而世仇也內猜忒故倭兩將其不
協清正極欲吉之王朝鮮已歸而得爲所欲爲也行
長又懼吉果王鮮不能無內變而朝鮮特以機會襲
取之其諸郡邑方數千里兵衆則復者四起兵分
則力弱度不能守矣橫加以我之衆名爲四十萬又
處清正之與我合而反戈內向也故揣意乞封貢以
市惟敬因得乘間說之移兵而南平壤之克彼以好
來逆我執其使輕兵襲取之而先登者多南將提督
皇明澄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三

卷之四

護諸多矯欺文致其以本意告人則曰奉承日本支
吾中國持此兩言欲竟東征全局度可得否而東泉
大臣入其彀中謾言封事必成倭已退輒信之聞直
言即怒何也既不能通知中外古今之故內畏多口
遂不難與小人比圖掩衆耳目以僥倖于武然方謝
用梓徐一貫之入倭也秀吉數延見或賄就客館厚
欵贈之此何故則許之貢且市耳冊使既遣定止一
封形見勢詘惟敬計窮行長輩大數始望則謀以謂
李宗城小侯也羈留之必得大成而我有忠聞者稍
皇明澄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天

卷之四

將內顧皆欲歸猶司之貢市令開使七國將軍假稱
爲偏裨爲質主彼也僥倖以冊師蒙其後殿得首
功事而綴以奇壯告矣既成言在其歷驗年倭猶望
之時時遣使起之朝鮮乃中朝何曾一聞此言邪總
東事始末論之賊不成賊我無必勝之氣狀不成款
敵無必解之勢此所謂讀極林之書以爲奇而効之
者矣而公之學韓快沈惟敬之學將淵陳可願皆爲
極林之書所誤不知極林當日之非正不爾也越營
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將爲後法吾豈嫌伐一時事
皇明輝世編
徐文公集
卷之四
時後
元
平
以欺明主忠臣老臣意慮相越豈不遠哉說者又謂
倭去釜山非其本志我實以三千金賄之此則大謬
無論倭之進退其金錢可得若其可得則敵將買人
子可啗以利古人有行之者安見其不可爲也實則
倭不欲退其既許之貢市國詳諸人又在彼爾時相
視莫逆而倭所遺留糧石器械營中頓不訖度無載
還日本之理故好謂我以三千金市之我遷其資倭
毀其室以去耳而國將軍一留數年度又非我所急
復遣還之其遣朝鮮督府趣求貢市之書有云本邦

風俗此地淹留之官人親見之近而之官人名國詳
諸人也秀吉死以甥子秀賴託家康秀賴之妻家康
女也家康代吉爲政令行諸國亦如秀吉時然志在
休息獨其嗜利殖貨異其故求市愈益切度從朝鮮
既不可得則轉而之琉球辛亥遣將虜其王殺其長
史鄧迥迥名名過故嘗游我南雍委心宗國倭以琉
不事大歲罪于迴殺之且藉其王地此所謂桓公不
能殺則桓公恥之者耶彼之爲此意我二百有朝貢
之國勢必救之救之則還其故封因以爲我德而求
貢市就令不救之但遣一介行李吊慰于琉徵辭于
倭亦將復之以爲我德而求貢市也彼以此兩者爲
我必應之者則可得貢市而孰意我之藐然不聞
也始哉此舉不惟貽笑外夷亦孔之多即我皇上
拯救朝鮮捐千萬之費與數十萬之衆恢復數千里
之國而垂千予之此記傳所絕無者自坐視琉球之
後此德亦踴而不光矣既不能得我一介之使于是
自怒自解自復其國而令之代貢陳辭我又并琉球
拒之于爲媿書以休我所設三事猶昔年朝鮮之

五事也。昔之五事，貢市居其第五。今之三事，亦貢市。若其第三，蓋其本意所重在于是。耳年來新例甚嚴，至用重典，當法立之初，未行者少，私市之商，方舟連艦，舳舻相錯，精鐵絃服，無不販鬻。丙丁以來，持法稍峻，至于內海交易，多亡其貴去者，稍稍絕迹。倭始不可堪，則北又求之朝鮮，而南又同之雞籠淡水。此兩策者，家康在事，要鵬之成謀也。秀賴雖家康子，皆實相圖，而諸島多心附賴，特以家康富強，休息不敢動。歲丁巳，治兵相攻，圍賴于板城，賴兵勁大，破康康，噙指請和去矣。而陰給其女，使襲城數版，又遣間潛焚其火具，急攻破板城，獲賴，職焉。居無何，家康死，年近九十矣。而其子秀忠亦僅二十餘。今方繼父職，柄用事，小僮者不知何若人，計亦知兵多，權詐若安靜務休息，恐不及父也。而諸島心憐秀賴，慮且有內難。卽秀賴亦未知果死與否，故爲目前計者，小僮卽雄略，方修輯寧，捍禦數年間，或未必能爲秀吉苦通市，則歲月不可待度，其勢必且踵故父之智，以南國諸雞籠淡水而北，朝鮮也，鮮之通好于倭，所謂居大國之

問而從于強令，不足問，而實知中朝絕市之議，不可固不敢代爲之請，欲却之又不可得，他日或假道于鮮，畢辭遣使以求我，或舉兵壓境以謁我，則必至之勢也。雞籠淡水彼圖之久矣，累年伐木，不以造船，何所用之度必且多爲營壘，守望之具，我復安坐而待計。彈丸黑子之地，其人雖習刀鏢，諸技以當火器，必不敵。故兵勁將不舉，舉則必守，守則必固，已而漸圖東番，以迫澎湖，我門庭之外，遍海皆倭矣。此時而求市于我，則將許之乎？否也。抑此之時，扼我吭，拊我背，凡商于海者，私市之亦可，截而奪之亦可。若盡海商禁之，卽彼度衣帶之水而入犯我，無所不可，故北求之朝鮮，我或可無許，而南國諸雞籠淡水，則無待我許之矣。或曰：彼既處內難，何能舉雞籠淡水乎？曰：此無難也。羸然孤島，我復置之度外，彼委諸薩摩，足辦矣。安見薩摩之不爲彼內虞乎？則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縱使內相携，安得不自爲計乎？然則南與北，彼將安出口，彼中百貨取資于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最急者，無如藥。通國所

用其轉運輪師南北通不賦多也。昨私市大行亦嘗以此歸于朝鮮求從對馬通市釜山矣。無已則寧從丁南資貨所出皆在南方道里且近。雖龍淡水又獲勝。故兩求不可得。必將先聲于北以牽制我。而救實于南也。然則我欲絕市先守雞籠淡水如何。曰果欲絕者此爲勝着。然而通之使北也不則通之使沿海入犯以鳴我也。夫絕市者存可時爲之以難倭使從我所欲非。堅執之以謂制馭之定術也。然則求經常之策如何。曰向者固云官市不通私市不止矣。必明與之市然後可以爲兩利之道。可以爲久安之策。可以稅應稅之貨。可以禁應禁之物。論者徒恐官市往來導之人寇不知入寇與通市兩事也。來市則予之來寇則殲之兩不相妨也。必絕市而後無入寇。必日本通國之中無一人識中國之海道者。然後可此必無之理也。絕市而可以無人寇。必日本通國之中并絲帛菴器藥品諸物悉屏去不用。然後可。又必無之理也。且彼之所重若在利也。市則不來。真不市則來也。彼若圖不逞也。市亦來。不市亦來也。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聖

平露堂

令信長而數年不死。秀吉而經營數年。邦國大定。其爲我患豈以絕市而止乎。譬有大小兩家。壤地相接。有無貿易必資于我。而每存跋扈。當資藉時自宜通其往來。慮或強梁。別當圖其備禦。豈有伯叔亞族。恬臥嬉遊。爲之謀者。但令高居房閨。堅扃門牡。不圖其捍衛。但禁其往來。如是而可以爲安者耶。不知我大彼小。若有備也。往來可也。彼仇殺我而我無備者。殆將奔門犯閤。又安得而禁之。若曰通其貢市。慮如北虜。恐增歲費。又不然也。北邊貧虜。有如市可。強來索食。故不能無煩費耳。南倭通市交易而已。無他求也。若以北虜之道待之。彼將艱然不悅。又安得歲費耶。且通貨既多。我之絲帛諸物。愈有所渡。往者既衆。彼中之價亦平。故曰兩利之道耳。不止是也。愚嘗有四言于此。惟市而後可以靖倭。惟市而後可以知倭。惟市而後可以制倭。惟市而後可以謀倭。靖倭者何也。彼有須于我而不可得。勢不獲已。故求通者萬方。若酌量一貢市之規。使彼求可賒而我法可久。卽帖然相安矣。故曰可以靖倭也。知倭者何也。法曰知彼知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器

平露堂

已有戰百勝朝鮮之役首尾八年而彼中情形未獲明了何不知彼之具乎豈無知之者私市之商彼不放言也聞中間時常遣數輩往雖不能悉其委曲然而略得其梗槩如前所說者亦此數輩之力惟交市通而往來者多一舉一動咸悉其知五間之法可得而用故曰可以知倭也制倭者何也今之海船悉賈物耳惟出海商船不可得歷偷大抵嘗言造船不如顧船名非販賣而令之造船應募又無是理惟官與之申商賈既通而籍數在官親識爲之保任有帶紅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聖

平露堂

儀後嘗輸情于撫公金省吾學曾矣其言曰秀吉空國而出內虛于家陸摩之兵雖盡從弘恒救合餘衆尙可得四萬人糧食器械備具而獨無船也聞中若多備船隻加以精兵二萬來至陸摩合力而往襲破山城必取秀吉之首吾曾以問于閩郡而蘭溪寒耳不敢聞也清正嘗輸情于東征將士請令兵以謀行長還向山城數月而秀吉之首可致麾下正且能爲皇上盡滅北虜而舉日本一國長爲外藩此數語書一赫驪呈于經畧而桐岡咋舌不敢言也此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聖

平露堂

之承故曰可以謀良也此則可言而不可輕言未可
盡言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徐文定公集

制侯

學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郡人 徐孚遠聞公 彭 賓燕又

張 密子退叅閱

徐文定公集

書牘

復太史焦座師

遼事

徐光啓

奴酋發難適與時會廷議紛紛前輩何宗伯謬辨啓
夙知兵略聞于中堂遂擬起朝之吉不知燭武之年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遼事一 千露堂

已老蹇叔之力既憊矣獨以宵旰方殷義無反顧竭
蹶入都啓少當威憤倭奴蹂躪梓里丘墟因而誦讀
之報稍習兵家言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
爲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木業強國必以正兵
十年來逢人問說而聞之者以謂非迂仰狂若迂狂
之言早得見用豈有今日哉今之愚計欲當事者大
有振作博求海內各工名技以爲兵師如甲冑車仗
軍火器械之類務究其極然後選取付武之士務求
勇力捷技冠絕儕輩者三倍其薪擇名將定節制日

夜教習之如是者得二萬人服習經歲苑術既精大
衆若一驅之若左右手以是出關益以遼士二萬北
開一萬更欲徵朝鮮二萬兩路牽制一路出攻約周
歲之內可以畢事費不過五六百萬而所得肥饒之
地足以固圉所絕勅書之資足以省費所造器甲諸
事尚留爲千百年之用既而坐鎮遼東西虜那靖者
便可剪滅規取舊遼陽截河爲守亦甚易事若能更
一振作廣行招募倍加練習益爲三四萬人卽九塞
之虜咸可鞭箠制之大寧河套亦易恢復更益爲十
萬人以二萬人爲禁旅邊各一萬卽京營各邊之餉
賦可減省十之五六也今者多起廢將所領者大半
烏合之卒既不相習又非素練器甲朽鈍全無節制
未及見敵知不若彼遠矣而坐費金錢何爲哉徵召
既多糧餉俱乏凍餓被剝死亡甚衆止未知何所底
也就使全軍遇于中原勝負之數分明易見數萬人
衆豈無良將健卒一有差跌玉石俱碎糧順清河可
爲殷鑒矣豈不痛哉當事者似亦自知不敵顧未能
罷勉自強全欲借資于外借資于外似也而處置事

宜尤多未合朝鮮助順之兵也無糧無資卒得奴酋之首不名一錢云咨行該國自行陞賞其解體必矣北關自救之兵也從前嫁禍于我矣即能景會首亦自爲報怨圖存之事非盡爲我也而以奴之勅書全許之此六百餘紙者歲幣數萬金之契券也爲一北關受侮受辱生靈塗地竭天下之力與其克奴酋彼宜何如報答而反予之歲幣數萬金乎且併其地而許之乎北虜虎狼兇亦來挾求勅書似又將許之是上一奴生二奴也去一費生二費也如此措置就得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遼事三

平露堂

成功途事尚可爲乎況北關兵勁而少大虜兵多而弱兩者皆非奴敵哉啓區區之愚亦思一效芻蕘病起至今了無一言相訊者當由處分已定無事旁撓否則書生陳說未免迂任之日爾若謂處分盡善竊意目前南茶人人所知若直指爲迂任恐三年之艾終身不得也倘自建一言又慮躍冶之全辟鋒齊指惟有仰屋竊歎而已蒙老師垂問輒盡胸懷望亮而祕之

復其中丞

遼事

昔年建議策奴之必叛者在令視之誠若著蔡爭獨以爲不然古今無必敗之局無必債之事全在區處得宜而已二十年來每每妄言遼左三策皆守相從俱可無今日之變其一一意爲富強計因而規取舊遼陽驅北虜于絕漠之外即奴酋可鞭筆使之此易子反掌在廟堂一主持耳上策也興復南關令王忠有後效順者勸矣無幸橫江之地使六萬之衆人自爲守建州北關謀殺猛骨交商而并其勦書者俱無准其貢若此三事皆在十數年前令反亟而禍小且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遼事四

平露堂

可必有功中策也若不能然便不必訟言其必反日夜求勦滅于上徒使彼操危慮深釀成今日之勢第當密爲防禦之備撫順清河繕完使可守整兵治器使可戰下策也既不能自富強又日夜益奴之富強凡可以制奴之命者無一之能爲凡可以速奴之叛者又無一之不爲此則遼人之無策自求禍耳雖然論江河之勢不可得返則三策必無得行之理終不若策其必反者之必驗于今日也興言及此豈不痛心

復鼎溝成

邱叔附王，略疏言四路進兵，此法人國賊於諸路，必堅壁清野，小小台寨，且棄不復顧，而并兵以應。路當之者，必相將軍矣。麾下東行，不敢從，更即往，經略公必不能用，僕當言難端，勿參切勿作第一輩人。麾下徐飲之，若何，弟人可了，吾又何求，如或不然，以麾下村人，其合諸乎。

復鼎之圖經略

臺下甘餉，得字文，此為憲以理勢度之。奴賊小醜，視早月，已印。猶孤彌然，獨少二二萬堅甲利兵之精卒，堪與賊馬為對。月奴賊來，我木的一米，仰犯理勢，必然古人遇。上取則擊，集其陣以待之。今日之計，獨有厚集兵勇，日守邊陽，次則保人，毋益回用為上策，但須多儲守。上之精，調守之法，中則火器最急，若得人，小足備。兵皆練習，定守之目，東城抵敵，鐵其二三陣，必唱相。退云，早了日，東傳者，有之，忍者也。古人勇數十萬之。軍，雖草，而之，映無敢合，而守時，而外者，奴眾最。為言久，練之，使所說，鼎上內外險固，資財豐足，耗。

有不利用，能守禦，必非捨命，深戰，卒死，遼城之下者。也。且今日之事，若令中外相應，精卒利器，各究其極，而自來投赴者，亦何患其不齊，死哉。諸所清給度，可應用，惜啓之不與于事，無從知其堅，取利鈍，詳悉奉報耳。

又 守遼

讀別札，知遼城守備全未足恃，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無將，無馬，如此情勢，竊恐歸併合力不足為法，要城自守不足為弱，古之人多自行之者矣。昔城外立

曹明經世編



今文定集 卷六

丁巳

營必須良將精兵，足以當敵，然後可。如或不然，萬一兵勢外挫，人心內搖，其為守，豈不更難乎。古來相傳，輪攻壘守，經年累月，終不能下者，誰不知外營拒敵，于法為便，勢或不能，不若據城為固，敵終無奈我何。也。昔言城不足恃，則十圍五攻，古人豈欺我哉。若空滿陽之城，年兵合勢，此亦昔人應變之常。上上既假臺下，以便資矣，何不可之有所少者。守緊守人，今廠庫器械，計必旋發，但恐未遂可用，尚煩清慮也。其人必須南兵，為可竊計，劍門臺兵，練習有年，能用火器。

似當厚給安家行帶選調一半助邊城守卽以近畿各營南兵充勦領卒兵令其練習而以募到新兵補足近畿額數此意不取其說當以聞之撫部耳東西仇殺我之人利源而怒之使諸營合從爲同仇之義舉彼既害而後復後患而我又有功賞市利以誘之其勢必從卽今日領東來我之謀亦將洞疑而勿敢遂乎但此聞之路亦能使寒不得已或從西邊假道他營達之何如

與李我存太僕

火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火器七

平露堂

讀秦蒙公手札以手加額此功成眞國家千萬年苞桑之固惟兄知此言大而非誇也苟卿言用財欲秦用之而當雖秦實省目前軍火器械皆非克敵制勝之具弟前疏謂今日之害只是拘泥常格因循積弊不察此一端雖空竭帑藏終無實用終無戰勝守回之理切修造大應集思詳議有實用雖數倍工價不足惜無實用者雖空帑亦妄費也火器一節少不如法非止無益傷害慘尤宜慎之昨與敵同年言一器佳惡而徐書老云不必真辨第須造成試之此

言可謂居要第試亦有真偽今之名爲試驗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方方士類言火器而十無一真亦宜擇善而從長中取長可也近言戰車者但取輕便昔年俞虛江所造一槩抹殺不知賊之車甚堅甚重與之火器甚大甚多而專以輕小當之可乎愚意謂宜兼用慎勿一向求輕也火藥合成者不宜太多餘宜煉清各貯以防火且多備作自事急之日人人可以用力何患不及乎更如西國法多備連日尤便矣若多積并積游行出地之火時有焚燒非天災也敵臺費鉅大炮費亦鉅如得秦老主持弟尚欲專請內帑助之此萬世之計而金石不壞千年常在不比尋常之費一往不返者計明主所不靳也今時所最急而一時不能猝辦者無如益甲亟須佳樣爲可有神益而無情甲利兵終不可戰望聖意計之

復大司馬張座師

遼陽之事節節失圖不意破壞之日致我長公遂爲今之張許也謀無遺語而如水投石莫相信用以至於斯卽位宇中丞亦非剛愎自恣者在聞之日緊書

相聞其於鄙言，傾心憑信而度，遂行其一一相反，殆亦不勝衆咻耳。傳聞三月十九日，長公與高監軍力言守城爲是，業已分派信地，而邪謀一人旋發，戰兵俄頃之間，遷變若此。何暇憶啓疇昔之言乎？趙平賈勇言戰者，後來止辦一走，恐圍城中不復可出，放力排城守之議。當事者皆爲所愚，而不悟此貞丈義士所爲拚膚而長恨也。雖然，古來禍變必有義烈之士先受其難，而後戡定者出焉。此亦天人之際，往復之理耳。遼陽義烈最著者，無若長公，固可格天人而成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滿鉅耳

與大司徒李孟白

津樓

翁臺在津，將遂倚爲長城，但恐事權不一，未便是固圉之策耳。連簡堅厚戰艦，精料水兵，安設大砲，扼而鐵諸海方諸陸地十倍其易。昔人言海戰無奇法，大

船勝小船，大砲勝小砲而已。予畱意津城之守，既無兵馬甲仗，亦止宜堅壁，而以大砲禦之。金復四衛來歸之民，既得，旨似可遂行。翁臺設處一一中策，真大功德矣。長安詢及者，已力言之，但恐勢不可待，或先發少糧，以濟飢窘，徐安插之何如。

與周子儀給諫

調兵

病中數數惠然甚感。際此艱危，宜言時務，是急者良是。第有云調川貴土兵十萬，可以滅奴，甚未然也。土兵信可用，愚意擇壯精者五千，給以厚餉利器，爲我步兵先鋒，爲我車營牙爪可耳。昨歲調萬五千人，已是失計。今取之略盡矣。更調至二三萬，恐爲西南之憂。況十萬乎？中間委曲，愚見頗真。深言卽累牘未益，埃面時略陳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調兵十 平露堂

又 南太僕牧地

頃有言南太僕牧地六十萬頃，可變價濟邊。僕先嘗拒之，遂欲以聞於足下。此其未可信也。敝鄉蘇松二府賦牋多，爲田止十五萬頃耳。此云空閑地上，如二府者四，今安在乎？國初兵荒之後，江北土田悉皆茂

草是故以爲牧地。今生齒日繁，南岡寺無馬草場，皆爲民業。二百五十年來，展轉易主，殆無尺寸空閑。況多多計耶？必若行此，恐重爲東南之累，而於事必無所濟。僕土人也，事有類此者，數見之終，以無成。故知好事之只難可遽信。聞有舊京四寺志，載此項畝之數，有則望索來，共講明之。

文移

移工部揭帖

敵臺規制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敵臺

平露堂

卷之五

規制

土

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徐爲愚臣蒙恩內召自顧無奇謹申一得之見等事。先蒙貴部咨稱要將敵臺圖樣規制長闊尺寸應用磚石周城共用幾臺一併酌議回覆等因。准此，就與光祿少卿管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事李會議得敵臺內外規制委折圖畫一時難明，今用木造一式送覽，以憑酌議估計。周城先造六座，待完成後再行酌量添造，其高數略與城相稱。都城重城丈尺不等，今姑議第一層大臺約高四丈，其餘用磚用石灰沙等料，並候貴部照依原式，并後開數目酌定規制，會估工料題覆施行，須至揭帖。

者

計開

一附城敵臺，其制周圍以便三面擊打，一面接連城身，就於城上出入臺從平地以上，體皆空虛，三面鏡眼中間立柱發券，俱用磚石，度用浙尺。今城磚長一尺八寸，闊九寸，厚四寸二分，後開數目俱用此尺爲度。若用官尺另行核算。

一臺牆高約四丈，厚一丈，外周徑十五丈，闊四十五丈，有奇。內周徑十三丈，闊三十九丈，有奇。并二圍折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主

平露堂

牛，得四十二丈有奇，爲牆周。

一臺柱以磚石斲砌，每柱面方一丈，牆內立二十一柱，其甲乙字號爲縱柱，依式作子丑等號，券券空闊一丈三尺，三分尺之一，高一丈六尺，結頂齊平，爲縱牆，就於縱牆依式作寅卯等號，長券券空闊一丈三分尺之一，高二丈二尺三分尺之一，結頂齊平，爲第一層臺面，從地平至臺面約高三丈。

一臺面圍牆，卽臺牆趾上四分之一。

一臺基掘地深三丈，圍徑二十餘丈，夯築堅固，次用

卵石填砌灌以灰砂漿法灰一砂二東如薄灰砂用純石砂不得雜土漸砌漸灌至平以磚石覓砌爲地平臺面

一地平臺面之下覓砌磚石井或一或二以備人依亦欲臺中時得水氣便於慎火其法於築基時先砌丙字號井次於井上砌丁字號窰接於臺基臺基砌成字號空窰屈曲暗道從地平臺面之巳字號而出庚字號之口旁有欄此爲外井若欲爲內井卽於牆間之內臺基之上任砌一二亦可

皇明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下層銳眼用磚砌砌未便宜用方面大塊極堅石其鑿眼覓砌其間等小內大以便轉格擊打有警未用將鐵緊環填門柱於空無警時止用橫柱將磚石砌塞

一第二層銳眼俱下臺面上沿牆施放銳眼亦內大外小轉格擊打三層臺爲臺牆所限不作銳眼正安頗三層上銳井收藏火藥高亦三丈半牆周三十一丈周周三十五丈半兩折半得二十八丈厚亦一丈中施七柱略與第一層同式前後鐵門石限無得入火

一上層爲望樓高亦三丈牆厚一丈外周十四丈內周八丈一尺兩井折半得二十二丈零五寸背後作門中置蹬道上設四窓內大外小略如銳眼有警四人常川瞭望設格盤盤柱以命銳士

一第一層設通光眼五道二東二西一中第二層三道俱外小內大令恒將日光照入

一第二層前面圍牆高三丈厚三尺外徑二丈中爲二層盤柱相通

一道城約兩面共長二十丈厚四尺高與城等道城

皇明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之一偏爲磴道而下人器俱由此以入第一層之窰室其二層人器由道城入二層之後門出于前門

一第二層臺減前面臺牆三分之二當中發窰開窓爲磴道以出上第二層臺面

一敵臺大率以護銳眼人規制百變難可盡言今姑定此制聽候裁酌

附開估計敵臺材料數

一規制敵臺離城角十丈築垣其深入地二丈灰上培土仍出地四尺肇基臺形正圓以浦尺算徑十五

大，外牆高一丈，中以磚包之，牆心徑九丈，中外兩磚
相距處中空二丈，頂用磚蓋，上開天窗，四圍開鏡眼
十六個，自地平至券頂高二丈三尺，又上至臺面平
頂計三丈，此為下層臺身也，其外牆共高四丈，以一
尺出臺身之上，周圍又開鏡眼二十一個，中心立望
樓三層，高五丈，徑四丈，周十二丈，牆厚八尺，高四丈
八尺，做中層閣柵樓板二層，自臺面砌高至一丈三
尺，隔板一層，又高至三丈二尺，隔板一層，砌至三丈
處起券，自臺面至券頂，高四丈二尺，上又加券磚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臺

頂約共五丈也，此望樓下層，留門出入，及通城上之
路上二層，各開鏡眼四個，共八個。
一神祠以浙尺量，白城磚得長一尺八寸，闊九寸，厚
四寸五分，每磚積七百零九方寸，每砌牆方一尺，厚
六丈，該積一萬方，是用磚一十四個又十一也，以
此推之，每長厚一丈，高一尺，該磚一百四十一個，
臺身全徑一十九丈，圍牆高四丈，厚一丈，外周四十
七丈一尺，內周四十丈八尺二寸，併二周折半得四
十三丈九尺六寸，為牆准係前法算之，每高一尺，該

磚六千二百個，今高四丈，該磚二十四萬八千個，並
內周每二丈四尺，開一鏡眼，該十七眼，內減近城角
一個，只開十六眼，每眼外邊一尺，用青砂石鑿圓窗
徑一尺五寸，內九尺，該券磚五層，逐漸展寬，至內層
闊八尺，高六尺，每眼減空一百四十六尺，該減磚二
百零六個，又減外層之石高四尺，闊三尺六寸，厚一
尺，僅得十四尺，減磚十八個，每眼共減二百廿四個，
十六眼通減三千五百八十四個，又近城留券門一
處，高一尺，闊六尺，計減磚三百七十個，又於臺身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臺

層亦開鏡眼廿一個，該減磚四千七百零四個，以土
實用磚二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四個。
一臺身中心前議砌磚二十五柱，今節省砌為圓心
徑九丈，闊廿七丈，砌磚四路，其厚三尺六寸，以灰土
與築中心，磚內周廿四丈六尺，併外周折半得廿五
丈八尺，為磚準，每層該磚五百七十三個，半砌至券
處該牆一丈三尺，用磚十九層，該磚一萬六千六百
個。
一周圍合券，係入深二丈，穹高一丈，折中取長三十

三丈券四層折中取闊三丈五尺四寸每層用側砌磚七十九個四層該磚三百十六個通周圍全券共磚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個應減外圍牆內截半弧以入深三尺六寸爲矢依求弦法得九尺二寸爲半弧弦相乘得寬減庇四分之一得二千四百八十四寸以乘牆周三十九丈得數以磚實除之該減券磚一萬二千九百零二個實用磚四萬二千八百零九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七

平露堂

一地平磚臺面除牆址在外計內徑十三丈自乘減鹿得一百二十七方丈每磚側積八十五寸共用磚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個下層地面周折三十三丈闊二丈共得六十六方丈該磚八千一百四十一個二項地平該磚二萬三千八十三個
一由城角接砌至敵臺議城址廣六丈城面廣四丈一尺四寸外磚內土兩牆之磚共二十丈約高三丈六尺計磚八十層分作三停下停用磚六路中停用磚五路上停用磚四路通以五路爲率二十丈每路計磚一百一十個五因該五百五十五個爲一層之

數八十層該磚四萬四千四百城面應砌女牆高九層厚二尺七寸用磚二千九百九十七個南面城垛共二十八個每垛砌高七層長六尺三寸厚同前每層磚十個半七層該七十三個半通共垛磚二千五十八個鋪城面廣三丈六尺該磚四千四百四十個以上接城共磚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大

平露堂

一自城頭降入敵臺磚砌礮臺高三丈六尺深八丈得弦八丈七尺六寸濶九尺計五磚該側鋪一層平鋪二層共準側鋪二層算每側鋪該一百九十五個共一千九百五十個兩牆各磚砌三路共磚一萬八百個又礮臺頂上左右各補女牆一段共十六丈各砌磚二路高七層每路磚九十個共磚一千二百六十個挖去礮臺應減面磚九十個實用磚一千一百七十個以上三項共磚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個
一臺面起望樓三層八角做高四丈徑四丈牆厚八尺外周十二丈內周七丈二尺折半九丈六尺爲端準每高一丈計七方丈又六百八十八尺四因之得三十方七分二厘每方丈用磚一千四百一十個共該

磚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個，砌至高一丈二尺，甬闊棚板一層，又砌至二丈二尺，用闊棚板一層，又砌至三丈起，券券高一丈二尺，灣長三丈六尺，八角掘頂，每角九尺，用磚五個，開心一丈八尺，每到頂用側砌磚四十箇，五因之，得一百箇，折半每角一層五十箇，八角共磚四百箇，包券五層，折中七丈四尺三寸算，每角每券加三箇，共磚二千一百二十箇，以上該磚四萬七千四百四十五箇，不減券弧，以補加牆二尺之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一磚甬地盤徑二十五丈，周七十五丈，內除近城處六丈，得周六十九丈，砌高四尺五寸，用平鋪磚五層，砌二路，該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以上八項通共用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箇。

一石料計銃眼四十五箇，通光眼二十箇，用長四尺闊三尺六寸厚一尺以上石六十五塊，其銃眼共用門闌石四十五塊，俱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上下，券門一座，用門匠石四條，俱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

寸，天地盤四條，長八尺五寸，闊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地盤二條，長六尺五寸，廣厚俱一尺，其築起地盤四尺以外，牆計之內，外周共八十七丈九尺二寸，四因之，得三百五十二丈，合用長六尺闊二尺五寸厚一尺條石九十二塊，以中心計之，共五十一丈六尺，合闊長六尺闊二尺厚一尺條石八十六塊，若于地盤闊七十五丈，俱用石砌者，該條石五層，共一百二十五塊，每塊各長六尺闊二尺厚九寸，此項可減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十 平露堂

一樓間棚二層，俱用見方一尺之木，長二丈六尺者二根，長二丈五尺者四根，長二丈三尺者四根，長二丈者四根，長一丈七尺者四根，樓板九十六片，各長八尺，闊一尺五寸，厚二寸，其長闊總不必拘，只取見方九百六十二尺而足，下層胡梯長二丈，上層胡梯長一丈五尺，俱作二截，做梯身木各厚六寸，闊一尺，長各如估，梯格板闊四尺四寸，厚二寸，共五十六片，每步闊一尺，高八寸，其板各廿八片，胡梯轉曲相接處，以條木四柱作架，又銃眼開拴，縱橫各一根，共九

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尺

一牽轆極重垂杵宜極堅固初議墾墾卯石以灰砂漿灌之或恐車運不前可照例用上拌灰築實今議掘深二丈五尺徑十六丈取上四百八十九築上五百五十六方八分合用夯夫大小俱查各工包做數目扣算

一白灰舊例每一磚用灰三斤今用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箇該灰一百三十五萬六千八百零四斤築基每土一方該和灰一萬斤今只用七千斤該灰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六百斤以上共灰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斤結頂寬瓦及塗飾青灰在外

一八角結頂宜用黑琉璃瓦綠瓦廂邊浮圓尖頂八面真人海馬之類宜照尺寸行琉璃密定估以同圍十二丈爲率各有出簷磚料俱不在前數之內又有臺面圍牆及牆磚上女牆共七十二丈合用蓋口黑筒瓦俱應併行燒造其找磚墾架所用木植匠工臨時酌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主 平露堂

一磚磚合用瓦匠亦另照各工扣算

策

大征策

策類三備

夫謀夏亂準悖逆天道漢過不先何嫌武宸也况衆頑我躬翼之餘雖就豺狼敢爲與主藩離荆棘封植焉用自昔大寧淪棄開平不守官途隔絕蓋臣志上肯一日忘狼望之北哉自作妖孽授我其柄矣海內萬里帶甲千萬虜所知也此權量力如石壓卵豈止值脈之喻乎若赫然憤發上下一心有雪恥除兇之志竊以爲得謀勇節制之將予之精卒數萬人騎牛之車千輛器械爲蕘稱是即橫行匈奴中不難耳特愚以爲無事橫行也欲於戰上之外副以作徒車徒步騎列爲正兵蓄罪致討方行而前後猶吹大也我退則前我進則走耳我既正兵不動如山若其小處逆我顏行犁庭掃穴在此日矣即武遠遁則勿以首虜爲功無須深入先於近邊百里擇取要害水草善處築爲數城城萬人守之且期且戰憑高藉深雖數萬來爭未見頓于堅賊之下我聲援相及亦無可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主 平露堂

之理。漸次斥逐。廣宣恩信。招納降附。稍築列城數十。基布星列。然後以大寧間平爲策。東接遼石。西臨獨石。不過二五年。而故土盡復。陵京鞏固。叛逆小酋。不縣首秦街。亦亡逃奔竄。死無處所矣。夫一勞永逸。前志所貴也。松山四百里。一朝而復。近事之驗也。大寧稍廣三倍於松山止矣。仰目前事力。或未可幾經營。數載慮無難就者。迨而諸酋弗靖。漸次騷除。河套遼陽。可圖也。所患因循苟安。無討逆之志。浸啓戎心。木可洞耳。或曰。猛獸弭耳。驚鳥畢飛。苟有其志。可達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策議五

暴若耶。曰。非此謂也。其事貴變。故有戰勝於廟堂之上者。誠修舉振飭。滅賊爲期。政恐未及興事。虜先薦伏矣。大勢在我。先聲後實可也。

器勝策

火器

大寧習弓馬。情志膠結。三軍同力。不別死生。夙號勁敵。若之何戰。可必勝。守可必固也。則有必勝必固之技於此。火器是也。嗚呼。不知造物者。何緣動此殺機。慘虐乃爾哉。似非仁人所忍言也。第在今日。有犯順求死之虜。亦有不客不習之勢。卽深言之可也。夫火

器之來也。自水樂間征安南始也。其簡盛也。日嘉靖間。劉倭始也。用之而效者。若楊襄毅會中。永郭武定。周尚文。戚繼光之屬。非一人也。然而皆皮毛耳。未合也。近歲以來。溫中丞趙士慎所作。猶合矣。未盡也。亦未人也。而士慎所意造者。又未合也。夫用火之精者。能十步而一發者。是速也。能以石出火。無俟宿火。若是巧也。能射鳥二三。百步騎而馳而擊。方寸之質。稍大者。能于數千百步之外。越壁壘而擊人之中堅。若是命中也。小者。洞甲數重。稍大者。一擊殺數百人。能破膠輪巨舟。若是烈也。此器習而古來兵器十九爲土首。古來兵法十五爲陳言。又何者。正兵之勝。前無衡敵故也。今誠簡我精卒。日夕肄習。悉令入彀。次乃用之。其法。戰車爲營。大小雜置之。步兵司之。千盾自衛。間以矛刃長短。相次鐵騎居中。遊奕進退。或誘其前。或擊其敗。以常勝衆。突擊聚。騶發同的。雷擊雷過。木及接刃。已糜爛其十。七八于千百步之外矣。彼所持者。堅甲如刺猊也。所長者。弓矢如破蟻也。如是而與我旗鼓相當。劒戟相撞者。百不能有一也。就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策議五

令糜爛之餘猶能復戰以我全力當彼創殘勝負之數亦易見也若夫狡我皆騎則五不當二彼騎我步則二不當一至於憑藉堅城用高臨下其於却敵滋其易矣故曰戰有必勝守有必固者此也夫車戰之法近世名臣所聚訟也蓋乃廢騎條忽逐利未便聽鳩之日理實有之也然而愚所陳者正兵也以我制人誠賊爲期者也自古以來無有大師轉戰不用正兵者不有正也奇何自出正以藏奇變化無端勝焉道也至夫么磨草竊潰垣驅掠風集雨蒞則割雞焉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火器

五

王露堂

服戎策

弱勝

語曰有備而不用向者所陳兵車器械果如式者可謂有備足破賊矣信能是也則不用可也何者愚復有狂言於此竊以爲虜哉我可滅也其服我可化也

計記者板升之委心宗國者也嘗叩撫中丞而告曰
請與我諸經籍以致虜令習章句通文墨不數年大
弱矣嗚呼此言似兼議諷然其云文能弱虜自曉聖
世情者真點奴也昔人謂虜令知書即識兵略通權
變大未然也古夷虜之爲患中國皆自不知書者始
也元染華風不百年而北矣今之虜不如冒頭五胡
之虜者猶元染華風之遺也蓋書之不能令人強必
矣今卽子之固非孫吳左氏國策之屬然而孫吳左
國亦不能令人強也朝鮮讀書於宋宋人新不悉子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弱勝

五

王露堂

懼其識兵畧通權變也而今乃晁文亦晁弱文盛則武衰自然之勢也推此論之奚獨書乎凡費日損功而可愛玩令人心慕手追者皆弱虜之具也特恐虜中固不願耳然而審知其必願者何也以其敬務什知之也世下漸文亦自然之勢也古稱虜曰肉食曰狩獵爲業此弓馬之始也今穀食之利漸廣矣生齒日衆其自六畜以外山澤之產不給也生人之初誰不茹毛飲血者久而不給于鮮則穀食漸廣亦自然之勢也今虜之耕者鹵莽其若令板升輩漸教之必

日深枵腸極彼中多沃野大饒矣食於沃土之毛必
且久駐久駐必止屋居屋居必且爲城郭屋居城郭
必不爲吾患矣內顧則市遷我知所攻彼急在守亦
自然之勢也且彼既饒殺者我易以金繒可用實邊
勝垂簾之馬遠矣如是需之數十年卽有無通流內
外一家犬羊臣妾固可拱手而受共球哉卽大寧朔
方永界之可矣我之利器長技包以虎皮可矣夫板
升者未易散也而散之亦非計也何者我有事虜則
畏轉之間還爲我用我有意化虜卽彼旣爲之兆也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野馬主

又將爲之前茅者也果贏之視輿鈴曰類我類我今
日之虜推軍火器不宜予之耳自此以外凡可令類
我者悉予之皆大利也倘欲喚就此者則向者之云
整兵挺伐又足爲之驅矣樂利在前危亡在後難繼
於彼化誨於此彼安得不聽我安所不如志者斯又
用之爲不用不用之爲大用矣夫虜之終類我也亦
百年之後必至之勢也然而曷克臻此蓋有兩塗深
懷遠慮乃知賈誼百世之才乎三表五餌之策縱未
盡善寔其意行之可令後世無永嘉焉無靖康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三

陳子龍附子 徐學遠簡公 還軒
郡人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慈人

姜云龍神超參閣

徐文定公集

疏

徐光啟

曆書總目 曆書

臣竊惟星曆之學興於遠古如伏羲作干支神農分
八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是已六經可考者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曆書

平定堂

虞書之在璣齊政曆象授時周禮之土圭致日月馮
相氏會天位辨時叙也而黃帝以下六曆皆不傳其
傳者自西漢太初曆始太初以後迄于勝國千四百
年改曆者七十餘次創法者十有三家約略計之
十餘年而一修改百餘年而一創法其間學士疇人
布衣紳流流傳衍繹曾無絕緒即有守株之陋時星
秀林之材矣元郭守敬兼綜前術時軋新意授時既
出以為終古絕倫後來學者謂守此為足無復措意
三百五十年來并守敬之書亦皆湮沒即有志之士

彈力研求無能出守敬之藩更一舊法立一新義確
有原本確有左驗者則是曆象一學至元而盛亦自
元而衰也我 高皇帝神聖首出深明象緯元統李
德芳爭言歲實消長 聖諭云但以七政行度交會
無差者為是然而二臣亦各不能自為無差是後欽
命儒臣吳伯宗等翻譯西域曆書三卷載在掌故又
面諭詞臣李純等曰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
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
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隨時披閱庶幾觀象可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曆書 二 平定堂
以省躬修德順天心立民命焉又稱其測天之道甚
是精詳豈非禮失而求之野乎所惜者翻譯既少又
絕無論說是以一時詞臣曆師無能用彼之法察入
大統會通歸一者又其本法係阿剌必年所造是荷
開皇已未去今一千三十二年其地復運西數萬里
千年以來天象密移事事遷革無從更定數萬里外
地度經緯亦各參差牽彼就此自多乖迕今本科所
推交食與大統互異五星凌犯亦未能悉合天行恭
為此也邇來星曆諸臣頗有不安舊學志求改正者

故萬曆四十年有修曆書分曹治事之議夫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既不能自異于前西法又未能必爲我用亦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爲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蓋大統書籍絕少而西法至爲詳備且又近今數十年間所定其青于藍寒千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隨地異闢隨時異用故可爲目前必驗之法又可爲二百年不易之法又可爲二百年後測審差數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曆書 四 平露堂卷之六

勝于今也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今嘆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錄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譬如作室者規範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甍悉皆精好百千萬年必無敝壞卽尊制同文合之雙美聖朝之鉅典可以遠邁百王垂貽永世且于高皇帝之遺意爲後先合轍善作善承矣臣惟茲事義理與賦法數殷繁述叙既多宜循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今擬分節次六目基本五目一切翻譯譯著區分類別以次屬載謹條列如左

節次六目

- 一曰日銀曆
- 二曰恒星曆
- 三曰月離曆
- 四曰日月交會曆
- 五曰五緯星曆
- 六曰五星交會曆
- 基本五目

一口法原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曆書 四 平露堂卷之六

二曰法數

三曰法算

四曰法器

五曰會通

右六節次循序漸作以前開後以後承前不能兼并亦難凌越五基本則梓匠之規矩漁獵之筌蹄雖則浩繁亦須隨時並作以周事用然而臣更有說者大事必須衆力疾行當無善步郭守敬時曆學未墜集合大僚數輩及南北曆官然猶五年而成歷七年而

頒行二十餘年而輿籍始備今人數既乏功緒倍繁恐旁觀者謀其曠日遲久則臣有三議于此其一苟求速就則豫算日月交食三四十年次用舊法畧加損益附會其間數月可竣夫曆家疎密惟交食爲易見餘皆隱微難見者也交食不悞亦當信爲成曆然三四十一年之後乖違如故矣此則昧心罔上臣等所不敢出也其二依循節次辦理立法基本五事分任經營今日踰一節大段完訖恒星半已就緒太陰方當經始次及交食次及五星此功既竟卽有法有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曆書

五

平露堂

必然之勢也若臣弱極衰年庸才未學卽第二議必非臣所能竟何況其三特如精衛填海有求成之望愚叟移山論可爲之理而已伏惟 聖明矜察恭承恩命謹陳愚見以祈 聖明採擇事 修曆臣以庸愚備員佐禮曠官素食每抱兢慙頃因口食不合伏蒙欽允臣部所請修改曆法臣以昔年舊議廁名其間欽奉 聖旨這修改曆法事宜四款俱依議徐光祚見在本部著一切督領李之藻連與起補蚤來供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有如奎負雖知才識短淺而 君父之命所不敢辭除報名廷謝外切念曆數一家公爲絕學而臣濱海隘儒無從鉅授萬曆四十等年禮臣謬相推舉者亦爲臣能虛心採聽庶或因入成事以棄大典非謂臣能創立矩矱自勝前人也十八年來益加衰老舊學遺忘勉肩重任亦率循素志廣集衆長冀幸得當以報欽命而已臣惟古來言曆者有二誤其一則元史曆謙言考古証今日度失行者十事夫已則不合而歸咎于天謬之甚也其一則宋儒言天必有一定之數今失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修曆

六

平露堂

傳耳。夫古之曆法當時則合者多矣。非不自謂已定久而又復不合。則豈有一定可拘哉。臣所聞者天行有恒數而無齊數也。有恒者如夏至日長冬至日短終古不易不齊者如長極漸短短極漸長終歲之間無一相似。歲法如此他法皆然。以至百千萬年丁無相似而用法商求仍歸轍合遲速永短悉依期限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今所求者每遇一差必尋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論其所以不差之故上推遠古下驗將來必期一一無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曆七

期事事密合又須窮原極本著爲明白簡易之說使一覽了然百世之後人人可以從事遇有少差因可隨時隨事依法修改且度數既明又可旁通卑務濟時適用此則臣之所志而非臣之所能故不無望於衆思羣力之助也謹陳急要事宜四款分三十三條上御覽伏惟聖明裁擇施行事緒繁多有踰限制懇祈聖鑒

計開

一曆法修正十事

其一謀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六年等多寡互異之說

其二謀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

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

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躔

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

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弱逆伏見之數東南西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

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

其入謀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

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日食考知東西相距距地輪經度以定交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曆八

平露室

食時刻

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人地度數，地輪經緯以定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多寡先後之數。

右十事俱目前切要，其餘備細條目未敢瀆陳，伏乞聖裁。

一修曆用人三事

其一中外臣僚，臣部所舉，南閩臣李之藻已蒙錄用，仍令簽來，其餘果有品門名家，亦宜兼收，客臣等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九

平露堂

時訪求，有立法超卓，陳義精當者，其實奏聞以待簡用。

其二用西法，高皇帝得回回曆法，稱爲乾方先聖之書，令詞臣吳伯宗等，與馬沙亦黑同事翻譯至今，傳用，惜亦年遠漸差，萬曆間西洋歸化陪臣利瑪竇等，尤精其術，四十等年，曾經部覆，堆舉今其同伴龍華民鄧玉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較正訛謬，增補闕略，蓋其術業既精，積驗復久，若以大統舊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而功倍矣。

其三修曆合用人員，如測驗推步製造儀器及能算善算者，臣部已經條列，但日前未能齊集，姑就見在堪任者，著令効用，再候訪求招致有實用者，半年之後，聽臣部類齊考試，各取所長，不敢濫收，以滋糜費，考後在事諸人，若著述論議，增補舊稿，造作儀象，凡係進呈，及見用存貯者，俱冊記本人姓名，使各見所長，且在今可以上下其食，他日可以差次其功，至諸人所用儀權本折，容臣部分理司官酌量奏呈另行具奏，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十

平露堂

一急用儀象十事

其一造七政象限大儀六座，俱方八尺，木匡銅邊木架。

其二造列宿紀限大儀三座，俱方八尺，木匡銅邊木架。

其三造平渾懸儀三架，用銅圓徑八寸，厚四分，其四造交食儀一具，用銅木料方二尺以上，

其五造列宿經緯天球儀一架，用木料油漆大小不拘。

其六造萬國經緯地球儀一架用水料油漆大小不拘

其七造節氣時刻平面日晷三具用石長五尺以上廣三尺以上

其八造節氣時刻轉盤星晷三具用銅徑一尺厚二分

其九造候時鐘三架用鐵大小不拘

其十裝修測候七政交食遠鏡三架用銅鐵木料

右諸事俱日前急用餘可接續製造者未敢備闕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工

手露堂

舊法須用銅者爲費不貲今兼以銅鐵木料成造小

者全用銅鐵總計所費數亦不多懇祈敕下工部隨

時應用臣部依前從議按季類奏但木料止堪暫用

事完仍須精銅鑄式以垂永久伏乞 聖裁

一度數旁通十事

其一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災祥禍福律例所禁

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則一切晴雨水

旱可以約略豫知修救修備于民生財計大有利益

其二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濬河渠築沿

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數與樂律相通明于度數即能考正音律制

造器具于修定雅樂可以相資

其四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臺池隍等皆須度數

爲用精于其法有裨邊計

其五算學久廢官司計會多委任胥史錢穀之司關

係尤大度數既明凡九章諸術皆有簡當捷要之法

習業其易理財之臣尤所亟須

其六營建屋宇橋梁等明于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工

手露堂

度堅固千萬年不圯不壞

其七精于度數者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及風水輪

盤諸事以治用水與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

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及

山海原隰高深廣遠皆可用法測量道里尺寸悉無

謬誤

其九醫藥之家宜審運氣曆數既明可以察知日月

五星躔次與病體相視乖和順逆因而藥石針砭不

致差悞。大爲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論公私處所。南北東西。欵針切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典事。屢省考成。

右十條。于民事似爲閎切。臣聞之周髀筭經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句股之所由生也。蓋凡物有形有質。莫不資于度數。故耳。此項接續講求。若得同事多人。亦可分曹速就。伏乞 聖裁。

謹題爲奉旨回奏事

製器測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曆算

三

臣於十月十七日登臺測候。月食具本回奏奉 聖

旨考驗曆法。全在交食。覽奏臺官用器不同。測時互

異。還着較勘畫一具奏。欽此。欽遵。隨行督率該監堂

屬官。并知曆人等到臺前後較勘三次。設立表臬。及

用合式羅經。於本臺日晷簡儀立運。係正方案上較

定本地子午真線。以爲定時根本。據法當製造如式

日晷。以定晝時。造星晷以定夜時。造正線羅經。以定

子午。若晨昏陰雨。當造如式行漏。與該監所有銅漏

比驗畫一。以濟二器所不及。但備辦界畫。工力甚細。

今工尚未竣。而較勘略定。理合先行奏聞。臣等竊照

定時之法。當議者五事。一曰壺漏。二曰指南針。三曰

表臬。四曰儀。五曰晷。其一壺漏等器。規制甚多。今所

用者。水漏也。然水有新舊滑澇。則遲疾異。漏管有時

而塞。有時而礫。則緩急異。定漏之初。必于午正初刻

此刻一誤。無所不誤。雖調品如法。終無益也。故壺漏

者。特以濟晨昏陰。兩晷儀表臬所不及。而非定時之

本。所謂本者。必準于天行。則用表用儀用晷。晝測日

夜測星。是已。其二指南針者。今衛人恒用以定南北。

凡辨方正位。皆取則焉。然所得子午。非真子午。向來

言陰陽者。多云泊于丙午之間。今以法考之。實各處

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則冬

至午正。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夏至午正。先天五

十一分有奇。然此偏東之度。必造針用磁。悉皆合法。

其數如此。若令衛人所用短針。雙針。磁石同居之針。

雜亂無法。所差度分。或多或少。無定數也。今觀象臺

有赤道日晷一座。及正方案。臣等以法考之。其正方

案偏東二度。日晷先天半刻。計在當時。亦用羅經與

表臬參定故差數爲少若專用羅經者恐所差刻分多少亦無定數而大抵皆失于先天據此以候交食時刻卽其失不盡在推步也今但用表臬或儀器以求子午真線或依偏針加減別造正線羅經以與舊器較勘差數立見矣三曰表臬者卽周禮匠人置槩之法識日出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卽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卽爲真子午其術更爲簡便也四曰儀器本臺原有立運儀用以測驗七政高度臣等卽用以較定子午於午前累測日高度分至於長極而消則因最高之度卽得最短之景此午正時南北真線也五曰啓者造成平而啓體依前儀器表臬南針三法參互考合務得子午卯酉真線因以法分布時刻加入節氣諸線卽成平而日晷若今時所用圓石歌晷是爲赤道晷亦用所得子午線較定此二晷者皆可得天正時刻所謂晝測日也若測星之晷亦卽周禮夜考極星之法然周時北極一星正與真北極同壤今時久密移此星去極三

度有奇周官舊法不復可用故用重疊星晷上盤書時刻下盤書節氣展轉相加依近極二星用時指垂權測知天正時刻所謂夜測星也總五事而論之壺漏用物用其分數南針用物用其性情然豈非天不因非入不成惟表惟儀惟器悉本天行私智謬巧無容其間故可爲候時造曆之準式也今若于准表準儀准針任用一事因之以造日星二晷又因二晷以較定壺漏用加減輕重之法今遲疾如意則天正時刻人人通知在在畫一矣如是而交食時刻尙有後先則失在推步也然而推步之學其中事理有演申明奏聞者蓋曆自漢迄元一千三百五十年凡六十八改而後有授時之法是皆從粗入精先速後得謂古法良是後來失傳誤改者皆謬論也自元至今又三百五十年略無修正并郭守敬之遺書一百餘卷悉皆散逸徒取其僅存之粗迹爲歷朝之大典詎是事宜而昔日臺官阻撓特甚此則前代曆家義所不敢出也近蒙 聖明加意釐正諸臣事已成心悉已相除而見臣等舊述稍繁似有畏難之意不知其中

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辯不能

著數明理辨義推究頗難法立數著遵循甚易即所

爲明理辨義者在今日則能者從之在他日則傳之

其人今可據爲修改地耳非必在臺諸臣悉皆曉暢

也若立成諸表皆先爲一定之法一成之數如舊用

測圓術求距度一半即須展轉乘除窮日之力而臣

等翻譯原文二萬一千六百卒又改從大統加減演

算爲三萬六千率用之推步展卷即得其他諸法亦

多類此此則今之愈繁乃後之愈簡以臣等之甚難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七

平齋堂

開諸臣之甚易何足畏哉此臣等所常面論而今以

入告虞諸臣知臣言之不欺勿觀者知曆法曆理一

成俱成遠尋前緒下啟來茲實未易也緣係奉旨

回奏事理除赤道晷恒是先大半刻可用原晷修改

或臨時扣減之算平而晷可於正方案界畫其星晷

行漏羅經待工定之日付該監臺官施用并指授造

法用法外合應先行回奏爲此具本謹具題知

謹題爲日食分數非多曆法藉爲明證謹具數

上聞略陳義據以祈聖鑒以待候驗事

謹題

日食
分數

案照本年六月十一日該臣題爲月食事本年十月

十五日夜望月食十三日奉聖旨覽奏并圖象知

道了該部知道欽此其本月辛丑朔仍該日食爲是

二分以以上未及三分例不救護止應具本題知然臣

竊思之論救護可以例免通行論曆法正宜詳加測

驗蓋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如日月交食皆天驗之

大有而月食在夜加時早晚若無定據壺漏遲速自

昔以爲難憑星算切準臺官業已傳習又獨諸者知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測驗日食
食分數

之不能共見也惟日食明白易晚按晷定時無可遷

就無容隱匿故曆法疎密獨此最爲的證況臣等翻

譯纂輯漸次就緒而向後交食爲期尚遠此時不一

指實與該監諸臣明白共見即曆成之後臣等之術

無憑取驗諸臣在事何從強其必信而安意習之謬

曰千聞不如一見未經目擊而以口舌爭以書數傳

雖辱焦筆禿無益也非獨此也是日之必當測驗臣

等於此有四說焉按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

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

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蓋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繇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久。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卽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卽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質候其加時。又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令。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臺官見臣等述誤頗多。推算甚繁。疑爲不可幾及之事。若云左違幾刻。宜當改正。卽愚然懼矣。繇未能根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測驗日食分數

平露堂

極要領故也。卽如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日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爲黃道之中。限乎一時。發覆蹊徑。了然何足爲難。而臣等又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曆錄。臨時用之最爲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惟從來諱曆之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卽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于前矣。星明經世編。而謂其至竟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卽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人雖上智。于未傳之法。豈能自知。有而後盡心焉可矣。此足以明舛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卽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伏乞校下該監。量撥曆科官生。到局該監到臺。各豫定。畧景臨時。依法瞻測。則分數畢呈。疎密具見。審合則向來述作。不爲空言。有差則向後各法。因之裁定。其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測驗日食分數

平露堂

於曆事，深爲裨益，所以當詣局者，觀象臺日晷甚小，儀器猶粗，臣局有石晷，本儀似爲詳密，又難移動，故湏分授實候，以相印證也。爲此謹將本日日食分秒時刻起復方位，允服異同，并具圖象一，并上進，伏惟聖明裁度施行。

奏爲月食事

測星月食時刻

本年六月十一日該臣題爲前事，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并圖像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今

月十五日夜到局，督率欽天監部覆議處候命，敕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卷之六

測星月食時刻至平露堂

正周胤，五官司曆劉有慶、賈良琦、滿刻、博士劉承志、天文生周士昌、薛文燦、劉崇儼、西洋陪臣羅雅谷、湯若望及在局知曆人等，安頓測量儀器，候至寅正四刻內，瞻見初虧，測得參宿左肩高四十九度五十分，就令監官依法推算，得在寅正四刻內七十二分，則臣等原推止後天三分候至卯正一刻，瞻見食既，仍測得參左肩高三十五度一十六分，就令推算，得在卯正一刻內八十六分，則臣等原推乃先天五十二分是半刻也。其食甚本無測法，得生光時刻，用食

既相距時刻折半取之，而本日牛光已在晝刻，別無從可得也。臣等切照夜中時刻，空漏實爲難定，星晷一具已付該監在臺施用，惟儀器測星用以求時，乃是正法，兩陪臣官生一同瞻測，度分之數大略不爽。又日食之難，苦於陽精是耀，每先食而後見，月食之難，苦於游氣紛侵，每先見而後食，且闇虛之實體，與外周之游氣，界限難分。臣等亦用窺筒眼鏡，乃得遠際分明，而臣自守自窺，凡初虧食既，皆臨時令諸人共見，然後報守儀者測量星度，則虧既時刻亦不宜甚遠，而今差至半刻。若依元人舊法，謂同在一刻之內者，爲容合，差一刻者，爲親，卽半刻亦稱密合，而臣等尚欲深求其故，詳定其法，則疑儀器未備，所得度分無憑，對勘今當再造小儀一二，以便廣正，更求精密，湏得重大儀器，工費頗繁，今未敢言也。又兩次測驗，率覺前差爲少，後差爲多，或地經度尚有微差，容臣等再加酌議推測，至於差數分數，委因一日判爲萬分，其一分二分瞬息之間耳，而器力目力，率皆有限。天高星遠，爲數無窮，是以數分之差，古今名曆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卷之六

測星月食時刻至平露堂

所不免。蓋漢以前差以日計。唐以前差以時計。宋元以來。差以刻計。今則差以分計。必求分數不差。宜待後之作。者而臣等不敢。那移。牽合。自蹈欺罔之罪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周立勳勒甫參閱

馮泰定奏疏

疏

馮從吾

計修朝政疏

崇禎朝政

馮從吾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于此矣竊見 皇

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奏章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十四 崇禎朝政 一 平露室

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諱顯諫連

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

言爲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

娶肥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

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有

當于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

亦不恤耶臣竊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爲昔年勵精

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

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上庶不同士庶久不理

家則家事廢其爲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下

則天下之事廢其爲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

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

是屬精之效既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

叛盟天變人妖叠出遷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

攝之患又如此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

安窮豈必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

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十四 崇禎朝政 二 平露室

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

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

朝觀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門下咸欲一觀其清光而

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

十幾藥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于窈窕之

娛而宴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

上近頒敕諭謂 聖體違和可以再借靜攝之名

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

如以爲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厚生之計如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時倦于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鑪于宮聲聞于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醒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卽驚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繼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皇上禁止章奏并奉聖旨不許傳布臣意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下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詔臣來朝而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皇上未思及于此耶臣願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少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于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

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
高忠憲公奏疏

疏

高攀龍

破格用人疏

步款諸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賊奴長驅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邊口保無疎虞與否不可測也西虜保無乘虛與否不可測也而我所備之者泛泛然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定準則有株待危亡而已非常時豈得守尋常之格臣以爲宜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募傑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瞻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上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在外總督之任于京師開府行兼與部院名位相並職事相通庶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其修舉庶務不至支用各部擔延日月近奉旨練兵敎射之董應舉舊奉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此要舉也夫守京

師非獨有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豈其有不測者。顧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遷以善地。別選異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事則率兵勤王。此要者也。守禦之道。以人心爲本。民不知義。見難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少。瞥起搶劫。不可守也。奸細伏匿。乘危倡亂。不可守也。活之之法。無踰係里。諸臣既詳言之。皇上既申明之矣。然行之存乎其人。責府縣行不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服也。當專任一人。行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公案疏 防戢人五 平露堂

事。甚至戶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旌其良善。精擇壯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善繼可任也。臣嘗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真定任事。須以本部郎中帶御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並。與府縣職事相攝。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著也。國家之事。束縛于格套。分岐于意見。搖奪于議論。所從來矣。雖以聖明之朝。無事而不可爲。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爲者。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大復何辭。伏望 皇上行臣之言。

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糾劾貪汙御史疏 淮楊巡方

自呈奏上朝。率而內。則公議。清施之。禍大矣。臣惟御史同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蓋詩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楊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足則是。非則非。無所嫌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同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公案疏 防戢人五 平露堂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察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呈。臣卽以騎職考奉旨回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呈秀者呈。化中蓋有難于言者。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楊間。所見淮楊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荐者。多以賄荐。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

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于舉劾失與貪酷滿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荐也呈秀甫離地方而監臣樊尚燦按臣劉大綬且隨其賄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荐也更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僂遺奉旨提問矣是賄而荐之寔証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

皇明經世編

馮高公奏疏

卷之一

七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益益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益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荐而卒荐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止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

祈 呈上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者

有四一珠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磚解也一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於官豎官豎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奈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網給之使解官有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於輦轂之下也曰是有生首終無所追其責民則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口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民奈何曰解官有轄民有控何病曰主者爲謀曰上富戶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戶上下于何知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小冊差等富戶衆伍咨訪周知四境以審糧役點解戶不消於臨事不欺於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不善於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犁牛未必億一犁駕十羊羊斃而犁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楚厘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衆擎易舉可也我所謂

皇明經世編

馮高公奏疏

八

平糶堂

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必
幾上戶爲主。必其三年無糧長等項重役者。仍量其
所費若干。與貼戶若干。貼戶出錢。主者辦解。物具而
差官解。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卽今候缺小吏。窮困
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餽官。官出力以惠民。官民
兩利。計莫善于此也。曰費之多寡。何以知之。曰此須
細詢。今經役而熟于事者。詳開某件時價若干。工價
若何。此可以知解戶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幾何。到
京某費若何。此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戶務在多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糶

窮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聞矣。解官有官差可
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丐。以官堅及各衙門
吏胥視之。則鷄肋也。孰與富民。先儒有言。天下事未
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耳。抑愚
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南。江南獨出七府。官
關百官胥食之。民出財力輦輸以供國家者。獨當海
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關津復稅之何耶。今民貿易
米麥。關津亦不加稅。豈貢賦之米反當稅耶。或曰非
稅糧稅私貨耳。此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糶

亦有定額。所帶幾何。而不使勞民自潤乎。此
之必以聽而不禁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
于民者無涯。敘福於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解
糧之最苦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古 選輯

桐城方以智審之參閱

左宮保奏疏

疏

左光斗

題為急救遼東饑寒事疏

通判給布

題為急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不可殫述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一百萬兩

皇明經世編

左宮保疏 卷之二 平露堂

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貧之勝而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將來之刻期撲滅先着全在于此因知聖算神謀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畧揭報參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東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半通計一百萬之資分十五萬

之軍每名約為六兩於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糧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十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蓋以市米僅得三斗而况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及數月遼必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東春排作有幾再行區處昨巡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羸形大類病鵠非惟無堅甲乃更無寸錢久戍客兵大率類是涼秋九月塞外草衰轉盼隆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驟起車剝皮剝骨之役亦量加賑恤庶快續之惠適當投水之期而裹革之忠師

皇明經世編

左宮保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在蓋帷之內矣。此又救寒第一急者也。臣聞奴酋殘極驕極，近又餓極，勢不得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可以待驕且殘。此淮陰所謂反其近而用之者也。間經累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令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俟濟甯飢，再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用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左宮保疏

十嘉慶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疏

水利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聖明申飭當事者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承賴事。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關下，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之屯牧耕當問奴，此其職已。方今東事止，屯牧邊無東十八萬枵腹之兵，待

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撥，如火而不可得，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晝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于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南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唯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迫于此，使上之不爲慮，而下之不爲慮，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過見堯蒲魚鱉蟹蛤之

屬劍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
偏害在北夫水勢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
固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渠漢世尤盛民
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木來河
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左偏害在今使瓠
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困人
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
亦未見其刊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與召杜開
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刊死且不避近日京東
皇明經世編

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
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
之憤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
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
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
灌漑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
開洩外其餘源流緒委足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
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
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

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
爲溝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
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
直移時斗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
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
法關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蒙沙之意或壅二三尺
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
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
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淦陽一河
皇明經世編

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
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
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
稼傷民廬舍往往有之惟于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
啓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
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壅衝再
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支河不
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
必築種稅稍恐不素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

必築種稅稍恐不素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

宜宜梁宜菽宜蕙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灌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和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澆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倣如法可以注水不滿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士以十教民必用商人而商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驚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苦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負未而來爭先恐後衆鍾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上亡不得志有司則衆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聖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碍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千露堂

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白蠟而鬻青矜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倚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于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于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貧但得地無曠上土無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駟集而來徒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江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術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于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個個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人情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舉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千露堂

卽八千畝多無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菽者察典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舉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舉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糧餉是不然近見出關敵鯨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域若據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于臣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露堂

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焉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甯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旣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旣疲于養兵而不耕兵又恥于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

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

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敵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特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復乞明天子照臨于上賢公卿自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酌議妥委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徂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執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背課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擊學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主張逆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開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下露堂

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

和糴轉便卽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通矣

題爲議開屯學疏

開屯學

謹題爲地方興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訓武備事臣得罪屯牧因改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學則有興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梁敝笏之恩而使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積項者皇上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蒞應舉經營屯棟慨發帑金十萬兩聽其便宜仰見我皇上留心稼穡郊風七月之咏無時少輟于懷事苟可行且不惜發帑爲之況乎不必發帑而有可以佐屯者乎據天津兵備副使王弘祖詳前事內稱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蒙提督學政監察御史左光斗批據河間府屯田水利通判盧觀象呈前事內稱國家之至不美者舊得納粟之途也而人爭爲之不讓國家之至美者力田支學之利也而人率迂而不爲有道于此無當爵納粟之名而可兼力田支學之實則今日之屯學是也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學士

王露堂

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耕且讀且射奇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業益進而不已土益闢而功多卽就田之入餼之庠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于未艾作法日廣放訓歲深卽不盡爲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禦侮之材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學便查永平薊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况借之以開屯乎開屯地方生儒接踵于耕因大因地因人似亦不容已者日前區畫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題行繳隨該本道看得該廳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雅詩有曰侯介攸止蒸我髦士朱紫陽曰士出于農而工賈不與焉管仲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離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火耕水耨者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學士

王露堂

荷戈負販之尤同沾園橋觀聽之榮可乎本道以爲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濠海屯田儒學請欽頒學記一類則事有歸着而人知向往若大什半真半假之事處若信若疑之間體輕而不尊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矣况乎美利之源既開于農人庠序之設何斷于髦士今將該廳條議各款逐一備細參酌覆議外伏候具題明文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精通更加騎射申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本田一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收租捐一石惟本地人或不便水田暫令耕水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入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二試逕送本院卷面明書屯字號文理一視文童資質可進者

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聖學 上三 下書堂

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試者該廳造冊逕送相應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如衛學其原卽以所種田收之入照文學例廩之前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二等補增廩增之額應照衛學立學之例原數難盈出員以食廩二十年爲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月糧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卽以田所入給之一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應定中額是存上裁非職所敢議也前件本道覆議得科舉應試斷應取其一二以示鼓舞數之多寡未可懸定以至中額尤未可輕議一屯學武生遇武科之年俱俟職廳逕送本道免其府試既中之後如再加掣水田聽屯院咨部給劄聽用前件本道覆議得武舉之年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該廳造冊逕送本道亦與文試相倣相應准從中式後加掣本田另議一南北遠方有非河間人而願入屯學占籍准令收試入學附籍屯庄比照本地人或加種數畝以免地方占

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聖學 十四 下書堂

籍之事前件本道覆議得爲屯田而開學人之南北
非所拘也如種以苦遠人斷斷不可人既種田即爲
上著河間之人萬不以冒籍啓爭也一立屯學設官
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動官帑尺寸
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即令一官攝理亦不必更添
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動于公帑則
事無不舉日前解立廟學所費不資恐難時諫而舉
盈既借官師亦應暫借衙學俟十年後建宮設官未
爲晚耳以上七款俱簡要可見諸施行者倘諸生借
星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左宮得說
開屯學
去
于露堂

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泰莫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
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路看我獨我
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
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
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
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
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于是始
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
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人籍者所至遮訴且
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難主起日前
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
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
人統肯捐重貲闢阜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既爲清
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
租二石土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
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穀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
學不得不世其田田無者黜貧和者黜告改學者黜

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
收其利也其視鬻許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
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許爲公行半鍾顆粒未入太
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庄六百畝秋獲三
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磨舍工作雇
覓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
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
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
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官保疏
開屯學
主
平露堂
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
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項妖賊爲梗
白棉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
益米數萬斛卽不敢作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
腹其便六且此方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
而三年後耒鋤之衆卽爲子城橫梁之僑卽爲露布
通人于所已倦而轉人于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
敢深言耳臣常過窮鄉小邑文學黠淺徒循故事不
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

入籍者同以獨管儲王國之損又獨以舉祖佐縣官
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鞭馬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
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運
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大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
負販之子同沾園橋觀聽之榮蓋有激乎其言之哉
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
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黜亦憑文藝也學官不必另
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
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官保疏
開屯學
主
平露堂
什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
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又何惜遼
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血心兩
番日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聽七議而又皆已試
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御史馬鳴起據實上
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晤寺院董應舉
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初始卒難就緒若
使屯學興而屯田按畝徵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
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既添設十寺院歲發帑

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仰賜俞允結今秋澤場之役而開來春于祁之端也政幸甚上子幸甚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疏

貴州廣人武學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兵備按察使蔣爾訥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大名府知府趙琦詳前事內稱文武並用經國之常況射爲六藝之一古人每于祀享陰習之卽國初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輕武遂致張矢于不講今三韓之士宇淪棄黔蜀之黔鸞鴟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于草澤而未有應號若畜禦侮于庠序而或得當今蒙本院蒿目憂時加急作上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餘威能破敵而議輒問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弧而兼挽強者不患無進取之路惟力能貫革巧可穿楊而修辭木工者棄之不無可惜如虛跡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爲浮薄者所譏故不如分之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林

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弁采常以襲輕緩之風恥距躍而無龜突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輜畧而繡鞶帨者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前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劄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讀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教統綏曹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駢馳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傳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州郡拔而上之監司監司拔而上之臺使人較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臺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卽于其中彙選應試如諸生科舉之例其殊彩異能屢試優等者獎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時汰斥之如諸生優劣之例遇學臺按臨輒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免其策考如樂舞生例而稍爲優之其肄業今各就教場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誦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開其登進之途便有

所嚮慕而思奮重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
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具致妨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
也行之無數將見汰拾之術與纓弁之倫齊驅並駕
皆習以自樹于功名而武不爲絀矣人知有武則凡
側陋驍捷負俗使氣之輩不難僂首于上所磨勵以
鳴劍登壇自喜以躍冶觸藩自嫻而武不爲厲矣事
平生聚斂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守武
且不俟崇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以衛父兄實戶
垣以固堂奧視彼驅役號召功政相萬耳鄉紳之議
皇明經世編
如是其言此悉而亦鑿鑿可行即本府原籍滇中州
縣亦有武生皆附于儒學其進退黜陟皆略比于文
士如議中言况恒南神京外戶其人慷慨而矜勇古
記之矣茲者憲臺以習射收試武童一時入殺者既
二十二人而挽強命中者咸思磨勵自見豈宜一行
輒罷似當題者爲令以貯多材學不必另勅印序序
而是官不必另設印師儒而是大都以能射爲士第
而頗習制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畧者急收之即不
工辭章而長絕人勇出衆者亦間收之要必取之有

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不啓微倖之路荷
之有禮始足示風勵之權兼之以文始足洗椎魯之
恥如是而于城腹心之士有不介於會以期效用者未
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今之詞章取士豈
盡古里選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起家即唐之郭汾
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蓋上之所向下之所趨方今
撫綏而歎乏人歌風而思猛士誠闕其途以招之豈
無嚮風而應者哉緣由照會到司呈詳本院蒙批據
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劍密永河諸例可做急當舉
皇明經世編
行以順輿情順廣二府事體相同一併議妥以便具
題繳蒙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爲比例比郡請立武學
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竊照經邦用文振亂用武蓋
基至矣自古作士有新舊之典于邇有參徒之權文
武益不相離矣是以我朝作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
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教授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
三郡亦各有武學蓋以畿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
不可弁髦學官爲將相發軔之初絃綰不可稍廢其
每歲學院發送武學作養者未易縷指數獨念順不

保河因爲近水樓臺真順廣大亦是股肱良猷其拱衛神京等重也其士之歐鷹揚而舉于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北郡精能引弓者皆得矧矜惕易頓角南郡射能穿楊破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況今奴酋猖獗之後人人欲爲請綬其自中山以南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感慨之士其間因雙而奮臂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兼以閱武多士響應標弓反勝標旗精令與北郡武學諸生角能于甘蠅飛衛之自明經世編

左官保正 卷之一 十露堂

之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南郡之士獨使之散處于草野上之人亦與有責焉肯定恂爲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爲加意士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移書講肄矣維是武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設立武學卽武學猝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日新習射之士卽有武學亦不能另設職官姑以儒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帝識之神氣水必無少補焉又據廣平

府呈爲請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數載不一歲試卽試亦不過衡文尺幅寸晷程一日之工拙定六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矢爲何物矧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時艱樂復古制于操觚之外敘之以射于錄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詩書子弟識上意振開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竭懸瓠之力爲飲羽之奏矣此而審括彼亦決拾穿楊百步者將不乏人而挽強命中者且肩相摩也平于墨子郡無能仰京學涯渚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露堂

二三十人善騎射者又四五十人此數十人者向非弄柔翰而思附青雲者耶遽弃之官牆之外恐拂窻違之初心驟混之章縫之側又啓僥倖之後進惟是文不王七襄而力能挽五石者上不難以武之名進之學能講六韜而技又能洞七札者上不難以武之途聞之如是無武學之名而有武學之實非儒士之質而有儒士之用誠一時之便計而千載之良規也今無比照大名府議附武生于儒學而以教官董之片有試歲有程一切優免禮待得比京武學諸生

側照人人舍春胡之志而國家收登壇之實效矣各
緣由早計知道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于一而後
少分矣文以組豆橫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
也然文以禮樂飾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
今天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宋室之聲容何以異
三督弗局竟就轍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孰有如
今日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上戒切衣柳下車木衡
文光較射廣錄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上聞者爲
令一時控弦矯矢者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誦真
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武學
五
平露堂

今獨不可以文庠常武庠師儒作武備乎而況游武
技于文墨之林左陶右淑日漸月摩有飛揚之氣而
無詭竊之習有輕緩之風而無推轂之態咫尺自相
已有足觀又況進之拾級以登之得當一面則讓如
公孫仁如國華雅如武穆詎庸知不權與于今日也
哉則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壯國衛者也
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
等祖制良有深意卽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
每歲申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
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武學
五
平露堂

王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六

華亭

徐子遠聞公 宋徵壁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 溥聖時參閣

楊忠烈公集

疏

撰擇近侍以輔元良疏

撰近侍

楊 漣

頃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體卿上高蒙頒給責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矯首欽佩極口讚揚謂先朝衆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公集

撰近侍

平露堂

吾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宜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板于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我于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設凡妙簡官僚以資啓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瘼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上大者幾何時講帷一罷官止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論教有法不惟重凝承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俱一傳之不勝衆咻也今經官坊得人

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于三接情終移于十案方正之嚴憚何如便僻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鼎間之浸灌開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遠而道導之以獻淪馳驅在冲齡尤易異于心別進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間迎机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真久則沃水于石事有不見不聞感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習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理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環巧朋黨者得以雜進焉臣際此大典安備引師係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公集

撰近侍

平露堂

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糾察逆璫疏

黎廷瑞

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李廷瑞

平露堂

官惟以循謹本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因群望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克儉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切無敢指名糾察臣竇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而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思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集

李廷瑞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李廷瑞

平露堂

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勸逼請懷政事之堂義成閭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矜閣臣鬱鬱悶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璟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柩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廢后封以官禁皇上尊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寅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鄧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傾于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客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二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

陷之創籍士。至今品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額千永媚
善聞之人。破格歸用。驟加一品。以歸是。與我善者
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吝盛時。有正色立朝
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
力阻前推之孫。與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
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匱之殺字。旁作貂座之私
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
宰。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
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鈴。政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蔡遠瑞 平齋堂

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屈其私比。捏倡無辜。矯旨勒令
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肯亮以十四月而生。假
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
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
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
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
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
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
十也。至于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蔡遠瑞 平齋堂

弄不測之機。惟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
朝存文震孟鄭鄞能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
震賜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
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
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下南郊之月。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
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
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

振無窮王言屢發近又丁河間府毀入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崇慈藝怨欲報吞聲又不止于墊地擅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陰錦衣明日陰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節目不識丁如奴良銅製具材魏良卿魏希孔之外甥野子傳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力有何相業亦甚藐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不滑胆輒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

壁官汙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制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今于臺省矣科臣周士傑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僅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驗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僕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剪織之毒于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儔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順得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斲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發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皇上爲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繹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犬不寧而且血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除恭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快臨打網片語
追難則寫帖立下至近日之手巾書汪文言不從閣
票不曾聞知不理閣據而應呈等造謀告密猶日夜
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綱之碑不已者當年
西廠江直之橫惡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
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
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股
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回
爲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制肅寧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新城誠可作肩塢澤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
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
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
奸相沈滄劄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
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
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時股臂者不及謀勇者不
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
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領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
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
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駕幸涿州
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
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
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
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
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
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代忠賢以不死理恩已厚忠賢不
自伏罪請死且間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
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
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
虎兇于肝腋間乎此又寸鬚忠賢不足盡其事者大
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
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俱
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撫者撫左右旣畏而不敢言
恨外廷之發其奸逐老逐銅者銅外廷又皆觀望而
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

技華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遂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弼縱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袞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官中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忠賢

平露堂

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危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官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磨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忠賢

平露堂

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驅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駁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神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發感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霍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氣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罔不畏死更甚之

宣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始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愆罪盈宜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 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速放嚴訊等語。朕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夫入卜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壽官中其傳應星陳若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皇明經世編

陽忠烈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內治列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臣血誠卽賜施行

書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貢壤盡世間

不多有用人要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纏盡今世界已彼此兩種相仿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時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足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鞏哉非弟漫語台翁當不以弟此語爲漫遼陽之事未必奴真阿骨打畢竟是應者失看總之不得人棟將練兵出奇制勝但取兵滿官滿挨奴之自爲安慶緒不求戎之爲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皇明經世編

陽忠烈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淹淹纏纏好及聽其亡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索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腹此處一客浩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台連之一字真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東西二事皆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亦須止借之爲用而不以之爲主而我之爲主者又不只有一兵多專主慎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而土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

以輕存乎其主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易合與
強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東事不可緩然且講
支持西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燃在鬚眉聞手眼停割
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場捷生擒法若待敕西江及
全靠外人與止人衆挨擠都非勝者此時其非翁台
收拾不可卽以淮南與揚州兵往亦當無濟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之明經世編

 $\frac{1}{2} \times \frac{1}{2}$

集

參差璫

平
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單 海質生參閱

魏忠節公集

疏

魏大中

懇乞聖明發帑以寬加派併較詳議調募團練事宜以杜亂萌疏

臣竊惟 皇上今日所與共保此宗廟社稷者獨民

皇明經世編

魏忠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心耳民心不可重傷也傷心之久收拾已遲失今不
更更派餉徵兵茫無再計騷動天下欲以禦外寇乃
在內不可不深慮也以臣愚計當首整內帑夫帑何
以當罄也思 先帝之在東宮瀕危懼者數矣而神
明護呵萬靈擁戴者數十年迄登大寶享祚不承此
天意在 陛下也天意所在宜其休徵協應嘉氣四
塞戎翟之倫解辯稽顙而逆奴作難漸迫門庭屢發
有不及夕之惧臣不得其解竊疑大內之積昔當日
豺虎四出椎山竭澤掘塚羅門逮官校人吸膏吮血

所致蓋海內愁怨之氣所聚也怨氣所聚為戈矛

非盡散其積無由消弭兵戎疑為嘉祉計及今一大

漢之除諸經費取辦額賦外其減奴所需需悉仰內帑

不以煩民目前無急廣寧者撫臣王化貞道臣張應

吾臺臣方震孺所請應仰遣官沛發無絀至各移鎮

兵道里費若干募兵費若干城池硝黃釜甲器械費

若干市馬費若干訓練犒勞費若干城中積儲費若

干各衙門熟籌緩急巨細次第以請如昏暮叩門而

求水火無弗與非獨洩海內愁怨之氣應天近聚散

之常亦以壯羣臣滅賊之膽得指麾如意無提衿露

肘之患無徒今日百萬明日百萬兩兩銖銖事事不

暢貽異日欲用而不及用之悔也所謂內帑之當整

者此也內帑發則加派省災緩之地當獨也徵師之

地當獨也遇師之地當獨也宿師之地當獨也饒輔

之地不但獨加派而已似又當賜以元年田租之半

何也適年令牧爾絲焉政一旦有急睨睨小民慮無

不疾視其長上而不救者重以徵牛徵車解夫解民

疲於奔命度有事能為 皇上保障沉寃產虛而無

他意乎。夫京師人心亦猶是也。臣故謂加派之當星
獨而畿輔京師尤宜優恤也。恐尚未足以固其心也。
至調募之事抑又難言。遼左數年敗氣不復聞調赴
遼如往來山道行之日有對督撫大吏而悍不擇音
者矣。近且報朝官而募義勇備郡邑守令汲於奉公
保無貪派平民如發閭左而父母妻子牽號頓跌。極
絕銷強者乎。此最足以傷百姓之心者也。至徒募行
乞費金錢而無益軍國之毫毛。又不待言矣。若國家
有事輒仗土兵萬一不戒有輕天朝之心跋扈自雄
不可控馭不虞嚇噬耶。帥澤堽礦實頗有徒不戢且
聚而爲盜竊之爲兵不獨禦敵且弭內患。顧駕馭實
難招徠未易幸今出募諸酋咸忠智材傑之士可無
他虞而前車往往而有顧諸臣慎之也。寧精而無多
也。精則一可當百少則易馭費亦稍簡也。及其踰險
冒路躡悍不馴土人見之如遇強虜朋淫抄掠所過
爲墟。往歲水兵劫船至每所不通米價騰踊蘇杭七
郡抑價遏糴幾釀禍變且又善逃遁卽爲盜爲勝爲
廣皆不可知蓋將領有利其逃而自爲巡邏地者願

出募諸臣之慎之也。慎擇將領嚴紀律無縱其淫虐
而以傷一路之民心也。遼人善降固內應募亦客
兵淫虐羞憤勃發生不如死致然爲今之計接遼兵
將之在廣寧者悉沿三岔河而守以禦奴西寧西平
西興等堡婦女俱散至廣寧入保無圍客兵所處以
傷其心。男子老弱者以乘城壯者盡籍而爲兵以待
戰登萊以至天津則廣寧之犄角山海而西各隘口
以至宣大則廣寧之後勁而京師之後護也。均宜固
練主著若雄邊子弟遺意以厚集其陣垣遼陽五六
生員殺賊數十結隊而行莫敢追者由此觀之厲氣
所鼓卽以挫方張之銳兵固無常弱矣。移鎮之不可
以已以備目前之急兼以爲誘奴地也。畿輔八郡則
京師之前護也。安令撫按督郡邑守令計地廣狹多
以千計少亦數百掠板彈動習武事者以忠力訓練
成一旅之師平居則閭閻相安無去鄉井離墳墓之
嗟聞警卽守令親督與偕來固無所事逃遁亦易跡
事畢則散以歸農甚便也。必守令躬督以來成訓練
精也。此先臣王文成所以平寧遠人者也。京師營案

可九萬人內善戰者可得三萬人今令九萬人而人與之錢士不如挑長材異能者三萬人而界之日三十之也餘六萬人可以備登陴派隊之高也嚴行保甲而得兵數萬人更極各處巡撫以標兵數千入甯而京師可安也日各邊鎮兵與八郡良家子可一呼而集也調募抵京者悉令詣三岔河以候人舉毋集京師畿輔間令上著者更飲其勞傷其心而吾民不可與守也總之廣調募之害亦略具矣安所得廉以已爲搗奴計也顧調募之害亦略具矣安所得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藩堂

勇仁明嚴發之將統之而觀無他害哉

令詞恭懇聖簡立誅遼左失事諸臣以自爲社

稟計疏

臣等謹將

臣等竊惟自有遼禍以來民間之髓血內帑之金錢文武將吏士女軍民之財物祖宗之金甌敵剝塗音傷殘缺陷無不疾首痛心者夫疾首痛心于遼禍律無不疾首痛心于噶逆之人而首禍者誰李維翰也李永芳叛撫順陷張永胤之金甌沒無可赦之辟也廷楊鶴以經略而清河潰會安之陷不以問四路

出師庇李如桓使杜松名將銳師討沒殆盡已又聽則永春鄭之范散兵分牧卒皆開原無可赦之辟也其辟卒浮于維翰也遼濟之陷哀應秦崇徐以身殉之河西之敗奴騎木薄廣寧而王化貞棄廣寧而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藩堂

從天下未有一逆再逆而復可逃于辟者且是二臣者固遼臣之倡也邇樞輔遠繫臣一疏誠不知其何心皇上爲封疆深念本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姑待楊鶴能廷弼王化貞等以不死不死非法也以樞輔故姑待以下死知非皇上之心也昨諸臣朝審不在於疑之列均註候旨亦足以見其情真而無可原矣樞輔在用兵之際或者假此以矧神其鼓舞然能廷弼之再出也中朝不驕于奉之高出胡嘉棟欲赦則聽其赦欲用則又聽其用乎而其效何如也有賞而無罰雖聖主不能治天下爲今之計

空印懲諸繫囚以示失事于封疆者殺無赦不得觀
異日之蕩平以俾脫屣文武將吏亡地國存死地國
生然後臨事而慎好謀而成不以 皇上之封疆倚
倖耳若法不必行心存淺幸進或輕于一試退有不
忍言者不可不為引邪深念也 皇上之封疆重斯
臣寮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
東之失人臣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山胡嘉棟
遯熊廷弼王化貞明其遯因與俱遯而死事僅高邦
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摧安可更襲其故而不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下 寄 七
紀法封疆一重國之也臣等恭釋明旨謂南北用兵
軍紀宜肅不得不為封疆深念念封疆肅軍紀無如
一旦赫怒縛楊錦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山胡嘉
棟李如楨達奇勳賁承武等限于市若待楊錦等以
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且 皇上奉社稷以
從輻輳開外之求一以聽之若中朝生殺予奪黜陟
是甚太阿自握廷論自泰不當復以此分輻輳之念
令輻輳一意圖奴母令天下若鉅若細耽耽而未遂
者皆走閉門如鷲也

著

答藩王 却何

日者大藩以選婚聞遣封之期何在水夏 天子特
念周親與今歲所彙請諸藩同日册命不以大中為
過不肖使載節而南荷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
運之使即踵相接也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
不以筋骨為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循之食悉以數
百計且每序使命請詞懇款殷勤再三而大中執其
書生之故愚不可移方恨計茲不恭未從原宥乃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下 寄 八
明道王信使前驅加選族核所為杯盤臺筋之飾咸
具而金之為首者五何其厚也重以書命諄諄妮妮
若慮大中之後不敢當而要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
中諒不敢當而必不敢以不辭也蓋大中業已詔祿
于朝俸食於道大藩之聘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
海戒嚴戎卒乘障其以犒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
一介馳驅寧足歷大藩之春春而不已亦惟曰自
天子所謂我來耳惟此勞使臣之心為 天子勞軍
大敬也大藩賜儀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掌介儀慶

無蜀之舍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銜避方獎王室
大忠也建藩之始神祖眷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
省今關東陷沒全隲闕傷在天之靈必有嗣焉不寧
者而以食和衣稅之佐佑封椿之不逮大孝也以神
祖之愛子先皇之介弟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助邊
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太倉之
稀米而大藩初建倉庫用舒倍之十之百之惟大藩
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膽憤積疑頭大藩
之心尚未自於天下今乃損國虧邊令海內聞且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露亭
之曰廟藩之不補其私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
集衆笑永帶職目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芻蕘采而
行之如親受賜

與姚鏡初

三 運判來

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賦尤獨重補員才二
百里而漕粟至八萬有奇其一微矣先運法正耗米
百石加九石八十而此一百九石八十者至都止交
卸七十餘石蓋每百石有三十石之虛矣而旗軍
何賦之有故誠米爲濫惡以圖溢於額外積胥夤緣

爲奸利奸里之窟穴其中者輒卽增以爲索良先日
復一日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寢加至十八石而益
之以尖又多方其各色如綱司伍長倒籬之類每米
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如者
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民者與
米之善者偏受勤于奸旗者多長此不窮不限之祖
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惠廉得其實初冬卽立
限徵米時倉曰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
盤之殿之至再至三曰米不淨將有泥耗之虞病軍
米足矣淨矣遂無儲矣戎器戒矣行根緘矣曰如是
而不堅持漕規或溢額以予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
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節高
日日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撥敝邑以爲利者其故弄
敝邑於股掌視如凡肉者驟問而驅突所懷來五技
畢用以冀一捷其法假運利速故示之以吾且遲地
方安靜故示之以吾且讓而康父母曰止倉庾恬不
爲敝氣和而語諍曰吾之郵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
以官殉法今日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

至緣見米色真無有嘉善者而旗軍亦覩康父母舞
少變意乃始捐志受爵不四日而八萬餘根擧行平
兌解罪滿前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八

徐孚遠閣公 宋徽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剛愨人

江陰周榮起仲榮技

繆太史集

疏

繆昌期

擬請 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
國是疏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十一 總論

言者盡天下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
各非其非非可以一人之私議而掩之也故曰必使
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之心之本
此作知來已瞭然自獻于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沉沉墨墨不

此

作
如
一
的
繁
非
故
以
而

然爲

六主復沉沈墨墨不

爲之一割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挫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易處之自安和卹臣之體亦不出此臣伏見陛下深居以來

于外廷章疏一切置不問于是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閤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之禮臣其駭焉當此時卽皇上慨然下一令曰勿多言多

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是
某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謹也何也不核其是非
之所在而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益之人必不服
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
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有一歸而言者
各有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其
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
某事矣即問某事何若某人矣即問某人何若衡
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
竟議有歸著而皇上出片言以割之以人主之勢
潮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
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
所爭之意在人而所托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
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
斷割故曰多事也今似省事不如省言欲省言不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

牛乳

核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如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于人之事亦有附于事之人人與事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肖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曉曉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藝則演矣唯 皇上

之英諒不肖自處於衰賁也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不問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才俱可惜也今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上大夫曉然恨不得朝廷一處分耳而當事

皇明經世編

卷六

三

平露堂

大匣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其自鳴自止臣愚以爲夫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 皇上盡簡邇年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臺省雜議之然後付執政人臣虛心折衷請自上裁則 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是定矣

李侍御集

疏

李應昇

罪當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微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原太監魏忠賢

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

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握手相

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 聖心謂宜大奮 乾剛立

加斥遂以正其竊弄 威福之案忠賢亦應束身待

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溫旨先

下利輿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

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

大忠賢其不欲辯也于真萬真無可辯也于罪萬罪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四

平露堂

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

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妄立乎

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臣

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

聽其掌握乎好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

在乎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

英明天縱此固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

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誘議劾詬訛親裁昨

聞參疏到閣依然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

賢任遇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臣云任事
過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意亦者
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
小信。以周結其主之心。張休休阮深休。疎于休乃露。故夫不
建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尚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畜豺
狼。乃益其醇醪。而輕于疎棄。石擊之士。庶之家。有紀
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歛怨。而日事左右
之嬖。終一日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平定堂

走。姑與優容。然上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
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
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
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
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
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鑼之
舳。縱多方藉口。日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
之靈。將必歟之。況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

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
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
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
寒蟬。仗馬。特有所望。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定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還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南

顧開雅偉南泰閣

侯吏司疏

疏

侯震陽

劾客氏疏

客氏

生名客氏，原籍浙江南水別業。成化間，客氏之父，以事徙居金陵。客氏出宮，奉有明旨，不必認總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聖旨寬之而不責。

皇明經世編

侯楊公集

客氏 一 平露堂

職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君臣于不出子。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是舉手加額矣。奉今諭職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托。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取職又不敢信。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且以其身在宵天下而不忍一保嫺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承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選，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留精神。

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嫺而為此戀戀耶？且 皇

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

託之身也。詎一保嫺得私其恩，天地呵護之矣。祖宗

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悚以違警，告以災傷，兵

動九邊，餉窮四海，此又天地祖宗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論

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涕泣何為？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兩母后棄

皇上于前，詩舞勺之年，先帝二十載青宮，三旬紫

極條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歲未築，有司宵露職

旋統其際，猶泣下沾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

痛寐興哀，梧楸頽痛者，特外廷遼遠無由得知，而又

反有憶泣保嫺之諭，甚矣為聖德之累也。今夫諸王

公主，至親貴矣，宋邸既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

里婦，狎近至尊哉？憶職等餉餉送喪之日，萬姓角崩，

千官雲譟，獨一乘軒在後，巍然居中，道路指目，咸曰

宋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搗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

職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嫺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

問之有錦衣臣駱恩恭曰此先帝阿嬬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職喟然興歎曰此阿乳之功薄者使行路猶懷厚者能不盈滿招忌女德無極皇上卽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徘徊吞泣猶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機穽之身何得輒混視聽况中涓群小內外鎖連借義煽寵有不甘言者

侯楊二公
卷之一

100

111

平露堂

糾輔臣疏

今戎馬生郊，議論盈庭，况當主少國疑，奸瑯竊弄之始，所倚藉輔弼大臣，不啻險道之輶中流之楫，宜何如品行，始勝其任？竊輔沈渙，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靡費無數金錢，濫授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奏論至極之亂賊篡弑，臣謂渙卽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納權璫，交歡阿嬖，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暗裏机閤將朋謀而反覆臣政，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可無言，及得其

張

1

[illegible]

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机鋒肆出。尤不覺貫裂。幾指天下。豈有兩奸首尾。皆自供自吐者。今諸臣言渙交客。氏渙曰。請問諸客。氏言渙交盧受渙。曰。請問諸盧受渙。交劉朝渙。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質對之法。否有此辯白之体。否明遮明。義復自認。自招。想渙下筆時。亦當神捷其手。至詆惠世揚爲速化。屬韓敬主使了。不相象。緣何挿入。又謂明斥熊廷弼招忌。夫弼于犯國法。自不可諱。今之明斥廷弼者多矣。以公事起見。雖議論不齊。何妨互證。渙得罪公論。恐不聞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四

平露堂

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
以避謗爲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
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遽徐光啓之且不必
起也夏之今之以詰好黨罰也楊竈情形尤甚彰著
不爲救正何爲者夫惟首桡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
輔爲播弄之行徑淮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
淮又且端責于向高者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援之
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
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以和衷集賢哲之議以獨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平露堂

以定淮之品矣今朱國祚受命之日爲時既迫固辭
恐妨大典今已變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蓋流傳千
古畢竟爲壬戌主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
祚能決去就于幾先留此一錢名義不亦休乎國祚
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觸邪無忌自臣職掌乃概
爲諸輔效他山之石極知狂顛但生平自許孤行一
意有懷于中諠不能嘿統祈聖明昭察
楊方伯集

序

楊師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大中丞閣公晉司馬暫留撫滇序

句町界在萬里外臥龍公用兵如神僅能辦以擒縱
宋祖雄邁一世尚兩畫以玉斧我二祖神聖疆理
恩威淪洽形彬埒中原藩圖運者益州豕突群駟歸
翻印第峰熾盤江赤白羽無聞爰發流雲遠隨馬腹
天啓聖明特簡我閣公界以節鉞公慷慨辭家叱
馭前進飛揚三楚驅馳百粵秉鉞入滇鷄犬不驚壁
壘收色謹烽燧固域寧肅將吏備殺狼狐夷獯百惟
咽喉碍百脉俱病秘授方略恢復晉安南威尹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保巨寇盤江，破竹而下。酋長負隅者，皆願通道乞降。以贖往愆。滇黔呼吸貫矣。既思回輿，馳航而視。武昌交間如設科。張世臣者，稔惡爲噶矢，留之養亂。且生戎心，靜簡驍將，嘿運沉机，或入虎穴，探囊取之。或設香餌，網羅致之。綠林幽菁間，自見咋指。噪息諸夷，首猛將精兵，無不就公腹。指東川祿夷，蜀酋也。疆土不廣，界我肘腋。兵馬爲六詔雄，以逆良肺。患滇非一日，卽士戍攔人，奔武洵，洵不至，摧陷者，一戰之功。咽喉附尻，置之末，卽患急，則爲害方大。公乘旣勝之威，制其死命，少寬縑索，間譟行于左右，恩威置以赤心。酋果不能出吾彀中矣。落城爲滇黔要樞，西界鹽倉，北達東川，四面孤懸，逆良窟穴也。向爲孔道，今作龍淵，策黔事者，必以復雷爲先着。公不激不隨，遵上將挑精銳，餉糧食，儲城具，不數旬間，巍然百雉。壯我金湯。三首震恐，視爲必鋤之蘭。適道良擒獻巨寇，任事役，爭功成，集水蘭合謀，共犯毳帳。彌山戈甲遍野，誓必飲馬昆池。日中已無漁矣。聞者股慄，公不動神色，着着操先。在存破敵，每取勝之際，聞不容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三省揔士大戰，頭令春中如兵，流血成川，喘息宵遁。人方頌不世奇勛，公咲謂曰：此率常定着等之久矣。微論晉接間，毫末常德色，卽上封事，不虛一綫，不誇一詞，不佞某管籥之見，側在宇下，最深且久。寮屬輩謀一言以紀盛美，不佞某職操觚，未能遜不敏，迺之往品，得二公焉。其老成持重，似趙克國，沈毅胆識，似范仲淹。當克國馳至全城，先零罕開解仇作約，議論紛紛，公定策必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后先零果望見大軍，弃車重渡，湟道阨狹，元國徐行驅之，曰：窮寇勿追。赴水溺死者無算，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罕荒喜曰：漢果不殺我矣。罷騎兵屯營山，罕能坐困先零，千古誦訪謀焉。詭聞老子請修承平承平等十二誓，先漢民相踵歸業，當其禁大順城，據后橋川，以逮賊腹中，密遣了純佑先陳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往，至桑遠飯築皆具，旬日成城，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魏公經略招討，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判官尹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

兵宜置勝負于度外，後師沒數千人，號呼馬首，韓公不勝悲憤，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及其用人，謂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活人于死者，必令生而報恩，榮人于辱者，必盡飾而雪恥。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番將率問之，必頌吳賊歸順，再見其家人之情也。狄青器度深遠，謀節下奇之，待以國器。古今頌知人馬，東川之于彥良，豈當先零罕亦公沈机卓識，必寬其一死而弄之掌股運者三省賊大犯日，以名馬金帛飛騎如雲，坐守東川，竟不應一卒，且以其情實一一輸我。大寇之羽旄，肘腋之患已除，此破賊之最先着也。富炎爲賊必爭地，置之委響城之樹敵，公簡任將卒，密儲糧餉，經理規則，預辦灰石將軍之令木下，板築之具齊典，不日告成。賊騎已臨城下，迄今炎方城，松林城亦佐城，平夷城，呈貢城，石屏城，連挫狂鋒，先零諸賊之胆，豈非龍圖公城大順十二砦之故智乎？此破賊之最穩着也。夷種以射獵爲日用，殺戮爲生涯，我不之引而歸敵，且費餉以飽老弱，供扣剋毋寧得死士也。公拔識吏將，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不一以當百，忠勇效順，且其部落皆父子兵，方大敵生屯，象馬机緊，萬騎辟易，無養兵之費，得用兵之寬。此破敵之最要着也。大將偏裨，非起白田間，即拔自行伍，貸之俘獲，千城寄重，絕跡色起，富炎堅特有張許之勇，尚能濟事。馬龍大戰，有周郎之妙，各出其奇。范孝子之器飲青，貸延德，何以道之。此破敵之最緊着也。逆賊奔北，議者謂宜截歸路，隻輪不返，公曰：敵衆我寡，今窮矣，勝之不武，挫且害大，但令其自相蹙踐，即先零渡湟之勢，最可虞者，師行糧食，枵腹而戰，孫吳不能以禦敵，演遠天末，疾呼則明廷不應，環顧隣省，如焚能天雨乎？鬼運乎？公以屯馬爲六軍性命，精銳經制，釐正貳隱，樽節愛養，如克家救歲制針頭，取喉上膏，灰無米之羨，而運不竭之源，未受內帑一錢。大儲一粟，而能使全軍宿飽，泰凱頻似，此又最急之上着也。豈非屯田坐困先零之逆獸乎？上下古今，英雄作用，印符券令，真如國手奕，不必着着驚人，而能立于不敗，神醫治病，不必日前取效，而能獨于不知者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

平露堂

烈象傳

烈象

少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間成敗，居恒視為平平，而識微主輓者，尤必謹之蚤焉。歲乙丑，當霪烏聯水蘭人舉憤兵，再出雞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盃，不足當飲馬矣。懷山彌望，峰峰繞映雲連，風將各王，望前鋒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當時洵兵象馬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上者置之此路，非無意也。鋒亦未接各營面，而無人色，主帥叩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面車明經世編

後物公集

烈象 土 平露堂

車明經世編

後物公集

烈象 土 平露堂

萬勢奔突，掛山倒海，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各象一

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机，深伏小壑，鼻中飲水泥，數斛

賊騎恬不知奔騰而下，象笑出咆哮號吼，躍起丈餘

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

舉足踏賊人馬，俱如麋復用鼻捲一悍賊，拋向天墮

地，踐透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追逐，喊聲四起，馬

奔蹙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兵刀劍儘敵肉

沒整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者，大且

姓携壺漿，飭食單象，稽首百叩，以謝次日創發，病

通體出箭，簇計三升餘，鼻中一矢，毒甚，遲人目象盡

率矣，嗟乎，據三酋惡讎，六詔兩邊，只拉枯朽，中外洵

酒不可保，得此一象，滇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為安，易

亂為治，間不容髮，就謂象之功，可抵眼嗟乎，設使象

知有人，我知有象，寡知有趨避，必懂懂于勇怯，即忘

人我，象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沈机不預，敵必因變設

奇，勝敗不知，誰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為勇，不意于

一象見之也，馬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苞守安黃

皇明經世編

後物公集

烈象 土 平露堂

聞見最真，肯表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留心封疆者

捐軀報國，必先忘人我象一物，且豎大功，矧具七尺

靈，萬彙者，肯出此象下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卓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朝內

何剛愬人參閣

文閣學奉疏

疏

文宏孟

國步艱難疏

致陳子龍

臣聞古語有謂眉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若眉火幾於燎原，突奴賊兇氛正熾，

皇明經世編 文閣學奉疏 國步艱難疏 致陳子龍

隱禍方深，徐淮一安，則江南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

滇不寧，則東楚西楚復虞，恒懷之憂，濟濟所行，未見

腹心爪牙之足高，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

賊地喪師無幾，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

臣工戮力同心，當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

文即 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

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街日銷日削，勢將瓦解，

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

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鼎飛，亦料水之

將沸而遊釜無愁，猶翼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

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益

常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

於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味爽臨

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

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空舉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明，臣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

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奉車則西令必當以次白事，

皇明經世編 文閣學奉疏 國步艱難疏 致陳子龍

奏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

白事，職科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制析機宜，獻可

替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

焉雷厲風行，曾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縛達即

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

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

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健，僅揭帖一

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退，畢朝儀安取此

駕行牙綳，腰金橫玉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

皇明經世編

文相國疏

卷之三

下露堂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讀鍾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間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陛下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問問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昭。奸佞詐。既無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多壅紳。於書簪筆者爲也。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熏。烝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類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喻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呼嘯。度乃致諸藩之停計。思膏久壅。國弄家範。盡篋之爲。并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執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烏嶮。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

皇明經世編

文相國疏

卷之四

下露堂

共偷安於無事。全廟算。何以張挂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貪院馮從吾杜門矣。首察家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總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於其位。空入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皆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堅。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夫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劄籍歸農。頒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使於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巾中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鑒。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陪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訶。順陳時弊。倘蒙首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靖廷已報疏

臣一介庸生懷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觸違瑣節貶謫林居五載削奪復加恐惕憂虞幾無處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閒還之史局叨侍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香告天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聽則罪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疎淺咨以無能竊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不同必期經術經世乃爲實用及復聞陳本嘗不與時事相關切也臣竊見自逆奴肆虐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臾未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王壽

望竊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啓于事本有濟也故于藉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辦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足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虜蹕遵水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者無備譬如繁絳絕無成緒故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上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失上也見卑小合謀必欲倡導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圖之愈急故於于語晉太史一章

願皇上剴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言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客有無才誤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而思辨去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獨蒙皇上不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顛弄朝權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及取非獨左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日用舍不淆于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鳴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王壽

輿揚大抵皆爲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承光無事不專而持之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虛杞之姦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預斥清本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乎故于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手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皇上天縱聰明必洞燭其情不爲所動猶爲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其他若盡力禁襄恪恭官守捐軀殉國納

疎披鱗，獨忠報上，赤心任事，還將純良，信賞必罰，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誠見于今同步方艱，表氣正惡，大
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堂之燕雀。當爲
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視國如家，際見
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
天性，尤死不同者也。然臣之白爲謀，則已拙矣。官非
肯臺，身無片言，侵游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感
憤明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皇上所賜，仍
欲以此餘生，仰報 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李疏 卷之四 七 平定縣

秦中興職雖微，罪有餘榮焉。

孝思無窮疏

改實錄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館，頃因纂修 熹宗皇帝實錄，
從閣中恭請 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
誤甚多，而忤謬之人者如 先帝之問立，與挺擊紅
丸大事，皆明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益天啓二

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勳誤等，史官莊
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
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 旨重
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 皇史宬之所
藏者也。是時 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竣，逆案未成，
閣臣黃正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
復發全直之秘，沈右渠之職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
凡 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李疏

卷之四

平定縣

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
昨見 皇上追念 先帝問封 敬妃，慎嬪，以寄未
思，皇衷純孝，獨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爲感動，乃
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
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
可復出，則逆璫之矯 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
斷，豈不易于反手，視爲緩圖，置不上問，亦非臣子之
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 寶曆覽，一云當命哲之曰
詔，誥恩賚，誠然負震器之重，儲官既定，典制大明，而
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

先帝開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三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乎已而爲之縱星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溢無端變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構讒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棍入東官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語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靡稽其貌向足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象捏謀危東官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上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梗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靡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官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此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論空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齣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靡皇祖是其奏斷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黨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讎廷元未幾果顯攻風靡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逆璫欲借爲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有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靡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候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先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史任似不必言官詭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夫抵闕言一事挺及殿簷近侍俱蹈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論空

以爲倖一獄史之任此何心哉要與邪說宜改正者
四一六方 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

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其見其後有造爲許止不嘗

藥之論君父幾成腹脹君父幾成腹脹

之世何正論大明事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

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

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殺杖殺方士柳

泌泌益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

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寬今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李鼎

卷之十一

下諸堂

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

明罪况誤傷天子乎此卽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

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

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

豈遂不可窮詰猶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汗曠曰野

此皆要典和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

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人啓三

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

悖一代之褒貶可憑而千 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

方今夷氛未靖四鄰多難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
之害甚于夷狄自古記之矣況日觀止孝之 聖王
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皇陵震動疏

文淵閣李鼎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 皇陵焚燒禮

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等之秋也顧不亟

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

戡定之功臣嘗博覽史冊參覲理數從來未有天縱

聖明如 皇上勵精求治如 皇上而紛紜梗概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李鼎

卷之十一

下諸堂

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

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爲

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 皇上御極于

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除日月重光深得

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巳之

際崇禎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魏虜陸梁以致

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于今終種漸萌蔓延滋長

孤陽時翳于陰蟻砥柱莫挽于狂瀾魑魅或嘯舞于

離明狐鼠且縱橫于戚社逆氣足以石逆妖氛足以

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卧之地敗竭忽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感廟謬之懷上子嗟東濕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今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卽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飢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揚功令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

卷之三

平露堂

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其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如膝陞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懷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彈忽已久先事無培戢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既失一大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

卷之三

平露堂

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真可爲慟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遭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聽君之旨者皆當伏鉄鎖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盜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已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定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牧民豈弟循良不橫眉下督責徐議財源之濫

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群
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之良圖理財用人非無人迫
重壽必得其寔則德望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
人情口皆悅服盡之象曰振民育德益振取湯滌之
義言有倚救之友若復泰極不決弛惡不張俞弗無
聞而但云已有自矣方紀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
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初蒙聖恩捐棄忠効自恨白面
之書生莫副丹心以報國恩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
皇上察此愚誠寬其罪責倘務差可採願許非不遺
臣明經世宗
臣無任戰懼激切待命之至

萃

宋徵璧尚本

選輯

李安舒童

唐呂世興公叅閱

姚官曆文集

疏

姚希孟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三、吳利弊

一 減加派
二 吳諸郡財賦甲天下自先代名臣周

惟王恕革多所請裁而今猶與各省相低昂云爾其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

— 7 —

之所出，大都民得其六，官得其四，同在版圖之內，而

取於吳者，觸厚即吳民習而安之。然在國家不可無

寬恤民之心非寬民也正所以實皇上之外府

使源源可繼也。戶奴所發難，大農告匱而加派之。議

起平日之厚賦。實天下異而有事之加賦。又與天下

同嗟此遺黎寧畢竭澤今行之五年矣夫此蔽朴號

呼父鬻子，夫貿妻者，若以果介士之腹，復何憾？乃楚

輸塞上。半入半歸私。窮而財賦根本之地。馴至

十室九空。人見哭地貨物充牣。景色繁麗。遂以爲不

涸之餘烏知自葺紳以至富商巨室用支數年囊餘

之中安危常保否也今天下貧困極矣其名不貧而

實貧形不病而神病者吳爲甚及今不爲節養將來

必成潰決願主計者深長思也近竄省臣遼事必不

客已一疏稽覈兵餉甚詳除各省直蠲免留川外其

加派銀兩三百十萬而供山海關及各處新兵與款

慶諸費共五百二十萬誠爲不貲然當庚申辛酉間

議兵至十七萬有奇議餉至八百萬有奇嘗謂發帑

皇明經世編

卷六

—

那借其稅契各項以共助軍興不專倚重加派也且

北直之加派四十二萬兩何以獨德特恩而愼本重

地日夜敲骨髓竭民膏血以充滄厓驅不徙羣小民

痛實爲 皇上痛伏^上 帝發德音將以前未完之數

作速釐解，今後或_或免或減半，方今中外諸臣共

之餉，而職乃重裁餉，實以江南財賦所出，當留其有

餘不盡之力耳

修武備
吳自島寇竊而後幾及百年民不

却兵甲冑蒙茸，戈戟生繻，萬曆二十九年，稅增啓鐸。

數十少年焚殺丁白日通衢中官哨莫敢誰何昨歲松江一帶說言的流入姑蘇幸先事獲戾而遁者毘陵又有發覺矣如此景況可寒心大目衛所官軍以外軍門則有標兵各縣則有民兵劉家河吳淞江等處所說言者皆號赴和之族而發意不足恃安用兵爲此皆將領不得人徒以腹胡爲事一腹胡則指鼠自見老弱不問疲瘁不問道情不問影占不問養兵十萬而不得一卒用耳是在不時問視凡弓馬器械隨擊比演士卒不練責隊長隊長不練責營哨

闕虎者趨近市井國家旣以軍不足用而募民兵何不就衛所餘丁之內而抽之募之誠得一人即厚其廩餼與民兵等而免其若伍之軍仍戒衛所官優恤厚蓄之毋役之如傭奴而黜之如糞土於是丁衛所有精兵而民兵不必設即民兵設而軍與兵合爲一毋令坐糜者在軍而捍禦不虞者獨在兵如此則練兵之餉亦可少減若郡縣之民壯固有司之視兵本以餉非其職也竟當付之練兵麾下或正官簿書執掌不能討軍實而練兵官多造手之徒不舉任使則譬估筭中年力強盛廉能素著者責以訓練之事依有積可紀將本官破格登者開其功名之路至豪右大家或有才能庇奸財足聚衆而捷同百足之蟲巧如三窟之兔選卒不敢偵部邑不敢問是在賢有司無遺嫌怨無徇私情無憚喜事之名無徂目前之便不必驚擾地方而掃除地方之蠹不必張皇耳目而照見耳目之先思未雨而微霰每徒薪於曲突以仰佐余國共維磐石此職慘慘杞漆之憂願在位者有同心也

興水利 興水利，利於民，利於國，利於天下。

諸書不齊，詳美，然宋漕江南，自禹石今蘇松嘉湖，不下四百餘萬石，全出於水田，田之旱澇，雖曰天時，而以人事，管天行者，則年疏論太湖一節，太湖廣袤八百里，西受宣猷市，受太湖廣德數郡山水，向在宋時，蘇松嘉三府當其下流，所謂是松江婁江者是也，自紆海塘以來，惟蘇州一府當下流，三江故道漸浸，淫霖，此八百里之水，皆從太倉州劉河常熟縣白茅塘出海，故一渠通則數郡其利，一渠塞則湖水之逆溢于杭州，橫溢于松常嘉者，各十三，而順溢于蘇州者，獨十七，故因風倍增于舊，而水害亦倍增于舊者，今蘇州一府是也，按會二渠，劉河出口雖渺大，勢尚迤邐，茅塘竟成平陸，又矣，又查得舊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幾化為魚，而蘇州特甚，蘇州屬縣太倉嘉定，傍劉河者，猶稍有乾土，而長吳崑崙尤甚，則皆白茅塘津塞之故也，即年當大飢，而四縣呈告水災，亦繫繫不絕，歷稽故跡，因初至，今澆沿白茅塘者，永渠則尚書夏原吉一次大順，則侍郎李敏一次弘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明許都徐買一次，嘉靖則尚書李克嗣一次，隆慶則

都御史海瑞一次，萬曆則巡江御史休應訓一次，而其餘小器大約數十年一次，未有廢壞之文，如近年者，夫水利不修，則田蕪穢，田蕪穢則國賦無從出，而民胥為盜，前按臣許良曾具特疏，然卒於具奏，而稱畧白茅其後，并吳淞亦寢閣者，以工費難措耳，今欲費資而功倍，則有五代錢氏鐵掃帚之法，用兵船百艘，舟尾置鐵掃帚，大風帆於上，東風使西，西風使東，掘其底之泥而浮之，化為溝港，東流入海，積以歲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書

條上韓老師書

柳城

郡城中趨手無賴之徒，號為把地，平日以擊鼓頭生事，許人為業，偶一有警，接臂而起，乘機劫掠，在所必至，官及口只召募為名，遣一忠廉兵部司官或鹽井

中可委任者主之將此輩收之幕下彼其英雄者善
於自見而主者亦且為之計慮矣必察此所謂
驅市人而戰不必相其用然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
生亂則有餘不可不早為之所也更有二當罷周官
吏由入河案談兵說劍旅食京師有所望而不遂聞
國家有事言動冒宗或播煽流言訕謗當事或虛張
勇姿惑人心既影捕風以耳傳耳其中更有乘機
邀會或自己呈身或代人營幹若下驅逐之令益滋
怨讟之口宜於召募之外陽設異才擢用之科以招
呈明經世編

姚宮舊集

卷七

平露堂

律之姑解一官觀其後效勝任與否賞罰並行此輩
既入彀中則募弱細民莫敢懷仍則訛言息而輦輦
清可徐而誡賊守之計矣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仇
鸞先以大同一萬二千騎至保定都御史以五千延
綏以二千援後官可達陽山西援兵漸集京城始固
今宜大方有種勢不可動即余中諸撫其無事之
地也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閉門處焉復潰牆而入
誰任其咎不得已庶幾成丁入津東保定始望數
千均入應邊之則山東河南現存之兵可飛檄調至

今直都者莫測虜騎所嚮或恐其從通州或疑其從
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照舊設一大臣為都城外護
而昌平陵寢所在亦宜宿重兵衛之此皆急者也向
者歲年甫因募兵一事宇內騷動人皆以此為戒然
勢之緩急不同未可懸以廢食但使募一人得一人
之用即以今日之養老弱疲敝與大養長壯養驍夫
之糧而飽勇敢之腹毋使貪紳奸弁借之為溪壑即
取之故額有餘矣

議

呈明經世編

姚宮舊集

卷八

平露堂

條上當事

柳城明守

一通州此時無虞當急為運糧計糧取之西山猶可
源源而入萬一倉糧告罄萬口嗷嗷何處告糴唐之
不門糧子通此天奪其堅也可委置不收乎
一內外各門內九門城高而厚火器布列密密兼有
礮石等佐之可恃無恐外城則卑而薄越數環始置
一砲老弱疲瘁之輩朽甲鈍戈失伍離次若有薄外
城而攻者其可慮也國家置重城以資保障乃守外
者既以為平日點簡所不到雖披瀝散種種疎虞而

守內者又以爲城外有城尚不勞過計內外交倭而
兩不足恃夫守內不知守外萬一重城不戒則人心
動置雖內有金湯之險恐不免瓦解故上下情神常
以外城爲上前偶到彰義右安永定三門自一二
攻外凡分派守門者不見一人惟有諸中貴警嚴呵
衛而已何怪乎上之重內而輕外也

一城外掘品字坑以禦胡馬言之屢矣此事極易辦
起民大本不難今各門原不時啓閉即命守城軍暫
下城爲之人掘一坑可頃刻而就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一城外高可二丈築砲其上臨時施放即舉砲下垂
度其勢必高出一丈內城之高又倍于外城窮一人
騎高不過八九尺是砲多從頂上過河濟於事若
向土人垂詢又打入地中此事係撰老條陳甚詳必
當預置城下挖壕築牆如洪老所議而築牆之上即
取之品字坑真一舉兩便

一內使在城上一切人俱不得上城啓閉極其謹嚴
足以佐督弁所不迫然慎重太過心不通變有兵部
調遣之役而遲至數日不發即昨日測之論所謂四

難者此亦其一焉將來俱事不小所宜速爲奏明以
通軍情之往來

以上數款皆城守之事總末務也且今虜似退矣退
而不議剿襲使其飽所欲而去則無以制其後果其
一一出口而邊牆不修遵化不復關門無重兵以爲
捍禦寧前無奇兵以爲牽制則無以杜其求至於再
來而天下事萬不可收拾矣督師縱寬豈曰無罪但
謂日一番舉動未免草草致祖師颯去噬臍何及然
念念欲招迴祖師而養成邊將驕蹇跋扈之氣其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更深即今已有謂之不行今之不前者矣此事第當
仰成軀輔使其隨宜措置似不當屈朝廷之體以驕
悍師之心閱內閱外日夜隄防而速速挑勁兵委大
帥上良沃安羈之間蹈前飽淫虐之虐而殲之此機
斷斷不可失亦斷斷不可緩也

論

建夷授官始末

建夷授官

萬曆十七年九月甲寅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
哈赤爲都督僉事奴兒哈赤者建州女直亡金之種

類也其族有三曰建州人自日方西女自日野人女
而永寧初將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後先附置
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設奴兒十都司以各之官其
酋都督以下至軍無有立以金元世無借金之餘裔
以捍邊建州海西歲以十月人貢仍布馬於開原野
人處經東新入必假道海西貢市無常建州領衛所
最多官長諸夷校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
奴有功賜姓名曰李思誠字顯忠顯忠之弟猛哥不
花亦以內附勞伴領毛憐衛累官都督同知顯忠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肅任肅入宿衛 帝皇帝弗許正統初建州衛都督
猛哥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其弟凡察子童舍迺
之朝鮮亡其印詔以童舍弟童山嗣建州衛指揮更
給印亡何凡察童舍謀得故印詔上更冷者凡察匿
不出 朝廷不欲窮治乃分置左右衛童山領左凡
察領右後童山為日房鄉導犯邊左無寧茂崇泰中
巡撫王朝道指揮王武等招之尋悔禍入到時建州
諸酋以從亂故累朝勒書喪盡子孫不得官俸以舍
人入貢實費稍減邊帥又因貢市痛絕之於是童山

復叛影犯邊 純皇帝遣都督武忠往懷童山至關

下意頗桀驁詔置廣寧守之 命武靖伯趙輔

為靖虜將軍偕都御史李秉揚其巢捕斬乃旁過當

留副將韓斌策無順清河幾陽諸堡夷稍倚劍乞款

寒而 朝廷亦欲與休息令童山凡察後皆得襲諸

從叛者視上世遜貶一官諸夷復貢乃童山子脫羅

哨父仇往來患苦塞上會汪直用事巡撫陳鏡揣其

急言建夷連結海西名為解蔽實有貳心宜討直請

行而經畧侍郎馬文升已撫定矣直至亡所見功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建州

詔奏文升請戍遣撫寧侯朱永襲破之遇貢使哈禿
等亦以斬馘報直與不誠皆進秩賜券而夷益大恨
劫掠倍于往昔直來夷酋完者禿馬入謝於是諸
衛奉貢品襲如故邊患稍弭矣正德間如哈義等作
亂或言海西諸夷非建州酋也嘉靖初海西夷連黑
忒最強然復我叛人必縛以獻 肅皇帝嘉之授左
都督賜帽幣慰藉已而陳乞無厭守臣閉關拒之
二十一年李撤赤哈等犯邊撫臣孫給坐免於放代
敷城市費致群夷譁更詐殺譯者夷復大恨賊入塞

殺掠如成化時，有主忠者，連累貳子也，才且強，建州諸夷皆憚之，駭散十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所謂南關虜也，忠友無子，其侄王台襲祖封爲左都督，然不能撫其衆，衆自爲，惟忠所藏國初賜勅，勅諸夷所亡失者，共一千四百九十八道，至台不能索，多散佚去，猶存六百九十九道，建州夷酋勒勒把都王杲，務頭等得四百九十九道，塔魯本夷酋捏哈得三百道，捏哈等父子開原東北領北關外，所謂北關虜也，諸虜謂爲嘉慕中國，以初多者爲尊，捏哈子仰家奴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年十五，大抱成梁馬足，請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耶真如養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亡，何王台叔長子虎兒罕亦成其孫，父商襲父官爲都督，餘事，逆仰二奴勢益張，萬曆十一年，成梁給二奴領南關勅書，二奴人開原求勅，爲成梁襲殺，併殺其衆千餘人，欲夷其巢，不克撫之，而遷後二奴子那林字羅卜寨，以報仇，爲名日夜侵南關，而王台後妻溫姐，則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字羅少，而藥王台職爲左都督，龍虎將軍，台之孽子康古陸者，又妻其後母溫姐，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遠在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國彥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養謙巡按御史徐元言諸夷效順互商已襲虎兒哈官猛骨字羅襲王台官那卜二酋以父誅不得襲亦私假都督名號凌視屬夷惟奴兒哈亦從征有功祖若父皆歿王事可錄請加都督職銜兵部尚書王一鶚等覆請詔許之是時奴酋非閔之姻已寢矣又五年而那林孛羅卜寨合東西諸虜七八萬衆攻奴酋大敗卜寨見殺奴酋日熾又四年春南關又十年而抗言爭車價地畧又十年而叛

皇門經世文編五百二

郡人 徐掌達副公 陳龍臥子 選輯

李 受舒章 周立勳勅書

姪後璧尚木校

朱幼清九篇集

集

宋懋澄

東師野記

辛卯秋琉球伯鄭迺遣使奏日本日下十吉次郎弑

自自立并豐前岐前大小六十島白號關白猶華言

皇明經世編

卷一

一

大將欲脇使內道無幾薩摩島術士許儀厚本豫章

人縱盡告夷人犯狀與琉球同冬高麗王李聆遣陪

臣入 朝代表求貢辭如儀厚至壬辰春果遣駕將

平右長僧玄素等帥師一十萬號六十萬復伐高麗

兩京及皮尚等六道王奔平安駐義州告急遼陽將

將祖承訓自時馳勇率騎五千赴之軍賄時六師西

討時迺未退東顧夷妄蔑中華遣書朝鮮怙慢無忌

不大回馬星遣門卜士沈惟敬品夷夷言高麗阻道

欲有其地以便來朝惟許爲之品吏與期約禁勿

相攻歸報而西師奏凱大司馬謂門庭利禦夷且畏

寒當來時往救冬合步騎四萬 王命右司馬來應

昌經畧燕齊議與大司馬合也 韓李如松都督諸

軍受右司馬節制尚書郎劉黃裳袁黃宿負通敵兼

官泰軍事十二月師渡鴨綠江夷以惟敬遊暇攻高

麗鳳山右司馬紅恩皇城陽遣誰報申約議書混同

江東由於夷陰遣如松出不意抵平壤夷戰不利走

上京斬首四千級如松乘勝追躡深入險隘復戰於

碧蹄館我師少却退保開城已而潛攻王京殺夷婦

皇明經世編 卷一

三頃邸復用間入城焚其輜重賊懼方議還關白率

兵守對馬島不許揚言分道犯內及我師疫馬有歸

章右司馬進屯平壤倭使惟敬議貢客請益兵 天

子令騎將軍劉經元次將軍師師五千篇如松犄角

五月夷遂攻王京其辭卑等召六道偽將還釜山六

月夷延約復掠晉州右司馬遣如松救之命惟敬告

其諭信且給之以去釜山當封汝夷遂歸高麗臣示

及其保退西生滿遣小西飛至軍中俟約秋八月師

遂大還討經將前鎮鎮王京領如松事便宜金羅諸

道海上解嚴右司馬上言本木中始始帶夷退、天子下公卿議、南堂又諸省郎以名器宜慎、夷心無測、且暴露幾年、資糧不度、夷以封退、又謂寒而餓春而至、去來無聞、封否揣厚激烈、不覺詆訾、大司馬欲分亭笑、請以百口保封夷無患、詔曰、侯夷請始議東伐、羣臣建言、守鴨綠聲應援、彼西聞王門故事、勿過重、亦勿過輕、獨右司馬短長、神法、考制火攻、慨然以波濤自信、御史郭質慮遠道顛危、劾司馬膏試國事、指陳切直、出貶遠方、由是奮激出師、鬚髮皆素、得斬

皇明經世編

宋初清兵集

卷之一

征倭三

獲相半若除諸封貢、獨大司馬得聞、及抗眾論事、既盈庭、謗訕遽起、兩司馬威名不加於昔日者、上下徑庭故也、或曰、夷破高麗、人給粟帛、遠近靡虞、然驕縱王京、而得個牛虻、故得而不守、及釜山東歸、悉棄降者、或不志中原、少槩見矣、至於李松畧無驍北之恩、益彼先嘗三殺其君、殆所謂天亡者歟、議者欲立世子、以效少康之一旅一成、而其羣臣覲顏、昧耻、鮮有顧黍離而歌、朔方者、悲夫、當隋煬唐文場、天下以弱平壤亦人事、修不修而然、自昔日本討賊來王、太

宗賜以名號、今固靳之、乃使其睥睨而求、且德過唐虞、若漢文之賜書、南越不足效矣、余觀大司馬征討、南左風夜一人、簡才不次、若流、誰敢出入、當夷、楊允崇暴肌、御敵、皆以匹夫壯效、亦吾人收骨之意、縱故都督劉顯子也、勇蓋三軍、而方畧不亞、如松寧遠、成梁子也、並紹其襄時人多之、野史氏曰、人有言、司馬以許封退夷、為已功、夷以承其退、師為事、大夷幸我不許、以有名、司馬幸不許、以免議、於彼寇斯言、領危、不如羣臣之正言深慮矣、始某、某君夷聞、琉球

皇明經世編

宋初清兵集

卷之一

征倭四

指實有長命軍中誦曰、受大球、小球、為大國、貧族、蓋近於滑稽者乎、論曰、四夷不治、高皇帝垂於訓、立又、勅遼東王、師曰、虜報萬人、當拒之以十萬、豈無意哉、然亡高麗是亡遼左也、自遼海而闔廣萬里、一帆要害、自數為蛇、弗摧、虬將若何、右司馬同心夾創、謂奪人心矣、或咎其不務懲夷、有不及幾年之權、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壁諸盜馬、掛海、辭而折、門庭、而之以利、出之通衢、不煩兵革、善也、况斬將折賊、功有難掩者哉、語曰、兵難誣、夷又曰、兵死事也

師之二九克象人君蓋居險而抗衆，誠未易矣。司馬見可知難，非集思廣益，豈能底厥績乎？若袁劉起文成武，有志所當北面者也。

西師記畧 征李

李特西虜也。唐宗時以部落三千內附，撫臣處之朔方，寧犯塞而自功。由是駭縱，漸繁名實，及覺警仗鐵器，不假借，屢施束縛，特忿且盈懷，乃與其黨劉東陽許朝子承恩共殺党縛藩臣，檄來輔隨，討慶王。特西虜以要命於朝，詔令罷兵，赦勿問，不從。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李特五

李特五

魏大司馬學曾專調，映右即命方畧，魏赴夏過朝。特亦僭擬，規作氣計，施詩引河水灌城，河去城二十里，乃北抵受降者。詔曰：可於是去水閘，築堤灌城，水過城，雖七尺，魏意欲盡降，夏人兵不血刃。秋，御史梅國植奏學曾逗留養亂，天子大怒，命武士反接王闢，置山右中水，崇慶能代魏命李寧遠，成梁爲大將軍。子如松謀因植，特師監軍事，遠在遼不及，乃以如松爲大將軍，八月虜救夏人，如松戰於張亮堡，走之，賊勢乃孤。國植使人說承恩殺許朝，以免死，承

恩遂叛朝，特降中丞以賊在，金中其生之無以繼後，不許十月城破，承恩出走，浙東將楊文執之，賊黨悉就擒。國植請承恩於朝，天子從中丞議，十一月獻旨。大廟行賞各有差，魏奪爵，勒歸田里，尋復本官。如故是役也，諸如董寶扼虜賊之衝，曰靖虜中外間，隔故卒抵於擒，議者謂其有難陽之榮，先是與虜戰於沙洲，參戎龔子敬死焉，子敬華川人，隕之驍將也。論曰：昔赫連勃勃始染統萬，及繼遷父子狐鼠其中，趙氏有町者累世，及於我，明通釀藩封，豈非形勢不肖，足資奸雄，亦其風氣使然也。若灌城已取效於往日，李氏其未之聞乎？野史氏曰：余聞禍始許朝及李氏議降，許堅初志，造舟踰城，潛殺守水，以潰堤，積懸懸夏人莫敢反，斯其才誠有過人者，御史揭而沐之，用意遠矣。孫子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語曰：斬首項不如刺心，智良有以也。

東征紀畧 征奴

已未仲春二十有二日，出師先一日，京師大風黃沙，帶山占人衣，赤雲翳天，文家云：色如唇血，其國兵

大敗絕古不載劉試欲發帥制而已無及程畧公用
左行師法刻日編陳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
與北關會擒奴酋之北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
西帥大師杜總戎松而劉總戎從西北軍李如柏
馬林孫為後援師旋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為
西陣名將男且廉戊午師出潞河入聚觀之揮
汗濕郵亭督軍保彰示與入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
不學讀書人貪財愛死其眾見其刀箭如疹豆見
一錙騎聞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
星胡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將軍少年立功黔中先叔參知趙金滄見劉刻駿馬
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
營斬三大特頭隨刀落才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
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係所上惟象床三十
六他物皆不稱聖天子心疑程畧已下有私遂停
賞終最後官川中後著威鎮挂簡東歸子不識其面
時有楚行劉泊舟九江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
習戰藝場家居月費私財五十金泰死上蓋一日不
亡報國者所素畏杜稱曰太師而不知程威名自

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虜萬餘禦劉杜
尤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渾虜險窮處從地備絕其
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暮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
東渡杜將軍怒曰養賊東抗抗阻行乘勝而前何
期之有道人視河河水不遑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
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耻棄舟將裸形策馬諸
裨將披甲將軍大笑罵曰人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大
東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邪
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酋使人夾上流
星胡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師衝為兩渡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
甫成而暮黑霧障天虜萬炬忽明火光下照暗中人
我師不及張弓輅然而將士成泥突虜尤中識杜總
戎子羽之為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天者軍中酒
令箭乃徑畧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
從西北渡破賊二寨斬虜三千餘若始怖劉帥制既
破杜帥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漸降人之點
者詐為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
曰杜帥邀將軍威靈幸抵酋城深入敵疆與攻之不

雅敬造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道同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馬行安得傳矢是禪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禪而令偏禪實不俟天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帥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虜地素無烽火辰始劉騎代斥候此去虜城五十里馳二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馳後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奴酋曰劉將軍侯砲乃行於是斬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有接

十有九夫將軍火攻之最重者嘗聞之鄭大司馬郎君云夫將軍器非毒賊城下不發一發決血鬪三里草枯數年舉火人官自長費數百金不成一具而它物可知已杜之餘帥駐軍資阻河西者尋被掩繫歸不萬人足役也天嘉泉一四大總戎士卒九萬人軍與已來貨三百萬傷生獲戎馬四萬餘勇之惟馬耳西虜遂請增賞朝議久之不決然所請甚微入夏始增賞萬金西虜債資抄化火慙免慙免諸部洛也皆元道種而金人雜其中南北關與奴酋皆金後北

曉安南之後無足歸久矣。讀者謂德茂衆而無元帥
似唐九節度之師。

微壁幼時受經于先世父。每見世父談論今古如
懸河萬語頃刻不停。恨未展其用。齋志以效李本
亭。陳君公雨先生稱其有封侯之骨而不遇時。詎
不信哉。

微壁謹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天淵詩九篇集

元叔士

下 寶號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二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郡人 徐宇遠聞公 徐鳳彩聖則

錢爾進及甫參閱

希聲僊集

疏

黃廷鶴

松江賦役

松江賦役

題爲東南根本至重差役貽害至深當倒懸極敝之
依遇聖主憂民之切謹瀝血籲號以祈皇仁拯棟事
皇明經世編

希聲僊集

松江賦役

平露堂

切惟國家財賦端倚三吳而蘇松獨甲於天下則其
飭勞疾痛之狀亦獨倍於天下第今民窮財盡十室
九空無處不苦而蘇松爲甚以松較蘇幅員僅五之
一分邑亦二之八而賦役不相上下則松之苦尤甚
然錢糧及加派等額雖數倍他方而吳民則以爲急
公之分訟唯有默默輸將已爾獨是差役一端備極
繁重有里長之役有直隸收銀之役有收倉兌漕之
役有北運南運之役有倉緡布解之役有織造袍段
之役又有各項雜解如牌檮輕賣公侯馬價徐州鳳

陽等處木扣柴薪風汛驛馬黃絲絹及橋司等各役
此他郡未必有而松郡獨兼有之者也松郡地狹人
衆萬難枝拄頃數十年來戶口都已稠蔽中戶漸就
消亡官府攢肩掣肘於上糞黎吞聲飲恨於下吸髓
竭脂而靡惜資妻鬻子而莫償今不敢瑣瑣洞賈惟
擬生大略曰編役之害曰當役之害謹爲 皇上直
陳之何謂編役之害夫有田則有役以一縣田畝一
縣役尚可均平劑量也然三吳之大縣有二曰說家
曰花分自前撫臣徐民式限田之說行而二縣似可
皇明經世編

希聲僊集

松江賦役

平露堂

聲剔矣然其意雖善而其法猶有遺議故昔之利在
官戶而病在民戶今則官戶有偏病而民戶亦無全
利益限田之初鄉紳照品級優免外各以餘田之多
寡受役之重輕即貴要不得輕解也而浸淫積漸情
以勢牽風指所向趨避途生於是詭寄之弊仍如故
歲前撫意欲優卹細戶凡民田十畝二十畝以下不
得編倉然花分之弊正在愈析愈細耳既開之以隙
而勾民遂數匿其中百畝之家分爲五戶十戶而一
區隱百畝之田矣如是者十而一區隱千畝之田矣

如是者百，而縣隱萬畝之田矣。如照乃爲縣因豪猾公爲買放，而胥吏恣爲出入，於是花分之弊仍如故焉。弊既留，一值編審，縣官無可如何，而以怠鉤索，則自銅田之法，而富戶病之，有銅役之法，而民戶病之。所謂銅田者，自故宦之冊言也。夫宦在則田存，卽外姓私寄者，客或行之，而亡而寄者去矣。卽子孫棄業者，亦往往而是矣。使其散入各區與齊民等可也，今必銅其田，并銅其昔所私寄之田，而僉之以重役，則是當身之爵秩乃子孫世世無窮之禍源也。使長吏受饒薄之名，而逃者銜格丘之痛，何以得其平乎？所謂銅役者，自團閭之戶言也。夫五年一次編審，專爲人有存亡，家有消長，故耳。況族蓋澤國，既無百年長富之家，而豪門子姓又多析族弗荷之患，今以新僉易梗，必銅舊役，而重困之，致有蠹蝕焉然，而踐更不欺，上假公務，下累親族，蔓延之禍，不可勝算。又何以得其平乎？欲避編役之害，用有均田之法。在天槩縣田有定額，不獨縣令可稽，卽上官可按籍而稽也。槩縣上紳甲科若干，舉貢恩監若干，不獨縣令可

數，卽上官可按籍而數也。富戶優免之田，不過數萬畝，而其所餘之田與民戶之田，皆號爲承役之田，應得數十萬畝。此其總數，細數亦可燭照而數計也。伏乞皇上勅示撫臣，凡遇編審，以前索取槩縣免田役田，便覽一冊，富戶自優免額外，餘田若干，應受役幾名，各官自相分派，而不得嫁禍及民焉。民田應受役幾名，田隨區定，役隨田轉，卽各區有廣狹荒熟，而役事輕重有差等，役田多寡亦有差等，要使僉役之法，必以田爲綱，每役名下，卽註承役田計若干畝。大戶獨名，細戶朋名，亦使民自僉同會議，而長吏惟與之平亭焉。如此，則官民無不役之田，而詭寄可止也。良民如民無不役之人，而花分可止也。方分則易舉，法均則可久。所以救編役之害者，此也。何謂常役之害？姑舉其最甚者，一曰收倉之役。此役往年尚爲輕差，而後者釀成巨害，蓋以頻年災校，米價翔踊，小民艱於完納，及至出兌，催科逼迫，不論收額盈絀，急比通閭，於是振長懼異，而隔區拾枚，爭就輕折，漕軍購通，潛奔倉虎，百計凌虐，每米百石，勒耗米二十餘

石又勒緝司話會二三十兩，稍不如意，鼓譟隨之。且十月間倉廩至四月方行交兌，米多耗爛，賠費何窮！伏望廟堂之上，力刷漕政，如萬曆初年，開漕糧以冬春單兌，即可公私兩利。又查昔年長興舊令熊明遇，凡到收糧完日，責各糧長將乾柴好米每石裝成一袋，交之於官，而時之於倉，糧長盡令寧家族漕船到且官爲交割，割而糧長不聞，卽漕軍亦不知爲何役，經收此洪江右處處行之，乞勅漕運諸臣毅然主持，其爲彈壓，庶收倉可免於破家矣。一日北運白糧之臣明卿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軍民船一體分道竝進偵勅巡視衙門北連刊京嚴禁堡識不許多勒耗墊底數千里跋涉供億之民或可少紓其困矣

一曰細布之役夫各郡縣有解麗布者而松江三縣特解細布每年僉解戶八名每名費至千金以外踴巨室大姓往往玄破中間慘情不可殫述其在地方則有領價之苦有印布之苦有加價不入條銀之苦蓋每布解一名所解細布四千餘疋幣之數亦不少計今松江府屬四縣戶不滿萬歲發布二千五百疋役既重大投買浩煩使常得仁愛廉明之官於之憐之防之督之正項市價隨傾隨給

皇朝經世編
卷六
六

臨給購買銀從庫發布憑官驗猶或措手有地茶毒木渚乃有先解後傾浸成窟穴百般刁難百般需索甚則如從前上海之宿弊官亦分受惡聲者哀哀憊人其能舉此杆軸乎買布之後縣中驗而印之亦既足矣府體尊嚴公務紛冗三縣輕挑伺候良費時日似可不煩再印足省一番周折至於舊曆二十四年會厘當事軫惜凡御用三絲細布每疋加銀二錢內定賞獎三線布每疋加銀一錢此項旃以事後編徵不入當年會計遂多展轉乾沒而小民不敢言上官

不得問也。何乃皇朝廷之惠。而限養養之。噫哉。若解布在達。則有閭津橫罰之苦。入京有門誨之苦。有舖墊之苦。有雜用之苦。有掛號踏批之苦。大小民爲官解布。此卽官布也。船至臨清。視等私取。強欲盤驗。哀呼嘶哭。則任賄而罰之。至河西段。又從而罰之。京師崇文門納諱外。又復將之。所剪餘帛。以備損壞。則指爲夾帶。而加罰之。甚或從而沒入之。是公家之孝子順孫。乃群下之寇仇。草芥也。非惟虐民。抑且獲上入。乃舖銀每疋九分。一厘。已不爲不重。而交納年刊。卽世編。卷之七。平糶堂。內庫時。有上儀銀。茶果銀。有庫夫驗布銀。甚者欺家索銀。定常例使用。錢四分七厘。又何狠也。迨各衙門掛號銷號。耽延月日。而本地方迫比批迴。家屬已先繫囹圄矣。幸而事竣。繳批各司。而賄賂之罰。又隨之矣。不知役人有何罪辜。而競魚肉之。乃爾乎。伏乞嚴勅撫臣。於各役投批發船日。親問曾否給價。稍有刁勒。卽提吏胥。察究更折。立石閭津。與京城各門不許私罰。卽赴巡視掛號。痛懲庫夫。詠歌人等。盡革宿弊。一掃蠹蝨。及批繳本縣類報上司。期完公務。毋更

苛罰。虞幾君。照孔廷。而大東息謠矣。此略就三大役先其所急。補治疥餘。可類推。所以採當役之害者。此也。凡茲縷縷。苦情。痛心。酸鼻。臣等。日爾爲系梓慮之。卽爲國家根本慮之。有不得不誦言者。伏冀聖明。召對諸有日。今海內加派之苦。何時得停。至哉。皇仁。不啻如傷之視也。稍有加志窮民者。何忍負此一時。而不爲號呼請命乎。抑臣等。又有說焉。蘇松與嘉湖。乃隣壤也。一條邊境。役之法。從臨苗。苗定里長。從里長出各役。更無官府僉審之煩。尤爲公平簡捷。此法行於嘉湖。既於浙東。皆先臣都御史龐尚鵬力任之。而法遂盡一顧獨不可行之蘇松何也。如謂鄉紳阻格。豈兩浙獨無大宦乎。如謂官法不盡行。豈足撫之權。獨輕於浙撫乎。此當細做平湖縣例。大議吏張永垂。而便所謂正本清源。百世無涯之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四

宋徵登尚木 徐孚遠聞公 選輯

杜駕部集

疏

杜麟徵

仰體聖明求治之殷計維 祖宗立法之善懇

納勢差以明國體以安人心等事

臣于前月二十九日陪祀 山陵回伏讀邸報有分

遣內臣兼理戶兵工三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

命三伏流涕中夜興嗟今何時乎閑門未靖流寇狂

行上憂臣勞未獲一效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

乎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

不應國家隆禮重祿以養士何爲乎爲人臣者視

顏在位無國士之恨以致焦頭聖明不得已而有

斯命其矣諸臣之過也豈獨三部與邊鎮諸臣耶

之凡百執事無不取之天下臣之禍前史載之詳矣

是者逆總之患皇上已日弊而正未之矣近事昭

然寧忘大戒昔竊揣 聖明之意哀民生之日蹙聞

四方之多艱待且不察而不得其術則日且使之姑

試之云爾且以愧在廷諸臣之不敏共乃職者云爾

策中官之新氣於外臣之惰矣始可以救時事之萬

一云爾然輾轉思之各邊瘡痍轉輸不給一旦內臣

街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費歟六卿爲 皇上

股肱聞臣爲 皇上十城以下橋吏皆 皇上親自

按權分職宣理內臣出而與之爭權此位退遜則失

正名之謹抗爭則之知吏之推體統之聞各以 王

皇明經世文編

命相臨係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外者小者非臣所

亟臣所亟者 祖宗立法之心與 皇上法 祖之

意也 高皇帝正位二年即定內侍諸司職守 勅

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

罰務爲永制且諄諄于戒未然防將來宵小忠小信

夫內臣皆臣子也 高皇帝全之如此其深而別之

如此其至豈以其職在宮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

內外之防不嚴未嘗之漸日見且無以一諸司任事

之思也 肅皇帝自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擬鎮守一

事群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人心大快度世祖之初意未常不謂內侍服勤左右其意則忠懇于厚任必不敢負迫熟審之而撤去惡脫莫若行所無事之爲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下露堂

然已然之間獨無有惕然大感急圖舊典之率循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爲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工戮力或有不及之歎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權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令內臣節制但且開爲內臣監察之人而不開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非賓間之人心大可見矣夫人臣通理賢一經束修砥礪明主再三選擇進而用之苟非大愚不肖孰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勵以生其廉恥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附巧者借以逃責卑者乘以微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所以策勵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選知遇新進寡昧言語非職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獻苟

畏罪不發無以自塞高厚伏願皇上矜列勅之訓採盈虛之言立止功命安輯奉侍臣雖伏斧鑕亦所甘心矣

陳駕部文集

序

陳組綬

皇明職方地圖大序

職方圖序

是編曰職方地圖蓋本之周官職方氏掌天下圖地辨其邦國都鄙夾紵戎狄之人民而一以禹貢高山大川爲準故篇首弁以禹貢暨周職方二書乃次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及圖綴以職官表焉元人朱思本計里畫方山川悉矣而郡縣則非羅念菴先生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增以循所註以前代郡縣之名參以桂少保夢李太守默三公之圖後廣以評論之邊同鄭若曾之海國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謂精意置制畧無遺議但以天下幅員之廣道里無數則東西南北莫詳舊圖于郡縣惟記其名不書其險所以郡縣可考而山川之險阻莫測京省郡縣全在責實于內故凡道途澤藪不可不備舊圖于邊境圖其內不繪其

外所以圖以內易見而圖以外難知九邊之要全在詳備于外故外夷出沒不可不詳舊圖邊鎮不分大寧開平興和東勝四邊雖失猶二祖之版圖也烏可遂弃而不問舊圖有黃河有漕河皆今昔莫辨而無農丈人之禹貢河山圖無江山圖無易水圖無黑水圖以此高山不足以崇旅大川不足以滌源舊圖漕河太略無海防而有海運無太僕圖舊圖在萬曆以前今歷兩世 明代異則沿革異制不揣復因七氏之圖而加廣之爰修天下大一統圖二以便全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修兩直隸十一布政司圖十五以知官守修新舊九邊圖七鎮圖十有五以嚴大防修山川圖四以察地勢修河漕海運圖二海防圖一以別水道修太僕總輅圖一以知馬政而亦足以朝鮮朔漢安南西域島夷圖終焉四貞之說宅也庶幾職方氏之考不擇圖而運于掌或亦今上中興帝業之一助此外名山大川以志形勝物產以備慈遷人物以表風氣祠宇宮蹟以彰先德則以隸于各府之後邊海事宜摘其要則以附于各圖之上陵墓紀其大則以屬于山川

之下其他米鹽吏雜不敢贅陳愚竊謂軍國之重寄不如此不足以備觀採毋亦子張書紳之微意云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杜東原集

卷之六

終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聞公

周立勳勒自

徐銘常成紀奉聞

何給諫奏疏

疏

何起鳴

修義宗藩至切事宜疏

宗藩事宜

臣等切惟當今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
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

皇明經世編

何全公疏

宗藩事宜

平露堂

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宗藩二百
年來益斯驕馴縣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誦比之
邊防尤爲難處近按王牒實在之數視郡王將軍中
尉及水各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
一位郡縣王君儀實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何
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
四百萬石之人又不啻倍之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
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根本茂盛則枝葉藩滋臣慮
再越十年又不直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克敷

嗽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實道所謂失今

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

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

爲典範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

所關妄陳冒臆列爲九事仰 聖明

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

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

郁 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

皇明經世編

何全公疏

宗藩事宜

平露堂

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斟酌減
以資之用議更定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
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時優之用斟酌
節減如此 聖祖不爲萬世計邪查得議處改折郡
王以下哀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參差不
一夫親王爲朝廷屏翰歲輪隆重反不爲過但親王
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
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今無降論親王使知 朝
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

願或折若主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備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其矣。例延降坊喪具何坊示勸僉數月之後一無矣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二恭鑑家斷處分亦不爲過

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大祿不曉其養抑且居處皆狹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富易與爲善數多則黨望祿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分冊

宗室

宗室

亦易爲非此備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往越閑奏授甚至凌器官長自書冊爲非爲遁逃潤數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地規制各照前遞城使爲可繼人及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

一先王即王有祀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裔祿目數及子孫子女同進封者廢耗國力莫此爲

其條例查革后不刊之典矣何須行文十四年不開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一一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如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榮端王表佩之爵又加弟輔國將軍郡王繼絕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等官其啓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革爵及故絕郡王弟姪遠孫曾孫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本爵自能首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爲文具徇情容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分冊

宗室

宗室

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覆各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作何平派處分以故賦日多缺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未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定欠各查明造

將其奏此後凡遇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失去處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爲區處毋只靠贖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利者皆可補湊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

一國家單恩宗室全在各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重皇明經世編

何令一公覽

卷五

十露

禮臣見該部題覆可謂踴躍而寢闕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開節重於錢神移文就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已爲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爲此必轉導嚴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嚴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奏凡十位長史教授詞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任俸重則議

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及者許一體陞用給與諸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王府奏到各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王府長史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詔旨嚴行查究治罪

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厥暫歸親王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一第一條奏歸朝廷者豈親王規此微利爲乾沒計耶抑皇明經世編

何令一公覽

卷六

十露

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日擊將軍勤煩等有詞幾何不爲田潤王語等所影射耶視之一府餘可類推乞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郡王及削除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舊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養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工樂，蓋有見於花生腹育之弊，最爲潰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古愴者尚多，即有議革，實緣復業，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遼府教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滕臚請各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覈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有仍前占愴者，重行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皆有御祭，蓋朝廷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千露堂

豐，在有司則欲儉，在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爲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爲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正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移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衰潰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千露堂

八 千露堂

司啓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修造 訓訓 應
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
仍通行各王府將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
照例奉司不內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
律并第宅店戶違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
巡按御史查參長史司官一體治罪

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革日藥或議清府
第正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
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慮宗藩至切要者所
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伏乞勅下
該部議覆上請蚤賜施行其於宗藩本必無小補矣
此外有爲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
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
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親王傳制
但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
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
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

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因之一城使得畢力
民實其有才識起過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
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什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
犯者一帶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
輒事意見惟願廟堂之上至張寧盡特降手勅廣集
公論定爲經久遠大之計上請宸斷施行實宗社生
民無疆之福也

李 奏疏

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李 崇

責成重臣及時經畧邊務疏 臣等竊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題稱占酌議井虜乞封通貢
緣由條列八事該兵部題奏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
議諸臣會議重覆斟酌詳議上請奏 聖旨這事情
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
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
前解弛以致疎虞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禦夷狄之
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丁寧之者
至矣崇古復何所闕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

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觀。故不取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持者以有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爲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可父。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驟肉以飼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於構怨。而曰任事曰父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德谷夷齊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其將來之無慮。而深慮板升之木輪。今日之舉。非鹽井和。炭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若以爲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大。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恐求其可恃。大爲整頓。有以待之。爲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隱憂。防守未必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爲陛下陳之。

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戍。若增險。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

勝城於三降城之東。東直抵於遼陽。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絲列鎖屯戍。通爲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致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中國之人亦不敢遯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華大寧而守東勝。宣遠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勢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修築崖。培深。廣壕。無審擇要害。增城。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東亦不拒也。邊外可復也。因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偏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間。惟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還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牆堦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飽饕。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眾。以中國之人。爲虜之用。日移日棄。遁退逾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爲臣者。受恩深重。恐漫然自觀。而心安乎。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敝。而不知救乎。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於槍殺戰殺之多，流移於飢餓刑殺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未愼，而優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息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逃伍，嚴買閑私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全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其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入，悉於招募內選領。

自遼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克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率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召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未必皆可墾，而可墾者必多。以其可墾者以召募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升稅，就近轉輸，為力則易，乃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募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足而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養而邊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

一曰理財。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工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虜則又有人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必皆支動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俾給於內而未能遽行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請發無窮，一或告乏，何

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并各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意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存存不許冒濫支借。以備邊用。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請差各

皇明經世編

何季二公駢
卷之一

經世文
五

平露堂

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期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之急。固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皞。是大慶也。此理財之議也。

一日用人。夫邊鎮之尤。雖殊腹裏。亦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諫廉勤強幹爲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依其選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徒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

總督之令。巧爲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今若詢舉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者。超遷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備分巡分守。副參遊擊。皆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棟。一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者。邊防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

皇明經世編

何季二公駢
卷之一

經世文
六

平露堂

一日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獲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待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率。每掣於欺玩。號令不護。自內兵餉難乎急應。情神耗用於文牘之煩冗。志氣消沮於展布之艱難。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

以便有之借義專闕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處自施行官不必苛細過求必竟文法俾可自裁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邊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言後寢欲為本故必須朋黨惡誤國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改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滿五則腹致傷國體臣請毋得禁及庶平人無顧忌而輕舉可見事有責成而委証無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本議何敢自是一念倦倦寶懷隱憂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

皇明齊世編

卷之六

魏書

平露堂

朕隨之入海思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遠歲生安捨殺之際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聖德格天天下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未服之虜酋修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發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為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陛下以繼志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機銳然講求法祖宗之心以成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疆圉保太平有道之長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職久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

其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實處懷柔處置得宜勿啓弊端大昭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來板斥之術以此為功特加顯擢倫諸情事重行論罪轉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遊差廉明邊官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得暫貸毋使破冒以便一三年接濟期於成功為止毋分彼此其圖實教令行事宜通行密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遵奉修飾整理勉圖安接毋徒空言玩愒更祈申勅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官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防惠是愚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皇明齊世編

卷之六

魏書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二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盛翼進隣汝泰閣

韓 奏疏

疏

造化廠大料奏 張 大野

韓大章

一卷查得本廠原額民夫一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統三年本部奏准減半六百八十三名每名每年十月

皇明經世編

韓

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初到廠辦料次年三月終放回農種弘治十三年都御史洪鍾奏將口糧革去行僉大戶總領在官均徭銀內每名一十二兩每年十月赴廠買辦後大戶累次告撥復于弘治十六年照舊僉解人夫每名各額前銀亦于每年十月委官解廠自行買納弘治十七年本部題准准以十分爲率減免四分止僉四百十名照前買納因是冬寒價貴前銀買辦不敷各夫又自賒銀買補臣思前項民夫既妨本身生業又自賒納銀兩羈延往來勞費況各該地方頻年水旱相仿

人民疲憊已極揆之情理誠可憐憫查得本廠收積鈔料見發三年之用合無自正德二年以後仍照減免四分則例再減三分每年預于四月間趁時柴炭多賤照前領價解廠聽其自便依數買納不許攪頭及本廠軍民人匠用強兜攔高抬時值措勘加倍違者許本廠郎中訪察得實照例問發三年以後如果鈔料不敷再照原數僉派上下稱便而民因得少甦矣

一卷查本廠遵化等六衛軍人原額九百二十七名正統三年間本部奏准減半四百六十五名內着四十名每名月支口糧一斗五升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綿花二斤八兩見在本廠把門看庫巡夜值更貼幫防守囚犯及修理庫房牆垣等項外四百二十五名月支口糧三斗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先年每口每年辦炭三千斤鉄鈔六石三斗搭鞵六十日運石一車天順等年以來山

皇明經世編

韓

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場光潔軍多貧窶前項軍人各衛每名與貼正軍一名弘治五年都御史唐珣奏將貼工正軍掣回別差

另撥餘丁四名朋當弘治八年本部題准前項軍餘遇有事故等項行衛照名撥補不許擅加更動料派銀兩等項事情弘治十七年又該本部題准以十分爲率減免四分以寬其力後因軍匠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又經議擬減其工方四分得以休息卽減人數相同今照本廠收積鐵料見發三年支用況地方差役繁難衛所征料負累若不亦照人夫事例從宜更改則減免均徭弊益于兩府之州縣休息工力惟利于鉄廠之軍餘人心爲之不平公論難于允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錢穀利三 平露堂

合無通將看廠辦料軍人四百六十五名自正德二年爲始以十名爲率亦減四名發回原衛但各軍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退出該衛必更別差以後再欲取回未免事涉紛擾合將正軍不動每軍一名止點餘丁二名餘皆遇發原衛所辦納工料亦依人數減免每一軍二餘每年止辦炭一千八百斤鉄砂三十石八斗檮藕三十六日運石半車其存留貼軍餘丁聽從本廠郎中揀選年力精壯堪以工作之人各衛不許侵奪紊亂三年以後相同其餘丁合無亦照前

例還減

一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州縣砂礫鉄民匠正統三年原額二百二十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一百九十二名每名月支口粮三斗每年十月初起次年三月終止但在本廠炒煉鉄料餘月放回農種口粮就開即今有題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合無自正德三年以後照舊上工

一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輪班人匠正統景泰等年以後本部奏撥六百三十名在廠上工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五百五十二名四年一班每年一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錢穀利四 平露堂

三十名值銀一兩二錢上納本廠炒煉鉄料因思本部各處輪班人匠曾經題准聽其自便納價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當班者仍將退出餘丁送廠照舊辦料做工亦不許托詞占優致誤國課再照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正德元年三等年增題准減免四分又經議擬止減工力軍餘固得偷安衛所實無寸補合無今軍除春季誅出工料依舊辦納外四月以後就將各

軍餘選出二名回衛應辦料差處衛所得人而軍民
普沾其惠矣。

一卷查本廠隆慶等衛所炒煉生鉄軍匠正統二年
原額八十四名除戶絕等項外見止有六十七名每
名歲支行款十石八斗冬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內
隆慶等衛三十五名各幫貼餘丁不等有一二丁
者有三四丁者有全無丁者遵化衛三十二名每名
幫貼餘丁四名俱照本部通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
本廠上工炒煉鉄料因思前項軍人與前遵化等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兵部考 五

軍人事體發各衙門上工鉄廠輪班人匠亦與各處
相同辦納料價較比加倍今無今後前項人匠行令
各該州縣照依各處事例聽其自便願納價者每季
納銀一兩八錢就於本州縣收貯差人連本匠勘合
通行解廠批工銷照其價聽本廠買辦前料炒煉季
終將解過市價并買過物料數目呈部查考願上工
者聽其自工。

一本廠書辦庫秤門子催工巡山管匠總甲各衛造
冊寫字并大小爐作頭共有三十五名俱在本廠軍

民匠內摘充但各人既閑行月糧米冬衣布花幫貼
餘丁較之辦料做工未免彼勞此逸今無今後像辦
工料軍人止定七名各衛寫字散是食糧文冊止定
三名作頭止定二名通該一十三名仍俱通年更換
其餘各項盡數退出照依各軍辦料做工不許替充
前役意圖輕省久占作弊出入衙門發其本廠書辦
照依易州廠事例行移吏部選撥本部令史一名彼
滿更換門子遵化縣與相應人戶僉撥二名庫秤僉
撥四名一年更換則軍民人匠輸力惟均而本廠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兵部考 六

用亦不乏矣。

一盤過本廠收積生鉄除碎鉄不算外見在生板鉄
二百三十二萬四千二百斤熟鉄七十五萬六百六
十斤銅鉄二十二萬六千五百斤鑄鉄二十一萬一
千七百一十六斤每年本部額運生熟銅鉄五十七
萬九千七百斤大約見發三年支用若不從宜節省
仍舊原額炒煉則柴炭價高軍力勞竭月增歲益必
難支持合無除弘治十七等三年減免四分外自正
德二年以後不拘常額量設爐座每年止儘軍民夫

官辦納柴炭多寡計籌妙煉鉄料不許將柴炭浪費
以致軍民加價違者許令本廠郎中察究治罪仍將
販買柴炭者十妙煉出鉄料若干按月開報本部以
憑查核以後鉄料缺少另行詳處如此則鉄料不致
缺乏而軍亦得聊生矣

一遵化鉄廠訪係永樂年間在于地方砂坡谷開設
後遷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間遷今地方自治庄彼時
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
所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戶部

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鉄課愈虧令無行令本廠郎
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着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
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于應禁山場擅自樵
採開墾種植燒炭違者許本廠郎中提拏照例
問發每月各該巡捕官員仍具不致扶同容隱狀申
繳本廠郎中知會則人知警惧木漸滋生而且後之
用可供矣

一每年解運鉄料本部差委武功等三衛千百戶等
官領運日鉄冶起直抵京城止是沿途軍衛有司起

車二百八十餘輛每輛用車脚價銀三兩五錢共銀
九百餘兩訪得各衛委官多方作弊將鉄開領出廠
或就併車裝運或將鉄抵換道并路道者有之經
年累歲運送不完應照任其侵欺歲月任其延捱部
中廠中兩無稽考令其今後運鉄前項軍職不必委
差就于本部令屬官內選差一員管廠郎中行取車
輛出給批文定限解部收取批迴處使解運不致遲
延而鉄料亦無虛虞矣

一本查本廠遵化縣視造局鉄匠永樂年間原額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兵部

十二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三十七名俱在本
廠看守妙鉄囚犯應合照舊

一法司問結囚犯解到本廠妙鉄是遵化縣雜造局
官吏監督妙煉先年題冊每名日支粟米一升食用
每月俱在薊州各倉造冊開支又于附近州縣撥致
醫生三名遇有囚犯疾病合藥調治良法美意此爲
切當其糧米應合照舊但所用藥餌因無官錢莫內
措辦虛應故事有負朝廷矜恤之意合無今後每
年將本廠輪班匠餉量支買辦藥餌收貯如遇囚犯

遇病該局官吏卽令鑿療毋致失所仍行沿途通運所衙門如遇囚犯發到不拘多寡卽時起解毋得稽遲及禁約防夫人等不許輒加捶楚奪取衣根違者許本廠郎中稟究重治

一本部管廠郎中雖奉有勅在彼提督但于各該軍衛有司官吏賢否無考察之權軍民詞訟無受理之例以致人多怠玩事不奉行今無今後各軍衛有司但遇事問本廠聽從郎中處治敢有輕視違抗者許本廠郎中照依欽奉協諭事理應拏問者拿問應恭
皇明總世編
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九
奏者恭奏如此則人知道守而事體歸一矣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三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閣公 顧開雍偉南

宋存標子建泰閣

吳 泰疏

疏

吳 仲

重開通惠疏 重開通惠

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瑋泰越向信主事鄭珩給事中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重開通惠

平露堂

賈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為明白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其明况陳銳等多累朝清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與上之曰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傳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

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堯山諸志與諸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邇其未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何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開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水皆於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恭將王佐會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輻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而見在京各衙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

行伍驅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延盤纏過生累害呈告到官皆爲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道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其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空運遊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資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幾爲陛下告者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諸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卽今漕運會議在通乞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着巡倉御史會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平露堂

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間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領人署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該戶部查議差官會勘戶部尚書王軾工部尚書何紹會同總兵官楊宏等勛議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題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預處遊儲以圖治安疏 邊儲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宜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城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竊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旁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懷服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豫備又窺見京軍

無鋒鏑之患。大類溫近狎之恩。堂陛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木鎮。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欠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朽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于猛虎。納生人于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閩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于無辜。其家不蒙原恤。既無激勸。勗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不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爲今之計。奈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目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養。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表帽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懼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卽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大羊之患。必有蕭鎖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口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

商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剝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侍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覆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卽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腳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清。以戰則勝。何親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滅後官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況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四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遼軒

宋徵璧尚水

何剛愍人

宋存標子建祭閣

錢

文集

議

鹹鹹

鹽法

錢 梗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為古大陸之澤下作

鹹生齒之徒無旦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擇斥鹵之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一

積潤之鹹胡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

升斗苦鹽易粟為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請權河北

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

生五穀剝剝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

近民怨望非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內素無禁

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運鹽使司

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場編集順

天等府屬邑電丁旁海負鹽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

濱二州古之瀛海郡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

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真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

鹹小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望若瀛渤海中之

半滴爾有之不足妨國之課置之不足察國之法聽

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權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

若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鹹州

邑不過數處其鹹疎薄惡陋頗以別鍊而成之鹽者

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權

誠有間矣况擔負出入不越真定之境縱窮所有所

求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為之也且茲畿內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二

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賦無一歲無不均徭養馬之

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鹽賦在籍無不貢下之戶

其鍊鹹代耕而輸國之稅而狡口不騰無不贊贊可

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貨簞隻弱萬無

大賫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有嚴真定招募義勇

之急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打車馬之繁加以屢歲

凶荒之歉渾沱泛溢之虞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畿

甸所以培植擁輔乎根本者也滄鹽巨商每嫌山陸

之遙不自肯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鹽月報鹽課之

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後幾輔也

築堡

力地築堡

近堡之地築堡以爲古野之計可也若內地地方地

本兵初該邊警探宣羣議令海內西北間間村落遍

近則築堡遠則築寨自爲一可耳官督民之思蓋邊

得築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每州邑

初堡數區制若城隍盈燕趙齊魯魯衛魏韓無不屹

然初起窮二年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切

謂堡法可施于邊陲不可施于腹裏足以病民不足

以禦戎足以致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邊陲

土曠民稀人驚悍而俗尚首功也土曠本戎馬之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內地築堡 四 平露堂

旦暮出沒沸梗彌逸得堡焉星羅其間矚敵之去彌

野耕作賊至倉卒亟有藏窩敵縱攻堡吾姑暫支大

軍瞬息可消援也敵或深入則羣堡後躡卒莫逞矣

民稀則剝曠土之饒相卹爲命視所寓堡不得不羽

毛之惜人驚悍則得堡爲穴養銳而息足焉隱然得

其虎豹在山之勢發回測矣俗尚首功則人自爲戰

家自爲計不置官中之憂而比比可牙爪也此謂堡

法可施於邊陲者也其四說如右何謂堡法不可施

於腹裏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

多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肺腑

苟盡待而堡固里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池西之源

釋實或攻虎之便民易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

多只如真定一府地誠幾何三十二州邑密布孔邇

又每州邑營數堡焉每堡如城之大而備其制勢誠

美矣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只如真定每州邑儘民之

力驅之守城驅之捍府又驅之戍西山隘口之險又

驅之并力諸堡之中虎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法

不可施於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內地築堡 四 平露堂

也拘集數十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輿兩汝之嘆其

就績也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旦傾圮剝落之易

則復動衆之窘其憂後患也不艱於築難於修不難

於修難於守州城尚不易修不易守也而況於草率

之堡乎其彼程督也今日須丈尺若丁明日又須丈

尺若干今日造間上府不如式則駁明日上冊未備

制又駁今日委官某促責明日委官某較量今日委

官某檢正明日某覆覈令走文移之煩吏人戴罪之

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艱民易爲而不告病

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禦
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版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
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財積於外五
曰豪強不用命夫州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官搜
糞夫羈之堡一不守也遑陲堡小室廬帳窳人不
衆而力齊以專腹裏則不然一不守也携糧常守堡
之役人衆單來則無室以居廢耕乏餉可立而餒二
不守也遑陲無堡外之家茲以外族遠趨他堡焉之
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不守也州城有司
爲主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之統領之職而望
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戎其五
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
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
遑營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器中原草
寇遑沒無迹苟信宿而風靡焉是授之寓矣又曰旧
里相仇其約束待信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
也今議守道驅集四鄉棄其室家之衆而歛之一堡
之怨身肉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潰也盜之藪矣此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守城

守城

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忠國禦戎之道
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堡議旬
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門
屏之闕而捫首室奧之早太平一統之秋而踞蹠歎
餒之甚此不使聞於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
遑于城有士近代城垣倍徙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
不古若也乃釋不講而務立堡焉消人敵愾之心而
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二說也尤堪之
恨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關隘又
何在也而何有於堡此三說也古人有曰聖人居之
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薪水
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
城而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耶此四說也
夷性不善攻城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
智之皮是求而勒縮千里之官苟敵之果迫又安策
耶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忠國其五說如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守城

守城

徭役

賦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

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
粟也後世崇建軍衙竭盡夫田之入胥食之軍軍非
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不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
重資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役焉
民皆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夫司馬遼而征
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內州
邑無歲不計閭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
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
別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千露堂

贖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
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禦金人
當是時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
一統有之適嘗募義勇送備府振計日而授之直招
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
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牽輓填府民懼終身之永累
矣愚竊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
道集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詢之苦之之蚤也昔宋
河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露堂

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固則有不芻如古募而籍
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務展所學
得權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
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諱名之外文具殊
嚴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
兵不宜有五說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